

內政部註冊執有字五〇二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 五代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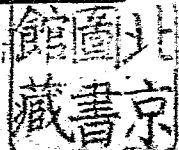


3 0528 0369 3

蔡東藩著

五代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A053480



## 序

在南北朝後，最紛亂的時代，我們要數到五代。在這五十三年之中，就汴洛之間這一點地方，易君十三，易姓八。在南北東西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的，前後有十國之多。梁唐之際的歧燕尚不在內。遼以外裔，雄據北方，史家因爲是異族的緣故，目之爲夷。遼誠然是夷，但五代時這一般豪雄，寡廉鮮恥，恐怕還比夷不如呢。

五代的史籍，第一數到薛居正等的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大約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做底子的。後來歐陽修新五代史出來，二書並行于世，到了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修史，於是薛書便不十分流行了。雖然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之上，體例比居正等謹嚴，但自宋以來，論五代史，即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註，皆專據薛史，不據歐史的。沈括、洪邁、王應麟皆是博洽之士，於薛歐二史却兼採並用。原來歐陽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雜，自貶其體。所以文詞雖工，情事或不能詳備。居正等秉筆之人，有速事五代者，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很可徵信的。歐史只有司天職方二考，諸志皆沒有。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一概無考，又不如薛史對於文獻材料多了。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共七十五卷。唐以後所修各史，只有這部書是私家著述，在當時沒有上於朝廷的。歐陽修死了以後，才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至今列爲正史。他對於褒貶，是祖述春秋，所以義例謹嚴如此。敘述仿史記，所以文章高簡，而事實不甚經意。攻駁他的書，因此很多，如吳縝的五代史纂誤三卷，清代楊陸榮的五代史

志疑，皆勒成專書，動中要害，不盡是無當的話。四庫全書總目說得好：「薛史如左氏之記事，本末脛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所以二史仍以並存爲貴。吳縝纂誤中如所稱「唐明宗記趙鳳罷」一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並沒有。又晉出帝紀「射雁於繁臺」句，今本也無雁字。周太祖紀「甲辰」當作甲申，今本正是甲申，不是甲辰。說者謂縝構虛詞，故中歐弊。楊陸榮書是康熙庚子編成的，沒有見吳縝的纂誤，故以意研求，摘其疎謬。如（一）梁太祖本紀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二）晉出帝紀馬全節戰於榆林，兩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爲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四）瀘州之戰，書梁漢璋敗績，王清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清。（五）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諸如此類，皆毛舉細故，其餘就是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除僅引茅坤的五代史鈔評一條外，大概皆就本書中互相校勘，於大旨亦沒有甚麼非議。歐陽修大約頗信劉知幾史通廢表志之說，所以除了司天職方二考以外，概從刪略了。

此外五代史有王溥的五代會要，陶岳的五代史補，尹洙的五代春秋，袁樞的五代記事，本末路振的九國志，劉恕的十國紀年，吳任臣的十國春秋。大概皆以稟輯遺聞爲旨，很少有公正的論斷。畢竟讓薛歐二史於前，蔡先生作這一部五代史通俗演義，他是有意紹述歐史的，所以寫這篇序文，特詳於新五代史記的敘述。作者何以以歐陽公之一筆則筆，削則削之一義爲準呢？這與述南北朝史演義一樣的用意。我想，春秋筆削，或者還有些微的力量，我們以書中的時代，與眼中的時代互相比勘，應感着不少的驚異，使知歷史的偉大性。南北紛紛，五代擾擾，可詛咒的亂世，何時才能翻盡這一頁的史蹟呢？

# 自序

讀史至五季之世，輒爲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逾於五季者也！」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卽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鉅而走險，雖夷虜猶尊親也，急則生變，雖骨肉猶讎敵也。元首如奕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鬪尙無已時，天斂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蓋嘗屈指數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間，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東西之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者，前後凡十國，而梁唐時之岐燕尙不與焉。遼以外裔踞朔方，猾諸夏，史家以其異族也，而夷之，遼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無禮義，無廉恥，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者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實備矣，而書法未彰。歐陽永叔刪蕪存簡，得七十四卷，援筆則筆，削則削之義，逐加斷制，體例精嚴，旣足聲姦臣逆子之罪，復足樹人心世道之防，後人或病其太略，謂不如薛史之淵博，誤矣。他若王溥之《五代會要》、陶岳之《五代史補》、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樞之《五代紀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國志》、劉恕之《十國紀年》、吳任臣之《十國春秋》等書，大都以稟輯遺聞爲宗旨，而月旦之評，卒讓歐陽孔聖作春秋而亂賊懼。歐陽公其庶幾近之乎？鄙人前編《唐宋通俗演義》，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則踵唐之後，開宋之先，亦不得不更爲演述，以壓閱者。敘事則蒐證各籍，持義則特仿廬陵，不敢擬古，亦不敢違古，將以借粗俗之蕪詞，顯文忠之遺旨，世有大雅，當勿笑我爲效顰也。抑鄙人更有進者，五代之禍烈矣，而推厥禍胎，實始於唐季之藩鎮，病根不除，愈沿愈劇，因有此五代史之結果。今則距五季已閱千年，而軍閥乘權，爭端迭起，縱橫捭闔，各戴一尊，幾使全國人民，塗肝髓，腦於武夫之腕下，抑何與五季相似。歟！況乎綱常凌替，道德淪亡，內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與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鑒不遠，覆轍具存，告往而果能知來，則

泯泯莽莽之中國，其或可轉禍爲福，不致如五季五十餘年之擾亂也歟？書既竣，爰慨然而爲之序。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東帆自識於臨江書舍。

# 五代世系圖

## 梁

●太祖朱溫原名晃在位六年

●末帝友貞在位十一年

## 唐

●莊宗李存勗在位四年

●明宗嗣源在位八年

●閔帝從厚在位一年

●廢帝從珂在位二年

## 晉

●高祖石敬瑭在位七年

●出帝重貴在位四年

## 漢

●高祖劉知遠更名隱在位二年

●隱帝承祐在位二年

## 周

●太祖郭威在位三年

●世宗榮在位六年

●恭帝宗訓在位一年

右五代十三主共五十二年按右列年數應得五十七年檢易代時嘗同年改元故實數止五十二年

五代史經俗叢義 五代世系圖

目錄

第一回	賭赤蛇老母覺異徵	得豔鳳鼻雄債夙願	一冊	一
第二回	報親恩歡迎朱母	探妻病慘別張妃	.....	七
第三回	登大寶朱梁篡位	明正義全昱進規	.....	一四
第四回	康懷貞築壘圍潞州	李存勗督兵破夾寨	.....	二〇
第五回	策淮南嚴可求除逆	戰薊北劉守光殺兄	.....	二七
第六回	劉知俊降岐挫汴將	周德威援趙破梁軍	.....	三三
第七回	殺諫臣燕王僭號	却強敵晉將善謀	.....	四〇
第八回	父子聚處慘遭刺及	君臣討逆謀定鋤兇	.....	四七
第九回	失燕土偽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專政柄	.....	五四
第十回	蹶黃澤劉鄩失計	襲晉陽王檀無功	.....	六一
第十一回	阿保機得勢號天皇	胡柳陂輕戰喪良將	.....	六八
第十二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訓	病徐溫計焚吳越軍	.....	七四
第十三回	蜀嗣主淫昏失德	唐監軍諫阻稱尊	.....	八一
第十四回	助趙將發兵圍鎮州	嗣唐統登壇卽帝位	.....	八七
第十五回	王彥章喪師失律	梁末帝隕首覆宗	.....	九四
第十六回	滅梁朝因驕思佚	冊劉后以妾爲妻	.....	一〇一

第十七回	房韓溺愛化雞司晨	酒色亡家牽羊待命	一〇八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擊郭招討	遘兵亂及逼李令公	一一五
第十九回	郭從謙突門弑主	李嗣源據國登基	一二三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愛次子	殺任圜權相報私讎	一三〇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寵	唐明宗焚香祝天	一三七
第二十二回	攻三鎮悍帥生謀	失兩川權臣碎首	一四三
第二十三回	殺董璋亂兵賣主	寵從榮驕子弄兵	一五一
第二十四回	斃秦王夫妻同受刃	號蜀帝父子迭稱雄	一五八
第二十五回	討鳳翔軍帥潰歸	入洛陽藩王篡位	一六五
第二十六回	衛州麻賊臣縊故主	長春宮逆子弑昏君	一七三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語啓戎	援石郎番兵破敵	一七九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晉高祖	逃律后笑罵趙大王	一八七
第二十九回	一炬成灰到頭孽報	三帥叛命依次削平	一九五
第三十回	楊光遠貪利噬人	王延義乘亂竊國	二〇三
第三十一回	討叛鎮行宮遣將	納叔母嗣主亂倫	二一一
第三十二回	悍弟殺兄潛承漢祚	逆臣弑主大亂閩都	二一八
第三十三回	得主援高行周脫圍	迫父降楊光遠伏法	二二五
第三十四回	戰陽城遼兵敗潰	失建州閩主覆亡	二三三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拒唐師李達守危城  
張彥澤倒戈入汴  
遷漠北出帝泣窮途  
聞亂驚心遂主遯返  
故妃被逼與子同亡  
徙建州晉太后絕命  
奉密諭王景崇入關  
智郭威抵掌談兵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弟兄構釁湖上操戈  
伏甲士駢誅權宦  
清君側入都天掠  
廢劉宗嗣主被幽  
陷長沙馬希萼稱王  
降南唐馬氏亡國  
逐邊鎬攻入潭州府  
滋德殿病終留遺囑  
喪猛將英主班師

中遼計杜威設孤寨.....二四〇  
石重貴舉國降遼.....二四八  
鎮河東藩王登大位.....二五六  
乘喪奪位燕王受拘.....二六二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二六九  
幸鄴都漢高祖親征.....二七五  
捏遺詔社重威肆市.....二八九  
勇劉詞從容破敵.....二九五  
投火窟悔拒漢家軍.....二九五  
將相積嫌席間用武.....三〇二  
濱御營竄死孱君.....三〇九  
遣兵變擁駕爭歸.....三一六  
易漢祚新皇傳詔.....三二三  
攻晉州劉承鈞折將.....三三〇  
征東魯周主督師.....三三七  
拘劉言計奪武平軍.....三四四  
高平縣敵愾奏奇勳.....三五〇  
築堅城良臣破虜.....三五七

第五十三回	龍徐娘賦詩驚變	俘蜀帥得地報功	三六四
第五十四回	李重進涉水掃千軍	趙匡胤斬關擒二將	三七一
第五十五回	唐孫晟奉使效忠	李景達喪師奔命	三七八
第五十六回	督租課嚴夫人歸里	盡臣節唐司空就刑	三八五
第五十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婦盡忠	三九二
第五十八回	楚北塵兵圍城殉節	淮南納土奉表投誠	三九八
第五十九回	懲姦黨唐主施刑	正樂懸周臣明律	四〇五
第六十回	得遼關因病返蹕	殉周將禪位終篇	四一二

## 第一回 睹赤蛇老母覺異徵 得豔鳳梟雄償夙願

治久必亂，合久必分，這是我中國古人的陳言。其實是大平日久，朝野上下，不知祖宗振業的艱難，守成的辛苦，一味兒驕奢淫佚，縱欲敗度，所有先人遺澤，逐漸耗盡，造化小兒，又故意弄人，今年大水，明年大旱，害得飢饉薦臻，盜賊蓬起，平民無可如何，與其餓死凍死，不如跟了強盜，同去擄掠一番，倒反得食梁肉，衣文錦，而且做個僞官，發點大財，好奪幾個嬌妻美妾，享那後半世的榮華。於是亂勢日熾，分據一方，就中有三五梟雄，趁着國家擾亂的時候，號召徒黨，張着一幟，不是僭號稱帝，就是擁土稱王。咳！天下有許多帝，許多王，這豈還能平靖麼！絕大道理，絕大議論。

小子曠覽古史，查著遺事，似這種亂世分裂的情狀，實是不止一兩次。東周時有列國，後漢時有三國，東晉後有南北朝，晚唐後有五代，統是東反西亂，四分五裂，南北朝五代，更鬧得一塌糊塗。小子方編完唐史演義，凡殘唐時候的亂象，及四方分割的情形，還未曾交代明白，因此不得不將五代史事，繼續演述。五代先後歷五十三年，換了八姓十三個皇帝，改了五次國號。叫作梁唐晉漢周。史家因梁唐晉漢周五字，前代早已稱過，恐前後混亂，不明所以，各加一個後字，稱爲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還有角逐中原，稱王稱帝，與梁唐晉漢周五朝，或合或離，不相統屬的國度，共計十數，著名史乘，稱作十國，就是吳楚閩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及吳越荆南。搆構聖領。

看官！聽說這五代十國的時勢，簡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篡弑相尋，烝報無已，就使有一二君主，如後唐明宗，後周世宗，兩人，當時號爲賢明英武，但也不過彼善於此，未足致治。故每代傳襲，最多不過十餘年，最少只有三四年，各國亦大都如此。古人說得好，木朽蟲生，牆空蟻入，似此蕩蕩中原，沒有混一的主子，那時外夷從

旁窺伺，樂得乘隙而入，喧賓奪主，海內腥羶，土地被削，子女被擄，社稷被滅，君臣被囚。中國正紛紛擾擾，無法可治，再加那鮮卑遺種，朔漢健兒，進來蹂躪一場，看官！你想中國此時，苦不苦呢？危不危呢？言之慨然。

照此看來，欲要內訌不致蔓延，除非是國家統一，欲要外人不要來問鼎，亦除非是國家統一。暮鼓晨鐘，若彼爭此奪，上替下凌，禮教衰微，人倫滅絕，無論什麼朝局，什麼政體，總是支撐不住，眼見得神州板蕩，四夷交侵，好好一個大中國，變做了盜賊世界，夷虜奴隸，豈不是可悲可痛麼？傷心人別具懷抱，列位不信，五代史就是殷鑒，待小子從頭至尾，演述出來。

且說五代史上第一朝，就是後梁，後梁第一世皇帝，就是大盜朱阿三。原名是一溫字，唐廷賜名全忠，及做了皇帝，又改名爲晃。他的皇帝位置，是從唐朝篡奪了來，少子前編，唐史演義已將他篡奪的情狀約留敘明，只是他出身履歷，未曾詳述，現下續演五代史，他坐了第一把龍椅，那得不特別表明，他是宋州碭山午溝里人，父名誠，恰是個經學老先生，在本鄉設帳課徒。娶妻王氏，生有三子，長子名全昱，次名存，又次名溫。溫排行第三，小名便叫作朱阿三。相傳朱溫生時，所居屋上，有紅光上騰霄漢，里人相顧驚駭，同聲呼號道：「朱家火起了一堂，下彼汲水，此挑桶，都奔到朱家救火。那知塵舍儼然，並沒有甚麼煙焰，只有呱呱的嬰孩聲，喧達戶外，大家越加驚異，詢問朱家近隣，但說朱家新生一個孩兒，此外毫無怪異，大家喧嚷道：「我等明明見有紅光，爲何到了此地，反無光焰，莫非此兒生後，將來大要發迹，所以有此異徵哩！」說本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盜賊得爲帝王，也應該有此怪象。

一世鼻雄，降生僻地，鬧得人家驚擾，已見得氣象不凡，三五歲時候，恰也沒甚奇慧，但只喜歡弄棒使棍，慣與鄰兒吵鬧，次兄存與溫相似，也是個淘氣人物，父母屢次訓責，終不肯改，只有長兄全昱，生性忠厚，待人有禮，頗有乃父家風。朱誠嘗語族里道：「我生平熟讀五經，賴此糊口，所生三兒，惟全昱尚有些相似，存與溫統是不肖，不知我家將如何結局哩！」

既而三子遂漸長大。食口增多，朱五經所入修金，不敷家用，免不得抑鬱成疾，竟致謝世。身後四壁蕭條，連喪費都無從湊集，還虧親族隣里，各有賻贈，纔得草草葬。但是一母三子，坐食孤幃，叫他如何存活，不得已，撥往鄰縣，僱食富人劉崇家，母爲傭媪，三子爲傭工。全昱却是勤謹，不過膂力未充，存與溫頗有氣力，但一個是病在羸疏，一個是病在狡惰。

劉崇責溫道：「朱剛三，汝平時好說大話，無事不能，其實是一無所能呢。試想汝傭我家，何田是汝耕作，何園是汝灌溉。」溫接口道：「市井鄙夫，徒知耕稼，曉得怎麼男兒壯志，我豈長作種田傭麼？」劉崇聽他出言挺撞，禁不住怒氣直衝，就便取了一杖，向溫擊去。溫不慌不忙，雙手把杖奪住，折作兩段。崇益怒，入內去覓大杖。適爲崇母所見，驚問何因。崇謂須打死朱剛三，崇母忙阻住道：「打不得，打不得，你不要輕視阿三。他將來是了不得哩。」

看官，你道崇母何故看重朱溫，原來溫至劉家，還不過十四五歲，夜間熟寐時，忽發響聲，崇母驚起探視，見朱溫睡榻上面，有赤蛇蟠住，鱗甲森森，光芒閃閃，嚇得崇母毛髮直豎，一聲大呼，驚醒朱溫，那赤蛇竟杳然不見了。見卷五代史，並非捏造。嗣是崇母知溫爲異人，格外優待，居常與他櫛髮，嘗做兒孫一般，且嘗誡家人道：「朱剛三不是凡兒，汝等休得侮弄！」家人亦似信非信，或且笑崇母爲老悖。崇尚知孝親，因老母禁令責溫，到也罷手。溫復得安居劉家，但溫始終無賴，至年已及冠，還是初性不改，時常闖禍。

一日，把崇家飯鍋竊負而去。崇忙去追回，又欲嚴加杖責，崇母復出來遮護，方纔得免。崇母因戒朱溫道：「汝年已長成，不該這般撒頑，如或不願耕作，試問汝將何爲？」溫答道：「平生所喜，只是騎射，不若畀我弓箭，到崇山峻嶺旁，獵些野味，與主人充庖，却是不致辱命。」崇母道：「這也使得，但不要去射死平民。」這是緊要緊的囑咐。溫拱手道：「當謹遵慈教。」崇母乃去尋取舊時弓箭，給了朱溫，并俛溫母亦再三叮囑，切勿惹禍。

溫總算聽命，每日往逐野獸，捷絕倫，就使善走如鹿，也能徒步追取，手到擒來。劉家庖廚，逐日充牣，崇頗喜。

他有能。溫兄存也覺技癢，願隨弟同去打獵，也向崇討了一張弓，幾枝箭，與溫同去逐鹿。朝出暮歸，無一空手時候，兩人不以爲勞，反覺得逍遙自在。

一日，聘遂至宋州郊外，豔陽天氣，明媚春光，正是賞心豁目的佳景。溫正遙望景色，忽見有兵役數百人，擁着香車二乘，向前行去，他不覺觸動痴情，亟往追趕。存亦隨興俱行，曲折間，透入山麓，從綠樹陰濃中，露出紅牆一角，再轉幾灣，始得見一大禪林。那兩乘香車，已經停住，由婢媪扶出二人。一個是半老婦人，舉止大方，却有宦家氣象，一個是青年閨秀，年齡不過十七八歲，生得儀容秀雅，骨肉停勻，眉宇間更露出一種英氣，不等小家兒女，扭扭捏捏，靦靦覷覷。爲顯夫人占一身分。溫料是母女入寺拈香，待他聯步進殿，也放膽隨了進去。至母女拜過如來，參過羅漢，由主客僧導入客堂。溫三脚兩步，走至該女面前，仔細端詳，確是絕世美人，迥殊凡豔。勉強按定了神，讓他過去。該女隨母步入客室，稍爲休息，便即喚兵役伺候，穩步出寺，連袂上車，似飛的始行去了。溫隨至寺外，復入寺問明主客僧，纔知所見母女，年大的是宋州刺史張蕤妻，年輕的便是張蕤女兒。溫驚寤道：「張蕤麼？他原是礪山富室，與我等正是同鄉，他現在尚做宋州刺史嗎？」主客僧答道：「聞他也將要卸任了。」溫乃偕兄存出寺。

路中語存道：「二哥，你可聞阿父在日，談過漢光武故事麼？」存問何事，溫答道：「漢光武未做皇帝時，嘗自嘆道：爲官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來果如所願。今日所見張氏女，恐當日的陰麗華，也不過似此罷了。你道我等配做漢光武否？」寫出宋溫好色。存笑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真是自不量力。」溫奮然道：「時勢造英雄，你可謂痴極了！想你我寄人廡下，能圖得終身飽煖，已算幸事，還想甚麼嬌妻美妾，就是照你的妄想，也須要有些依靠，豈平白地能成大事麼？」溫直說道：「不是投軍，就是爲盜。目今唐室已亂，兵戈四起，前聞王仙芝發難濮州，近聞黃巢復起，應曹州，似你我這般勇力，若去隨他爲盜，搶些子女玉帛，很是容易，何必再在此厮混，埋沒英雄！」

志趣頗大，可惜不是正道。

這一席話，把朱存也哄動起來，便道：「說得有理，我與你便跟黃巢去罷。」溫又道：「且回去辭別母親，并及主人，明日便可動身。」兩人計議已定，遂返至劉崇家，先去稟明老母，但說要出外謀生。朱母還放心不下，意欲勸阻，兩人齊聲道：「兒等年已弱冠，不去謀點生業，難道要老死此間麼？母親儘管放心。」全昱聞二弟有志遠出，也來問明行徑，兩人道：「目下尚難預定，兄要去同去，否則在此陪着母親，也是好的。」全昱是個安分守己的人物，便答道：「我在此侍奉母親，二弟儘管前去，得有生路，招我未遲。」兩人應聲稱是，溫感劉母好意，即入內陳明，劉母却也囑咐數語，不消絮述，惟劉崇因兩人在家，沒甚關係，也聽他自由。

兩人過了一宿，越日早起，飽餐一頓，便去拜別母親，再向劉母及崇告辭。由劉母贈給乾糧制錢等，作為路費。又辭了全昱，歡躍而去。時正唐僖宗乾符四年。點醒年月，最是夏筆。黃巢正據任曹州，橫行山東，剽掠州縣，鄆州沂州一帶，也漸被巢衆佔奪。所有各處亡命子弟，統向投奔，巢無不收納。朱溫弟兄兩人，趨往賊營，賊目見他身材壯大，武藝剛強，當然錄用。兩人既入賊黨，便與官軍爲敵，仗着全身勇力，奮往直前，官軍無不披靡，遂得拔充隊長。朱存乘勢掠奪婦女，作爲妻房。獨溫記念張女，幾有除却巫山，不是行雲的意思，因此尚獨往獨來，做個賊黨中的光棍。過了年餘，在賊中立功尤多，居然得在黃巢左右，充做親軍頭目。他遂德惠黃巢，往攻宋州，巢便遣他領衆數千，進圍宋州城。醉翁之意不在酒。那知宋州刺史張蕤，早已去任，後任守吏，恰是有些能耐，堅守不下，溫已失所望，復開援兵大至，遂率衆趨歸。

既而黃巢僭稱衝天大將軍，驅衆南下，溫留守山東，存隨巢南行。巢衆轉戰浙閩，趨入廣南，沿途騷擾，雞犬皆空。偏南方疫癘甚盛，賊衆什死三四，更兼官軍四集，險些兒陷入死路。巢乃變計北歸，從桂州渡江，沿湘而下，免不得與官軍相遇，大小數十戰，互有殺傷，存戰死。命該如此。巢由湖南出長江，渡淮而西，再召集山東留賊，併力西攻，拔

東都，即洛陽，唐號爲東都。入潼關，竟陷長安，即唐朝京都。唐僖宗奔往興元，巢竟僭號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命朱溫屯

兵東渭橋，防禦官軍。嗣復令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攻下南陽，再返長安，由巢親至灊上，迎勞溫軍。

未幾又遣溫西拒邠岐，夏各路官軍，到處揚威，巢又欲東出略地，令溫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溫由丹州移軍，攻入左馮翊，遂陷同州。這時候的唐室江山，已半歸黃巢掌握，中原一帶，統已糜爛不堪，所有民間村落，多成爲瓦礫場。老弱填溝壑，丁壯散四方，最可憐的是青年婦女，被賊掠取，無非做了行樂的玩物，任意糟蹋，不顧生命。

朱溫從賊有年，歷次得僞齊皇帝拔擢，東馳西突，平時掠得美人兒，也不知幾千幾百，他素性好色，那裏肯做了貓兒，儘管吃素，惟情人眼裏愛定西施，就使掠了幾個孀娃，叫他侍寢，心中總嫌未足，還道是味同嚼蠟，無甚可取，今日受用，明日捨去，總不會正名定分，號爲妻室。老天有意做人美，偏把他的心上人，也驅至同州，爲他部下所掠取，獻至座前，趨伏案下。溫定神一瞧，正是寤寐不忘的好女郎，雖然亂頭蓬服，尙是傾國傾城，便不禁失聲道：「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麼？」張女低聲稱是，溫連聲道：「請起！請起！女公子是我同鄉，猝遭兵禍，想是受驚不小了！」

張女方含羞稱謝，起立一旁。溫復問他父母親族，女答道：「父已去世，母亦失散，難女跟了一班鄉民，流離至此，還幸得見將軍，顧全鄉誼，纔得苟全。」溫拊掌道：「自從宋州郊外，得睹芳姿，傾心已久，近年東奔西走，時常探問府居，竟無着落。我已私下立誓，娶婦不得如卿情，願終身鰥居，所以到了今朝，正室尙是虛位，天緣輻輳，重得卿，這真所謂三生有幸呢！」天意好作成強盜，却也不知何理。

張女聞言，禁不住兩頰生紅，俯首無言。溫即召出婢僕，擁張女往居別室，選擇好日子，正式成婚。到了吉期，溫穿着僞齊官服，出做新郎，張氏女珠圍翠繞，裝束如天仙一般，與溫並立紅氈，行過了交拜禮，然後洞房花燭，曲盡綢繆。歐史謂后傳，謂后爲溫少時所聘，案張女爲富家子，溫一孤貧兒，何從得聘，惟薛氏謂溫聞女美，曾有陰圖華之歎，後在同州得后於兵間，較爲



拾遺。今從之。小子有詩歎道：

居然強盜識風流，淑女也知賦好逑。試看同州交拜日，和聲竟爾配瞋鳩。

朱溫既得張女爲婦，朝歡暮樂，正是快活極了。忽由黃巢傳到僞詔，命他進攻河中，他纔不得已督兵出發。欲知勝負如何，容小子下回表明。

本編踵唐史演義之後，雖尙爲殘唐時事，但唐室如何致亡，黃巢如何作亂，俱已見過唐史，無庸重述。惟朱溫是本編第一代人，所有出身履歷，爲唐史演義中所未及詳者，應該就此補叙。溫本一無賴，故後雖幸得帝位，究不令終。溫素來好色，故始雖伴得如願，仍致荒亡。觀此回逐段敘來，已把朱溫一生品行全盤托出，蓋能成大事者，即不爲小節所拘，而竊盜等事，終非豪傑所屑爲。漢光武固有陰氏之感，然光武之不愧中興，大端並不在此處，且豈如溫之得關望蜀，猶是縱盜無忌乎？赤龍之徵，舊五代史載之，而新五代史略之，歐陽公之不肯右溫，有以夫。

## 第二回 報親恩歡迎朱母 探妻病慘別張妃

却說唐僖宗西走興元，轉入蜀中，號召各鎮將士，令他併力討賊，克復長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本已投順黃巢，因巢屢遣使調發，不勝煩擾，乃決計反正，驅殺巢使，糾合四方鎮帥，銳圖興復。黃巢聞知消息，即命朱溫出擊河中。溫正新婚燕爾，不願出師，但既爲僞命所迫，沒奈何備了糧草，帶了人馬，向河中進發。已是敗象，途次與河中兵相遇，一場交戰，被他殺得一敗塗地，喪失糧仗四十餘艘，還虧自己逃走得快，僥倖保全性命。

重榮進兵渭北，與溫相持。溫自知力不能敵，急遣使至長安，報請濟師，偏備黃巢不允。溫又接連表請，先後十上，起初是不答一詞，後來且嚴詞駁責，說他手擁強兵，不肯効力，溫未免憤悶，及探明底細，纔知爲僞齊中尉孟楷

暗中讒間，因致如此。

可巧慕容暉入帳獻議道：「黃家起自草莽，乘唐衰亂，伺隙入關，並非有功德及人，足王天下，看來是易與易亡，斷不足與成大事。今唐天子在蜀，諸鎮兵聞命勤王，雲集景從，協謀恢復，可見唐德雖衰，人心還是未去呢。且將軍在外作戰，庸奴在內牽制，試問將來能成功否？章邯背秦歸楚，不失為智願將軍三思！」

溫心下正恨黃巢聽了這番言語，不禁點首。復致書張氏，說明將背巢歸唐，張氏也覆書贊成，遂誘入僞齊監軍勵實，把他一刀殺死，攜首號令軍前，即日歸唐。一面貽書王重榮，乞他表奏僖宗，情願悔過投誠。時僖宗正遣首相王鐸，出為諸道行營都統，聞得朱溫投降，喜出望外，也代為保奏。僖宗覽兩處奏章，非常欣慰，且語左右道：「這是上天賜朕哩！」他來奪你國祚，你道是可喜麼？遂下詔授溫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自是溫與官軍聯絡，一同攻巢。唐史演義上改稱全忠，本編仍名為溫，諱其首惡也。

僖宗自乾符六年後，復兩次改元，第一次改號廣明，一年即廢，第二次改號中和，總算沿用了四年。朱溫降唐，是在中和二年的秋季，越年三月，又拜溫為汴州刺史，兼宣武軍節度使，仍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俟收復京闕，即行赴鎮。

是年四月，河東 治晉陽節度使李克用等，攻克長安，逐走黃巢，巢出奔藍田，溫乃挈領愛妻張氏，移節至宣武軍，留治汴州。可見其安收復，並非溫功。即遣兵役百人，帶着車馬，至蔚縣 劉崇家，迎母王氏，并及崇母。

崇家素居鄉僻，雖經地方變亂，還幸地非衝要，不遭焚掠，所以全家無恙。惟自朱溫弟兄去後，一別七載，杳無信息。七年無家，溫亦未免忘親。全昱却已娶妻生子，始終不離崇家。朱母時常惦念兩兒，四處託人探問，或說是往做強盜，或說是已死嶺南，究竟沒有的確音信。及汴使到了門前，車聲轆轤，馬聲蕭蕭，嚇得村中人民，都棄家遁走，還道大禍臨頭，不是大盜進村劫掠，就是亂兵過路騷擾，連劉崇闔家老小，也覺驚惶萬分。嗣經汴使入門，謂奉汴帥

差遣來迎朱太夫人及劉太夫人，朱母心虛膽怯，誤聽使言，疑是兩兒爲盜，被官拏住，復來搜捕家屬，急得魂魄飛揚，奔向竈下躲住，殺雞似的亂抖。還是劉崇略有膽識，出去問明汴使，纔知朱溫已爲國立功，官拜宣武軍節度使，特來迎接太夫人。

當下入報朱母，四處找尋，方得覓着，即將來使所言，一一陳述。朱母尙是未信，且顛且語道：「朱三落拓無行，不知他何處作賊，送掉性命，那裏能自致富貴？」汴州鎮帥恐非我兒，想是來使弄錯哩。」崇母在旁，却從容說道：「我原說朱三不是常人，目今做了汴帥，有何不確？朱母我如今要稱你太夫人了！一人有福，得挈千人。我劉氏一門，全仗太夫人照庇哩！」說至此，便向朱母，歛衽稱賀。朱母慌忙答禮，且道：「怕不要折殺老奴！」崇母握朱母手，定要他走出廳堂，自去問明。朱母方硬了頭皮，隨崇母出來。崇母笑語汴使道：「朱太夫人出來了！」汴使向朱母下拜，并詢及崇母，知是劉太夫人也，一併行禮。且將朱溫前此從賊，後此歸正，如何建功，如何拜爵等情，一一詳述無遺。朱母方纔肯信，喜極而泣。確有此態，一經描寫，便覺入神。

汴使復呈上盛服兩套，請兩母更衣上車，即日起程。朱母道：「尙有長兒全昱，及劉氏一家，難道絕不提及嗎？」汴使道：「節帥俟兩夫人到汴，自然更有後命。」朱母乃與劉母入內，易了服飾，復出門登車而去。蕭縣離汴城不遠，止有一二日路程，即可到汴，距汴十里。朱溫已排着全副儀仗，親來迎接兩母，既見兩母到來，便下馬施禮，問過了安，隨即讓兩車先行，自己上馬後隨，道旁人民，都嘖嘖歎羨，稱爲盛事。及到了城中，趨入軍轅，溫復下馬，扶二母登堂，盛筵接風。劉母坐左，朱母坐右，溫喚出妻室張氏，拜過兩母，方與張氏並坐下首，陪兩母歡飲。

酒過數巡，朱母問及朱存。溫答道：「母親既得生溫，還要問他做甚？」朱母道：「彼此同是骨肉，奈何忘懷？」溫又道：「二兄已早死嶺南，聞有二兒遺下，現因道途未靖，尙未收回，母親也不必記念了。」是好心腸。朱母轉喜爲悲，因見溫帶有酒意，却也未敢斥責，但另易一說道：「汝兄全昱，尙在劉家，現雖娶婦生子，不過勉力支撐，仍舊一

貧如洗。汝既發達，應該顧念兄長。況且劉家主人也養汝好幾年，劉太夫人如何待汝，汝亦當還記着。今日該如何報德呢？」溫猶笑道：「這也何勞母親吩咐，自然安樂與共了。」朱母方纔無言，及飲畢撤肴，軍帳中早已騰出靜室奉二母居住，且更派人送往劉家，餽劉崇金千兩，贈全昱金亦千兩。

既而黃巢巢死，秦山唐僖宗自蜀還都，改元光啓，大封功臣。溫得晉授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溫母得勅封晉國太夫人，全昱亦得封官，就是劉崇母子，亦因溫代請恩賜，俱沐榮封。溫奉觴母前，上壽稱慶，且語母道：「朱五經一生辛苦，不得一第，今有子爲節度使，晉登相位，洊膺侯爵，總算是顯親揚名，不辱先人了。」言畢，呵呵大笑。已露巖壑。

母見他意氣揚揚，却有些忍耐不住，便隨口答應道：「汝能至此，好算爲先人吐氣，但汝的行誼，恐未必能及先人呢。」溫驚問何故，母悽然道：「他事不必論，阿二與汝同行，均隨黃巢爲盜，他獨戰死蠻嶺，屍骨尚未還鄉，二孤飄零異地，窮苦失依，汝俸得富貴，獨未念及，試問汝心可安否？照此看來，汝尚不能無愧了。」溫乃涕泣謝罪，遣使往南方取回屍骨，并挈二子至汴，取名友寧、友倫。全昱已早至汴州，見過母弟，自受封列官後，攜家眷歸午溝里，大起甲第，光耀門楣。他亦生有三子，長名友諒，次名友能，又次名友誨，後文自有表見。

光啓二年，溫且晉爵爲王，自是權勢日張，兀成強鎮。俗語說得好：江山可改，本性難移。他生成是副盜賊心腸，專喜損人利己，遇着急難的時候，就使要他下拜，也是樂從到了難星已過，依然趾高氣揚，有我無人。甚且以怨報德，往往將救命恩公，一古腦兒迫入死地，好教他獨自爲王。這是朱溫第一椿的惡心。特別說明小子前編唐史演義已曾詳敘，此處只好約略表明。先是巢黨尚讓率賊進逼汴城，河東軍帥李克用，好意救他，逐去尚讓，他邀克用入正源驛，伴爲稿宴，夜間徧遣軍士圍攻驛館，幸虧克用命不該絕，得踰垣遁去，只殺了河東兵士數百人。是唐僖宗中和四年間事。後來尚讓歸降，又出了一個秦宗權，也是逆巢餘黨，據在蔡州，屢次與溫爭鋒，溫多敗少勝，復向克聊

求救。兗鄆爲大平軍駐節地，節度使朱瑄與弟瑒先後赴援。溫得藉他兵勢，破走秦宗權。他又故態復萌，謾稱朱瑄兄弟誘汴亡卒，發兵襲擊二朱，把他管轄的曹濮二州硬奪了來。是唐僖宗光啓三年間事。一面進攻蔡州，擒住秦宗權，檻送京師，得進封東平郡王。

唐僖宗崩，弟昭宗嗣。他又陰賂唐相張濬，嗾他出征河東。濬爲李克用所敗，害得公私兩喪，流貶遠州。是昭宗大順元年間事。他却乘間取利，故向魏博假道，要發兵助討河東。魏博軍帥羅弘信與河東素無仇隙，當然不允。他即傾兵擊魏，連戰連勝，弘信敵他不過，沒奈何奉賄乞和他既得了厚賄，並不向河東進兵，又去攻略兗鄆。前軍爲朱瑒所敗，無從得志，索性遷怨徐州，由東而南。徐州節度使時溥，資望本出溫上，偏權位不能如溫，未免嘖有煩言。會秦宗權弟宗衡，騷擾淮揚，唐廷命溫兼淮南節度使，令他出勦宗衡。溫遂借道徐州，溥竟不許，因爲溫援作話柄，移軍攻徐州，連拔濰泗二州。溥累戰不利，死守彭城。溫再四進攻，卒爲所拔。溥舉族自焚。是昭宗景福二年間事。

溫兵勢益張，便進圖兗鄆。可憐朱瑄兄弟，連年被兵，弄得師勞力竭，沒法支持，不得已乞師河東。李克用恨溫刁滑，到也發兵東援，偏羅弘信與溫和好，在中途截住克用，不令東行。兗鄆屬城陸續被溫奪去，朱瑄成擒，爲溫所殺。瑒脫身走淮，可妻子陷入溫手。溫見瑒妻姿色可人，迫令侍寢，姦宿數宵，挈歸汴梁。經愛妻張夫人婉言諷諫，方出瑒妻爲尼。是昭宗乾寧四年間事。張夫人諷諫語見唐史演義中，故不重述。

先是溫母在汴，嘗戒溫妄加淫戮。溫雖未肯全聽母教，尙有三分謹慎。至是溫母已早歸午溝里，得病身亡。溫失了慈訓，自然任性橫行，還虧妻室張氏，賢明謹勸，動遵禮法，無論內外政事，輒加干涉。溫本寵愛異常，更因張氏所料，語多奇中，每爲溫所未及，所以溫越加敬畏，凡一舉一動，多向閨門受教。有時溫已督兵出行，途次接着汴使，說是奉張夫人命，召還大王。溫卽勒馬回軍，就是平時侍妾，也不過三五人，未敢貪得無厭。古人謂以柔克剛，如溫妻張氏，真是得此秘訣。不知老天何故生這慧女，爲強盜的賢內助呢？張氏惡宜。

溫既據有兗、鄆等地，兼任宣武。見前。宣義治滑州。天平見前。三鎮節度使，復會同魏博軍，攻李克用，拔洛邢磁三州。唐廷威令，已不能出國門一步，那裏還敢過問。溫要什麼，便依他什麼。昭宗光化三年，中官劉季述竟將昭宗幽禁。另立太子裕爲皇帝。宰相崔胤，召溫勤王。溫正進取河中，未肯遽赴，好好一場復辟大功，歸了神策指揮使孫德昭。季述誅太子廢，昭宗仍舊登基，改元天復。溫不得與聞，後來亦未免自悔，但河中已幸奪取，因諷吏民上表唐廷，請已爲帥，昭宗亦不敢不從。

偏偏唐宮裏面，又出了一個韓全誨，代劉季述做了中尉，比季述還要狡黠。潛通鳳翔節度使岐王李茂貞，劫了帝駕，竟赴鳳翔。那時唐相崔胤，復召溫西迎天子。溫出兵至鳳翔城東，耀武揚威，一住數日。茂貞脅昭宗下詔，飭溫還鎮，他本無心迎駕，不過假託名目，爲欺人計。既接昭宗詔命，便引還河中。又遣將進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直抵晉陽。圍攻了好幾天，被河東軍殺敗，方命退師。慈隰、汾三州，仍然棄去。可巧崔胤奔詣河中，堅勸溫迎還昭宗。溫乃再督兵五萬，進圍鳳翔。茂貞連戰失利，乃誅死韓全誨，放出唐昭宗，與溫議和。溫奉駕還京，改元天祐，大殺宦官。特旨賜溫號爲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大功臣，加爵梁王，兼任各道兵馬副元帥。

當時唐室大權，盡歸溫手。溫遂思篡奪唐祚，把宮廷內外的禁衛軍，一概撤換，自派子姪及心腹將士，代握宮禁兵權。待部署已定，即當強迫昭宗，令他禪位。偏得了汴梁消息，張夫人抱病甚劇，勢將不起，乃陞辭昭宗，回汴探妻。

既返軍轅，見愛妻僵臥榻中，已是瘦骨如柴，奄奄待斃。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到此也不免灑了幾點悲淚。張夫人聞有泣聲，頓覺驚寤轉來，勉掙病目，向外瞧着，見溫立在榻前，自彈老淚，便強振嬌喉，悽聲問道：「大王已回來了麼？」溫答聲稱是，張夫人道：「妾病垂危，不日將長別大王了。」溫越覺悲咽，握住妻子，惻然答道：「自從同州得配夫人，到今已二十多年，不但內政仗卿主持，就是外事亦賴卿參議。今已大功告成，轉眼間將登大寶，滿望與

卿同享尊榮，再做幾十年太平帝后，那知卿病至此，如何是好！張夫人亦流淚道：「人生總有一死，死亦何恨！況妾身得列王妃，已越望外，還想甚麼意外富貴，就是爲大王計，也算備受唐室厚恩，唐室可輔，還須幫護數年，不可驟然廢奪。試想從古到今，有幾個太平天子，可見皇帝是不容易做呢！」巾幗婦人聽得有此見識，溫隨口應道：「時勢逼人，不得不爾。」張夫人歎道：「大王既有大志，妾亦無能挽回，但上臺容易，下臺爲難，大王總宜三思後行。果使天與人歸，得登九五，妾尚有一言，作爲遺諫，可好麼？」溫答道：「夫人儘管說來，無不樂從。」張夫人半晌纔道：「大王英武過人，他事都可無慮，惟「戒殺遠色」四字，乞大王隨時注意，妾死也瞑目了。」藥石名言，若未溫肯道國諫，可免割腹之苦。說至此，不覺氣向上湧，痰喘交作，延挨了一晝夜，竟爾逝世。溫失聲大慟，汗軍亦多垂淚，原來溫性殘暴，每一拂性，殺人如草芥，部下將士，無人敢諫，獨張夫人出爲救解，但用幾句婉言，能使鐵石心腸，鎔爲柔軟，所以軍士賴他存活者，不可勝計，生榮死哀，也是應有的善報。言下實勸世意。

溫有嬖妾二人，一姓陳，一姓李，張夫人亦和顏相待，未嘗苛害。就是溫所掠歸的朱瑾妻，已出爲尼，亦時由張夫人賙給衣食，不使少匱。史家稱他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可爲五代中第一賢婦。這原是真品評呢！張氏受唐封爲魏國夫人，生子友貞，爲溫第四子，後來溫篡唐室，即位改元，追封張氏爲賢妃，尋復追冊爲元貞皇后，小子有詩咏道：

巾幗聰明勝丈夫，遺箴端的是良謨。婦言不用終罹禍，淫惡難逃身首誅！

張氏旣死，喪葬告終，野心勃勃的朱阿三，遂日謀奪唐祚，要想帝制自爲了，欲知後事，試閱下回。

本回敘朱溫事，以母妻二人爲關鍵。唐史演義中，皆未詳敘，故是回特別表明。溫之迎母至汴，非真孝思也，爲自示豪侈計。身觀其母之詢及朱存，而溫不以爲念，天下有孝子而不知悌弟乎！惟既經母訓，尙知涕泣謝罪，取還兄纓，召撫二孤，是大盜猶有天良，彼世之不孝不友者，視溫且有愧色矣。張氏爲溫賢妻，臨歿之言，史中雖未曾盡載，但亦不得謂全出虛誣，蓋長公所謂

想當然者，此類是也。汴有張氏，嘗有劉氏，皆爲開國內助，賢婦之關繫國家，固如此其重且大者。書中述朱溫拓地一段，用簡筆略過，免至繁複，閱者欲覽詳文，固自有唐史演義在也。

### 第三回 登大寶朱梁篡位 明正義全昱進規

却說朱溫急欲篡唐，逐漸布置，首先與溫反對的鎮帥，乃是平盧軍治青州節度使王師範。綱目於師範攻兗州，嘗以討賊美名歸之。故本書亦鄭重揭出。師範頗好學，嘗以忠義自期，岐王李茂貞，自鳳翔貽師範書，謂溫圍逼天子，包藏

禍心，師範不禁憤起，即發兵討溫，遣行軍司馬劉鄩攻兗州，自督兵攻齊州。溫遣兄子友寧領兵救齊，擊退師範，更派別將葛從周圍兗州，友寧乘勝拔博昌臨淄，各城直抵青州城下，師範得淮南援兵，大破汴軍，友寧馬蹶被殺，送死一個姪兒。

溫聞敗報，親率強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至青州城東，與師範大戰一日，師範敗走。乃留部將楊師厚攻青州，自引軍還汴，師厚復連敗師範，擒住他胞弟師克，師範忍愛弟受戮，沒奈何舉城請降。鄩亦將兗州城獻還。從周溫徙師範家族至汴梁，本擬舉師範爲河陽節度使，尋因友寧妻泣請復讎，乃將師範殺死，并及族屬二百餘人。殘暴不仁。獨署劉鄩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鄆州留後。

會聞李茂貞與養子繼徽舉兵逼京畿，遂復屯河中，請昭宗遷都洛陽，唐相崔胤始知溫有異圖，擬召募六軍十二衛，密爲防禦，且與京兆尹鄭元規等繕治兵甲，日夜不息。溫正思詰問，適值兄子友倫在京中留典禁軍，因擊穰墜馬，竟致斃命。又斷送一個姪兒。他遂借此爲由，謂友倫暴死，實由崔胤鄭元規等暗中加害，表請昭宗案誅罪，毋使專權亂政等語。昭宗覽表大驚，即將崔胤等免職。溫尚恨恨不平，且遣兄子友諒帶兵入都，令爲護駕都指



揮使。一面脅昭宗遷洛，一面捕住崔胤鄭元規等，盡行殺斃。

昭宗已同傀儡，只好隨了友諒，挈領何皇后等出都。行至陝州，溫自河中入覲，由昭宗延入寢室，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泣語道：「此後大家夫婦，委身全忠了。」昭宗命溫兼判左右神策軍，及六軍諸衛事，溫且將昭宗左右，如小黃門等十餘人，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名，也誘入行轅，一併斬首，把衆屍埋瘞幕下，另選二百餘人，入侍昭宗，於是昭宗名爲其主，簡直如犯人一般，悉受汴人管束，俱好隨刀。

溫伴爲恭順，先赴洛整治宮闕，然後迎駕至洛，自己返入汴城。昭宗已入牢籠，自知命在旦暮，尙分頒緝詔，告難四方，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彼此移檄，聲罪討溫，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令養子友恭，及部將氏叔瓌、蔣玄暉等，弑了昭宗，改立昭宗第九子輝王祚爲帝。他却假惺惺的馳至洛陽，匍伏昭宗柩前，放聲大哭。恐是有聲無淚。并且諉罪友恭叔瓌，牽出斬首。友恭臨刑大呼道：「賣我塞天下謗，人可欺，鬼神可欺麼？」你也不該死。溫辭別還鎮，輝王祚年只十三，後世號爲昭宣帝。他雖身登帝座，曉得甚麼國事，連年號都不敢更張，何皇后受尊爲皇太后，移居積善宮，本來是個女流，沒甚能力，此時更如坐針氈，自料母子難保，惟以淚洗面罷了。溫又令蔣玄暉誘殺唐室諸王，凡昭宗長子德王裕以下，共死九人。更奏貶唐室故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扈王溥等官，俟他出寓白馬，驛發兵圍捕，一古腦兒結果性命，投屍河中。尙有唐相柳璨，一味媚溫，屢替溫謀禪代事。溫自思逆謀已遂，因遣使傳示諸鎮，表明代唐意思。晉、岐、蜀、吳當然不從，治襄州。節度使趙匡胤與弟荆南留後趙匡朗，也不肯聽令。溫立派大將楊師厚率大兵攻襄州，逐去匡胤，再進拔江陵，逐去匡朗，荆襄俱爲溫有。柳璨等反謂溫有南征大功，請旨進溫爲相國，總制百揆，兼任二十一道節度使。溫篡唐心急，還要甚麼榮封，當下密囑蔣玄暉，令與柳璨計議，指日迫唐帝傳禪。備玄暉與璨謀事迂遠，謂必須封過大國，加過九錫，然後禪位，方合魏晉以來的古制。乃再晉封溫爲魏王，加九錫，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兼充天下兵馬元帥。溫勃然怒道：「這等虛名，我有何用？但

教把帝位交付與我，便好了事。」遂拒還詔命，不願受賜。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平時與璨等有隙，乘間至溫處進讒，謂璨等欲延唐祚，所以種種留難，靜候外援。溫因此益憤，欲殺柳璨、蔣玄暉。璨聞信大懼，亟奏請傳釋，且往汴自解，偏受了一盃閉門羹。還至東都，正值宮人傳何太后旨，乞璨代爲保護，傳釋後子母生全。璨含糊答應。蔣玄暉、張延範處，亦經太后諭意，覆語如璨略同。王殷、趙殷衡又得了間隙，密報汴梁，誣稱璨與玄暉、延範入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與復唐祚。溫素性暴戾，管甚麼虛虛實實，竟令殷等收捕玄暉、殷衡等，且說玄暉私通太后，索性把何太后一併弑死。玄暉鼻首焚骨揚灰。又執璨至上東門，賞他一刀，璨自呼道：「負國賊柳璨，該死！該死！一死有餘辜。」延範亦被擊下車，裂以徇。助逆者其戮之。溫卽欲赴洛，把帝位篡奪了來，偏魏博軍帥羅紹威有密書到汴，請溫發兵代除悍將，溫乃自往魏州，屠戮魏州牙軍八千家。又因幽州軍帥劉仁恭屢爲魏惠，便順道渡河，圍攻滄州。仁恭向河東乞援，李克用遣將周德威、李嗣昭等，出兵潞州，作爲聲援。潞州節度使丁會，卽昭義節度使。本已歸順汴梁，至是爲河東兵所攻，力不能支，且嫉溫弑逆不道，竟舉城降河東軍。溫攻滄州不下，又聞潞州失守，乃引兵還魏。由魏返梁，自經這番奔波，唐祚纔得苟延了一年。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三月，東都遣御史大夫薛貽矩，到了汴城，傳述禪位詔旨。溫盛稱符瑞，自言有慶雲蓋護府署，繼又謂家廟中生五色芝，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顯是代唐的預兆。貽矩北面拜舞，實行稱臣，及返至東都，請昭宣帝卽日禪位。昭宣帝無可奈何，只得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一班大臣，奉玉冊傳國寶，及諸司儀仗法駕，馳往汴梁。溫命館侍上源驛，卽下令改名爲見，取日光普照的意義。四月甲子日，張文蔚等自驛館入城，登大梁殿，殿名金祥，也是溫臨時定名。溫戴着通天冕，穿着袞龍袍，大搖大擺，從殿後簾擁出來，汴將早鵠立兩旁拱手伺候。張文蔚、蘇循奉冊以進，由文蔚朗聲讀冊道：

咨爾天下兵馬元帥相國總百揆梁王朕每觀上古之書，以堯舜爲始者，蓋以禪讓之典，垂於無窮，故封泰山，禪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則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獨有。自古明王聖帝，焦思勞神，揣若納隍，坐以待旦，莫不

居之則兢畏，去之則逸安。且軒輶非不明，放勳非不聖，尙欲遊於姑射，休彼大廷，矧乎曆數尋終，期運久謝，屬於孤藐，統御萬方者哉？况自懿祖之後，嬖幸亂朝，禍起有階，政漸無象，天網幅裂，海水橫流，四紀於茲，羣生無庇，洎乎喪亂，誰其底綏，泊於小子，粵以冲年，繼茲衰緒，豈冲昧能守洪基，惟王明聖在躬，體於上哲，奮揚神武，戡定區夏，大功二十，光著冊書。北越陰山，南踰粵海，東至碣石，西暨流沙，懷生之倫，罔不悅附，矧予寡昧，危而獲存，今則上察天文，下觀人願，是士德終極之際，乃金行兆應之辰，十載之間，彗星三見，布新除舊，厥有明徵，謳歌所歸，屬在睿德。今遣持節銀紫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等，奉皇帝寶綬，敬遜於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天祿永終，王其祗顯大禮，享茲萬國，以肅膺天命！

文蔚讀畢，將冊文交溫，再由張策楊涉薛貽矩趙光逢，依次遞呈御寶，均由溫接受。溫遂儼然升座，文蔚等降殿下，率百官舞蹈稱賀。自問有愧心否。

禮畢退班，溫休息半日。午後在內殿設宴，徧賜羣臣。這殿叫作玄德殿，隱以虞舜自比，引用「玄德升聞」的成語。文蔚等俱蒙賜宴，侍坐兩旁。溫舉觴與語道：「朕輔政未久，區區功德，未能徧及人民，今日得居尊位，實皆由諸公推戴，朕未免且感且慚，請諸公暢飲數杯。」何其客氣。文蔚等聽着此言，離席叩謝，但一時無詞可答，也只有嚙聲不語。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極力獻諛，盛稱陛下功德巍巍，正宜應天順人，臣等毫無功力，唯深感陛下鴻恩，誓圖後効云云。天良喪盡。溫掀髯大笑，開懷痛飲，直至鼙鼓琴瑟方纔撤席，大家謝恩而歸。

越日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廢昭宣帝爲濟陰王，特下一詔令道：

王者受命於天，光宅四海，祇事上帝，寵綏萬民。革故鼎新，諒曆數而先定，創業垂統，知圖籙以無差。神器所歸，祥符合應，是以三正互用，五運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烏莫定，失鹿難追。朕經緯風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糾合齊盟，翼戴唐室。隨山刊木，罔憚胼胝，投袂揮戈，不遑寢處。泊上穹之所贊，知唐運之不與，莫諳

精漢之文，徒罄事殷之禮。忽比夏禹，忽擬周文，適足令人齒冷！唐主知英華易竭，算祀有終，釋龜鼎以如遺，推劍絃而相授，朕懼德勿嗣，執謙尤恭，避景命於南河，眷清風於潁水。香誰欺欺天子，而乃列獄羣后，盈廷庶官，東西南北之人，斑白經黃之衆，謂朕功蓋上下，澤被幽深，宜順天以應時，俾化家而爲國。恐只有葛藤辭說等人如是云云。拒彼億兆，至於再三。史策無備且曰七政已齊，萬幾難曠，勉遵令典，爰正鴻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廟社稷，顧惟涼德，曷副樂推，懷若履水，懷如馭朽，金行啓祚，玉曆建元，方宏經治之規，宜布維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載虞賓，斯爲令範，詩稱周客，蓋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禮後嗣，宜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凡百軌儀，並遵故實，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國羣材，終爲晉用，歷觀前載，自有通規，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現任前資官爵，一切仍舊，凡百有位，無易厥章，陳力濟時，盡瘁事朕，此詔。

嗣是升汴州爲開封府，定名東都，舊有唐東都洛陽，改稱西都，廣京兆府，易名大安府，長安縣爲大安縣，置佑國軍節度使，卽令前鎮國軍治華州節度使韓建充任，授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薛貽矩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命太府卿敬翔爲院使，敬翔係梁主溫第一功臣，凡一切竄唐謀畫，無不與商，所以梁主受禪，仍使他特掌機要，此後軍國大事，必經崇政院裁定，然後宣白宰相，宰相非時奏請，皆由崇政院代陳，又特設建昌院，管領國家錢穀，卽令養子朱友文知院事，友文本姓康，名勳，爲梁主溫所特愛，視同己出，改賜姓名，排入親子行中，溫有七子，長名友裕，次爲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微，友孜，一作友敦，連友文共稱八兒，友裕時已逝世，追封郴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貞爲均王，友雍爲賀王，友微爲建王，友文亦受封博王，友孜尙幼，故未得王爵，追尊朱氏四代廟號，高祖諱爲肅祖皇帝，妣范氏爲宣僖皇后，曾祖茂琳爲敬祖皇帝，妣楊氏爲光孝皇后，祖信爲憲祖皇帝，妣劉氏爲昭懿皇后，父誠爲烈祖皇帝，母王氏爲文惠皇后，封長兄全昱爲廣王，追封次兄存爲朗王，全昱子友諒爲衡王，友能爲惠王，友諷爲邵王，存子友寧，友倫已死，亦得追封，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

溫將開家宴，召集諸王宗戚，酣飲宮中。喝到酩酊大醉，尚是餘興未消，頓時取出五色骰子，與族屬戲起賭來。一擲千金，呼喝甚豪，幾把那皇帝架子，丟拋淨盡，依然是個錫山無賴，滿口嗷嗷，醉罵不休。到是本色。

全昱平時本無心富貴，嘗居錫山故里，攜杖逍遙。唐廷曾授他爲嶺南西道梧州節度使，他却願赴任，仍舊辭職家居。此次聞溫受禪，不得已來至大梁，就是得封王爵，也不過隨遇而安，沒甚喜歡。難能可貴及見溫使酒狂賭，很覺看不過去，便斜視溫面道：「朱阿三，汝本錫山小民，從黃巢爲盜，日無法紀，一旦反正歸唐，遭逢盛邁，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位極人臣，窮享富貴，也可謂不負汝志，汝奈何起了歹心，竟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似此忘恩背義，恐鬼神未必佑汝，我恐朱氏一族，將被汝覆滅了，還賭出什麼來！」快人快語說至此，順手取過骰盆，將骰子散擲地上。

看官！你想朱溫到了此時，叫他如何忍受，不由的奮袂起座，要與全昱拚命。族屬慌忙勸解，令全昱退出宮外，溫尚恨恨不已，亂呼亂罵，幾乎把朱氏祖宗十七八代，也一併挪揄在內。寫盡狂奴經大衆勸他返寢，纔算免事。全昱竟飄然自去，仍回錫山故里中，芒鞋竹杖，安享清福去了。及溫次日起床，細思兄言，恰也有理，便攔過一邊，不再提及。全昱竟得享天年，直至貞明二年。貞明爲梁主友貞年號，見後文。壽終故里。

這且休表。且說唐祚已移，正朔復改，梁廷傳詔四方，不准再用前唐年號。各鎮多畏梁主勢力，不敢抗命，獨有四鎮未服，仍奉唐正朔，且移檄討梁，與復唐室。看官道是那四鎮，就是上文所說的晉、岐、吳、蜀。小子更略述來歷如下：

**晉** 卽河東，爲沙陀人李克用所據。原姓朱，邢父名赤心，以功任雲州刺史，賜姓名李國昌。克用爲雲中守捉使，擅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據住雲州，敗奔鞏。後因黃巢亂，入征有功，拜河東節度使，加封晉王。唐亡後不服梁命，仍稱天祐四年。

岐 卽鳳翔，爲深州人李茂貞所據。茂貞本姓宋，名文通，討黃巢有功，改賜姓名，官鳳翔節度使，累封至岐王。唐

亡後亦不服梁命，仍稱天祐四年。

吳 卽淮南，爲廬州人楊行密所據。行密少爲盜，轉投軍伍，乘亂據廬州，平黃巢餘黨，得拜淮南節度使，晉封吳

王。唐昭宣帝季年，行密歿，子渥嗣職，因見晉岐不受梁命，亦仍奉唐正朔，稱天祐四年。

蜀 卽西川，爲許州人王建所據。建以鹽梟從忠武軍，治許州。入關逐黃巢，得補禁軍八都頭之一。嗣入蜀併有

兩川，溶封至蜀王。唐亡後不受梁命，并因天祐爲朱氏所改，不應遽名，但稱爲天復七年。

那時四鎮變做四國，與梁分峙中原。晉最強，次爲吳蜀岐。四國移檄討梁，梁亦傳檄討四國，這真叫作中原逐鹿了。小子有詩嘆道：

人心世道已淪亡，元惡公然作帝王。差幸網常存一綫，尙留四鎮抗強梁。

欲知四國後事，且看下同續表。

朱溫於唐，無甚功績，第因乘亂崛起，得肆其狡猾凶暴之手段，據唐祚而有之。從前王莽曹操司馬懿劉裕諸奸雄，其險惡猶不溫若也。當時之獻媚賈諛者不一而足，溫自以爲一手掩蓋天下耳目，庸詎知骨肉宗親中，獨有皎皎如金，仗義直言，足以受其魂而概其魄耶。觀全昱寥寥數語，使閱者浮一大白。而溫敢弑昭宗，弑何太后，弑昭宣帝，獨不能殺害一兄蓋義正詞嚴，令彼無從躲閃，卽令彼無從下手，而全昱復飄然歸里，自適其適，卒得善終，是亦一武攸緒之流亞歟。安得以爲溫兄而少之哉。

### 第四回 康懷貞築壘圍潞州 李存勗督兵破夾寨

却說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吳王楊渥，蜀王王建，有志抗梁，移檄四方，與復唐室。當時四方各鎮，號稱最大。

的，爲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嶺南，五區。這五區見了檄文，並沒有甚麼響應，轉令晉岐吳蜀四國，亦急切未敢發難。究竟這五鎮軍帥，是何等人物，也不得不表明如左。爲後文十國伏案。

吳越

係臨安人錢鏐據守地。鏐會販鹽爲盜，改投石鏡鎮將董昌麾下，以功補都知兵馬使。後與昌分據杭越，昌居越州，僭號稱帝，鏐由杭州發兵斬昌，傳首唐廷，唐封鏐爲越王，繼又改封吳王。

湖南

係許州人馬殷據守地。殷初爲秦宗權黨孫儒裨將，儒敗死，殷與同黨劉建鋒走洪州。建鋒據湖南，爲下所殺，衆推殷爲帥。殷表聞唐廷，唐乃授殷爲淮南節度使。

荆南

係陝州人高季昌據守地。季昌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溫鎮汴，讓以入賞見溫，溫令爲義子，易姓名爲朱友讓。季昌亦因讓進見，溫與語頗以爲能，命讓畜爲義兒，遂亦冒姓朱氏。後隨溫攻鳳翔有功，得拜宋州刺史，仍復高姓。及溫擊走趙匡胤兄弟，見前同。遂保奏季昌爲荆南留後，唐廷從之。

福建

係光州人王審知據守地。審知兄潮爲縣史，因亂從軍，略定閩邑，由福建觀察使陳巖舉薦，得任泉州刺史。巖卒，潮進代巖職，審知亦得官副使。及潮歿，審知繼任，尋且升任節度使，加封琅琊王。

嶺南

係閩人劉隱據守地。隱祖安仁經商南海，留家居此。父謙爲封州刺史兼賀江鎮遏使，謙歿，隱得襲職，嶺南節度使徐彥若表薦隱爲節度副使，委以軍事。彥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隱表聞唐廷，且納賄朱溫，遂得實授節度使。

看官，你想這五鎮中，高季昌爲梁主溫所拔擢，當然爲溫效力，劉隱也得溫好處，怎肯背梁吳越，湖南，福建，與溫素無惡感，樂得袖手旁觀。況自溫受禪後，格外籠絡，加封錢鏐爲吳越王，馬殷爲楚王，王審知爲閩王，高季昌實授節度使，兼同平章事職銜，劉隱加檢校太尉兼侍中，旋且晉封爲南平王。這五鎮自然歲修朝貢，稽首稱臣，那裏還記得唐朝厚恩，願附入晉岐吳蜀四國協圖興復呢。當真誤人。

此外尚有河北著名數大鎮，唐李嘗稱雄割據，不奉朝命，至唐室衰亡，各鎮非削卽弱。成德軍治鎮州節度使王鎔，爲唐累世藩臣，年齡未高，資望最著，向來與河東連和，自朱溫得勢，會同魏博軍攻河東，取得邢洛磁三州，見第二回。遂作書招鎔，令他絕晉歸梁。鎔尚猶豫未決，溫率軍進薄鎮州城下，焚去南關，鎔乃乞和，願以子昭祚爲質。溫帶昭祚還汴，妻以愛女，與鎔結爲兒女親家。至開平元年，且封鎔爲趙王。是成德軍已傾心歸梁了。一鎮屬梁。

魏博軍節度使羅紹威，素與梁和，長子廷規，娶溫女爲婦，結爲婚姻。溫管替他屠滅悍卒，隱除內患。見前回。雖費了無數供億，紹威嘗有鑄成大錯的悔語，但德多怨少，總不肯無故背梁。溫卽帝位，且進貢魏州良木，爲建造宮殿的材料。溫賜他寶帶名馬，作爲酬儀。彼此歡洽，不問可知。又一鎮屬梁。

盧龍軍治幽州節度使劉仁恭，據有幽滄各州，與魏博不協。曾經溫替魏往攻，因仁恭得河東聲援，未能得利。見前回。這一鎮是與晉通好，與梁爲讎。那知仁恭驕侈性成，既得擊退梁兵，越覺窮奢極欲，恣情淫佚。幽州有大安山，四面懸絕，他偏在山上築起宮室，備極華麗，採選良家婦女，令他居住，以供游幸。自恐精力不繼，鎮日裏召集方士，共鍊丹藥，冀得長生。凡百姓所得制錢，勒令繳出，窖藏山中，民間買賣交易，但令用蓬土代錢，各處怨聲載道，他尙自稱得計。平時第一愛妾，爲羅氏女，生得杏臉桃頰，千嬌百媚，偏爲次子守光，暗中豔羨，勾搭上手，竟代父薦寢，與羅氏作雲雨歡事。爲仁恭所聞，立將守光答責百下，逐出幽州。子貴代你效勞，何故離逐。可巧梁將李思安奉梁主命，領兵來攻幽州，仁恭尙在大安山，淫樂自如。守光從外引兵到來，擊走梁軍，隨即遣部將李小喜元行欽等，襲入大安山，把仁恭拘來，幽住別室，自稱盧龍節度使。凡父妾羅氏以下，但見得姿色可人，一概取回城中，輪流伴宿，日夕恣淫。舍老得少，想彼時伴宿婦女，應亦贊同。乃兄守文，爲義昌軍治滄州節度使，聞父被囚，召集將吏，且泣且語道：「不意我家生此梟獍，我生不如死，誓與諸君往討此賊。」將吏應諾，守文遂督衆至盧臺，與守光部兵對仗。戰了半日，互有殺傷，兩下鳴金收軍。越日守文再進戰，藍田反爲守光所敗，乃返兵至鎮，遣使向契丹乞援。守光恐守文復至，又慮



梁兵乘隙來攻，因差人至梁，賚表乞降。梁主溫卽頒發詔命，授守光爲盧龍節度使。想是性情相局，故不暇指斥。於是幽滄一方面也爲朱梁的屬鎮了。又一鎮屬梁。○此三鎮殺與前五鎮不同，蓋前五鎮爲後文十國伏案，與此三鎮互有重疊，故詳略互異。

外此如義武軍治定州。節度使王處直，夏州節度使李思諫，朔方節度使韓遜，匡國軍治同州。節度使馮行襲

等，均已臣事朱梁，不生異心。此四鎮爲唐室舊臣，非由朱梁特授，故亦略表。所以晉岐與蜀各徵文，傳達遠近，終歸無效。

蜀王王建，因貽晉王李克用書，請各帝一方。克用覆書答云：「此生誓不失節。」克用生平，功不掩過，惟此一語特見忠忱。王建得書，又延宕數月，畢竟皇帝心熱，竟僭號稱尊。國號大蜀，改元武成，用王宗佺，韋莊爲宰相，唐道襲爲內樞密使，立子宗懿爲皇太子。嗣復自上尊號，稱英武睿聖皇帝。岐王李茂貞，也想照這般行爲，究因地狹兵虛，未敢

稱帝，但開府置官，所有宮殿號令，略擬帝制罷了。

梁主溫最忌晉王，篡位後卽遣大將康懷貞，率兵數萬，往攻潞州。晉將李嗣昭拒守，懷貞日夕猛攻，竟不能克。乃四面築壘，成軸蜿蜒，軸，蟻蟲名，取以名壘者，堅耐意。分兵屯守，爲久圍計。嗣昭向晉告急，晉王李克用，卽派周德威爲

行營都指揮使，率同李嗣本、史建瑤、安元信、李嗣源、安全等，往援潞州。行至高河，遇着梁將秦武，前來攔阻，卽應兵殺去。秦武敗走，康懷貞也向梁廷添兵。梁主溫恨他無能，另授亳州刺史李思安爲潞州行營都統，降懷貞爲行

營都虞侯，思安領河北兵西行，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防城中衝突，外拒城中援軍，取名叫作夾寨。且調山東人

民，餽運軍糧，儼然有壘高糧足，虎視眈眈的形勢。晉將德威，不與力爭，但日遣輕騎抄襲，彼出卽歸，彼歸復出，爲牽

制梁軍的計畫。思安恐糧車被劫，再從東南山口築起甬道，與夾寨相接，免得疏漏。怎奈周德威與部下諸將，更番

進攻，排牆填塹，時來騷擾，害得梁軍日不得安，夜不得眠，只好堅壁不出，與晉軍積久相持。李克用卽命李存璋等

分攻晉州、洛州，使梁軍往來援應，東西奔命。梁主溫也發河中陝州將士，馳赴行營，厚添兵力，兩下裏旗鼓相當，晉

決雌雄。自梁開平元年秋季開戰，直至二年正月，尙未解決。此爲梁晉第一次大戰爭。

李克用因軍務倥傯，半年不解，免不得憂勞交集，竟致疽發背中。臥床數日，疽患尤劇，無藥可療，自知病將不起，乃命弟振武軍治政軍于東都護府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及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吳質等，立長子存勗爲嗣。存勗爲克用次妻曹氏所出，小名亞子，幼嫻騎射，膽力過人，克用早目爲奇兒。年十一，隨克用立功，獻捷唐廷。唐昭宗見他異表，特賞他鵝鵝卮，翡翠盤，且撫背道：「兒有奇姿，他日富貴，毋忘我家！」因此克用益加鍾愛，特令襲封，并語克寧等道：「此兒志氣遠大，必能成我遺志，願汝等善爲教導，我死無恨了！」又召存勗至臥榻前，叮嚀囑咐道：「嗣昭守潞，方困重圍，恨我不能親身往援，恐與他要長別了。我死後，喪葬事了，汝速與德威等竭力救他，勿令陷沒爲要。」一語至此，又令取過平時佩帶的箭袋，拔出三矢，分交存勗，交付一支，諄囑數語。第一矢是教他滅梁，第二矢是教他掃燕，第三矢是教他逐契丹。梁晉世讎，克用不能滅梁，原是一生大恨。燕指劉守光，守光叛晉降梁，也是克用所恨的。契丹酋長耶律阿保機，阿保機一譯作按巴堅，曾與克用約爲兄弟，及梁主受禪，阿保機與梁通好，自食前言，所以克用也引爲恨事。存勗涕泣受命。事見歐陽氏五代史伶官列傳。克用復語克寧道：「此後以亞子累汝，汝勿負我！」說到「我」字，已是忍不住痛苦，一聲狂呼，竟爾畢命。享年五十三歲。

存勗號哭擗踊，非常哀慟。克寧等料理喪事，忙亂了好幾天。惟克用在日，養子甚多，衣服禮秩，與存勗相等，共有六七人。存勗嗣位，彼等心懷不服，捏造謠言，意圖作亂。克寧久握兵權，又爲軍士所傾嚮，因此也涉嫌疑。監軍張承業本是唐朝宦官，當朱溫虜駕入京，與崔胤大殺宦官時，見第二回。曾令各鎮悉誅監軍。李克用與承業友善，但殺罪犯一人，充作承業，承業仍監軍如故，感克用恩，格外效力，至是代爲銜憂。且見存勗久居喪廬，未曾視事，乃排闥入語存勗道：「大孝在不墜基業，非尋常哭泣可了。目今汴寇壓境，利我凶哀，我又內勢未靖，謠言百出一，或搖動禍變立至，請嗣王墨緩聽政，勉持危局，方爲盡孝。」存勗纔出廬蒞事，聞軍中私議紛紛，也覺驚心。便邀克寧入室，悽然與語道：「兒年尚幼，未通庶政，恐不足上承遺命，彈壓各軍。叔父勳德俱高，衆情推服，且請制置軍府，俟兒能

成立，再聽叔父處分。」克寧慨語道：「汝係亡兄家嗣，且有遺命，何人得生異議？」本意却是不錯。遂扶存勗出堂，召集軍中將士，推戴存勗爲晉王，兼河東節度使。克寧首先拜賀。將士等亦不敢不從，相率下拜。惟克用養子李存顯等託疾不至。

至克寧退歸私第，他獨乘夜入謁，用言挑撥道：「兄終弟及，也是古今舊事，奈何以叔拜姪呢？」克寧正色道：「這是體統所關，怎得顧全私誼？」語未畢，忽屏後有人竊笑道：「叔可拜姪，將來姪要殺叔，也只好束手受刃了！」克寧聞聲返顧，見有一人出來，原來是妻室孟氏，便道：「你如何也來胡說？」孟氏道：「天與不取，必且受殃，你道存勗是好人麼？」存顯得了一個大幫手，復用着一番甜言蜜語，竭力攬撥，說得克寧也覺心動。嘆了嘆了，便嘆息道：「名位已定，叫我如何區處？」存顯道：「這有何難，但教殺死張承業，李存璋，便好成功。」克寧道：「你且去與密友妥商，再作計較。」

存顯大喜，出與同黨計議，決奉克寧爲節度使，并執晉王存勗，及存勗母曹氏歸梁，願爲梁藩。大約是幾心病狂了。都虞侯李存質，也是克用養子，時亦在座與議，惟嘗與克寧有嫌，議論時不免齟齬。存顯訴知克寧，竟誣稱存質罪狀，把他殺斃。克寧遂求爲雲中節度使，且割蔚應朔三州爲屬郡。存勗已是動疑，但表面上尙含糊答應。

既而幸臣史敬鎔，入見太夫人曹氏，將克寧及存顯等陰謀，詳細告聞。曹氏大駭，亟語存勗，存勗召張承業、李存璋入內，涕泣與語道：「吾叔欲害我母子，太無叔姪情，但骨肉不應自相魚肉，我當退避賢路，少抒內禍。」這是欲擒故縱之言，看官其移睛過。承業勃然道：「臣受命先王，猶在耳，存顯等欲舉晉降賊，王從何路求生？若非大義滅

親，恐國亡無日了！」存勗乃與存璋等定謀，伏兵府署，誘克寧、存顯等入宴。纔行就座，伏兵遽起，即將克寧、存顯等擊下。存勗流涕責克寧道：「兒前曾讓位叔父，叔父不取，今兒已定位，奈何復爲此謀，竟欲將我母子執送仇讎，忍心至此，是何道理！」克寧慚伏不能對。存璋等齊呼速誅，存勗乃取出祖父神主，擺起香案，纔將克寧、存顯等

一併伏誅，令克寧妻孟氏自盡。長舌婦有何善果！一場內亂，化作冰銷。

正擬出救潞州，忽聞唐廢帝暴死濟陰，料知爲朱溫所害，遂縞素舉哀，聲討朱梁。隨遣了過唐昭宣帝。部衆以周德威外握重兵，恐他謀變，且素與嗣昭不睦，未肯出力相援，因慫恿晉王存勗，調回德威。適梁主溫自至澤州，黜退李思安，換用劉知俊，另派范君實、劉重霸爲先鋒，牛存節爲撫遏使，駐兵長子。一面派使至潞州，諭令李嗣昭歸降。嗣昭焚書斬使，厲兵死守，梁軍又復猛撲，流矢中嗣昭足，嗣昭潛自拔去，毫不動容，仍然督兵力拒，因此城中雖已匱乏，兀自支撐得住。

梁主溫聞潞州難下，擬卽退師，諸將爭獻議道：「李克用已死，周德威且歸，潞州孤城無援，指日可下，請陛下暫留旬月，定可破滅潞城。」梁主溫勉留數日，恐岐人乘虛來攻，截他後路，乃決自澤州還師，留劉知俊圍攻潞州。周德威由潞還晉，留兵城外，徒步入城，至李克用柩前，伏哭盡哀，然後退見嗣王，謹執臣禮。存勗大喜，遂與商及軍情，且誡先王遺命，令援潞州。德威且感且泣，固請再往。存勗乃召諸將會議，首先開言道：「潞州爲河東藩蔽，若無潞州，便是無河東了。從前朱溫所患，只一先王，今聞我少年嗣位，必以爲未習戎事，不能出師，我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他不意，掩他無備，以憤卒擊惰兵，何憂不勝？解圍定霸，便在此一舉了！」頗有英雄氣象。張承業在旁應聲道：「王言甚是，請卽起師。」諸將亦同聲贊成。

存勗乃大閱士卒，命丁會爲都招討使，偕周德威等先行，自率軍繼進。到了三垂岡下，距潞州只十餘里，天色已暮，存勗命軍士少休，掩旗息鼓，銜枚伏着。待至黎明，適值大霧漫天，咫尺不辨，驅軍急進，直抵夾寨。梁軍毫不設備，劉知俊尙高臥未起，陡聞晉兵殺到，好似迅雷不及掩耳，慌忙披衣跋履，整甲上馬，召集將士等，出寨抵禦。那知西北隅已殺入李嗣源，東北隅已殺入周德威，兩路敵軍，手中統執着火具，連燒連殺，嚇得梁軍東逃西竄，七歪八倒，知俊料不能支，連了敗兵數百，撥馬先逃。梁招討使符道昭，情急狂奔，用鞭向馬尾亂揮，馬反驚倒，把道昭掀落。

地上。湊巧周德威追到，手起刀落，割成兩段。梁軍大潰，將士喪亡逾萬，委棄資糧兵械，幾如山積。敗報到了汴梁，梁主溫驚嘆道：「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雖死猶生，若似我諸兒，簡直與豚犬一般呢！」似你得有美媳，也是慰你老嫗。小子有詩咏道：

晉陽一鼓奮雄師。夾寨摧殘定霸基。生子當如李亞子。虎兒畢竟掃豚兒。

夾寨已破。周德威至潞州城下。呼李嗣昭開門。偏嗣昭彎弓搭箭。竟欲射死德威。究竟爲着何事。容小子下回說明。

唐亡以後，雖有四國反抗朱梁，實則皆純盜虛聲。非真有心興唐。惟晉王李克用。猶爲彼善於此爾。餘鎮皆利祿薰心。受梁籠絡，更不足道。惟唐梁之交，土宇分崩。羣雄割據，幾如亂蟬一般。經作者一一敘清，纔覺頭頭是道。得使閱者爽目。看似容易却艱辛，幸勿輕口滑過。至四國五鎮，及關係五代史等藩屬，俱已交代明白。方折到梁晉交戰事。夾寨一役，爲梁晉興亡曠矢，故敘事從詳。至若克用父子，一終一繼，亦不肯少略。俱爲後文處處伏案。閱者悉心瀏覽，自知作者苦心，非尋常小說比也。

## 第五回 策淮南嚴可求除逆 戰薊北劉守光殺兒

却說周德威至潞州城下。呼李嗣昭開門。且遙語道：「先王已薨，今嗣王親自來援，破賊夾寨，賊兵都遁去了。快開門迎接嗣王。」嗣昭聞言，竟抽矢欲射德威。左右連忙勸阻。嗣昭道：「我恐他爲賊所得，由賊使他來誑我呢！」左右道：「他既說嗣王自來，何不求見嗣王，再作區處。」嗣昭乃答德威道：「嗣王既已到此，可否一見？」德威纔退告存嗣。存嗣親至城下。仰呼嗣昭。嗣昭見存嗣素服，不禁大慟起來。軍士亦相率泣下。乃下城開門，迎存嗣入城。存嗣好言慰勞，并述克用遺言，與德威同來援潞。嗣昭因與德威相見，彼此釋嫌，歡好如初。

德威請進攻澤州，存勗令與李存璋等偕行。適梁撫退使牛存節率兵接應夾寨，至天井關遇見潰兵，纔知夾寨被破，且聞晉軍有進攻澤州消息，便號令軍前進。澤州地據要害，萬不可失，雖無詔命，亦當趨救。為是「大衆都有懼色，存節又道：『一見危不救，怎得為義？畏敵先避，怎得為勇？諸君奈何自餒呢！』」你從了弒君逆賊，難道可謂義勇麼？遂舉起馬鞭，麾衆前進，到了澤州城下，城中人已有變志，經存節入城拒守，衆心乃定。周德威等率衆到來，圍攻至十餘日，存節多方抵禦，無懈可擊。劉知俊又收集潰兵來援，存節、德威乃焚去攻具，退保高平。

晉王存勗亦引兵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德威為振武軍節度使，更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一面飭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復訓練士卒，嚴定軍律，信賞必罰，蔚成強國。潞州經李嗣昭撫治，勸課農桑，寬租緩刑，不到數年，軍城完復，依舊變作巨鎮。自是與朱梁爭衡，成為勁敵了。為後唐滅梁張本。

梁主溫既死，唐帝復因蘇循等為唐室舊臣，勒令致仕。共斥去十五人。真諛何益。張文蔚死，楊涉亦免官，改用吏部侍郎于兢禮部侍郎張策同平章事。且因韓建盡忠梁室，亦加他同平章事職銜。越年復遷都洛陽，改稱大梁為東都。命養子博王友文留守，會岐蜀晉三國聯兵攻梁，雍州為梁將劉知俊所拒，不能得志。三國兵陸續引還，再擬聯結淮南，共圖大舉。偏淮南陡起內亂，也闖出弒逆大事來了。

淮南節度使楊渥年少襲位，性好遊飲，又善擊毬居父喪時，嘗燃燭十圍，與左右擊球為樂。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外，竟日忘歸，連帳前親卒，都不知他的去向。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統是行密舊臣，面受遺命，輔渥襲爵。渥嘗襲取洪州，擄歸鎮南節度使鍾匡時，鎮南專治洪州。兼有江西地，嗣是驕侈益甚，日夜荒淫，顥與溫入內泣諫，渥怒斥道：『汝兩人謂我不才，何不殺我好教汝等快心！』自己討殺真是奇聞。顥溫失色而出，渥恐兩人為變，召入心腹將陳璠范遇，令掌東院馬軍，為自衛計。那知顥溫已窺透渥意，乘渥視事，章率牙兵數百人直入庭中，渥不覺驚駭道：『汝等果欲殺我麼？』你既怕死，何必討殺。顥溫齊聲道：『這却未敢，但大王左右，多年挾權亂政，必須誅

死數人，方可定國。」渥尚未及言，顯見陳璠、范遇待側，立麾軍士上前，把璠、遇二人曳下，雙刀並舉，兩首落地。顯始降階認罪，還說是兵諫遺風，非敢無禮。渥亦無可奈何，只好強爲含忍，豁免罪名。從此淮南軍政，悉歸顯。渥兩人掌握。渥日夜謀去兩人，但苦沒法。兩人亦心不自安，共謀弑渥。分據淮南土地，向梁稱臣。計亦未左。顯尤迫不及待，竟遣同黨紀祥等，貪夜入渥帳中，拔刃刺渥。渥尚未就寢，驚問何事，紀祥直言不諱，渥且驚且語道：「汝等能反殺顯，我當盡授刺史。」大衆頗願應允，獨紀祥不從，把手中刀砍渥。渥無從閃避，飲刀倒地。尚有餘氣未盡。又被紀祥用繩益頸，立刻扼死。當卽出帳報顯。顯率兵馳入，從夾道及庭中堂下，令兵站着，露刃以待。然後召入將吏，厲聲問道：「嗣王暴薨，軍府當歸何人主持？」大衆都不敢對，顯接連問了三次，仍無音響，不由的暴躁起來。忽由幕僚可求，緩步上前，低聲與語道：「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將何人主持？但今日尙嫌太速。」顯問爲何故，可求道：「先王舊屬，尙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等人，現均在外，公欲自立，彼等肯爲公下否？不苦暫立幼主，寬假時日，待他一致歸公，然後可成此事。」顯聽了這番言語，倒也未免心慌，十分怒氣，消了九分，反做了默默無言的木偶。可求料他氣沮，便麾同列趨出，共至節度使大堂，鵠立以俟。大衆也莫名其妙，但見可求趨入旁室，不到半刻，仍復出來，揚聲呼道：「太夫人有教令，請諸君靜聽。」說着，卽從袖中取出一紙長跪宣讀，諸將亦依次下跪，但聽可求朗讀道：

先王創業艱難，中道薨逝，嗣王又不幸早世，次子隆演，依次當立，諸將多先王舊臣，應無負楊氏，善輔導之，予有厚望焉。

讀畢乃起，大衆亦齊起立道：「既有太夫人教令，應該遵從，快迎新王嗣位便了。」張顯此時也已出來，聞可求所讀教令，詞旨明切，恰也不敢異議。乃由他主張，迎入隆演，奉爲淮南留後。看官，你道果真是太夫人教令麼？密正、史氏，本來是沒甚鍊達，不過渥爲所出，并係行密元妃例，當奉爲太夫人。可求乘亂行權，特從旁室中草草

書就，詐稱爲史氏教令，諸將都被瞞過，連張顯亦疑他是真，未敢作梗。楊氏一脈，賴以不亡。可求誠贊氏功臣。

顯專權如故，默思徐溫本是同謀，此次迎立隆演，溫却置諸不問，轉令自己孤掌難鳴。此中顯有可疑情迹，計惟調他出去，免得一患，乃入白隆演，請出溫爲浙西觀察使。可求聞知消息，卽潛往說溫道：「顯令公出就外藩，必把弑君罪狀，加入公身，禍且立至了。」溫大驚，問計可求道：「顯剛復寡智，可以計誘，公能見聽，自當爲公設法。」溫起謝可求，可求卽轉說顯道：「公與徐溫同受顧命，令調溫外出，他人人都說公奪溫衛兵，意圖加害，此事真否？」顯驚道：「我無此意。」可求道：「人言原是可畏，倘溫亦從此疑公，號召外兵，入清君側，公將何法對待呢？」三寸舌確是善掉。顯少斷多疑，聞可求言，果將原議取消，乃勸隆演任溫如舊。隆演也是個庸柔人物，一一依從。

旣而行軍副使李承嗣，知可求有附溫意，暗中告顯。顯夜遣刺客入可求室，陰刺可求，虧得可求眼明手快，用物格刀，訊明來意，刺客謂由顯所遣。可求神色不變，卽對刺客道：「要死就死，但須我稟辭府主，方可受刃。」刺客允諾，執刀旁立。可求操筆爲書，語語激烈，刺客頗識文字，不禁心折，便道：「公係長者，我不忍殺公，但須由公略出財帛，以便覆命。」可求任他自取，刺客掠得數物，便去覆顯，但說可求已聞風遁去，但俟異日，顯亦只得靜待。

可求恐顯再行加害，忙向溫告變，力請先發制人，且謂左監門衛將軍鍾秦章，可與共事。溫遂使親將翟虔，邀秦章入室，與謀殺顯。秦章一力擔承，歸與壯士三十人，商定秘謀，刺臂流血，灑酒共飲，翌晨起來，裝束停當，直入左牙都堂，正值顯升座視事，被秦章擲刀中腦，頓時倒斃，壯士一齊下手，殺死顯左右數十人。溫率右牙兵親來接應，左牙兵憚不敢動，當由溫宣言道：「張顯實行弑逆，按律當誅，今已誅死，首惡尚有餘黨，未盡，無論左右牙兵，但能捕除逆黨，一概行賞！」左牙兵得此號令，踴躍而出，捕得紀祥等到來，由溫命推出市曹處，以極刑。

一面入白史太夫人，史氏惶恐失色，向溫泣語道：「我兒年幼，不勝重任，今禍變至此，情願自率家口，返歸廬州原籍，請公放我一條生路，也是一種大德呢！」可見他實是無能。溫遂巡拜謝道：「顯爲大逆，不可不誅，溫豈敢負先



王厚恩願太夫人勿再疑溫。儘可放心！史氏方纔收淚，溫乃趨退。當時淮南人士，總道徐溫是楊氏忠臣，從前弑溥實未與聞，那知溫與顯實是同謀，不過顯爲傀儡，轉被溫所利用，強中更有強中手，就是這事的注脚哩。總斷數語，坐實溫罪。

溫既殺顯，遂得兼任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概令取決。隆演不過備位充數，毫無主意。嚴可求升任揚州司馬，佐溫治理軍旅，修明紀律。支計官駱知祥，由溫委任財賦，剛舉目張，絲毫不紊。淮南人號爲嚴略，很是悅服。溫原籍海州，少隨楊行密爲盜。行密貴顯，倚爲心腹，至是得握重權，嘗語嚴可求道：「大事已定，我與公等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安寢，方爲盡職。否則與張顯一般，如何安民！」可求當然贊成，舉顯所行弊政，盡行革除，立法度，禁強暴，通冤滯，省刑罰，軍民大安。不沒善政，是善善從長之誼。

溫乃出鎮廣陵，大治水師，用養子知誥爲樓船副使，防遏昇州。知誥係徐州人，原姓李，名昇，幼年喪父，流落濠泗間，行密攻濠州，昇爲所掠，年僅八歲，却生得頭角崢嶸，狀貌魁梧，行密取爲養子，偏不爲楊溥所容，乃轉令拜溫爲義父，溫命名知誥，及長，喜書善射，沈毅有謀，溫嘗語家人道：「此兒爲人中俊傑，將來必遠過我兒。」自是益加寵愛，知誥亦事溫惟謹。所以溫修治戰艦，特任知誥爲副使，知誥果然稱職，經營舟師，整而且嚴，爲南唐開國伏筆，故敘徐知誥較詳。

過了三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聯合撫信袁吉各州將吏，進攻洪州，節度使劉威遣使至廣陵告急，自與僚佐登城宴飲，佯示從容。全諷疑威有備，不敢輕進，但屯兵象牙潭，派人至湖南乞師。楚王馬殷見第四回遣指揮使苑玘圍高安，遙作聲援。會廣陵派將周本率七千人援洪州，倍道疾趨，徑抵象牙潭。全諷臨溪營柵，懸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令羸卒挑戰，誘全諷兵追來，全諷輕進，寡謀，想打他一個下馬威，便傾寨出追，不管好歹。摩衆渡溪，甫至半渡，那周本却帶領銳卒前來截擊，全諷始知中計，慌忙對仗，奈部衆已無行列，東奔西散，只剩得親卒數百人，保住全諷。

又被周本兵圍住，殺斃無數，好容易衝開一條血路，奔回溪岸，纔得登陸，兜頭撞着冤家，一聲大呼，竟將全諷嚇落馬下，活活的被他捉去。真不濟事。看官道是何人擒住全諷，原來就是周本，他見部兵圍住全諷，便驟隙過溪，截他歸路，可巧全諷奔回，掩他不備，遂得順手擒來，復乘勝攻克袁州，獲住刺史彭彥章，吉州刺史彭玕，率衆奔湖南，信州刺史危仔倡，單騎奔吳越，湖南將苑玫，聞全諷被擒，撤去高安圍軍，正思引還，偏被淮南大將米志誠殺到，吃了一個敗仗，抱頭竄歸。江西復平，淮南無恙，小子正好續述河北軍情。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因弟守光囚父不道，發兵聲討，偏偏連戰不勝，不得已用着重賄，向契丹借兵。見前回。契丹會長阿保機，發兵萬人，并吐谷渾部衆數千，來援守文。守文盡發滄德兩州戰士，得二萬餘人，與契丹吐谷渾兩軍會合，有衆四萬，出屯薊州。守光聞守文又至，也將幽州兵士，全數發出，親自督領，與乃兄相見，雞蘇爭個你死我活。陣方布定，契丹吐谷渾兩路鐵騎，分頭突入，銳氣百倍，守光部下見他來勢甚猛，料知抵敵不住，便即倒退。守光也無法禁止，只好隨勢退下。守文見外兵得勝，也驟馬出陣，且馳且呼道：「勿傷我弟！」廷厲之至，語尚未絕，忽聽得颼的一聲，知是有暗箭射來，急忙勒馬一躍，那來箭正不偏不倚，射中馬首，馬熬痛不住，當然掀翻，守文亦隨馬倒地，倉猝中不知誰人，把他掖起，夾入肘下，疾趨而去。又仔細辨認，纔曉得是守光部將元行欽。此時暗暗叫苦，也已無及了。

守光見行欽擒住守文，膽氣復豪，又麾兵殺回滄德軍，已失主帥，還有何心戀戰，霎時大潰。契丹吐谷渾兩路人馬，也被牽動，索性各走自己的路，一鬪兒都去了。守光命部將押回守文，禁居別室，圍以叢棘，更營兵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亮孫德，推立守文子延祚爲帥，登陴守禦。守光連日猛攻，終不能下，乃堵住糧道，截住樵採，圍得水洩不通，相持到了百日，城中食盡，斗米值錢三萬，尚無從得購，人民但食葶泥，驢馬互嚼鬃尾，呂亮揀得羸弱男女，餉以麩麪，乃烹割充食，叫作宰殺務，究竟人肉有限，不足餉軍，滿城枯骨纍纍，慘無人烟，孫鶴不得已輸

款守光。擁延祚出降，守光入城，命將滄州將士家屬，悉數擄回幽州，連延祚亦帶了回去，留子繼威鎮義昌軍。派大將張萬進周知裕爲輔，鳴鞭奏凱，得意班師。全無人心，且遣使告捷梁廷，并代父乞請致仕。梁主溫准如所請，命仁恭爲太師，養老幽州。封守光爲燕王，兼盧龍義昌兩軍節度使。義昌留守劉繼威，後爲張萬進所殺，守光亦不能制。惟遣人刺死守文，佯爲涕泣，歸罪刺客，把他殺死償命。又大殺滄州將士，族滅呂家，僅留孫鶴不殺。亮子琦年十五，被牽出市中，將要處斬。呂氏門客趙玉，急至法場，大呼道：「這是我弟趙琦，誤投呂家，幸勿誤誅。」監刑官乃命停刑。玉挈琦逃生，琦足痛不能行，由玉負他奔竄，變易姓名，沿途乞食，得轉輾至代州。琦痛家門殄滅，刻苦勤學，始得自立。晉王存勗聞琦名，命署代州判官，并旌玉義，賜他金帛。小子有詩歎道：

幽父殺兄劉守光，朔方黑黯任猖狂。尚餘一個忠誠僕，竊負遺孤義獨彰。

梁主溫既得服燕，遂欲乘勢併岐，遣大將劉知俊出兵，取得丹延鄜坊四州，不意知俊竟起了變志，叛梁降岐。欲知他叛梁情由，容待下回聲明。

淮南之亂，首惡爲張顥，徐溫其從犯也。顥既弑溥，而仍不得逞其志，是由嚴可求達權之效，迨與溫定謀，結鍾泰章，手刃逆顥，雖未免存右袒之心，使溫得避弑君之罪，然微溫不能除顥，顥豈長肯爲隆演下乎？然則楊氏之猶得保存，固可求之力居多，本編歸功可求，良有以也。劉守光幽父不道，守文乞師外族，幸得少勝，此時苟得捕獲守光，雖誅之不爲過，乃對衆號呼，願勿傷弟，以丈夫之義憤，忽變而爲婦人之仁慈，一何可笑。卒之身爲所繫，死逆弟手，天下之愚昧寡識者，無過守文，而守光之行同梟獍，喪盡天良，且自是益著矣。作者赦守光事，略略點染，而惡已盡露，是固有關世道之文，不得以斷爛朝報目之。

## 第六回 劉知俊降岐挫汴將 周德威援趙破梁軍

却說梁將劉知俊，曾受梁主溫命令，爲西路行營都招討使，防禦岐晉。梁佑國軍注見第三回節度使王重師，與知俊友善，嘗借知俊會師幕谷大破岐兵。梁廷聞捷，更令知俊乘勝進軍，連拔丹延鄜坊四州。梁主溫，即令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鎮守鄜坊，高萬興爲保塞軍節度使，鎮守丹延。唐置保大軍於延州，統轄四州，後折爲二鎮。再命知俊進取邠州。邠州爲岐王茂貞養子繼徽所據，繼徽原姓楊名崇本，擁兵不多，尚有勢力。知俊恐不能拔，託言缺糧，不肯遽進。

梁主溫疑有異志，召使還朝，知俊正擬赴洛。忽聞王重師被逮，身誅族滅，另用劉捍爲留後，不由的吃一大驚。原來重師鎮長安數年，貢奉不時，統軍劉捍欲奪重師位置，密向梁主處進讒，但說重師暗通邠岐，梁主遂召還重師，嚴刑懲罪，即以劉捍繼任。看官，試想此時的劉知俊，能不動了兔死狐悲，烏盡弓藏的念頭麼？接連又得弟知流密書，教他切勿入朝，入朝必死，他越加恐懼，觀望不前。知流曾任梁廷指揮使，復在梁主前面請願自迎，乃兄還朝，梁主溫不知是假，當即允准，他竟挈領弟姪同至。知俊行營知俊喜家屬生全，遂據了同州，降附岐王茂貞，并陰賂長安諸將，令他執住劉捍，械送鳳翔，自率部兵佔住潼關。

梁主溫再遣近臣招諭知俊，知俊不從，乃削知俊官爵，特派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率同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往討知俊。鄩至關東，得獲知俊伏兵，令爲前導，乘夜叩關，關吏未會辨明，立即開門，鄩兵一擁而入，害得知俊措手不及，只得棄關西走，挈族奔岐。

岐王茂貞，正殺死劉捍，發兵援應知俊，不料知俊倉猝前來，不得已好言撫慰，特授中書令，命他往取靈州，俟得地後，即授封鎮帥。知俊請得岐兵數千人，剋日就道，徑至靈州城下，把城池圍困起來。梁朔方節度使韓遜，飛使告急，梁主溫遣鎮國軍唐鎮國軍治華州，梁遷置陝州，改華州爲感化軍。節度使康懷貞，感化軍唐置徐州，改置節度使寇彥卿，會師往援兼攻邠寧。

懷貞等星夜前進，連下寧衍二州，直入涇州境內。知俊解圍還援，懷貞等亦退兵。三水偏知俊已繞出前面，據險邀擊，把懷貞麾下的兵士衝作數段，懷貞倉皇失措，不知所爲，虧得左龍驤軍使王彥章，持着兩大桿鐵鎗，當先開路，左挑右撥，搥死岐兵數百人，岐兵嚇退兩旁，剩出一條走路，放過梁軍。懷貞方得走脫。偏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等，統皆失散，不知下落，狼狽奔至昇平，驀有大山當道，兩面峭壁，只一狹徑，可通人馬。懷貞正在擔憂，猛聞一聲胡哨，那岐兵從谷中出來，堵住山口，爲首一員大將，正是劉知俊，大呼懷貞快來受死。知俊亦頗能軍，梁破岐用，全是好將所致。懷貞嚇得手足冰冷，顧着王彥章道：「這句這將奈何？」彥章道：「節帥只隨我前進，怕他甚麼？」遂舞動兩鎗，殺入山口，一桿鎗足重百斤，經他兩手運動，好似幾片一般。知俊上前攔阻，怎經得彥章神力，戰到三五個回合，已殺得汗流浹背，招架不住，慌忙勒馬退還。彥章且戰且前，懷貞緊緊隨後，費了若干氣力，纔得殺透山谷，壓鞭遁去，手下許多軍士，多被岐兵截住，不是殺死，就是受擒，一個都沒有生還。獨寇彥卿與懷貞分途進兵，聞懷貞敗還，急急收軍回來，還算不吃大虧。

知俊向岐王獻捷，岐王授知俊爲彰義節度，鎮治涇州。梁主溫因懷貞喪師，懊悵了好幾日，復接了外鎮許多軍報，無心批駁，只好敷衍了事。一是夏州節度使李思諫病歿，子彝昌嗣職，爲部將高宗益所殺，宗益又經將吏誅死，另推彝昌族叔仁福爲帥，表聞梁廷，梁主卽刻批准，授仁福爲夏州節度使，後來卽成爲西夏國。一是魏博節度使羅紹威病亡，紹威長子廷規，卽梁主女夫，亦早去世，次子周翰在鎮，表請襲位，梁主亦批准發行。一是趙王馬殷，求給賜號爲天策上將軍，梁主不覺自忖道：「我旣封他爲王，還要這上將軍名號，却是何用？」我亦不解，意欲批斥，不准轉思籠絡要緊，不如依他所請，免令反側，乃亦許給名號，令爲上將。楚王殷得報大喜，遂借天策上將軍名目，開府置官，令弟寶存爲左右相，居然也獨霸一方了。三處皆用簡筆敘過，不涉瑣事。

忽由成德軍節度使趙王王鎔，報稱祖母壽終，乃遣使臣賚賜賻儀，兼令弔問。及使臣回來，謂晉使亦曾與弔，

轉令梁主温大起疑心，便欲併吞河北，省得爲晉爪牙。乃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爲趙監軍，且令他發魏博兵數千，分屯深冀二州，託詞助趙守禦，暗中實囑使襲趙。

趙將石公立方戍深州，急遣白王鎔，願拒絕梁使，鎔不肯從，反召公立還鎮州，公立出門，指城下涕道：「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猶知他居心叵測，我王反恃爲姻好，令他屯兵，這叫做開門揖盜，眼見得全城爲虜了。」至公立已去，梁使杜廷隱等，率魏博兵入城，深州人民，相率驚駭，奔匿城外，廷隱即將城門關住，盡殺趙戍卒，復照樣襲取冀州。

石公立返謁王鎔，極言梁人無信，鎔尚半信半疑。至深冀失守消息，報入鎮州，纔令公立再攻深冀，杜廷隱等已凌濛拒守，嚴兵以待，那裏還能攻入。看官聽着，這成德軍的管轄地，只有鎮趙深冀四州，此時失去一半，教王鎔如何不慌當？下四出求援，先遣說客至定州，用了甘言厚幣，賣通義武節度使王處直，與約拒梁。王處直見第四回。再派使至燕晉告急。

燕王劉守光不報，惟晉王李存勗，接見趙使，却毫不遲疑，允令出援。晉將多諫阻道：「王鎔臣事朱温，已有數年，歲輸重賂，並結婚姻，此次向我求救，必有詐謀，願大王勿允彼言。」存勗搖首道：「汝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試想王氏在唐，尚且叛服無常，怎肯長爲朱氏臣屬？今朱氏出兵掩襲，王鎔救死不暇，還顧及甚麼姻好？我若不救，正墮朱氏計中，應急速發兵，會同趙軍，共破朱氏，免得他踏平河朔，侵及河東哩！」英斷過人。語未畢，定州亦派使到來，謂願聯合鎮州，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存勗允諾，即將兩使遣歸，命周德威率兵萬人，往屯趙州，助鎔防守。

梁主温聞晉軍援趙，也命王景仁、韓勅、李思安諸將，領兵十萬，進逼鎮州，直至柏鄉。王鎔大懼，復遣使向晉乞師。存勗乃親自出馬，留蕃漢副總管李存番等守晉陽，自率大軍東下，王處直亦派兵五千，前來從行。存勗至趙州，與周德威合軍，進營野河，與柏鄉只隔五里，梁兵堅壁不出，存勗命德威率兵挑戰，仍沒有一人出來接仗。德威令

游騎進薄梁營，痛罵梁軍，且發矢射入營帳。惱了梁軍副使韓勅，開營逆戰，出兵三萬，怒馬奔來。德威即麾軍退回，勅那裏肯捨，分三萬人爲三隊，追擊晉軍。晉軍見梁軍盔甲鮮明，光耀奪目，不禁心搖氣餒，各有懼容。德威瞧着，便下令道：「敵軍皆汴州屠販徒，衣鎧雖是鮮明，就是沒用，十人不足當汝一人。汝等儘可無慮，且汝等能擒他一卒，便得小富，這是奇貨可居，不應坐失哩。」軍士得令，方有起色，統回頭想與搏鬪。德威就分兵兩路，攻擊梁軍兩頭，左馳右突，出入數回，俘獲得百餘人。乃且戰且行，回至野河，存勗出兵接應，梁兵乃退。

德威既馳入大營，上帳獻議道：「賊勢甚銳，宜按兵持重，待他疲敝，方可進攻。」存勗道：「我率孤軍遠來，救人急難，利在速戰，奈何按兵持重呢？」德威道：「鎮定兵只能守城，不能野戰，我兵雖能馳騁，但惟曠野間方可衝突，今壓賊寨門，無從展技，并且彼衆我寡，勢不相敵，倘被彼知我虛實，我必危了。」是謂知彼知己。存勗愀然不答，退臥帳中。德威出語張承業道：「大王驟勝而驕，不自量力，專務速戰，今去賊咫尺，只有一水相隔，倘若造橋迫我，我衆恐立盡了，不如退屯高邑，依城自固，一面誘賊離營，彼出我歸，彼歸我出，再派輕騎掠彼糧餉，不出月餘，定可破敵。」仍是從前攻夾寨之計。承業點首入帳，語存勗道：「這豈大王安枕時麼？周德威老將知兵，言不可忽，願大王注意。」存勗躍然起牀道：「我正思德威言，頗有至理。」卽出帳召入德威，令拔營徐退，回屯高邑。

嗣獲得梁營偵卒，果然王景仁飭兵編筏，擬多造浮橋，以便進兵。存勗始稱德威先見，獎勞有加，時已爲梁開平四年冬季，兩軍休兵不戰。

過了殘冬，越年正月，晉軍屢出游騎，截敵芻牧，凡刈芻飼馬諸梁兵，多爲所擄，梁兵遂閉門不出。周德威令游騎環譟梁營，梁兵疑有埋伏，愈不敢動，惟倒屋第坐席，喂飼戰馬，馬多餓斃。德威見梁兵連日不戰，定欲誘他出來，乃與史建瑭、李嗣源兩將，帶着精騎三千，自往誘敵，馳至梁寨門前，令騎士辱罵梁將，并及梁主，寨門仍寂然無聲。再飭騎士下馬，席地坐着，信口痛詈，直把那汴梁君臣的醜史，一古腦兒宣揚出來，約罵到一兩個時辰，纔把寨門

罵開，梁兵似潮湧出，當先爲梁將李思安，挺鎗躍馬，引兵前來，周德威忙令騎士上馬，與他接戰，約略數合，便即引退，一面走，一面追，至野河旁，已有浮橋築着，晉將李存璋帶着鎮定兵士，護守浮橋，讓過德威等人，方上前攔住梁兵，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左右抵禦，多被梁兵殺退，勢將不支，晉王存勗方登高觀戰，顧語都指揮使李建及道：「賊若過橋，不可復制了。」建及奮然躍出，號召長鎗兵二百名，奔助存璋，一當十，十當百，努力向前，竟將梁兵殺退，梁兵稍稍休息，復來奪橋，存璋建及等，仍然死鬪，不許越雷池一步，自己牌殺到未牌，尙是勝負未分。這是梁晉第二次惡戰。

存勗語德威道：「兩軍已合，勢不相下，我軍興亡，在此一舉，我願爲公等先驅，公等繼進，定要殺敗了他，方洩我恨！」說至此，援轡欲行，德威叩馬力諫道：「梁兵甚衆，只可計取，不能力勝。彼去營數里，雖帶着乾糧，也無暇取食，俟戰至日暮，饑渴兩迫，兵及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我方出精騎掩擊，必得大勝，此時還須靜待哩！」存勗乃止。兩軍尙喊殺連天，奮鬪不已。

既而夕陽西下，暮色橫天，梁兵尙未得食，當然疲乏，漸漸的倒退下去，周德威乘高大呼道：「梁兵遁走了！」說着，卽麾動銳騎，鼓噪而進，梁兵已無鬪志，紛紛逃生，王景仁韓勅李思安等，也拍馬飛奔，遠颺而去。李存璋率兵追擊，且令軍士齊呼道：「梁人也是吾民，但教解甲投戈，悉令免死！」梁兵聞言，統把甲兵棄去，委地如山。趙軍懷着深冀，舊恨，不願掠取，但操刀追敵，殺一個，好一個，汴梁精兵，斬馘幾盡，自野河至柏鄉，屍骸枕籍，敗旗斷戟，沿途皆是，晉軍追至柏鄉，梁營內已無一人，所棄輜重糧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獲馬三千匹，鎧甲兵仗七萬件，擒梁將陳思權以下二百八十五人。

晉王存勗收軍屯趙州，擬休息一宵，進攻深冀，那知梁使杜廷隱等，卽棄城遁去，所有二州丁壯，都擄去充做奴婢，老弱坑死，及趙州軍入城檢視，城中只剩得壞垣碎瓦，一片荒涼了。梁人兇毒一至於此，嗣是鎮定兩鎮均與梁絕。



改用唐天福年號。

晉王李存勗因魏博軍助梁爲虐，決計會同鎮定兩軍。移節攻魏。先頒發一篇檄文。說得堂堂正正，慷慨淋漓。

文云

王室遇屯，七廟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弔，萬民罹塗炭之災，必有英主奮庸，忠臣仗順，斬長鯨而清四海，靖祚祿以泰三靈，予位忝維城，任當分閫，念茲顛覆，詎可宴安！故仗桓文輔合之規，問羿浞凶狂之罪，逆溫殞山，庸隸巢孽餘凶，當傳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指堯用掃平之際，束身泥首，請命牙門，包藏姦詐之心，惟示婦人之情，我太祖撫憐窮鳥，曲爲開懷，特發表章，請帥梁汗，纔出崔蒲之澤，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國家祚隆周漢，迹盛伊唐，二十聖之鐵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則五侯九伯，內則百辟千官，或代襲簪纓，或門傳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沈寃，且鎮定兩藩，國家巨鎮，冀安民而保族，咸屈節以稱藩，逆溫唯伏陰謀，專行不義，欲全吞噬，先據屬州，趙州特發使車，來求援助，予情惟盪寇，義切親仁，躬率賦輿，赴茲盟約，賊將王景仁，將兵十萬，屯據柏鄉，遂驅三鎮之師，授以七擒之略，鶴鵝纒列，梟獍大奔，易如走阪之丸，勢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組甲雕戈，皆投草莽，謀夫猛將，盡作俘囚，羣凶既快於天誅，大慙須垂於鬼錄，今則選蒐兵甲，簡練車徒，乘勝長驅，掃除元惡，凡爾魏博邢洛之衆，感恩懷義之人，乃祖乃孫，爲盛唐赤子，豈徇虎狼之黨，遂忘覆載之恩，蓋以封豕長蛇，憑陵薦食，無方逃難，遂被脅從，空嘗膽以銜冤，竟無門而雪憤，既聞告捷，想所慰懷，今義旅徂征，止於招撫，昔耿純焚廬，而向順，蕭何舉族以從軍，皆審料與亡，能圖富貴，殊勳茂業，翼子貽孫，轉禍見機，決在今日，若能詣轅門而效順，開城堡以迎降，長官則改補官資，百姓則優加賞賜，所經誣誤，更不推窮，三鎮諸軍，已申嚴令，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但仰所在生靈，各安耕織，予恭行天罰，罪止元兇，已外歸明，一切不問，凡爾士衆，咸諒予懷，檄到如律令。未數語，隱然以皇帝自命。

敬文既發，遂令周德威、史建瑋趨魏州，張承業、李存璋趨邢州，自率李嗣源等繼進。魏博軍師羅周翰急向梁廷乞援，一面出兵五千，堵住石灰窰口。周德威率騎兵掩擊，迫入觀音門，周翰閉壁自固。晉王存勗亦率軍到了魏州，會聞梁主溫親出援魏，屯兵白馬坡，遣楊師厚領兵數萬先驅至邢州，存勗擬速拔魏城，再拒梁兵。

忽由鎮州王鎔遞到一書，連忙啓視，乃是劉守光給與王鎔，由王鎔轉遞軍前。匆匆一覽，禁不住冷笑起來，正是：

狡滑難逃英主鑑，聰明反被別人欺。

欲知書中所說大略，待看下回表明。

四國抗梁，岐爲最弱。所據共二十州，勢不足與梁敵。梁將劉知俊率軍西進，即奪去丹延、鄜坊四州，大局蓋岌岌矣。乃天厭朱氏，偏令溫猜忌知俊，迫其走險，叛梁降岐。康懷貞爲知俊所挫，而梁軍始不敢入岐境，是岐之得以保全，知俊之力也。晉王存勗出軍援趙，幸賴周德威之善謀，方得戰勝柏鄉，滅除大敵。故本回特推美德威，以明其功之所由成。至錄入晉王敬文，特爲朱氏聲明罪惡，而深許晉王之加討，蓋亦一歐陽公之遺意也。

## 第七回 殺諫臣燕王僭號 却強敵晉將善謀

却說燕王劉守光，前次不肯救趙，意欲令兩虎相鬪，自己做個下莊子，偏晉軍大破梁兵，聲勢甚盛，他亦未免自悔。又想出乘虛襲晉的計策，竟治兵戒嚴，且貽書鎮定，大略說是兩鎮聯晉，破梁南下，燕有精兵三十萬，也願爲諸公前驅，但四鎮連兵，必有盟主，敢問當屬何人？既欲乘虛襲晉，偏又致書二鎮求爲盟主，是明明使晉預防彼以爲智，我笑其愚。王鎔得書，因轉遞存勗，存勗冷笑數聲，召語諸將道：「趙人嘗向燕告急，守光不能發兵相助，今聞我戰勝，反自詡兵

威欲來離間三鎮，豈不可笑！諸將齊聲道：「雲代二州與燕接壤，他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也是一心腹大患，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專意南討了。」存勗點頭稱善，乃下令班師，還至趙州，趙王鎔迎謁晉王，大犒將士，且遣養子德明，隨從晉軍，德明原姓張，名文禮，狡滑過人，後來王鎔且爲所害，事見下文。存勗留周德威等，助守趙州，自率大軍返晉陽。

梁將楊師厚到了邢州，奉梁主溫命令，教他留兵屯守。且遣戶部尚書李振，爲魏博節度副使，率兵入魏州，但託言周翰年少，未能拒寇，所以添兵防戍，其實是暗圖魏博，陽窺成德。

王鎔聞報大驚，又致書晉王存勗，相約會談。兩王至承天軍，握手敘談，很是親暱。存勗因鎔爲父執，稱鎔爲叔，鎔以梁寇爲憂，面龐上似強作歡笑，不甚開懷。存勗慨然道：「朱溫惡貫將滿，必遭天誅。雖有師厚等助他爲惡，將來總要敗亡。倘或前來侵犯，僕願率衆援應，請叔父勿憂。」鎔始改憂爲喜，自榨酒卮，爲晉王壽。晉王一飲而盡，也斟酒回敬，鎔亦飲畢，又令幼子昭誨，謁見存勗，昭誨年僅四五齡，隨父蒞會。存勗見他婉孌可愛，許妻以女，割襟爲盟。彼此歡飲至暮，方各散歸。晉趙交好，從此益固。

鎔返至鎮州，正值燕使到來，求尊守光爲尙父。鎔大起躊躇，只好留入館中，飛使往報晉王。存勗怒道：「是子也，配稱尙父麼？我正要與兵問罪，他還敢夜郎自大麼？」遂擬下令出師，諸將入諫道：「守光罪大惡極，誠應加討，但目今我軍新歸，瘡痍未復，不若佯爲推尊，令他稔惡速亡，容易下手。大王以爲何如？」這便是屬兵計。存勗沈吟半晌，纔微笑道：「這也使得。」便覆報王鎔，姑尊他爲尙父。鎔即遣歸燕使，允他所請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也依樣畫着葫蘆，與晉趙二鎮，共推守光爲尙父，兼尙書令。

守光大喜，復上表梁廷，謂晉趙等一致推戴，惟臣受陛下厚恩，未敢遽受，今請陛下授臣爲河北都統，臣願爲陛下掃滅鎮定河東，兩面討好，恰也心苦。梁主溫也笑他狂悖，權令任河北採訪使，遣使冊命。

守光命有司草定儀注，將加尙父尊號。有司取唐冊太尉禮儀，呈入守光。守光瞧閱一周，便問道：「這儀注中，奈何無郊天改元的禮節？」有司答道：「尙父乃是人臣，未得行郊天改元禮。」守光大怒，將儀注單擲向地上，且嘆自道：「方今天下四分五裂，大稱帝，小稱王，我擁地三千里，帶甲三十萬，直做河北天子，何人敢來阻我尙父改名，我簡直不要了！你等快去草定帝制，擇日做大燕皇帝。」有司唯唯而退。

守光遂自服赭袍，妄作威福，部下稍稍拂意，即捕置獄中，甚且囚入鐵籠，外用炭火熾熱，令他煨斃，或用鐵刷面，使無完膚。孫鶴看不過去，時常進諫，且勸守光不應爲帝，略謂：「河東伺西契丹，伺北國中公私交困，如何稱帝？」守光不聽，將佐亦竊竊私議。守光竟命庭中陳列斧鑕，懸令示衆道：「敢諫者斬！」梁使王暉史彥羣到燕，竟將他拘禁起來，各道使臣到一個，囚一個，定期八月上旬，即燕帝位，孫鶴復進諫道：「滄州一役，臣自分當死，幸蒙大王矜全，得至今日，臣怎敢愛死忘恩，爲大王計，目下究不宜稱帝！」與禽獸談仁義，徒自取死不得爲忠。守光怒道：「汝敢違我號令麼？」便令軍吏碎鶴伏鑕，剮肉以食，鶴大呼道：「百日以外，必有急兵！」守光益怒，命用泥土塞住鶴口，寸磔以徇。

越數日，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從獄中釋出梁使，脅令稱臣，即用王暉爲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爲右相，史彥羣爲御史大夫。這消息傳到晉陽，晉王存勳大笑道：「不出今年，我即當向他問鼎了！」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令他驕盈不備。存勳乃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赴燕，用列國聘問禮。守光命以臣禮見，承勳道：「我受命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豈能臣我？」守光大怒，械繫數日，釋他出獄，悍然問道：「你今願臣我否？」承勳道：「燕王能臣服我主，我方願稱臣，否則要殺就殺，何必多問？」守光怒上加怒，竟命將承勳推出斬首。晉王聞承勳被殺，乃大閱軍馬，籌備伐燕，外面恰託言南征。

梁主溫正改開平五年爲乾化元年，大赦天下，封賞功臣，又聞清海軍節度使劉隱病卒，也輟朝三日。假

復也。令隱子巖襲爵，既而連日生病，無心治事，就是劉守光拘住梁使，自稱皇帝，也只好聽他胡行，不暇過問。

到了七八月間，秋陽甚烈，他聞河南尹張宗奭家園沼甚多，遂帶領侍從，竟往宗奭私第。宗奭原名全義，家世濮州，曾從黃巢爲盜，充任僞齊吏部尚書，巢敗死，全義與同黨李罕之，分據河陽，罕之貪暴，嘗向全義需索，全義積不能平，潛襲罕之，罕之奔晉，乞得晉師，圍攻全義，全義大困，忙向汴梁求救，朱溫遣將往援，擊退罕之，晉軍亦引去，全義得受封河南尹，感溫厚恩，始終盡力，且素性勤儉，教民耕稼，自己亦得積資巨萬，特在私第中築造會節園，枕山引水，備極雅緻，却是一個家內小桃源。朱溫篡位，授職如故，全義曲意媚溫，乞請改名，溫賜名宗奭，屢給優賞。及溫到他家避暑，自然格外巴結殷勤，侍奉凡家中所有妻妾婦女，概令叩見。

溫一住數日，病竟好了一大半，食慾大開，色慾復熾，默想全義家眷，多半姿色可人，樂得仗着皇帝威風，召他幾個進來，陪伴寂寥，第一次召入全義愛妾兩人，迫他同寢，第二次復改召全義女兒，第三次是輪到全義子婦，簡直猶狗不如。婦女們憚他淫威，不敢抗命，只好橫陳玉體，由他玷污，甚至全義繼妻儲氏，已是個半老徐娘，也被他摟住求歡，演了一齣高唐夢。張氏妻女何無廉恥。

全義子繼祚，羞憤交併，取了一把快刀，就夜間奔入園中，往殺朱溫，還是他有些志氣。偏被全義看見，硬行扯回，且密語道：「我前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啖木屑爲食，身旁只有一馬，擬率割飼軍，正是命在須臾，朝不保暮，虧得梁軍到來，救我全家性命，此恩此德，如何忘懷！汝休得妄動，否則我先殺汝！」不是報恩，直是怕死。繼祚乃止。

越宿已有人傳報朱溫，溫召集從臣，傳見全義，全義恐繼祚事發，嚇得亂抖，妻儲氏從旁笑道：「如此膽怯，做甚麼男兒漢？我隨同入見，包管無事！」遂與全義同入，見溫面帶怒容，也豎起柳眉，厲聲問道：「宗奭一種田叟，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掘土，斂財聚賦，助陛下勦業，今年齒衰朽，尚何能爲？聞陛下信人讒言，疑及宗奭，究爲何意？」一特

有膽身法實，故敢如此唐突。

溫被他一駁，說不出甚麼道理，又恐儲氏變臉，將日前曖昧情事，和盤托出，反致越傳越醜。

沒奈何假作笑容，勸慰儲氏道：「我無惡意，幸勿多言！」好一個箝口方法。儲氏夫婦，乃謝恩趨出，朱溫也未免心虛，即令侍從扈蹕還都。

忽聞晉趙將聯軍南來，又想出些風頭，親至興安鞠場，傳集將吏，躬自教閱，待逐隊成軍，乃下令親征。出交衛州，正在就食，又有人來報道：「晉軍已出井陘了。」當下匆匆食畢，即拔寨北趨，兼程至相州，始接值騎實報。晉軍尚未南來，乃停兵不進，已而移軍洹水，又得邊吏奏報，晉趙兵已經出境，累得梁主溫坐食不安，急引軍往魏縣，軍中時有謠傳，一日早起，不知從何處得着風聲，諱言沙陀騎兵，雜沓前來，頓時全營大亂，你逃我散，梁主命嚴刑禁遏，尚不能止，嗣探得數十里間，並無敵騎，軍心纔定。

梁主溫疾已經年，只因夾寨柏鄉，兩次失利，不得不力疾北行，勉圖報復，誰知又着了晉王聲東擊西的詭計，徒落得奔波跋涉，冒犯風霜，還是幸免，否則軍志浮驚，豈能不败？他不禁躁忿異常，所有功臣宿將，略犯過誤，不是誅戮，就是斥逐，因此衆心益懼，日夕恟恟。待了一月有餘，仍不見有一個敵兵，乃南還懷州，懷州刺史段明遠，出城迎謁，很是恭謹，梁主入城，供饋甚盛，明遠有一妹子，荳蔻年華，芙蓉臉面，蔦被梁主溫瞧着，問明明遠，硬索侍寢，明遠無可奈何，便令妹子盛飾入謁，親承雨露。少婦嫁老夫，恐非段妹所願。春風一度，深愜皇心，即面封段妹爲美人，挈歸洛陽，怎奈年周花甲，禁不住途中辛苦，并因色慾過度，精力愈衰，還落後舊病復發，服過了無數參茸，纔得起牀。可巧前使史彥章回來，替劉守光代乞援師，梁主溫怒道：「汝已臣事守光，尚敢來見朕麼？」彥章伏奏道：「臣怎敢負恩辜燕，只因晉趙各鎮，推尊守光，嗾他背叛陛下，出來當衝，他却以漁人自居，隱收厚利，臣與王瞳暫時居燕，力勸守光勿負陛下，守光因復與各鎮絕交，爲陛下往攻易定。定州王處直，向晉趙乞得援兵，夾攻幽州，幽州危急萬分，若陛下坐視不救，恐河朔終非梁有了。」這一番花言巧語，又把梁主溫的怒氣平了下去。彥章又將隨來的燕使，召入見溫，呈上守光表文，中多悔過乞憐等語，惹動梁主雄心，許出援師，遂又督兵親出。

到了白馬頭，從官多不願隨行，勉強趨程，有三人剩落後面，一是左散騎常侍孫騰，一是右諫議大夫張衡，一是兵部郎中張儁，都至隔宿纔到。梁主溫恨他後至，一併處斬，行至懷州，段明遠供張極盛，比前次還要華靡。此大變作國舅，應該比前巴結。梁主大喜，厚加賞賜，且改令明遠名凝，及進次魏州，決議攻趙，以紓燕難，乃命楊師厚爲都招討使，李周彝爲副使，率三萬人圍棗強縣，賀德倫爲招討接應使，袁象先爲副使，也率三萬人圍衛縣。

兩路兵馬同時發出，梁主溫安居行幄，專候捷音，突有哨卒踉蹌奔入，大聲奏報道：「晉兵來了！」梁主溫倉皇失措，忙出帳騎了御馬，只帶親兵數百名，奔往楊師厚軍前，看官你道晉軍有否到來，原來並不是晉軍，乃是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偵消息，梁兵誤作晉軍，竟棄帳遠颺，眼見得軍心不固，便是敗象哩。

楊師厚到了棗強，督兵急攻，棗強城小而堅，趙人用精兵守住，很是堅忍，他如何攻撲，死戰不退，一攻數日，城牆屢壞屢修，內外死傷，約以萬計，既而城中矢石將竭，共議出降，有一卒奮然道：「賊自相鄉戰敗，恨我趙人切骨，今若往降，徒自取死，我願獨入虎口，殺他一二員大將，或得使他解圍，也未可知。」遂乘夜縋城而下，徑至梁營，詐降，李周彝召他入帳，問及城中情形，趙卒答道：「城中糧械尚多，足有半月可持，但軍使既收錄徽材，乞賜一劍，効死先登，願取守城將首。」周彝恰還小心，不肯給劍，止令荷擔從軍，趙卒覷得間隙，竟舉擔擊周彝首，周彝呼痛踣地，左右急救周彝，立將趙卒砍死。趙卒頗有忠膽，可惜史冊中不留姓名。梁主溫聞報大怒，限令三日取城，師厚親冒矢石，晝夜猛攻，越二日，得陷入城中，不問老幼，一概駢戮，可憐這棗強城中，變做了一座血污城。極寫梁主暴虐。

那賀德倫等進攻衛縣，衛縣爲趙州屬地，相距不遠，趙州本由晉將周德威駐紮，後來調鎮振武軍。注見前。僅留李存審史建瑭李嗣肱等戍守，既得衛縣急報，當由存審主議，與建瑭嗣肱熟商道：「我王方有事幽薊，無暇到此，南方軍事，委任我等數人，今衛縣告急，我等怎能坐視，況賊得衛縣，必西侵深冀，爲患益深，我當與公等別出奇謀，使賊自遁。」建瑭嗣肱齊聲道：「果有奇計，願聽指揮。」存審乃引兵趨下博橋，令建瑭嗣肱分道巡邏，遇有梁

卒芻牧，立刻擒來，自分麾下爲五隊。統令銜枚疾走，沿途遇着梁兵，無論爲偵探，爲樵採，一概捕住，帶回下博橋，建瑯副貳也有一二百人捉回，存審命一一殺死，只留活數人，斷去一臂，縱使還報道：「汝等爲我轉達朱公，晉王大軍已到，叫他前來受死！」一斷臂兵奔回梁營，當然依言稟報，適值梁主溫引楊師厚兵，自就賀德倫營，助攻循縣，聽着斷臂兵報語，恰也驚心，卽與德倫分駐營寨，相隔里許。德倫也很是戒備，派兵四巡，慎防不測，不意到了日暮，營門外忽然火起，煙霧衝霄，接連是譟聲大作，箭簇齊來，德倫忙命親卒把守營門，嚴禁各軍妄動，外面却亂了一兩個時辰，待至天色昏黑，方聞散去，當由德倫檢查軍士，又失了一二百名，或說是變起本軍，究竟不知真僞，偏是梁主營前，又有斷臂兵突入，大呼晉軍大至，賀軍使營已陷沒了。梁主溫驚愕異常，立命燒去營寨，乘夜遁走。天昏不辨南北，竟至失道，委曲行二三百里，始抵貝州。如此腹小，何必夸語親征？

德倫聞梁主遁還，也卽退軍，再遣偵騎探明虛實，返入梁營，報稱晉軍實未大出，不過令先鋒游騎，先來示威，德倫聽着，雖帶着三分慚色，尙得謂梁主先遁，聊自解嘲，只梁主聞知，叫他如何忍受，且憂且悲，病又增劇，不得已，養疾貝州，令各軍陸續退歸。

當時晉軍計却大敵，歡聲雷動，統稱存審善謀，小子把存審計畫，上文第敝明一半，還有一半詳情，應該補敘。存審聞梁主自至，與德倫分營駐紮，已知梁主墮入計中。再將前時俘斬的梁卒，從屍身上剝下衣服，令游騎穿着，僞充梁兵，三三五五，混至德倫營前。德倫雖有巡兵四察，還道是本營士卒，不加查問。那僞充梁兵的晉軍，遂就梁營前放火射箭，喊殺連天，乘間捕得幾十個梁兵，依着存審密計，把他截臂縱去，令他往嚇梁主。梁主被他一嚇，果然遠遁，連德倫也立足不住，拔營退去。經此一段說明，方知前文筆注之妙，僅僅幾百個晉軍，嚇退了七八萬梁兵，這都是存審的妙計，小子有詩咏存審道：

疆場決勝在多謀，用力何如用智優，  
任爾龜貅七八萬，尙輸良將樞中籌。



梁主溫一病兼旬，好容易得有起色，復自貝州至魏州，博王友文自東都過觀，請駕還都，梁主溫乃啓程南歸，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劉守光一職豎耳，如尙父皇帝之尊卑，尙不能辨，願欲修然稱帝。凌壓各鎮，何不自量力若此！况前幽父繼殺兄，後且淫刑求逞，妄殺諫臣，天下有如此狂賊，而能不危且亡者，未之聞也。若梁主溫之老奸巨猾，較守光固勝一籌，但暴虐不亞守光，淫惡比守光爲尤甚。夾寨破，柏鄉敗，乃欲親出報怨，兩次督師，未遇敵而先怯，是正天奪之魄，陰促老奸之壽算耳。此而不悟，愈老愈虐，愈虐愈淫，幾何而不受朝刃之慘也。善惡到頭終有報，祇爭來早與來遲，斯言雖僻，實其然乎。

## 第八回 父子聚戕慘遭剽刃 君臣討逆謀定鋤兇

却說梁主溫還至洛陽，病體少愈，適博王友文新創食殿，獻入內宴錢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乃卽就食殿開宴，召宰相及文武從官等侍宴。酒酣興發，遽欲泛舟九曲池，池不甚深，舟又甚大，本來是沒甚危險，不料盪入池心，陡遇一陣怪風，竟將御舟吹覆。梁主溫墮入池中，幸虧侍從竭力撈救，方免溺死。別乘小舟抵岸，累得拖泥帶水，驚悸不堪。不若此時溺死，尙免一刀之慘。

時方初夏，天氣溫和，急忙換了龍袍，還入大內，嗣是心疾愈甚，夜間屢不能眠，常令妃嬪宮女，通宵陪着，尙覺驚魂不定，寤寐徬徨。那燕王劉守光屢陳敗報，一再乞援，梁主病不能興，召語近臣道：「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猖獗至此，我觀他志不在小，必爲我患，天又欲奪我餘年，我若一死，諸兒均不足與敵，恐我且死無葬地了。」語至此，哽咽數聲，竟至暈去。近臣急忙呼救，纔得復蘇。只怕晉王，誰知羈不在晉，反在蕭牆之內。嗣是奄臥牀褥，常不視朝，內政且病不能理，外事更無暇過問了。

是年岐蜀失和，屢有戰爭，蜀主王建，曾將愛女普慈公主，許嫁岐王從子李繼崇，岐王因戚誼相關，屢遣人至蜀求貨幣，蜀主無不照給。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王建怒道：「我待遇茂貞，也算情義兼盡，奈何求貨不足，又來求地，我若割地畀彼，便是棄民，寧可多給貨物，不能割地。」乃復發絲茶布帛七萬，交來使帶還。賄貼放寬，確是不少，奈彼尙貪心未慚何？茂貞因求地不與，屢向繼崇說及，有不平意，繼崇本嗜酒使氣，伉儷間常有違言，至是益致反目，普慈公主，潛遣宦官宋光嗣，用絹書稟報蜀主，求歸成都，蜀主王建，遂召公主歸寧，留住不遣，且用宋光嗣爲閤門南院使。

岐王大怒，即與蜀絕好，遣兵攻蜀，興元爲蜀將唐道襲擊退。岐王復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及從子李繼崇，大發兵攻蜀，蜀命王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出兵搦戰，被知俊等殺敗，奔安遠軍，安遠軍爲興元城西縣號，障蔽興元。知俊等進兵圍攻，經蜀主傾國來援，大破岐兵，知俊等狼狽走還，後來知俊爲岐將所讒，兵權被奪，舉族寓秦州。越三年，秦州爲蜀所奪，知俊因妻孥被擄，又背岐投蜀去了。後文慢表。

且說梁主溫連年抱病，時發時止，年齡已逾花甲，只一片好色心腸，到老不衰，自從張妃謝世，簪唐登基，始終不立皇后，昭儀陳氏，昭容李氏，起初統以美色得幸，漸漸的色衰愛弛，廢置冷宮。應第二回陳氏願度爲尼，出居宋州佛寺，李氏抑鬱而終，此外後宮妃嬪，隨時選入，並不是沒有麗容，怎奈梁主喜新厭故，今日愛這個，明日愛那個，多益善，博採兼收，甚至兒媳有色，亦徵令入侍，與他苟合，居然做個扒灰老，博王友文，頗有材藝，雖是梁主溫假子，却很是憐愛，比親兒還要優待，梁主遷洛，留友文守汴梁。見第五回歷年不遷，惟友文妻王氏，生得一貌似花爲假翁，所涎羨，便借着侍疾爲名，召他至洛，留陪枕席，王氏並不推辭，反曲意奉承，備極纏綿，但只有一種交換條件，迫令假翁承認看官道是何事，乃是梁室江山，將來須傳位友文。還記得乃夫麼。

梁主溫既愛友文，復愛王氏，自然應允，偏暗中有了一反對的雌兒，與王氏勢不兩立，竟存一個你死我活的意。

見這入爲誰？乃是友珪妻室張氏，張氏姿色恰也妖艷，但略遜王氏一籌，王氏未曾入侍，他已得乃翁專寵，及王氏應召進來，乃翁愛情一大半移至王氏身上，漸把張氏冷淡下去，張氏含酸喫醋，很是不平，因此賣通宮女，專伺王氏隱情。

一日合當有事，梁主溫屏去左右，專召王氏入室，與他密語道：「我病已深，恐終不起，明日汝往東都，召友文來，我當囑咐後事，免得延誤。」爲了肉慾起見，遂擬把帝位傳與假子，假子抗灰老也不值得。王氏大喜，即出整行裝，越日登程，這個消息竟有人瞞透機關，報與張氏，張氏即轉告友珪，且語且泣道：「官家將傳國寶付與王氏，懷往東都，俟彼夫婦得志，我等統要就死了！」友珪聞言，也驚得目瞪口呆，嗣見愛妻哭泣不休，不由的淚下兩行。

正在沒法擺佈，突有一人插口道：「欲要求生，須早用計，難道相對涕泣，便好沒事麼？」友珪愕然驚顧，乃是僕夫馮廷諤，便把他默視片刻，方扯他到了別室，談了許多密語，忽由崇政院遣來詔使，已入大廳，他方聞信出來，接受詔旨，纔知被出爲萊州刺史，他愈加驚愕，勉強按定了神，送還詔使，復入語廷諤道：「近來左遷官吏，多半被誅，事已萬急，不行大事，死在目前了！」

友珪乃易服微行，潛至左龍虎軍營，與統軍韓勅密商，勅見功臣宿將，往往誅死，心中正不自安，便奮然道：「湘王指友文早薨，大王依次當立，奈何反欲傳與養子，主上老悖淫昏，有此妄想，大王誠宜早圖爲是！」又是一個薪上添火，遂派牙兵五百人，隨從友珪，雜入控鶴士中，唐已有控鶴監，係是值宿禁中，混入禁門，分頭埋伏，待至夜靜更深，方斬關突入，竟至梁主溫寢室，諱諱起來，侍從諸人，四處逃避，單剩了一個老頭兒，揭帳啓視，披衣急起，怒視友珪道：「我原疑此逆賊，悔不早日殺却，逆賊逆賊，汝忍心害父，天地豈肯容汝麼？」友珪亦瞋目道：「老賊當碎屍萬段！」臣忍殺君子，亦何妨弑父，惜友珪兇莽，未能反唇相譏，馮廷諤即拔劍上前，直迫朱溫，溫遶柱而走，劍中柱三次，都被溫閃過，奈溫是有病在身，更兼老懶，三次繞柱，眼目昏花，一陣頭暈，倒翻牀上，廷諤搶步急進，刺入溫腹，一聲狂叫，嗚呼哀哉！

年六十一歲。

友珪見他腸胃皆出，血流滿牀，卽命將衲褥裹尸，瘞諸牀下。祕不發喪，立派供奉官丁昭溥，齎着偽詔，馳往東都，令東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均王友貞，速誅友文、友貞，不知是假，卽誘入友文，把他殺死。友文妻王氏，未曾登途，已被友珪派人捕戮，一面宣布偽詔道：

朕艱難創業，逾三十年，託於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於小康，豈意友文陰蓄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間，甲士突入大內，賴鄧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令權主軍國軍事，再聽後命。

越二日，丁昭溥自東都馳還，報稱友文已誅，喜得友珪心花怒開，彈冠登極，再下一道矯詔，託稱乃父遺制，傳位次子，乃將遺骸草草棺殮，準備發喪，自己卽位柩前，特授韓勅爲侍衛諸軍使，值宿宮中，勸友珪多出金帛，徧賜諸軍，取悅士心，諸軍得了厚賞，也樂得取養妻孥，束手旁觀。惟內廷被他籠絡，外鎮却不受羈縻。

匡國軍聞知內亂，都向節度使告變，時值韓建調任鎮帥，置諸不理，竟爲軍士所害。此匡國軍爲陳許軍號，與唐時之旬州有別。楊師厚留戍邢魏，也乘隙馳入魏州，驅出羅周翰，據位視事，友珪懼師厚勢盛，只好將周翰徙鎮宣義，注見第二回。特任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就是魏博，唐時舊有此號，屢廢屢行，梁嘗稱魏博爲天雄軍，小子因前

文未詳，故特別表明。護國軍治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少時爲石壕間大盜，原名只一箇字，後來歸附朱溫，因與溫同姓，願附子列，改名友謙，溫篡位後，命鎮河中，加封冀王，他聞洛陽告哀，已知有異，泣對羣下道：「先帝勤苦數十年，得此基業，前日變起宮掖，傳聞甚惡，我備位藩鎮，未能入掃逆氛，豈不是一大恨事！」道言未絕，又有洛使到來，加他爲侍中，中書令，并徵他入朝，友謙語來使道：「先帝晏駕，現在何人嗣立，我正要來前問罪，還待徵召麼？」

來使返報友珪，友珪卽遣韓勅等往擊河中，友謙舉河中降晉，向晉乞援，晉王李存勖統兵赴急，大破梁軍，勅

等走還，看官聽着這朱友珪的生母，本是亳州一個營娼，從前朱溫鎮守宣武，見第一回，略地宋毫，與該娼野合生男，取名友珪，排行第二，弟兄多瞧他不起。況又加乃父，敢行大逆，豈諉罪友文，平空誣陷，就可瞞盡耳目，長享富貴麼？至理名言。

糊糊塗塗的過了半年，已是梁乾化三年元旦，友珪居然朝享太廟，返受羣臣朝賀。越日祀園丘，大赦天下，改元鳳曆，均王友貞，已代友文職任。做了東都留守，至是復加官檢校司徒，令駙馬都尉趙巖，賚救至東都，友貞與巖私宴，密語巖道：「君與我係舅至親，不妨直告，先帝升遐，外間嘖有煩言，君在內廷供職，見聞較確，究竟事變如何？」巖流涕道：「大王不言，也當直陳。首惡實嗣君一人，內臣無力討罪，全仗外鎮爲力了。」友貞道：「我早有此意，但患不得臂助，奈何？」巖答道：「今日擁強兵，握大權，莫如魏州楊令公，近又加任都招討使，但能得他一言，曉諭內外軍士，事可立辦了。」友貞道：「此計甚妙。」

待至宴畢，即遣心腹將馬愼，馳至魏州，入見楊師厚，并傳語道：「鄴王弑逆，天下共知，衆望共屬大梁，公若乘機起義，幫立大功，這正所謂千載一時呢！」師厚尚在遲疑，愼又述均王言，謂事成以後，當更給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乃召集將佐，向衆質問道：「方鄴王弑逆時，我不能入都討罪，今君臣名分已定，無故改圖，果可行得否？」衆尙未答，有一將應聲道：「鄴王親弑君父，便是亂賊，均王與兵復讎，便是忠義，奉義討賊，怎得認爲君臣？若一旦均王破賊，敢問公將如何自處哩？」這人不知誰氏，也惜姓名不傳。師厚驚起道：「我幾誤事，幸得良言提醒，我當爲討賊先驅哩！」遂與馬愼說明，令歸白均王，守候好音，自派將校王舜賢，潛詣洛陽，與龍虎統軍袁象先定謀，復遣都虞侯朱漢賓屯滑州，作爲外應，舜賢至洛，可巧趙巖亦自汴梁回來，至象先處會商，巖爲梁主溫婿，象先爲梁主溫甥，當然有報讎意，妥商大計，密報梁魏。

先是懷州龍驤軍，係梁主溫從前監軍，三千，推指揮劉重霸爲首，聲言討逆，據住懷州，友珪命將勦治，經年未平，汴

梁戍卒，亦有龍驤軍參入，友珪也召令人，都均王友貞也。遣人激衆道：「天子因龍驤軍嘗拔懷州，所以疑及爾等，一概召還爾等。一至洛下，恐將悉數坑死。均王處已有密詔，因不忍爾等駢誅，特先佈聞。」戍卒聞言，統至均王府前，環跪呼籲，乞指生路。友貞已預書偽詔，令他徧閱，隨即流涕與語道：「先帝與爾等經營社稷，共歷三十餘年，千征萬戰，始有今日。今先帝尚落人奸計，爾等從何處逃生呢？」說至此，引士卒入府廳，令仰視壁間懸像，大衆望將過去，乃是梁主溫遺容，都跪伏廳前，且拜且泣。友貞亦唏噓道：「郢王賊害君父，違天逆地，復欲屠滅親軍，殘忍已極，爾等能自趨洛陽，擒取逆豎，告謝先帝，尚可轉禍爲福呢！」大衆齊聲應諾，惟乞給兵械，以便趨洛。友貞即令左右頒發兵器，令士卒起來，每人各給一械，大衆無不踴躍，爭呼友貞爲萬歲，各持械而去。此計想由趙巖等指授。

友貞遣使飛報趙巖等人，趙巖袁象先夜開城門，放諸軍入都，一面賄通禁卒千人，共入宮城，友珪倉猝聞變，慌忙挈妻張氏及馮廷諤共趨北垣樓下，擬越城逃生。偏後面追兵大至，喧呼殺賊，自知不能脫走，乃令廷諤先殺妻，後殺自己。廷諤亦自剄，都中各軍乘勢大掠，百官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璣均爲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院使李振代敬翔被傷，騷擾了一日餘，至暮乃定。

袁象先取得傳國寶，派趙巖持詣汴梁，迎接均王友貞。友貞道：「大梁係國家創業地，何必定往洛陽，公等如果同心推戴，就在東都受冊，俟亂賊盡除，往謁洛陽陵廟便了。」巖返告百官，百官都無異辭，乃由均王友貞即位東都，削去鳳曆年號，仍稱乾化三年，追尊父溫爲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母張氏爲元貞皇太后，給還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頒詔四方道：

我國家賞功罰罪，必協朝章，報德伸冤，敢欺天道。苟顯違於法制，雖暫滯於歲時，終振大綱，須歸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嘗開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載遷都邑，每以主留重務，居守需才，慎擇親賢，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俾分憂於在浚之郊，亦共理於與王之地，一心無易，二紀於茲，嘗施惠於士民，實有勞於家

國去歲郢王友珪嘗懷逆節，已露凶鋒，將不利於君親，欲竊窺夫神器，此際值先皇寢疾，大漸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請嚴宮禁。因以萊州刺史授於郢王友珪，纔親宣綸，俄行大逆，豈有自縱兵於內殿，翻謗罪於東都，僞造詔書，枉加刑戮，且奪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恥兩深，欺罔何極！伏賴上穹垂祐，宗社降靈，俾中外以叶謀，致遐邇之共怒。尋平內難，獲誅元凶，既雪恥於同天，且免譏於共國，朕方期邁世，敢竊臨人，遽迫推崇，爰膺續嗣，冤憤既伸於幽顯，霑澤宜及於下泉。博王宜復官爵，仍令有司擇日歸葬，友珪兇惡滔天，神人共棄，生前敢爲大逆，死後且有餘辜，例應廢爲庶人，以昭炯戒，特此佈敕，俾遠近聞知。

此詔下後，又改名爲鏗，進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加封鄴王，西京左龍虎統軍袁象先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加封開國公，這兩人最爲出力，所以封爵最優，餘如趙巖以下，各升官晉爵有差。又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仍復歸藩，稱梁年號。惟對晉仍然未絕，算是一個騎牆派人物，梁廷至此纔得苟安，越二年始改元貞明，梁主友貞又改名爲瑱，小子有詩嘆道：

多行不義必遭殃，稽古無如鑒後梁，乃父淫兇子更惡，屠腸截脰有誰傷？

梁室粗定，晉已滅，燕欲知燕亡情形，且至下回再敘。

淫惡如朱溫，宜有剗刃之禍，但爲其子友珪所弑，豈彼蒼故演奇劇，特假手友珪，以示惡報之巧乎？溫爲巨弑君，友珪爲子弑父，有是父乃有是子，果報固不爽也。惟友珪弑逆不道，尙得竊位半年，楊師厚兼雄鎮，擅動兵，未聞首先倡義，乃迫於均王之激，部將之一言，始幡然變計，蓋當時禮教衰微，幾視篡弑爲常事，非有大聲疾呼者，喚醒其旁，幾何不啻天下爲禽獸也。然淫惡者終遭子禍，凶逆者卒受身誅，蒼蒼者天，豈真長此晦盲乎？老氏謂天地不仁，夫豈其然！

## 第九回 失燕土僞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專政柄

却說劉守光僭稱帝號，遂欲併吞鄰鎮，擬攻易定，參軍馮道，係景城人。是樂老出身，歷該略詳。面諫守光，勸阻行軍，守光不從，反將道拘繫獄中，道素性和平，能得人歡，所以燕人聞他下獄，都代爲解救，幸得釋出。道料守光必亡，舉家潛遁，奔入晉陽，王李存勗令掌書記，且問及燕事，得知虛實。

正擬發兵攻燕，可巧王處直派使乞援，遂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領兵三萬，往救定州。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即定州見前。將程嚴、會師易水，同攻岐溝關。一鼓卽下，進圍涿州。刺史劉知溫，令偏將劉守奇拒守，守奇有門客劉去非，大呼城下道：「河東兵爲父討賊，干汝甚事，乃出力固守呢？」守兵被他一呼，各無鬪志。多半逃去，知溫料不能守，開門迎降。守奇奔梁，得任博州刺史。晉將周德威，卽率衆抵幽州城下，另派裨將李存暉等往攻瓦橋關，守關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守光連接敗報，驚惶的了不得，卑辭厚幣，向梁求援。梁主溫督兵攻趙，爲晉將李存審所却。見第七回本段是回溯文字。幽州失一大援，益覺孤危，只好誓死堅守。

晉將周德威，因幽州城大且固，兵不敷用，再向晉陽濟師。晉王李存勗，便調李存審援應，帶領吐谷渾契苾兩部番兵，往會德威。德威已得增兵，卽四面築壘，爲圍攻計。守光益懼。

燕將軍廷珪，素號驍勇，獨請出戰。守光乃撥精兵萬人，令他開城逆擊。廷珪披甲上馬，揚鞭出城，一聲狂呼，萬人隨進，左衝右突，恰是有些利害。晉軍攔阻不住，退至龍頭岡，岡巒高出雲表，勢頗險峻。周德威倚岡立寨，據險自固，猛見軍廷珪躍馬前來，勢甚凶猛，卽令部將排定陣勢，自己登岡指揮，准備對敵。廷珪遙見德威，便顧左右道：「今日必擒周陽五以獻！」大言何益。陽五係德威小字，說畢，持着一枝長鎗，當先突陣，鎗鋒所至，無人不靡。晉軍三進



三却，由珪衝過陣後，一人一騎，不管甚麼死活，竟上岡去捉德威。德威究竟是老將，沒甚慌忙，但伴作膽怯狀，回馬急走，跑上峯巒，珪也躍馬追上，覷着德威背後，一鎗刺去，正道是洞穿胸腹，那知德威早已防着，閃過一旁，讓開鎗頭，右手恰掣出鐵錘，向珪馬頭猛擊，馬忍痛不住，滾了下去，岡巒本是不平，這一滾約有數丈，任你珪如何驍悍，也是約束不住，人仰馬翻，統跌得皮開血裂，湊巧下面尚有晉軍，順手攀住珪，把他捆綁起來，燕兵見主將被擒，慌忙退走，被晉軍驅殺一陣，斬首三千級，餘衆逃入城中，全城奪氣。

德威斬了珪，又分兵攻下順州、檀州，復拔蘆臺，再克居庸關，劉守光惶急異常，屢使人赴梁告急，正值梁廷內亂，不暇應命，他只得自己去設法，命大將元行欽募兵，山北騎將高行珪出守武州，作為外援，晉王李存勗，即遣李嗣源往攻武州，行珪出戰失利，遂降嗣源，嗣源乃退，元行欽聞武州失守，亟引兵攻行珪，行珪令弟行周往質晉軍，求他援助，嗣源再進兵擊行欽，八戰八勝，行欽力屈乃降，嗣源愛他材勇，養為己子，令為代州刺史。

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養子從珂，分領牙兵，轉戰有功，從珂母魏氏，先為王氏婦，生子名阿三，嗣源隨克用出師河北，掠得魏氏，見他秀色可餐，便納為妾媵，阿三即拜嗣源為義父，取名從珂，及年已成立，以勇健聞，晉王存勗嘗呼他小字道：「阿三與我同年，勇敢亦與我相類，恰是個不凡子。」後來叛唐篡國，就是此人，事見下文。不第敏過從珂，并帶過高行周。

且說周德威圍攻幽州，已是踰年，從前因幽州四近，尚有燕兵散布，須要遠近兼顧，內外合籌，一時不便進剿，唯連營豎柵，與燕相持，嗣開四面犄角，均已毀滅，乃進軍南門，專力攻城，守光晝夜不安，自知兵力不支，不得已致書乞憐，願為城下盟，德威笑語來使道：「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故雖伏如此！我受命討罪，不知他事，繼盟修好，更非樂聞，請為我轉語燕帝，休想乞和，快來一戰。」擲翰得妙，遂叱退來使，不答一字，守光聞報，越加窘迫，又遣將周遵業，賈絹千疋，銀千兩，錦百段，獻入晉營，哀求德威道：「富貴成敗，人生常理，錄功敘過，也是霸王盛業，我王守光不

欲爲朱溫下，所以背梁稱尊，那知得罪大國，勞師經年，現已自知罪戾，還祈少恕！德威道：「能戰即來，不能戰即降，何必多言！」遵業尙欲開口見德威起身入內，只好快快退還，報知守光。守光搔首挖耳，無法可施，躊躇了許多時候，突聞城外喊聲大震，又來攻城，不得已硬着頭皮，登陴巡守。遙見周德威跨着駿馬，手執令旗，指揮戰士，遂樓聲遙呼道：「周將軍汝係三晉賢士，奈何迫人危急，不開一網呢？」淹威掃地德威答道：「公已爲組上肉，但教責己，不必責人！」守光語塞，流涕而下。

旣而平營莫瀛諸州均已降晉，他却情急智生，暗覷晉軍少懈，自引兵夜出城中，潛抵順州城下，假充晉軍。呼開城門，守卒被他所紿，又當黑夜無光，竟開城放入。城門甫啓，守光麾兵大進，亂殺亂砍，傷斃許多守卒，佔住城池，復乘勝轉趨檀州。那時周德威已經聞知，急引兵至檀州邀擊。適與守光相遇，一場混戰，大破守光，守光帶領殘卒百餘騎，逃回幽州。晉王存勗遣張承業犒慰行營，并與德威商議軍情。事爲守光偵悉，又致書承業，舉城乞降。承業知他狡猾，拒回來使，急得守光真正沒法，再派人往契丹，籲請援兵。契丹酋長阿保機也聞他平日無信，不肯出援。無信之害如此。守光急上加急，除出降外無別法，乃屢遣使向德威乞降。德威始終不許，守光復登城語德威道：「我已力屈計窮，只求將軍少寬一綫，俟晉王親至，我便開門迎謁，泥首聽命！」皇帝也不願做。

德威乃託張承業返報晉王。晉王命承業居守，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單騎抵城下，呼守光與語道：「朱溫篡逆，我本欲會合河朔五鎮兵馬，與復唐祚，公不肯與我同心，乃效尤逆溫，居然僭號稱帝，且欲併吞鎮定，是以大衆憤發，至有今日，成敗亦丈夫常事，必須自擇所向，敢問公將何從？」守光流涕道：「我今已爲釜中魚，甕中蠶了，惟王所命！」晉王也覺動憐，即折斷弓矢，向他設誓道：「但出來相見，保無他虞！」守光聞言，又道他是仁柔易欺，便含糊答應道：「再俟他日！」是謂無信。

晉王且笑且憤，返入德威營中，決定明日督軍猛攻，誓入此城，是夕由燕將李小喜，縋城來降，報稱城中力竭，

看官道這小喜是何等人物？他原是守光嬖臣，教守光切勿降晉，守光被他哄動，遇着危急時候，不得不作書乞降，其實是借此緩兵，並非實心投誠，不料小喜却先走一着，竟已奔投晉營。欺人者反爲人欺，可爲後鑒。晉王存勗即命五更造飯，飭各軍飽餐一頓，俟至黎明，一聲鼓角，全營湧出，晉王親披甲冑，督令進攻，這邊堅梯，那邊攀堞，四面八方同時動手，燕兵已經力盡，那裏還能支持，就使有心拒守，也是防不勝防，霎時間圍城鼎沸，紛紛亂竄。晉兵一齊登城，拔去燕幟，改張晉幟，趁勢下城往捉守光，守光已挈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逃出城外，南走滄州，只有乃父仁恭還幽住別室，被晉軍馬到擒來，此外有家族三百口，逃奔不及，一齊作了俘囚。

晉王存勗入幽州城，禁殺安民，授德威盧龍節度使，兼官侍中，改命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更遣別將追捕守光，可憐守光抱頭南奔，途次又復失道，向荒徑中走了數日，身旁未帶乾糧，只是枵腹逃難。到了燕樂界內，見有村落數處，乃遣妻祝氏乞食田家，可稱作討飯皇后。田家見他衣服華麗，並沒有乞人形相，遂向他盤問，祝氏直言不諱，大抵想用皇后威勢去嚇平民。

田家主人張師造，假意留他食宿，且令家人往給守光，一同到家，暗中却飛報晉軍，晉軍疾趨而至，將守光及二妻三子，一併捉住，械送軍門。晉王存勗方宴犒將士，見將吏擒到守光，便笑語道：「王是本城主人，奈何出城避客？」守光匍伏階下，叩首乞命，晉王命與仁恭同繫館舍，給與酒食。守光正是腹飢，樂得一飽，寫盡狂態。

越數日，晉王下令班師，令守光父子，荷校隨行，守光父母，對着守光，且唾且罵道：「逆賊破滅我家，竟到這般！」守光俯首無言，路過趙州，趙王鎔盛帳行轎，迎犒晉軍，且請晉王上坐，奉觴稱壽，酒酣起請道：「願見大燕皇帝劉守光一面。」抱苦之極。晉王乃命將吏牽入仁恭父子，脫去桎梏，就席與飲，仁恭父子拜鎔，鎔亦答拜，又贈他衣服鞍馬，守光飲食自如，毫無慚色。

及晉王辭別趙王返至晉陽，即將仁恭父子，用白鍊牽入太廟，自己親往監刑，守光呼道：「守光死亦無恨，但

教守光不降，實出李大喜一人！晉王召小喜入證，小喜瞋目叱守光道：「囚父殺兄，上蒸父妾，難逃亦我教汝麼？」晉王怒指小喜道：「汝究竟做過燕臣，不應如此無禮！」便喝令左右，先將小喜梟首，然後命斬守光，守光又呼道：「守光素善騎射，大王欲成霸業，何不開恩赦罪，令得自效？」晉王不答，二妻恰在旁叱責道：「事已至此，生亦何爲我？等情願先死，即伸頸就戮！」還是二婦索與。守光臨刑，尚哀求不已，直至刀起首落，方纔寂然，獨留住仁恭，不即處斬，另派節度副使盧汝弼押仁恭至代州，剖心祭先王克用墓，然後梟首示衆。所有劉氏家口，盡行處死，不消絮述。

王鎔與王處直，推晉王存勗爲尙書令，晉王三讓乃受，始開府置行臺，仿唐太宗故事，再命李嗣源會同周德威及鎮州兵馬，攻梁邢州，梁天雄節度使楊隆演，既得嗣位，又由徐溫遣將周本，截定江西，內外無事。迴應第五回。乃令軍將

話分兩頭，且說淮南節度使楊隆演，既得嗣位，又由徐溫遣將周本，截定江西，內外無事。迴應第五回。乃令軍將萬全感分詣晉岐，報告襲位。晉岐兩國，承認他爲嗣吳王，隆演自然喜慰。惟徐溫輔政，權勢日盛，一日，鎮南節度使劉威，欽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統是楊行密宿將，持有舊勳，蔑視徐溫，李遇嘗語人道：「徐溫何人，我未曾與他會面，乃儼然爲吳相麼？」這語傳入溫耳，溫派館驛使徐玠，出使吳越，令他道過宣州，順便召遇入朝。遇踟躕未決，玠又說道：「公若不即入謁，恐人將疑有反意了！」遇忿然道：「君說遇反，且與侍中指點，遇自乘侍中，還是反不是反呢？」及玠回來報溫，溫觸着隱情，頓時動怒，便令淮南節度副使王壇，出爲宣州制置使，即加遇抗命不朝的罪狀，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及徐知誥兩人，領兵納壇，乘勢討遇，遇怎肯聽命，閉城拒守，再用等圍攻月餘，竟不能下。遇少子曾爲淮南牙將，被溫捕送軍前，由再用呼遇指示道：「一如再抗命，當殺汝少子，一遇見少子悲號求生，心中好似刀割，乃答再用道：「限我兩日，當即報命！」再用乃牽遇少子還營，適值典客何夔，由溫派令勸遇，卽入城語遇道：「公若不肯改圖，夔此來亦不想求生，任憑斬首，止靠此一城，恐未能長持過去，

不若隨藺納款，保全身家！一週左思右想，實無良法，沒奈何，依了藺言，開門請降，那知徐溫却是利害，竟令柴再用把週殺死，且將週全家人口，一併誅夷。如此殘虐，宜其無後。於是諸將相率畏溫，不敢逆命。

知誥以功升昇州刺史。選用廉吏，修明政教，特延洪州進士宋齊邱，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諫，參軍王翊，同主謀議。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慄，爲腹心，隱然有籠絡衆心，締造宏基的思想。惟向溫通問，恪守子道，一些兒不露驕態。溫嘗謂諸子道：「汝等事我，能如知誥否？」恐也着了道兒。從此知誥所請，無不依從。

知誥密陳劉威專恣，不可防溫，又欲與兵往討。

威有幕客黃訥，向威獻議道：「公雖遭讒謗，究竟未得確據，若輕舟見溫，自然嫌疑盡釋了。」威如訥言，便乘一小舟，只帶侍從二三人，徑詣廣陵。陶雅亦至，與溫相見，溫館待甚恭，以後進自居，且轉達吳王隆演，優加二人官爵。威雅很是悅服，一住經旬，方纔告別。溫盛筵餞行，席間備極殷勤，伴作戀戀不捨的狀態，引得威雅兩人，死心塌地，誓不相負，方灑淚還鎮去了。徐溫頗有罪案手段。

已而溫與威雅，推吳王楊隆演爲太師，溫亦得升官加爵，領鎮海軍，治潤州。節度使，兼同平章事，職銜。溫尚在廣陵，遣將陳章攻楚，取得岳州，擒歸刺史苑政。又在無錫擊退吳越兵，楚與吳越，先後訴梁，梁命大將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率兵萬人，進攻廬壽二州。溫與東南諸道副都統朱瑾，聯兵自禦，大破梁軍。溫遂超任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并兩浙招討使，兼官侍中，晉爵齊國公。乃徙鎮潤州，留子知訓居廣陵。知訓已得充淮南行軍副使，至是更握內政，小事悉由知訓裁決，大事始聽與溫商。當時淮南一大鎮，只知有徐氏父子，不知有楊隆演了。

梁主友貞，聞淮南勢盛，恐東南各鎮，或與淮南連兵，將爲梁患，正擬設法牢籠。可巧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見第西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壘，繕器械，招兵買馬，有志稱雄。梁主亟封他爲渤海王，賜給寶冕劍佩，爲羈縻計。季昌意氣益豪，日謀拓地，探得蜀有內變，即親率戰船，攻蜀夔州。小子先將蜀中亂事，大略補述，方好敘明戰事。

蜀王王建，自僭號稱帝後，與岐王失和構兵，爭戰經年，得將岐兵擊退，氣益張。見第八回。左相王宗佶，本王建養子，與太子宗懿不協，并因樞密使唐道襲，以舞僮得寵，素常輕視，致為所譖，被建撲死。宗懿改名元膺，殺隊齟齬，好勇善射，既與道襲譖死宗佶，復好面辱大臣，最喜與道襲戲謔，嘗在大廷廣衆中，效為舞僮模樣，任意挪揄。道襲老羞成怒，引為深恨。他本是王建寵臣，每事必與熟商，遂得乘隙進讒，誣稱元膺謀亂。王建初尚未信，禁不得道襲再三浸潤，復由諸王大臣，加添數語，也不覺動疑起來，遂令道襲召兵入衛。也怕作劉仁恭耶。元膺聞信，驚懼交并，遂囑大將徐瑤常謙等，引兵猝攻道襲，道襲身中流矢，墜馬而亡。那時王建得報，果道是元膺為逆，即遣王宗樞調集大軍，出討元膺。瑤與謙皆敗死，元膺逃匿龍池檻中，到次日登岸乞食，為衛兵所殺。建追廢元膺為庶人，改立幼子宗衍為太子。

高季昌以蜀遭內亂，有隙可乘，遂進攻夔州。夔州刺史王成先出兵逆戰，季昌令軍士乘風縱火，焚蜀浮橋。蜀兵頗有懼色，幸蜀將張武舉鐵鉅拒住敵艦，季昌仍不能進軍，忽然間風勢倒吹，害得季昌放火自燃，荆南兵不被焚死，也被溺死。季昌忙易小舟，狼狽奔還。小子有詩咏道：

返風撲火自當災，數載經營一炬灰。  
天意未容公滅蜀，鱗鱗多事溯江來。

荆蜀戰罷，梁晉又復交兵，欲知勝負如何，試看下回便知。

劉守光父子，有必亡之道，亦有應誅之罪。晉王存勗，出兵滅燕，繫歸守光父子，聲其罪而誅之，宜也。但必駢戮家屬，毋乃過甚。李遇自恃舊勳，冀視徐溫不過驕矜之失，無甚大惡，且既誇令出降，黜其官而赦之可也，即不赦之，而家族何辜，寧必誅夷而後快。周文王治岐，罪人不孥，方卜世至八百年，豈不嗜殺人方垂久遠。李存勗已為過暴，而徐溫尤甚。是欲垂裕後昆，其可得乎。蜀事隨手叙入，亦為按時敘事起見，僞偽之徒，且不能自全骨肉，雄鷲亦何益乎。

第十回 踰黃澤劉鄩失計 襲晉陽王檀無功

却說梁任楊師厚爲天雄節度使，兼封鄴王，師厚晚年，擁兵自恣，幾非梁主所能制，幸享年不久，遽爾去世，梁廷私相慶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請分天雄軍爲兩鎮，減削兵權，梁主友貞依計而行，天雄軍舊轄疆土，便是魏博，貝相瀘衛六州，梁主派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止領魏博貝三州，另在相州置昭德軍，兼轄瀘衛，即以張錡爲昭德節度使，二人受命赴鎮，梁主又恐魏人不順，更遣開封尹劉鄩，率兵六萬名，自白馬頓渡河，陽言往擊鎮定，實防魏人變亂，暗作後援。

德倫至魏，依着梁主命令，將魏州原有將士，分派一半，徙往相州，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結合，不願分徙，甚至連營聚哭，怨苦連天，德倫恐他謀變，即報知劉鄩，鄩屯兵南樂，先遣瀘州刺史王彥章，率龍驤軍五百騎入魏州，魏兵益懼，相率聚謀道：「朝廷忌我軍府強盛，所以使我分離，我六州歷代世居，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分拋，生還不如死罷。」當即乘夜作亂，縱火大掠，圍住王彥章軍營，可見一動不如百靜，彥章斬關出走，亂兵擁入牙城，殺死德倫，親卒五百人，劫德倫禁居樓上，德倫焦急萬分，適有亂軍首領張彥，禁止黨人剽掠，但逼德倫表達梁廷，請仍舊制，德倫只好依他奉表，梁主得表大驚，立遣供奉官扈異，馳撫魏軍，許張彥爲刺史，惟不准規復舊制，彥一再固請，梁使一再往返，只是實詔宣慰，始終不許復舊，彥怒裂詔書，散擲地上，戟手南指，詬置梁廷，且憤然語德倫道：「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究難自立，應請鎮帥投款晉陽，乞一外援，方無他患。」仍要求人，何如不亂，德倫願命要緊，又只得依他言語，向晉輸誠，并乞援師。

晉王得書，即命李存審進據臨清，自率大軍東下，與存審會，途次復接德倫來書，說是梁將劉鄩，進次洹水，距

城不遠，懇速進軍。晉王尚慮魏人多詐，未肯輕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頹往犒晉軍，願係德倫心腹，既至臨清，密陳魏州起亂情由，且向晉王獻言道：「除亂當除根，張彥兇狡不可不除。大王爲民定亂，幸勿縱容亂首！」

晉王乃進屯永濟，召張彥至營議事。彥率黨與五百人，各持兵杖，往謁晉王。晉王令軍士分站驛門，自登驛樓待着，俟彥等伏謁，即喝令軍士將他擊下，并捕住黨目七人。彥等大呼無罪。晉王宣諭道：「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尚得說是無罪麼？我今舉兵來此，但爲安民起見，並非貪人土地。汝向我有功，對魏有罪，功小罪大，不得不誅。汝以謝魏人，彥無詞可答，即由晉王出令處斬，并及黨目七人。」殺得好。餘衆股栗，晉王復傳諭道：「罪止八人，他不復問，衆皆拜伏，爭呼萬歲。」

越日，皆命爲帳前親卒，自己輕裘緩帶，令他擐甲執兵，翼馬前進，衆心越覺感服。賀德倫聞晉王到來，率將吏出城迎謁。晉王從容入城，由德倫奉上印信，請晉王兼領天雄軍。晉王謙讓道：「我聞城中塗炭，來此救民，公不垂察，即以印信見讓，誠非本懷。」未免做作。德倫再拜道：「德倫不才，心腹紀綱，多遭張彥毒手，形孤勢弱，怎能再統州軍？况寇敵逼近，一旦有失，轉負大恩，請大王勿辭。」晉王乃受了印信，調德倫爲大同節度使。德倫別了晉王，行抵晉陽，爲張承業所留，不令抵任，後文再表。

且說晉王存勗，既得魏城，令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巡察城市。遇有無故訛言，及掠人錢物，悉誅無赦。城中因是帖然，莫敢喧嘩。一面派兵襲陷德澶二州，梁將王彥章奔往鄆軍營，家屬猶在澶州城內，被晉軍掠取，仍然優待，且遣使招置彥章。彥章置家不願殺斃，晉使晉軍乃把彥章家屬駢戮無遺。劉鄩進次魏縣，晉王出軍抵禦，他素好冒險，但率百餘騎往探鄆營，偏爲鄆所探悉，分佈伏兵，待晉王馳至，鼓噪而出，圍繞數匝，晉王躍馬大呼，麾騎衝突，所向披靡，騎將夏魯奇手持利刃，翼王突圍，自午至申，殺死梁兵百餘名，方得躍出，奪路馳回。梁軍尚不肯捨，在後急追，魯奇請晉王先行，自率百騎斷後，又手刃梁兵數十人，身上亦遍受創傷，正危急間，救星已到。



李存審率軍前來，擊退梁兵，隨王回營。晉王檢點從騎，雖多受傷，陣亡只有七人，乃願語從騎道：「幾爲虜笑！」從騎應聲道：「敵人怎敢笑王，適使他見王英武哩！」晉王因魯奇獨出死力，撫賞有加，賜姓名爲李紹奇。

劉鄩馳入魏縣城中，數日不出，杳無聲迹。晉王懷疑，便命偵騎往探鄩軍，返報城中并無烟火，只有旗幟，豎着，很是整齊。晉王道：「我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這必是有詐謀哩！」乃再命偵探，始得確報，果係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分立城上。晉王笑道：「他道我軍盡在魏州，必乘虛襲我晉陽，計策却很是利害，但他的長處在襲人，短處在決戰，我料他前行不遠，速往追擊，不難取勝。」料事頗明，遂發騎兵萬人，倍道急追，果然鄩軍潛臨黃澤嶺，欲襲晉陽，途次遇着霖雨，道險泥滑，部衆拔藤援葛，越嶺西行，害得腹疾足腫，或且矢足墮死，因此不能急進。晉陽城內，也已接得軍報，勒兵戒嚴。鄩軍行至樂平糧食且盡，又聞晉陽有備，後面又有追兵到來，免不得進退兩難，驚惶交迫。大衆將有變志，勢且潰散。鄩泣諭道：「我等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皆有敵兵，山谷高深，去將何往？惟力戰尙可得免，否則一死報君便了。」部衆感他忠誠，纔免異圖。

晉將周德威本留鎮幽州，

見前回

聞劉鄩西襲晉陽，亟引千騎往援，行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遠出宗

城，欲襲據臨清，絕晉糧道。又復變計，德威兼程追鄩，到了南宮，捕得鄩謀數人，斷腕縱還，令他還報道：「周侍中已到臨清，」鄩始大驚，按兵不進，那知中了德威詭計，直至次日遲明，始由德威軍路過鄩營，馳入臨清，煞是箇智。鄩始悔爲德威所賺，亟引兵趨貝州。晉王連得軍報，已知鄩由西返東，追兵不能得手，乃出屯博州，遙應德威。德威追鄩至堂邑，殺了一仗，互有死傷。鄩移軍莘縣，設壘固守，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糧餉。晉王存勗也，出屯莘縣西偏烟火相望，一日數戰，未分勝負。晉王分兵攻鄩甬道，用着大刀闊斧，斬伐柵木。鄩督兵堅拒，隨壞隨修。晉軍亦無可奈何，只捕得數十人，便即退還。鄩也軍。

梁主友貞，偏責鄩老師費糧，催令速戰。鄩歷奏行軍情形，且言晉係勁敵，不能輕戰，只有訓兵養銳，徐圖進取。

云云，這報呈將進去，又接梁主手諭，問他何時決勝，鄩很是懊悵，竟覆奏道：「臣今日無策，惟願每人給千斛糧，始可破賊。」看官試釁這梁主，貞雖然素性優柔，見了這種奏語，也有些忍耐不住，便復下手諭道：「將軍屯軍積糧，究竟爲療飢呢？還是爲破賊呢？」鄩接得此諭，不得已召問諸將道：「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謀畫軍機，急求一逞，無如敵勢方強，戰必不利，奈何？」智囊也沒法了。諸將齊聲道：「勝負總須一決，曠日持久，亦非善策。」鄩不禁變色，退語親軍道：「主暗臣諛，將驕卒惰，我未知死所了！」

越日，又召集諸將，每人面前置水一器，令他飲盡，大衆皆面面相覷，無人敢飲。鄩便對諸將道：「一器中水，尚難盡飲，滔滔河流，能一口吸盡麼？」衆始知他借水喻意，莫敢發言，偏是朝使到來，總是促戰，鄩乃自選精兵萬餘人，開城薄鎮，定軍營，鎮定軍猝不及防，到也驚亂，偏晉將李存審、李建及等，左右來援，衝斷鄩軍，鄩腹背受敵，慌忙收兵奔還，已喪失了千餘人，乃決計堅守，不准出兵，且詳報梁主，貞請勿欲速。

梁主 貞，疑信參半，連日不安，又因寵妃張氏，忽然得病，很是沉重，妃係梁功臣 張歸霸女，才色兼優，梁主 貞，早欲冊他爲后，張妃請待帝郊天，然後受冊，貞因連年戰爭，無心改元，所以郊天大禮，也延宕過去。至妃病已劇，亟冊他爲德妃，日間行禮，夜半去世，未免有憾，誰能遣此？那梁主 貞，悲悼了好幾日，自覺形神俱憊，未晚即寢，到了夜間，夢寐中似有人行刺，駭極乃寤，正在徬徨時候，突聞御榻中有擊刺聲，越覺驚異，仔細一聽，乃出自劍匣中，就開匣取劍，披衣亟起，自言自語道：「難道果有急變麼？」道言未絕，寢門忽啓，有一人持刀直入，竟來行兇，梁主持劍以待，急忙轉身返奔，被梁主搶上一步，將他刺倒，結果性命。備傳備傳。乃急呼衛士入室，令他驗視屍骸，有人識是康王 友孜的門客，因即令衛士往捕友孜，友孜正待刺客返報，一聞叩門，親來啓視，被衛士順手牽來，押入內廷，梁主面加審訊，友孜無可抵賴，俯首無詞，便由梁主喝令處斬，原來友孜係梁主幼弟，雙目有重瞳子，遂自謂有天子相，欲弑兄自立，不意弄巧成拙，竟至喪命，既自命有異相，何不待兄終弟及，乃選自送命耶？

越宿梁主視朝，顧語租庸使趙巖，及張妃兄弟漢鼎漢傑道：「幾與卿等不得相見！」趙巖等尚未詳悉，經梁主說明底細，方頓首稱賀，且面奏道：「陛下踐祚已越三年，尚未郊天，致被姦人覬覦，猝生內變，若陛下早已親郊，早已改元，當不致有此事！」梁主友真乃改乾化五年為貞明年，親祀園邱，頒詔大赦，即命次妃郭氏，暫攝六宮事宜，郭氏為登州刺史郭歸厚女，亦以姿色見幸，無容瑣述，惟自友真致伏誅，梁主遂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張妃兄弟，參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實官鬻爵，譏問故舊將相，如敬翔、李振等一班勳臣，名為秉政，所言皆不見用。大家灰心懈體，眼見得朱梁七十八州，要陸續被人佔去，不能長此安享了。爲朱梁亡斷筆。

梁主改元貞明，已在乾化五年十一月中，轉瞬間就是貞明二年，劉鄩仍堅守辛城，閉壁不出。晉軍乃屢次挑戰，終無人出來接應，城上却守得甚固，無隙可乘。晉王存勗留李存審守營，自往貝州募軍，陽言當返歸晉陽，劉鄩乃奏請襲擊魏州，梁主友真答書道：「朕舉全國兵賦，付託將軍，社稷存亡，關係此舉，願將軍勉力！」鄩因令楊師厚、故將楊延直引兵萬人往襲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總道城中未曾備防，慢慢兒的紮營，不料營未立定，突來了一彪人馬，統是精壯絕倫，所當輒靡。況且夜深天黑，幾不知有多少敵軍，只好見機急走，其實城中止有五百名壯士，潛出劫寨，却嚇退了梁兵萬人。

翌日晨刻，劉鄩率兵至城東，與延直相會，正擬督兵進攻，但聽城中鼓聲大震，城門洞開，有一大將領軍殺出，前來接仗，遙認是李嗣源，也擺開陣勢，與他交鋒，將對將，兵對兵，正殺得難解難分，突見貝州路上也有一軍殺到，當先一員統帥，服色不等尋常，面貌很是英偉，手中執着令旗，似風驅來，鄩驚語道：「來帥乃是晉王，莫非又被他賺了！」果如所言，遂引兵却退。晉王與嗣源合兵，步步進逼，鄩且戰且行，奔至故元城，後面喊聲又震，李存審驅軍殺來，鄩叫苦不迭，急麾兵布成圓陣，爲自固計，偏西北是晉王軍，東南是存審軍，兩軍皆布方陣，鼓譟而前，害得鄩軍四面受敵，合戰多時，鄩軍不支，紛紛潰散，鄩急引數十騎突圍出走，所有步卒七萬，經晉軍一陣環擊，殺死了

一大半，餘衆僥倖逃脫，又被晉軍追至河上，殺溺幾盡，儘剩數千人過河，跟着劉鄩退保滑州。

梁匡國軍節度使王檀，密奏梁廷，請發關西兵掩襲晉陽，廷臣以爲奇計，即令照行。檀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人，出陰地關，掩至晉陽城下，果然城中未及預防，即由監軍張承業調發諸司丁匠，并市民登城拒守，檀晝夜猛攻，險些兒陷入城中，承業慌急異常，代北故將安全全退居晉陽，入見承業道：「晉陽係根本地，一或失守，大事去了，僕雖老病，憂兼家國，願授我庫甲，爲公拒敵。」幸有此人承業易憂爲喜，立發庫中甲械給與安全全召集子弟及退職故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襲擊梁營，梁兵驚退，安全全乃還。

過了一日，又由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撥出牙將石君立，引五百騎來援，君立朝發潞州，夕至晉陽，突過汾河橋，擊敗梁兵，直抵城下，伴呼道：「昭義全軍都來了！」承業大喜，開城迎入，君立即與安全全等，夜出各門，分劫梁營，梁兵屢有死傷，王檀料不能克，又恐援軍四集，遂大掠而還。是時賀德倫尚留住晉陽，部兵多絕，城逃出，往投梁軍，承業恐他內應，收斬德倫，然後報達晉王，晉王也不加罪。惟晉陽解圍，並非由晉王授計，晉王素好誇伐，竟不行賞，還虧張承業撫慰有方，大衆始無怨言。晉室功臣，要算承業。梁主友貞聞劉鄩敗還，王檀又復無功，忍不住長歎道：「我事去了！」乃召劉鄩入朝，鄩悉戰敗受誅，但託言晉軍未退，不便離滑。梁主權授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進屯黎陽。晉王使李存審往攻貝州，刺史張源德固守，屢攻不下。晉王自攻衛磁二州，均皆得手，降衛州刺史米昭，斬磁州刺史靳紹。再派將分徇洛相邢三州，守吏或降或走，三州俱下。晉王命將相州仍歸天雄軍，惟邢州特置安國軍，兼轄洛破，即令李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又進兵滄州，滄州已爲梁所據，守將毛璋，至是亦降。只有貝州刺史張源德，始終拒晉，城中食盡，甚至噉人爲糧，軍士將源德殺死，奉款晉營，因恐久守被誅，請擐甲執兵，出城迎降，存審伴爲應允，俟開城後，麾兵擁入，撫慰一番，乃令降衆釋甲，降衆不知是計，各將甲兵卸置，不料一聲號令，四面被圍，見一個殺一個，把降衆三千人，殺得

乾乾淨淨，一個不留。存晉亦太慘毒。自是河北一帶，均爲晉有。惟黎陽尚由劉鄩守住，總算還是梁土。晉軍往攻不克，班師而回。

晉王存勳，亟悟道馳歸晉陽，原來存勳頗孝，累歲經營河北，必乘暇馳歸，省視生母曹氏。此次因行軍日久，所以急歸。看官聽着，晉祖李克用正室，本是劉氏，克用起兵代北，轉戰中原，嘗令劉氏偕行，劉氏頗習兵機，又善騎射，嘗組成宮女一隊，教他武技，隨從軍中，克用所向有功，半出內助，及克用封王，劉氏亦受封秦國夫人。惟劉氏無子，與克用妾曹氏，相得甚愜，每與克用言及曹氏，相當生貴子，後來果生存勳，存勳嗣立，曹氏亦推爲晉國夫人，母子貴，幾出劉氏右。劉氏毫不妒忌，權愛逾恆，存勳歸省曹氏，曹氏亦必令問候嫡母，不致缺儀。難得有此二賢婦。小子有詩咏道：

尹邢相讓不相爭，王業應由內助成，到底賢明推大婦，周南樛木好重慶。推重劉氏，爲後文易嬀爲庶伏案。  
晉王存勳歸省後，過了殘年，忽聞契丹酋長阿保機稱帝改元，竟取晉新州，入圍幽州。那時又要大動干戈了。欲知契丹入寇情事，請看官續閱下回。

本回敘梁晉交爭，爲梁晉興亡一大關鍵。劉鄩良將也。一步百計，可謂善謀，然晉爲勁敵，非智力足以勝之。觀鄩之固守莘城，堅壁不出，最爲良策。司馬懿之所以能拒諸葛者，即是道也。梁主不察，屢次促戰，卒致鄩不能牢守，成見墮入晉王詐計。魏州一役，喪師無算，渡河奔還，而河北遂爲晉有矣。王檀之壘，擊晉陽，智不在鄩下，乃頓兵城下，又復無功。河東方盛人謀，無益梁亡。晉興，實關此舉。然梁主不分天雄一領，尙不致有此敗。興亡之數，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况友致謀逆，內變頻興，不能安內，烏能攘外，識者以是知朱梁之必亡。

## 第十一回 阿保機得勢號天皇 胡柳陂輕戰喪良將

却說中國北方，素爲外夷所居，歷代相沿，屢有變革，唐初突厥最大，後來突厥分裂，回鶻奚契丹，相繼稱盛，到了唐末，契丹最強，他本是鮮卑，別種散居潢河兩岸，乘唐衰微，逐漸拓地，成爲北方強國，國分八部，但皆利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尼部積沒部內會難部集解部奚嗚部，每部各有酋長，號爲大人，又嘗公推一大人爲領袖，統轄八部，三年一任，不得爭奪，居然有選舉遺風。

到了唐朝季年，正值阿保機爲八部統領，善騎射，饒智略，嘗乘間入塞，攻陷城邑，擄得中國人民，擇地使耕，闢土墾田，大興稼穡，不到數年，居然禾麥豐收，戶口蕃息，阿保機爲治城郭，設廛市，立官置吏，仿中國幽州制度，稱新城爲漢城，漢人安居此土，不復思歸，阿保機聞漢人言，謂中國君主，向來世襲，未嘗交替，因此威制諸部，不肯遵行，三年一任的老例，悠悠忽忽，已越九年，八部大人，各有違言，阿保機乃通告諸部道：「我在任九年，所得漢人，不下數萬，現皆居住漢城，我今自爲一部，去做漢城首領，不再統轄各部，可好麼？」各部大人，當然允諾，阿保機遂徙居漢城，練兵造械，四出略地。

黨項在漢城西，他率兵往攻，欲取黨項爲屬地，不意東方的室韋部，乘虛來襲漢城，城中聞報，皆驚，偏出了一個女英雄，披甲上馬，號召徒衆，竟開城搦戰，擊破室韋部衆，追逐至二十里外，斬獲無數，始收衆回城，這人爲誰，就是阿保機妻述律氏，述律一作舒律，述律氏名平，係回鶻遺裔，小字月理朵，一作鄂爾多，生得身長面白，有勇有謀，阿保機行兵御衆，多由述律氏暗中參議，屢建奇功，此次阿保機西侵黨項，留他居守，他日夕戒備，竟得從容破敵，及阿保機聞變回來，敵人早已敗走，全城安然無恙了。梁與有張妃，實與有劉妃，契丹之與有述律氏，可見開國成家，必資內助，漢城在

炭山西南，素產鹽鐵，所出食鹽，往往分給諸部，述律氏爲阿保機設法，擬借此召集諸部大人，爲聚滅計，阿保機遂遣使語諸部道：「我有鹽池，爲諸部所仰給，諸部得了鹽利，難道不知有鹽主麼？何不一來犒我！」諸部大人乃各賚牛酒，親詣漢城，與阿保機共會鹽池，阿保機設筵相待，飲至酒酣，擲杯爲號，兩旁伏兵突發，持刀亂殺，八部大人無一生還，阿保機即分兵往徇八部，八部已失了主子，那個敢來抵擋？只好俯首聽命，願戴阿保機爲國主，阿保機遂得雄長北方了。阿保機併吞八部，敘筆不略。

晉王李克用，聞梁將篡唐，意圖聲討，因欲聯絡契丹，作爲臂助，乃遣人往約阿保機，願與聯盟。阿保機率兵三十萬，來會克用，到了雲州東城，由克用迎入宴飲，約爲兄弟，共舉兵擊梁，臨別時贈遺甚厚。阿保機亦翻馬千匹，不意梁既篡唐，阿保機竟背盟食言，反使袍笏梅老詣梁，袍笏係番官名。獻上各馬貂皮，求給封冊。梁主溫遣使答報，令他剪滅晉陽，方給封冊，許爲甥舅國。看官！你想李克用得此消息，能不引爲大恨麼？克用病終，曾付一箭與存勗，囑他勦滅契丹，見前卷第四回。

存勗嗣立，先圖河北，不便與契丹絕交，所以貽書契丹，仍稱阿保機爲叔父，述律氏爲叔母。及存勗伐燕，燕王劉守光，使參軍韓延徽往契丹乞師，阿保機不肯發兵。見前卷第九回。但留住延徽，令他爲契丹臣。延徽不拜，惹動阿保機怒意，罰使喂牛飼馬，獨述律氏慧眼識人，徐勸阿保機道：「延徽守節不屈，正是當今賢士，若能優禮相待，當爲我用，奈何使充賤役呢？」阿保機乃召入延徽，延令旁坐，與語軍國大事，應對如流。阿保機大喜，遂待若上賓，用爲謀主。延徽感懷知遇，竭力贊襄，教他戰陣，導他侵略，東馳西突，收服黨項、室韋諸部，又制文字，定禮儀，置官號，一切法度，番漢參半，尊阿保機爲契丹皇帝。阿保機自稱天皇帝，令妻述律氏爲天王皇后，改元天贊。即以所居橫帳地名爲姓，叫作世里，由中國文籍譯出來，便是耶律二字。列在漢城北方，營造城邑，宮室稱爲上京，上京四近各築高樓，爲往來游畋，登高翹望的區處，俗尚拜日崇鬼，每月逢朔望，必東向禮日，所以阿保機蒞朝視事，亦嘗東向稱

會，這是梁貞明二年間事。

韓延徽却潛歸幽州，探視家屬，乘便到了晉陽，入見晉王李存勗，存勗留居幕府，命掌書記。偏有燕將王緘，密白晉王，說他反覆無常，不宜信任。反覆無常四字，確是延徽定評。晉王因也動疑，延徽聽透隱情，便借省母爲名，復走契丹。阿保機失了延徽，如喪指臂，及延徽復至，幾疑他從天而下，大喜過望，即令延徽爲相，叫作政事令。延徽致晉王書，歸咎王緘，且云延徽在此，必不使契丹南牧，惟幽州尚有老母，幸開恩贍養，誓不忘德。晉王存勗乃令幽州長官，歲時問延徽母，不令乏食，那知契丹竟大舉南寇，自麟勝二州攻入，直抵蔚州，晉振武軍節度使李嗣本，發兵往拒，衆寡不敵，嗣本被擒，又值新州防禦使李存矩，驕情不恤軍民，爲偏將盧文進等殺死，文進亡入契丹，引契丹兵入據新州，留部校劉殷居守，雲朔大震。

晉王李存勗，正自河北歸來，接連得着警報，亟調幽州節度使周德威，發兵三萬，往拒契丹。德威至新州城下，望見契丹兵士，精悍絕倫，已有退志。嗣聞契丹皇帝阿保機，率兵數十萬，前來援應，料知不能抵敵，引兵退還。到了半途，突聞後面喊聲大震，契丹兵已經殺到。德威回馬北望，那胡騎漫山遍野，踴躍奔來，急忙下令布陣，整備對仗。陣方布定，敵騎已至，憑着一股銳氣，突入陣中。德威招架不住，沒奈何，麾軍再走。偏敵騎馳騁甚速，霎時間又被衝斷，裹去了無數人馬，僅得數千人，保住德威，狼狽急奔，始得回入幽州。德威老將，也有此敗。契丹兵乘勝進薄城下，聲言有衆百萬人，氈車霧幕，瀾漫山澤，沿途俘獲兵民，統用長繩捆住，連頭帶足，似縛豚相似，懸諸樹上，恰是好看。兵民到了夜間，往往潛自解脫，伺隙逸去。契丹主也不過問，但督兵圍攻幽州，周德威一面乞援，一面固守。契丹降將盧文進，請造火車地道，仰攻俯掘，德威用銅鐵鎔汁，上下揮灑，敵衆多被沾染，無不焦爛，因此攻勢少懈。

相持至百餘日，晉將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奉晉王命令，率步騎七萬，進援幽州。嗣源與存審商議道：「敵利野戰，我利據險，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往幽州，倘或遇敵，亦可依險自固，免爲所乘。」存審稱善，遂踰大防嶺，東行由



嗣源與養子從珂率三千騎爲先鋒，銜枚疾走，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兵相值，力戰得進，行至山口，契丹用萬騎阻住去路，嗣源僅率百餘騎，至契丹陣前，免胄揚鞭，口操胡語道：「汝無故背盟，犯我疆土，我王已麾衆百萬，直抵西樓，滅汝種族，汝等還在此做甚麼？」契丹兵聽了此語，不免心驚，互相顧視，嗣源乘勢突入，手舞鐵搥，擊死敵目一人，後軍怒馬繼進，得將契丹兵衝退，徑抵幽州。契丹主阿保機攻城不下，又值大暑霖潦，班師回國，止留部將盧國用圍城。本並史太祖紀國用聞救兵到來，列陣待着，李存審命步兵伏陣後，戒勿妄動，但令羸卒曳柴燃草，鼓噪先進，那時烟塵蔽天，弄得契丹兵莫名其妙，不得已出陣逆戰，存審始令陣後伏兵，齊向前進，趁着烟霧迷離的時候，人自爲戰，蹂躪敵陣，契丹兵大敗而逃，由晉軍從後追擊，俘斬萬計，乃收軍入幽州。前爲嗣源，後爲存審德威接見諸將，握手流涕，越日始遣人告捷。

晉王聞契丹敗歸，又決計伐梁，調回李嗣源等將士，指日出師，會值天寒水涸，河水四合，晉王大喜道：「一用兵數載，只因一水相隔，不便飛渡，今河水自合，正是天助我了！」遂急赴魏州調兵南下。

是時梁黎陽留守劉鄩，應召入朝，接應前回朝議責他失守河朔，貶爲亳州團練使。河北失一大將，後人抵擋晉軍，晉王視河冰堅沍，卽引步騎渡河，河南有楊劉城，由梁兵屯守，沿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麾軍突進，毀去各柵，竟抵楊劉城，飭步兵各負葭葦，填塞城濠，四面攻撲，卽日登城，擒住守將安彥之，梁主友貞正在洛陽謁陵，擬行西郊祀天禮，忽聞楊劉城失守，晉軍將抵汜水，急得不知所措，慌忙停罷郊祀，奔還大梁，嗣源得晉王略地濮鄆，大掠而還，纔得略略放心，安穩過了殘年。

越年爲貞明四年，梁主友貞與近臣會議，欲發兵收復楊劉，梁相敬翔上疏道：「國家連年喪師，疆宇日蹙，陛下居深宮中，惟與左右近臣商議軍務，所見怎能及遠？試想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近聞攻楊劉城，且身負束薪爲士卒先，所以一鼓登城，毀我藩籬，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徒令後進將士，攘逐寇

驕，恐非良策，爲今日計。速宜周諮聚老，別求善謀，否則來日方長，後患正不少哩！」一顧切時弊。梁主覽奏，仍與趙張諸臣商議。趙張諸臣反說敬翔自恃宿望，口出怨言，竟請梁主下詔譴責。還是梁主曲意優容，但將奏疏攔起，置諸不理。

過了數日，令河陽節度使謝彥章領兵數萬，攻楊劉城。晉王存勗已還寓魏州，接到楊劉警報，亟率輕騎馳抵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灌水，阻住晉軍。晉王泛舟測水，見水勢瀾漫數里，深且沒鎗，也覺暗暗出驚。沈吟半晌，始笑顧諸將道：「我料梁軍並無戰意，但欲阻水爲固，使我自敵，我豈墮他狡計？看我先驅渡水，攻他不備哩！」翌晨即調集將士，下令攻敵。自率魏軍先涉，各軍繼進，鎗甲橫鎗，整隊後行，可巧水勢亦落，深纔及膝。大眾歡躍而前，梁將謝彥章率衆數萬，臨水拒戰。晉軍衝突數次，統被擊退。晉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即麾軍却還。到了中流，回顧梁兵追來，復翻身殺回。軍士亦皆返戰，奮呼殺賊。彥章不防這着，竟被晉軍衝散隊伍，及奔還岸上，已是不能成列。晉王驅軍大蹙一陣，流血萬人，河水爲赤。彥章倉皇遁走，晉軍遂陷入濱河四寨。極寫晉王智勇。

晉王欲乘勝滅梁，四面徵兵，令周德威率幽州兵三萬人，李存審率滄景兵萬人，李嗣源率邢洛兵萬人，王處直遣將率易定兵萬人，及麟勝雲朔各鎮兵馬，同集魏州。還有河東魏博各軍，齊赴校場，由晉王升座大閱，慷慨誓師，各軍齊聲應諾，彷彿似海嘯山崩，響震百里。梁兖州節度使張萬進，望風股栗，遣使納款。晉王乃帶領全軍，循河直上，立營麻家渡。梁命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率師十萬，與謝彥章會兵濮州。出屯州北行臺，相持不戰。原上策。晉王屢發兵誘敵，梁營中始終不動，惱得晉王性起，自引輕騎數百人，到梁營前，踞坐辱罵。梁兵却出營追趕，險些兒刺及晉王，虧得騎將李紹榮力戰得免。衆將皆謀，趙王鏐及王處直亦致書晉王道：「元元命脈，繫諸王身，大唐命脈，亦繫諸王身，奈何自輕若此！」晉王笑語來使道：「自古到今，平定天下，多由百戰得來，怎可深居帷闥，自溺宴安哩！」來使既去，晉王又出營上馬，親往挑戰。李存審叩馬泣諫道：「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陣，乃是

存審等職務，並非大王所應爲！晉王尚不肯止，經存審攙住馬韉，方下馬還營。

越日覲存審外出，復策馬馳往敵營，隨身仍不過百騎，且顧語左右道：「老子妨人戲，令人惹厭！既近梁營，營外有長堤，晉王躍馬先登，隨登的騎將，僅及十餘人，不防堤下伏有梁兵，一聲呼噪，持械突發，圍住晉王至數十匝，晉王拚命力戰，一時衝突不出，幸後騎陸續登堤，從外面攻入，方殺開一條血路，策馬飛奔，李存審也領兵來援，方將梁兵殺退，晉王方信存審忠言，待遇益加厚了。」存審之不得晉終，亦未始非輕視之失。

兩軍相持，轉瞬百日，晉王又暴躁起來，飭令進軍，距梁營十里下寨，梁招討使賀瓌，屢欲出戰，均被謝彥章阻住，一日瓌與彥章閱兵營外，對營數里，適有高地，瓌指示彥章道：「此地可以立柵。」彥章不答，及晉軍進逼，果在高地上豎柵屯軍，瓌遂疑彥章與晉通謀，密報梁主，誣稱彥章攔阻軍謀，私通寇敵，一面與行營都虞侯朱珪密謀，誘殺彥章，並騎將孟審澄侯溫裕，當下再奏梁主，只說三人謀叛，已與朱珪定計，將他誅死，梁主不辨虛實，竟升珪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副指揮使。

晉王聞彥章被殺，喜語諸將道：「將帥不和，自相魚肉，這正是有隙可乘！我若引軍直指梁都，他豈能仍然堅壁，不來攔阻。我得與戰，當無不勝了。」周德威諫阻道：「梁人雖屠上將，兵甲尚是完全，若冒險輕行，恐難得利。」晉王不從，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所有精兵猛將，一概隨行。當即毀營亟進，竟向汴梁進發。至胡柳陂，有偵騎來報道：「梁將賀瓌，也率大兵追來了。」晉王道：「我正要他追來，好與一戰。」周德威又諫道：「賊衆倍道來追，未曾休息，我軍步步爲營，所至立柵，守備有餘，兵法上所謂以逸待勞，便是此策。請王按兵勿戰，但由德威等分出騎兵，往擾敵壘，使他不得安息，然後一鼓出師，可以立殲，否則梁人顧念家鄉，內懷憤激，銳氣方盛，暮氣未生，驟然與戰，恐未必得志呢。」晉王勃然道：「前在河上，恨不得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膽怯至此！」說至此，復顧李存審道：「爾等令輜重兵先發，我爲爾等斷後，破賊即行。」勇則有餘，慎則不足。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行，向子流涕。

道：「我不知死所了。」也是命數該終，所以其謀不用。

已而梁軍大至，橫亘數十里。晉王自領中軍，鎮定軍居左，幽州軍居右，輜重兵留屯陳西。晉王率親軍陷入梁陣，所向無前，十盪十決，往返至十餘次。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支持不住，竟率部衆西走。晉輜重兵望見梁職還道，他來輾轡重，頓時驚潰，馳入幽州軍。幽州軍亦被他擾亂，反令彥章乘隙搗入，斫死許多幽州軍。周德威慌忙拒戰，已是不及攔阻，再經賀瓌部衆，也來幫助彥章，一場鏖戰，可憐德威父子，竟戰死亂軍中。小子有詩嘆道：

統兵百戰老疆場，具有兵謀保晉王。  
誰料渡河偏梗議，將軍難免陣中亡。

德威已死，晉軍奪氣。晉王存勗忙據住高邱，收集散兵。梁兵四面會合，賀瓌亦佔了對面的土山，與晉王再決勝負，欲知再戰情形，俟小子下回續敘。

契丹阿保機之強，謀略多出述律氏，彼徒執習婦傾城之語，以律人家國者，毋乃其所見太小耶！蓋惟妖媚妒悍之婦人，不誤人家國，不止若果智勇深沈，好謀善斷，則佐與一國且有餘，過論一家乎！但爲阿保機設法誘入八部大人，聚而殲斃，雖從此得統一契丹，而居心未免太毒，述律氏亦悍矣哉！若夫晉之攻梁，名正言順，不勞贅述。晉王之冒險輕進，原遠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誠，胡柳跋一役，猶將如周德威亦致戰死，此皆由輕率之害。但德威行軍日久，奈何不預先戒備，竟爲各軍所乘，然則其戰死也，殆亦有自取之咎乎！蓋德威年已衰邁，暮氣亦深，無怪其前遇契丹，即望風奔降也。

## 第十二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訓 病徐溫計焚吳越軍

却說梁將賀瓌，據住土山，爲晉王所望見，即顧語將士道：「今欲轉敗爲勝，必須往奪此山。」說着，即引騎兵千邱，馳至對面土山前，奮勇先登，李從珂、王建及等隨後踵至，統是努力向前，一擁而上，梁兵抵敵不住，紛紛下山。

改向山西列陣，尙是氣焰逼人。晉軍相顧失色，各將請晉王歛兵還營，詰朝復戰。獨閻寶進言道：「王彥章騎兵已西走濮陽，山下只有步卒，向晚必有歸志，我乘高臨下，定可破敵。且大王深入敵境，偏師失利，若再引退，必爲敵乘，就使收衆北歸，河朔恐非王有成。敗決諸今日，奈何退去？」晉王尙猶豫未決。此時何亦遲疑耶？李嗣昭亦進諫道：「賊無營壘，日暮思歸，但使精騎往擾，使彼不得晚食，待他引退，塵衆追擊，必得全勝。」王建及擐甲橫槊，慷慨陳詞道：「敵兵已有倦容，不乘此時往擊，更待何時？大王儘管登山，看臣爲王破賊！」晉王見他聲容俱壯，也奮然道：「非公等言，幾誤大計！」便令嗣昭建及率領騎兵，先驅突陣，自率各軍繼進。

梁兵正慮枵腹，不防嗣昭建及兩大將，盛怒前來，大刀長槊，攪入陣中，刀過處頭顱亂滾，梁到時血肉橫飛，衆逃命要緊，立時潰散。那晉王又率大軍驅到，好似泰山壓卵一般，所當輒碎。賀瓌拍馬返奔，部衆大潰，死亡約三萬人。這是梁晉第三次鏖戰。

晉王存勗得勝還營，檢點軍士，到也死了不少。又聞德威父子陣亡，不禁大慟道：「喪我良將，咎實在我，悔無及了！」德威尙有子光輔，爲幽州中軍兵馬使，留守幽州，當卽命爲嵐州刺史。惟李嗣源與從珂相失，且因軍中訛傳，晉王已渡河北返，也卽乘冰北渡，嗣聞晉王得勝，進拔濮陽城，乃再南渡至濮陽，進謁晉王。晉王冷笑道：「汝道我已死麼？倉猝北渡，意欲何爲？」嗣源頓首謝罪。晉王以從珂有功，不忍加譴，且罰他飲酒一大觥，聊示薄懲。自引軍北還幽州，遣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梁主友貞，接到賀瓌敗耗，已是不安，隨後有王彥章敗卒奔還，說是晉軍將至，越加驚惶，亟驅市人登城，又欲奔往洛陽，及得行營確報，方知晉軍北還，始免奔波，但已是吃驚不小了。寫出友貞庸柔。

先是晉王發兵攻梁，曾遣使至吳，約他南北夾攻。吳王楊隆演，命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偕副都統朱瑾等，領兵趨宋亳，與晉相應，且移檄州縣，進圍潁州。梁令宣武節度袁象先，出兵救潁，吳軍不戰卽退，看

官！你道吳軍何故如此怯弱呢？原來徐知訓驕倨淫暴，未恆與情，所以士無鬪志，不願接仗，知訓亦樂得退軍，返至廣陵，自耽淫樂，但是有勢不可行，盡有福不可享盡，似徐知訓的生平行誼，那裏能保有富貴安佚終身？借古警世，不會響鼓轟臺。說來又是話長，待小子略述知訓的行爲。

知訓憑藉父威，累任至內外都軍使，兼同平章事職銜，平時酗酒好色，遇有姿色的婦女，百計營取，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人，爲知訓所聞，卽貽書德誠，向他分肥，德誠覆書道：「寒家雖有數妓，俱係老醜，不足侍貴人，當爲公別求少艾，徐徐報命。」知訓得書大怒道：「他連家妓也不肯給我，我當殺死德誠，併他妻室都取了回來，看他能逃我掌中否？」德誠聞之大恐，亟購了幾個驕娃，獻與知訓，知訓方纔罷休。

吳王隆演幼懦，嘗被知訓侮辱，一日，知訓侍隆演宴飲，喝得醉酈酈大醉，使迫隆演下座，令與優人爲戲，且使隆演扮作蒼鶴，自己扮作參軍，什麼叫作參軍蒼鶴呢？向例優人演戲，一人撲頭衣綠，叫作參軍，一人總角敝衣，執帽跟着參軍，如僮僕狀，叫作蒼鶴。隆演不敢違拗，只好勉強扮演，胡亂一番罷了。想入非非，又嘗與隆演泛舟夜游，隆演先行登岸，知訓恨他不遜，用彈拋擊隆演，還幸隆演隨卒，格去彈子，纔免受傷，既而至禪智寺賞花，知訓乘着酒意，詬罵隆演，甚至隆演泣下，尙嗷嗷不休，左右看不上眼，潛扶隆演登舟，飛駛而去。知訓怒上加怒，急乘輕舟追趕，偏偏不及，竟持了鐵搗，尋擊隆演親吏，撲死一人，餘衆逃去，知訓酒亦略醒，歸寢了。事隆演有衛將李球馬謙，意欲爲主除害，俟知訓入朝時，挾隆演登樓，引着衛卒出擊知訓，知訓隨身也有侍從，卽與衛士交戰，只因寡不敵衆，且戰且却，可巧朱瑾馳至，知訓急忙呼救，瑾返顧一麾，外兵爭進，得將李球馬謙兩人殺死，衛卒皆遁。知訓欲入犯隆演爲瑾所阻，始不敢行，但從此益加驕恣，不特陵蔑同僚，并且嫉忌知誥。

知誥爲昇州刺史，修築府舍，振興城市，很有富庶氣象。潤州司馬陳彥謙，勸徐溫徙治昇州，調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乘便入朝，辭行時，知訓佯爲宴饒，暗中伏甲，欲殺知誥，幸知訓季弟知諫，素睦知誥，此時亦在座中，躡知

諧足，知誚始知誚計，伴稱如廁，踰垣遁去。知訓聞知誚已遁，拔劍出鞘，授親吏刁彥能，令速追殺知誚。彥能追及中途，但以劍示知誚，縱使逃生，自己返報知訓，只說是無從追尋，知訓無法可施，也卽罷論。

朱瑾前助知訓，幸得脫難，他却念念不忘舊德，陰懷猜忌，瑾嘗遣家妓問候知訓，知訓將他留住，欲與姦宿。家妓知他不懷好意，乘間逸出，還語朱瑾，瑾亦憤憤不平，嗣又聞知訓將他外調，出鎮泗州，免不得恨上加恨，於是想出一計，請知訓到家，盛筵相待，席間召出寵妓，曼歌侑酒，惹動知訓一雙色眼，目不轉睛的瞞着歌妓。瑾暗中竊笑，伴爲奉承，願以歌妓相贈，并出名馬爲壽，引得知訓手舞足蹈，喜極欲狂，瑾因知訓僕從，多在廳外，急切未便下手，乃復延入內堂，召繼妻陶氏出見，瑾妻爲朱溫所擄，已見前卷。陶氏歛衽而前，下拜知訓，知訓當然答禮，不防背後被瑾一擊，立足不住，竟致踏地，戶內伏有壯士，持刀出來，刀鋒一下，那淫兇暴戾的徐知訓，魂靈透出，向鬼門關挂號去了。趣語

瑾鼻下知訓首級，持出大廳，知訓從人，立即駭散，瑾復馳入吳王府，向楊隆演說道：「僕已爲大王除了一害！說着卽將血淋淋的頭顱，舉示隆演，隆演嚇得魂不附體，慌忙用衣障面，囁嚅答道：「這：這事我不敢與聞。」一面說，一面走入內室，實是沒用。瑾不禁忿怒交集，大聲呼道：「豎子無知，不足與成大事！」你亦未免太粗莽了。隨卽將首擊柱，擲置廳上，挺劍欲出，不料府門已闔，內城使翟慶等，竟勒兵擁至，爭來殺瑾，瑾急奔回後垣，一躍而上，再躍墜地，竟至折足，後面追兵，也踰垣趕來，瑾自知不免，便遙語道：「我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也可告無罪了。」言已，把手中劍向頸一橫，也卽殞命。

徐溫向居外鎮，未知子惡，一聞知訓被殺，憤怒的了不得，卽日引兵渡江，徑至廣陵，入叩與安門，問瑾所在。守吏報稱瑾死，乃卽令兵士搜捕瑾家，自瑾妻陶氏以下，一併拘至，推出斬首。陶氏臨刑泣下，瑾妾恰怡然道：「何必多哭，此行却好見朱公了！」陶氏聞言，遂亦收淚，伸頸就刑。一妻受活，一妻受戮，離乎其爲朱瑾妻。家口盡被誅夷，并令將

瑾屍陳示北門，瑾名重江淮，人民頗畏威懷德，私下竊屍埋葬。適值疫氣盛行，病人取瑾墓土，用水和服，應手輒愈。更爲墓上培益新土，致成高墳。徐溫聞知，命副發瑾屍，投入雷公塘下。後來溫竟抱病，夢見瑾挽弓欲射，不由的驚懼交并，再命漁人網得瑾骨，就塘側立祠，始得告痊。總計朱蓮一生向無大惡，也應受此磨記。溫本欲窮治瑾黨，爲此一夢，纔稍變計，又因徐知誥嚴可求等，具述知訓罪惡，乃幡然道：「孽子死已遲了！」遂斥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一律落職，獨刁彥能屢有諍言，特別加賞。恐是由知誥代陳。進知誥爲淮南節度副使，兼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命知誥權潤州團練事。溫仍然還鎮，庶政俱決諸知誥。

知誥乃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束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杜請託，除奸猾，蠲逋稅，士民翕然歸心。就是悍夫宿將，亦無一不悅服。用宋齊邱爲謀主，齊邱勸知誥興農薄賦，江淮間方無曠土，桑柘滿野，禾黍盈郊，國以富強。務本之策，原無過此。知誥欲重用齊邱，偏是徐溫不願，但令爲殿直軍判官。齊邱終爲知誥効力，每夕與知誥密謀，恐屬垣有耳，只用鐵筋畫灰爲字，隨書隨滅，所以兩人祕計，無人得聞。

嚴可求料有大志，嘗語徐溫道：「二郎君指知誥非徐氏子，乃推賢下士，籠絡人望，若不早除，必爲後患。」溫不肯從，可求又勸溫令次子知詢代掌內政，溫亦不許。知誥頗有所聞，竟調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知已遭忌，亟往謁徐溫道：「唐亡已十餘年，我吳尚奉唐正朔，無非以興復爲名，今朱李爭逐河上，朱氏日衰，李氏日盛，一旦李氏得有天下，難道我國向他稱臣麼？不若先建吳國，爲自立計。」這一席話，深中徐溫心坎，原來溫曾勸楊隆演爲帝，隆演不答，因致遷延。在溫的意思中，自慮權重位卑，得使吳王稱帝，自己好總掌百揆，約束各鎮，獨嚴可求却另有一種思想，自恐知誥反對，不得不推重徐溫，作一靠山。既要推重徐溫，不得不陽尊吳王，彼此各存私見，竟似心心相印。

溫即留可求參總庶政，令他草表，推吳王爲帝，吳王楊隆演，仍然却還，溫再邀集將吏藩鎮，一再上表，乃於唐



天祐十六年，這是淮南舊稱。卽梁貞明五年四月，楊隆演卽吳王位，大赦國中，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惟不稱帝號。追尊行密爲太祖，諡曰孝武王，溥爲烈祖，諡曰景王，母史氏爲太妃。拜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軍事，封東海郡王，授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立弟濬爲廬江郡公，溥爲丹陽郡公，溥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繼明爲廬陵郡公。濬有材氣，嘗嘆息道：「我祖叔造艱難，難道可爲他人有廢？」溫聞言，權不能制，竟出濬爲楚州團練使，吳王楊隆演本意是不願稱制，只因爲徐氏所迫，勉強登臺，且見徐氏父子專權日久，無論如何懊悵，不敢形諸詞色，所以居常快快，鎮日裏沈飲少食，竟致疾病纏身，屢不視朝。想是沒福爲王。

那知吳越忽來構變，竟遣仲子傳瓘，率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警報與雪片相似，連達廣陵。吳王隆演，病中不願聞事，一切調兵遣將的事情，當然委任大丞相大都督了。先是吳越王錢鏐，本與淮南不和，梁廷因得利用，令他牽制淮南，且加他兼職，授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錢鏐亦嘗奉表梁廷，極陳淮南可取狀。嗣是屢侵淮南，互有勝負，及梁主友珪篡位，冊錢鏐爲尚父，友貞誅逆嗣統，又授鏐爲天下兵馬元帥，鏐遂立元帥府，建置官屬。雄據東南，至吳王隆演建國改元，梁主友貞，又頒詔吳越，令大舉伐吳，因此錢鏐復遣傳瓘出師。

吳相徐溫，亟調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帶領舟師，往拒吳越軍。舟師順流而下，到了狼山，正與吳越軍相遇，可巧一帆風順，不及停留，那吳越戰艦，又復避開兩旁，由他馳過，明有奇計。吳軍踴躍前進，不意後面鼓角齊鳴，吳越軍帥錢傳瓘，竟驅動戰艦揚帆追來，吳軍只好回船與戰，甫經交鋒，吳越艦中，忽拋出許多石灰，乘風飛入吳船，迷住吳軍雙目，吳軍不住的擦眼，他又用豆及沙，散擲過來，吳軍已是頭眼昏花，怎禁得脚下的沙豆，七高八低，立脚不住，又經吳越軍亂劈亂斫，害得戰血淋漓，潰及沙豆，愈加圓滑，頓時彼傾此跌，全船大亂，傳瓘復令軍士縱火焚燬吳船，吳軍心驚膽落，四散奔逃，彭彥章還想力戰，身被數十創，知窮力竭，情急自頸，陳汾却先已逃回，坐視。

彥章戰死，並不顧救，遂致戰艦四百艘，多成灰燼，偏將被擄七十人，兵士傷亡數千名。

徐溫聞報，立誅陳汾，籍沒家產，半給彥章妻子，贍養終身。一面出屯無錫，截住敵軍，一面令右雄武統軍陳璋，率水軍繞出海門，斷敵歸路。吳越軍乘勝進軍，與溫相值，時當孟秋，暑氣未退，溫適病熱，不能治軍，判官陳彥謙，亟從軍中選一弁目，面貌似溫，令他充作軍帥，身環甲冑，號令軍士，溫得少休。既而吳越軍來攻中軍，溫疾已少開，親自出戰，遙見秋陽暴烈，兩岸間葦草已枯，又值西北風起，正好乘勢放火，燒他一個精光，便令軍士挾着火具，四散縱火，火隨風猛，風引火騰，吳越軍立時驚潰，當由溫驅兵追擊，斬首萬計，吳越將何逢、吳建，亦被殺死，只傳瓏遁去。前曾以火攻勝吳，奈何自不及防，豈真一報還一報耶！走至香山，又被吳將陳璋，截住去路，好容易奪路逃回，十成水師，已失去七八成了。

徐溫令收兵回鎮，知誥請派步卒二千，假冒吳越旗幟，東襲蘇州。溫喟然道：「汝策原是甚妙，但我只求息民，敵已遠遁，何必多結仇怨！」也是有理。諸將又齊請道：「吳越所恃，全在舟楫，方今天旱水涸，舟楫不便行駛，這正天亡吳越的機會，何不乘勝進兵，掃滅了他！」溫又歎道：「天下離亂，已是多年，百姓困苦極了，錢公亦未可輕視，若連兵不解，反爲國憂，今我旣得勝，彼已懼我，我且斂兵示惠，令兩地人民各安生業，君臣高枕，豈非快事，多殺果何益呢！」具有保境息民之意，遂引兵還鎮。

嗣復用吳王書，通使吳越，願歸無錫俘囚，吳王錢鏐亦答書求和，兩下釋怨，休兵息民，彼此和好度日，却有二十年不起烽烟，這未始非徐溫所賜呢。照該稱美。

越年五月，吳王楊隆演病已垂危，溫自昇州入朝，與廷臣商及嗣位事宜。或語溫道：「從前蜀先主臨終時，嘗語諸葛武侯，謂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不待詞畢，卽正色道：「這是何言，我若有意竊位，誅張顯時卽可做得，何必待至今日，楊氏已傳三主，就使無男有女，亦當擁立，如有妄言，斬首不赦！」大衆唯唯聽命，乃傳吳王命，召丹

陽公楊溥監國，徙溥兄濠爲舒州團練使，未幾濠演病逝，年僅二十四歲，弟溥嗣立，尊生母王氏爲太妃，追尊兄隆演爲高祖宣皇帝，小子有詩咏徐溫道。

權兼內外總兵屯，報國猶知戴一尊，試看入朝排衆議，徐溫畢竟勝朱溫。

吳王溥已經嗣位，國中好幾年無事，小子好別敘蜀中情形，欲知蜀事，且閣下回。

是回除首數行外，統敘吳事，如徐知訓之不道，朱瑾誅之宜也，但瑾之所爲，未免鹵莽，投鼠尙且忌器，豈有內爲辱主，外有強鎮，願可爲孤注之一擲乎？况徐溫亦非真憐於事者，特未聞其子之過惡耳。爲瑾計，何不致書徐溫，直陳知訓罪狀，令他自行廢置，乃誘誅知訓，卒致殺身亡家，武夫之一往直前，不知審慎，往往有此大弊。幸徐溫入都心目中，尙有吳王，不致篡奪，否則隆演之首，幾何而不立隕也。史稱溫夢瑾挽射，始爲改葬，瑾未必有此靈異，但亦因願可求徐知誥之先，陳子惡未免後悔，則因致成夢耳。且隆演幼懦，內外軍事，亦賴有徐氏主持，觀吳越之大舉，侵吳，幸溫用火攻計，轉敗爲勝，淮南得以無恙，厥後隆演病劇，且有楊氏無男有女，亦當擁立之言，寧得以父子專政，遽謂其罪大功小，哉篇中抑揚得當，可作史評一則。

### 第十三回 嗣蜀主淫昏失德 唐監軍諫阻稱尊

却說蜀主王建，殺死太子元膺，改立幼子宗衍爲太子，見前卷第九回。建子有十一人，爲何獨立這幼子呢？原來蜀主正室周氏，才貌平常，且無子嗣，雖有妾媵數人，生了數子，怎奈沒有麗色，嗣得眉州刺史徐耕二女入侍後宮，一對姊妹花，具有麗容，彷彿與江東大小喬相似。看官，你想蜀主得此二美，尙有不愛逾珍璧麼？大徐女生子宗衍，小徐女生子宗鼎，宗鼎先生，排行第七，宗衍後生，排行最幼，此外尙有宗仁、宗紀、宗輅、宗智、宗傑、宗澤、宗平，等均係別媵所出。王建僭號，十一子均得封王。元膺既死，建因宗輅類己，宗傑有才，兩子中擬擇一爲嗣，大徐女已進

封賢妃，小徐女亦進封淑妃，兩妃專房用事，恁肯令一把龍椅，付與別子當下令心腹太監唐文展，發金百鎰，送與宰相張格，囑他號召百官，立宗衍爲太子。張格既得重賄，即草得一表，令百官署名，但說是已奉密旨，決立宗衍百官以君相定策，不便違議，樂得署名呈入。蜀主覽表，驚疑道：「宗衍幼弱，好立做太子麼？」未始無識。適值大徐妃在旁，便即進言道：「宗衍已十多歲了，相士謂後當大貴，不過陛下今日，却很爲難。諸王十數，後宮充斥，那裏挨得着宗衍，妾情願挈他出宮，免遭人妒，也省得陛下爲難呢。」說至此，面上的淚珠兒，已撲簌簌的墜了下來。婦人憤拔蜀主連忙慰諭道：「我並非不願立宗衍，但恐他少不更事，反誤國計。」徐妃復答道：「相臣以下，且一致贊成，只有陛下聖明慮及此着，妾恐陛下並不爲此，無非是左右爲難，借此誑妾呢。」蜀主一再申辯，徐妃一再撒嬌，弄得蜀主情急起來，便道：「罷罷，我明日決立宗衍便了。」徐妃方含淚謝恩。翌日即立宗衍爲太子。

宗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只是性好靡麗，酷愛鄭聲，嘗集艷體詩二百篇，署名烟花集，傳誦全蜀。但不合人主身分。既得立爲儲貳，開府置官，專任一班淫朋狎客，充作僚屬，除倡和淫詞外，鬥雞擊毬，鎮日戲狎。蜀主嘗過東宮，聞裏面喧呼聲，很是熱鬧，問明底細，乃是太子與諸王蹴鞠，不禁長嘆道：「我百戰經營，纔立基業，此輩豈能守成麼？」嗣是頗恨及張格，且有廢立意。怎奈徐賢妃從中把持，但將一笑一顰的作態，竟制住這狡猾鼻雄的蜀主王建，一成不變，無法改移。

宗傑爲蜀主所愛，屢陳時政，不知爲何中毒，四肢青黑，霎時身亡。明明是徐妃下毒。蜀主益加憂疑，并因年力衰邁，禁不住這般播弄，傷感成疾，無藥可醫，私念惟北面行營招討使王宗弼，沈重有謀，可屬大事，遂召還成都，令爲馬步都指揮使，當下宣入寢殿，并飭同宰相張格等，共受面囑道：「太子仁弱，除曲循衆請，越次册立，若他未能承業，可眞居別宮，幸勿加害，我子尚多，幸擇賢繼立，徐妃兄弟，只可優給祿位，慎勿使他掌兵預政，藉示保全。」偏不由你算奈何？宗弼等唯唯而退，偏此語被徐妃聞知，轉告唐文展，文展爲內飛龍使，久握禁兵，兼參樞密，他竟派兵守

住宮門，不令大臣再入，宗弼等三十餘人，日夕問安，不得入見，只有慰撫的命令，逐日外頒，宗弼料文展謀亂，正擬設法抵制，可巧皇城使潘在迎，密報宗弼，說是文展謀害大臣，宗弼遂帶領壯士，排闥入謁，極言文展罪狀。蜀主王建病雖加劇，尚知人事，乃召太子宗衍入宮侍疾，並令東宮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貶文展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暉，亦坐文展私黨，褫奪官爵，流戍瀘州。所有內外財賦，及中書除授諸司，與一切刑牘案獄，統委翰林學士庚凝績承辦，都城及行營軍旅，統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管領。光嗣係小太監出身，專務揣摩迎合，因得重用，本來蜀主平時，內置樞密使，專用士人，此次恐太子年少，士人不爲所用，因特改任宦官，那知這兩川土宇，要被這閹人破裂了！士人不可用，宦官更不可用，王建係殘唐將，難道未變唐事麼？

既而蜀主彌留，令宗弼兼中書令，光嗣任內樞密使，與功臣王宗綰、王宗瑤、王宗夔等，同受遺詔。宗弼、宗綰、宗瑤、宗夔，統是王建養子，改姓王氏，輔建有功，俱得兼中書令，及建已病歿，太子宗衍嗣位，除去宗字，單名爲衍。宗弼等進封爲王，尊父建爲高祖皇帝，嫡母周氏爲昭聖皇后。周氏哀毀成病，未幾去世，乃尊生母徐賢妃爲皇太后，太后妹徐淑妃爲皇太妃，命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再奪唐文展官爵，賜他自盡。王保暉亦誅死，貶宰相張格爲茂州刺史，尋又謫爲澧州司戶。接立宗衍，究有何益？禮部尚書楊玘，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一朝天子一朝臣，同平章事的位置，授與兵部尚書庾傳素。即嚴繼從兄。又用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翰、宋光葆、宋承蘊、田魯僑爲將軍，各參軍事，兄弟諸王，俱使他兼領軍使。彭王宗鼎，獨偏自兄弟道：「一親王掌兵，實是禍本，况少主臣強，諛間必興，繕甲訓兵，殊非我輩應做的事情哩。」遂辭去軍使兼職，自營書舍，植松竹自娛，到也逍遙快活，無是無非。惟宗弼已封鉅鹿王，總攬大權，職兼文武，凡內外遷除官吏，均出他一人掌握，他得納賄營私，擅作威福。蜀主衍，毫不過問，鎮日裏醉酒唱歌，靡靡忘倦，卽位時冊立一位皇后，乃是前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端莊沈靜，頗有婦德，衍獨謂他樸陋少文，不甚愜意，乃更令內教坊嚴旭，選取良家女子二十人，入備後宮。旭強搜民家，見有

姿色女子，無論他家願與不願，硬要他獻入宮中，惟該家厚給金帛，纔得免選，民間怨聲載道。旭却腰裏豐盈，至二十人已經滿額，入宮覆旨，蜀主見他所選各女，統是芙蓉爲面，楊柳爲眉，不由的喜笑顏開，極稱旭才能辦事，卽擢爲蓬州刺史。嗣是左擁右抱，備極歡娛，還有太后太妃，也最喜冶游，時常至親貴私第，酣飲達旦，有時蜀主亦與偕行，或同游近郡名山，飲酒賦詩，耗費不可勝計。太后太妃，又各出教令，賣官鬻爵，出價最多，得官最速。禮部尚書韓昭，素無才具，但以便佞得幸，又納賂太后太妃，得升任文思殿大學士，位出翰林承旨上。后妃賣官，古今罕聞。他嘗出入宮禁，面懇蜀主，乞賣數州刺史官職，得金營第。蜀主衍居然應諾，這真可謂特別加恩了。

蜀主衍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爲宣華池，就池造苑，大興工作，越年立高祖廟於萬歲橋，蜀主衍奏太后太妃，及後宮妃嬪等入廟祭祀，參用饗味，并及鄭聲，華陽尉張士喬，上疏切諫，頓觸衍怒，飭令處斬，還是徐太后營面諷阻，始得免誅，流竄黎州，士喬憤激得很，竟投水自盡。

未幾下詔北巡，蜀主衍出發成都，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人民疑爲灌口祇神，到了安遠城，令王宗儻、王宗昱、王宗晏、王宗信等，俱王建養子，統兵伐岐，進攻隴州。岐王李茂貞出屯涇陽，遙爲援應，蜀偏將陳彥威，出散關至箭筈嶺，遇着岐兵，打了一回勝仗，便卽引還。蜀主衍接得捷報，親赴利州，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張窮奢極麗，百姓各有怨言。

及抵閬州，見州民何康女，美麗過人，卽命侍從強行取來。何女已經字人，出嫁有日，經蜀主問明底細，乃囊帛百匹，賜他夫家，飭令別娶，還算是浩蕩皇恩，不使向隅，那何女却佔爲己有，樂得受用。誰料該未婚夫聞這急變，竟致一斃而亡。想也是個情種，可惜何女未能報他。

蜀主衍既得何女，也無心再遊，卽日歸還成都，與何女纏綿月餘，又覺得味同嚼蠟，平淡無奇，會奉徐太后往省母家，瞥見一個絕代佳人，極嫵娜，極娉婷，端的是玉骨仙姿，不同凡豔。王衍怎肯輕輕放過，詢明太后，知是徐耕

孫女與衍爲中表姊妹，當下召令出見，攜帶進宮，看官！你想王衍是個蜀帝，叫徐氏如何遠慢？只好睜着雙眼，由他攜去，入宮以後，頗覺倒鳳，自在意中。那徐女不但美豔，並且曲盡柔媚，極善奉承，引得這位僞天子，非常戀愛，寵冠六宮。既有大小徐妃，復有這位徐女，何徐娘之多耶？徐太后姊妹，因姪女又得專寵，可爲母族增光，也爲欣慰。偏王衍不欲娶諸母族，反託言是章昭度女孫，竟封他爲章婕妤，嗣又加封爲章元妃，六宮粉黛，當然懷妒，最難堪的是正宮高氏，平時本已失寵，自章妃入宮，更被疏薄，免不得略有怨言，王衍竟將他廢去，遣令還家，乃父高知言，時已老邁，聞着此變，頓時驚仆，好容易灌救轉來，還是涕泣漣漣，不願進食，餓了數日，竟致死去。何必如此？王衍也不加賻卹，卽欲立徐妃爲繼后，無如宮內還有一位金貴妃，姿容恰也秀媚，兼通繪事，他出世時，天大風雨，母夢見赤龍遶庭，因得分婉，所以闔名叫作飛山，乾德初，選入掖庭，曾得專寵，至章妃入幸，也逐漸見疎，但資格比章妃爲優，勢不能後來居上，且有赤龍夢兆，已具瑞徵，王衍躊躇多日，不得已立金妃爲繼后，後來又欲廢立，幸虧錢貴妃代爲力爭，纔得定位，惟名目上雖然未易，情意中不甚相親。蜀宮內佳麗日增，鎮日裏酣歌恆舞，變成一個花天酒地，俗語說得好，樂極悲生，似這蜀主衍的淫荒無度，尙能不自速危亡麼？爲下文伏筆。

可巧梁晉交爭，晉王李存勗，出次魏州，得了一個傳國寶，係是僧人傳真獻入，謂由唐京喪亂時所得，祕藏已四十年，於是晉臣相率稱賀，接連是上表勸進，德惠晉王爲帝，蜀主衍得知消息，也遣使致書，請晉王嗣唐稱尊，勸入帝帶，卽能自保耶？晉王出書示僚佐道：「昔王太師指王韋亦嘗遣先王書，請各帝一方，先王嘗語我云：『昔唐天子幸石門，我嘗發兵誅賊，當然威震天下，我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何人敢阻？但我家世代忠良，不忍出此，他日務當規復唐室，保全唐祚，慎勿效若輩所爲。』此語猶在耳中，我怎好背棄父訓呢？」言已泣下，羣臣乃暫將稱尊事擱起，一時不敢多言。

這時候的梁晉兩國，方在德勝兩城間，窮年糜兵，德勝是個渡名，正當河北要衝，晉王命李存審夾河築城，分

作南北二郭，亦稱夾寨。梁將賀瓌率兵往爭，大小百餘戰，終不能克。梁河中節度使龔王朱友謙，因為子令德表求節鉞，不得所請，復舉河中降晉。梁又起用劉鄩爲招討使，令攻河中。鄩與友謙素有婚誼，先移書諭以禍福，然後進兵。友謙不答，但向晉王處告急。晉王遣李存審往援，及鄩待覆不至，始進逼同州。那時李存審亦已馳至，兩下交鋒，鄩軍敗走，梁副使尹皓段凝等，密表梁主，誣鄩徇親誤國，沿途逗撓，乃有此敗。梁主友貞，遂潛令西都留守張宗弼將鄩斃死，賀瓌又復病歿。

梁將中智推劉鄩勇推賀瓌，相繼畢命，諸軍奪氣。晉軍連得勝仗，聲威愈振，於是一班攀龍附鳳的臣僚，復提出勸進文陸續呈入，無非說是天命攸歸，人心屬望，宜應天順人，亟正大位等語。各鎮節度使，又各獻貨幣數十萬，充作卽位經費，還有吳王楊溥，亦貽書勸進，遂令這無心稱帝的李存勗，也不能抱定宗旨，居然雄心勃勃，想做起皇帝來了。皇帝趣味，究竟動人。

獨有一個唐室遺臣，聞知此信，大爲不然，遂自晉陽趨魏州，面加諫阻。這人爲誰？就是監軍張承業。承業竭誠事晉，凡晉王出征，所有軍府政事，俱委承業處置。承業勸課農桑，貯積金穀，收養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因此軍政肅清，饋餉不乏。劉曹兩太夫人，嘗重視承業，有時承業忤存勗意，兩太夫人必痛責存勗，令謝承業。存勗加授承業爲左衛上將軍，兼燕國公，承業皆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至是諸臣勸進，晉王已爲所動，卽至魏州，面諫道：「我王世忠唐室，歷救患難，所以老奴事王，至今已三十餘年，爲王聚積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恢復本朝宗社，藉盡臣心。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王乃遽卽大位，實與前時征伐初意，殊不相同。天下謂王自相矛盾，必致失望，尙有不因此解體麼？今爲王計，最好是先滅朱氏，爲列聖復讐，然後求立唐後，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那時功德無比，就使高祖太宗再生今世，也未能力高居王上，王讓國愈久，卽得國愈堅，老奴並無他意，不過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基業，請王勿疑！」爲唐進言，志節可嘉。李存勗徐答道：「這事原非我意，但衆志從同，不便相違，奈何！」



承業知不可止，忍不住慟哭道：「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乃自取，不特誤諸侯，兼誤老奴！」遂辭歸晉陽，鬱鬱成疾，竟不能起。

存勗聞承業得病，一時也不願稱帝，會值成德軍變，王鎔養子王德明，原姓名爲張文禮，竟弑死主將王鎔，屠滅王氏家族，且遣使向晉告亂，乞典旌節，爲這一番意外情事，又惹動李家兵甲，假仁仗義，往討鎮州，正是

亂世屢生篡奪禍，強王又逞甲兵威。  
欲知張文禮何故弑主，且看下回分解。

蜀主王建，明知幼子之不能守成，乃爲徐賢妃所迫，唐文惠太子等所德意，卒立爲太子，舉兩川數十載之經營，不惜爲孤注之一擲，何其誤甚。但溯厥禍源，實爲一婦人而起，好色者終爲色誤，王建其明鑑也。夫其父行弑，其子必且殺人，建因好色而誤國，初即因好色而亡國，父作而子述，其禍必有甚於乃父者，故祖父賒謀，斷不可不慎身。自來國家之患，莫如女色，尤莫如宦官。但宦官中亦非無賢者，如張承業之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足爲庸中佼佼，鐵中錚錚之特色。觀其諫阻晉王，瀝肝披膽，無非爲復唐起見，及力諫不從，慟哭而返，遂至怏怏不起，彼其悔所輔之非人乎？篤於效忠，而短於料事，承業亦不得爲智，但略述原心，固足告無愧於天下，故綱目於承業之歿，特書曰：唐河東監軍使，而本回亦特別提明，不沒忠節云。

## 第十四回 助趙將發兵圍鎮州 嗣唐統登壇卽帝位

却說成德節度使趙王王鎔，自與晉連和後，得一強援，因乏外患，他不得不居安忘危，因佚思淫，大治府第，廣選婦女，又寵信方士王若訥，在西山盛築宮宇，鍊丹製藥，求長生術。居然一劉仁恭，每一往遊，輒使婦人維繫錦繡，牽持而上，旣入離宮，連日忘歸，一切政務，委任宦官李弘規、石希蒙、希蒙素善諂諛，尤見寵幸，嘗與鎔同臥，會鎔宿西

山鶴營莊，李弘規進諫道：「今天下強國莫如晉，晉王尚身自暴露，親冒矢石，今大王搜括國帑，充作游資，開城空宮，旬月不返，倘使一夫閉門不納，試問大王將歸依何處？」鏞聞言頗知戒懼，急命還駕。偏石希蒙從旁阻住，不令鏞歸。弘規怒起，竟遣親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直入莊中，露刃逼鏞道：「軍士已勞散了，願從王歸國。」鏞尚未及答，弘規又繼進道：「石希蒙逢君長惡，罪在不赦，請亟誅以謝衆士。」鏞仍不應，弘規竟招呼甲士，捕斬希蒙，擲首鏞前。鏞無奈馳歸，時長子昭祚已挈梁公主歸趙，迴應前卷。鏞遂與熟商，謀誅弘規。漢衡、昭祚轉告王德明，遂將弘規、漢衡、拏下一併梟首，且駢戮二八族屬。一面搜緝餘黨，窮究反狀，親軍皆慄慄自危。

德明本來狡獪，至此有隙可乘，即煽誘親軍道：「大王命我盡坑爾曹，從命實不忍，不從又獲罪，應如何區處？」衆皆感泣，願聽指揮。德明乃密令親軍千人，夜半踰垣，往弑王鏞。適鏞與道士焚香受籙，想是祈死。軍士不費氣力，立斷鏞首，播報德明。德明索性燬去宮室，大殺王氏家族，自昭祚以下，悉數斃命。惟梁女普寧公主，留下不殺，還有鏞少子昭誨，年方十齡，由親將救出，藏置穴中，幸得不死。後來潛往湖南，髡髮爲僧，易名崇隱。即前卷晉王許婚之昭誨。德明仍復姓名爲張文禮，向晉告亂，求爲留後。晉王即欲加討，羣臣謂方與梁爭，不宜更樹一敵，乃暫准所請。偏張文禮又密表梁主，但稱王氏爲亂兵所屠，幸公主無恙，請朝廷亟發精兵萬人，由臣更乞契丹爲助，自德隸渡河，往攻河東，晉可從此掃滅了。梁主友貞覽表未決，敬翔請乘覈規復河北，趙巖、張漢鼎、傑等，謂文禮首鼠兩端，萬不可恃。梁主乃按兵不發。文禮且一再馳書，多被晉軍中途搜獲。

趙將都指揮使符習，曾率兵萬人，從晉王駐德勝城，文禮陰懷猜忌，召令還鎮，願以他將代任。習入謁晉王，涕泣請留。晉王與語道：「我與趙王同盟討賊，誼同骨肉，不料一旦遇禍，竟爲所戕，我心很是痛悼，汝若不忘故主，能爲復讎，我願助汝兵糧，往討逆賊。」有心討逆何必許爲留後，此次遣習復讎，無非恨他誼梁耳。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且泣且語道：「大王誠記念故主，許令復讎，習等不敢上煩府兵，情願領本部前往，搏取凶豎，報王氏累世隆恩，雖

死亦無恨了！晉王大喜，立命習爲成德，留後，領本部兵先進，且遣大將閻寶、史建瑋爲後應，自邢洛北趨，直抵趙州。刺史王誕，自知不支，開城乞降。晉王仍令爲刺史，卽飭移軍攻鎮州。

文德已經病疽，聞趙州失守，便卽嚇死。子處瑾，祕不發喪，與他將韓正時等，悉力拒晉。晉兵渡滹沱河，進薄鎮州。城上矢石雨下，史建瑋中箭身亡。晉王得建瑋死耗，擬分兵自往策應，湊巧獲得梁軍諜卒，俯首乞降，且言梁北面招討使戴思遠，將乘虛來襲。德勝、城晉王亟命李存審屯兵德勝，李嗣源伏兵咸城，先用羸騎往誘梁兵，待他入境，鼓起伏發，李嗣源先出接仗，已將梁兵衝亂，李存審又從城中殺出，晉王復自率鐵騎三千，迎頭痛擊，斬獲梁兵二萬餘人。

思遠竄去，晉王乃擬自往鎮州，忽接到定州來書，勸阻進兵，轉令晉王動起疑來，暗暗自忖道：「王處直從我有年，奈何阻我！」乃卽取出文禮與梁蠟書，寄示處直，且傳語道：「文禮負我，不能不討！」看官道：處直爲何勸阻晉王原來處直聞晉討文禮，卽與左右商議道：「鎮定二州，互爲唇齒，鎮州亡，定州不能獨存，此事不可不防！」乃致書晉王，請赦文禮，偏晉王覆詞拒絕，絕害得處直日夕號憂。

處直有庶子名郁，素來無寵，亡奔晉陽，晉王克用，曾妻以愛女，累遷至新州防禦使，此時處直貳晉，潛遣人語郁，令他重賂契丹，乞師南下，牽制晉軍。郁求爲繼嗣，方纔聽命，處直不得已許諾，怎奈定州軍士，都不欲召入契丹，就中又有處直養子劉雲郎，改名爲都，向爲處直所愛，有嗣立意，至是聞郁得爲嗣，眼見得定州節鉞，被他取去，心下甚是不安，適有小吏和昭，勸都先行發難，都遂率新軍數百人，闖入府第，挾刃大譟道：「公誤信孽子，私召外寇，大衆無一贊成，昏謬如公，不能再理軍事，請退居西宅。」聊盡天年。一處直正要面駁，那知軍士一闕而上，把他擁出府中，竟往西第，又逼勸處直妻妾同至西第中，一併錮住，所有王氏子孫及處直心腹將士，殺戮無遺。引狼入室，豈遺此禍。都遂遣使報晉王，晉王以處直被幽，免爲晉患，卽令都代握兵權，都罪不亞文禮，胡爲一討一贊，都得晉王書，詣西

第見處直，處直投袂奮起，捶胸大呼道：「逆賊！我何負爾！」說至此，四顧無機，竟牽住都袂，張口噬鼻。都慌忙躲閃，掣袖外走，處直憂憤竟死。都復撥兵助晉，晉王卽留李存審、李嗣源居守德勝，自率大軍攻鎮州，城中防守頗嚴，旬日不克。

嘗得幽州急報，契丹大舉南下，涿州被陷，幽州亦在圍中了。晉王擬分兵往援，偏定州亦來告急，報稱契丹前鋒，已入境內，那時晉王不能兼顧，只好先救定州，當下率軍北進，行至新城，聞契丹兵已涉沙河，士卒皆有懼容，或潛自亡去，嚴刑不能止，諸將入帳請道：「契丹鋒盛，恐不可當，又值梁寇內侵，不如還師以救根本。」晉王却也難決，或說宜西入井陘，暫避寇鋒。

正在聚議紛紜的時候，忽有一人朗聲道：「契丹前來，意在利人金帛，並非爲鎮州急難，誠意相援，大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若挫他前鋒，他自然遁走了。」晉王瞧着，乃是中門副使郭崇韜，方欲答言，又有一人接入道：「強兵在前，有進無退，怎可無故輕動，搖惑人心。」這數語出自李嗣昭，晉王挺身起座道：「我意亦是如此。」遂出營上馬，自麾鐵騎五千奮勇先進，諸將不敢不從。

至新城北前面一帶，統是桑林，晉軍從林中分趨，逐隊馳至，可巧契丹兵驟馬前來，見桑林中塵埃蔽天，幾不知有多少人馬，當卽回轡返奔。晉王分兵追擊，驅契丹兵過沙河，多半溺死，契丹主阿保機子，被晉軍擒還，阿保機退保望都。晉王收兵入定州，王都迎謁馬前，願以愛女妻子繼嗣。晉王第五子，爲寵妃劉氏所出，嘗隨晉王軍前，晉王慨然許婚。

休息一宵，便引兵趨望都，中途遇奚會禿飯，一作搗糲，帶着許多番騎，前來攔截。晉王兵少，被番騎困在核心，晉王麾軍力戰，出入數四，尙不能解，幸李嗣昭率兵三百騎，上前救應，橫擊奚兵，奚會乃退。晉王乘勢奮擊，連敗奚會，契丹主亦立足不住，北奔易州。晉王追趕不及，轉入幽州，契丹兵解圍遁去，會大雪經旬，平地數尺，虜兵凍斃甚多。

阿保機憤而還。

先是契丹出兵，實由王郁乞請，郁曾語阿保機道：「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即速往取，可以盡得，否則將爲晉有了。」阿保機大喜，獨番后述律道：「我有羊馬千萬頭，坐踞西樓，自多樂趣，爲何勞師遠出，乘危徼利？況我聞晉王用兵，天下無敵，倘一失敗，後悔難追！」此非述律預能知殷實，恐阿保機取得趙女，自己必致失寵，故有此諫。阿保機躍然道：「張文禮有金五百萬，留待皇后，我當代爲取來，供給內費。」不出郭崇韜所料。遂不從述律言，悉衆南下，不幸吃了幾個敗仗，嗒然回去，私心懊悶，無處可洩，遂將王郁繫歸，錮住獄中。

晉王聞番兵遠遁，巡閱番營故址，見他隨地布蕪，回環方正，均如編剪，雖去無一枝倒亂，不禁長嘆道：「用法嚴明，乃能至此，非我中國所可及，後患正不淺哩！」隱伏後文。道言甫畢，那德勝城遞到軍報，說是梁兵乘虛襲魏，現正吃緊，亟請濟師。晉王忙招呼親軍，倍道南行，五日即抵魏州，梁將戴思遠，燒營遁去。

晉王以南北兩敵均已擊退，鎮州援絕勢孤，可以立拔，偏偏兵家得失不能逆料，大將閻寶，竟爲鎮州兵所破，退保趙州。原來閻寶抵鎮州城下，築起長壘，連日圍攻，又絕滹沱水環城，斷絕內外。城中食盡，夜出五百人覓食，寶亦探知消息，故意縱使出來，擬伏兵掩捕，一鼓盡殲，誰知這五百人鼓譟而至，竟攻長圍。寶見他兵少，尚不爲備，俄頃有數千人繼至，各用大刀闊斧，破圍徑出，來燒寶營，寶抵擋不住，只好棄營竄去，往守趙州，營中芻粟甚多，統被鎮州兵搬去，數日不盡。

晉王聞報，急改任李嗣昭爲招討使，代寶統軍，嗣昭馳至鎮州，正值鎮州守將張處瑄遣兵千人出城迎糧，被嗣昭率軍掩至，殺獲幾盡，有數人避匿牆墟間，嗣昭躍馬彎弓，迭發迭中，不意城上有暗箭射來，正中嗣昭腦上。嗣昭忍痛拔箭，返射守卒，一發即殛，時已日暮，回營裹創，血流不止，竟爾斃。凶信傳到魏州，晉王很是悲悼，好幾日不食酒肉，繼聞嗣昭遺言，暫將澤潞兵授判官任團，令督諸軍攻鎮州，晉王依言而行，一面調李存進爲招討使，進

營東垣渡，立柵未就，鎮州將張處球卽處瑊弟領兵七千人，突來劫寨。存進慌忙對敵，出關橋上，殺斃鎮兵無數。自己亦戰歿陣中。

鎮州力竭糧盡，張處瑊等束手無策，只好遣使至魏州乞降，使人方去，晉王已遣李存審到來，揮兵猛撲，兩下相持至暮，城中守將李再豐願爲內應，乘着夜闌月黑，投籠招引晉軍，晉軍緣繩而上，到了黎明，全軍畢登，擒住張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及餘黨高濠李翥齊儉等，擬送魏州，趙人請命軍前，願得此數人爲故主洩恨。存審報明晉王，准如所請，趙人將數人醢爲肉泥，頃刻食盡，又掘發張文禮屍，寸磔市曹。且向故宮灰燼中檢出趙王王鎰遺骸，以禮祭葬。授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習泣辭道：「故使無後，習當斬衰送葬，俟禮畢聽命。」旣而葬畢，仍詣魏州，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軍。晉王許諾，另擬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卽命習爲節度使，習復辭道：「魏博竊府不應分疆，願得河南一鎮，歸習自取，方不虛糜廩祿呢。」乃以習爲天平節度使，兼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是時晉魏州刺史李存儒，原姓名爲楊婆兒，以俳優得幸。旣爲刺史，專事剝民，州民交怨。梁將段凝張朗等引兵襲入，執住存儒，遂拔衛州，又與戴思遠攻陷淇門，其城新鄉，於是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復爲梁有。還有澤潞留後李繼韜，竟叛晉降梁，受梁命爲節度使，繼韜係李嗣昭次子，嗣昭曾任澤潞節度使，及戰歿鎮州，長子繼儔襲職，因秉性懦弱，爲弟繼韜所囚。晉王以用兵方殷，無暇過問，權命繼韜爲留後，澤潞本置昭義軍，至是改稱安義軍。繼韜雖得竊位，心中終不自安，募僚魏球，牙將申蒙，復語繼韜道：「晉朝無人，將來終爲梁所併，不如先機歸梁，爲是。」繼韜弟繼遠亦勸兄降梁，繼韜乃遣繼遠奉表梁廷，梁主喜甚，立授繼韜節度使。

惟昭義舊將裴約，曾戍澤州，涕泣誓衆道：「我服事故使，已逾二紀，嘗見故使分財享土，志滅仇讎，不幸一旦捐館，柩尚未葬，乃郎君遽背君親，甘必降賊，誠不可解，我寧死不肯相從哩！」也是符習流亞。遂據城自守，梁遣偏將董璋往攻，久不能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他才勇，縱令逸去。郭威事始此。一面發新

募各兵，往助董璋，裴約向魏州乞援，偏晉王存勗，創行帝制，鎮日間編訂禮儀，竟無心顧及澤州。

看官閱過上文，應知晉臣勸進，已不止一二次，只因監軍張承業，力加諫阻，又延宕了一兩年，偏承業得病不起，奄臥年餘，竟致逝世，晉王雖似含哀，却帶着三分喜意，僚佐觀透隱情，因復上牋勸進。五臺山僧人，又獻入古鼎，目爲祥瑞，晉王乃命有司，置百官省寺，仗衛法物，定期四月舉行，派河東判官盧質爲大禮使，就在魏州牙城南面，築起壇幄，行卽位禮。晉王本奉唐正朔，稱爲天祐二十年，至四月上旬，昇壇稱帝，祭告天神地祇，改元光，國號唐。宣制大赦，授行臺左丞相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澄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使張居翰，並爲樞密使，判官盧質，掌書記馮道，俱充翰林學士，升魏州爲東京，與唐府號太原，卽晉國，爲西京，鎮州爲北都，令魏博判官王正言爲興唐尹，都虞侯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澤潞判官任圜爲眞定尹，充北京副留守，凡李存審李嗣源等一班功臣，統加官進秩，兼任節度使如舊。追尊曾祖執宜爲懿祖皇帝，祖國昌爲獻祖皇帝，父克用爲太祖皇帝，立廟晉陽，除三代外，又奉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四主，分建四廟，與懿祖以下，合成七室，尊生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劉氏毫不介意，依着故例，向太后曹氏處稱謝，曹氏恰有慙色，雖坐起迎，露出那踟躕不安的狀態，劉氏獨怡然道：「願吾兒享國無窮，使我得終天年，隨先君於地下，已是萬幸！」此外還計較甚麼？」曹氏亦相向歛歔。嗣命宮中開宴，彼此對坐，略述言情，盡歡而罷。後人共稱劉太妃的美德，小子恰有一詩道：

並后猶防禍變隨，況經嫡庶亂尊卑；私圖報德成慈孝，亞子開基禮已虧！

晉王存勗，已改號爲唐，當然稱爲唐主，其時尚留魏州，意欲攻梁，巧值梁鄆州將盧順密奔唐，獻襲取鄆州策，唐主乃召羣臣會議，議決後如何進止，待至下回表明。

張文禮弑養父王鐸，固有應討之罪，晉王討之宜也。但文禮宜討，而王都亦曷嘗不宜討晉王，獨以私廢公，授彼節鉞，開急

赴援，且與之約爲婚姻，所謂見利忘義者非耶！卽是以觀晉王之心術，已可見矣。鎮州雖下，逆子群誅，而衛州一帶，復爲梁取，李繼韜又以潞州降梁，是因非稱帝之時，乃以張承業之去世，五臺山僧之獻鼎，卽稱尊魏州，前時之假面具，一舉盡撤，既食前言，衆露驕態，識者已知其不終，況於生母而尊之，於嫡母而抑之，嫡庶倒置，貽謀不臧，寧待劉后之專權亂政，始發危機耶！閱者於文字間細心求之，褒貶固自不苟云。

## 第十五回 王彥章喪師失律 梁末帝隕首覆宗

却說唐主李存勗，因鄆州將盧順密來降，卽欲依順密計議，進襲鄆州，當下與諸臣商定進止，郭崇韜等都說未可，唐主獨召李嗣源入商，嗣源嘗自悔胡柳渡河致遭譴罰，見十一回。至是欲立功補過，卽慨然進言道：「我朝連年用兵，生民疲敝，若非出奇取勝，大功何日得成？臣願獨當此任，勉圖報命！」唐主大悅，立遣他率兵五千，潛趨鄆州，行至河濱，天色昏暮，夜雨沈陰，軍士多不欲進行，前鋒將高行周宣言道：「這是天助我成功哩！」鄆人今日必不防備，我正好出他不意，進取此城。」遂渡河東趨，直抵城下，李從珂、綠梯先登，軍士踴躍隨上，守卒至此始覺，那裏還及抵敵，徒落得身首分離，做了數千百個刀頭鬼。從珂開城迎入嗣源，再攻牙城，一鼓卽下，擒住州官崔管，判官趙鳳，送入興唐府。唐主喜甚，嘆嗣源爲奇才，卽命爲天平節度使。

梁主友貞，聞鄆州失守，驚惶的了不得，斥罷北面招討使戴思遠，嚴促他將段凝、王彥章等，發兵進戰。梁相敬翔，自知梁室將危，卽入見梁主道：「臣隨先帝取天下，先帝錄臣非才，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陛下乃棄忽臣言，臣戶位素餐，生亦何用，不如就此請死罷！」說至此，卽從靴中取出一繩，套入頸中，作自經狀。常常未見其死，過倉則以死相脅，是乃兒女子態，不足與言相道。梁主急命左右救解，問所欲言，敬翔道：「大局日危，事機益急，非用王彥章爲大將，萬難



支持了！一用王彥章，即龍救亡區，梁主點首，即擢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段凝爲副。彥章入見梁主，梁主問他破敵的期限，彥章答以三日，左右都不禁失笑。

及彥章退出，卽向滑州進發，兩日卽至，召集將士，置酒大會，暗中却遣人至楊村，具舟，夜命甲士六百，各持巨斧，與冶工一同登舟，順流而下，時飲尚未散，彥章佯起更衣，從營後趨出，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直趨德勝南城。德勝守將爲朱守殷，唐主曾遙囑道：「王鐵槍勇決過人，必來衝突德勝，汝宜嚴備爲是。」守殷屯兵北城，總道彥章出兵，無此迅速，所以未曾預防。那知彥章所遣的兵船，乘風前來，先由冶工熾炭，燒斷河中的鐵鎖，再由甲士用斧砍斷浮橋，南城孤立失援，王彥章麾兵馳至，急擊南城，立被破入，殺斃守兵數千人，計自彥章受命出師，先後正值三日，已將德勝南城奪下，朱守殷忙用小船載兵，渡河往援，又被彥章殺退。彥章復進拔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軍勢大振。

唐主聞報，亟遣宦官焦守賓，趨楊劉城，助鎮使李周固守，且命守殷棄去德勝北城，撤屋爲筏，載着兵械，俱至楊劉。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作爲攻具。兩造各行一岸，每遇灣曲，卽即交鬪，飛矢雨集，一日百戰，兵械往往覆沒，各有損傷。彥章又偕副使段凝，率十萬衆進攻楊劉，好幾次衝毀城堞，賴李周悉力堵禦，始得保全。彥章猛攻不下，退屯城南，另用水師據守河津。

李周飛使告急，唐主自率兵赴援，至楊劉城，見梁兵壘複疊，無路可通，也不禁憂急起來。當下向郭崇、韜問計，崇、韜答道：「今彥章據守河津，實欲進取東平，若我軍不能南進，彼必指日東趨，鄆州便不可守了。臣請在博州、東岸築城戍兵，截住河津，既可接應東平，復可分賊兵勢，但或被彥章訶知，前來薄我，使我無暇築城，恰是一樁大患，臣願陛下募敢死士，日往挑戰，牽綴彥章，彥章十日不得東行，城已築就，當可無慮了。」唐主一再稱善，卽命崇、韜率兵萬人，晝夜往博州，至麻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

唐主在楊劉城下，與彥章日夕苦戰，殺傷相當，纔閱六日，彥章得知崇韜築城，便統兵往攻。城方築就，未具守備，且沙土疏惡，不甚堅固。崇韜亟鼓舞部衆，四面拒戰。彥章兵約數萬，且用巨艦十餘艘，橫亘河流，斷絕援路，氣勢張甚。猶幸崇韜身先士卒，死戰不退，尙自支持得住。一面請唐主濟師，唐主自楊劉馳援，列陣新城西岸。城中望見援師，頓時增氣，呼叱梁軍。梁軍始有懼色，斷絕收纜。彥章亦自知無成，解圍退去。前時雖得倖勝，此次不免却退，王鐵槍亦徒勇耳。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唐主，請正朱守殷罪狀。唐主不從。守殷係唐主舊役蒼頭，所以不忍加罪。爲私廢公，終屬未當。隨即引兵南下。彥章等復趨楊劉，唐騎將李紹榮先驅至梁營，擒住梁謀數人，復縱火焚梁連艦，段凝首先怯退。彥章亦自楊劉退保楊村，唐軍奮力追擊，斬獲梁兵萬人，仍得屯德勝城。楊劉城中，已三日無食，至此始得解圍，守兵乃共慶更生。

先是彥章在軍，深恨趙張亂政，嘗語左右道：「待我成功還朝，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機事不密，則害成，可見彥章是徒勇無謀。這二語爲趙張所聞，私相告語道：「我等寧受死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因結黨構陷彥章，段凝嘗倚附趙張，素與彥章不協。在軍時動與齟齬，多方牽掣。每有捷奏，趙張即歸功段凝，至敗書報入，乃歸咎彥章。梁主友貞，高居深宮，怎知外事，且恐彥章成功難制，召還汧梁，把軍事悉付段凝，自是將士灰心，梁室覆亡不遠了。敘出梁亡之由來。

唐主聞彥章已退，乃還軍興唐府，澤州守將裴約連章告急，唐主嘆息道：「我兄不幸，生此梟獍！」嗣昭爲克用養子，故唐主稱嗣昭爲兄。裴約能知順逆，不可使陷沒敵中。一乃願指揮使李紹斌道：「澤州係彈丸地，除無所用，聊爲我救裴約，叫他回來。」紹斌奉命而去，及趨至澤州，城已被陷。裴約戰死，乃返報唐主，唐主悲悼不已。

嗣聞梁將段凝，繼任招討使，督軍河上，且從酸棗決河，東注曹濮，及鄆州，隔絕唐軍，不由的冷笑道：「決水成渠，徒害民田，難道我不能飛渡麼？」遂統軍出屯朝城。可巧梁指揮使康延孝得罪梁主，引百騎來奔，唐主召入，賜

他錦袍玉帶，溫顏問以梁事，延孝答道：「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但梁主暗懦不明，趙巖、張漢傑等，攬權專政，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本無智勇，徒知剋剝軍餉，私奉權貴，王彥章、霍彥威諸宿將，反出疑下。梁主不善擇師，并且用人不專，每一發兵，輒令近臣監制進止可否，悉取監軍處分，近又開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趨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定期十月大舉，臣竊觀梁朝兵力，聚固不少，分即無餘，陛下但養精蓄銳，待他分兵，趁着梁都空虛的時候，即率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不出旬月，天下可大定了。」策固甚善，但叛梁降唐，又爲唐獻議，梁心術殊不可問。唐主大喜，即授延孝爲招討指揮使。

果然不到數日，即聞王彥章進攻鄆州，原來彥章應召還梁，入見梁主，用笏畫地，歷陳勝敗形迹，趙巖等勸他不恭，勸歸私第。旋擬分道進兵，乃再命彥章攻鄆州，僅給保鑾將士五百騎，及新募兵數千人，歸他統領，另使張漢傑監彥章軍，彥章快快東行。梁主又令段凝帶着大兵，牽制唐主，凝屢遣游騎至潼關、二州間，抄掠不休，澤潞二州爲梁援應，契丹因前次敗還，日思報復，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唐主至此，頗費躊躇，宣徽使李紹宏等，都說是鄆州難守，不如與梁講和，掉換衛州及黎陽，彼此劃河爲界，休兵息民，再圖後舉。唐主勃然變色道：「誠如此言，我等無葬身地了！」遂叱退紹宏等人，另召郭崇韜入議，崇韜進言道：「陛下不備沐，不解甲，已有五年，無非欲翦滅僞梁，雪我讎恥，今已正尊號，河北土庶，日望承平，方得鄆州尺寸土，乃仍欲棄去，還爲梁有，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就使畫河爲境，何人爲陛下拒守哩！臣嘗細問康延孝，已知僞梁虛實，梁悉舉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不能飛渡，可以無患，彼却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兩路下手，搖動我軍，計非不妙。但段凝本非將才，臨機未能決策，彥章統兵不多，又爲梁主所忌，亦難成事，近得敵中降卒，俱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魏，劉自率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經空虛，勢必望風瓦解，僞主授首，敵將自降，否則今年秋穀不登，軍糧將盡，長此遷延，且生內變，俗語有云：築室道旁，三年不成，願陛下奮志獨斷，勿惑衆議，帝王應運，必有天命，爲甚。」

麼長首畏尾哩？」舉韜智勇，確是逼人。唐主聞言，不禁眉飛色舞道：「卿言正合朕意，大丈夫成即爲王，敗即爲虜，我便決計進行了！」

既而得李嗣源捷報，謂已遣李從珂等，擊敗王彥章前鋒，彥章退保中都。唐主顧語崇韜道：「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就此進兵，不必遲疑！」當下命將士遣還家屬，盡入與唐府，并將隨身第三妃劉氏及皇子繼岌也遣歸與唐，自送至離亭，啼嗔與訣道：「國家成敗，在此一舉，事若不濟，當就魏宮中聚我家屬，悉數盡焚，毋污敵手！」劉氏獨怡然道：「陛下此去，必得成功，妾等將長託鴻庥，何致變生意外呢？」言已，從容告別。能博唐主歡心，就在此處。

唐主囑李紹宏送歸劉氏母子，且飭他與宰相豆盧革與唐尹王正言等同守魏城，自率大軍由楊劉渡河，直至鄆州，與李嗣源會師，即命嗣源爲前鋒，乘夜進軍，三鼓越汶河，逼梁中都，中都素無守備，雖由王彥章屯紮，怎奈兵不滿萬，且多是新來募兵，將卒不相習，行陣不相諳，任你百戰不殆的王彥章，也是有力難使，孤掌難鳴。初得偵報，聞唐主親自到來，忙選前鋒數千人，出城十里，前往堵截，不值唐軍一掃，剩得幾個敗卒，逃回中都。彥章焦急異常，正擬棄城奔回，城外已鼓角齊鳴，礮聲大震，唐軍數萬人，乘勝殺到。彥章登城遙望，但見戈鋌耀日，旌旗蔽空，一班似虎似熊的將士，擁着一位後唐主子李存勗，踴躍前來，禁不住仰天嘆道：「如此強敵，叫我如何對付呢？」當下飭軍登陴，諭令固守。偏各兵士望見唐軍，統已魂馳魄散，意變神搖，勉強守了半日，那唐軍的強弓硬箭，接連射上，飛集城頭，守兵多中箭暈仆，餘卒譁走城下。彥章料不可支，沒奈何開城突圍，仗着兩桿鐵槍，挑開血路，破了一重，又有一重，破了兩重，又有兩重，等到重重解脫，向前急奔，身上已遍受重創，手下已不過數十騎，只因逃命要緊，不得不勉力趲路。偏後面有人叫道：「王鐵槍！王鐵槍！」彥章不知爲誰，回馬相顧，那來人手起槊落，刺傷彥章馬頭，馬卽仆地。彥章當然跌下時，已重傷，無力跳免，眼見被來將捉去。徒勇者終不得其死。

看官道：何人捉住彥章？原來是唐將李紹奇，唐主麾動兵士，圍捕梁將，擒住監軍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

及裨將趙延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至數千級。王彥章嘗語人道：「李亞子係關雞小兒，怕他做甚？」至是被紹奇縛送帳下，唐主笑問道：「汝嘗目我爲小兒，今日肯服我否？」彥章不答，唐主又問道：「汝係著名大將，奈何不守兖州，獨退處危城？」彥章正色道：「天命已去，尚復何言？」唐主惜彥章材勇，諭令降唐，且賜藥敷他創痕。彥章長歎道：「我本一匹夫，蒙梁朝厚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竭，不死何爲？就使皇帝意欲生我，我有何面目見天下士，豈可朝爲梁將，暮作唐臣麼？」悲世可風。

唐主令暫居別室，再遣李嗣源往諭，嗣源小名邈，信烈，彥章偃臥自若，毅然說道：「汝非邈，信烈麼？休來誘我！」嗣源忿然歸報，唐主大開筵宴，集將佐，即命嗣源列坐首席，舉酒相屬道：「今日戰功，公爲首次，爲郭卿崇，韜向使誤聽紹宏等言，大事去了！」又語諸將道：「從前所患，只一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已欲滅梁了，但段凝尚在河上，究竟我軍所向，如何爲善？」諸將議論不一，或言宜先徇海東，或言須轉攻河上，獨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起座道：「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尙未及知，就使人傳報，他必半信半疑，如果知我所向，即發救兵，亦應由白馬南渡，舟楫何能猝辦？我軍前往大梁，路程不遠，又無山險梗阻，可以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竊料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我所擒了，陛下儘可依延孝言，率大軍徐進，臣願帶領千騎，爲陛下前驅！」唐主遂令撤宴，卽夕遣嗣源先行。

翌晨，唐主率大軍繼進，令王彥章隨行，途次問彥章道：「我此行能保必勝否？」彥章道：「段凝有精兵六萬，豈肯驟然倒戈，此行恐未必果勝呢？」唐主叱道：「汝敢搖我軍心麼？」遂令左右推出斬首，彥章慨然就刑，顏色不變，及處斬後，獻上首級，唐主亦歎爲忠臣，卽命藁葬。越二日到了曹州，梁守將開城迎降。

梁主友貞，送接警報，慌得手足無措，亟召羣臣問計，大衆面面相覷，不發一言，梁主泣語敬翔道：「朕自悔不用卿言，今事已萬急，幸勿怨朕爲朕設一良謀！」翔亦泣拜道：「臣受先帝厚恩，已將三紀，名爲宰相，不啻老奴事

陛下如事郎君。臣嘗謂段凝不宜大用，陛下不從，今唐兵將至，段凝限居河北，不能入援，臣欲請陛下避狄，諒陛下必不肯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亦未必決行。今日雖良平復出，亦難爲陛下設法，請先賜臣死，聊謝先帝。臣不忍見宗社淪亡哩！全是怨言，何濟國難。梁主無詞可答，只得相向慟哭。哭到無可如何，乃令張漢倫馳騎北去，追還段凝軍。漢倫到了滑州，墜馬傷足，又爲河水所限，竟不能達。梁都待援不至，越加惶急。城中只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率令出戰，梁主不從，但召開封尹王瓚，囑託守城。瓚無兵可調，不得已驅迫市民，登城爲備。唐軍尚未薄城，城內已一日數驚，朝不保夕了。

先是梁故廣王全昱子友誨，爲陝州節度使，頗得人心，或誣他勾衆謀亂，召還都中，與友誨兄友諒友能，並錮別第，及唐軍將至，梁主恐他乘危起事，一併賜死，并將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亦勒令自盡，自登建國樓，歛歐北望，或請西奔洛陽，或請出詣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道：「凝本非將材，官由倖進，今時事萬急，能望他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麼？且凝聞彥章軍敗，心膽已寒，恐未必能爲陛下盡節呢！」趙巖亦從旁接口道：「一事勢至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既亡梁室，復死梁主，汝心果如何生著？梁主乃止，復召宰相鄭珣等問計，珣答道：「願請將陛下傳國寶，賫送唐營，爲緩兵計，徐待外援。」梁主道：「朕本不惜此寶，但如卿言，事果可了否？」珣俯首良久，乃出言道：「尚恐未了。」左右皆從旁匿笑，珣懷慚而退。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及在臥寢間，檢取傳國寶，已不知何時失去，想已被從臣竊出，往獻唐軍了。越日傳到急耗，唐軍將至城下，最信任的租庸使趙巖，又不別而行，潛奔許州。梁主已無生望，乃召語皇甫麟道：「李氏是我世讎，理難低頭，我不俟他刀劍，卿可先斷我首！」麟答道：「臣只可爲陛下仗劍，效死唐軍，怎敢奉行此詔？」梁主道：「卿欲賣我麼？」麟急欲自刎，梁主阻手道：「當與卿俱死！」說至此，即握麟手中，乃向頸一橫，鮮血直噴，倒斃樓側，麟亦自殺，史稱梁主友誨爲末帝，在位十年，享年止三十六歲，梁自朱溫篡位，國僅一傳，共得一十六年而亡。小子有詩嘆道：

登樓自盡亦堪哀，階禍都由性奸猜，宗室駢誅黎老棄，覆宗原是理應該！

過了一日，唐前鋒將李嗣源，始到大梁城下，王瓚卽開城迎降，欲知後事，且至下回再閱。

梁室大將只一王彥章，然用力有餘，角智不足。觀其取德勝南城，道與三日之言相符。第一時之僥倖耳。彼守德勝者爲朱守殷，故爲所掩襲，若易以他將，寧亦能應及而下耶？迨晉主自援楊劉，用郭崇韜計，築城博州東岸，而彥章卽無從施技，迭次敗北，及奉召還朝，用笏畫地，亦無非堂堂空談，何怪梁主之不肯信任也？若段凝更不足道，決河阻敵，反致自阻，及梁室已亡，又不能如王彥章之決死，歐陽公作死節傳，首列彥章，其固因彼善於此，而特爲表揚乎？梁主友貞，所任非人，敵未至而已內潰，首先隕而卽亡家，愚若可憫，咎實自取，且死期已至，尙忍摧殘骨肉，天下有如是伎刻者，而能長享國家乎？史稱其寵信趙張，疏棄敬李，以至於亡，是尙未能盡梁主之失也。

## 第十六回 滅梁朝因驕思逸 册劉后以妾爲妻

却說唐將李嗣源，到了大梁城下，王瓚開門迎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未幾唐主亦至，嗣源率梁臣出迎。梁臣拜伏請罪，由唐主溫詞撫慰，令仍舊職。又舉手引嗣源衣，用首相觸道：「我有天下，統是卿父子的功勞，此後富貴，應與卿父子同享了！」暗射下文既入城，御元德殿受賀，梁相李振語敬翔道：「新主已有詔赦罪，我輩理當入朝。」翔慨然道：「我二人同爲梁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及此事，將如何對答呢？」李振退出，次日竟入謁唐主，有人報告敬翔，翔嘆道：「李振認爲丈夫國亡君死，有何面目入建國門呢？」遂投緋自盡。還算有志

唐主命緝梁主友貞，有梁臣攜首來獻，當由唐主審視，憮然歎道：「古人有言，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得生見他面，今已身死，遺骸應令收葬，惟首級當函獻太廟，可塗漆收藏。」左右聞諭，當然依言辦

理。一面遣李從珂等，出師封邱，招降段凝，凝正率兵入援，遣部將杜晏球爲先鋒，途次接得唐主詔敕，晏球卽貽書從珂，情願投降，凝衆五萬，統隨凝投誠，凝詣闕請罪，唐主好言撫慰，并溫諭將士，仍使得所。

凝揚揚自得，毫無愧容。梁室舊臣，相見切齒，凝遂暗地進讒，極力排斥。於是貶竇相鄭珣爲萊州司戶，蕭傾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院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共計十一人，同日黜逐，段凝意尙未足，再與杜晏球聯名上書，謂梁要人趙巖、張漢傑、朱珪等，竊弄威福，殘害羣生，不可不誅。唐主再下詔，令首罪敬翔、李振，說他黨同朱氏，共傾唐祚，宜一併誅夷。朱珪助虐害良，張氏族屬，塗毒生靈，一應駢戮。趙巖在逃，飭嚴加擒捕，歸案正法。

這詔一下，除敬翔已死外，所有李振、朱珪、張翰、張漢傑、張漢倫等，均被縛至汴橋下，盡行處斬。所有妻孥人等，亦被收戮，敬翔家屬，也併受誅。趙巖逃至許州，爲匡國節度使溫韜所殺，獻首唐廷。巖家滿門抄斬，自不必說。以上諸人非無應誅之罪，但由段凝謀害，始命誅夷，唐主於爾何德於輩，臣何辜耶？賜段凝姓名爲李紹欽，杜晏球姓名爲李紹虔，追廢朱溫朱

友貞爲庶人，毀去梁宗廟神主，并欲發朱溫墓，斲棺焚屍。河南尹張宗奭已復名全義，自河南入朝，唐主與語，掘墓事，全義面陳道：「朱溫雖陛下世讎，但死已多年，刑無可加，乞免焚斲，藉示聖恩。」不憶妻妾移遷者。唐主乃止。

只令劉除闕室，削去封樹，便算了事。乃頒詔大赦，凡梁室文武職員，將校，概置不問。令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尋進封爲太原郡侯，賜給鐵券，并兼成德軍節度使，崇韜職兼內外，竭忠無隱，唐主亦倚爲心膂，豆盧革、盧程等，本沒有甚麼材能，無非因唐室故舊，得廁相位，坐受成命罷了。

唐主命肅清宮掖，捕戮朱氏族屬，所有梁主妃嬪，多半怕死，統是匍匐乞哀，涕乞求免，獨賀王友雍妃石氏，兀立不拜，面色凜然。唐主見他豐容盛鬢，體態端莊，不禁愛慕起來，便諭令入待巾櫛。石氏瞋目道：「我乃堂堂王妃，



豈肯事你胡狗，頭可斬，身不可辱！柴氏中有此烈婦，安可不傳！唐主怒起，即令斬首，繼見梁末帝妃郭氏，縞素素袂，淚眼愁眉，彷彿似帶雨，梨花嬌姿欲滴，便和顏問他數語，釋令還宮。此外一班妃妾，或留或遣，多半免刑，是夕郭氏侍寢，郭氏貪生畏死，沒奈何解帶寬衣，一任唐主戲弄，這也是朱溫淫惡的孽報，該當有此出醜哩。好淫者其醜之。

已而唐主第三夫人劉氏及皇子繼岌，自興唐府至汴，當由唐主迎入，重敘舊情。劉氏家世本微，籍隸咸安，乃父黃鬚，通醫卜術，自號劉山人。唐主攻魏，裨將袁建豐掠得劉女，年不過六七齡，生得聰明伶俐，嬌小風流。唐主愛他秀慧，挈入晉陽，令侍太夫人曹氏。太夫人教他吹笙，一學即能，再教以歌舞諸技，無不必領神會，曲盡微妙。轉瞬間已將及笄，更覺得異樣鮮妍，居然成了一代尤物。唐主隨時省母，上簞稱壽，自起歌舞，曹氏即命劉女吹笙爲節，恣揚宛轉，楚楚動人，尤妙在不疾不徐，正與歌舞相合。唐主深通音律，聞劉女按聲度曲，一些兒沒有舛誤，已是驚喜不置，又見他千嬌百媚，態度纏綿，越覺可憐可愛，只管目不轉睛，向他注射。曹太夫人也已覺着，便把劉女賜與爲妾。唐主大喜過望，便拜謝慈恩，挈他同至寢室，去演那龍鳳配了。當時唐主正室爲衛國夫人韓氏，次爲燕國夫人伊氏，自從劉女得幸，作爲第三個妻房，也封爲魏國夫人。劉氏生子繼岌，貌頗類父，甚得唐主歡心，劉氏因益專寵。

唐主經營河北，每令劉氏母子相隨。劉聞女已貴顯，詣魏宮入謁，自稱爲劉氏父，唐主令袁建豐審視，建豐謂得劉氏時，曾見此黃鬚老人，挈着劉氏，偏劉氏不肯承認，且大怒道：「妾雖鄉時，尚略能記憶，妾父已死亂兵中，曾由妾勸哭告別，何來這田舍翁，敢冒稱妾父呢？」一忍哉此婦！因命答劉，劉百下可憐，劉老邁龍鍾，那裏禁受得起，昏暈了好幾次，方得甦轉，大號而去。入謁時何不一下，乃受此無情杖耶？看官！你想這位劉夫人，連生父尚不肯認，何況是他人呢？

既至汴宮，聞唐主召幸梁妃，自然生了醋意，便提出一番正語，與唐主大起交涉，唐主也自覺不合，乃出梁妃

爲尼，這位梁妃郭氏，被唐主佔宿數宵，仍然不得享受榮華，只好灑淚別去。唐主慨贈金帛，並賜名誓正，作爲最後的恩典。劉氏尚恐他藕斷絲連，定要唐主遣發遠方，唐主因命送往洛陽，爲尼終身。

此事一傳，內外共知劉氏權重，相率獻諛。宋州節度使袁象先入朝，輦珍寶數十萬，先賂劉夫人，次及唐主親幸，遂得宮廷稱譽，備邀寵賚，賜姓名爲李紹安，此外如梁將霍彥威、戴思遠等，亦皆納賄宮中，陰結內援，得蒙唐主恩賜，段凝既改姓名爲李紹欽，仍爲滑州留後，他又因伶官景進獻寶入宮，劉夫人替他揄揚，竟升任秦寧節度使。還有河中節度朱友謙、博州刺史康延孝，相繼入朝，無一不打通內綫，厚沐恩施。友謙得賜姓名爲李繼麟，延孝得賜姓名爲李紹琛，匡國節度使溫韜，從前助梁肆虐，發唐山陵，此次因獻趙巖首，仍居方鎮，聞袁象先等俱受寵榮，也輦金入都，徧賂宮禁，卽由唐主召見，再三慰勞，賜姓名爲李紹冲，旬日遣還許州。郭崇韜劾他罪狀，唐主不問。

旣而楚遣使入貢，吳遣使入賀，岐遣使奉表稱臣，引得唐主志滿氣盈，不是出外遊畋，就是深居宴樂，劉夫人善歌舞，唐主欲取悅劉氏，嘗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庭中，優人呼爲「李天下」。唐主亦以「李天下」自稱，一日在庭四顧道：「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竟上前批唐主頰，唐主失色，餘優大駭。新磨從容說道：「李天下只有一人，尙向誰呼呢？」唐主乃轉怒爲喜，厚賞新磨。

越數日出畋中牟，踐害民禾，中牟令叩馬前諫道：「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損民稼穡，令他轉死溝壑呢？」唐主恨他多言，叱退中牟，意欲置諸死刑，新磨追還該令，牽至馬前，佯加詬責道：「汝爲縣令，獨不知我天子好獵麼？奈何縱民耕種，有礙吾皇馳騁哩！汝罪當死！」唐主聽了此言，也不禁啞然失笑，乃赦該令罪，仍使還宰中牟。畋令不失爲頑頑，敬磨也有諷諷風。

惟伶官流品混雜，有幾個能如敬新磨，并因劉夫人愛看戲劇，輒召伶人入戲，多多益善，諸伶得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側目，莫敢發言，或反相依附，取媚深宮。最有權勢的是伶官景進，平時常采訪民間瑣事，奏聞唐主，唐

主亦欲探悉外情，遂特進爲耳目，進得乘間行譏，盡民害政，連將相都怕他凶威。唐主本英武過人，乃滅梁以後，即如此糊塗，殊不可解。

宰相盧程，才不稱職，已罷爲左庶子。郭崇韜薦引尚書左丞趙光胤，豆盧革薦引禮部侍郎章說，俱授爲同平章事，其實光胤是輕率好夸，說亦不過謹重守常，都沒有相國材略。況值此嬖倖當道，朝政昏蒙，單靠這幾個庸夫，怎能幹旋大局呢？

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唐已滅梁，頗加畏懼，特避唐祖國昌廟諱，改名季興，親自入朝。司空梁震進諫道：「大王係梁室故臣，今唐已滅梁，必將南下，大王嚴兵守險，尤恐難保，奈何自投虎口，甘爲魚肉呢？」季興不從，留二子唐守，但率衛士三百人，竟至汴都。唐主果欲留住季興，經郭崇韜婉言相勸，請新得天下，宜示寬大，乃優禮相待，并賜盛宴。席間趁着酒興，由唐主笑問季興道：「朕仗着十指，得取天下，現在各鎮多已稱臣，惟吳蜀二國，未肯歸命，今欲爲統一計，應先取吳呢？還是取蜀呢？」季興暗思蜀道艱險，未易進攻，乃故意答說道：「吳地卑下，不如蜀土富饒，況蜀主荒淫日甚，民多怨言，若王師進攻，無患不勝。待全蜀掃平，順流東下，取吳亦似反掌哩。」唐主稱善，盡歡而散，越宿，即遣使歸鎮。

季興聞命，立即陛辭，倍道南歸，行至襄州，投宿驛館，忽然心動起來，即命衛士斬關夜逸。果然襄州刺史劉訓夜得唐主飛詔，令他羈住季興，那知季興已早馳去，追亦無益，只好據實覆命，原來季興入朝，恰官闈入，屢向季興索賂，季興雖有餽贈，尙未償他心願，所以季興辭行，便由伶官等互勸唐主，拘住季興。季興幸已脫身，馳回江陵，握梁震手道：「不用君言，幾致不免，但新朝百戰經營，纔得河南，便自矜功，烈色荒禽，荒怎能久享，我可無庸多慮了！」  
旁觀者滿。乃繕城積粟，招納梁朝散卒，日加蒐練，爲戰守計。那唐主藐視季興，就使他倖脫，也不甚注意。

河南尹張全義，因前時梁主至洛，將行郊禮，被唐軍一鼓嚇回，見十一回，剩下儀仗法物，俱未取歸。此時江山易

姓，樂得趨奉新主，表請唐主幸洛郊，天儀物俱備，唐主大喜，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即擇期仲冬吉日，挈着家屬，由州赴洛，全義竭誠迎接，匍伏道旁，怎奈年力衰邁，一經跪下，兩足已覺酸痛，至唐主諭令平身，他欲伸足起來，偏偏一個腳軟，復致跌倒，搗爲齏粉。唐主亟命左右扶持，方得勉強起身，導入洛城，當下檢驗儀物，准備南郊，獨劉夫人別具私心，但言儀物未齊，不足示尊，須再加製造，方可大祀。唐主專信婦言，遂囑全義增辦儀物，改期來年二月朔日，行郊祀禮，且見洛陽宮闕，較汴梁尤爲華麗，索性就此定都，不願還汴。仍復汴州開封府爲宣武軍，且改前梁永平軍大安府，即吳安，爲西京，仍置京兆尹，稱晉陽爲北京，仍復鎮州爲成德軍，此外如宋州宣武軍，改名歸德軍，華州感化軍，改名鎮國軍，許州匡國軍，復爲忠武軍，滑州宣義軍，復爲義成軍，陝府鎮國軍，復爲保義軍，耀州靜勝軍，復爲順義軍，潞州匡義軍，復爲安義軍，鄆州武順軍，復爲武貞軍，延州置彰武軍，鄧州置威勝軍，晉州置建雄軍，安州置安遠軍，所有天下官府名號，及寺觀名額，曾經梁室改名，一律復舊。

安義軍 李繼韜前已叛唐降梁，見十四回。梁亡後，欲北走契丹，唐主召他詣闕，他尚却顧不前，惟生母楊氏，素善蓄財，積貲百萬，以爲錢可通靈，不妨入朝，遂率子偕行。一入洛陽，遍賂伶宦，且由楊氏入宮，厚贈劉妃，金寶，乞爲解免。劉妃即代唐主極言嗣昭功臣，宜加恩貸，伶宦等亦替繼韜乞哀，說他本無邪意，但爲姦人所惑，因致誤爲唐主，乃召入繼韜。繼韜叩頭謝罪，泣言知悔，當經唐主慨諭赦免，且屢命從歐，漸漸的寵幸起來。獨唐主弟薛王，存渥不直繼韜，屢加面責，繼韜未免不安，復賂宦官伶人，乞請還唐。唐主不許，繼韜密貽弟 繼遠書，令伴囑軍士縱火，冀唐主遣歸安撫。那知詭謀被洩，立遭梟首，繼遠亦受捕狀誅。

乃兄繼儔前爲繼韜所囚，至此受命襲職，出來報怨，悉取繼韜產物，并將他妻妾一併奪去，妾意淫污。繼韜弟繼達大怒道：「吾兄被誅，大兄無骨肉情，毫不悲痛，反刼他貨財，淫他妻妾，此等人面獸心，尚堪與同處麼？」乃爲繼韜服麻，使私黨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又募市人攻繼達，繼達自刎而亡。唐主聞報，即命李繼珂知潞州。

事，便算了案。

越年爲同光二年，唐主遣皇弟存渥及皇子繼岌，同往晉陽，迎太后至洛，太妃道：「陵廟在此，若同往洛陽，歲時何人奉祀呢？」因留居晉陽，但與曹太后餞行，涕泣而別。曹太后遂詣洛陽，由唐主迎居長壽宮，還有唐主正妃韓氏，次妃伊氏，也隨同到洛，分居宮中，母子團圓，妻妾歡聚，經唐主開筵接風，暢飲通宵，自不消說。獨有這位貌美心凶的劉夫人，外面佯作歡容，暗中非常焦灼。他本想冊爲皇后，豈意盡惑唐主，求達奢願，唐主頗有允意，只因韓伊兩夫人位次在劉氏上，究不便越次冊立，所以隨時遷延，懷意未發。劉夫人屢次設謀，未見成效，前此擬行郊祀，從旁力阻，也是他借端梗議，欲令唐主立他爲后，然後再行郊禮。唐主雖改定郊期，終究未定后位，此次韓伊兩夫人又復到來，眼見得正宮位置要被他們兩人奪去，當下情急智生，亟囑使伶人宦官運動相臣。

豆盧革素來模稜，自然樂允，惟郭崇韜位兼將相遇事不阿，平常嫉視伶宦，未易進言，乃轉令他故人子弟，往說崇韜。崇韜正慮伶宦用事，與己不利，見了故人子弟，談及後患，故人子弟便答道：「爲公計，莫如請立劉氏爲后，劉氏專寵，公所深知，主上早有意冊立，惟恐公不肯相從，今公能先行陳請，上結主權，內得后助，雖有千百讒人，也無從撼公了。」崇韜不禁點頭，遂與豆盧革等聯名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從中后計，無補後來。

唐主自然欣慰，因郊祀屆期，崇韜復獻勞軍錢十萬緡，二月初日，唐主親祀南郊，命皇子繼岌爲亞獻，皇弟存紀爲終獻，禮畢退班，宰相以下，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宣詔大赦。過了數日，卽冊劉氏爲皇后，封皇子繼岌爲魏王。時洛都已建太廟，皇后劉氏既受冊寶，遂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行廟見禮，他本是個脂粉班頭，更兼那珠冠玉佩，象服瑩衣，顯出萬種妖嬈，千般婀娜，洛陽士女夾道聚觀，稱羨不置。可惜不合國母身分。還宮後，相率朝賀，只韓伊兩夫人，很是不平，未肯往朝。唐主不得已，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小子有詩嘆道：

漫將妾媵冊中宮，  
禁掖甘心啓女戎，  
縱使英雄多好色，  
小星胡竟亂西東！

五代史通俗演義 第十六回 滅梁朝因驕恩逸 冊劉后以妾爲妻

劉氏既得爲后，益復選用伶宦，羣小倖進，宮廷竟從此多事了，欲知後來如何，待至下回再表。

本回敘後唐與亡國，爲承上啓下之轉捩文字。唐主李存勗，以英武聞，雖有強兵猛將，不足以制之，而獨受制於一婦人之手，偷所謂以柔克剛者非耶？劉氏出身微賤，無德可稱，徒以色進，而唐主乃寵愛逾恒，視如珍寶，隨軍數載，朝夕不離，其蠱惑唐主也亦已久矣。滅梁以後，先至汴都，唐主自傳紛墨，與優爲戲，取悅愛妾，何其惑也！且伶人宦官，由此而進，媚子諸臣，藉此而榮，以視前日知人善任，披甲枕戈之唐主，幾不啻判若兩人。蓋驕則思佚，佚則思淫，而劉氏益得乘間獻媚，玩弄唐主於股掌之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斯言其信然乎？甚至以妾爲妻，越次冊立，嫡庶倒置，內亂已生，外侮乘之而起，自在意中，獨惜郭崇韜名爲智士，乃不能急流勇退，反墮劉氏陰謀，代爲陳請，富貴誤人，一至於此，可勝嘆哉。

## 第十七回 房幃溺愛牝雞司晨 酒色亡家牽羊待命

却說唐主既冊立劉后，嫡庶倒置，已成大錯，更且聽信劉氏，復用宦官爲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嗣更命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郭崇韜力諫不從，功臣多半憤惋，漸起怨聲，再加租庸副使孔謙，得兼任鹽鐵轉運副使，凡赦文所蠲賦稅，仍舊徵收，自是每有詔令，人多不信，百姓亦愁怨盈途，唐主尚自加尊號，封賞倖臣，並加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荆南節度使高季興爲南平王，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爲朔方王，賜吳越王錢鏐金印玉冊，并遣客省使李巖赴蜀，探察虛實，巖返報唐主，謂蜀主王衍，童駭荒縱，不親政務，斥逐故老，暱比小人，賢愚易位，刑賞失常，若大兵一臨，定可成功等語。唐主乃決意攻蜀，整備兵馬糧械，指日出師。

會秦王李茂貞病死，此老竟得善終，可謂萬幸。遺表令長子繼職，權知軍府事，唐主拜繼職爲鳳翔節度使，賜名從，且徵兵會同伐蜀，從巖尚未出軍，那契丹已進薊州，乃將攻蜀事暫行擱起，卽授李嗣源爲招討使，出禦契丹，嗣

源既奉命出師，唐主又與郭崇韜商議，令嗣源鎮守成德軍，調崇韜兼鎮汴州，崇韜兼鎮成德軍事，見前回。崇韜面辭道：「臣富貴已極，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功勞，得居高位，本已深抱不安，今因委任親賢，使臣得解旄節，正出陛下聖恩，使臣免疚，況汴州衝要富繁，臣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也與空城無二，爲甚麼設此虛名，無補國本呢？」唐主道：「卿言亦是，但卿爲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功所得比麼？」崇韜一再固辭，乃許他解除兼職，令蕃漢總管李嗣源出鎮成德軍，嗣源受命蒞鎮，因家在太原，表請授從珂爲北京內牙指揮使，俾得顧家。唐主覽表，恨他爲家忘國，竟斥從珂爲突騎指揮使，令率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正擊退契丹，聞從珂被黜，惶恐求朝，唐主不許，嗣源至此，更不免疑上加疑，憂上加憂了。唐主與嗣源曾有富貴與共之約，此時嗣源並無異志，乃激使起疑，豈非自尋禍崇麼？

且說唐主聞契丹已退，北顧無憂，又好肆志畋游，耽情聲色，嘗與劉后私幸大臣私第，酣飲達旦，最多往返的是張全義宅中。全義屢陳貢獻，半輸內府，半入中宮，劉后很是滿意，自念母家微賤，未免爲妃妾所嫌，不如拜全義爲養父，得借餘光，乃面奏唐主，自言幼失怙恃，願父事張全義，唐主慨然允諾，劉后遂乘夜宴時，請全義上坐，行父女禮，全義怎敢違受，劉后令隨宦強他入座，竟爾亭下拜，惹得全義眼熱耳紅，急欲趨避，又被諸宦擁住，沒奈何受了全禮。唐主在旁坐着，反嬉笑顏開，叫全義不必辭讓，并親酌巨觥，爲全義上壽，全義謝恩飲畢，復搬出許多貢獻，贈獻劉后，大約算是收盡。俟帝后返宮時，輿送進去。

越日，劉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入奏道：「國母拜人臣爲父，從古未聞，臣不敢起草！」唐主微笑道：「卿不愧直言，但后意如此，且與國體亦沒甚大損，願卿勿辭。」鳳無可奈何，只好承旨草書，繳入了事。

唐主復來訪良家女子，充入後庭，有一女生有國色，爲唐主所愛，幸竟得生子，劉后很懷妒意，時欲將他拈去，可巧李紹榮喪婦，唐主召他入宮，賜宴解悶，且諭行欲道：「卿新賦悼亡，自當復娶，朕願助卿聘一美婦。」劉后即召唐主愛姬，指示唐主道：「陛下憐愛紹榮，何不將此女爲賜？」唐主不便忤后，伴爲允許，不意劉后即促紹榮拜

謝，一面即囑令宦官，扶掖愛姬出宮，一肩乘輿，竟擡入紹榮私第去了。相樂何幸，得此美福！唐主愀然不樂，好幾日稱疾不食，始終不過劉皇后只好耐着性子，仍然與劉后交懽。

劉后素性佞佛，自思貴爲國母，無非佛力保護，平時所得貨賂，輒賜給僧尼，且勸唐主信奉佛教，有胡僧從于闐來，唐主率劉后及諸子，向僧膜拜，僧遊五臺山，因遣中使隨行，供張豐備，傾動城邑。又有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呼風使雨，先時嘗過鎮州，鎰不加禮待，誠惠忿然道：「我有毒龍五百，歸我驅遣，今當遣一龍，搗起片石，恐州民皆成魚鼈！」越年鎮州大水，漂壞關城，人乃共稱爲神僧。唐主聞他神奇，飭中使延令入宮，自率后妃下拜。誠惠居然高坐，安身不動，至唐主已經拜畢，留居別館，他乘着閑暇，昂然出遊，百官道旁相遇，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肯從衆，相見不過拱手，誠惠尙傲不爲禮，冤冤相湊，洛陽天旱，數旬不雨，崇韜奏白唐主，請令誠惠祈雨，誠惠無可推辭，便令築壇齋醮，每日登壇誦呪，也似念念有詞，僞龍神不來聽令，亦日儘管高升，遂被崇韜指摘，說他禱雨無驗，擬在壇下積薪，將他焚死。不意有人報知誠惠，嚇得誠惠神色倉皇，乘夜遁去。後來聞他逃回五臺，只恐都中筋捕，竟致愛死。妖僧惑人，大都如此。唐主及劉后，尙自言信佛未虔，不能留住高僧，引爲悔恨。劉氏不足責，唐主何嘗不至此。許州節度使溫韜，聞劉后佞佛，情願改私第爲佛寺，替后薦福，奏疏一上，得旨嘉獎，還有皇后教令，亦聯翩下去，優加褒美，當時太后旨意稱誥令，皇后旨意稱教令，與唐主詔旨並行，勢力相等。內外官吏，接到后教，也奉行維謹，不敢稍違，所以中宮使命，愈沿愈多，還幸太后誥令，罕有所聞，大衆尙得少顧一面，免得頭緒紛繁。

同光三年，太妃劉氏，得病晉陽，曹太后親擬往省，爲唐主諫止。聞太妃病逝，又欲自往送葬，再經唐主泣諫，與羣臣交章請留，太后雖難拂衆意，未曾啓行，但哀痛異常，累日不食。過了一月，魂魄歸地下，往尋那位劉太妃，再續生前睦誼去了。却是難得唐主初遭母喪，却也號慟哭泣，至絕飲食，百官連表勸慰，閱五日始進御膳，漸漸的悲懷減殺，又把那佚遊故態，發作出來。



是年春夏大旱，至六月中方纔下雨，一雨至七十五日，天始開霽，百川泛濫，徧地浸淫。宮中本是高地，至此亦患暑濕，唐主欲登高避暑，苦乏層樓，似乎悶悶不樂，宦官等即進言道：「臣見長安全盛時，宮中樓閣不下百數，今陛下乃無一避暑樓，亦太不道意了。」唐主道：「朕富有天下，豈不能繕築一樓？」宦官又道：「郭崇韜當盾頭不展，屢與租庸使孔謙談及國用不足，陛下雖欲營繕，恐終不可得呢。」借端誣人，利口可畏。唐主變色道：「朕自用內府錢，何關國帑？」遂命宮苑使王允平，趕造清暑樓，因恐崇韜進諫，特遣中使傳諭道：「朕昔在河上，與梁軍對壘，雖行營暑濕，被甲乘馬，未嘗覺疲，今居深宮，廡大廈，反不堪苦熱，未識何因？」崇韜即託中使轉奏道：「陛下前在河上，強敵未滅，深念仇恥，雖遇酷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雖居珍臺涼館，尚患鬱蒸，這乃是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陛下能居安思危，便覺今日暑濕，變爲清涼了。」唐主聞言，默然不語，宦官又進讒道：「崇韜居第，無異皇宮，怪不得未識帝熱哩。」唐主由是隱恨崇韜。崇韜聞允平營樓，日役萬人，費至巨萬，因復進諫道：「今河內水旱，軍食不充，願息役以俟豐年。」看官試想，唐主既偏信讒言，尚肯依他奏請麼？還有河內令羅貫，人品強直，係由崇韜薦拔，伶宦有所請託，貫守正不阿，屢將請託書獻示崇韜。崇韜一再奏聞，唐主亦置諸不理，伶宦等尤加切齒。張全義亦恨羅貫，密訴劉后，劉后遂譴貫不法，唐主含怒未發，會因曹太后將葬坤陵，先期往祀，適天雨道濘，橋梁亦壞，唐主問明宦官，謂係河內境內，屬貫管轄，當即拘貫下獄，獄吏拷掠，幾無完膚，至祀陵返駕，且傳詔誅貫。崇韜進諫道：「貫不過失修道路，罪不至死。」唐主怒道：「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路不修，尙得說是無罪麼？」崇韜又叩首道：「陛下貴爲天子，乃嫉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公，罪在臣等。」唐主拂袖遽起道：「卿未免與貫爲黨，但卿既愛貫，任卿裁決。」言已，返身入宮。崇韜也起身隨入，還欲辯論，唐主竟闔門不納，崇韜憤恨而出，竟被殺，暴屍府門，遠近共呼爲冤，獨伶宦等互相道賀。崇韜尙戀棧不去，意欲何爲。

既而唐主召集羣臣，會議伐蜀，宣徵使李紹宏，保薦李紹欽爲帥，崇韜奮然道：「段凝即紹欽詳見前回，係亡國

奮將徒知說諂，有何材略！羣臣乃更舉李嗣源。崇韜又說道：「契丹方熾，李總管，即嗣源，不應調開河朔。」唐主乃問崇韜道：「公意果屬何人？」崇韜道：「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授為統帥，俾成威望，保儲繼長，亦是誤處。」唐主道：「繼長年幼，何能獨往？當更求副帥。」崇韜尚未及答，唐主復道：「朕意屬卿，煩卿一行。」崇韜不好違命，便拜稱遵諭。乃命魏王繼巖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西川北面都招討制置等使，悉付軍事。又命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從轍充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府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陣斬斫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軍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客省使李嚴為安撫使，率兵六萬西向進發。尋又任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懋並隨魏王出征，參預軍機。

蜀主王衍，尚南巡北幸，淫昏無度。中書令王宗儁與王宗弼密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儁憂憤身亡。蜀主衍仍得安位，日與狹客美人縱情游宴。自宣華苑告成後，中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等殿，清和、迎仙等宮，降真、蓬萊、丹靈等亭，又有飛鸞閣、瑞獸門、怡神院等名目，統是金碧輝煌，備極奢麗。每令後宮婦女戴金蓮冠，着女道士服，扈從至苑，列座賜飲，不問晨夕，又往往參入近臣，得與宮人並坐並飲，到了得意忘情的時候，男女嫖褻，脫冠露髻，恣意喧嘩，毫無禁忌。大約是與人同樂的意思。有時令宮人濃施朱粉，梳為醉妝，上行下效，全國通行。會逢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統繪雲霞，飄飄如神仙中人。衍自作甘州曲，描述仙狀，往返山中，沿途歌唱。宮人依聲屬和，嬌喉清脆，娓娓可聽，確是一種賞心悅耳的風景，他又以為與唐修好，可以無虞，撤出邊疆兵戍，安享太平。

宣徽北院使王承休本是一個宦官，恰娶有妻室嚴氏。嚴氏具有絕色，由王衍屢召入宮，與他同夢，承休與嚴氏本是一對假夫婦，樂得借妻求寵，仰沐恩榮。後世之縱妻為妾，冀得升官者，想都從承休處學來，可惜身非閹宦。果然夫因妻貴，得升任龍武軍都指揮使，用裨將安重霸為副，重霸狡佞善媚，勸承休入求秦州節度使，且授他奏語。承休即入見

王衍道：「秦州多美婦人，願爲陛下采獻。」王衍大悅，卽授承休爲秦州節度使，兼封魯國公。承休挈妻赴鎮，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導歌舞，當將歌女繪成圖像，并畫秦州花木，賚送成都尹韓昭，託他代表，請駕東遊。

衍覽圖甚喜，卽擬登程，羣臣交章諫阻，衍皆不從。王宗弼上表力爭，反被衍擲棄地上。徐太后涕泣勸止，亦不見效。前秦州判官蒲禹卿上書極諫，幾二千言，韓昭語禹卿道：「我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一聽不及待了，禹卿退去。王衍旣記念嚴氏，欲續舊歡，承休旣借妻求寵，何不留妻在宮，又因承休所呈各圖，絲皆中意，無論何人規諫，也是阻他不住。當下改元咸康，頒詔東巡，令兵士數萬扈蹕，出發成都。

行次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報稱唐軍西來，衍尙未信，且大語道：「我正欲耀武，怕他甚麼？」及進至梓潼，遇大風發木拔屋，隨行史官占兆，謂此風爲貪狼風，當有敗軍覆將的大患。衍亦未省，在途與狎客賦詩，毫不爲意。再進抵利州城，始接到警信，威武城守將唐景思已迎降，唐將李紹琛了。衍方信承捷軍報，實非謊言。越宿由威武潰軍，陸續奔來，說是鳳興文扶四州已由節度使王承捷一併獻唐，那時纔覺惶急，令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及侍中王宗昱，並爲招討使，率兵三萬，往拒唐軍。

唐軍倍道前進，勢如破竹，李紹琛等爲先驅，所過城邑，不戰自破。旣收降威武城，并得鳳興文扶四州，遂令降將爲嚮導，大攻興州。興州刺史王承鑿棄城遁去，郭崇韜命承捷攝興州刺史，再促紹琛等進兵，拔緄州，下成州，到了三泉，與蜀三招討使相遇，憑着一股銳氣，橫衝直撞，殺將過去。蜀兵連年不練，很是竄惰，怎禁得百戰雄師乘勝前來，頓時你驚我懼，彼逃此散。三招討本非將才，統嚇得魂魄飛揚，抱頭鼠竄，所領部衆，被唐軍殺死五千人，餘皆四潰。

蜀主衍聞三泉又敗，急自利州西還，留王宗弼屯成利州，且令斬三招討使，以振士心。唐將李紹琛晝夜兼行，

徑向利州進發，西川大震。蜀武德留後宋光葆，貽郭崇韜書，請唐軍不入轄境，當舉巡屬內附，否則當背城決戰。崇韜覆書如約，光葆遂舉梓綿劍龍普五州降唐。武定節度使王承肇、山南節度使王宗成、階州刺史王宗岳也聞風生畏，各遣使至唐營中，奉土投誠。一班降將軍，遂免蜀主。秦州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襲唐軍，重霸道：「一擊不勝，大事去了；但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西行入援。」承休以爲真情，整軍出城，重霸隨至城外，忽向承休下拜道：「國家取得秦隴，何等竭力，若從公還朝，誰人守此重霸願代公留守。」說至此，竟麾親軍還城，承休無可奈何，只好西行。重霸竟舉秦隴歸唐。

王宗弼聞各屬瓦解，正在驚惶，可巧唐使到來，投入郭崇韜書，爲陳利害，勉令歸降。他已怛然心動，無意守城，又值王宗勳等狼狽到來，即出示詔書，相持而泣。宗勳等流涕道：「國危至此，統由主上一人，荒淫所致，公今日依詔殺我三人，他日必輪及公身了。」願公亟圖變計。」宗弼道：「我正懷此意，所以出示詔書，同籌良策。」三人齊聲道：「不如降唐罷？」宗弼徐說道：「公等先送款唐軍，我且往成都一行，何如？」宗勳等當然贊成，便分頭行事。

宗弼棄城西歸，距蜀主衍返都時，僅隔五六日。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衍馳入妃嬪中，令宮人排作回鶻隊，送擁入宮。還有這般典故。至宗弼到來，登太元門，嚴兵自衛，徐太后與蜀主衍同往慰勞，宗弼竟趁勢圖逆，劫遷太后及蜀主幽置西宮。所有後宮及諸王，一同錮禁，收取國寶及內庫金帛，俱入私第，自稱西川兵馬留後。嗣聞唐軍已入鹿頭關，進據漢州，當即撥出幣馬若干，牛酒若干，遣人迎犒唐軍。且因唐安撫使李嚴曾至蜀聘問，與有一面交，遂僞作蜀主書，送達李嚴道：「公來我即降。」降將軍外，又出這般將軍，西蜀可謂多。嚴既得書，便欲馳往，或阻嚴道：「公首議伐蜀，蜀人怨公，深入骨髓，奈何輕往？」嚴微笑不答，竟率數騎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且入西宮見蜀主衍，衍向嚴慟哭。見女子態，有何用處。嚴婉言勸慰，謂出降以後，必能保全家屬，衍乃收淚，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一面令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同平章事王鐸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齎奉書表，偕嚴同迎。

唐軍，唐統帥繼岌、郭崇韜等，聞蜀已願降，即兼程至成都，令李嚴再行入城，引蜀君臣出降馬前。蜀主衍白衣首經，銜璧牽羊，蜀臣裴經徒跣與榘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榘，承制赦蜀君臣罪，衍率百官向東北拜謝，導唐軍入成都。總計蜀自建據守，一傳即亡，共計三十五年。小子有詩嘆道：

休言蜀道是崎嶇，徒險終難阻萬夫。劉李以來王氏繼，荒淫亡國付長吁！

蜀主出降時，尚有王宗弼一番舉動，且至下回表明。

前半回承述前文，歷述劉后行誼，一無可取，而唐主反事事聽從，益見唐主之爲色所迷，致兆危亡之漸。郭崇韜已遭主忌，尚不知引退爲唐主嘆，尤爲崇韜惜，寓意固深且遠也。下半回敘伐蜀事，蜀主以淫昏致亡，正爲唐主一大對照。唐軍西入，勢如破竹，僅有三泉之戰，一交鋒而即潰，各鎮望風迎降，不待遺鏃。而王宗弼且棄城走還，劫遷蜀主及太后，并後宮諸王，卒致牽羊銜璧，而縛與榘，淫昏失德者，終局如是，非唐主之殷鑒乎？然郭崇韜以得蜀而益危，唐主以得蜀而益驕，是蜀之亡未見唐利反爲唐害，杜牧所謂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使後人復哀後人，正本回之注脚也。

##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擊郭招討 遣兵亂劫逼李令公

却說王宗弼納款唐軍，並斬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濶澄，及宣徽使李周翰、歐陽晃，說他焚惑唐主，函首送唐帥繼岌，又責韓昭佞諛，梟首金馬坊門，又令子從班、劫得蜀主後宮，及珍奇寶玩，賫獻繼岌，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繼岌笑道：「這原是我家應有物，何用他獻來呢？」及大軍既入成都，露布告捷，當由崇韜禁止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此，只七十日，得方鎮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綉帛，以千萬計。當時平蜀首功，要算李紹琛、獨崇韜與董璋友善，每召璋入議軍情，不及紹琛。紹琛位在璋上，很是不平，願語董璋道：「我有平蜀

大功，公等檄檄小材也。相從，反向郭公前饒舌，難道我爲都將，不能用軍法斬公麼？

環不禁懷慚，轉訴崇，崇輒竟表薦環爲東川節度使，紹琛益怒道：「我冒白刃，越險阻，手定兩川，乃反令董環坐享麼？」遂入見崇，極言東

川重地，不應位置庸臣，現惟任尚書兼文武材，宜表爲鎮帥。崇變色道：「我奉上帝命，節制各軍，公怎得違我處置？」

紹琛快快而退。紹琛固誤崇，崇亦誤。王宗弼欲鎮西川，爲繼岌所拒，復密賂崇，乞令保薦，崇佯爲允許，始終不

爲出奏，宗弼乃率蜀人列狀，請留崇鎮蜀，宦官李從襲，隨繼岌至成都，他本挾望而來，想乘此多得財帛，偏軍中

措置，全屬崇，無從染指，遂入語繼岌道：「郭公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心迹可知，王宜預防爲是。」繼岌道：

「主上倚郭公如山，嶽怎肯令他出鎮蠻方？且此事亦非我所應聞，姑俟班師以後，由汝等詣闕自陳便了。」原來

崇輒有五子，長廷誨，次廷信，隨父從軍，廷誨私受賂，賂蜀臣自宗弼以下，多由廷誨先容，餽遺崇，輒實貨妓樂，連日

不絕，惟都統牙門寂然，無人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及唾壺塵尾等件，心下亦覺不平，再加從襲在旁讒構，自然

疑忿交乘，有時與崇輒晤談，語多譏諷，崇輒不能自明，乃欲歸罪宗弼，特向宗弼索犒軍錢數萬緡，宗弼不肯給，

由崇輒唆動軍士，縱火喧譟，一面入白繼岌，召入宗弼，責他貪黷不忠，牽出斬首。該殺。並收誅宗勳宗渥，駢戮族屬，

籍沒家產，并將宗弼屍骸，陳諸市曹，蜀人剖肉烹食，聊洩怨恨。

先是乾德中，曾傳童謠云：「我有一帖藥，名曰叫阿魏，賣與十八子，一至是始驗。原來宗弼係王建養子，原姓

名爲魏宏夫，自王建爲假父，始改姓名宗弼，已誅王承休，亦自秦州到來，進謁崇，崇輒亦數責罪狀，梟示軍中，也

是該死，但李氏不知如何下落。因復薦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知祥本留守北都，與崇輒爲故交，所以薦引。屢引私入，已覺

不當，且使全蜀得歸孟氏，未始非崇輒所患。知祥從北到西，一時未能蒞蜀，蜀中留駐的大軍，不便遽行班師，且因盜賊四起，

隨處須勤，特由崇輒派遣偏師，令任圜、張筠等分領四出招討。

唐主遣宦官向延嗣，促令大軍還朝，延嗣到了成都，崇輒未嘗郊迎，及入城相見，敘及班師事宜，崇輒且有違

言延嗣好生不樂，因與李從襲僚誼相關，密談情愫，從襲得聞，進言道：「此間軍事，統由郭公把持，伊子延誨，復日與軍中驍將及蜀土豪傑，把酒狎飲，指天誓日，不知懷着何意，諸將皆郭氏羽黨，一或有變，不特我等死無葬地，恐魏王亦不免罹禍了！」言已泣下，聞人隱隱，不曾婦女。延嗣道：「俟我歸報宮廷，必有後命。」

越日，即向繼岌、崇韜處辭行，匆匆還洛，入訴劉后，劉后亟白唐主，請早救繼岌。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是懷疑，及聞蜀中府庫各籍，更不愜意，至此聞劉后言，即召入延嗣，問明底細。延嗣統歸，答崇韜且言蜀庫貨財俱入崇韜父子私囊，惹得唐主怒氣上冲，復遣宦官馬彥珩，速詣成都，促崇韜歸朝，且面諭道：「崇韜果奉詔班師，不必說了，若遷延跋扈，可與魏王繼岌密謀，早除此患。」彥珩唯唯聽命，臨行時入見劉后道：「蜀中事勢，要在朝夕，如有急變，怎能，在三千里外，往復稟命呢？」劉后再白唐主，唐主道：「一事出傳聞，未知虛實，怎得便令斷決！」后不得請，因自草教令，囑彥珩付與繼岌，令殺崇韜。

崇韜方部署軍事，與繼岌約期還都，適彥珩至蜀，把劉后教令，出示繼岌，繼岌道：「今大軍將還，未有變端，怎可作此負心事？」唐主父子，非無一隙之明，乃卒爲所蒙，以底危亡。彥珩道：「皇后已有密敕，王若不行，倘被崇韜聞知，我輩無瞧類了。」繼岌道：「主上並無詔書，徒用皇后手教，怎能妄殺招討使？」李從襲等在旁，相向環泣，並捕風捉影，說出許多利害關係，恐嚇繼岌，令繼岌不敢不從。乃命從襲召崇韜議事，繼岌登樓避面，囑使心腹將李環，藏着鐵錐，俟立階下。崇韜昂然入都統府，下馬升階，那李環急步隨上，出椎猛擊，正中崇韜頭顱，霎時間腦漿迸裂，倒斃階前。

繼岌在樓上瞧着，見李環已經得手，亟下樓宣示后教，收誅崇韜子廷誨。延信、崇韜左右，統皆竄避，惟掌書記張礪，詣魏王府前，撫崇韜屍，慟哭失聲，推官李崧進語繼岌道：「今行軍三千里外，未接皇上敕旨，擅殺大將，若軍心一變，歸路皆成荆棘了。」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繼岌方着急起來，自述悔意，且向李崧問計。崧乃召書吏數人，登

樓去梯，偽造敕書，鈐蓋蠟印，再行頒示，但言罪止及崇韜父子，不及他人，於是軍心略定。適任圓平盜還軍，繼岌令他代總軍政，乃遣彥珪還報闕廷，唐主再飭繼岌還都，且令王衍入覲，賜他詔書道：「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大喜，語母及妻妾道：「幸不失為安樂公！」未必遂轉告繼岌，願隨入洛。繼岌正要動身，湊巧孟知祥亦至，遂留部將李仁罕、潘仁嗣、趙廷隱、張業、武璋、李延厚等，佐知祥守成都。自率大軍啓程，押同王衍家屬，向東北進發，沿途山高水長，免不得隨驛逗留。那時唐主已下詔，暴崇韜罪狀，并殺崇韜三子，抄沒家資，保大軍節度使陸王李存乂，係唐主第五弟，曾娶崇韜女為妻，宦官欲盡誅崇韜親黨，杜絕後患，乃入奏唐主道：「陸王聞郭氏誅夷，攘臂稱冤，語多怨望。」唐主大怒，竟發兵圍存乂第，悉加誅戮。全然骨憤宦官景進又誣稱存乂與李繼麟通謀，繼麟就是朱友謙，任護國軍節度使，常苦伶宦索貨，屢拒不與，大軍征蜀，曾遣子令德從行，讒人罔極，藉端株連，剛值繼麟權議入朝，意欲自白心迹，偏唐主已先惑蜚言，待他入居館舍，竟囑令朱守殷發兵至館，驅他出徽安門外，一刀殺死，復姓名為朱友謙，且傳詔至繼岌軍前，令誅令德。繼岌尚未出蜀境，纔至武連，遇着敕使，即諭令董璋依敕行事，董璋將令德殺斃。

李紹琛率領後軍，與繼岌相隔三十里，聞令德被誅，但委董璋，不及自己，遂怒語諸將道：「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定策日郭公戰勝，由我儕，至若去逆效順，與國家協力破梁，實出朱公友謙。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我若歸朝，亦必及禍，冤哉冤哉！奈何奈何！」部將焦武等，本由河中撥隸紹琛，會隨友謙麾下，聞紹琛言，便一齊號哭道：「朱公何罪，闔門受戮，我輩歸即同誅，決不復東行了。」遂同擁紹琛，由劍州西還。紹琛自稱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人有衆五萬。

繼岌聞變，立授任圓為副招討使，令與董璋率兵數萬，追紹琛至漢州。紹琛麾衆接戰，勝負未分，忽後隊紛紛潰亂，另有一彪人馬，長驅突入，穿過紹琛陣內，接應任圓等軍。紹琛腹背受敵，那裏支持得住，當下拚命殺出，僅率



十餘騎奔繡竹，途中被唐軍追及，一鼓圍住，任你紹琛勇武絕倫，也只好束手成擒了。看官道後軍何來？原來就是新任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知祥得紹琛檄文，料他必進窺成都，不如先行出兵，堵截紹琛，可巧紹琛與任圓等對仗，便乘機夾攻，把紹琛一陣殺敗，追擒而歸。

當下至漢州犍軍，與任圓董璋置酒高會，引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遞飲紹琛，且與語道：「公身立大功，何患不富貴，乃甘心覓死麼？」紹琛道：「郭公爲佐命第一功臣，兵不血刃，手定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等怎能保全？因此不敢還朝。今日殺紹琛，明日恐將及公等！」知祥却也心動，但對着大衆，不便措詞，伏下文王蜀事。只好令任圓等押送洛陽。紹琛被解至鳳翔，由宦官向延嗣賚救到來，誅死紹琛，復姓名爲康延孝。朱友諒與康延孝首先叛歸唐至此亦相繼被戮可爲寶國求業者戒。

繼岌因紹琛變後，恐王衍在途脫逃，特令李從贇發鳳翔軍，與李嚴送衍入洛，得先交卸，從贇等押衍家族，及蜀臣眷屬三千人行至長安，忽接唐主敕書，止令入都。這事發生的原因，係由鄴都作亂，洛陽亦未免驚慌，恐王衍入都爲變，所以將他截留長安，督令西京留守，把他看管。鄴都就是魏州，唐主在魏州卽位，因號爲鄴都。

魏博指揮使楊仁晟，曾率兵戍瓦橋關，踰年受代，當然歸鄴，偏唐主因鄴都空虛，恐還兵生變，降敕令仁晟留屯貝州。當時鄴下謠傳，謂郭崇韜殺死繼岌，自王蜀中，因致族滅，或且說繼岌被殺，劉皇后歸咎唐主，已加弑逆。鄴都留守與唐尹王正言，年老怕事，急召監軍史彥瓊入商，彥瓊本由伶人得寵，在鄴專恣，藐視將佐，及與正言密議終日，便令人心惶惑，訛言益甚。

仁晟部兵皇甫暉，因人情不安，遂號召徒衆，入劫仁晟道：「主上撫有天下，都是我魏軍百戰得來，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約有十餘年，今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乃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表開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似我魏博兵力，亦足拒敵，或更得意外富貴，也未

可知，請公不必遲疑！仁晟怒道：「這是何言？」暉亦厲色道：「公如不允，禍在目前！」仁晟尚欲呵叱，已被暉指麾徒衆，亂刀交揮，立將仁晟砍死，又欲劫一小校爲帥，仍不見從，並爲所殺。

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出走。暉率衆追及，曳在禮足，示以二首。在禮恐遭毒手，勉強承認。暉等遂奉他爲帥，焚掠貝州，南越臨清、永濟、館陶等縣，所過剽掠，警報飛達鄴都。鄴都巡檢使孫鏗等急白史彥瑒請授甲登城。彥瑒尚疑鏗有異志，謂俟賊到城，防守未遲，賊豈可殺？那知到了黃昏，賊隊已到城下，環攻北門。彥瑒倉猝召兵，登北門樓拒守。驀聞賊衆大譟，便即駭散。彥瑒單騎奔洛陽，賊擁在禮入鄴都。孫鏗等拒戰不勝，也即遁去。在禮據住宮城，署皇甫暉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王正言尚莫名其妙，方據案召吏草奏，竟無一至，他遂拍案大呼：「家人入稟道：『賊已入城，焚掠都布，吏皆逃散，公尚呼誰人呢？』」正言纔驚起道：「有這等事麼？」不是老昏，正是重聽。急命家人索馬，四覓無着，躊躇良久，不得已步出府門，走謁在禮，再拜請罪。倒是個愈教良方。在禮亦答拜道：「士卒思歸，不得不然，公勿過自卑屈，儘可無虞。」正言涕泣求歸，由在禮送他出城。暉等以鄴都無主，即推在禮爲魏博留後。在禮出示安民，聞北京留守張憲家族，留住鄴都，即着人慰問，且致書張憲，誘使入黨。憲得書，未曾啓封，立將使人斬訖，舉原書奏聞唐主。

唐主正欲派將往勦，適值史彥瑒奔還洛陽，由唐主令他擇將。不加後罪，反令擇將，真是糊塗！彥瑒推薦李紹宏、紹宏轉薦李紹欽，獨劉皇后謂些須小事，但使李紹榮往辦，即足枝平。唐主乃頒敕宋州，令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仍使史彥瑒監紹榮軍。紹榮率兵至鄴都，駐紮南門，先遣人入城，持救撫諭。趙在禮用羊酒犒師，且羅拜城上道：「將士思家擅歸，勞公代爲奏明，如得免死，敢不自新！」遂奉敕徧諭將士，徧彥瑒戰手大罵道：「羣死賊，城破萬段！」可恨可殺！皇甫暉見彥瑒情狀，便語衆道：「史監軍這般說法，想不得蒙恩赦了！」遂鼓譟拒守，撕壞敕書，紹榮攻城失利，退至澶州，招集兵馬，再行進攻，裨將楊重霸率數百人奮勇登城，後面無人繼上，徒落得身首分離，無

一生還。

唐主聞報，欲自征鄴都，適從馬直軍士王溫等，擅殺軍使，闖亂都下，雖幸得即日捕誅，終究是驚疑不安，看官聽着唐主嘗選勇士爲親軍，叫作從馬直，親軍生變，心腹已潰，教唐主如何放心，自行出征，接連是邢州兵趙太等，結黨四百人，戕官據城，居然自稱留後，滄州相繼生亂，由小校王景戡討平，亦以留後自稱，彼此俱自說有理，表聞洛都，唐主命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往討趙太，紹真即霍彥威，由唐主改賜姓名，另派人撫諭王景戡，獨鄴都日久未下，又擬督師親征，宰相等交章諫阻，并薦李嗣源爲帥，代李紹榮。

嗣源已爲唐主所忌，徵令入朝，宣徽使李紹宏與嗣源友善，力爲救護，唐主密令朱守殷伺察嗣源，守殷反私語嗣源道：「令公勳業震主，宜自圖歸藩，毋自櫻禍。」嗣源道：「我心誠不負天地，所遇禍福，聽諸命數罷了。」及鄴都亂起，嗣源尚在洛中，廷臣以紹榮無功，乃奏令赴鄴，唐主道：「朕惜嗣源，欲留他爲宿衛，所以不便遣往。」李紹宏從旁力請，張全義亦乞命，嗣源出師，唐主乃令他總率親軍，渡河北討。

嗣源拜命即行，至鄴城西南，正值李紹真蕩平邢州，擒住趙太等叛徒，亦來鄴會師。嗣源與紹真相見，即令紹真推出趙太等人，至城下斬首以徇，爲鄴春作一榜樣，當即下令軍中立營休息，待詰旦攻城。不意時至夜半，從馬直軍士張破敗，竟糾衆大譁，殺都將焚營舍，直逼中軍，嗣源率親軍出營，大聲呵叱道：「爾等意欲何爲？」亂衆譁聲道：「將士從主上十餘年，百戰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鬧，便欲悉衆誅夷，我等本無叛志，今爲時勢所逼，不得不死中求生，現經大衆定議，與城中合勢同心，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全是唐主一人徵使出來，嗣源不禁失色，涕泣勸導，終不見從。嗣源復道：「爾等不聽我言，任爾所爲，我當自歸京師。」亂衆又道：「令公去將何往？若不見機，將蹈不測了。」遂抽戈露刃，擁嗣源入城。

嗣源尚不肯行，經李紹真躡足示意，乃越濠而入，城中不受外兵，由皇甫暉開城邀擊，陣斬張破敗，亂衆盡潰。

只剩嗣源、紹真，進退無路。巧巧在禮出迎，率將校羅拜嗣源，且泣謝道：「將士等負令公，在禮願從公命！」嗣源偕紹真入城，在禮設宴相待，酒酣登南樓，閱視形勢，當由嗣源詭詞道：「此城險固，可作根據，但必須借資兵力，城中兵不敷用，應由我出招各軍，纔好舉事。」在禮隨口贊成，嗣源即與紹真出城，寄宿魏縣，將佐稍集，但亦不過百人。

先是李紹榮屯兵城南，衆尚遼萬，嗣源爲亂兵所逼，即遣牙將高行周等，密召紹榮，共攻亂卒，紹榮不應，引衆徑去。及嗣源出次魏縣，纔得百人歸集，又無兵杖，幸紹真所領鎮兵五千，留營以待，仍來歸命。嗣源流涕道：「國家患難，一至於此！我惟有歸藩待罪，再圖後舉。」紹真道：「此語不便果行。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必且指公爲逆，公若歸藩，便是據地邀君，適資讒人口實，不若亟馳詣闕，面陳天子，尚可自明。」中門使安重誨，所言略同，嗣源乃南趨相州，遇馬坊使康福，給官馬數千匹，始得成事。

嗣源聞紹榮退至衛州，飛章奏嗣源叛逆，與賊通謀，嗣源很是惶急，忙遣使上章申辯，接連數奏，並不見有朝旨到來，益覺慌張，得恨，忽有一人馳入道：「明公何不速籌善策，難道願束手受戮麼？」嗣源便驚問道：「公意將如何辦法？」那人不慌不忙，便說出一條計策出來，爲這一計，有分教：

佐命功臣同叛命，平戎大將反與戎。

欲知何人獻計，容待下回表明。

郭崇韜有取死之咎，而無應誅之罪，劉后何人，敢曰草教令，命繼友殺崇韜，繼友又何人，敢私奉后教，令李環擊死崇韜？母子二人，輕信讒言，擅殺功臣，唐主不罪劉后，不罪繼友，且并崇韜家屬而盡戮之，溺愛不明，偏聽生亂，會有如此昏憤，而尚不亡國敗家乎！貝州戍兵之亂，一也，都城從馬直之亂，二也，邢州、趙太等之亂，三也，滄州、王景徽之亂，四也，四亂俱起，或幸得立時撲滅，而郭嗣終未得告平。李嗣源一至鄴下，卽爲亂兵所劫，亂愈熾而國亦愈危矣。非生厲階，相尋不已，聞是書者，當有以知亂源。

之由來也。

## 第十九回 郭從謙突門弒主 李嗣源據國登基

却說李嗣源正在惶急，帳下有人獻議，請嗣源速決大計。這人爲誰？乃是左射軍使石敬瑭。敬瑭沙陀人，父名臬捩，雖從李克用轉戰有功，官至潞州刺史。臬捩雖歿，子敬瑭得隨嗣源麾下，所向無前，得署左射軍使。敬瑭爲後晉開國主，故世系較詳。至是獨進言道：「天下事成自果決，敗自猶豫，寧有上將爲叛卒所劫，同入賊城，他日尙得無恙麼？」大梁爲天下要會，願假敬瑭三百騎，先往佔據，公引軍亟進，藉大梁爲根本，地方可自全。一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亦接入道：「主上無道，軍民怨憤，公從衆乃生守節必死。」嗣源想了多時，除此亦無別法，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決向大梁。

唐主先得紹榮奏報，卽遣嗣源長子從審往諭嗣源。行至衛州，爲紹榮所阻，欲殺從審。從審道：「公等旣不諒我父，我亦不能徑往父所，願復還宿衛。」紹榮乃釋令還都，從審返見唐主，泣訴紹榮阻撓，唐主恰也矜憐，賜名繼環，待他如子。嗣源前後奏辨，亦被紹榮截住，不使上達。

是時兩河南北屢患水溢，人民流徙，餓殍盈途。即陰氣大盛之兆。京師財賦減收，軍食不足，唐主尙挈領后妃，出獵白沙，歷伊闕，宿龔潤，衛士萬騎，責民供給，可憐百姓已賣妻鬻子，啼飢號寒，還有甚麼錢財，上應徵求，輦駕所經，逃避一空。衛兵憤無所洩，甚至燬廬舍，壞什器，東躓西突，比強盜還要逞凶，地方有司，亦畏他如虎，亡靈山谷。至唐主還都，軍士因在途枵腹，各起怨聲，租庸使孔謙，且因倉儲將罄，剋扣軍糧，各營中流言愈甚。唐主亦有所聞，反下一詔敕，預借明年夏秋租稅。

看官試想，當年租賦，百姓尚無從措繳，那裏繳得出次年的租稅哩？官吏奉詔苛迫，累得人民怨苦異常，激成天變，太史上奏客心犯天庫，防有兵變，宜速頒內帑，散給糴災。宰相等亦上表固諍，唐主意欲准奏，偏是劉后不肯，情語唐主道：「我夫婦君臨天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不足畏了！」頗似梁紇口吻，不過男女不同。唐主乃停詔不下，宰相等又入陳便殿。劉后在屏後竊聽，聞相臣等仍固執前議，他即令宮人取出粧具，及銀盆三件，並皇幼子三人，挈至帝前，豎着兩道柳眉，帶噴帶笑道：「四方貢獻，給賜已盡，宮中只有此數，鬻財給軍！」唐主不禁色變，宰相等統瞠目伸舌，陸續退去。及嗣源舉事，警報頻傳，河南尹張全義，恐連坐嗣源，竟致急死。唐主乃令指揮使白從暉，扼守洛陽橋，且出內府金帛，給賜諸軍，軍士詬誓道：「我等妻子均已餓死，還要這金帛何用？」唐主聞言，悔已無及，飛詔李紹榮還洛。

紹榮至鶴店，由唐主親出慰勞。紹榮面請道：「鄴都亂兵，欲渡河襲取鄆汴，願陛下亟幸關東，招撫各軍，免為所誘。」唐主點首，返入都城，調集衛士，計日出發。

伶官景進，因事生風，即入白唐主道：「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未免謀變，不如早除為安。」唐主已忘却前言，急遣向延嗣賚敕西行，敕中寫着，乃是王衍一行，並從殺戮云云。樞密使張居翰，取敕覆視，亟就殿柱上搯去「一行」字，改為「一家」字。一字活人無數。始付延嗣賚去。延嗣到了長安，由西京留守接詔，即至秦川驛中，收捕王衍全眷，盡行處斬。衍母徐氏，隨刑，搏膺大呼道：「我兒舉國迎降，反加夷戮，信義何在！料爾唐主亦將受禍了！」徐氏母子既死，所有衍妻妾金氏、韋氏、錢氏等，一併墮首。惟幼妾劉氏，最為少艾，髮似烏雲，臉若朝霞，被監刑官瞧着，暗生豔羨，指令停刑。劉氏慨然道：「國亡家破，義不受污，幸速殺我！」不剎剎婦刑官無可如何，乃概令受刃。此外蜀臣家屬，及王衍僕役，悉數獲免，不下千餘人。虧得張居翰。

延嗣還都覆命，唐主乃出發洛陽，遣李紹榮帶着騎兵，沿河先行，自率衛兵徐進。行次汜水，凡與嗣源親黨相

關多半逃亡。獨嗣源子繼瑒，尚然隨着。唐主命他再諭嗣源。他終不肯應命。情願請死。旋經唐主慰諭再三，強使召父，不得已奉諭登程。道遇紹榮，竟被殺死。還有嗣源家屬，留居真定，經虞侯將王建立出，爲保護，殺斃監軍，正擬與嗣源通書告慰，湊巧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率軍到來，遂與建立會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大喜，即分兵三百騎歸石敬瑭統帶，令爲前驅。李從珂爲後應，向汴梁進發。又徵召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杜晏球。秦寧節度使李紹欽，即段微。貝州刺史李紹英，原姓名爲房知溫，由唐主改賜姓名。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約期來會，隨即渡河至滑州，再召平盧節度使符習，習自天平軍徙鎮平盧，習鎮天平，見十四回。聞梁臣多半被誅，已有懼意。一聞嗣源相召，便即過從，安審通亦引兵馳至，軍勢大振。

知汴州孔循，既遣使奉迎唐主，復遣使輸款嗣源。好一條前頭蛇。嗣源前鋒石敬瑭，星夜抵汴，突入封邱門，遂據大梁，亟使人催促嗣源。嗣源從滑州急行，亦夤夜趕入大梁城。時唐主方至滎澤，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率三千騎爲前軍，且面諭道：「汝等俱係汴人，我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汝宜善體我意。」彥溫應聲即發，行抵汴城，見嗣源已經據守，便釋甲入見，向嗣源進言道：「京師危迫，主上爲紹榮所惑，不可復事了。」嗣源冷笑道：「汝自不忠，何得妄毀！」遂奪他軍印，收三千騎爲己屬。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亦獻入大梁。

唐主進次萬勝鎮，接得各種軍報，不由的神色沮喪，登高啼噓道：「吾事不濟了！」前日英雄而今安在。遂下令旋師。還至汜水，衛軍已逃去半數，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駐守汜水關。李紹榮諭唐主招攔關東，便是此關。自率餘軍西歸。道過罍子谷，山路險窄，見從官執仗扈衛，輒用好言慰撫，且與語道：「魏王已將入京，載回西川金銀五十萬，當盡給汝等，酬汝勞績。」從官直陳道：「陛下至今日慨賜，已太遲了，恐受賜各人，亦未感念聖恩哩。」唐主又恨又悔，不禁流涕，乃向內庫使張容，索取袍帶，欲賜從臣。容方說出，願給已盡四字，那衛士一擁直上，大聲叱道：「國家敗壞，都出爾爾，豎手中，尚敢多言麼！」道言未絕，即抽刀逐容，還是唐主涕泣諭止，纔得罷休。容哥私語同黨。

道：「皇后各財至此，今乃歸咎我等，事若不測，我等必被他碎屍，我不忍待遭此慘了！」竟投河自盡。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悽然語紹榮等道：「卿等事我有年，富貴休戚，無不與共，今使我至此，難道無一策相救麼？」紹榮等百餘人，皆截髮置地，共誓死報。無非相欺。唐主乃馳入洛都。

越宿，即開汜水關急報嗣源。前軍石敬瑭已抵關下，李紹虔、李紹英等，皆與嗣源合軍，氣勢益盛云云。宮廷很是驚惶，宰相樞密等，奏稱魏王將率軍到來，請車駕亟控汜水，收撫散兵，靜俟西軍接應。唐主乃自出上東門，蒐閱車乘，約期詰旦啓行，復赴汜水。

同光四年四月初日，愈逢年月，點醒眉目。爲唐主再往汜水的行期，嚴裝將發，騎兵列宣仁門外，步兵列五鳳門外，專候御駕出巡。唐主方在早餐，忽聞皇城與教門口，喊聲大震，料知有變，慌忙放下七箸，召集近衛騎兵，親督出禦。至中左門，見亂兵已突入門內，聲勢洶洶，亂首乃是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恚得唐主躁怒異常，麾動衛騎迎頭痛擊，從謙抵敵不住，率亂軍退出門外，當將城門關住，再遣中使至宣仁門外，速召騎兵統將朱守殷，入勦亂黨。那知守殷並不見到，郭從謙更糾集多人，焚與教門，且有許多亂兵，援城而入。唐主再欲抵禦，四顧近臣宿將，多半逃匿，只有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尚隨着唐主，挺刃血戰。唐主亦冒險格鬪，殺死亂兵百餘人，突有一箭飛來，正中唐主面頰，唐主痛不可忍，幾乎斃命。鷹坊人善友，見唐主中箭，忙上前扶掖，還至絳霄殿廡下，拔去箭鏃，流血盈身。唐主渴邀求飲，宦官承劉后命，奉進酪漿一杯，纔下，遽爾殞命。年纔四十二歲。

李彥卿何福進王全斌等，見唐主已殞，皆慟哭而去。善友歛樂器覆屍，放起一把無名火，將樂器及唐主遺骸，俱付灰燼，免得亂兵蹂躪，然後遁去。統計唐主稱帝，僅及四年，先時承父遺志，滅僞燕，掃殘梁，走契丹，三矢報恨，還告太廟，及家讎既雪，國祚中興，幾與夏少康漢光武相似，偏後來婦寺擅權，優伶亂政，戮功臣，忌族戚，不恤軍民，釀成禍患，就是作亂犯上的郭從謙，也是優人出身，平白地令典親軍，致爲所弑。這可見女子小人，最爲難養，兩害相



疑，斷沒有不危且亡哩。伏筆如梭。

劉皇后最得恩寵，聞夫主傷亡，並不出視，亟與唐主第四弟申王存渥，及行營招討使李紹榮等，收拾金寶，貯入行囊，匆匆出宮，焚去嘉慶殿引七百騎出獅子門，向西遁走。宮中大亂，紛紛避匿。那朱守殷至此纔入，並不設法平亂，先選得宮人三十餘名，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帶回私第。去做那李存勗第二，尋權取樂去了。夫妻尚且不顧，還問蒼頭，各軍遂大掠都城，晝夜不息。

是夕李嗣源已至壘子谷，聞唐主凶耗，泣語諸將道：「主上素得士心，只爲羣小所惑，慘遭此變，我今將何歸呢？」好去做皇帝了。諸將當然勸慰，纔見收淚。越日，由朱守殷遣使到來，報告京城大亂，請即入撫。嗣源乃引軍入洛，暫居私第，禁止焚掠，守殷進見，當由嗣源面語道：「公善爲巡徼，靜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淑妃、德妃見十六回，供給尤應豐備。我俟山林葬畢，社稷有主，仍當歸藩盡職，爲國家捍禦北方呢！」真那假那說至此，即命守殷往收唐主遺骨，在灰燼中拾出，妥加棺殮，留殯西宮。宰相豆盧革、韋說等，即率百官奉牋勸進，嗣源召諭道：「我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意欲入朝自訴，偏爲紹榮所遏，披猖至此，我本無他意，今爲諸君所推，殊非知己，幸勿復言！」於是馳書遠近，報告主喪。

魏王繼岌，因蜀亂稽延，至此始至興平，得悉洛陽變亂，恐嗣源不能相容，復引兵西行，謀保鳳翔，西京推官張昭遠，勸留守張憲，上勸進表，憲慨然道：「我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均出先帝厚恩，怎可偷生怕死，背主求榮呢？」昭遠感泣道：「公能如此，忠義不朽了！」先是晉陽城中，曾由唐主遣呂鄭二幸臣，監督兵賦，至是又有唐主近屬李存沼，自洛陽奔至晉陽，與呂鄭二人密謀，擬害死張憲，據住晉陽、汾州刺史李彥超，得知消息，即勸憲先發制人。憲又說道：「僕受先帝厚恩，不忍出此，若爲義亡身，乃是天數，怎得趨避呢！」未免近迂。彥超趨出，免不得與將士敘談，將士不待命令，乘夜起事，殺斃存沼，及呂鄭二人。憲聞變起，出奔忻州。適值洛都使至，出嗣源書，由彥超號令

士卒城中始安。當即遣回洛使，奉表勸進。都中百官，又三次上牋，請嗣源監國。嗣源始允，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後宮尚存侍女千餘人，宣徽使選得數百名，獻諸嗣源。嗣源道：「留此何用？」宣徽使答道：「宮中使令，亦不可闕。」嗣源道：「宮中充使，宜諳故事。此輩年少，無知不能充選，乃悉令出宮還家，無家可歸，令戚黨領去，另用老舊宮人，分掌各職。」即用安重誨爲樞密使，張延朗爲副使，延朗本梁舊臣，善事權要，與重誨相結，所以引入。

嗣源又令內外有司，訪求諸王。永王存霸，係唐主存勗次弟，本留守北京，李紹榮自洛陽奔出，撤去劉后，欲往依存霸，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往魏州。刺史石潭擊斷紹榮足骨，置入囚車，解至洛陽。嗣源怒罵道：「我兒有何負汝，乃遭汝毒手？」紹榮道：「先皇帝有何負汝，乃叛命入都？」嗣源怒甚，即命推出斬首，還有通王存確，雅王存紀，係唐主季弟，逃匿民間，安重誨查有着落，即與李紹真密謀，遣人殺死二王，免人鷹目，過了月餘，嗣源方纔聞知。切責重誨，但已不能重生，只好付諸一嘆罷了。也是一番假慈悲。

存渥與劉后奔晉陽，途次晝行夜宿，備歷艱辛。劉后因紹榮他去，只恐存渥也即分離，索性相依爲命，獻身報德。存渥見嫂氏多姿，雖已三十餘齡，風韻不減疇昔，樂得將錯便錯，與劉后結成露水緣。婦人之境無所不至，及抵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存渥走至鳳谷，被部下所殺。劉后無處存身，沒奈何削髮爲尼，就把懷金取出，築一尼菴，權作羈栖。偏監國嗣源不肯輕恕，竟遣人至晉陽，刺死劉后，一代紅顏，到此纔算收場。無非惡貫滿盈。

北京留守永王存霸，聞兄弟多遭殺戮，自然寒心，即棄鎮奔晉陽，往依彥超，願爲山僧。彥超欲奏取進止，偏部衆不肯縱容，定要置他死地。存霸駭極，即祝髮披緇，潛出府門，奈被軍士阻住，拔刀斫去，死於非命。薛王存禮，是唐主三弟，與唐主子繼潼繼澄繼懣繼堯等，俱不知所終。惟唐主介弟存美，素有風疾，幸得免死，克用本有七子，只一存美，僅存，存勗五子，四子未知下落。

繼岌行至武功，宦官李從襲，又勸繼岌馳赴京師，往定內難。繼岌又復東行，到了渭河，西都留守張錢，折斷浮

橋，不令東渡，乃只好沿河東趨，途中隨兵，陸續奔散，從襲又語繼茂道：「大事已去，福不可再，請王早自爲計。」繼茂彷徨泣下，徐語李環道：「我已道盡途窮，汝可殺我。」環遲疑多時，乃語繼茂乳母道：「我不忍見王死，王若無路求生，當以榻踏面，方可下手。」乳母泣白繼茂，繼茂面榻偃臥，環遂取帛套頸，把他縊死，從襲自往華州，也爲都監李冲所殺，任園後至，收集餘衆，得二萬人還洛。嗣源命石敬瑭慰撫，軍士皆無異言，各退還原營。

百官因繼茂已死，仍累表勸進，嗣源始有動意，大行賞罰，先責租庸使孔謙，奸佞苛刻，將他處斬，廢去租庸使名目，悉除苛政，又罷諸道監軍使，歷數宦官劣迹，令所在地一概加誅，李紹真總決樞機，擅收李紹欽、李紹冲下獄，安重誨語紹真道：「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監國新平內亂，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復讎麼？」紹真意沮，乃稟明監國，復兩人姓名爲段凝、溫韜，放歸田里，召孔循爲樞密使，循與紹真皆入白盤國，請改建國號。嗣源道：「我年十三事獻祖，卽李國昌，見十四回，獻祖因我關宗屬，視我猶子，又事太祖，指克用，亦見十四回，先帝垂五十年，經營攻戰，未嘗不預太祖基業，就是我的基業，先帝天下，就是我的天下，那有回家異國的道理？當令執政更議。」禮部尚書李琪承旨入對道：「若改國號，是先帝成爲路人，梓宮何所依託？不但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就是我輩人臣，問心也自覺不安。前代以旁支入繼，不一而足，請用嗣子，柩前卽位禮，纔算得情義兩全了。」嗣源稱善，羣議乃定。

過了兩日，嗣源自與聖宮轉赴西宮，自服斬衰，至柩前卽位，百官俱服縗素，旣而御袞冕受冊，百官皆改着吉服，行朝賀禮，頒詔大赦，卽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酌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他適。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有名無實，一體裁革。分遣諸軍，就近畿，減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各道四節供奉，不得苛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封賞百官，進任園同平章事，復李紹真、李紹虔、李紹英等姓名，仍爲霍彥威、房知溫、杜晏球。晏球又自稱爲王氏子，仍復姓王。又有河陽節度使夏魯奇，洛州刺史米君立，本由唐主李存勗，賜姓名爲李紹奇、李紹能，至是俱復原姓名，聽郭崇韜歸葬，賜還朱友謙官爵，安葬先帝李存勗於雍陵。

廟號莊宗，小子有詩嘆道：

得國非難保國難，霸圖纔啓即摧殘；沙陀派接雖猶舊，畢竟雍陵骨早寒！

朝廷易主，庶政維新，欲知後事，請看下回續敘。

唐主存勗，不死於他人，而獨死於伶人郭從謙之手，天之留示後世，何其微而顯也！堂堂天子，寧有與優人爲戲，足以治國平天下者，其遇弒也，正天之所以加譴也。然則李嗣源果爲無罪乎？曰：蓋乎云爾，惡得無罪。嗣源爲部衆所逼，擁入鄴都，尙出於不得已，及移檄會兵，進據大梁，無君之心，固已暴露，入洛以後，何不亟誅首逆，爲故主復讎？且魏王在外，未嘗遣使奉迎，通雅二王，由安重誦、蓋彥威等，定謀致斃，徒以一責了事，自節逆迹，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可爲嗣源論定矣。至若存勗之死於晉陽，繼岌之死於渭南，且未聞一言痛悼，并假面具亦揭去之。百僚勸進，靦然即真，謂非篡逆得乎？讀是回畢，當下一斷詞曰：弒莊宗者爲郭從謙，令從謙得弒莊宗者實李嗣源。

##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愛次子 殺任圜權相報私讎

却說李嗣源即位以後，更張庶政，改易百官，宰相任圜，盡心佐治，朝綱漸振，軍民各飽食無憂。鄴都守將趙在禮，却請唐主嗣源，轉幸鄴都。唐主頗以爲疑，徒在禮爲義成節度使，在禮不肯離鄴，但表稱軍情未協，乃改拜鄴都留守，與唐尹尙有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是個弒君首惡，唐主嗣源入都，並未過問，仍復舊職。既而出調爲景州刺史，乃遣使加誅，并令夷族。入洛時並未聲討，直至後來誅夷，轉若罰非其罪，趙在禮明是亂首，乃妄意優容，嗣源之心不大可見耶。嗣源自不知書，四方奏事，統令安重誦旁讀，重誦亦不能盡通，因奏請選用文士，上供應對，乃命翰林學士馮道、趙鳳，俱充端明殿學士，端明學士的職位，向無此官，至是創設。唐主因侍讀得人，使重誦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誦奏言：

襄陽重地，不可乏帥，未便兼領，因此表辭。唐主始收回成命。但重誨自恃功高，未免挾權專恣，盈廷大臣，又要從此側目了。奈何不鑒郭崇韜。

這且慢表，且說契丹主阿保機，自沙河敗退，未敢入寇。見十四回。同光年間，反遣使聘唐通好，唐亦釋嫌館使，優禮相待。阿保機南和東戰，恰出擊渤海，進攻扶餘城，適唐廷遣使姚坤，至契丹告哀，且報明新主嗣位。阿保機尚未返西樓，由番官伴坤東行，往謁行帳。坤入帳中，但見阿保機錦袍大帶，與妻述律氏對坐。俟坤行過了禮，便啓問道：「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可真麼？」坤答道：「天子因魏州軍亂，命總管李令公往討，不幸變起洛陽，御駕猝崩，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勉副人望，現已正位有日了。」

阿保機聞言變色，突然起座，仰天大哭道：「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就是我兄弟的長兒，今果因變致亡麼？我聞中國有亂，未知確實，正擬率甲馬五萬，來助我兒，只因渤海未除，坐此遷延，那知我兒竟長逝了！」說畢復哭，哭畢復說道：「我兒既歿，理應遣人北來，與我商量，新天子怎得自立？」彷彿是無賴徒口吻。坤又道：「新天子統師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上應天時，下從人欲，那裏還好延宕呢？」阿保機尚未及言，長子突欲，一作托九。入帳指駁道：「唐使不必多瀆，爾新天子究臣事故主，擅自稱尊，豈不爲過！」坤正色道：「應天順人，豈徇匹夫小節，試問爾天皇王得國，究由何人授受？難道也是強取麼？」突欲不能再駁，只好默然。阿保機乃和顏語坤道：「理亦應爾。」隨即延坤旁坐，徐語坤道：「我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應該遭禍致敗。我得知消息，即舉家斷酒，解散樂官，若效我兒所爲，亦將同歸覆沒了！」外人尚知借鑒，所以漸臻強盛。坤答道：「今新天子聖明英武，剔清宿弊，庶政一新，即位纔經旬月，海內慰望，億兆咸懷。天皇王誠有心修好，令南北人民，共享太平，豈不甚善！」阿保機道：「我與汝新天子並無宿怨，不妨修好，但須割河北地歸我，我從此決不南侵，與汝國長敦睦誼了。」坤又說道：「這非使臣所敢與聞！」阿保機復道：「河北不肯讓，我

但與我鎮定幽州，也算了事。」說至此，從案上取過紙筆，令草讓書，坤朗聲道：「外臣爲告哀來此，豈爲割地來麼？」遂繳還紙筆，不肯草寫。

阿保機將他拘住，不使南歸，及奪得扶餘城，改名東丹國，留長子突欲鎮守，號爲人皇王，擊次子德光回國，號爲元帥太子，途次遇病，竟致歿世。由皇后述律氏護喪返西樓突欲，亦奔喪歸來，當由述律氏召集部會，商議繼統問題。述律后素愛德光，至是命二子乘馬，俱立帳前，乃宣告諸部會道：「二子皆我所愛，未知所立，還請汝等審擇一人，如已審擇得宜，可趨前執轡。」說至此，以目斜視德光，諸酋長素憚雌威，瞧着述律后形狀，已經窺測意旨，便各趨德光馬前，握住馬韁，述律后喜道：「衆志從同，我怎敢故違！」遂立德光爲契丹嗣主。酋長立次，究屬未當。令突欲仍歸東丹，一面釋出唐使姚坤，令他歸國報喪。

坤還洛都，報明唐主嗣源，唐主以使臣得歸，不便決裂，乃遣使弔問德光，尊述律氏爲太后，送阿保機歸葬木葉山，廟號太祖。述律太后徵集各酋長夫妻，一同會葬，臨葬時，問諸酋長道：「汝等思先帝否？」諸酋長自然同聲道：「我等受先帝恩，怎得不思？」述律太后微笑道：「汝等既思先帝，我當令汝相見地下。」遂指令左右，引諸酋長至墓前，殺死殉葬，各酋長妻皆失色大慟。述律太后又傳諭道：「汝等不得多哭，我今寡居，汝等豈可不效我麼？」全沒道理。各酋長妻無法違抗，只好退去。述律太后見左右架黠，又常與語道：「爲我傳達先帝！」說畢，即牽至阿保機墓前，殺斃了事。前後被殺，不下百數，最後輪到阿保機寵臣趙思溫，獨不肯行。述律太后道：「汝嘗親近先帝，怎得不往？」思溫答道：「親近莫如皇后，太后若行，臣自當相隨。」此子可謂有膽。述律太后道：「我非不欲追隨先帝，侍奉地下，但因嗣子幼弱，國家無主，所以不便往殉呢。」道言未已，竟取劍截去左腕，令左右攜置墓中。恰是一奇。趙思溫竟得免死。

述律太后臨朝論政，大小國事，均由裁決，仍令韓延徽爲政事令，見第十一回。納姪女爲德光帝后，德光性頗孝。

謹，每遇太后有恙，憂急異常，甚至不進飲食，太后疾愈，仍復常度。禮失求野所以及，越三年始改元天顯，述律太后素有智謀，德光亦勇略過人，所以雄長北方，依然如舊，並不聞有甚麼大變哩。惟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由唐主嗣瀛人游說，謂易代以後，無復嫌怨，何不歸朝？文進部下皆華人，聞言思歸，不由文進不從，乃率衆歸唐。文進降契丹，亦見第十一回。唐主令爲義成軍節度使，尋復徙鎮威勝軍，加授同平章事，這真所謂特別寵榮了。

是時蜀亡岐降，吳尚照舊，嶺南鎮將南海王劉巖，因兄隱死後，承襲舊封，梁末建國號越，自稱皇帝，改元乾亨，尋又改國號漢，更名爲陟，管與唐主存勳書，自稱大漢國主，唐廷令改定國書，漢使何詞不從，返報漢主，謂唐主驕淫，必不能久，漢主遂與唐絕好。南詔與漢境接壤，當時酋長蒙氏爲部下鄭旻所滅，改國號爲長和，旻遣使鄭昭淳至漢，獻上朱鬃白馬，并乞和親。漢王賜昭淳宴，賦詩屬和，昭淳隨口吟咏，壓倒漢臣。漢主乃以兄女增城縣主，遣嫁鄭旻。其實旻已有后馬氏，就是楚王馬殷女，那增城公主到了長和，無非是備作嬪嬙罷了。旻而漢南宮忽現白龍，漢王應瑞改名，易陟爲龔，有胡僧呈入讖書，謂滅劉者龔，漢主乃更探飛龍在天的意義，杜造一個龔字，定音爲儼，取以爲名。白龍不足信，至自造名字，更屬無謂。未幾與楚失和，楚人入攻封州，龔頗有權意，簽易得「大有卦」，乃改元大有，遣將蘇章救封州，用誘敵計，盡覆楚軍。楚王馬殷乃遣使賁唐，聯唐拒漢，自是楚漢相持，各按兵不動。

漢東就是福建，自王審知受梁封爵，稱號閩王，同光三年，審知病歿，子延翰嗣，受唐封爲節度使。至莊宗遇弒，中原多故，延翰也建國稱王，表面上尚奉唐正朔，只是延翰好色，妻崔氏貌甚醜陋，却異常妒悍，延翰廣選良家女，充當妾媵，被崔氏接連加害，一年中傷斃至八十四人，崔氏爲冤鬼所祟，也致暴亡。延翰得拔眼中釘，很是欣幸，樂得淫縱暴虐，任所欲爲，弟延鈞上書極諫，反被黜爲泉州刺史，延鈞很是不平，便與延稟私下設謀，欲殺延翰。延稟爲審知養子，本姓周氏，原名彥探，素與延翰有隙，曾任建州刺史，此次遂合兵進襲福州，延稟先至，緣城得入，延翰爲色所迷，一些兒未曾預聞，至延稟突入宮門，方驚走牀後，延稟早已瞧着，令部兵牽出門外，面數罪狀，將他殺死。

即開城迎納延鈞，推為留後。延鈞仍令延稟還守建州，一面詳報唐廷。唐封延鈞為閩王。但閩已立國，與漢相似，不過漢已絕唐，閩尚臣唐，所以後唐天成元年，分為四國三鎮。唐吳漢閩為四國，吳越荆南湖南為三鎮，吳漢不服唐命，此外還算稱臣唐室，列作屏藩。此段是補敘文字，亦即是點醒文字，蓋歷前卷第三回，表明大勢沿革。但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季興與唐是陽奉陰違，當唐師伐蜀時，曾命充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見十七回。他却請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唐莊宗當然允許。那知他實作壁上觀，按兵不發，嗣聞蜀已被滅，不禁大驚道：「這是老夫的過失哩！」司空梁震道：「唐主得蜀，勢必益驕，驕必速亡，何足深慮！且安知不為吾福！」季興乃放着大膽，竟遣兵士截住江中，遇有唐吏押解蜀物，送往洛陽，即就中途邀劫，奪得蜀貨四十萬，並殺死唐押牙官韓珙等十餘人，會唐都大亂，不暇過問。至嗣源即位，遣人詰問季興，季興滿口抵賴，只說是押官覆溺，當問水神。嗣源聞報，未免含憤，但因即位未久，不便勞師進討，那知季興得步進步，且乞將夔忠萬等州歸屬荆南，唐主嗣源還是含忍優容，勉強允許，惟刺史須由唐廷簡放。偏季興先襲踞夔州，拒絕唐官，那時唐主忍耐不住，遙飭襄州鎮帥劉訓為招討使，進攻荆南，老天似暗助季興，竟連日霖雨，不肯放晴，劉訓部軍，多半病疫，且因糧運不繼，沒奈何引兵退還，季興遂併取忠萬歸峽四州，已而唐將西方鄴，突出奇兵，把夔忠萬三州奪還，更欲入攻荆南，季興纔有懼意，竟舉荆歸峽三州向吳稱臣去了。同一稱臣，何必舍北逐南。

唐相豆盧革吳說，為諫議大夫蕭希旨所劾，說他不忠故主，一併罷職，朝政悉令任園主持。樞密使孔循，獨薦引梁臣鄭珏，得擢為相，尋又薦入太常卿崔協，任園以協無相才，擬改用吏部尚書李琪。偏鄭珏與琪不協，極力阻撓，安重誨又袒護鄭珏，與任園屢起齟齬，一日在御前爭議，任園憤然道：「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出名家，識字無多，臣方愧不學，謬居相位，奈何復添入崔協，惹人笑議！」唐主嗣源道：「宰相位高責重，應仔細審擇。朕前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博學多材，與人無忤，看來且可任為相呢。」語畢退朝，孔循面帶慍色，拂衣先走，且行且



語道：「天下事統歸任圓，究竟任圓有甚麼材能？如果崔協暴死，也不必說了；協如不死，總要入相，看任圓如何對待呢？」全是廢話。嗣是好幾日稱疾不朝，唐主令重誨慰諭，方入朝蒞事，重誨私語任圓道：「現在朝廷乏人，姑令崔協備員，想亦無妨。」一圓答道：「公舍李琪相崔協，好似棄蘇合丸，取蛤蜊羹了。」重誨不答，心中很是不樂，每與孔循相結，毀琪譽協，唐主竟爲所蒙，命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看官你想圓既短協，協必嫉圓，兩人共掌朝綱，還能和衷共濟嗎？圓奈何還不辭職。

任圓自蜀入相，兼判三司。素知成都富饒，前時除犒軍外，尚餘錢數百萬緡，乃遣太僕卿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令送犒軍餘錢至京使，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怒不奉命，但因季良舊交，留居蜀中，不使任事，知祥妻李氏，係唐莊宗從姊，曾封瓊華長公主，自與董璋分鎮兩川，內恃帝戚，外擁強兵，權勢日盛，及季良至蜀，不得輸送犒軍餘錢，唐廷頗加疑忌，安重誨尤欲設法除患，客省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嚴母面諭道：「汝倡謀伐蜀，僥倖成功，今日尙好再往麼？」嚴謂食君祿，當盡君事，竟不遵母教，得請即行，得派不宜再往，此去真是送死了。既至成都，知祥盛兵出迎，入城與宴，酒至半酣，知祥勃然道：「公前奉使，王衍歸，即請公伐蜀，莊宗信用公言，遂致兩川俱亡，今公復來，蜀人能不懷懼麼？況現今各鎮俱廢，監軍公獨來監我軍，究是何意，嚴方欲答辨，知祥已顧部將王彥銖，令他動手，彥銖率嚴下座，嚴始惶恐乞哀，知祥道：「蜀人俱欲殺公，並非出自我意，公亦知衆怒難違嗎？」遂不由分說，竟被彥銖推至階下，一刀兩段。遂上表唐廷，誣嚴他罪，且請授趙季良爲節度副使。

唐主嗣源，尙欲以恩信羈縻，再遣客省使李仁矩赴蜀慰諭，并因瓊華公主，及知祥子昶，尙留住都中，亦命仁矩乘便送去，知祥總算厚待仁矩，遣歸洛陽，申表稱謝，但心中已不免藐視唐廷了。爲後文伏案。

時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幸得討平，公儼伏誅，支使官名韓叔嗣坐黨併死，叔嗣子熙載奔吳，鄴都軍亦蠢然思動，留守趙在禮恐不能制，密求移鎮，唐主徙在禮爲橫海節度使，授皇甫暉爲陳州刺史，趙進爲貝州刺史，遣皇

太子從榮鎮守鄴都，盧臺兵變，由副招討使房知溫與馬軍指揮使安審通合兵圍擊，纔得盪平。

宰相任圜與安重誨同議內外重事，多半未合。唐主因救平外亂，多出重誨主張，所以專信重誨，向例使臣出四方，必由戶部給券，重誨擬改從內出。任圜與他力爭，廷前聲色俱厲。唐主也看不過去，快快入內，適有宮嬪接着見唐主，含有怒意，便問道：「陛下與何人議事，聲徹內廷？」唐主說是宰相任圜，宮嬪道：「妾在長安宮中，從未見宰相奏事，如此放肆，莫非輕視陛下不成？」想是花見羞，詳見下文。唐主被他挑撥，愈滋不悅，卒從重誨言。圜因求罷，遂免他相職，令爲太子少保。圜心不自安，更請致仕，也由唐主允准，退老磁州，已經運了。

嗣因唐主出巡汴州，行至滎陽，民間訛言紛起，都說車駕將遷鎮歸，朱守殷正出鎮宣武軍，頗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先發制人，守殷遂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謀叛命。彥超不從，守殷便欲死彥超，登城拒守。唐主急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延光道：「往諭何益，不如急攻。否則彼得繕備，反致城堅難下了。」臣願得五百騎速趨汴城，乘他無備，方可收功。唐主乃撥騎兵五百，星夜前往，飛馳二百里，到了大梁城下，天尚未明，喊聲動地。守殷從睡夢中驚醒，急忙號召徒衆，開城搦戰，兩下裏殺到黎明，御營使石敬瑭又率親軍趨至，殺得汴軍人仰馬翻。守殷正要退回，遙見有一簇人馬，擁着黃蓋乘輿，呼喝前來，不由的意忙心亂，策馬狂奔。那知城上已豎起降旂，守兵一齊擁出，向前迎降，眼見是禁遏不住，無路可歸，沒奈何拔刀自刎，血濺身亡！死有餘辜。

唐主入城，搜誅餘黨，共死數百人，獨孫晟乘間逃脫，徑奔淮南。安重誨向恨任圜，誣稱圜與守殷通謀，密遣供奉官王鑄赴磁州，矯制賜任圜自盡。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然後仰藥自殺。圜係京兆人氏，素有政聲，相業卓著，不幸抗直遭讒，無辜畢命。小子有詩嘆道：

折檻留旌抗直臣，漢成庸弱尚知人。如何五季稱賢辟，坐使忠良枉殺身！

重誨既矯制殺圜，然後出奏，究竟唐主詞源如何，主張待至下回說明。

本回多敘外事，是前後過渡文字，前數回是專敘後唐，無暇述及外情，即如滅蜀一段，亦係唐廷直接用兵，唐爲主，蜀因爲客也。此回敘契丹事，兼及南方各鎮，是契丹爲主，而各鎮爲客，經此一回表明，則既足顧應上文，俾閱者知所沿革，下文因事敘入，自不至無緒可尋矣。至若孟知祥之殺李勣，及平盧之亂，鄆都之亂，汴州之亂，俱用簡筆敘過，絕不滲漏。而任圜枉死，即順手帶出，後唐賢相莫如圜，特別提明，正所以表其賢而惜其死也。

##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寵 唐明宗焚香祝天

却說唐主李嗣源，寵任樞密使安重誨，連他矯制與否，亦未嘗過問，重誨冤殺任圜，纔行奏聞，唐主反詔數圍罪，說他不遵禮分，潛附守殿，應該處死。惟骨肉親戚僕役等，並皆赦罪云云。在唐主的意思，還算是格外矜全，其實已爲重誨所蒙蔽，枉害忠良了。

重誨爲佐命功臣，因此得寵，還有一個後宮寵妃，與重誨陰相聯絡，每在唐主面前陳說重誨好處，唐主益深信不疑，原來唐主正室，係是曹氏，只生一女，封永寧公主，次爲夏氏，生子從榮，從厚，姜爲魏氏，就是從珂生母，由平山擄掠得來。見前文。又有一個王氏女，出自邠州餅家，爲梁將劉鄩所買，作爲侍兒，及年將及笄，居然生成一副絕色，眉如遠山，目如秋水，鼻似瓊瑤，齒似瓠犀，當時號爲「花見羞」。得鄩鍾愛，鄩死後，此女無家可歸，流寓汴梁，適嗣源次妻夏夫人去世，另求別耦，有人至安重誨處，稱揚王氏美色，重誨即轉白嗣源，嗣源召入王氏，仔細端詳，果然是豔冶無雙，名足稱實。雖王氏行監不同，到后，但也是一朝尤物。從來好色心腸，人人所同，難道唐主嗣源，見了美色，有不格外愛憐麼？况王氏身雖無主，尚帶得遺金數萬，至此多費給嗣源，嗣源既得麗姝，又得黃金，自然喜上加喜，寵上加寵。即位未幾，封曹氏爲淑妃，王氏爲德妃。

王氏尚有餘金，又贈遺嗣源左右，與嗣源諸子，大家得了錢財，那個不極口稱贊，并且王氏性情和婉，應酬周到，每當嗣源早起，盥櫛服御，統由他在旁侍奉，就是待遇曹淑妃，亦必恭必敬，不敢少忤，及曹淑妃將冊爲皇后，密語王氏道：「我素多病，不耐煩勞，妹可代我正位中宮。」王氏慌忙拜辭道：「后爲帝匹，即天下母，妾怎敢當此尊位呢？」初意却還可取，既而六宮定位，曹氏雖總掌內權，如同虛設，一切處置，多出王氏主張。

王氏既已得志，到也顧念恩人，如遇重誨請託，無不代爲周旋。重誨有數女，經王氏代爲介紹，欲令皇子從厚。娶重誨女爲婦，唐主恰也樂允。偏重誨入朝固辭，轉令王氏一番好意，無從効用。看官閱此，幾疑安重誨是個笨伯，有此內援，得與後唐天子，結作兒女親家，尙然不願，豈不是轉惹水上人懊悵麼？那知重誨並非不願，却是受了孔循的愚弄。循也有一女，方運動作太子妃，一聞重誨行了先着，不禁着急起來，他本是刁猾絕頂的人，便往見重誨道：「公職居近密，不應再與皇子爲婚，否則轉滋主忌，恐反將外調呢。」重誨是喜內惡外，又與循爲莫逆交，總道是好言進諫，定無歹意，因此力辭婚議。聰明反被聰明誤。循遂託宦官孟漢瓊，入白王德妃，願納女爲皇子婦。王氏因重誨辜負盛情，未免介意，此時由漢瓊入請，樂得以李代桃，便乘間轉告唐主，玉成好事。重誨漸有所聞，纔覺大怒，即奏調孔循出外，充忠武軍節度使，兼東都留守，唐主勉從所請。

可巧秦州節度使溫琪入朝，願留闕下，唐主頗喜他恭順，授爲左驍衛上將軍，別給廩祿，過了多日，唐主語重誨道：「溫琪係是舊人，應擇一重鎮，俾他爲帥。」重誨答道：「現時並無要缺，俟日後再議。」又隔了月餘，唐主復問重誨，重誨勃然道：「臣奏言近日無闕，若陛下定要簡放，只有樞密使可代了。」唐主亦忍耐不住，便道：「這也無妨，溫琪豈必不能做樞密使麼？」重誨也覺說錯，無詞可對。誰叫你如此驕橫。溫琪得知此事，反暗生恐懼，好幾日託疾不出。

成德節度使王建立，亦與重誨有隙，重誨說他潛結王都，陰懷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願入朝面對。唐主即

召令入都，建立奉詔即行，馳入朝堂，極言重誨植黨營私，且說樞密副使張延朗，以女嫁重誨子，得相援引，互作威福，唐主已疑及重誨，又聽得建立一番奏語，當然不樂，便召重誨入殿，重誨也含怒進來，惹得唐主愈加懊惱，便顯語重誨道：「朕擬付卿一鎮，暫俾休息，權令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授外官。」重誨不待說畢，厲聲答道：「臣披除荆棘，隨陛下已數十年，值陛下龍飛九重，承乏機密，又閱三載，天下幸得無事，一旦將臣擯棄，移徙外鎮，臣罪在何處？敢乞明示！」唐主愈怒，拂袖遽起，退入內廷。

適宣徽使朱弘昭入侍，便與語重誨無禮，弘昭婉奏道：「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因一旦小忿，遽加擯斥，臣見重誨語多拘戾，心實無他，還求陛下三思。」唐主怒爲少霽，越日復召入重誨，溫言撫慰，建立乃陛辭歸鎮，唐主道：「卿曾言入分朕憂，奈何辭去？」建立道：「臣若在朝，反累陛下動怒，不若告辭。」唐主道：「朕知道了，一會同平章事鄭珽，表請致仕，有詔允准，即令建立爲右僕射，兼同平章事。」

既而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乘便入朝，厚賂王德妃左右，乞留內用，安重誨再三奏斥，仍促令赴鎮。皇姪從瓌，素性剛猛，不爲人屈，從前唐主幸汴，往討朱守殷，留他爲皇城使，他召客宴會節園，酒後忘情，戲登御榻，當日並無入糾彈，蹉跎年餘，反由重誨提出劾奏，貶爲房州司戶參軍，尋且賜死。此外挾權脅主，黨同伐異，尚難盡述。

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因與莊宗結爲姻親，曾將愛女嫁與繼岌，所以累蒙寵眷，屬州得自除刺史，所出租賦，皆贖本軍。至莊宗已歿，繼岌自殺，唐主嗣源即位，尙是曲意優容，不加徵索，獨安重誨屢加裁抑，且說他逼父奪位，心不可問，因之唐主亦隨時預防。會契丹屢次犯塞，唐廷調兵守邊，多屯駐幽易間，免不得仰給定州，都不願輸運，遂有異圖，再加心腹將和昭訓，勸都爲自全計，都即遣人至青徐歧潞梓五鎮，賫投蠟書，約同起事。偏五鎮概不答應，令都狐掌難鳴，乃復募得說客，令勸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但不從，反飛表唐廷，報稱都反，唐主便命晏球爲招討使，發諸道兵進攻定州。

都至此已勢成騎虎，不能再下，只好糾衆拒守。不反爲乎死，不死爲能逃養父遺恨。一面向奚酋禱求救，咱以重賂。禿餒遂率萬騎來援，突入定州。晏球見番兵氣盛，不如讓他一舍，退保曲陽。那禿餒卽揚揚自得，與都合兵進攻。將至曲陽附近，伏兵猝發，左右夾擊，把禿餒等一鼓殺退。晏球乘勝追擊，拔西關城，作爲行府，令祁易定三州土民輸稅供軍。都與禿餒困守孤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奉事，求他設法免患。禿餒乃替他乞師契丹，契丹亦發兵相助。都遣部將鄭季璘、杜弘壽等往迎契丹軍，適被晏球偵悉，潛師邀擊，把季璘、弘壽一併擒回，斬首示衆。

都益覺氣沮，至契丹兵到，方與禿餒開城相會，合兵襲破新樂，復逼曲陽。晏球憑城遙望，見來軍輕儻不整，可以力破，便召集將校，指示敵隙，方下城宣諭道：「王都恃有外援，躍馬前來，我看他趾高氣揚，必然無備，可一戰成擒哩。今日乃諸軍報國的時間，宜悉去弓矢，概用短兵接戰，不得回顧，違令立斬。」此令一下，全軍應命，當卽開城出戰，騎兵先驅，步兵繼進，或奮擣，或揮劍，或持斧，或挺刃，不管甚麼死活，一齊衝殺過去。晏球在後督戰，有進無退，任你番騎精壯得很，也被殺得七零八落，死亡過半，餘衆北遁，都與禿餒拚命逃還。

契丹敗卒，走回本國，途中又被盧龍軍截殺一陣，只剩得寥寥無幾，脫歸告敗。契丹主耶律德光，再遣酋長楊隱一作特哩，係契丹官名來救定州，又爲王晏球殺敗，仍然遁回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復遣牙將武從諫，埋伏要路，截住歸踪。楊隱不及防備，被從諫突出一槍，搗落馬下，活捉而去，并擒得番目五十人，番兵六百人。趙德鈞遣使獻俘，解至洛都。廷臣請駢戮示威，唐主道：「此等皆虜中驍將，若盡加誅戮，使彼絕望，不如暫行留存，藉抒邊患。」乃赦楊隱及番目五十人，餘六百人一體處斬。

契丹兩次失敗，不敢再入，唐主卽遣使促晏球攻城。晏球與朝使聯轡並行，至定州城下，指閱形勢，揚鞭密語道：「此城如此高峻，就使城主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喪精兵，無損賊勢，不若食三州租賦，愛民養兵，靜俟內潰，自可不戰而下。」確是將略朝使返報唐主，唐主乃不再催逼。好容易過了殘年，直至次年即天成四年二月，定

州內亂，都指揮使馬讓能開城迎納官軍，晏球麾軍直入，都闔家自焚，其心人應該如此。禿餓被唐軍擒住，械送大梁，就地梟首。食小失天。晏球振旅而還，已而入朝，唐主褒勞有加，晏球口不言功，但說是久勞饋運，不免懷慚，因此益契主心，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未幾又徙鎮平盧，尋即病逝。追贈太尉。晏球雖是兩朝臣，但將時可得特許，故會吳丞相徐溫病歿，吳主楊溥自稱皇帝，改元乾貞，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渥爲烈宗，景皇帝，隆演爲高祖，宣皇帝，授徐知誥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爲輔國大將軍，兼金陵尹，因荆南高季興稱藩表賀，特封秦王。應前同季興侵楚，至白田，擊敗楚師，獲將吏三十四人，獻入吳國，楚王馬殷遣使訴唐，且請建行臺，唐封殷爲楚國王，殷始升潭州爲長沙府，立宮殿，置百官，命弟賓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爲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整兵添戍，控制邊疆。

吳主楊溥聞唐楚相結，遣使與唐修好，國書中自稱皇帝。安重誨謂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視，不應延納，遂將吳使拒絕，吳使自去。楊溥以唐既絕好，索性再發兵攻楚。到了岳州，楚人早已預備，不待吳兵列陣，便迎頭痛擊，擒得吳將苗璘、王彥章。尚有幾個敗卒，逃歸報知吳主，吳主方有懼色，亟遣人赴楚求和，請放還苗、王二將。楚王殷乃將二將釋歸，與吳息爭。

荆南節度師高季興死，有子九人，長子從誨，向吳告哀，吳令從誨承襲父職。從誨既得嗣位，召語僚佐道：「唐近吳遠，務遠舍近，終非良策，不如服唐爲是。」乃遣使如楚，俛楚王殷代爲謝罪，情願仍修職貢，一面令押牙官劉知謙奉表，唐廷進贖罪銀三千兩。唐主許令赦罪，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爲楚王。

先是季興在日，聞楚得富強，賴有謀臣高郁，乃屢遣門客至楚，進說楚王，陰加反間。楚王殷始終不信，待郁如初。及希聲用事，又向楚散布謠言，謂馬氏當爲高郁所奪，希聲已是動疑，又經妻族楊昭遂謀代郁任，屢向希聲前，請都希聲竟奪郁兵柄，左遷爲行軍司馬，郁憤憤道：「犬子漸大，即欲咋人，我將歸老西山，免爲所噬！」這數語爲

希聲所聞，立矯父命殺郁，并及族黨。數語殺身，可見語言不可不慎。是日大霧四塞，馬殷深居簡出，向未知郁死耗，及聽着大霧，方語左右道：「我昔從孫儒渡淮，每殺無辜，必遭天變，難道今日有冤死的人麼？」翌日始聞郁死殷拊膺大慟道：「我已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權冤酷，可悲可痛，看來我亦不能長久了。」不死何爲？越年殷即病死，年已七十九。

長子希振，因弟握大權，自願讓位，遂由希聲承襲父職，報達唐廷，唐以殷官爵俱高，無可追贈，惟賜諡武穆。并授希聲爲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嗜食雞汁，每日必煮五十雞，至送殷安葬，並無戚容，且食盡雞膽數器，然後出送。禮部侍郎潘起道：「從前阮籍居喪，嘗食蒸豚，何代沒有賢人呢？」希聲尚莫名其妙，還道他是贊美詞，烹雞如故。惟去建國成制，復藩鎮舊儀，盡心事唐，尚不失畏天事大的意義。且因享國不永，二載卽亡，所以保全首領，尚得善終。

此外如吳越王錢鏐，當莊宗末年，也據國稱尊，改元寶正。後來致安重誨書，語多倨傲，重誨奏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出使吳越，傳旨詰問，吳越王錢鏐，還算照舊接待，不曾擺出帝王的架子，脅迫唐使。及唐使北返，韓玫却誣劾昭遇，說他屈節稱臣，向鏐拜舞，昭遇竟致枉死。重誨請削鏐王爵，但令以太師致仕，所有吳越朝聘使臣，悉令所在繫治。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認冤，均被重誨指阻，不得自伸。嗣是重誨身爲怨府，連藩鎮亦痛心疾首了。死期將至。

惟自唐主嗣源卽位後，勵精圖治，不事畋遊，不耽貨利，不任宦官，不喜兵革，志在與民更始，共享承平，所以四方無事，百穀用成。唐主改名爲寧，表示誠意，且與宰相等從容坐論，談及樂歲，亦自覺有三分喜色。獨道在旁諷諫道：「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道出井陘，路甚險阻，臣自憂馬蹶，幸持馬韉，幸不失墜，及行入坦途，放轡自逸，竟至顛隕，可見臨危時未必果危，居安時未必果安，行路尚且如此，何況治國乎？天下呢？」疏瀹道諫，是不以人廢言之意。唐主點首稱善，又接口問道：「今歲雖是豐年，百姓果家給人足否？」道又答道：「凶年患餓斃，豐年傷穀賤，豐凶皆



病，惟農家如是。臣嘗記進士聶夷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却曲盡田家情狀。總之民業有四農爲最苦，人主最應體卹呢。」

唐主甚喜，命左右錄聶夷詩，時常諷誦，差不多似座右銘，且因自己年逾花甲，料不能久，每夜在宮中沐手焚香，向天叩祝道：「某本胡人，因天下擾亂，爲衆所推，權居此位，自慚不德，未足安民，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俾某早得息肩，乃是四海的幸福了！」相傳宋太祖趙匡胤，便是後唐大咸二年，降生洛陽的夾馬營內，乃父叫作趙弘殷，曾在後唐掌領禁軍，至匡胤開國登基，海內纔得統一，這都由唐主嗣源，一片誠心，感格上蒼，方生此真命天子呢。小子有詩咏道：

敢將誠意告蒼穹，一片私心願化公，夾馬營中徵誕降，果然天意與人同。

天咸五年二月，唐主復改元長興。過了二月，河中忽報兵變，遂去節度使李從珂，欲知變亂原因，容待下回分解。

史稱唐明宗不避聲色，語難盡信。王德妃爲梁將劉鄩侍兒，曾有一「花見羞」之美名，至爲唐主所得，極承寵眷，尙得謂非好色耶。況唐主納德妃時，度其年已逾半百，此時已非少壯，尙爲美色所迷，鹽權服御，悉出妃手，是其溺情牀第，朝夕不離，已可想見。安重誨雖爲佐命功臣，而挾權專恣，實由妃釀成之。設重誨不失妃權，始終固結，吾知在明宗朝，未必其即遭危禍也。自王都受誅，四方無事，亦不過爲一時之幸遇。至焚香祝天一事，史家播爲美談，夫既無心爲帝，則何不迎立繼岌，豈必知繼岌之不足治民，乃起而暫代耶。第時當五季，如天成長興之小康，已屬僅見，故史官不無溢美之詞。本編叙明宗事，環瑤並採，毀譽存真，是固猶是董狐史筆也。

## 第二十二回 攻三鎮悍帥生謀 失兩川權臣碎首

却說唐主養子李從珂，屢立戰功，就是唐主得國，亦虧他引兵先至，纔得號召各軍，從珂未免自恃，與安重誨勢不相下，一日重誨宴飲，彼此爭夸功績，究竟從珂是武夫，數語不合，即起座用武，欲毆重誨，幸重誨自知不敵，急忙走匿，方免老拳。越宿從珂酒醒，亦自悔鹵莽，至重誨處謝過，重誨雖然接待，總不免懷恨在心。度義大軍唐主頗有所聞，乃出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從珂至鎮，性好遊獵，出入無常，重誨意欲加害，矯傳密旨，諭河東牙內指揮使王彥溫，令覷隙逐從珂，彥溫奉命會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即勒兵閉門，不容從珂入內，從珂叩門呼問道：「我待汝甚厚，奈何見拒？」彥溫從城上應聲道：「彥溫未敢負恩，但受樞密院密劄，請公入朝，不必還城。」從珂沒法，只好退駐虞鄉，遣使表聞。

唐主毫不接洽，自然召問重誨。重誨不便實陳，詐稱由姦人妄言，應速加討。唐主欲誘致彥溫，面訊虛實，乃除授彥溫爲絳州刺史，促令入朝。看官試想，此時矯詔害人的安重誨，肯令彥溫入朝面證麼？當下一再請討，始由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率兵往討彥溫。唐主却面囑彥稠道：「彥溫拒絕從珂，想是有人主使，汝至河中，須生藝彥溫回來，朕當面問底細。」彥稠應命而去，及馳抵河中，彥溫尙未悉情，由出城相迎，不料見了彥稠，未曾發言，那刀鋒已經過來，好頭顱竟被斫去。恐做鬼也莫明其妙彥稠既殺了彥溫，即傳首闕下，唐主怒彥稠違命，下敕嚴責，重誨獨出爲解免，竟不加罪。明是串通一氣從珂知爲重誨所構，詣闕自陳，偏唐主不令詳辯，責使歸，重誨再諷令馮道趙鳳等，劾奏從珂失守河中，應加罪譴。唐主道：「我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奈何亦出此言，豈必欲置諸死地麼？朕料卿等受託而來，未必出自本意。」道與鳳不禁懷慚，無言而退。

翌日由重誨獨自進見，仍劾從珂罪狀。唐主聽然道：「朕昔爲小校時，家況貧苦，賴此兒負石灰，收馬糞，得錢養活，朕今日貴爲天子，難道不能庇護一兒，卿必欲加他譴責，試問卿將若何處置？」憤懣已極重誨道：「陛下誼關父子，臣何敢言，惟陛下裁斷！」唐主道：「令他閑居私第，也算是重處了，此外何必多言！」重誨更奏保索自通爲

河中節度使，有詔允准。自通至鎮，承重誨意旨，檢點軍府甲仗，列籍上陳，指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從中保護，從珂因得免罪。看官閱過前回，已知王德妃爲了婚議，漸疎重誨。是時德妃已進位淑妃，取外庫美錦，造作地毯，重誨上書切諫，引劉后事爲戒。這却不得告重誨。惹起美人嗔怒，始與重誨兩不相容。重誨欲害從珂，王淑妃偏陰護從珂，究竟極密權威，不及帷房氣燄。重誨尚未知欵抑，特徙磁州刺史康福，出鎮朔方。朔方爲羌胡出沒地，鎮帥往往罹害。福受知唐主，爲重誨所忌，欲令他出當戎衝，虧得主恩隆重，特遣將軍牛知柔、衛審餘等，率萬人護送，沿途掩擊逆羌，殺獲幾盡，轉令福安抵塞上，大振聲威。人各有命，謀善何益？

重誨計不得逞，也只好付諸緩圖。偏是一波纔了，一波又起。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雄踞成都，漸露異志。重誨又出預軍謀，獻上二議，一是分蜀地以鍛蜀勢，一是增蜀官以制蜀帥。兩策不得謂非可惜調度未善。唐主却也稱善，便委重誨調度。重誨令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鎮治遂州。又割東川中的果閬二州，擢置保寧軍，授李仁矩爲節度使。並命武虔裕爲縣州刺史，各置戍兵。這種處置，實爲防備兩川起見。東川節度使董璋，首先動起疑來，原來李仁矩曾往來東川，先時因唐主祀天，持詔諭璋，令獻禮錢百萬緡。仁矩到了梓州，由璋設宴相待，一再催請，至日中尚然未至。璋不禁怒起，帶領徒卒，持刀入驛。仁矩方擁妓酣飲，驀聞璋至，倉皇出見。璋令他站立階下，厲聲訶斥道：「公但聞西川斬刺客省，難道我不能殺汝麼？」仁矩始有懼意，涕泣拜請，纔得乞免。璋乃遣仁矩歸，但獻錢五十萬緡。仁矩本唐主舊將，又與安重誨友善，挾怒歸來，極言璋必叛命。重誨因命他出鎮閬州，使與縣州刺史武虔裕聯絡，控制東川。虔裕係重誨表兄，重誨益恃爲心腹，密令詭璋嗣是。唐廷屢得密報，競言璋將發難。重誨又飭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亟治遂州城隍，嚴兵爲備。

那時董璋很是驚惶，不得不自求生路，實行抵制。他與孟知祥素有宿嫌，未嘗通問。此次因急求外援，不得不通好知祥，願與知祥結爲婚媾，知祥見梓州使至，召入問明，本意是不願連和，只因道路謠傳，朝廷將割縣龍二州。

爲節鎮，自思禍近剝膚，與董璋同病相憐，也只好棄嫌修好，當下商諸副使趙季良，季良亦請合縱拒唐，知祥遂遣梓州使還報，願招璋子爲女婿，並令季良答聘梓州。季良歸語知祥道：「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將來必爲患西川，不可不防。」後來兩川交關由此一言。知祥始欲悔婚，但一時不好渝盟，始與董璋虛與周旋，約他聯名上表，略言：「關中建鎮，縣遂增兵，適啓流言，震動全蜀，請收回成命」等語。嗣得唐廷頒敕，不過略加慰諭，毫不更張。董璋乃誘執武虔裕，幽銅府廷，發兵至劍門，築起七堦，復在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一面募民入伍，剪髮髻，面，驅往遂閬二州，剽掠鎮軍。孟知祥又表請割雲安十三鹽監，隸屬西川，將鹽值撥給寧江戍兵。於是兩難併發，反令唐廷大費躊躇。

唐主嗣源，因董璋已露叛迹，不若知祥尚隱逆萌，乃許知祥所請，另派指揮使姚洪，率兵千人，從李仁矩戍閬州，董璋聞閬州又增兵戍，忍無可忍，他本有子光業，在都爲宮苑使，便致書囑子道：「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鎮，又屢次撥兵戍守，是明明欲殺我了。你爲我轉白樞要，若朝廷再發一騎入斜谷，我不得不反，當與汝永訣呢。」光業得書，取示樞密院承旨李虔徽，虔徽轉告安重誨，重誨怒道：「他敢阻我增兵麼？我偏要增兵，看他如何區處！」既已挑動二德，還要通薪赴火。隨即派別將荀咸，又再率千人西行。光業聞知，急語虔徽道：「此兵西去，我父必反，我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糜餉勞師，不若速止此兵，可保我父不反。」虔徽又轉白重誨，重誨那裏肯依。果然咸父未到閬州，董璋已經倡亂。

閬州鎮將李仁矩，遂州鎮將夏魯奇，與利州鎮將李彥琦，飛表奏聞。唐主召羣臣會議軍事，安重誨進言道：「臣早料兩川必反，但陛下合容不討，因致如此。」若非你去通反，虔亦未必至此。唐主道：「我不負人，人既負我，不能不討了。」遂飭利遂閬三州聯兵進討。偏三鎮尚未出師，兩川先已入犯，反使三鎮自顧不暇，還想甚麼聯軍，看官道兩川兵馬，如何這般迅速。原來唐廷會議發兵，適有西川進奏官蘇愿，得知消息，立遣從官馳報知祥，知祥與趙季

良計議，李良道：「爲今日計，莫若令東川先取遂闕，然後我撥兵相助，併守劍門。彼時大軍雖至，我已無內顧憂了。」知祥依議而行，遣使約董璋起兵。璋願引兵擊闕州，請知祥進攻遂州。知祥乃遣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爲副，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率兵三萬，往攻遂州。再派牙內指揮使侯弘實、孟思恭等，領兵四千，助董璋攻闕州。

闕中鎮帥李仁矩，本來是個糊塗蟲，一聞川兵到來，便欲出城搦戰。部將皆進諫道：「董璋久蓄反謀，來鋒必不可當，不如固壘拒守，挫他銳氣，俟大軍到來，賊自然走了。」仁矩怒道：「蜀兵懦弱，怎能當我精卒呢？」遂不從衆言，居然出戰。諸將因良謀不納，各無鬪志，未曾交鋒，便即潰退。仁矩亦策馬逃歸。董璋乘勢追擊，險些兒突入城中。幸經姚洪斷後，抵敵一陣，纔得收兵入城，登陴拒守。璋曾爲梁將，姚洪嘗隸璋麾下，至是用密書招洪，誘令內應。洪投諸廁中，璋晝夜攻城，城中除姚洪外，都不肯爲仁矩効力，眼見得保守之人坐致陷沒。仁矩立被殺斃，家屬盡死。姚洪巷戰被執，由董璋向他面責道：「我嘗從行間救汝，今日如何相負？」洪瞋目道：「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除馬糞，得一樹殘豕，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有何負汝，乃竟爾造反呢？汝猶負天子，我受汝何恩，反云相負！我寧爲天子死，不願與人奴並生！」璋聞言大怒，令壯士扛鑊至前，剖洪肉入鑊烹食。洪至死尚罵不絕聲。不沒忠節。

唐廷聞闕州失守，乃下詔削董璋官爵，誅璋子光業，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爲副，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爲先鋒，率兵征蜀，且令孟知祥兼供饋使。知祥已與璋同反，唐主尚欲籠絡，所以有此詔命。毋乃太愚。知祥當然不受，反益兵圍遂州，並促董璋速攻利州。璋向利州進發，途次遇雨，餉運不繼，仍退還闕州。知祥聞報，大驚道：「闕中已破，正好進取利州，我聞李彥琦無甚勇略，必望風遁去，若得他倉廩，據險拒守，北軍怎能西救遂州？今董公僻處闕中，遠棄劍關，必非良策。一旦劍門失陷，兩川都吃緊了。」知祥諒璋遠過董璋，故董璋率爲所敗。遂遣人馳

白董璋，願發兵三千人，助守劍門。璋答言劍門有備，不勞遣師。知祥乃更派將下夔州，取瀘州，更分道往略黔涪。

過了旬日，果得董璋急報，謂石敬瑭前軍已襲據劍門，守將齊彥溫被他擒去。知祥頓足道：「董公果誤我了！一急召都指揮使李肇入見，令他率兵五千，倍道往據劍州。又遣人詣遂州，令趙廷隱分兵萬人，會屯劍州。再派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領兵四千，據守龍州要害。西川諸將多係郭崇韜留戍，崇韜冤死，諸將多歸咎朝廷，故願爲知祥効力。時適隆冬，天寒道滑，趙廷隱自遂州移軍，士卒多觀望不前。廷隱泣諭道：「今北軍勢盛，若汝等不肯力戰，妻孥皆爲人有了！」於是衆志始奮，亟向劍州進發。

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鏗，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互相告語道：「若北軍更得劍州，兩蜀恐難保了。」遂引步兵千餘人，從間道趨劍州。適值石敬瑭前鋒王思同，與階州刺史王弘贇，瀘州刺史馮暉等，從此山馳下，望將過去，不下萬餘人。福誠便語謝鏗道：「我軍只有千餘名，來軍總在萬人以上，就使以一敵十，尙慮不足。今已天暮，待至明晨，我輩恐無遺類了。」謝鏗道：「不若乘着今夜，先去劫營殺他一個下馬威，免他輕視。」福誠道：「我意也是如此！但敵衆我寡，只好用着疑兵計，前後夾攻，令他驚退，便好保住劍州了。」鏗奮然道：「我擋敵前，君擋敵後，可好麼？」福誠大喜，便與鏗分路潛進，是夜唐軍已越北山，就在山下紮營，約至黎明進攻劍州。夜色將闌，忽聞營外喊聲驟起，急忙出兵對敵，不意來兵甚猛，所持皆保利刃，亂衝亂斫，好似生龍活虎一般。時當黑夜，也不知來兵若干，情急心虛，已覺遮攔不住，又聽得山上吹角鳴鼓，響徹行營，不由的驚上加驚。立即棄營遁去，還保劍門，十多日不敢出軍。

龐謝二將已將唐軍嚇退，安返劍州，計議用明寫攻戰用虛寫筆法靈活。趙廷隱李肇兩軍，亦陸續到來，劍州已保無虞，再如董璋遣將王暉也來助守，兵厚勢盛，足敵官軍。那龐謝二將，仍出鎮原汛去了。

石敬瑭到了劍門，纔奏稱知祥拒命，有詔奪知祥官爵，促敬瑭即日進討。知祥聞劍州已固，方大喜道：「我但

恐唐軍進據劍州，扼守險要，或分兵直趨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也。只好撤遂州圍，兩川震動，勢甚可虞。今乃頓兵劍門，連日不出，我定可濟事了。」遂命趙廷隱、李肇等，整備迎敵。石敬瑭帶着大軍進屯北山，趙廷隱在牙城後面，依山列陣，使李肇王暉出陣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飭騎兵衝突河橋，兩路兵馬，統被蜀兵用強弩射退。到了日暮，敬瑭引退，又被廷隱等追殺一陣，喪失至千餘人，仍還屯劍門。

當下飛使至洛，極言蜀道險阻，未易進兵，關右人民，轉餉多勞，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情勢可憂，務乞睿斷等語。敬瑭亦不免推諉。唐主接得軍報，愀然語左右道：「何人能辦得了蜀事？看來朕當自行呢？」安重誨在旁進言：「一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由臣負責，臣願自往督戰。」唐主道：「卿願西行，尙有何言？」

重誨拜命即行，日夜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重誨西來，無不惶駭，急將錢帛芻糧，運往利州。天寒道阻，人畜斃踣，不可勝計。鳳翔節度使季從職，已徙鎮天平軍，繼任爲朱弘昭，聞重誨過境，迎拜馬前，留館府舍，供張甚謹，連妻子也出來拜謁。重誨還道他是義重情深，與語朝事，無非說是讒言可畏，此行誓爲國家宣力，杜塞讒口。弘昭尙極力稱揚，及重誨既去，他即上書奏陳，說是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小人之不可與處也如此。又貽書石敬瑭，勸他阻止重誨，免奪兵權。敬瑭正防到此，着再引兵出屯北山，與趙廷隱等交戰數次，未見得利。且因遂州被陷，夏魯奇陣亡，心下很是焦煩，一得弘昭來書，連忙拜表唐廷，但言重誨遠來，轉惑軍心，乞即徵還。

唐主早不悅重誨，別用范延光爲樞密使，又因宣徽使孟漢瓊，出使軍前，還言兩川變亂，統由重誨一人所致，再加王淑妃從旁媒孽，越使唐主動疑，遂召重誨東歸。重誨方到三泉，接到詔敕，不得已馬首東歸。

石敬瑭聞重誨東還，卽生退志，適知祥梟夏魯奇首，遣人持示行營。魯奇有二子隨軍，共向敬瑭泣陳，願取父首敬瑭道：「知祥長厚，必葬汝父，較諸身首異處，不更好麼？」越日果由知祥傳命，收還首級，備棺殮葬。敬瑭卽燬去營寨，班師北歸，兩川兵從後追躡，直至利州，李彥琦亦棄城奔還。自是利遂閬三鎮，盡爲蜀有。知祥復遣李仁罕

等，攻奪忠萬夔三州，聲勢大振。董璋乃收兵還東川。

唐主聞敬瑄奔還，並不加譴，但欲歸罪重誨。重誨還，過鳳翔，再想與朱弘昭談心，弘昭已經變臉，閉門不納。重誨悵悵還都，途中奉詔命爲河中節度使，不必入覲，方轉趨河中去了。

未幾由唐廷宣救復吳越王錢鏐官爵，再起李從珂爲左衛上將軍，出鎮鳳翔。重誨愈覺不安，乃上章乞休，朝命以太子太師致仕，另簡皇姪從璋爲河中節度使，并遣步軍藥彥稠率兵同行，使防重誨變狀。重誨有二子，長崇緒，次崇贊，宿衛京師，一開制下，卽日私奔至河中，省視重誨。重誨道：「爾等來此，有無朝命？」二子答言未曾。重誨大驚道：「未奉敕旨，怎得擅來！」說至此，不禁頓足半晌，纔欲歛道：「我知道了，這事非爾等意，有人誘使爾等，陷我重罪，我以死報國罷了，餘復何言！」乃將二子械送闕下。行至陝州，已有制敕傳到，令就地下獄。

重誨既發遣二子，自知不妙，日夕防有後命。忽有中使到來，見了重誨，尙未開口，卽向他慟哭。重誨亦流涕問故。中使道：「人言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領兵來了。」重誨泫然道：「我久受國恩，死不足報，尙敢另生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憂麼？」已而李從璋藥彥稠到來，與重誨相見，尙無惡意。重誨正要交卸，不防來了皇城使翟光鄰，傳着密旨，令從璋轉圖重誨。從璋卽帶兵圍重誨第，自入門見重誨，甫至庭中，便卽下拜。重誨驚出，降階答禮，偏從璋手出一鎚，趁着重誨俯首時，猛擊過去，轟然一聲，流血滿庭。重誨妻張氏，三脚兩步的走了出來，抱住重誨大呼道：「令公就使得罪，死亦未晚，何必這般辣手！」從璋又用鎚擊張氏首，可憐一對夫婦，就此畢命，同歸地下。幸董榮華難免有此一日。

看官聽着翟光鄰奉遣至河中，不過由唐主密囑，謂重誨果有異志，可與從璋密商。光鄰素恨重誨，卽授意從璋，擊死重誨夫婦，然後返報唐主，只說重誨已蓄異圖。唐主卽日下詔，把斷絕錢鏐，及離間孟知祥董璋等事，一古腦兒歸至重誨身上，並將他二子併誅，惟族屬得免連坐，小子有詩嘆道：



大臣風度貴休，貪利終貽家國憂，一奮鐵鎚雙隕命，生前何不早回頭！  
唐主已誅死重誨，又命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進奉軍將劉澄，各還本道，傳諭安重誨專命與兵，今已伏辜了。畢竟兩川如何對待，且至下回表明。

安重誨特寵擅權，其足以致死也，由來久矣。從珂雖唐主養子，但爲唐主所垂愛，且已立有大功，語云疎不間親，寧重誨獨未之聞乎？願因杯酒小嫌，必欲陷害從珂，計尙未遂，而君臣之疑忌，已從此生矣。王德妃爲重誨內援，特以製錦鋪地之諫阻，即致失權，重誨不乘此乞休，尙欲何爲？至於兩川發難，必激之使變，已屬乖方。且李仁矩、武處裕等，皆非將才，乃一以私黨而令鎮闕州，一以私親而使守歸州，用人失當，專顧私圖，幾何而不愆事也？遠夫內外交構，不死何待？彼尙自認爲一死報國，爲問其所謂報國者，果屬何在耶？或猶以死非其罪，惜之夫罪如重誨，死何足惜，所惜者唐主嗣源不能明正其罪，乃徒爲李從璋所擊斃耳。重誨不死於國法，而死於從璋之手，宜後人之爲彼呼冤也。

## 第二十三回 殺董璋亂兵賣主 寵從榮驕子弄兵

却說孟知祥據有西川，得進奉官蘇愿歸報，已知朝廷有意詔諭，且聞在京家屬，均得無恙，乃遣使往告董璋，欲約他同上謝表。璋勃然道：「孟公家屬皆存，原可歸附，我子孫已經被戮，還謝他甚麼？」遂將來使斥歸。知祥再三遣使，往說董璋，略言主上既加禮兩川，若非奉表謝罪，恐復致討。我曲彼直，反足致敗，不如早日歸朝，得免後禍。璋始終不從。越年爲唐主長興元年，知祥再遣掌書記李昊詣梓州，極陳利害。璋不但不允，反將昊詬罵一番，擲出府門。昊快快回來，入白知祥道：「璋不通謀議，且欲入窺西川，公宜預備爲是。」知祥乃增戍設防，按兵以待。

果然到了孟夏，董璋率兵入境，攻破白楊林鎮，把守將武弘禮擒去。當董璋出兵時，與諸將謀襲成都，諸將統

皆贊成，獨部將王顯道：「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看來似未必成功哩。」璋不肯依言，遂進兵白楊林鎮。

知祥聞武弘禮被擒，亟集衆將會議，副使趙季良道：「董璋為人，輕躁寡恩，未能拊循士卒，若據險固守，却是不易進攻，今不守巢穴，前來野戰，乃是舍長用短，不難成擒了。惟董璋用兵，輕銳皆在前鋒，公宜誘以羸卒，待以勁兵，始雖小衄，終必大捷。願公勿憂。」季良善謀，知祥又問何人可為統帥，季良道：「璋素有威名，今舉兵突至，搖動人心，公當自出抵禦，振作士氣。」趙廷隱獨插入道：「璋有勇無謀，舉兵必敗，廷隱當為公往擒此賊！」知祥大喜，即命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率三萬人出拒董璋。

廷隱部署軍伍，已經成隊，乃入府辭行，適外面遞入董璋檄文，指斥知祥悔婚敗盟，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文中語氣，似與三人已訂密約，有裏應外合的意思。知祥閱畢，遞視廷隱，廷隱舉書擲地道：「何必汚目想總是行反間計，欲公殺副使及廷隱呢？」再拜而行，知祥目送廷隱道：「衆志成城，當必能濟事了。」

纔閱兩日，又接漢州敗報，守將潘仁嗣與董璋交戰，亦大敗被擒，接連又得漢州失守警耗，知祥投袂起座，命趙季良守成都，自率八千人趨漢州，行至彌牟鎮，見廷隱駐營鎮北，遂與他會師，次日見董璋兵至，命廷隱列陣雞蹤橋，扼住敵衝，又令都知兵馬使張公鐸列陣後面，自登高阜督戰。

董璋至雞蹤橋畔，望見西川兵盛，也有懼意，退駐武侯廟前，下馬休息，帳下驍卒忽大噪道：「日已亭午，驛我做甚何不速戰？」璋乃上馬趨進，前鋒甫交，東川右廂馬步指揮使張守進，即棄甲投戈，奔降知祥。知祥召問軍情，守進道：「璋兵盡此，無復後繼，請急擊勿失！」知祥乃麾軍逆擊，兩下裏一場鏖鬪，東川兵恰也利害，爭奪雞蹤橋，廷隱部下指揮使毛重威、李瑋相繼陣亡，惹得廷隱性起，拚死力戰，三進三却，總敵不住東川兵，都指揮副使侯弘實見廷隱不能得利，也揮兵倒退，知祥立馬高阜，瞧着情形，不禁捏着一把冷汗，亟用馬箠指麾後陣，令張公鐸上

前救應。公鐸部下，養足銳氣，一經知祥指麾，驟馬突出，大呼而進。東川兵已殺得筋疲力軟，不防一支生力軍，從刺斜裏殺將過來，頓時旗靡輒亂，不能支持。廷隱弘實又乘勢殺轉，把東川兵一陣隊躡，擒住東川指揮使元積，盡光裕等八十餘人。先敗後勝，果如季良所料。董璋拊膺長嘆道：「親兵已盡，我將何依？」遂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投降知祥。潘仁嗣也得逃還。知祥再引兵窮追，至五侯津，又收降東川都指揮使元讓，長驅入漢州城。董璋早棄城東奔西川，兵入璋府第，竟璋不得，但見有芻糧甲械，遺積甚多，大衆相率搬取，無心去追董璋。璋因是得脫。

惟趙廷隱帶着親卒，追至赤水，復得收降東川散卒三千人。知祥命李昊、李勝、李憲諭東川吏民，且草書勞問董璋，謂將至梓州，詰問負約情由，及見侵罪狀，一面至赤水會廷隱軍，進攻梓州。璋奔至梓州城下，肩輿入城。王暉迎問道：「公全軍出征，今隨還不及十人，究屬何因？」報復語雖然愴然，究非臣下所宜。璋無言可答，只向他流涕下淚。暉却

冷笑而退。及璋入府就食，不意外面突起喧聲，慌忙投箸出窺，略略一瞧，亂兵不下數百，爲首有兩員統領，一個正是王暉，一個乃是從子都虞侯董延浩，自知不能理喻，亟率妻子從後門逃出，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令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竟把璋首取去，獻與王暉。璋妻及子光嗣，統自經死。適西川軍將趙廷隱，馳抵城下，暉即開城迎降。

廷隱趨入梓州，檢封府庫，候知祥到來發落。偏是知祥有疾，中途逗遛，那李仁罕自遂州到來，由廷隱出迎，板橋仁罕並不道賀，且侮嫚廷隱。廷隱非常銜恨，強延仁罕入城。既而知祥疾瘳，方入梓州，犒賞將士，本欲令廷隱爲東川留後，偏是仁罕不服，也欲留鎮梓州，乃由知祥自行兼領，調廷隱爲保寧軍留後，仍飭仁罕還鎮遂州，兩人纔算受命，各歸鎮地。

山南西道王恩同，奏達唐廷，謂董璋敗死，知祥已併有兩川。當由唐主商諸輔臣，樞密使范延光道：「知祥雖據全蜀，但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他思歸爲變，亦欲借朝廷威望，鎮壓衆心，陛下不如屈意招撫，令彼自新。」唐主道：「知祥本我故人，爲說人離間至此，朕今日招撫故交，也不好算是屈意哩。」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赴蜀宣慰知

祥。知祥已還成都，聞存瓌持詔到來，即遣李昊出迎，延入府第，存瓌即開讀詔，略云：

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邱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既往不咎，勉釋前嫌，卿其善體朕意！

知祥跪讀詔書，拜泣受命。存瓌將詔書遞交知祥，然後與知祥行甥舅禮。原來存瓌係李克寧子，克寧妻孟氏，即知祥胞妹。克寧爲莊宗所殺，子孫免罪。克寧被殺，見第四回。存瓌留事闕下，得爲供奉官。知祥見甥兒無恙，恰也欣慰。留任數日，便遣存瓌東歸，上表謝罪。且因瓊華長公主，即知祥妻見前文。已經病逝，補告喪期，又表稱將換趙季良五人，平東有功，乞授節鉞。唐主再命存瓌西行，賜故長公主祭奠，贈絹三千匹，賞還知祥官爵，並賜玉帶。所有趙季良等五將，候知祥擇地委任，再請後命。知祥乃復請西川文武將吏，乞許權行墨制，除補始奏。唐主一一允許。知祥遂用墨制授季良等爲節度使，越年且由唐廷派遣尙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冊封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自是知祥得步進步，隱然有帝蜀的思想了。照伏下文。

是時吳越王錢鏐亦已老病，奄臥多日，自知病必不起，召諸將吏入寢室，流涕與語道：「我子皆愚懦，恐不足任後事，我死，願公等擇賢嗣立。」諸將吏皆泣下道：「大王令嗣傳瓊素從征伐，仁孝有功，大衆俱願受戴，請以爲嗣。」鏐乃召入傳瓊，悉出印鑰相授道：「將士推爾，爾宜善自守成，無忝所生。」傳瓊拜受印鑰，起侍寢側。鏐又與語道：「世世子孫當善事中國，就使中原易姓，亦毋失事大禮，切記勿忘。」傳瓊亦唯唯遵教，未幾鏐歿，享壽八十一歲。

相傳鏐生時適遇天旱，道士東方生指鏐所居，謂池龍已生此家，時鏐正產下，紅光滿室，父寬以爲不祥，棄諸井旁。惟鏐祖母知非常兒，抱歸撫養，名爲婆留，且號井爲婆留井。及鏐年數歲，嘗在村中大木下，指示羣兒，戲爲隊伍，頗得軍法。後來驍勇絕倫，善射與槊，邑中有衣錦山上列石鏡，闊二尺七寸，鏐對石自顧，身服冕旒，如封王狀。雖

嘗隱秘不言，但因此有自負意。至受劉封爲吳越王後，廣杭州城，築捍海石塘，江中怒潮急湍，版築不就，鏐採山陽勁竹，製成強弩五百，硬箭三千，選弓弩手出射潮頭，潮乃退趨西陵，遂得豎椿壘石，築成長堤。射潮事傳爲美談，其實潮沙長落，本有定時，鏐特借此以鼓動工役耳。且建候潮通江等城門，並置龍山、浙江兩閘，遏潮入河。嗣是錢塘富庶，冠絕東南。爲民寃土，不爲無功。

鏐自少年從軍，夜未嘗寐，倦極乃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枕軟輒寤，名爲警枕，寤室內置一粉盤，有所記憶，卽書盤中，至老不倦。平時立法頗嚴，一夕微行，還叩北城門，門吏不肯啓關，自內傳語道：「就使大王到來，亦不便啓門。」鏐乃從北門入，詰旦召入北門守吏，嘉他守法，厚給賞賜，有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替他乞免，鏐怒道：「爲一婦人，欲亂我法麼？」立命宮人牽出鄭姬，斬首以徇。純是權術。每遇春秋薦享，必嗚咽道：「今日貴盛，皆祖先積善所致，但恨祖考不及見哩。」孝思可嘉。晚年禮賢下士，得知人譽，自傳瓊襲職，傳訃，唐主賜諡，武肅命以王禮安葬，且令工部侍郎楊凝式撰作碑文。浙民代請立廟，奉詔俞允。越二年廟成，供像，歷代不移。浙人稱爲海龍王，或沿稱爲錢大王。補敘錢鏐故事，亦不可少。

傳瓊爲鏐第五子，十國春秋謂爲第七子。曾任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嗣位後改名元瓊，以遺命去國箴，仍用藩鎮法，除民逋賦，友于兄弟，慎擇賢能，所以吳越一方，安堵如恆。

惟閩王王延鈞殺兄據位，據閩數年，會遇疾不能視事，延稟竟率子繼雄自建州來襲福州。延鈞忙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往禦，仁達遇繼雄軍，爲立白幟，作乞降狀。繼雄信爲真情，過舟慰撫，被仁達一刀殺死，乘勢追擒延稟，牽至延鈞帳前。延鈞病已少愈，面責延稟道：「兄嘗謂我善繼先志，免兄再來，今日煩兄至此，莫非由我不能承先麼？」迴應前卷二十回。延稟慚不能答，卽由延鈞喝令推出，梟首示衆，復姓名爲周紹琛，遣弟延政往撫建州，慰撫軍民，閩地復安。

延鈞漸萌驕態，上書唐廷，內稱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統加尚書令，今兩王皆歿，請授臣尚書令。唐廷置諸不理。延鈞遂不通朝貢。已而信道士陳守元言，建寶皇宮，自稱皇帝，改名為鏐。守元又妄稱黃龍出現，因改元龍啓，國仍號閩，追尊審知為太祖，立五廟，置百官，升福州為長樂府，獨霸一方。唐廷力不能討，由他逞雄。

武安軍節度使馬希聲病死，弟希範向唐報喪，唐主准令襲職，不煩細表。定難軍治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也因病去世，子彝超自稱留後，唐主欲稍示國威，徙彝超鎮彰武軍，治延州別簡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偏彝超不肯奉命，但託詞為軍民所留，不得他往。唐廷令從進往討彝超，卒因餉道不繼，無功引還。彝超上表謝罪，自陳無叛唐意，不過因祖父世守，上下相習，所以遷徙為難。乞恩許留鎮，廷議以夏州僻遠，不若權事羈縻，省得勞師費財。唐主也得過且過，授彝超得節度使，姑息媿安罷了。將外事併作一束，無非是插敘文字。

外事粗定，內亂復萌，骨肉竟同仇敵，蕭牆忽起干戈，這也是教訓不良，釀成禍變，說將起來，可嘆可悲！哭起一輩，雖不正直。原來唐主嗣源，生有四子，長名從璟，為元行欽所殺。元行欽即李紹榮。已見前文。次名從榮，又次名從厚，又次名從益。天咸元年，從榮受命為天雄軍節度使，兼同平章事。次年，授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開從厚位出己上，未免快快。又越年，徙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未幾，又與從厚互易，從榮得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兩人為一母所生，見子同，性情却絕不相同，從厚謹慎小心，頗有老成態度，獨從榮躁率輕夸，專喜與浮薄子弟賦詩飲酒，自命不凡。唐主屢遣人規勸，終不肯改，也只好付諸度外。教之不從，奈何置之。長興元年，封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從榮既得王爵，開府置屬，益招集淫朋為僚佐，日夕酣歌，豪縱無度，一日入謁內廷，唐主問道：「爾當軍政餘暇，所習何事？」從榮答道：「暇時讀書，或與諸儒講論經義。」唐主道：「我雖不知書，但喜聞經義，經義所陳，無非父子君臣的大道，足以益人智思，此外皆不足學。我見莊宗好作歌詩，毫無益處，爾係將家子，文章本非素習，必不能工，傳諸人口，徒滋笑謔，願汝勿效此浮華哩！」從榮勉強答應，心中却不以為然，惟當時安重誨

尙在禁中，遇事抑制，爲從榮所敬憚，故尙未敢爲非，及重誨已死，王淑妃孟漢瓊居中用事，授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延光以疏屬見用，沒甚重望。延壽本姓劉，爲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養子，冒姓劉氏，因巧佞得幸，尙唐主女興平公主，參入樞要。從榮都瞧不上眼，任意挪揄，石敬瑭自西蜀還朝，受任六軍諸衛副使，他本妻唐主女永寧公主爲妻，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嫉，敬瑭恐因妻得禍，不願與從榮共事，屢思出補外任，免惹是非，就是延光延壽也與敬瑭同一思想，巴不得離開殿廷，省却無數惡氣，只恨無隙可請，沒奈何低首下心，虛與周旋。會契丹東丹王兀欲怨及母弟，越海奔唐，唐賜姓名爲李贊，華授懷化軍節度使，就是從前盧龍獻俘的惕隱，見二十一回，也授他官職，賜姓名爲狄懷忠，契丹遣使索還，唐廷不許，遂屢次入寇，唐主欲簡擇河東鎮帥，控禦契丹，延光延壽遂薦舉石敬瑭，及山南東道節度使康義誠。敬瑭幸得此隙，立即入闕，自請出鎮，乃授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敬瑭拜命，即日登程，既至晉陽，用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財政委瓌，靜聽內外消息，相機行事。後晉恭業肇始於此。唐主調回康義誠，令掌六軍諸衛副使，代敬瑭職。出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加封潞王。四子從益爲許王，并加秦王，從榮爲尙書令，兼官侍中，從益乳母王氏，本宮中司衣，因見秦王勢盛，欲借端依託，爲日後計，乃暗囑從益至唐主前，求見秦王，唐主以幼兒思兄，人情常事，乃遣王氏挈往秦府，王氏見了從榮，非常諂諛，甚且裝出許多媚態，殷勤湊奉，從榮最喜奉承，又見王氏有三分姿色，樂得移篙近舵，索性將從益哄出，令婢媼抱見王妃劉氏，自與王氏摟入別室，做了一齣鴛鴦夢。待至雲收雨散，再訂後期，且囑王氏伺察宮中動靜，王氏當然依囑，仍帶從益回宮。嗣是王氏常出入秦府，傳遞消息，所有宮中情事，從榮無不與聞，又有太僕少卿致仕何澤，乘機希寵，表請立從榮爲皇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語左右道：「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了。」六十餘歲，尙戀戀尊榮，那不得已令宰相樞密會議，從榮聞信，亟入見唐主道：「近聞有姦人請立太子，臣年尙幼，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位呢。」唐主道：「這是羣臣的意思，朕尙未曾決定。」從榮乃退出，語延光延壽道：「執政欲立我爲太子，是欲奪人兵權，幽

入東宮哩。」延光等揣知上意，且懼從榮見怪，遂奏請授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有詔准奏，於是從榮總攬兵權，得用禁軍爲牙兵。每一出入，侍衛盈途，就是入朝時候，從騎必數百人，張弓挾矢，馳騁皇衢，居然是六軍領袖，八面威風。小子有詩咏道：

皇嗣何堪使帥師，春秋大義貴先知。只因驕子操兵柄，坐使蕭牆禍亂隨。

從榮擅權，朝臣畏禍，最着急的莫若兩人，看官道兩人爲誰？待小子下回再表。

讀此回而知唐明宗之未足有爲，不過一庸柔主耳。兩川交爭，正可藉此進兵，坐收漁人之利。董璋出師，能開道以襲東川，易如反手，否則俟孟知祥入東川時，乘虛搗成都，亦是攻其無備之一策。璋固敢死，知祥亦疲，下莊子之所以能刺二虎者，由是道也。乃事前毫不注意，事後徒知慰諭，遂令知祥坐大，併有兩川，是非失策之甚者乎？至若對待藩鎮，同一柔弱，甚至不能制馭，其子釀成驕戾，衛州吁之致亂，咎在莊公豈盡厥子罪哉？况年已老邁，尚不欲擇賢爲嗣，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識者有以魏明宗之心術矣。

## 第二十四回 斃秦王夫妻同受刃 號蜀帝父子迭稱雄

却說唐廷大臣，見秦王從榮擅權，多恐惹禍，就中最着急的，乃是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兩人屢次辭職，俱不得唐主允許。嗣因唐主有疾，好幾日不能視朝，從榮却私語親屬道：「我一旦得居南面，定當族誅權倖。鄭清宮廷，如此狂言，奈何得居南面？」延光延壽得聞此語，越加惶急，復上表乞請外調。唐主正日夕憂病，見了此表，遽擲置地上道：「要去便去，何用表聞？」延光延壽急得沒法，究竟延壽是唐室駙馬，有公主可通內綫，公主已進封齊國，願得唐主垂愛，遂替延壽入宮陳情，但說是延壽多病，不堪撥務，唐主還未肯遽允，延壽又邀同延光，入內自陳道：「臣



等非敢憚勞，願與勸奮迭掌樞密，免人疑議。且亦未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進不能稱職，仍可召臣，臣奉詔即至便了。」唐主乃令延壽爲宣武節度使，延壽懼躍而去樞密使一缺，召入節度使朱弘昭繼任。弘昭入朝固辭，唐主怒叱道：「汝等皆不欲侍側，朕養汝等做什麼？」弘昭始不敢再言，悚惶受命。前日待安重誨機變得很，此次却上鉤了。范延光見延壽外調，欣羨得很，他恨無玉葉金枝，作爲妻室，只好把囊中積蓄，取了出來，送奉宣徽使孟漢瓊，託他懇求王淑妃，代爲請求，希望外調，無非拜倒石榴裙下，不過難免有別。畢竟錢可通靈，一道詔下，授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延光如脫重囚，即日陛辭，向鎮州蒞任去了，晦氣了一個三司使馮贊，調補樞密使，樞密使非不可爲，但惜朱馮二人，才不稱職耳。外此如近要各官，亦多半求去，有蒙允准的，有不蒙允准的，允准的統是喜慰，不允准的統是憂愁。康誠度不能脫，遣子服事秦王，爲自全計，唐主還道他樸忠可恃，命爲親軍都指揮使，兼同平章事，其實義誠是伴爲恭順，陰持兩端，有甚麼朴忠可恃呢！一班狡徒，任內外事，安得不亂。

先是大理少卿康澄，目擊亂萌，曾有五不足懼，六可畏一疏，奏入宮廷，當時稱爲名論。疏中略云：

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會不繫於天時，固非由於地利，竟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雖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臨萬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彥，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禮無義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畏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鴻基與五嶽爭高，盛業共磐石永固矣，謹此疏聞。

唐主覽疏，雖優詔褒答，但總未能切實舉行，所以五可畏事，始終失防，徒落得優柔寡斷，上下蒙蔽，幾乎又惹

出倫常大變，貽禍宮闈。

長興四年十一月，唐主病體少瘳，出宮賞雪，至士和亭宴玩半日，免不得受了風寒。回宮以後，當夜發熱，急召醫官診視，說是傷寒所致，投藥一劑，未得挽回。次日且熱不可耐，竟至昏昏沈沈，不省人事。秦王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三呼不應，王淑妃待坐榻旁，代爲傳語道：「從榮在此。」唐主又不答，淑妃再說道：「弘昭等亦在此。」唐主仍然不答。從榮等無言可說，只好退出。

既至門外，聞宮中有哭泣聲，還疑是唐主已崩。從榮還至府中，竟夕不寐，專俟中使迎入。那知候到黎明，一些兒沒有影響，自己却倦極思眠，便在臥室中躺下，呼呼睡去。等到醒來，已是午牌時候，起問僕從，並沒有宮廷消息。不由的驚懼交併，一心想想做皇帝，可惜運氣未來。當即遣人入宮，詐稱遇疾，私下召集黨人，定一密謀，擬用兵入侍，先制權臣，遂遣押衙、馬處鈞，往告朱弘昭、馮贇道：「我欲帶兵入宮，既便侍疾，且備非常，當就何處居住？」弘昭等答道：「宮中隨便可居，惟王自擇。」嗣又私語處鈞道：「皇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妄信浮言。」處鈞還白從榮，從榮又遣處鈞語二人道：「爾等獨不念家族麼？怎敢拒我！」二人大懼，入告孟漢瓊、漢瓊轉白王淑妃，淑妃道：「主上昨已少愈，今晨食粥一器，當可無虞，從榮奈何敢蓄異圖！」漢瓊道：「此事須要預防。」一經秦王入宮，必有巨變，看來惟先召康義誠、調兵入衛，方免他慮。」淑妃點首，漢瓊自去。

原來唐主嗣源昏睡了一晝夜，到了次日夜半，出了一身微汗，便覺熱退神清，蹶然坐起。四顧臥室，只有一個守漏宮女，尚是坐着，便問道：「夜漏幾何？」宮女起答道：「已是四更了。」唐主再欲續問，忽覺喉間微癢，忙向痰盂睡出數片敗肉，好似肺葉一般，隨又令宮女攜起溺壺，撤下許多涎液，當由宮女啓問道：「萬歲爺會省事否？」唐主道：「終日昏沈，此刻纔能知曉，未知后妃等何往？」宮女道：「想是各往寢室，待去通報便了。」一語畢，便搶步外出，往報后妃，六宮聞信，陸續趨集，互相笑語道：「大家還魂了！」汝等去做什麼，因相率請安，并問唐主腹可飢否？

唐主顯欲進食，乃進粥一器，由唐主食盡，仍然安睡，到了天明，神色更好了許多。

惟從榮尚未得知，還是疑是宮中祕喪，將迎立他人，不得不先行下手。至孟漢瓊往晤康義誠，義誠愛子情深，未免投鼠忌器，但囁嚅對答道：「僕係將校，不敢預議，凡事須由宰相處置！」漢瓊見義誠首鼠兩端，忙去轉告朱弘昭，弘昭大驚，夜邀義誠入私室，一再詳問，義誠仍執前言，未幾辭去。是夕已由從榮召集牙兵千人，列陣天津橋，待至黎明，即遣馬處鈞至馮贇第叩門傳語道：「秦王決計入侍，當居興聖宮，公等各存宗族，辦事應求詳允，禍福在指顧間，幸勿自誤！」贇未及答，處鈞已去，轉告康義誠，義誠道：「王欲入宮，自當奉迎。」於是調贇、康義誠各懷私意，俱馳入右掖門，朱弘昭相繼馳至，孟漢瓊自內趨出，與弘昭等共至中興殿門外，聚議要事。贇具述處鈞傳語，且顧語義誠道：「如秦王言，心迹可知，公勿因兒在秦府，左右顧望，須知主上祿養吾徒，正爲今日，若使秦王兵得入此門，將置主上何地，我輩尚有遺種麼？」義誠尚未及答，門吏已倉皇趨入，大聲呼道：「秦王已引兵至端門外了！」孟漢瓊聞報，拂袖遽起道：「今日變生倉猝，危及君父，難道尚可觀望麼？如我賤命，有何足惜，當自率兵拒擊哩！」說着，即趨入殿門，朱馮兩人聯步隨入，義誠不得已，也跟在後面。漢瓊入白唐主道：「從榮造反，已引兵攻端門，若縱他入宮，便成大亂了！」宮人聽了此言，相向號哭，唐主亦驚語道：「從榮何苦出此！」還是爾愛，便問朱馮兩人道：「究竟有無此事？」兩人齊聲道：「確有此事，現已令門吏閉門了！」唐主指天泣下，且語義誠道：「煩卿處置，勿蕪百姓！」還是相信。

適從珂子控鶴指揮使重吉在側，也由唐主與語道：「我與爾父親冒矢石，手定天下，從榮等有何功勞，今乃爲人所教，敢行悖逆，我原知此等豎子，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來朝，授他兵柄，汝速爲我閉守宮門！」重吉應命，即召集控鶴兵，把宮門堵住。

孟漢瓊披甲上馬，出召入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令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抵住天津橋，踞坐胡床，令親卒

召康義誠親卒行至端門，見門已緊閉，轉叩左腋門，亦沒人答應，便從門隙中瞧將進去，遙見朱弘實引着騎兵，踴躍而來，慌忙走白從榮，從榮驚惶失措，忙起座撥甲，彎弓執矢，俄而騎兵大至，冒矢直進，朱弘實遙呼道：「來軍何故從逆，快快回營，免得連坐！」從榮部下的牙兵，應聲散去，慌得從榮狼狽奔回，走入府第，四顧無人，只有妻室劉氏，在寢室中抖做一團，正在沒法擺佈，又聽得人聲鼎沸，突入門來，劉氏先鑽入牀下，從榮急不暇擇，也匍匐進去，與劉氏一同避匿。似此怯弱，何故作威。皇城使安從益，先驅馳入，帶兵搜尋，從外至內，上下一顧，已見牀下伏著兩人，便即順手拽出一刀一個，結果性命。夫妻同死，不意安蓋諱後，復有從榮。再從牀後搜尋，尚躲着少子一人，也即殺死，各梟首級，攜歸獻功。

唐主聞從榮被殺，且悲且駭，險些兒墮落御榻，再經再蘇，疾乃復劇。從榮尚有一子，留養宮中，諸將請一體誅夷。唐主泣語道：「此兒何罪？」語未畢，孟漢瓊入奏道：「從榮爲逆，應坐妻孥，望陛下割恩正法。」唐主尚不肯遽允，偏將吏譁聲遽起，無可禁止，只得命漢瓊取出幼兒，畢命刀下，追廢從榮爲庶人。諸將方纔散歸。

宰相馮道率百寮入宮問安，唐主淚下如雨，嗚咽與語道：「我家不幸，竟致如此，愧見卿等！」馮道等亦泣下霑襟，徐用婉言勸慰，然後退出。行至朝堂，朱弘昭等正在聚議，欲盡誅秦府官屬，道即抗聲道：「從榮心腹，只有高瑩、劉陟王說三人，若判官任贊任事，纔及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因病告假，已過半年，豈與從榮同謀爲政，宜尚寬大，不宜株連無辜！」弘昭尚不肯從，馮贊却贊同道議，與弘昭力爭，乃止誅高瑩一人。劉陟王說也得免死，長流遠方。任贊王居敏司徒詡等，貶謫有差。

時宋王從厚已調鎮天雄軍，唐主命孟漢瓊馳驛往召，即令漢瓊權知天雄軍府事。從厚奉命還都，及至宮中，那唐主李嗣源已先三日歸天了。總計唐主嗣源在位，共得八年，壽六十有七。史稱他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即位後年穀屢豐，兵革罕用，好算是五代賢君，小子也不暇評駁，請看官自加體察便了。不斷之斷，尤善於斷。越年四月，始得安

葬徽陵，廟號明宗。這且慢表。

且說宋王從厚，既至洛都，便在樞前行即位禮。閱七日，始緩服朝見羣臣，給賜中外將士。至羣臣退後，御光政樓，存問軍民，無非是表示新政，安定人心。及還宮後，謁見曹后王妃，恰也盡禮，不消細說。適朱弘實妻入宮朝賀，司衣王氏與語，秦王從榮事，欲獻說道：「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反欲引兵入衛，原是誤處，但必說他敢爲大逆，實是冤誣。朱公頗受王恩，奈何不爲辯白呢？」語雖近是，但汝與他私通，念出此語，令人愈加疑心。弘實妻歸告弘實，弘實大懼，亟與康義誠同白嗣皇，且言王氏曾私通從榮，管代詞宮中情事。一番奏陳，斷送王氏生命，有詔令他自盡。好去與從榮殺地下歡了。

既而輾轉牽連，復累及司儀康氏，也一併賜死，尋復株連王淑妃，險些兒遷入至德宮，幸曹后出爲洗釋，纔算無事，但嗣皇從厚，待遇王淑妃，卽因是淺薄了。

越年正月，改元應順，大赦天下。加封馮道爲司空，李愬爲右僕射，劉煦爲吏部尚書，並兼同平章事。進康義誠爲檢校太尉兼官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朱弘實爲檢校太保，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且命樞密使朱弘昭、馮道及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贊以超遷太過，辭不受命，乃改兼侍中，封邠國公。康義誠以下並得加封，豈因其證兄有功耶？居心如此，安得令終。外如內外百官，俱進階有差。就是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也進封南平王，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得進封楚王，兩浙節度使錢元瓘，並進封吳越王。惟加蜀王孟知祥爲檢校太師，知祥却不願受命，遣歸唐使，囑使代辭。看官聽着，知祥既併有兩川，野心勃勃，欲效王建故事。聞唐主已殂，從厚入嗣，遂願語僚佐道：「宋王幼弱，執政皆胥吏小人，不久卽要生亂哩。」僚佐聞言，已知他富有深意，但因歲月將闌，權且蹉跎過去。未幾就是孟春，乃推趙季良爲首，上表勸進，且歷陳符命，什麼黃龍現，什麼白鵲集，都說是瑞徵。駢集天與人歸，知祥假意謙讓道：「孤德薄不足辱天命，但得蜀王終老，已算幸事。」季良進言道：「將士大夫，盡節效忠，無非望附翼攀鱗，長承恩寵。今王不正，大統轉無從慰副人望，乞勿辭。」季良本自車後唐，乃赴蜀後，專媚知祥，曲爲效力，可惡可嘆。知祥乃命草定帝

制，擇日登位。國號蜀，改元明德。

屆期衰冕登壇，受百寮朝賀。偏天公不肯做美，竟爾狂風怒號，陰霾四塞，一班趨炎附勢的人員，恰也有些驚異。但且享受了目前富貴，無暇顧及天心，何不亦稱符瑞。當下授趙季良爲司空同平章事，王處回爲樞密使，李仁罕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爲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張業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張公鐸爲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肇爲奉齋衛都指揮使，侯弘實爲副使，掌書記。母昭裔爲御史中丞，李昊爲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所有季良等兼領節使，概令照舊。追冊唐長公主李氏爲皇后，夫人李氏爲貴妃。妃係唐莊宗嬪，御賜給知祥，累從知祥出兵，備嘗艱苦。一夕夢大星墜懷，起告長公主，公主卽語知祥道：「此女頗有福相，當生貴子。」既而生子仁贊，就是蜀後主昶。昶係仁贊改名，詳見下文。史家稱王建爲前蜀，孟知祥爲後蜀。

知祥僭號以後，唐山南西道張虔劍，式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奉款請降。興州刺史劉遂清，盡撤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退歸洛陽，於是散關以南，如階成文諸州，悉爲蜀有。

過了數月，張虔劍等入謁知祥，知祥宴勞降將。由虔劍等奉觴上壽，知祥正欲接受，不意手臂竟酸痛起來，勉強受觴，好似九鼎一般，力不能勝，急忙取置案上，以口承飲。及虔劍等謝宴趨退，知祥強起入內，手足都不便運動，成了一個瘋癱症。延至新秋，一命告終。遺詔立子仁贊爲太子，承襲帝位。

趙季良、李仁罕、趙廷隱、王處回、張公鐸、侯弘實等，擁立仁贊，然後告喪。仁贊改名爲昶，年纔十六，誓不改元。尊知祥爲高祖，生母李氏爲皇太后。

知祥據蜀稱尊，纔閱六月，當時有一僧人，自號醋頭，手攜一燈籠，隨走隨呼道：「不得燈，得燈便倒！」蜀人都目僧爲痴，及知祥去世，纔知燈字是借映登極。又相傳知祥入蜀時，見有一老人，狀貌清癯，鞭車趨過，所載無多。知祥問他能載幾何，老人答道：「盡力不過兩袋。」知祥初不經意，漸亦引爲忌諱，後來果傳了兩代，爲宋所併。小子

有詩咏道：

兩川竊據卽稱尊，風日陰霾蜀道昏，半載甫經燈便倒，纔知釋子不虛言。  
知祥帝蜀半年卽亡，這半年內，後唐國事，却有一番絕大變動，待小子下回再詳。

觀從榮之引兵入衛，謂其卽圖殺逆，尙無確證，不過意思承許，恐爲乃弟所奪耳。孟漢瓊朱弘昭馮贊等，遂以反告，命朱弘實安從益率兵迎擊，追入秦府，殺於牀下。從榮死不足責，但罪及妻孥，毋乃太甚。唐主嗣源，始不能抑制驕兒，繼不能抑制莽將，徒因悲駭增病，遂爾告終。宋王入都，已死三日，幸當時如潞王者，在外尙未聞喪訃，否則圍牆之衆，早起闕下，寧待至應順改元後耶。蜀王知祥，乘間稱帝，彼既知從厚幼弱，不久必亂，奈何於親子仁贊，轉未知所防耶。觀人則明對已則昧，知祥亦徒自曉曉耳。

## 第二十五回 討鳳翔軍帥潰歸 入洛陽藩王篡位

却說唐主從厚，已改元應順，尊嫡母曹氏爲太后，庶母王氏爲太妃，所有藩鎮文武臣僚，更一體覃恩，俱給賞賜。獨疑忌潞王從珂，聽信朱馮兩樞密，出從珂子重吉爲亳州團練使，重吉有妹名惠明，在洛爲尼，亦召入禁中。從珂聞子被外黜，女被內召，料知新主有猜忌意，免不得瞻顧彷徨。他本爲明宗所愛，夙立戰功，明宗病劇，只遣夫人劉氏入省，自在鳳翔觀望。及明宗去世，亦謝病不來奔喪。彼時已料有內讎，坐視成敗。果然嗣皇從厚，信讒見猜，屢遣使偵察從珂。朱弘昭馮贊，又捕風捉影，專喜生事。內侍孟漢瓊，與朱馮結爲知己，朱馮說他有功，加官至開府儀同三司，且賜號忠貞扶運保泰功臣。漢瓊有何功績，只說從榮一事，由他首倡。此時漢瓊出守天雄軍，見上回，意欲邀他回都，協同辦事，於是奏請召還漢瓊，徒成德節度使范延光，轉鎮天雄軍。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移鎮成德軍，潞王從珂，却

叫他改鎮河東，兼北都留守。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從厚也不知利害，俱從所請，遣使出發四鎮，分頭傳命。

從珂鎮守鳳翔，距都最近，第一個接到敕使，滿肚中懷着鬼胎。忽又聞洋王從璋前來接替，更覺疑慮不安。看官閱過上文，應知從璋爲明宗從子，前時簡任河中，手殺安重誨。這番調至鳳翔，從珂也恐他來下辣手，隨即召集僚佐，商議行止。大衆應聲道：「主上年少，未親庶事，軍國大政，統由朱馮兩樞密主持。大王威名震主，離鎮是自投羅網，不如拒絕爲是。」觀察判官馮胤孫獨出爲諫阻道：「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諸君所議，恐非良圖。」大衆聞言，統啞然失笑，目爲迂談。從珂乃命書記李專美，草起檄文，傳達鄰鎮。大略謂朱弘昭馮贇等，乘先帝疾頭，殺長立少，專制朝權，疎間骨肉，動搖藩垣。從珂將整甲入朝，誓清君側，但慮力不遠心，願乞靈鄰藩，共圖報國云云。

檄文既發，又因西都留守王思同，擋住出路，不得不先與聯絡，特派推官郝詵押牙朱廷义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却慨然道：「我受明宗大恩，位至節鎮，若與鳳翔同反，就使成事，也不足爲榮。一或失敗，身名兩喪，反致遺臭萬年。這事豈可行得！」遂將郝詵朱廷义又拘住，詳報唐廷。此外各鎮，接到從珂檄文，或與反對，或主中立，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有心依附，即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

唐主從厚，既聞從珂叛命，擬遣康義誠出兵往討。義誠不欲督師，請飭王思同爲統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爲行營馬步都虞侯。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遂被黜爲商州刺史。侯益尚不失爲智識，却很是狡詐。即命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鋒難軍節度使藥彥稠爲副，前鋒州刺史袁從簡爲馬步都虞侯，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出師數萬，往討從珂。又命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會同山南西道及武定彰義靜難各軍帥，夾攻鳳翔。一面令殿直楚昭祚，往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錮宋州。洋王從璋，行至中途，聞從珂拒命，便即折還。

王思同等會同各道兵馬，共至鳳翔城下，鞞鼓喧天，兵戈耀日，當即傳令攻城。城壘低淺，守備不多，由從珂勉



諭部衆，乘陣抵禦，怎奈城外兵衆勢盛，防不勝防，東西兩關，爲全城保障，不到一日，都被攻破，守兵傷亡，不下千百，急得從珂危懼萬分，寢食不遑。好容易過了一宵，纔見天明，又聽得城外喧聲一齊趨集，好似那霸王被困，四面楚歌，極寫唐軍聲勢，反射後文降漢。

從珂情急登城，泣語外軍道：「我年未二十，卽從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瘡滿身，纔立得本朝基業，汝等都隨我有年，亦應目睹，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月，試想我有何罪，乃勞大軍痛擊，必欲置我死地呢？」說至此，就在城上大哭起來。內外軍士，相率泣下，忽西門外躍出一將，仰首大呼道：「大相公真是我主哩！」遂率部衆解甲投戈，願降從珂。從珂開城放入，思權用片紙呈入，內書數語云：「願王克京城日，授臣節度使，勿用作防圍。」從珂卽下城迎勞，援筆批入紙中，寫就思權爲邠寧節度使七字，授與思權。思權舞蹈稱謝。爲彼一人，斷送社稷，問彼心何忍？且登城招誘尹暉，尹暉卽徧呼各軍道：「城西軍已入城受賞了，我等應早自爲計。」說着，也將甲冑脫卸，作爲先導，各軍遂紛紛棄械，乞降城中。從珂復開了東門，迎納尹暉等降軍。

王思同毫不接洽，驟見亂兵入城，頓時倉皇失措，與安彥威等五節度使，統皆遁去。鳳翔城下，依舊是風清日朗，霧掃雲開。從珂轉驚爲喜，大括城中財帛，犒賞將士，甚至鼎釜等器，亦估值作爲賞物。大衆都得滿願，歡聲如雷。長安副留守劉遂雍，聞思同敗還，也生異志，閉門不納。思同等只好轉走潼關。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東行，尚恐思同據住長安，併力拒守，及行次岐山，聞劉遂雍不納，思同大喜過望，便遣人慰撫，遂雍悉傾庫帑，徧賞從珂前軍，前軍皆不入城，受賞卽去。至從珂到來，由遂雍出城迎接，復搜索民財，充作供給。從珂也無暇入城，順道東趨，徑逼潼關。

唐廷尚未得敗報，至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中奔還，纔識各軍大潰。唐主從厚，驚慌的了不得，亟召康義誠入議，悽然與語道：「先帝升遐，朕在外藩，並不願入都爭位，諸公同心推戴，輔朕登基，朕既承大業，自恐年少

無知，國事都委任諸公，就是朕對待兄弟，也未嘗苛刻。不幸鳳翔發難，諸公皆主張出師，以為區區叛亂，立可蕩平。今乃失敗至此，如何能轉禍為福？看來只有朕親往鳳翔，迎兗入主社稷，朕仍舊歸藩，就使不免罪譴，亦所甘心。省得生靈塗炭了！」徒然哀鳴有何益處朱弘昭、馮贇等面面相覷，不發一言，不能收火，如何放火？

康義誠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進議道：「西師驚潰，統由主將失策，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抵敵，扼住要衝，招集離散，想不至再蹈前轍。願陛下勿為過憂。」唐主從厚道：「卿果前往督軍，當有把握，但恐寇敵方盛，一人不足濟事，且去召入石駙馬，一同進兵，可好麼？」義誠道：「石駙馬聞從鎮命，恐亦未願，倘有異心，轉足資寇。不如由臣自行，免受牽制！」巧言如簧從厚總道他語出至誠，毫不動疑，便召將士慰諭，親至左藏，悉發所儲金帛，分給將士。且更面囑道：「汝等若平鳳翔，每人當更賞二百緡。」將士無功得賞，益加驕玩，各負所賜物，出語途人道：「到鳳翔後，再請給一分，不怕朝廷不允！」途人聞言，有幾個見識較高，已料他貪狡難恃，康義誠獨揚揚得意，調集衛軍入朝辭行。

都指揮使朱弘實，進白唐主道：「禁軍若都出拒敵，洛都歸何人把守？臣意以為先固洛陽，然後徐圖進取，可保萬全。」義誠正恨弘實主兵，擊斃從榮。此時又出來阻撓，頓覺怒氣上衝，厲聲叱道：「弘實敢為此言，莫非圖反不成？」弘實本是莽夫，怎肯退讓，也厲聲答道：「公自欲反，還說別大欲反麼？」這一語的聲音，比義誠還要激響，適值從厚登殿，聽是弘實口音，心滋不悅，便召二人面訊。二人爭訟殿前，弘實仍盛怒相向，義誠獨伴作低聲，兩下各執一詞。義誠便面奏道：「弘實目無君上，在御座前，尚敢這般放肆，况叛兵將至，不發兵攔阻，却聽他直入都下，驚動宗社，這尚得謂非反麼？」從厚不禁點首，義誠又逼緊一層道：「朝廷出此奸臣，怪不得鳳翔一亂，各軍驚潰，今欲整軍耀武，必須將此等國蠹，先正典刑，然後將士奮振，足以平寇。」從厚被他一激，遂命將弘實擄出市曹，斬首以徇，各禁軍見弘實冤死，無不驚嘆，那康義誠得洩餘恨，遂帶着禁軍，一麾出都去了。

從厚見義誠就道，還以爲長城可靠，索性令楚匡詐殺李重吉，并將重吉妹惠明，也勒令自盡，眼巴巴的專得捷音，當下宣詔軍前，命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那知王思同奔至潼關，殺從珂前軍追至，活擒而去，解至從珂行轅。從珂面加詰責，王思同慨然道：「王思同起自行間，蒙先帝擢至節鉞，常愧無功報主，非不知依附大王，立得富貴，但人生總有一死死後，何顏往見先帝？今戰敗就擒，願早就死！」忠有餘而才略不足，終致殺身。從珂也自覺慚，改容起謝道：「公且休言！」遂命羈住後帳，偏楊思勳尹暉二人，羞與相見，屢勸從珂心腹將劉延朝謀斃思同。延朝遂乘從珂醉後，擅將思同殺死。及從珂醒後報聞，託言思同謀變，從珂徒付諸一嘆罷了。

再進軍入華州，前驅又執到藥彥稠，命繫獄中。越日進次關鄉，又越日進次靈寶，各州邑無一拒守，如入無人之境。護國節度使安彥威，與匡國節度使安重霸，望風迎降。獨陝州節度使康思立，閉門登城，擬俟康義誠到來，協同守禦。從珂前驅至城下，中有捧聖軍五百騎，前曾出守陝西，至此爲從珂所誘，令充前鋒，便向城上仰呼道：「城中將吏聽着，現我等禁軍十萬，已奉迎新帝，爾等數人，尙爲誰守？徒累得一城人民，肝腦塗地，豈不可惜！」守兵應聲下城，開門出迎。思立禁遏不住，只好隨了出來，迎從珂入城。

從珂入城安民，與僚佐再商行止。僚佐獻議道：「今大王將及京畿，料都中人必皆喪膽，不如移書入都，慰諭文武士庶，令他趨吉避凶，定可不勞而服了。」從珂依言，即馳書都中，略言大兵入都，惟朱弘昭獨贊兩族不赦外，此外各安舊職，不必憂疑。時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方受命爲京城巡檢，一得此書，即潛布腹心，專待從珂軍到，好出城迎降。

唐主從厚，尙似睡在夢中，詔促康義誠進兵。義誠軍至新安，部下將士，爭棄甲兵，赴陝投降。及抵乾壕，十成中走去了九成半，只剩得寥寥數十人。義誠心本回測，此次自請出兵，意欲盡舉衛卒，迎降從珂，作爲首功，不意衛卒已走了先着，頓失所望。可巧途次遇着從珂候騎，即與他相見，自解所佩弓箭，令攜去作爲信物，傳語請降。心術最壞。

其如此人。警報飛達都中，可憐唐主從厚，急得不知所爲，忙遣中使宣召朱弘昭。弘昭正憂心如焚，突然聞召，即惶遽出涕道：「急乃召我，是明明欲殺我謝敵呢！」當即投井自盡。安從進聞弘昭已死，竟引兵入弘昭第，梟了弘昭首級，乘便往殺馮贛，把馮家男女長幼，盡行屠戮，遂將朱馮兩顆頭顱，送入陝中。

從厚得弘昭死耗，復聞馮族被屠，自知危在旦夕，不得不避難出奔。適值孟漢瓊自魏州歸來，便令他再往魏州，整備行轅，以便出幸。漢瓊佯爲應命，及趨出都門，却揚鞭西馳，投奔陝府去了。保秦功臣所爲也如是麼。從厚尚未得知，自率五十騎至玄武門，願語控鶴指揮使慕容進道：「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可率控鶴兵從行！」進係從厚愛將，便即應聲道：「生死當從陛下請，陛下先行一步，俟臣召集部衆，出衛乘輿！」從厚乃馳出玄武門，一出門外，門便闔住。看官道：何人所闔？原來就是慕容進道，給出主子，立即變卦，安安穩穩的居住都中，並沒有從駕的意思。

宰相馮道等入朝，到了端門，始知朱馮皆死，車駕出走，因悵然欲歸。李愬道：「天子出幸，並未向我等與謀，今太后在宮，我等且至中書省，遣小黃門入宮請示，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諸公以爲何如？」道搖首道：「主上失守社稷，人臣將何處稟承，若再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再作計較。」已生變志，乃共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與語道：「潞王倍道前來，行將入都，相公宜帶領百官，至穀水奉迎。」道等乃入禪寺中，傳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先至，道與語道：「聞潞王將至，應具書勸進，請舍人速即起草！」便欲勸進，太無廉恥。導答道：「潞王入朝，百官只可班迎，就使有廢立情事，亦當俟太后教令，怎得遽往勸進呢？」道又說道：「凡事總須務實！」導答駁道：「公等身爲大臣，難道有天子出外，遽向別人勸進嗎？若潞王尚守臣節，舉大義相責，敢問公等具何詞對答呢？爲公等計，不如率百官徑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再定去就，方算是情義兼盡了！」

道尚躊躇未決，那安從進復遣人催促道：「潞王來了，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潞王，奈何百官尚未出迎！」

道慌忙出寺，李愬劉昫等，也紛紛隨行。到了上陽門外，佇候了半日有餘，並不見潞王到來，但只有盧道趨過，復召與語，導對答如初。李愬喟然道：「舍人所言甚當，我等罪不勝數了。」罪止食生，何處過讓，乃相借還都。

是時潞王從珂，尚留陝中，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面責道：「先帝晏駕，立嗣由諸公，今上居喪，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你也口是心非。義誠大懼，叩頭請死。本意想立有功，誰知當場出醜。從珂冷笑道：「你且住着，再聽後命！」已露殺機。義誠不得已，留住行營，馬步都虞侯夷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均爲從珂軍所執，匍匐乞降。從珂俱命繫獄，遂遣人上廢太后，一面由陝出發，東趨洛都。至灑池西，遇着孟漢瓊，漢瓊伏地大哭，欲有所陳。一哭便能保命。從珂勃然道：「汝也不必多言，我已早知道了！」遂命左右道：「快了此閹奴！」漢瓊魂不附體，連哀求語都說不出來，刀光一閃，身首分離。殺得好。

從珂復引兵至蔣橋，唐相馮道等，已排班恭迎。馮道從珂傳令，說是未謁梓宮，不便相見。道等又上牋勸進，越說從珂並不審視，但令左右收下，竟爾昂然入都。先進謁太后太妃，再趨至西宮，拜伏明宗柩前，泣訴詣闕的緣由。馮道等跟了進來，俟從珂起身，列班拜謁，從珂亦答拜。馮道等又復勸進，從珂道：「我非來奪位，實出自不得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諸公遽議及此，似未諒我的苦衷了。」言誰欺欺天乎。看官！你道從珂此言，果然好當真麼？翌日即由太后下令，廢少帝從厚爲鄂王，命從珂知軍國事。又翌日復傳出太后教令，謂潞王從珂，應即皇帝位。從珂並不固辭，居然在柩前行即位禮，受百官朝賀了。寫得從珂即位之速，返射上文僞言。

先是從珂在鳳翔，有警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營事太白山神，神祠就是北魏崔浩廟，每遇人問休咎，由濛臆告，神即附體傳語，頗有應驗。從珂親校房岳，酷信濛術，曾託濛代詢潞王吉凶，濛即傳神語道：「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鬻茫然不解，請濛代釋。濛答道：「這是神語，我亦未能解釋呢。」鬻轉白從珂，從珂亦莫明其妙，至入都受冊，文中起首，便是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三語，從珂迴視房岳道：「張濛神

言，果然應驗了！」惟三珠兩語，尚難索解，再令景往延張濬，其相研究。濬言三珠指三帝，驢馬沒人驅，便是失位的意義。是耶非耶，乃授濬為將作少監同正，敕賜金紫，作為酬謝。

還有一種奇怪的應兆，鳳翔人何叟，年踰七十，無疾猝死。冥中見了陰官，凭几告叟道：「爲我白潞王，來年三月，當爲天子二十三年。」叟方聞此語，一聲怪響，竟爾還陽。自思陰官所言，不便轉告，仍秘密過去。逾月又死，復見陰官，向他怒叱道：「怎得違我命令，不去轉達？今再放汝還陽，速即傳報！」陰官必欲轉白，奈是何固？叟惶恐遵教，退見廊廡下簿書，便問守吏守吏道：「朝代將易，這就是升降人爵的簿籍呢？」及叟已再蘇，不敢隱匿，乃轉告從珂親校劉延朗，延朗轉白從珂，從珂召叟入問，叟答道：「請待至來年三月，必有徵信，否則戮我未遲。」從珂乃給與金帛，囑他不再洩漏，遣令還家，及期果驗。但從珂據國，先後僅及三年，何故訛作二十三年，後人仔細研求，方知從珂生日，是正月二十三日，小字二十三，渾名便叫作阿三，二十三年，就是三年，究竟此事真假，小子也無從辨明，但史乘上載有此語，不妨依言錄述，聊供看官談助。并隨筆寫入一詩道：

同胞兄弟尚操戈，異類何能保太平。養子可曾如養虎，明宗以後即從珂。

從珂篡位，故主從厚，究竟往何處去了？欲知詳情，試閱下回便知。

明宗既殂，從厚依次當立，名正言順，本無可乘之隙。且即位僅及數月，無甚失德，亦何至速即危亡，所誤者任用非人耳！朱弘昭、馮質等，前時嘗畏從厚，不敢入任樞密使。至從厚既死，從珂猶存，阿三驍勇善戰，出從厚上，亟宜設法籠絡，曲予驍摩，彼於從厚入都之時，不過在外觀望，未嘗反唇相議，是固非覬覦神器者比，何物朱馮，乃輕令從厚激之使反乎？且王思同等率領大軍，圍攻鳳翔，東西關陷，圍城岌岌，而楊思權大呼先降，尹暉隨靡，遂致衆軍大潰，是思權之罪，且比朱馮爲尤甚。康義誠居心叵測，更過思權，誤信而用之，幾何而不亡國殺身耶！然觀當時賣國諸臣，皆屬先朝遺老，是其咎尤不在從厚，而在明宗。祖父欲傳國於子孫，不爲之擇賢而輔舉國家而授之，亦屬無益。此貽謀之所以宜慎也。

## 第二十六回 衛州靡賊臣縊故主 長春宮逆子弑昏君

却說潞王從珂，入洛篡位的期間，正故主從厚，流寓衛州驛，剩得一個匹馬單身，窮極無聊的時候。他自玄武門趨出，隨身只五十騎兵，四顧門已圍住，料知慕容進變，不由的自嗟自怨，蹣跚前行，到了衛州東境，忽見有一簇人馬，擁着一位金盔鐵甲的大員，吆喝而來。到了面前，那大員滾鞍下馬，倒身下拜，仔細瞧着，乃是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便即傳諭免禮，令他起談。敬瑭起問道：「陛下爲什麼到此？」從厚道：「潞王發難，氣餒甚盛，京都恐不能保守，我所以匆匆出幸，擬號召各鎮，勉圖興復，公來正好助我。」敬瑭道：「聞康義誠出軍西討，勝負如何？」從厚道：「還要說他甚麼，他已是叛去了！」敬瑭俯首無言，只是長嘆。也生歹心。

從厚道：「公係國家懿戚，事至今日，全仗公一力扶持！」敬瑭道：「臣奉命徙鎮，所以入朝。陛下不過一二百人，如何禦敵？惟聞衛州刺史王弘贇，本係宿將，鍊達老成，願與他共謀國事，再行稟命。」從厚允諾。敬瑭即馳入衛州，由弘贇出來迎見，兩下敘談。敬瑭即開口道：「天子蒙塵，已入使君境內，君奈何不去迎駕？」弘贇嘆息道：「前代天子，亦多播越，但總有將相侍衛，并隨帶府庫法物，使羣下得所依仰。今聞車駕北來，只有五十騎相隨，就使有忠臣義士，赤心報主，恐到了此時，亦無能爲力了！」榮得別圖密衷。

敬瑭聞言，也不加評駁，但支吾對付道：「君言亦是，惟主上留駐驛館，亦須還報，聽候裁奪。」便別了弘贇，返白從厚，盡述弘贇所言。從厚不禁隕涕。旁邊惱動了弓箭使沙守榮，奔洪進，奔與實同係洪進姓。直趨敬瑭前，正辭詰責道：「公係明宗愛婿，與國家義同休戚，今日主憂臣辱，理應相卹，况天子蒙塵播越，所恃惟公，今公乃誤聽邪言，不代設法，直欲趨附逆賊，賣我天子呢！」說至此，守榮即拔出佩刀，欲刺敬瑭。忠義可嘉，惜太莽撞。敬瑭連忙倒退，部將

陳暉，卽上前救護敬瑋，拔劍與守榮交鬪，約有三五個回合。敬瑋牙將指揮使劉知遠，遽引兵入驛，接應陳暉。暉膽力愈奮，格去守榮手中刀，把他一劍劈死。洪進料不能支，也卽自刎。知遠見兩人已死，索性指揮部兵，趨至從厚面前，將從厚隨騎數十人殺得一個不留。從厚已嚇做一團，不敢發聲。那知遠却壓兵出驛，擁了敬瑋，竟馳往洛陽去了。不殺從厚，豈算是留些餘地？看官！你想此時的唐主從厚，弄得形單影隻，舉目無親，進不得，退不得，只好流落驛中，任人發落。衛州刺史王弘贇，全不過問，直至廢立令下，乃遣使迎入從厚，使居州廨。明知從厚難保，因特視為奇貨。一住數日，無人問候，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存問起居。從厚但對使流淚，未敢多言。皇帝失勢，一至於此，後人亦何苦欲做皇帝。既而洛陽遣到一使，入見弘贇，向贇下拜，這人非別，就是弘贇子巒，曾充殿前宿衛。贇問他來意，他卽與贇附耳數語，贇頻頻點頭，便備了醖酒，引巒往見從厚。從厚識是王巒，便詢都中消息，巒不發一語，卽進酒勸飲。從厚顧問弘贇道：「這是何意？」弘贇道：「殿下已封鄂王，朝廷遣巒進酒，想是爲殿下餞行呢。」從厚知非真言，未肯遽飲。弘贇父子，屢勸不允，巒竟性起，取過束帛，硬將從厚勒斃，年止二十一歲。

從厚妃孔氏，卽孔循女，尙居宮中，生子四人，俱屬幼稚。自王巒弒主還報，從珂遣人語孔妃道：「重吉等何在？汝等尙想全生麼？」孔妃顧着四子，只是悲號。不到一時，復有人持刀進來，隨手亂斫，可憐妃與四子，一同畢命。從厚只殺一重吉，却要六人抵命，如此兇橫，豈能久存。磁州刺史宋令詢，聞故主遇害，慟哭半日，自縊而亡。從厚之死，尙有宋令詢死節，後來從珂自焚，無一死事忠臣，是從珂且有愧多矣。從珂卽改應順元年爲清泰元年，大赦天下，惟不赦康義誠、藥彥稠、義誠、伏誅，并且夷族。此舉差快人意。餘如袁從簡、王景、戴等，一律釋免。葬明宗於徽陵，併從榮、重吉遺棺，及故主從厚遺骸，俱埋葬徽陵域中。從厚墓土，纔及數尺，不封不樹，令人悲嘆。至後晉石敬瑭登基，乃追諡從厚爲閔帝，可見從珂殘忍，且過敬瑋，怪不得他在位三年，葬身火窟哩。莫謂天道無知。

從珂下詔，簡軍見府庫已經空虛，乃令有司徧括民財，敲剝了好幾日，也止得二萬緡，從珂大怒，硬行科派，否



則繫獄，於是獄囚壘壘，貧民多赴井自盡，或投繯自經。軍士却游行市肆，俱有驕色。市人從旁聚詬道：「汝等但知爲主立功，反令我等鞭胸杖背，出財爲賞，自問良心，能無愧大地否？」軍士聞言，橫加毆逐，甚至血肉紛飛，積屍道旁，人民無從呼籲。犒軍費尙屬不敷，再搜括內藏舊物，及諸道貢獻，極至太后太妃，亦取出器物簪珥，充作犒賞，還不過二十萬緡。當從珂出發鳳翔時，曾下令軍中，謂入洛後當賞人百緡，至是估計，非五十萬緡不可，偏僅得二十萬緡不及半數。從珂未免懷憂。

適李專美夜值禁中，遂召入與語道：「卿素有才名，獨不能爲我設謀，籌足軍賞麼？」專美拜謝道：「臣本驍劣，材不稱職，但軍賞不足，與臣無咎。自長興以來，屢次行賞，反養成一班驕卒。財帛有限，慾望無窮，陛下適乘此隙，故能得國。臣愚以爲國家存亡，不在厚賞，要當修法度，立紀綱，保養元氣，若不改前車覆轍，恐徒困百姓，存亡尙未可知呢！今財力已盡，只得此數，卽請酌量派給，何必定踐前言哩！」從珂沒法，只得下了制敕，凡在鳳翔歸命，如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在京軍士各十緡。諸軍未滿所望，便卽造謠道：「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生菩薩指故主從厚，一條鐵指新主從珂，玩他語意，已不免懷着悔心了。全爲下文寫照。

當下大封功臣，除馮道、李愬、劉昫、三宰相，仍守舊職外，用鳳翔判官韓昭胤爲樞密使，劉延朗爲副，房暉爲宣徽北院使，隨駕牙將宋審虔爲皇城使，觀察判官馬裔孫爲翰林學士，掌書記李專美爲樞密院直學士。康思立調任邢州節度使，安重霸調任西京留守，楊思權升任邠州節度使，尹暉升任齊州防禦使，安重進升任河陽節度使，相里金升任陝州節度使，加封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齊國公，宣武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爲魯國公，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封北平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溫封東平王，天平節度使李從曠仍回鎮鳳翔，封西平王。惟石敬瑭自衛州入朝，雖由從珂面加慰勞，禮貌頗恭，但前此同事明宗，兩人各以勇力自誇，素不相下，此時從珂爲主，敬瑭爲臣，不但敬瑭是勉強趨承，就是從珂亦勉強接待，相見後留居都中，未聞遷調，敬瑭很自不安，以致愁病相侵，形同

骨立。虧得妻室永寧公主，出入禁中，屢與曹太后談及，請令夫婿仍歸河東。公主本曹太后所出，情關母女，自然竭力代謀。從珂入事太后太妃，還算盡禮，因此太后較易進言。有時公主入謁，與從珂相見，亦嘗面陳微意。從珂乃復令敬瑄還鎮河東，加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公主爲魏國長公主。

鳳翔舊將佐，入勸從珂，都說應留住敬瑄，不宜外任。惟韓昭胤、李專美兩人，謂敬瑄與趙延壽，並皆尙主，一居汴州，一留都中，顯是陰懷猜忌，未示大公，不如遣歸河東爲便。從珂也見他骨瘦如柴，料不足患，遂遣使還鎮。敬瑄得詔即行，好似那鳳出籠中，龍遊海外，擺尾搖首，揚長而去。原是得意。

既而進馮道爲檢校太尉，相國如故。李愬、劉昫，一太苛察，一太剛褊，議論多不相合，或至彼此詬詈，失大臣體。從珂乃有意易相，問及親信，俱說尙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均具相才，可以擇用。從珂意不能決，因書三人姓名，置諸琉璃瓶中，焚香祝天，用箸挾出，得姚、盧兩人。遂命姚顛、盧文紀同平章事，罷李愬爲左僕射，劉昫爲右僕射。尋册夫人劉氏爲皇后，授次子重美爲右衛上將軍，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嗣且命兼同平章事，職銜加封雍王。一朝規制，內外粗備，那弒君篡國的李從珂，遂高拱九重，自以爲安枕無憂了。筆伐口誅，不肯放過。小子按時敘事，正好趁着筆閑，敘及閩中軼聞。迴應二十三回。

閩主延鈞，既僭稱皇帝，封長子繼鵬爲福王，充實皇宮使，尊生母黃氏爲太后，册妃陳氏爲皇后。先子而後及母，是依時事爲緣，並非倒置。此見閩主之溺愛不明，卒遭子禍。看官道：陳氏是何等人物？他本是延鈞父王審知侍婢，小名金鳳。說起他的履歷，更屬卑污。他本是福清人氏，父名侯倫，年少美丰姿，會事福建觀察使陳巖。巖酷嗜南風，與侯倫常同臥起，視若男妾。偏巖妾陸氏，也心愛侯倫，眉來眼去，竟與侯倫結不解緣，只瞞了一個陳巖，未幾巖死，巖妻弟范暉，自稱留後。陸氏復託身范暉，產下一女，便是金鳳。此女係侯倫所生，由暉留養，至王審知攻殺范暉，金鳳母女乘亂走脫，流落民間，幸由族人陳匡勝收養，方得生存。審知據閩，選良家女充入後宮，金鳳幸得與選，年方十七，姿

貌不過中人，却生得聰明乖巧，嬌小玲瓏。一入宮中，便解歌舞。審知喜他靈敏，即令貼身服事。

延鈞出入問安，金鳳曲意承迎，引得延鈞很是歡洽，心癢難熬。惟因老父尚在，不便勾搭，沒奈何遷延過去。至審知一歿，延鈞嗣位，還有甚麼顧忌，便即召入金鳳，侑酒爲歡。那有心妾有意，彼此不必言傳，等到酒酣興至，自然擁抱入牀，同作巫山好夢。這一夜的顛鸞倒鳳，備極淫蕩。延鈞已娶過兩妻，從沒有這般滋味，遂不禁喜出望外，格外情濃，及僭號稱帝，擬冊正宮，元配劉氏早卒，繼室金氏，貌美且賢，不過枕席上的工夫，很是平淡，延鈞本不甚歡。到了金鳳入幸，比金氏加歡百倍。那時閫后的位置，當然屬諸金鳳了。只是要做元緒公案何？既立金鳳爲皇后，即追封他假父陳巖爲節度使，母陸氏爲夫人，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別築長春宮，作藏嬌窟。

延鈞嘗用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歛財求媚，往往誣富人罪，籍沒家貲，充作國用，以此得大興土木，窮極奢華。並且廣採民女，羅列長春宮中，令充侍役，每當宮中夜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環遶左右，光明如晝，所用盃盤，統是瑪瑙琥珀及金玉製成，且令宮婢數十人擎住，不設几筵。匪夷所思。飲到醉意醺醺，延鈞與金鳳，便將衣服盡行卸去，裸着身體，上牀交歡。牀四圍共有數丈，枕可丈餘，當兩人交歡時，又令諸宮人裸體伴寢，互爲笑謔，嗣復遣使至安南，特製水晶屏風一具，周圍四丈二尺，運入長春宮寢室。延鈞與金鳳淫狎，每令諸宮女隔屏窺視，金鳳常演出種種淫態，取悅延鈞。或遇上已修禊，及端午競渡，必挈金鳳偕游。後宮婦女，雜衣文錦，夾擁而行。金鳳作樂遊曲，令宮女同聲歌唱，悠揚宛轉，響遏行雲。還有蘭麝氣，環珮聲，徧傳遠近，令人心醉。這真可謂淫荒已極了。

延鈞既貪女色，復愛嬖僮，有小吏歸守明，面似冠玉，膚似凝酥，他即引入宮中，與爲歡狎，號爲歸郎。淫女尤喜狂且，頓令這水性楊花的金鳳姑娘，也爲顛倒夢想，願與歸郎作並頭蓮。歸郎樂得奉承，便覷隙至金鳳臥房，成了好事。金鳳得自母傳，不意歸郎竟似侯倫。起初尚願避延鈞，後來延鈞得疾，變成一個瘋癱症。於是金鳳與歸郎，差不多夜夜同牀，時時並坐了，但宮中婢妾甚多，有幾個狡黠善淫的，也想親近歸郎，乘機要挾，害得歸郎無分身法，另想出

一條妙計，招入百工院使李可殷，與金鳳通姦。金鳳多多益善，況可殷是個偉岸男子，彷彿是戰國時候的嫪毐，獨得祕藏，益足令金鳳愜意。歸郎稍稍得暇，好去應酬宮人，金鳳也不去過問。惟可殷不在時，仍令歸郎當差。當時延鈞會命錦工作九龍帳，掩蔽大牀，國人探悉宮中情形，作一歌詞道：「誰謂九龍帳，只貯一歸郎。」延鈞那裏得知，就使有些知覺，也因疾病在身，振作不起。

天下事無獨必有偶，那皇后陳金鳳外，又出一個李春燕，鳳後有燕，何畜生之多也！春燕爲延鈞侍妾，妖冶善媚，不下金鳳。姿態比金鳳尤妍，延鈞也加愛寵，令居長春宮東偏，叫作東華宮。用珊瑚爲椀，琉璃爲櫥，檀栴爲梁，棟綴珠爲簾幕，範金爲柱礎，與長春宮一般無二。自延鈞驟得瘋瘵，不能御女，金鳳得了歸守，朋李可殷等，作爲延鈞的替身，春燕未免向隅，勢不免另尋主顧。湊巧延鈞長子繼鵬，願替父代勞，與春燕聯爲比翼，私下訂約，願作長久夫妻。乃運動金鳳，乞他轉告延鈞，令兩人得爲配偶。延鈞本來不願，經金鳳巧言代請，方將春燕賜給繼鵬，兩人自然快意，不消絮述。

惟延鈞素性猜忌，委任權奸內樞密使吳英，爲國計使薛文傑所譖，竟致處死。英嘗典兵，得軍士心，軍士因此嗟怨。忽聞吳人攻建州，當即發兵出禦，偏軍士不肯出發，請先將文傑交出，然後起程。延鈞不允，經繼鵬一再固請，乃將文傑捕下，給與軍士，軍士亂刀分剖，鬻食立盡，始登途拒吳人退去。

既而延鈞復忌親軍將領王仁達，勒令自盡，一切政事，統歸繼鵬處置。皇城使李傲，與春燕同姓，冒認兄妹，遂與繼鵬作郎舅親，自恣威福。李可殷嘗被狎侮，心懷不平，密與殿使陳匡勝勾結，讒構李傲及繼鵬，繼鵬弟繼韜，又與繼鵬不睦，薰入可殷密圖殺兄。偏繼鵬已有所聞，也嘗與李傲密商，設法除患。會延鈞病劇，繼鵬及傲，放膽橫行，竟使壯士持挺，闖入可殷宅中。正值可殷出來，當頭猛擊，腦裂而死。死得猝不及防。

看官試想，這李可殷是皇后情夫，驟遭慘斃，教阿鳳何以爲情？慌忙轉白延鈞，不意延鈞昏臥牀上，滿口謔語，

不是說延稟索命，就是說仁達呼冤。金鳳無從進言，只好暗暗垂淚，暫行忍耐。到了次日，延鈞已經清醒，即由金鳳入訴，敬起延鈞暴怒，力疾視朝。呼入李做，詰問可般何罪。做含糊對付，但言當查明覆旨。踉蹌趨出，急與繼鵬定計，一不做，二不休，號召皇城衛士，鼓譟入宮。

延鈞正退朝休息，高臥九龍帳中，驀聞譁聲大至，亟欲起身，怎奈手足疲軟，無力支撐，那衛士一擁突入，就在帳外用槊亂刺，把延鈞擄了幾箇窟窿。金鳳不及奔避，也被刺死。歸即躲入門後，由衛士一把抓住，斫斷頭顱。李做再出外擒捕陳守恩、匡勝、兩殿使，盡加殺戮。繼鵬聞變欲逃，奔至城門，冤家碰着對頭，適與李做相值，拔刀一揮，便即墮首。延鈞在九龍帳中，尚未斷氣，宛轉啼號，痛苦難忍，宮人因衛士已去，揭帳啓視，已是血殷牀褥，當由延鈞囑咐，自求速死，令宮人刺斷喉管，方纔畢命。小子有詩嘆道：

九龍帳內閃刀光，一代昏君到此亡。蕩婦狂且同一死，人生何苦極淫荒！

延鈞被弑，這大閩皇帝的寶座，便由繼鵬據住，安然即位。欲知此後情形，俟小子下回說明。

唐主從厚，與閩主延鈞，先後被弑，正是兩兩相對。惟從厚生平行事，不若延鈞之淫昏，乃一則即位未幾，即遭變禍，一則享國十年，纔致隕命，此非一道之無知，實由人事之有別。明宗末年，亂機已伏，不發難於明宗之世，而延及於從厚之身，天或者尚因明宗之逆取順守，尚有令名，特不忍其親罹慘禍，乃使其子從厚當之耳。延鈞嗣位，閩固無恙，初年尚不甚淫荒，至僭號為帝，立淫女為后，於是愈昏愈亂，而大禍起矣。本回叙入閩事，全從十國春秋中演出，並非故意譏毀，導人為淫。閱者當知淫昏之適以致亡，勿作穢語觀可也。

##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語啓戎 援石郎番兵破敵

却說王繼鵬弑父殺弟，並將離人一併處死，喜歡的了不得，遂假傳皇太后命，即日監國。到了晚間，沒一人敢生異議，便登了帝座，召見羣臣。羣臣皆俯伏稱賀。繼鵬改名爲昶，冊李春燕爲賢妃，命李做判六軍諸衛事，做爲弑君首惡，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作爲護衛。繼鵬恐他復蓄異謀，密與指揮使林延皓計議，託名犒軍，大享將士，暗中布着埋伏，專候李做進來，順便下手。做昂然直入，趨至內殿，猝遇伏甲突出，將他拏下，立即梟斬，當下闔住內城，嚴防外亂，並將做首懸示啓聖門外，揭做弑君弑后，及擅殺繼鵬等罪狀。做部衆不服，攻應天門，未能得手，轉焚啓聖門，由林延皓率兵拒守，也不得逞，但將做首取去，東奔吳越。

繼鵬聞亂兵潰去，心下大悅，當命弟繼嚴權判六軍諸衛，用六軍判官葉翹爲內宣徽使，追號父鏹即延鈞見前，爲惠宗皇帝發喪安葬，改元通文。尊皇太后黃氏爲太皇太后，進冊李春燕爲皇后。繼鵬本有妻李氏，自得了春燕，將妾作妻，正室反貶入冷宮。春燕好淫工媚，善伺主意，繼鵬非常寵愛，坐必同席，行必同輿，別造紫微宮，專供春燕游幸，繁華奢麗，且過東華。好算跨籬，春燕所言，繼鵬無不允從。內宣徽使葉翹，博學質直，本爲福邸賓僚，繼鵬待以師禮，多所裨益，及入爲宣徽使，反致言不見用，翹固請辭職，却屢承慰留，既而爲李后事，上書切諫，惹動繼鵬怒意，援筆批答道：「一葉隨風落御溝」，是古今批語中所罕有。遂放翹歸永泰原籍，翹幸得壽終。

這且慢表，且說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抵晉陽，尙恐爲朝廷所忌，陰圖自全，常稱病不理政事。有二子重殷重裔，留仕都中，重殷任右衛上將軍，重裔爲皇城副使，皆受敬瑭密囑，偵探內事。兩人賄託太后左右，每有所聞，即行傳報，所以唐主從珂與李專美李崧呂琦薛文遇趙廷乂等，日夕密談，無不探悉。適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屯戍幽并，敬瑭乃與幽州節度使趙德鈞，聯名上表，乞請增糧，有詔借河東菽粟，及鎮州輸絹五萬疋，出易糧米。特派鎮冀二州車千五百乘，運糧至幽并戍所。敬瑭復自率大軍，出屯忻州。

是時天旱民飢，百姓既苦乏食，又病徭役。敬瑭督促甚急，未免怨聲載道。湊巧唐廷遣使到來，賜給敬瑭軍夏

衣軍士急呼萬歲，聲徹全營。敬瑭獨自耽憂，幕僚段希堯進言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軍士不由將令，預先傳呼萬歲，是日中已無主帥了。他日如何使用？請查出首倡，明正軍法！」敬瑭乃令劉知遠查究，得三十六人，推出處斬，為各軍戒。朝使聞此消息，返報從珂，從珂越生疑忌，即派武寧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名目上是防禦契丹，實際上是監制敬瑭。敬瑭並非笨伯，猜透從珂微意，格外加防。樂綏已設總要驛。

好容易到了清泰二年正月，上流，即值從珂誕辰，宮中號為千春節，置酒內廷，文武百官，聯翩趨入，奉觴進賀。從珂已喝了許多巨觥，帶着一片醉意，宴畢回宮，巧值魏國長公主，自晉陽來朝祝壽，便即捧上瑤觴，表達賀忱。從珂接飲畢，便笑問道：「石郎近日何為？」公主答道：「敬瑭多病，連政務都不願親理，每日惟臥牀調養，需人侍奉罷了。」為夫話疾，究竟女生外甥。從珂道：「我憶他筋力素強，何致驟然衰弱？」公主既已至京，且在宮中寬留數日，由他去罷。」

公主着急道：「正為他侍奉需人，所以今日入祝，明日即擬辭歸。」從珂不待詞畢，便作醉語道：「纔行到京，便想西歸，莫非欲與石郎謀反麼？」公主聞言，不禁俯首，默然趨退。從珂亦即安寢。

次日醒來，即有人入諫從珂，說他酒後失言。此人為誰？乃是皇后劉氏。從珂即位後，曾追尊生母魯國夫人魏氏為太后，册正室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此是補敘之筆。劉氏素性強悍，頗為從珂所畏，他聞從珂醉語，一時不便進規，待至詰旦，方纔入諫。從珂已經失記，至由劉后述及，方模模糊糊的記憶起來。心中亦覺自悔，當下召入魏國長公主，好言撫慰，并說昨夕過醉，語不加檢，幸勿介懷。公主自然謙遜，一住數日，方敢告辭。從珂且進封他為晉國長公主，俾他悅意，且賜宴餞行。

畢竟夫婦情深，遠過兄妹，公主還歸晉陽，即將從珂醉語，報告敬瑭。敬瑭益加疑懼，即致書二子，囑令將洛都存積的私財，悉數載至晉陽，只託言軍需不足，取此接濟。於是都下謠言日甚一日，都說是河東將反。

唐主從珂時有所聞，夜與近臣從容議事，因與語道：「石郎是朕至親，本無可疑，但謠言不靖，萬一失歡，將如

何對待呢？羣臣皆不敢對，彼此支吾半晌，便即退出。學士李崧私語同僚呂琦道：「我等受恩深厚，怎能袖手旁觀？呂公智慮過人，究竟有無良策？」琦答道：「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太后，以贊華投奔我國，屢求和親，贊華事見二十三回。只因我拘留番將，未盡遣還，所以和議未成。今若送歸番將，再餌以厚利，歲給禮幣十餘萬緡，諒契丹必驩然從命。河東雖欲跳梁，當亦無能爲了。」和親亦非真策，不過少延歲月。崧答道：「這原是目前至計，惟錢穀皆出三司，須先與張相熟商，方可奏聞。」說着，即邀呂琦同往張第。

張相乃是張延朗，明宗時曾充三司使，從珂篡位，命他爲吏部尚書，兼同平章事職銜，仍掌三司。後唐釋氏支鹽鐵戶部爲三司。聞李、呂二人進謁，當即出迎。李崧代述琦計，延朗道：「如呂學士言，不但足制河東，并可節省邊費。若

主上果行此計，國家自可少安，應納契丹禮幣，但向老夫責辦，定可籌措，請兩公速即奏陳。」二人大喜，辭了延朗。至次日入內密奏，從珂頗以爲然，令二人密草國書，往遣契丹，靜俟使命。

二人應命退出，從珂復召入樞密直學士薛文遇，與商此事。文遇道：「堂堂天子，若屈身夷狄，豈不足羞！況虜性無厭，他日求向公主，如何拒絕？漢成帝獻昭君出塞，後悔無窮，後人作昭君詩云：『安危託婦人。』這事豈可行得？」從珂不禁失聲道：「非卿言，幾乎誤事！」

越日急召崧琦入後樓，兩人總道是索閱國書，懷囊入見。不料從珂在座，滿面怒容，待二人行過了禮，便叱責道：「卿等當力持大體，敷佐承平，奈何徒出和親下策，除一女，年尚乳臭，卿等欲棄諸沙漠麼？且外人並未索幣，乃欲以養士財帛，輸納虜廷，試問二卿究懷何意？」兩人慌忙拜伏道：「臣等竭忠報國，並非敢爲虜計，願陛下熟察！」從珂怒尚未息，李崧只管磕頭，呂琦拜了兩拜，便即停住。從珂瞋目道：「呂琦強項，尚視朕爲人主麼？」琦亦抗聲道：「臣等爲謀不臧，但請陛下治罪，若多拜即可邀赦，國法轉致沒用了！」尙有丈夫氣。從珂被他一駭，顏纔少霽，令二人起身，各賜卮酒壓驚。二人跪飲，拜謝而退。



未幾即降調琦爲御史中丞，不令入直。朝臣窺測意旨，那敢再言和親。忽由河東呈入奏章，係是石敬瑭自陳羸疾，乞解兵柄，或徙他鎮。從珂覽奏，明知非敬瑭真意，但事出彼請，樂得依從，便擬將敬瑭移鎮鄆州。李嵩、呂琦又上書諫阻，還有升任樞密使房勗，亦力言不可。獨薛文遇奮然道：「俗語有言道旁築室，三年不成，此事應斷自聖衷，羣臣各爲身謀，怎肯盡言！臣料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防維爲是。」也是說盡錦繡流亞。從珂大喜道：「卿言正合朕意。前日有術士言謂朕今年應得賢佐謀定天下，想應驗在卿身了。」不從彼言，何致焚身？立命學士院草制，徙敬瑭爲天平節度使，特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出鎮河東，且令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署，促敬瑭速移鄆州。

看官試想，這石敬瑭表請移鎮，明明是有意嘗試，那知弄假成真，竟頒下這道詔命。慌忙召集將佐，私下與商道：「我再來河東時，主上曾許我終身在此，不更換人接替，今忽有是命，是與千春節向公主言，同一忌我，我難道便來就死麼？」幕僚段希堯及節度判官趙瑩、觀察判官薛融等，俱勸敬瑭暫且忍耐，姑往鄆州。旁有一將閃出道：「不可不可！明公今往鄆州，是所謂遷喬入谷了。試思明公在此，兵強馬壯，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詔書，甘投虎口呢？」敬瑭聞言，聽着正是都押牙劉知遠，彼固不層在入下者。方欲出言回答，又有一人接入道：「明公入朝，今上新即位，豈不知蛟龍異物，不宜縱入深淵，乃仍把河東授公，這是天意相助，非人謀所得。況明宗遺愛在人，今上以養子入繼，名不正，言不順，公係明宗愛婿，反招今上疑忌，若不早圖，後悔無及了！」敬瑭視之，是掌書記桑維翰，一推一搥，攙起此石。乃向二人拱手道：「二公所言甚明，但恐河東一鎮，未能抵制朝廷。」維翰又道：「從前契丹主子，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兵出沒西北，公誠能推誠屈節，服事契丹，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不成？」甘心事狄，論十六州爲左袒，維翰實爲罪魁。敬瑭遂決意發難，特令維翰草起表文，請唐主從珂讓位。略云：

臣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謹頓首上言。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也，立儲以長傳位，以嫡爲古今不易之良法。晉獻

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之亂者數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儲君，殺扶蘇，立胡亥，卒至自亡其國。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明宗皇帝，金戈鐵馬之所經營，麥飯豆粥之所收拾，持三尺劍，馬上得天下，厥功亦非小可。近者宮車晏駕，宋王登基，陛下乃以養子入攘大統，天下忠義之士，皆爲扼腕。區區臣慙，欲望陛下退處藩邸，傳位許王，有以對明宗皇帝在天之靈，有以服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不然，同與問罪之師，稍正篡位之罪，徒使流血汚庭，生靈塗炭，彼時悔之，亦噬臍矣。冒昧上言，復候裁奪。

原來從珂篡位時，除弒死故主從厚外，所有明宗后妃及少子許王從益，俱安居宮中，未嘗冒犯。所以敬瑭此表，迫從珂傳位從益。情理頗正，但問汝入洛後，何故不擁立許王？看官！你想從珂是肯依不肯依呢？表文到京，一入從珂目中，無名火引起三丈，立即撕碎，拋擲地上，令學士書詔斥責道：

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卿實負之，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卿其速往鄆州，毋得徘徊不進，致干罪戾，特此諭知。

敬瑭得詔，復與劉知遠等商議，知遠道：「先發制人，後發爲人制。今日已成騎虎，不能再下，請即傳檄四方，且求救契丹，即日舉義，當無不克。」敬瑭依計而行，忽報雄義都指揮使安元信，率部下六百人來降，即由敬瑭迎入，婉言慰問道：「朝廷稱強，河東稱弱，公爲何捨強歸弱呢？」元信道：「元信不能知星識氣，但據人事而論，帝王能治天下，惟信最重。今主上與明公最親，尚不能以信相待，况疏賤呢？無信如此，亡可立待，怎得爲強！」敬瑭大悅，委以軍事，命爲親軍巡檢使。旣而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及西北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張萬迪等，各率部兵歸晉陽，敬瑭一一欣納。

嗣聞朝旨次第頒下，削奪河東節度使官爵，這尙是意中所有的事情。未幾，由探卒入報，張敬達爲四面排陣使，張彥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安審珂爲馬軍都指揮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武廷翰爲壕寨使，率兵數萬，殺

奔太原來了。一急。又未幾再得急報，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部署，楊光遠爲副，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陣等使，調集各道馬步兵，已自懷州進行，不日要到太原了。二急。

敬瑄召語將佐道：「事急了！快到契丹求救罷。」言未已，復有一凶耗傳來，乃是親弟都指揮使敬德，及從弟都指揮使敬威，并二子重殷重奮，一併被誅，險些兒將敬瑄痛死，半晌纔哭出聲來。此急非同小可。一聲大慟，又復將喉嚨塞住，但用兩手捶胸，好容易迸出聲淚，且哭且語道：「我受明宗皇帝厚恩，出力報國，今乃使子弟冤死，含恨九泉，若非舉兵向闕，恐一門無噍類了！我非敢負明宗實朝廷激我至此，不得不然。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各將佐等都從旁勸慰。

敬瑄亟命桑維翰草表，向契丹稱臣，且願事以父禮，乞卽發兵入援。事成以後，願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作爲酬謝。劉知遠忙出阻道：「稱臣已足，何必稱子，厚許金幣，亦足求援，何必割界土地？今日因急相許，他日必爲中國大患，悔無及了！」一頗得先見，可惜敬瑄不從。敬瑄道：「且管眼前要緊，顧不得日後了。」便令維翰繕訖，遣使持表赴契丹。

契丹主耶律德光，曾夢一神人從天而下，莊容與語道：「石郎使人喚汝，汝宜速去！」及醒後，轉告述律太后，太后以爲夢兆無憑，不足注意。及敬瑄使至，覽表大喜，慨然允諾。入白述律太后道：「夢兆已驗，天意早使我援石郎呢！」述律太后也卽喜慰，因打發回書，仍令原使賚還約言，秋高馬肥，當傾國入援。敬瑄得書，稍稍放懷，惟整繕兵備，固守城壕。

過了數日，張敬達率軍大至，來攻晉陽。敬瑄授劉知遠爲馬步軍指揮使，所有安重榮、張萬迪諸降將，悉歸節制。知遠用法無私，不分新舊，因此士心歸附，俱樂爲用。敬瑄身披重甲，親自登城，任他城下各軍，飛矢投石，一些兒沒有畏縮，只是坐鎮城樓。知遠在旁進言道：「觀敬達輩無他奇策，不過深溝高壘，爲持久計，願明公分道遣使，招

撫軍民，免得與我爲難。若守城尙是容易，知遠一人，已足擔當，請公勿憂！」敬瑭握知遠手，且撫背道：「得公如此，我自無憂了。」遂下城自去辦事，一切守城計畫，悉委知遠。

知遠日夕不懈，小心拒守，張敬達屢攻不下。那催督攻城的朝使，却一再至軍，嗣又令呂琦犒師。兵馬副使楊光遠語琦道：「願附奏皇上，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就使契丹兵到來，亦可一戰破敵呢！」談何容易。琦返報唐主從珂，從珂很是欣慰。偏偏過了旬日，未見捷報，免不得再下詔諭，飭諸軍速攻晉陽。敬達恰也心焦，四面圍攻。適值秋雨連綿，營壘多被衝壞，長圍竟不能合。晉陽城中，糧儲日罄，也不免焦急起來，專望契丹入援。

契丹主耶律德光，如約出師，號令軍前道：「我非爲石耶與兵，乃奉天帝敕使，汝等但踴躍前進，必得天助，保無他患！」可見德光之言，或由德光設詞欺衆，並非果有此事。軍士齊聲應命，共得五萬鐵騎，浩浩南來，揚言大兵三十萬，從揚武谷趨入，直達晉陽，列營汾北。德光先遣人通報敬瑭道：「我今日即擬破敵，可好麼？」敬瑭亟遣人馳告德光，謂南軍勢盛，未可輕戰，不如待至明日，使人方去，遙聞鼓角齊鳴，喊聲大震，料知兩邊已經交鋒，忙令劉知遠帶着精兵出城助戰。

說時遲，那時快，契丹主德光，已遣輕騎三千，進薄張敬達大營。敬達早已防着，見來兵皆不被甲，縱馬亂闖，還道他輕率不整，便盡出營兵搦戰，一場驅逐，把契丹兵趕至汾曲，契丹兵涉水自去。唐兵尙不肯捨，沿岸追擊，那知蘆葦中盡是伏兵，幾聲胡哨，盡行突出，將唐兵衝做數截，唐步兵已追過北岸，多爲所殺，惟騎兵尙在南岸，一齊引退。敬達忙收軍回營，營內忽突出一彪人馬，首先一員大將，躍馬橫槍，大聲呼道：「張敬達！休走，劉知遠已守候多時了！」敬達不覺着忙，急率敗軍南遁。又被追兵掩殺一陣，傷亡約萬餘人。

晉陽解圍，敬瑭即整備羊酒，親出犒契丹兵。主見了契丹主德光，行過臣禮，德光用手攙扶，且語敬瑭道：「會面很遲，今日是君臣父子，幸得相會，也好算是盛遇了！」敬瑭拜謝，認唐爲父已出不惜，况敬瑭年齡當比德光爲長，索何以父

禮事之 起身復問道：「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驟與唐兵大戰，竟得大勝，這是何因？」德光大笑道：「開汝帶兵多年，難道尚未知兵法麼？」榮得嘲笑。敬瑭懷慙，只好側身恭聽。正是

戰敗適形中國弱，兵謀竟讓外夷優。  
畢竟德光如何說法，且看下文續敘。

有從珂之弑君篡位，必有石敬瑭之叛命興師，以逆召逆，非特天道，人事亦如是身。從珂、明宗之養子也，敬瑭、明宗之愛婿也。養子得之，何如愛婿得之？從珂因而忌敬瑭，敬瑭亦因之拒從珂。薛文遇謂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原是確論，但不結契丹以制河東之死命，徒激之使反，果何益乎？敬瑭急於叛命，甘臣契丹，稱臣不足繼以稱子，稱子不足繼以割燕雲十六州，劉知遠諫阻不從，卒使十六州人民淪入夷狄，敬瑭之罪莫大於此。故其叛從珂也，情尚可原，而其引契丹入中國也，罪實難恕。敬瑭其五代時之禍首乎！

##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晉高祖 述律后笑罵趙大王

却說契丹主耶律德光，因石敬瑭問及兵謀，便笑答道：「我出兵南來，但恐雁門諸路，爲唐軍所沮，扼守險要，使我不得進兵，嗣使人偵視，並無一卒，我知唐無能爲事，必有成，所以長驅深入，直壓唐營。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非乘勢急擊，坐誤事機，勝負轉未可知了。這乃是臨機應變，不能與勞逸常理一般評論哩。」敬瑭很是歎服，便與德光會師，進逼唐軍。

張敬達等奔至晉安寨，收集殘兵，閉門固守，當被兩軍圍住，幾乎水洩不通。敬達檢點兵卒，尚不下五萬人，戰馬亦尚存萬匹，怎奈士無鬪志，無故自驚。敬達也自知難恃，忙遣使從間道馳出，賈表入京，詳告敗狀，并乞濟師。唐

主從珂，當然惶急，更命都指揮使符言、饒率洛陽步騎兵，出屯河陽。天雄節度使范延光、盧龍節度使趙德鈞、耀州防禦使潘環三路進兵，共救晉安泰。一面下敕親征。次子雍王重美入奏道：「陛下目疾未痊，不宜遠涉風沙，臣兒雖然幼弱，願代陛下北行！」從珂巴不得有人代往，既得重美奏請，即欲依議，尚書張延朗及宣徽使劉延朗等入諫道：「河東聯絡契丹，氣焰正盛，陛下若不親征，恐士卒失望，轉誤大事。還請陛下三思！」從珂不得已，自洛陽出發。

途次語宰相盧文紀道：「朕素聞卿有相才，所以重用，今禍難至此，卿可爲朕分憂否？」文紀無言可答，惟惶恐拜謝。及進次河陽，再由從珂召集羣臣，諮詢方略。文紀纔進言道：「國家根本，實在河南，胡兵忽來，忽往，怎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路兵馬，剋日往援，兵厚力集，不難破敵。河陽係天下津要，車駕可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前往督戰，就使不得解圍，進亦未晚。」善承意旨，總算相才。張延朗亦插入道：「文紀所言甚是，請陛下准議便了。」

看官聽着，張延朗會勸駕親征，爲什麼到了中途，驟然變計，他因忠武節度使趙延壽，隨駕北行，兼掌樞密，大權爲彼所握，自己未免失勢。此時聞文紀請遣近臣，正好將他派往，免得爭權，因此竭力贊成。到此還要傾軋，可嘆可恨。

從珂怎識私謀，還道兩人愛己，只是點首待延朗說畢，乃問何人可派往督戰，延朗又開口道：「趙延壽、父德鈞，率盧龍兵赴難，陛下何不遣延壽往會，乘便督戰？」從珂遲疑未答，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一同慫恿，方命延壽率兵二萬，前往潞州，延壽領命去訖。

從珂數日不接軍報，因復出次懷州，徧諭文武官僚，令他設謀拒敵。各官更多半無能，想不出甚麼計策，惟吏部侍郎胤敏上書獻議道：「河東叛命，全仗契丹幫助，契丹主傾國入寇，內顧必然空虛，臣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派天雄、盧龍二鎮，分兵護送，自幽州直趨西樓，令他自亂。朝廷不妨露檄說明，使契丹主內顧懷憂，回兵備變，然

後命行營將士，簡選精銳，從後追擊，不但晉安可以解圍，就是寇叛亦不難掃滅，這乃是出奇搗虛的上計。」確是其策。從珂却也稱妙，偏宰相盧文紀等，謂契丹太后素善用兵，國內不致無備，反多使二鎮將士，送命沙場，因是議久不決，從珂反弄得毫無主張，但酣飲悲歌，得過且過。

羣臣或又勸從珂北行，從珂道：「卿等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想是天奪其魄，所以素然氣餒。於是羣臣箝口相戒勿言。獨趙德鈞上表行在，願調集附近兵馬，自救晉安，乘從珂總道他忠心爲國，優詔傳獎，且命他爲諸道行營都統。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父子在潞州相見，延壽便將所部二萬人，盡付德鈞。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正奉命出屯遼州，德鈞欲併延光軍，延光不從，德鈞即逗留潞州，延挨不進。從珂一再敦促，未聞受命。又是一個變故。乃遣呂琦賜德鈞手敕，并賚金帛犒師，德鈞乃引軍至團柏，屯營谷口，再行觀望。

契丹主耶律德光，進兵榆林，所有輜重老弱，留住虎北口，相機行事，勝即進，敗即退。趙延壽欲探知消息，出兵掩擊，入白德鈞，德鈞笑道：「汝向未知我來意麼？我且爲汝表奏行在，請授汝爲成德節度使，若得旨俞，我父子姑效忠朝廷，否則石氏稱兵，欲圖河南，我難道不能行此麼？」延壽頗怨及延朗，也樂得依了假父，即日上表，略言臣德鈞奉命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往駐鎮州，以便接應，請朝廷暫假旌節云云。從珂得表，面諭來使道：「延壽方往擊賊，何暇移駐鎮州？俟賊平後，當如所請。」來使返報德鈞，德鈞又復上表，堅請即日簡命。從珂大怒道：「趙氏父子，必欲得一鎮州，究爲何意？他能擊却胡寇，雖入代，朕位朕亦甘心。若徒玩寇要君，恐大兔俱斃，難道畀一鎮州，便能永遼富貴麼？」遂叱回來使，不允所請。

德鈞聞報，即遣幕客厚齋金帛，往賂契丹。契丹主德光，問他來意，幕客便進言道：「皇帝率兵遠來，非欲得中國土地，不過爲石郎報怨。但石郎兵馬不及幽州，今幽州鎮帥趙德鈞，願至皇帝前請命，如皇帝肯立德鈞爲帝，德鈞兵力自足，平定洛陽，將與貴國約爲兄弟，永不渝盟。石氏一面，仍令常鎮河東，皇帝不必久勞士卒，儘可整甲回

國待德鈞事成，再當厚禮相報。」這番言語，却把德光哄動起來。暗思自己深入唐境，晉安未下，德鈞尚強，苑延光又出屯邈州，倘或歸路被截，反致腹背受敵，陷入危途，不若姑允所請，一來可賣情德鈞，二來仍保全石郎，取了金帛，安然歸國，也可謂不虛此行了。便留住德鈞幕客，徐與定議。

早有敬瑭探馬，報知敬瑭。敬瑭大驚，忙令桑維翰謁見德光。德光傳入，由維翰跪告道：「皇帝親提義師，來救孤危，汾曲一戰，唐兵瓦解，退守孤寒，食盡力窮，轉眼間即可掃滅。趙氏父子，不忠不信，素蓄異圖，部下皆臨期召集，更不足畏。彼特懼皇帝兵威，權詞爲餌，皇帝怎可信他詭言，貪取微利，坐墮大功。且使晉得天下，將盡中國財力，奉獻大國，豈小利所得比呢！」德光半晌答道：「爾曾見捕鼠否？不自防備，必致嚙傷，況大敵呢！」維翰又道：「今大國已扼彼喉，怎能嚙人！」德光道：「我非背盟，不過兵家權謀，知難乃退。况石郎仍得永鎮河東，我也算是保全他了。」維翰急答道：「皇帝願全信義，救人急難，四海人民，俱繫耳目，奈何一旦變約，反使大義不終，臣竊爲陛下不取哩。」德光尚未肯允，經維翰跪在帳前，自且至臺，涕泣固爭，說得德光無詞可駁，只好屈志相從。便召出德鈞幕客，指着帳外大石，且示且語道：「我爲石郎前來，石爛乃改此心。汝去回報趙將軍，他若曉事，且退兵自守，將來不失一方面，否則儘可來戰。」德鈞幕客料知不便再說，只好辭歸。

德光乃使維翰返報敬瑭。敬瑭卽至契丹軍營，親自拜謝。但管自己，不管子孫，真正何苦！德光喜道：「我千里來援，總要成功方去。觀汝氣貌識量，不愧中原主，我今便立汝爲天子，可好麼？」敬瑭聞言，好似暖天吃雪，非常涼快。但一時不好承認，只得推辭道：「敬瑭受明宗厚恩，何忍遽忘？今因潞王篡國，恃強欺人，致煩皇帝遠來，救危紓難。若自立爲帝，非但無以對明宗，并且無以對大國。此事未敢從命。」德光道：「事貴從權，立汝爲帝，方使中國有主，何必固辭！」敬瑭含糊答應，但言回營再議。

既返本營，詔將佐已知消息，當然奉書勸進。遂在晉陽城南，築起壇位，先受契丹主册封，命爲晉王。然後擇吉



登壇，特於唐清泰三年十一月間，行卽位禮。屆期這一日，契丹主德光，自解衣冠，遣使資授，并給冊命。相傳冊中詞句，因夷夏不同，特命桑維翰主篆，冊文有云：

維天顯九年。天顯係契丹年號，見前文。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

樹之以君，天命不恆，人輔惟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啓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乃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泰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子篡承，匪敢失墜。爾維近戚，實係本支，所以予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翦骨肉，離間忠良，聽任驕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崩離。知爾無辜，爲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雖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遂予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與師，爲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羣雄。但赴急難，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協謀。旗一麾而棄甲，平山鼓三作而僵尸。徧野雖已，遂予本志。快彼羣心，將期稅駕金河，班師玉塞。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民，若墜塗炭。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庇民之德，格於上下，爾有戴難之勳，光於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用命爾，當踐皇極。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旗，宜以國號曰晉。朕永與爲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誦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闕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誠之哉！中國主子，受外夷冊封，史不多見，故錄述全文。

敬瑄登壇，拜受冊命，并接過衣冠，穿戴起來。好一個不華不夷的主子，南面就座，受部臣朝賀。禮畢，乃鼓吹而歸。當時附和諸臣，又盛言符讖，託爲符瑞，相傳朱梁開國時，壺關縣庶穰鄉中，有鄉人伐樹，樹分兩片，中有六字云：「天十四載石進。」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呈報梁主朱溫，溫令大臣考察，均不能解。乃藏諸武庫。至敬瑄稱帝，遂有

人強爲解釋，謂天字兩旁，取四字旁兩畫加入，便成丙字，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入十字，便成申字。如此牽強，無不可解。這就是應在丙申年。周易晉卦象辭，有晉者進也。一語國號大晉，豈非明驗。又嘗晉陽受困時，城中北面，有毗沙門天王祠，晝夜獻靈，金甲執受，巡行城上，既而不見，內外俱驚爲神奇。牙城內有崇福坊，坊西北隅有泥神，首上忽出現烟光，如曲突狀。詢諸坊僧，謂唐莊宗得國時，神首上亦曾出烟。今烟又重出，當有別應。嗣是日旁多有五色雲氣，如蓮菱狀。術士多指爲天瑞。敬瑄也目爲祥徵，固此乘勢稱帝，號令西方。

即位以後，又至番營拜謝德光，願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環朔蔚十六州，作爲酬謝，并輸契丹歲幣三十萬匹。何其慷慨。德光自然心喜，就在營內設宴，與敬瑄歡飲而別。

敬瑄返入晉陽，卽於次日御崇元殿，降制改元，號爲天福。一切法制，皆遵唐明宗故事。命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爲翰林學士，權知樞密院事。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知，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此外文武將佐，封賞有差。册立晉國長公主李氏爲皇后，大赦天下。布置已定，再會契丹兵攻晉安寨。

晉安寨已被圍數月，待援不至，營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屢出突圍，均被契丹兵殺回。寨中芻糧俱盡，張敬達決志死守，毫無叛意。楊光遠呂審琦等，入勸敬達，謂不如投降契丹，保全一營性命。敬達怒叱道：「我爲元帥，兵敗被圍，已負重罪，奈何反教我降敵呢！且援兵且暮且至，何妨再待數日。萬一援絕勢窮，汝等可降，我却不容，寧可刻首俾汝等出獻番虜，自求多福，我終不願背主求榮哩！」還算忠良。光遠斜睨審琦，意欲令他下手。審琦不忍加害，轉身趨出，告知高行周。行周也服敬達忠誠，常引壯騎爲衛。敬達未識情由，反語人道：「行周嘗隨我後，意欲何爲？」不識好人，終致一死。行周乃不敢相隨。楊光遠覷得此隙，屢召諸將密議，諸將常稱敬達爲張生鐵，各有怨言，遂與光遠合謀，決殺敬達。詰旦，敬達升帳，光遠伴稱啓事，趨至案前，拔出佩刀，竟將敬達刺死，開寨出降契丹。

契丹主德光收納降衆，入寨檢查，尚存馬五千匹，鎧仗五萬件，悉數繳歸，交與敬瑄，并將降將降卒，亦盡歸敬

瑋約束且面諭道：「勉事爾主！」又因張敬達爲忠死事，收屍禮葬，語部衆及晉諸將道：「汝等身爲人臣，當效法敬達呢！」唐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聽了此言，且慙且憤，卽致病終。思立尙有人心，足愧楊光遠等。敬瑋復請命德光，會師南下，德光語敬瑋道：「桑維翰爲汝盡忠，汝當用以爲相。」敬瑋乃授維翰爲中書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賜號推忠興運致理功臣。敬瑋欲留一子守河東，亦向德光詢問。德光令盡出諸子，以便審擇。敬瑋當然遵命，令諸子進謁。德光、德光仔細端詳，見有一人貌類敬瑋，雙目炯炯有光，卽指示敬瑋道：「此兒目大，可任留守。」敬瑋答道：「這是臣養子重貴。」德光點首，乃令重貴留守太原，兼河東節度使，看官聽說，這重貴是敬瑋兄敬儒子，敬儒早卒，敬瑋頗愛重貴，視若己兒，就是後來的出帝。

晉陽既有人把守，遂由德光下令，遣部將高譔、翰爲先鋒，用降卒前導，迤邐進兵，自與敬瑋爲後應。前鋒到了團柏，趙德鈞父子未戰先遁，符彥僊、張彥琪、劉延朗、劉在明各將吏本皆由從珂遣往救應，至是亦相繼潰散。士卒自相踐踏，傷亡無算，再經契丹兵從後尾擊，殺得唐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及德光敬瑋至團柏谷口，唐軍早不知去向，僅剩得一片荒郊，枯骨纍纍了。

唐主從珂，留寓懷州，尙未得各軍消息，至劉延朗、劉在明等狼狽奔還，方知晉安失守，團柏又潰，敬瑋已自稱帝，楊光遠等統皆叛去，急得神色倉皇，不知所措。衆議天雄軍未曾交戰，軍府遠在山東，足遏敵氛，不如駕幸魏州，再作計較。從珂也以爲然，但因學士李崧、素與范延光友善，乃召崧入議。薛文遇未知情由，亦躡迹入見，從珂勃然變色，崧料知爲着文遇，急躡文遇靴尖，文遇會意，慌忙退出。從珂乃語崧道：「我見此物，幾乎肉顫，恨不拔刀刺死了他！」本是賈佐，奈何欲將他刺死。崧答道：「文遇小人，淺謀誤國，何勞陛下親自動手！」從珂怒意少解，始與崧議東幸事。崧謂延光亦未必可恃，不如南還洛陽，從珂依議，遂諭令起程還都。

洛陽人民聞北軍敗潰，車駕遁還，頓時謠言四起，爭出逃生。門吏稟請河南尹重美，出令禁止，重美道：「國家

多難，未能保護百姓，倘再欲絕他生路，愈增惡名，不如聽他自便罷！」乃縱令四竄，衆心少安。

從珂自懷州至河陽，聞都下有慌亂情形，也不敢遽返，且在河陽暫任命諸將分守南北城。一面遣人招撫潰將，爲興復計。那知人心瓦解，衆叛親離，諸道行營都統趙德鈞，與招討使趙延壽，已迎降契丹，被耶律德光拘送西樓去了。原來德鈞父子奔至潞州，敬瑄先遣降將高行周，勸令迎降，德鈞到也樂從。既而敬瑄與德光同至潞州，德鈞父子即迎謁高行周，德光尙好言慰諭，惟敬瑄掉頭不顧，任他謁問，始終不與交言。德光知兩下難容，乃將德鈞父子送解西樓。

德鈞見述律太后，把所齎寶貨，及田宅冊籍進獻。述律太后問道：「汝近日何故往太原？」德鈞道：「奉唐主命。」述律太后指天道：「汝從吾兒求爲天子，奈何作此妄語？」說着，又自指胸前道：「此心殊不可欺哩！」德鈞俯伏在地，不敢出聲。至此亦知愧悔否？述律太后又說道：「我兒將行，我曾誠我兒云：『趙大王若伺我空虛，北向渝關，汝急宜引歸，自願要緊。太原一方的成敗，管不得許多了。汝果欲爲天子，俟擊退我兒，再行打算，也不爲遲。汝本爲人臣，既不思報主，又不能擊敵，徒欲乘亂微利，不忠不義，尙有甚麼面目，來此求生呢？』爽快之至，讀至此應浮一大白。」德鈞嚇得亂抖，只是叩首乞哀。述律太后又問道：「貨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道：「在幽州。」述律太后道：「幽州今屬何人？」德鈞道：「現屬太后。」述律太后道：「既屬我國，要你獻什麼？」德鈞慚汗交流，只恨地上無隙，不能鑽入。還是述律太后大發慈悲，令暫拘獄中，俟德光回來，再行發落。可憐德鈞至此，又不能不磕頭稱謝，退至番獄待罪。及德光北歸，纔將他父子釋出。德鈞快快而亡，延壽却得爲翰林學士。小子有詩嘆道：

番婦猶知忠義名，如何華胄反偷生！  
虜廷俯伏遭呵責，可有人心抱不平！

欲知耶律德光何時歸國，容至下回敘明。

從珂以驍勇著名，乃石郎一反，即致心膽墜地，是非前勇而後怯也，蓋未得富貴以前，冒險進取，雖死不顧，故能以百戰成。

名。既得富貴以後，志願既盈，其氣漸衰，故轉至一蹶不振。且也從珂得國，由於篡竊而來，不意石郎之起而議其後，自問心虛，益致氣餒。而當時文武將佐，又屬朝秦暮楚，成爲習慣，四顧無一人可恃，安能不爲之沮喪也。惟石敬瑭乞憐外族，恬不知羞，同一稱臣，何如不反，既已爲帝，奈何受封，雖爲唐廷所迫，不能不例行逆施，然名節攸關，豈宜輕毀，謀之不臧，非特貽害子孫，抑且淪陷民族，惜不令逆律太后，以責趙德鈞者，責石敬瑭而竟使其親爲民上也。

## 第二十九回 一炬成灰到頭孽報 三帥叛命依次削平

却說晉王石敬瑭，既入潞州，卽欲引軍南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意欲北歸，乃置酒告別，舉杯語敬瑭道：「我遠來赴義，幸蒙天佑，累破唐軍。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未免驚擾中原，汝可自引漢兵南下，省得人心震動。我令先鋒高謨翰，率五千騎護送，汝至河梁，尙欲謨翰相助，可一同渡河，否則亦聽汝所便。我且留此數日，候汝好音，萬一有急，可飛使報我，我當南來救汝。若洛陽既定，我卽北返了。」敬瑭很是感激，與德光握手，依依不捨，泣下霑襟。亦知德光之爲胡虜否。德光亦不禁淚下，自脫白貂裘，披住敬瑭身上。且贈敬瑭良馬二十四匹，戰馬千二百匹，並與訂約道：「世世子孫，幸勿相忘。」敬瑭自然應命。德光又說道：「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統是汝創業功臣，若無大故，不得相棄。」敬瑭亦唯唯遵教。隨卽拜別德光，與契丹將高謨翰，進逼河陽。

唐都指揮使符彥饒張彥琪等，自圍柏敗還，密白唐主從珂道：「今胡兵得勢，卽日南來，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處斷不能固守，不如退歸洛都。」從珂乃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趙在明，協守河陽南城，自斷浮橋。歸洛陽，遣宦官秦繼旻，與皇城使李彥紳，突至李贊華第中，將他擊死，聊自洩忿。那知石敬瑭一到河陽，萇從簡馬上迎降，且代備舟楫，請敬瑭渡河，一面執住刺史劉在明，送入敬瑭營中。敬瑭釋在明縛，令復原官，遂渡河向洛陽。

進發。

唐主從珂，亟命都指揮使宋審虔符彥饒，及節度使張彥琪，宣徽使劉延朗，率千餘騎至白馬阪，巡行戰地，准備駐守，忽見晉軍渡河而來，約有五千餘騎，登岸先驅符彥饒等，已相顧駭愕，共語審虔道：「何地不可戰？何苦在此駐營，首當敵衝！」說着，便即馳還。審虔獨力難支，也即退歸。從珂見四將還朝，尙是痴心妄想，與議恢復河陽，四將面面相覷，不發一言。迎新送舊，已成常態。

那警報如雪片傳來，不是說敵到某處，就是說某將迎敵，最後報稱是胡兵千騎，分扼瀾池，截住西行要路，從珂方仰天歎道：「這是絕我生機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遂返入宮中，往見曹太后、王太妃，潸然淚下。王太妃不待說出，已知不佳，便語曹太后道：「事已萬急，不如權時躲避，聽候姑夫裁奪。」太后道：「我子孫婦女，一朝至此，我還有何顏求生，妹請早自爲計！」曹太后亦有歎氣，何不死於從厚時，而獨爲妾子死耶？王太妃乃搶步趨出，帶了許王從益，竄往毬場去了。

從珂奉着曹太后，并挈皇后劉氏，及次子雍王重美，並都指揮使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積薪自焚。劉皇后廻顧宮室，語從珂道：「我等將葬身火窟，還留宮室何用？不如一同燬去，免入敵手！」婦人心腸，究比男子爲毒。重美在旁諫阻道：「新天子入都，怎肯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且遺怨，亦何苦出此辣手哩！」於是后議不行，就在玄武樓下，縱起火來，一道烟燄，直衝霄漢，霎時間火烈樓崩，所有在樓諸人的靈魂，統隨了祝融氏馳往南方去了。

從珂一死，都城各將吏，統開城迎降，解甲待罪。晉主石敬瑭，即率兵入都，暫居舊第。命劉知遠部署京城，撲滅玄武樓餘火，禁止侵掠，使各軍一律還營，所有契丹將卒留館天宮寺中，全城肅然，莫敢犯令。從前竄匿諸人，數日皆還，悉復舊業。當由晉主下詔，促朝官入見，文武百官，俱在宮門外謝恩，車駕乃移入大內，御文明殿，受羣臣朝賀，用唐禮樂，大赦天下。惟從珂舊臣張延朗、劉延浩、劉延朗三人，罪在不赦，應正典刑。延浩自縊，兩延朗皆處斬，追

詔鄂王從厚爲閔帝，改行禮葬。閔帝妃孔氏爲皇后，祔葬閔帝陵。并爲明宗皇后曹氏舉哀，輟朝三日，拾骨安埋。寬得王淑妃及許王從益迎還宮中。妃自請爲尼，晉主不許，引居至德宮。令皇后隨時省問，事妃若母。封從益爲郿國公，獨廢。故主從珂爲庶人，或取從珂骨以獻，乃命用王禮瘞葬。從珂享年五十一歲，史家稱爲廢帝。總計後唐自莊宗起至廢帝止，四易主，三易姓，只過了二十三年。

後唐已亡，變作後晉，仍用馮道同平章事。盧文紀爲吏部尚書，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龔從簡爲許州節度使，劉凝爲華州節度使，張希崇爲朔方節度使，皇甫遇爲定州節度使，餘鎮多沿用舊帥。命皇子重義爲河南尹，追贈皇弟敬德敬殷爲太傅，皇子重進重英爲太保，改興唐府爲廣晉府，唐莊宗晉陵爲伊陵。錢契丹將士歸國，送回李贊華喪，封贈燕王。前學士李崧呂琦逃匿伊闕，晉主聞他多才，赦罪召還，授琦爲祕書監。崧爲兵部侍郎，兼判戶部，尋且擢崧爲相，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主新得中原，藩鎮未盡歸服，就使上表稱賀，也未免反側不安。再加兵燹餘生，瘡痍未復，公私兩困，國庫空虛，契丹獨徵求無厭。今日索幣，明日索金，幾乎供不勝供，屢苦支絀。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厚撫藩鎮，卑辭厚禮，敬事契丹，訓卒繕兵，勤修武備，勸農課桑，藉實倉廩，通商惠工，俾足財貨，因此中外躡洽，國內粗安。

契丹主耶律德光，聞晉主已經得國，當即北還，道出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爲德光所留。城中將吏奉判官吳巒，管領州事，閉城拒寇。德光自至城下，仰呼吳巒道：「雲州已讓歸我屬，奈何拒命？」言未已，忽有一箭射下，險些兒穿通項領，幸虧閃避得快，纔將來箭撇過一旁。德光大怒，立命部衆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反擊傷許多番兵，一連旬日，竟不能下。到是一位硬漢子，德光急欲歸國，乃留部將圍攻，自己帶領親卒，奏凱而回。吳巒固守至半年，尚不稍懈，但苦城孤糧竭，不得已遣使至洛，乞卽濟師。晉主不便食言，一面致書契丹，請他解圍，一面召還吳巒，免他作梗，契丹兵果解圍引去，巒亦奉召入都。晉主令爲寧武軍節度使，還有應州指揮使郭崇威，亦聽臣契丹，挺身南歸。

十六州土地人民悉數割與契丹，中國外患從此迭發，差不多有三百年，這都是石晉釀成大禍呢！痛乎言之！

盧龍節度使盧文進，自思爲契丹叛將，恐契丹向晉索捕，乃棄鎮奔吳。文進歸唐見前文。吳徐知誥方謀篡國，引爲己用，當時中原多故，名士耆儒多拔身南來，知誥預使人招迎淮上，贈給厚幣。既至金陵，卽廩以厚祿，客卿多樂爲効用。知誥又陰察民間，遇有婚喪之賞，輒爲調卹。盛暑不張蓋操扇，嘗語左右道：「士衆尙多暴露，我何忍用此！」士民爲所籠絡，相率歸心。他因生時曾得異徵，有一赤蛇從梨中出，走入母劉氏，楊下，劉氏就此得孕，滿月而產，及爲楊行密所掠，令拜徐溫爲義父，溫又夢得一黃龍，所以格外垂愛。爲此種種徵兆，遂靠了養父餘烈，牢籠人士，日思篡吳。

吳王楊溥尙無失德，知誥苦無隙可乘，乃陽請歸老金陵，留子景通爲相，暗中却囑使右僕射宋齊邱，勸吳王溥徙都金陵。不覺好意，吳人多不願遷都，溥亦無心移徙，仍遣齊邱往諭知誥，罷遷都議。知誥計不得逞，再令屬吏周宗，馳詣廣陵，諷吳王傳禪。齊邱獨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因駢宗爲池州刺史。旣而節度副使李建勳及司馬徐玢等，屢陳知誥功業，應早從民望，乃復召宗爲都押牙，封知誥爲東海郡王，嗣復加封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

知誥復忌吳王弟臨川王濛，誣他藏匿亡命，擅造兵器，竟降濛爲歷陽公，幽錮和州，令控鶴軍使王宏監守。濛突出殺宏，奔往廬州，欲依節度使周本。本子祚將濛執住，解送金陵，爲知誥所殺。知誥遂開大元帥府，自置僚屬。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那時吳王楊溥已成贅瘤，樂得推位讓國，把乃父傳下的土地人民，悉數交給，卽遣江夏王璘奉冊寶至金陵，禪位齊王。知誥建大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卽皇帝位，改吳天祚三年爲昇元元年，國號大齊。尊吳王溥爲高尚，玄弘爲古讓皇帝，上冊自稱受禪老臣。用宋齊邱、徐玢爲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爲內樞密使，追尊徐溫爲太祖，武皇帝。溫子知詢，與知誥未洽，已被褫官。獨知詢弟知證，知誥素與知誥親睦，因封知證爲江王，知誥



爲饒王。且以知字應該避嫌，不如自將知字除去，單名爲誥。吳太子璉嘗娶誥女爲妃，宋齊邱請與絕婚，且遷讓皇居他州。誥遂徙讓皇溥至潤州丹陽宮，派兵防守，陽稱護衛，陰實管束。降吳太子璉爲弘農郡公，封璉妃，即誥女。爲永興公主。可憐楊溥父子，抑鬱成疾，父死丹陽宮，子死池州康化軍。得保首領，還是大幸。就是這位皇女永興公主，也朝夕悲切，聞宮人呼公主名，越多涕淚，漸漸的形瘠骨瘦，也致病終。

誥立宋氏爲皇后，子景通爲吳王，改名爲璩。徐氏子知證知謬，請誥復姓，誥佯爲謙抑，只言不敢忘徐氏恩。旋經百官申請，乃復姓李氏，改名爲昇。自言爲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因再易國號爲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定宗，曾祖超爲成宗，祖志爲惠宗，父榮爲慶宗，奉徐溫爲義祖。以江寧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廬州節度使周本亦曾至金陵勸進，歸途自嘆道：「我不能聲討逆臣，報楊氏德，老而無用，還有何顏事二姓呢？」返鎮未幾，卽至去世。既知自愧，何必勸進？

自李昇改國號爲唐，史家恐與唐朝相混，特標明爲南唐。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至是南唐大臣趁勢附會，謂鯉李音通，東海係徐氏祖籍，李昇過養徐氏，乃得爲帝，這便是童謠的應驗。又江西有楊花一株，變成李花，臨川有李樹，生連理枝，相傳爲李昇還宗預兆。江州陳氏宗族多至七百口，仍不析居，每食必設廣席，長幼依次坐食，又畜犬百餘，也共食一牢，一犬不至，諸犬不食，當時稱爲德政所及。因有此瑞，州縣有司探風問俗，報明孝子悌弟，不下百數，五代同居，共計七家，由李昇頒下制敕，旌表門閭，蠲免役賦。這也無非是鋪張揚厲，粉飾承平罷了。抹倒一切。

事且慢表，且說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聞晉軍入洛，自遼州退歸魏州，及晉主頊敕招撫，不得已奉表請降。但事出強迫，未免陽奉陰違。他未貴顯時，曾有術士張生，與談命理，謂他日必爲將相。至張言果驗，格外信重。又嘗夢蛇入腹，仍要張生詳夢，張生謂蛇龍同種，將來可做帝王。蛇鑽七竅，還有何吉。嗣是侈然自負，陰懷非望。因唐主從珂素

加厚待，一時不忍負德，所以蹉跎過去。到了石晉開國，還有什麼顧戀，不過倉猝發兵，恐非晉敵，乃虛與周旋，敷衍面子，暗中致齊州防禦使 祕瓊書，欲與爲亂，瓊得書不報，延光恐他密報晉主，使人伺瓊，乘他因事出城，把他刺死。隨即聚卒繕兵，意圖作亂。

晉主聞知消息，頗以爲憂。桑維翰請晉主徙都大梁，且獻議道：「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是一個水陸都會，資用很是富足，今延光反形已露，正好乘時遷都，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即可發兵往討，迅雷不及掩耳，庶可制彼死命。」晉主稱善，遂託詞東巡，出發洛都，留前朔方節度使 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輔皇子重义居守，自挈后妃等赴汴，沿途由百官扈蹕，安安穩穩到了大梁，下詔大赦，進封鳳翔節度使 李從勳爲岐王，平盧節度使 王建立爲臨淄王，兩人是范延光陪賓。就是將反未反的范延光，也加封臨清王，權示羈縻。

延光得了王爵，也把反意一半打消，偏左都押牙孫銳與澶州刺史 馮暉合謀，屢勸延光發難，延光尙是躊躇，會有病恙，不能視事，銳竟擅上表章，詆斥朝廷，及延光得知，使人已經出發，不能追回，乃召銳面詢，銳本延光心腹，久知一切底細，便伸述延光夢兆，催他乘機發難，必得成功，否則何至速死！延光又覺心熱，遂依了銳計，遣兵渡河，焚劫草市。

滑州節度使 符彥饒據實奏聞，當由晉主調動兵馬，令馬軍都指揮使 白奉進，率騎兵千五百人，出屯白馬津，再命東都巡檢使 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續派侍衛都軍使楊光遠，率步騎萬人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 杜重威，率步騎五千屯衛州，那知人情變幻，不可預料，西南面都部署張從賓，出兵討魏，反爲延光所誘，也一同造起反來。

晉主方令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以從賓爲副，忽聞此報，急調杜重威移師往討，重威未及移兵，從賓已遷陷洛陽，殺死節度使 皇子重信，再入洛陽，殺死東都留守 皇子重义，并進兵據汜水關，將逼汴州，有詔令都指揮

使侯益統禁兵五千，會同杜重威，往擊從賓，并飭宣徽使劉處讓，從黎陽分兵會討。遠水難救近火，急得汴城裏面烽火驚心，從官無不驚懼。獨桑維翰指畫軍事，從容不迫，神色自如。晉主戎服戒嚴，密議奔往晉陽。晉主位時非常踴躍，即位後非常膽怯，這都爲富貴所誤。維翰叩頭苦諫道：「賊烽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數日，不可輕動。」晉主乃止，但促各軍分頭進剿。

白奉進至滑州，與符彥饒分營駐紮。軍士有乘夜掠奪，由奉進遣兵出捕，共得五人，三人係奉進部下，二人係彥饒部下。奉進盡令斬首，然後通知彥饒。彥饒以奉進不先關白，很覺不平。奉進乃率數騎至彥饒營，婉言謝過。彥饒道：「軍中各有部分，公奈何取滑州軍士，擅加誅戮？難道不分主客麼？」奉進也不禁怒起，便勃然答道：「軍士犯法，例當受誅，僕與公同爲大臣，何分彼此？況僕已引咎謝公，公尚不肯解怒，莫非欲與延光同反麼？」一語亦太激。說着拂衣竟去。彥饒并不挽留，由他自去。偏帳下甲士大譟，持刀突出，竟殺奉進。所有奉進從騎倉皇逃脫，且走且呼。諸軍各擐甲操兵，誼噪不休。左廂都指揮使馬萬，禁遏不住，意欲從亂。巧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率兵出營，厲聲語萬道：「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州通謀，我等家屬盡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反欲助亂，自求滅族呢？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有賞，違命即誅，何必再疑！」萬嘿然不答。部下且還有數人呼躍而出，被順密壓動親軍，捕戮數人，餘衆纔不敢動。萬亦只好依了順密，與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一鼓即拔，擒住彥饒，令方太解送大梁。詔賜自盡。即授馬萬爲滑州節度使，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

楊光遠爲滑州變亂，急自白皋至滑城，士卒欲推光遠爲主。光遠叱道：「天子豈汝等販弄物？晉陽乞降，出自窮蹙，今又欲改圖，乃真是反賊了！」士卒始不敢再言。及抵滑城，已是風平浪靜，重見太平。乃奏請滑州平亂情形，歸功盧順密。

晉主因三鎮迭叛，不免驚惶，遂向劉知遠問計。知遠道：「陛下前在晉陽，糧不能支五日，尙成大業，今中原已

定，內擁勁兵，外結強鄰，難道尚怕這鼠輩麼？願下撫將相以恩，臣等馭士卒以威，恩威並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枝葉自不致傷殘了。」確是至論。晉主轉愛爲喜，委知遠整飭禁軍。知遠嚴申科禁，用法無私，有軍士盜紙錢一襮，事發被擒，知遠即令處死。左右因罪犯輕微，代求赦宥。知遠道：「國法論心不論迹，我誅彼情，豈計價值呢？」由是衆皆畏服，全城安堵。

及得楊光遠奏報，復命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調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兼東都留守，授杜重威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命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且因重威方在討逆，盧順密平亂有功，先調順密爲昭義留後，令重威侯益與光遠進軍討賊。光遠驅衆至六明鎮，正值魏州叛將馮暉孫銳等渡河前來，當即掩他不備，橫擊中流。暉與銳不能抵當，大敗走還，衆多溺死。重威侯益乘勝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迎頭痛擊，俘斬殆盡。從賓慌忙西走，乘馬渡河，竟致溺死。黨與張延播、張繼、祚、婁繼英等，統被擒住，送至闕下。那時還有何幸，當然身首分離，妻孥駢戮了。兩鎮既平，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孫銳，把他族誅。因貽書楊光遠，乞他代表闕廷，情願待罪，正是：

失勢復成搖尾犬，乞憐再作磕頭蟲。

楊光遠代爲奏聞，能否邀晉主允准，容待下回敘明。

俚語有云：風吹牆頭草，東吹東倒，西吹西倒。觀五代時之將吏，正與是諺相符。從珂得勢，則歸從珂，從珂失勢，即降敬瑄。是而欲國家治安，百年不亂，其可得乎？但從珂弑鄂王，殺孔妃，及其四子，篡逆不道，隱于天誅，其舉室自焚，宜也。非不幸也。敬瑄入洛，雖未能迎立從益，昌言仗義，但奉養于淑妃，仍封從益以公爵，不忘故主，猶爲可取。范延光爲唐大臣，不能効死於晉陽，反欲稱兵於魏博，朝降晉，夕叛晉，不忠不義，烏能成事？符彥僊、張從賓等，益等請自鄩以下，不足譏焉。然敬瑄入洛，僅閱一年，而叛者迭起，降臣之不足信也，固如是夫。

### 第三十回 楊光遠貪利噬人 王延義乘亂竊國

却說晉主得楊光遠奏報，不欲遽允，仍敕光遠進攻魏州。光遠意存觀望，遇有軍事調度，輒與朝廷齟齬。晉主曲意含容，且令光遠長子承祚，尙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光遠乃整軍徐進。到了魏州城下，駐立大營，亦不過虛張聲勢，遷延時日。自天福二年秋季進兵，直至次年秋季，仍不損魏州片堞。惟招降前澶州刺史馮暉，薦請授官。晉主特擢暉爲義成節度使，欲借此誘勸魏州將士。偏魏州堅守如故，楊光遠曠日無功。爲下文謀叛伏案。

晉主因師老民疲，沒奈何再議招撫，乃遣內職朱憲往諭延光，許以大藩，且使朱憲傳諭道：「汝若投降，決不殺汝，如或食言，白日在上，不得享國！」至此與段重寶，何如前日允請。延光乃願副使李式道：「主上重信，許我不死，想不至有他慮了。」遂撤去守備，厚待朱憲，遣令歸報。憲覆命後，好幾日不得延光降表，因復遣宣徽使劉處讓往諭，申說再三，始由延光令二子入質，并派牙將奉表待罪。晉主頒賜赦書，延光素服出迎，頓首受詔。接連是恩詔迭下，改封延光爲高平郡王，調任天平軍節度使，仍賜鐵券。所有延光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等，各授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就是張從賓符彥饒餘黨，一併赦罪，不再株連。未免太寬。魏州步軍都監使李彥珣，本爲河陽行軍司馬，隨張從賓同反，從賓敗死，他得脫奔魏州，延光令爲都監使，登城拒守。彥珣有母在邢州，爲楊光遠軍捕取，推至城下，招降彥珣，彥珣拈弓搭箭，竟將老母射死。及延光復降，晉主却令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已甚，不宜輕赦。晉主道：「赦令已行，如何再改呢？」即許令蒞任。叛君之罪，尙可赦弒母之罪，尙可恕晉主欲全小信，反失大義，故特揭之。授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光遠已恃寵生驕，嘗與宣徽使劉處讓談話，多不平語。處讓答言朝廷處置，均由李桑、二相主議，並非出自宸斷。光遠不禁動怒道：「宰相得兼樞密，自前代郭崇韜

後，無此重官。今聞李、桑二相，皆兼樞密，怪不得他獨斷獨行。主上尚肯優容，我光遠却忍耐不下呢！既而處讓歸朝，光遠即託呈密奏，極言執政過失。晉主明知他有意見，難但因軍事甫平，不得已曲從所請，乃加桑維翰兵部尚書，李崧工部尚書，撤去樞密使兼職，即令劉處讓代任。光遠益加專恣，隨時上表，尚指斥宰相不已。晉主見他跋扈，恐將來勢大難制，密與桑維翰、韋翰、維翰謂天雄重鎮，屢生叛亂，應析土分衆，減殺勢力。延光可使守洛陽，調虎離山，免爲後患。晉主依議，即升汴州爲東京，置開封府，改洛京爲西京，雍京爲晉昌軍，即加楊光遠爲太尉，命任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升廣晉府爲鄴都，即魏州，設置留守，就命高行周調任。升相州爲彰德軍，以瀘衛二州爲屬郡。置節度使，由貝州防禦使王延胤升任。升貝州爲永清軍，以博冀二州爲屬郡，也置節度使，由右神武統軍王周升任。自高行周以下，俱奉命蒞鎮，毫無異言。獨楊光遠快快失望，勉強強移鎮密貽契丹貨賂，詆毀晉室君臣。自襄壯士千餘人作爲爪牙，既而誣劾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調王延胤爲義武節度使，另用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有佐命大功，得升宰相，自謂應當此職。重威出討魏州，略有微勳，怎能與知遠相比，不過尙帝妹樂平公主，得列外戚，也居然與攬朝綱。知遠羞與爲伍，杜門託疾，不受朝命。晉主不覺怒起，召問趙瑩道：「知遠堅拒制敕，太覺不恭，朕意擬削奪兵權，令歸私第。」瑩拜請道：「陛下前在晉陽，兵不過五千人，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如朝露，若非知遠心同金石，怎能成此大業。奈何因區區小過，便欲棄置，竊恐此語外聞，反不足示人君大度呢！」晉主意乃少解，即命學士和凝，詣知遠第慰諭。知遠纔起床拜受，范延光自鄆州入朝，面請致仕，經晉主慰留，仍行還鎮。嗣復屢表乞休，乃命以太子太師致仕，留居大梁。越年，延光又請歸河陽私第，奉詔允准，遂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偏奏稱延光叛，不居洛汭，歸處里門，他日逃入敵國，適貽後患，請思患預防，禁止歸里云云。晉主乃命延光寓居西京，延光到了洛陽，光遠即遣子承貴，帶領甲士，把他圍住，逼令自殺。延光道：「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我不死，爾父子怎得如此！」承貴不允，挺着白刃，驅延光上馬，脅見光遠。途中遇河過橋，被承貴

推落橋左，連人帶馬墜了下去，活活沈死。死固其宜，只不應爲光遠父子所殺。所有延光載歸寶貨，統爲承貴所劫，一古腦兒搬回府署，光遠大喜。無非爲此。

奏聞晉廷，但說延光赴水自盡。晉主也調破陰謀，只畏光遠強盛，不敢詰責，只徵令光遠入朝。光遠還算聽命，入闕面覲晉主與語道：「圍魏一役，卿左右各立功勞，未授重賞，今當各除一州，徧給恩榮，免他失望。」光遠代爲謝恩，晉主遂選擇光遠親將數人，分授各州刺史。待他出發，却下了一道詔敕，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光遠纔識中計，惘惘出都，馳赴青州去了。

時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百官，皆仿中國制度，且參用中國人，進趙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一面遣人入洛，接歸延壽妻燕國長公主。即興平公主，進晉燕國。夫婦同入虜廷，延壽遂壹心壹意，爲遼効力。晉主聞契丹改遼，乃遣使上遼尊號，命宰相馮道爲遼太后册禮使，左僕射劉昫爲遼主册禮使，備着鹵簿儀仗，直抵西樓。遼主大悅，優待二使，厚賞遣歸。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尊遼主爲父皇帝，每遼使至，必至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續不絕。凡遼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各有饋遺，稍不如意，卽來請讓，朝廷均引爲恥事。獨晉主卑辭厚禮，忍辱含羞，前已露成大錯，此時不得不爾。遼主見他誠意，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嗣且頒給册寶，加晉主號爲英武明義皇帝。晉主受册事，遼益恭。遼主既得幽州，改名南京，用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主命爲邢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代奏，謂虜情終變，願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吐谷渾在雁門北面，本屬中國，自盧龍一帶讓歸遼，有吐谷渾，亦皆遼屬，因苦遼貪虐，仍思歸晉，遂挈千餘帳來奔。遼主因此責晉，晉主忙派兵逐回，纔得無事。

北方稍得安靜，始思控馭南方。吳越王錢元瓘，楚王馬希範，南平王高從誨，均向晉通好，尚守臣禮。獨閩自王延鈞稱帝後，與中原久絕通問。嗣主繼鵬，改名爲昶，晉天福二年，曾遣弟繼恭入修職貢，且告嗣位。晉主以三鎮方

亂，不暇南顧。但禮待繼恭。即日遣還。次年冬季，始命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封閩王昶爲閩王，賜給繡袍。閩王弟繼恭爲臨海郡王。

使節方發，閩主昶已有所聞，卽令進奏官林恩入白晉相，謂已襲帝號，願辭冊使。晉主不追回盧損，損竟至福州，昶辭疾不見，但令弟繼恭招待，不受冊命。有士人林省鄭，私語盧損道：「我主不事君，不愛親，不恤民，不敬神，不睦鄰，不禮賓，怎能久享國家。我將僧服北逃，他日當相見上國呢。」不爲國諱，亦非所宜。損遂辭歸，昶仍不出面，但令繼恭署名奉表，遣禮部員外郎鄭元弼隨損入貢。晉主召元弼入見，諭令歸國稟明，此後上表，不應再由繼恭出名。元弼唯唯而去，還白閩主。閩主昶置諸不理，但與寵后李春燕及六宮嬪御徹夜宴飲淫媾不休。弼父蓮子，獨守家法，也算難得。應二十七回。

方士陳守元譚紫霄，以房術得幸，守元號天師，紫霄號正一先生，兩人受賄入請，言無不從。通文二年建白龍寺，四年作三清殿，統是雕畫畫棟，備極輝煌。白龍寺的緣起，是由譚紫霄等捏稱白龍夜現，乃命建築三清殿。是由天師德惠，內供寶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統用黃金鑄成，約需數千斤。日焚龍腦薰陸諸香，佐以饒鉞諸樂。每晨禱祝，謂可求大還丹，命巫祝林興住持殿中。一切國政，均由興傳寶皇命，裁決施行。確是搗鬼。興與閩主叔父延武，延望有怨，假託神語，謂二叔將生內變。閩主昶不察虛實，卽令興率壯士夜殺二叔，及他五子。判六軍諸衛事。建王繼嚴，卽昶弟，見二十七回。頗得士心，昶又信林興言，罷他兵柄，令改名繼裕，別命季弟繼鎔，掌判六軍，革去諸衛字樣。旣而興謀發覺，尚不加誅，只流戍泉州。方士等又上言紫微宮中恐有災祲，乃徙居長春宮。兩宮俱見了六七回。淫酗如故。有時且召入諸王，強令飲酒，伺他過失。從弟繼隆，因醉失禮，卽命處斬，又屢因醉後動怒，誅戮宗室。左僕射平章事延義，係昶叔父，伴狂避禍，由昶賞給道士服，放置武夷山中。嗣復召還，幽錮私第。國用不足，專務苛征，甚至果蔗雞豚，無不有賦，因此天怒人怨，衆叛親離。



先是昶父在日，曾襲開國遺制，設二衛軍，號爲控宸、控鶴二部。昶獨另募壯士二千人爲腹心，號爲宸衛、都祿。賜比二部較厚。或言二都怨望，恐將爲亂。昶因欲將他遣出，分隸漳泉二州。二部相率驚惶，控宸軍使朱文進、控鶴軍使連重遇，又屢爲昶所侮弄，陰懷不平。會北宮大火，求賊不得，昶令重遇率內外營兵，掃除灰燼，限日告成。又疑重遇與謀縱火，意欲加誅。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重遇因夜入值，竟號召二都衛兵，焚燬長春宮，攻逼闕王。且使人就延義私第，迫出延義，令從瓦礫中直入，奉爲主帥，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逐闕王。

闕王昶倉皇出走，引着皇后李春燕及妃妾諸王，奔至宸衛都營中。宸衛都慌忙拒戰，怎奈火勢燎原，不可嚮避。那控宸、控鶴二部，又乘勢殺來，令人無從攔阻。彼此亂殺多時，宸衛都一半傷亡，剩得殘兵千餘人，奉闕王昶等逃出北關。行至梧桐嶺，衆稍潰散。忽聞後面喊聲大震，延義兄弟繼業統兵追來。昶素來善射，引弓射斃多人。俄而追兵雲集，射不勝射。昶投弓語繼業道：「卿爲人臣，臣節何在？」繼業道：「君無君德，臣怎得有臣節？況新君係是叔父，舊君乃是兄弟，孰親孰疏，不問可知。」一作晉君捧喝。昶無詞可答，卽由繼業麾動兵士，擁與俱還。行至陞莊，用酒灌昶，令他醉臥，用帛搯死。皇后李春燕及昶諸子，并昶弟繼恭，一併被殺。藁葬蓮花山側。後來塚上生樹，樹生異花，似鴛鴦交頸狀。時人號爲鴛鴦樹。可謂一雙同命鳥。

繼業返報延義，延義遂自稱闕王，易名爲曦，改元永隆。訃聞鄰國，反說是宸衛都所弑，假意改葬故主，諡昶爲康宗。一面向晉稱藩，遣商人間道上表。晉乃遣使至闕，授曦爲檢校太師、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兼封闕國王。曦雖受晉命，一切措施，仍如帝制。天師陳守元等，已爲重遇所殺，更命泉州刺史誅死林興，用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同平章事，闕中粗安。

曦因宮闈俱焚，另造新宮居住，册李真女爲皇后。曦性嗜酒，后性亦嗜酒，一雙夫婦，統視杯中物爲性命。闕主累世嗜飲，應改稱爲酒國。所以終日痛飲，不醉不休。一日在九龍殿宴集羣臣，從子繼柔在側，向不能飲，偏曦令概酌巨

觥，不得少減。繼柔實飲不下去，伺隙旁顧，傾酒壺中，不意被曦瞧着，怒他違令，竟命推出斬首。羣臣相顧駭愕，不知所措，勉強飲了數觥，偷看曦面，亦有醉容，便陸續逃席，退出殿外，只翰林學士周維岳尚在席中。曦醉眼模糊，顧左右道：「下面坐着，係何人？」左右答是維岳，曦微笑道：「維岳身子矮小，爲何獨能容酒？」左右道：「酒有別腸，不在長大。」曦作色道：「酒果有別腸麼？可摔他下殿，剖腹驗腸。」此語說出，嚇得維岳魂不附身，面無人色。幸虧左右代爲解免，向曦稟白道：「陛下如殺維岳，何人侍陛下終飲？」曦乃免殺維岳，叱令退去。維岳忙磕頭謝恩，急趨而出，三脚兩步的逃回私第。

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女，曦聞報大怒，即欲加誅。廷英即進買宴錢十萬緡，曦尙是嫌少，便道：「皇后土貢，奈何沒有？」廷英乃復獻皇后錢十萬，因得赦罪。

曦嘗嫁女，全朝士盡獻賀禮，否則加笞。御史劉贊，坐不糾舉，亦將笞責。諫議大夫鄭元弼，入朝面諍，曦叱責道：「卿何如魏鄭公，乃敢來強諫麼？」元弼答道：「陛下似唐太宗，臣亦敢自擬魏徵了！」曦乃心喜，釋贊不笞。

曦又納金吾使尚保，股女爲妃，尚妃生有殊色，甚得寵幸。每當曦酣醉時，妃欲殺即殺，欲宥即宥，朝臣時虞不測。曦弟延政，出任建州刺史，屢上書規兄，曦不但不從，反覆書痛詈，且遣親吏鄴翹，監建州軍。

翹與延政議事，屢起齟齬，翹語延政道：「公欲反麼？」延政遽起，欲拔劍斬翹，翹狂奔而出，往投南鎮，依監軍 杜漢崇，延政發兵進攻，南鎮兵潰，翹與漢崇俱逃回福州。曦見二人奔歸，乃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等，率兵四萬，往擊延政，兵至建州城下，分紮二營，師達駐城西，行真駐城南，皆阻水自固，所有城外廬舍，悉數焚燬。鎮中裏烟霧迷濛，延政登城四顧，未免驚心，亟遣使至吳越乞援。吳越王元璵，命同平章事 仰仁，都監使薛萬忠，領兵救建州。兵尙未至，那延政已攻破閩軍，殺退大敵。原來師達在營，輕率寡謀，被延政探悉情形，先遣將林漢徵等，出兵挑戰，誘至茶山，由城中出軍接應，兩路夾攻，斬首千餘級，越宿復募敢死士千餘人，昏暮渡水，潛劫師達營，因風縱火，城

上鼓噪助威，嚇得師達脚忙手亂，闖營出奔。湊巧扯着建州都頭陳誨，一鎗刺去，墜落馬下，再復一鎗，斷送性命。餘衆四潰，待至黎明，整兵再攻，行真寨行真，聞潘營盡覆，正想遁走，驀聞鼓聲遙震，亟棄營奔逃。建州兵追殺一陣，約死萬餘人。延政遂分兵進取永平、順昌二城。

會值吳越兵至，延政出牛酒犒師，說是閩軍敗去，請他回軍。偏仰仁詮等不肯空回，竟至城西北隅下營，想與建州爲難。正是多事。建州已經過兩戰，人馬勞乏，更因分兵出攻，愈覺空虛，不得已想出一策，延入名幕，寫了一封急書，遣人詣閩求救。閩主曦本與延政爲敵，得了來書，怎肯遽允，但書中說得異常懇切，引着閩牆禦侮的大義，前來勸勉，乃令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率兵二萬馳援，并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欲歸，由延政麾兵出擊，大破吳越軍，俘斬萬計。仁詮等倉皇竄免。這叫做自討苦吃。

延政乃遣牙將賈了誓書，女奴捧了香爐，赴閩盟曦。曦與建州牙將同至太祖審知墓前，歃血與盟，總算是罷戰息爭，再敦睦誼。但宿嫌未泯，總不能貫徹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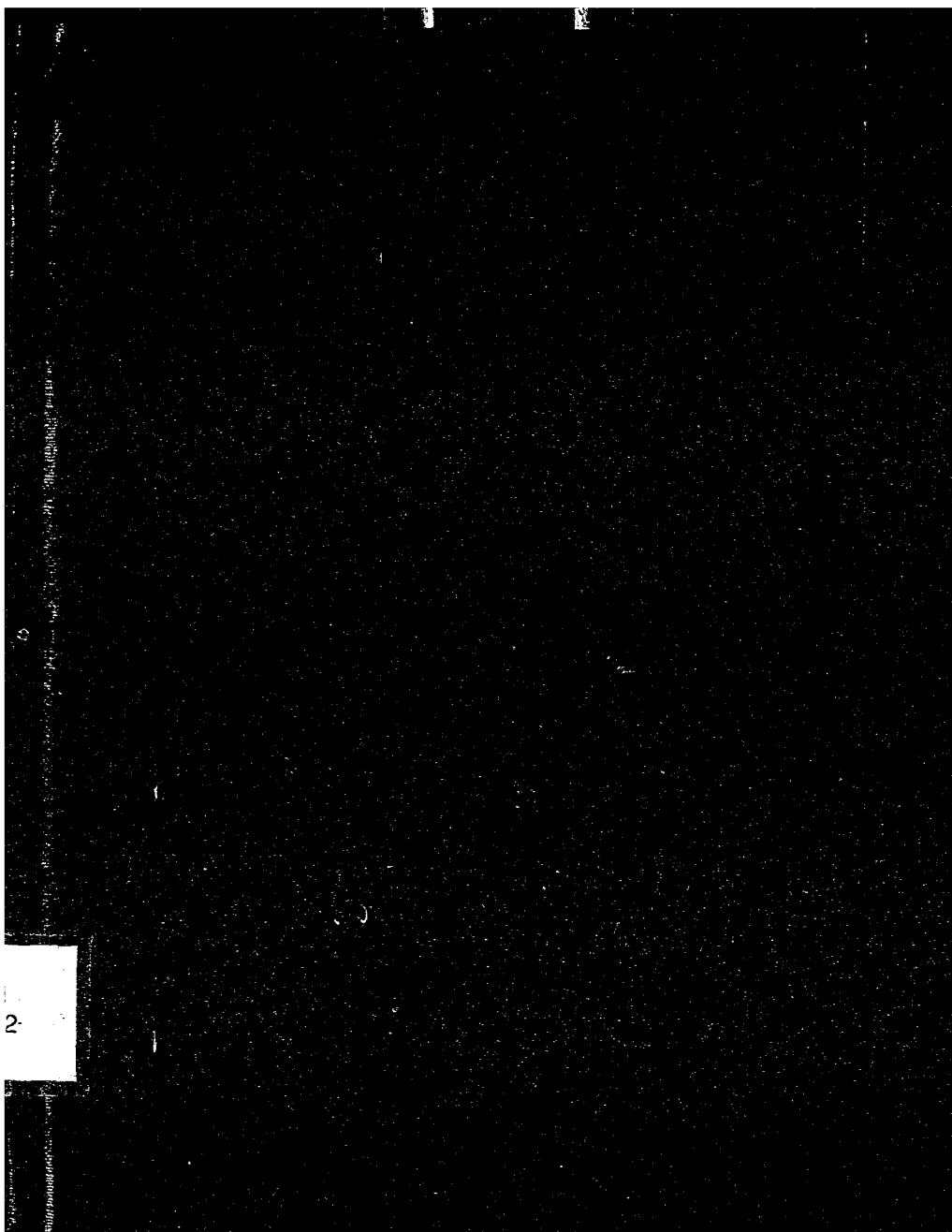
未幾延政添築建州城周圍二十里，一面向閩王乞請，擬升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是福州定名，不應復稱，但稱建州爲鎮安軍，授延政節度使，加封富沙王。延政復改鎮安爲鎮武，不從曦議。曦因是復忌延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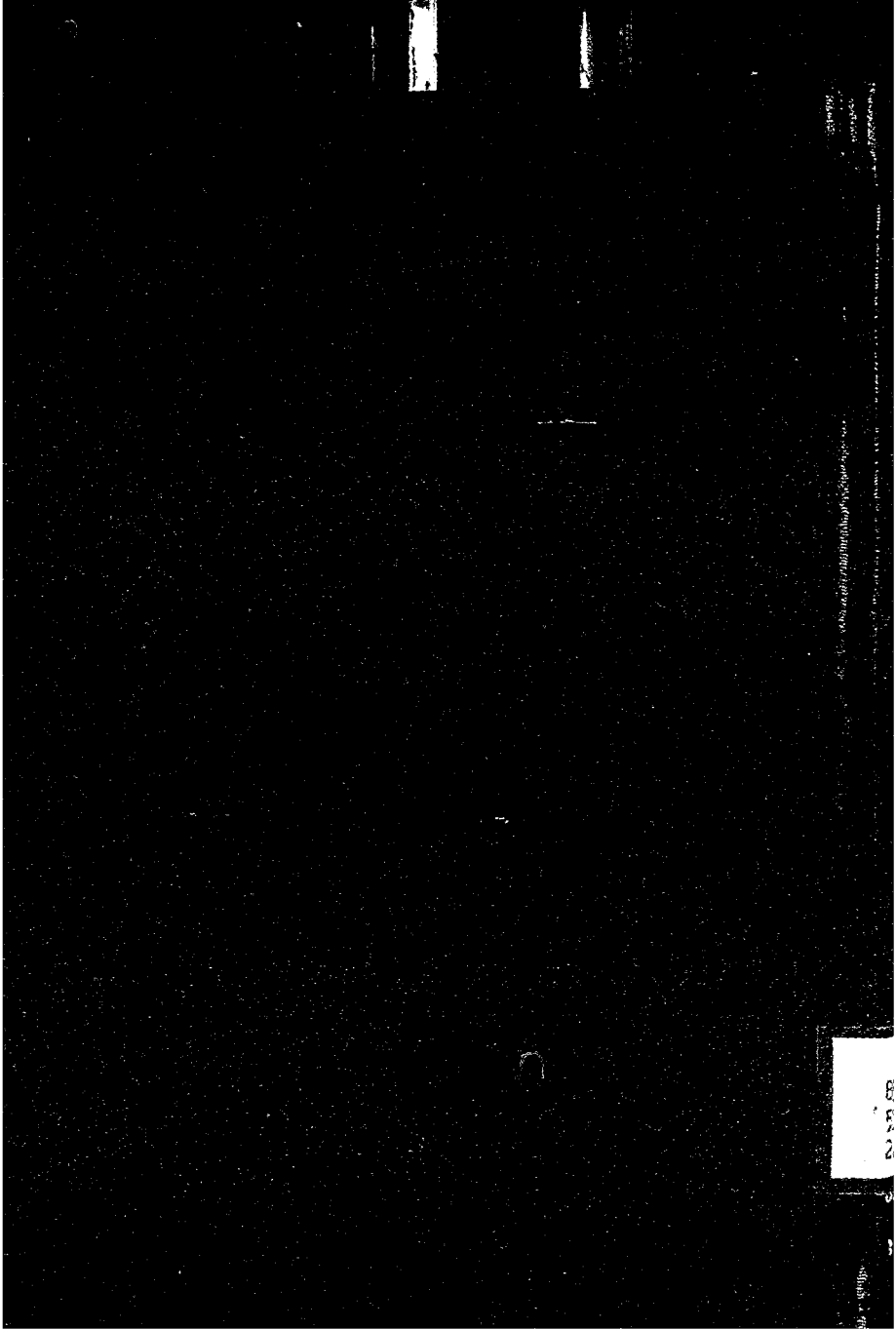
汀州刺史延喜，係是曦弟，曦疑他與延政通謀，發兵捕歸。又聞延政與繼業書，有勾通意，因卽召繼業還閩，賜死郊外。並殺繼業子於泉州，別授繼嚴爲刺史。後來復疑及繼嚴，罷歸甌死，專用子亞澄同平章事，掌判六軍諸衛。自稱爲大閩皇帝，而僭號爲帝，授子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長樂王。尋且加封閩王。王延政亦自稱兵馬大元帥，與曦失和，再行攻擊，兩下互有勝負，至晉天福八年，也公然稱帝。國號殷，改元天德，偌大一箇閩國，生出了兩個皇帝來。彷彿兩頭蛇。小子有詩嘆道：

閩牆構孽肇兵爭，寧識君臣與弟兄！  
分守一隅蝸角似，如何同氣不同情！  
閩亂未靖，晉廷亦變，故多端俟小子下回再表。

楊光遠爲後唐部將，從張敬達出討晉陽。戰敗以後，遠殺敬達出降，其心迹之不足恃，已可概見。及魏州一役，倣倖成功，彼即擁兵自恣，要挾多端。晉主曲爲優容，愈足養成跋扈。范延光乞休歸里，載寶甚多，雖象齒焚身，咎由自取，然光遠安得而殺之，亦安得而奪之，身爲人臣，自無法紀，彼豈尙肯爲晉室臣乎？閩祖王審知雖起自盜賊，而好禮下士，有長者風，乃子孫不賢，淫醜無度，隣後有憾，稟殺相尋，禍亂無已。要之五季之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子，一晦盲否塞之天下也。胥中國而夷狄之禽獸之可悲也夫。







內政部註冊執照第五〇二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 五代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二冊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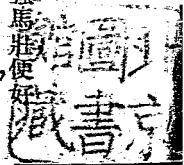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回 討叛鎮行宮遣將 納叔母嗣主亂倫

却說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自行伍，恃勇輕暴，嘗語部下道：「現今時代，講甚麼君臣，但教兵強馬壯，便好做天子了。」府署立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自翽道：「我射中竿上龍首，必得天命。」說着，即將一箭射去，正中龍首，投弓大笑，侈然自負。嗣是召集亡命，采買戰馬，意欲獨霸一方，每有奏請，輒多隱制，朝廷稍稍批駁，他便反唇相讒。鎮帥多跋扈，不臣，都是當日的主子教導出來。

晉主愍前愆後，嘗有戒心，義武軍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爲兒女親家，晉主恐他就近聯絡，特徙遇爲昭義軍節度使，并命劉知遠爲北京留守，隱防重榮。重榮不願事晉，尤不屑事遼，每見遼使，必箕踞嫚罵，有時且將遼使殺斃境上。遼主嘗貽書詰讓，晉主只好卑辭謝罪。重榮越加氣憤，適遇使拽刺，一作伊時過境，便派兵捕歸，再遣輕騎出掠幽州人民，置諸博野。又上表晉廷，略言吐谷渾突厥契苾沙陀等，各率部衆歸附，黨項等亦納遼牒，願備十萬衆擊遼，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去遼節度使劉山，求歸中國，此外舊臣淪沒虜廷，亦皆延頸企踵，專待王師。天道人心，不便違拒，與華掃虜，正在此時。陛下臣事北虜，甘心爲子，竭中國脂膏，供外夷慾壑，薄海臣民，無不憤憤，何勿勃然變計，誓師北討，上洗國恥，下慰人望，臣願爲陛下前驅云云。晉主覽奏，却也有些心動，屢召羣臣會議，北京留守劉知遠，尚未出發，勸晉主毋信重榮，桑維翰正調鎮奏寧軍，聞知消息，亦即密疏諫阻，略云：

竊謂善兵者待機乃發，不善戰者彼己不量。陛下得免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安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數年以來，土馬精強，吞噬四鄰，戰必敗，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

A053481



初定，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若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餽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兵民疲敝，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爲歲輸繒帛，謂之耗蠶，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蠶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於屈辱，孰甚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近聞鄴都留守，尙未赴鎮，軍府乏人，以鄴都之富強，爲國家之藩屏，臣竊思優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戒，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謀，是所至盼，冒昧上言，伏乞裁奪。

晉主看到此疏，方欣然道：「朕今日心緒未寧，煩遽不決，得桑卿奏，似醉初醒了。」遂促劉知遠速赴鄴都，並兼河東節度使，且詔諭安重榮道：

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恐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毋取後悔！

重榮得詔，反加驕慢，指揮使賈章一再勸諫，反誣以他罪，推出斬首。章家中只遺一女，年僅垂髫，因此得釋，女慨然道：「我家三十口，俱罹兵燹，獨我與父尙存。今父無罪見殺，我何忍獨生，願隨父俱死。」重榮也將女處斬。鎮州人民稱爲烈女，已料重榮不能善終，不送烈女饒陽，令劉巖獻五色水鳥，重榮妄指爲鳳，畜諸水潭，又使人製大鐵鞭，置諸牙門，謂鐵鞭有神，指人輒死，自號鐵鞭郎君，每出必令軍士抬鞭，作爲前導。鎮州城門有抱關鐵像，狀似胡人像，頭無故自落，重榮小字鐵胡，雖知引爲忌諱，但反意總未肯消融。取死之兆。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與重榮同姓，待江爲險，隱蓄異謀，重榮遂陰相結託，互爲表裏。晉主旣慮重榮復妨

從進，乃遣人語從進道：「青州節度使王建立來朝，願歸鄉里，朕已允准。特虛青州待卿，卿若樂行，朕即降敕。」要從就從，必先使人探問，主權已旁落了。從進答道：「移青州至漢江南，臣即赴任。」晉主聞他出言不遜，頗有怒意，但恐兩難併發，權且含容。從進子弘超，爲宮苑副使，留居京師，從進請遣子歸省，晉主也依言遣歸。弘超既至襄州，從進遂決計造反。

天福六年冬季，晉主憶桑維翰言，北巡鄴都。學士和凝已升任同平章事，獨入朝面請道：「陛下北行，從進必反，理應預先布置。」晉主道：「朕已留鄭王重貴居守大梁，卿意還有何說？」凝又奏道：「兵法有言，先人乃能奪人。陛下此行，京中事恐難兼顧，願留空名宣敕三十道，密付留守鄭王。一旦聞變，便可書諸將名遣往討逆了。」晉主稱善，依議而行，遂留重貴居守，自向鄴都進發。及駕入鄴都，留守劉知遠已遣親將郭威招誘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徙入內地，翦去安重榮羽翼，專待晉主命令聽候發兵。晉主因重榮雖有反意，尚無反迹，但遣杜重威爲天平節度使，馬全節爲安國節度使，密令調軍備械，控制重榮。

重榮致書從進，教他即日起事，趁着大梁空虛，掩擊過去，從進遂舉兵造反，進攻鄴州。鄭王重貴聞報，立派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副，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監軍，就從空救填名，頒發出去，令討從進。鄴州節度使安審暉，方閉城拒守，飛促高行周赴援。行周亟命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右廂都監陳思讓等，帶着精兵萬人，往援鄴州。從進得偵卒探報，謂鄴州援師將至，不禁驚詫道：「晉主未歸，何人調兵派將，來得這般迅速呢？」乃退至唐州，駐紮花山，列營待戰。陳思讓躍馬前來，挺鎗突入，焦繼勳二將揮兵後應，一鬪兒衝入從進陣內。從進不防他這般勇猛，嚇得步步倒退。主將一動，士卒自亂，被思讓等一陣掃擊，萬餘人統行潰散。襄州指揮使安弘義，馬蹶被擒，從進單騎走脫，連山南東道的印信，都致失去。如此不耐戰，也想造反，真是自不量力。既返襄州，慌忙集衆守禦，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等陸續至襄州，四面圍住。從進很是危急，重榮尚未聞知，竟

集境內飢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將入朝行在。晉主知他詐謀，即命杜重威、馬全節進討，添派前貝州節度使 王周，爲馬步都虞侯，重威率師西趨，至宗城西南，正與重榮相值，重榮列陣自固，由重威一再挑戰，均被強弩射退。重威頗有懼色，便欲退兵，指揮使王重胤道：「兵家有進無退，鎮州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卒爲二隊，擊他左右兩翼，重胤等願直衝中堅，彼勢難兼顧，必敗無疑。」重威依議，分軍並進，重胤身先士卒，闖入中堅，鎮州少却，重威全節，見前軍已經得勢，也麾衆齊進，殺死鎮州軍無數。鎮州將趙彥之，捲旗倒戈，奔降晉軍。晉軍見他鎧甲鞍轡，俱用銀飾，不由的起了貪心，也無暇問及來由，即把他亂刀分屍，擲首與敵，所有鎧甲鞍轡等，當即分散。此等軍士，實不中用，重榮更屬不濟，所以敗死。

重榮見全軍失利，已是驚心，更聞彥之降晉，被殺益覺戰慄不安，遂退匿輜重中，飛奔而去。部下二萬餘人馬，一半被殺，一半逃散。是年冬季大冷，逃兵飢寒交迫，至無子遺，重榮僅率十餘騎，奔還鎮州。驪州民守城，用牛馬皮爲甲，鬧得全城不寧。重威兵至城下，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引官軍入城，殺守陣民二萬人，城中大亂。重榮入守牙城，又被晉軍攻破，沒處奔逃，束手就戮，梟首送鄴。晉主御樓受敵，命漆重榮首級，賞獻遼主，改鎮州成德軍，爲恆州，順國軍，即用杜重威爲順國節度使，令鎮恆州。

先是遼主耶律德光，聞重榮擅執遼使，即遣人馳責晉廷，晉主恐他犯塞，亟遣邢州節度使楊彥珣爲使，至遼謝罪。遼主盛怒相見，彥詢却從容說道：「譬如家出逆子，父母不能制伏，奈何？」遼主怒乃少解，但尙拘留彥詢，不肯放歸。至重榮已反，始信罪在重榮，與彥無涉，乃釋彥詢歸晉。既而重榮首級，已至西，晉廷以爲可告無罪，那知遼使復來詰責，問彥何故招納吐谷渾？晉主以吐谷渾酋長陰附，重榮不得已徙入內地，偏遼使索自承禍，願致晉主無從應命，爲此憂鬱盈胸，漸漸的生起重病了。誰叫你向孽稱臣，事孽爲父？

是時已是天福七年，高行周攻克襄州，安進自焚死，執住從進子弘超，及將佐四十三人，送往大梁。晉主尙在鄴，都病已不起，但聞捷報不能還京，受俘徒落得啼嗚嘆息，一命嗚呼。統計在位七年，壽五十一歲，後來廟號高。

祖安葬顯陵。

晉主生有七子，四子被殺，散見上文，二子早歿，只剩幼子重睿，尚在冲齡。晉主臥疾，宰相馮道入見，由晉主呼出重睿，向道下拜，且令內侍抱置道懷，意欲託孤寄命，使道輔立幼主。及晉主病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商議，延廣謂國家多難，應立長君。道本是個模稜人物，依了延廣，竟與議定擁立重貴，飛使奉迎。

重貴已晉封齊王，接得來使，星夜赴鄴，哭臨保昌殿，就在柩前即位，大赦天下。內外文武官吏，進爵有差。會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自大梁獻俘至鄴，由嗣主重貴御乾明門受俘，命將安弘超等四十餘人，斬首市曹。隨即就崇德殿宴集將校，行飲至受賞禮。命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改調宋州節度使安彥威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尹，張從恩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加檢校太尉。降襄州爲防禦使，升鄴州爲威勝軍，即授宋彥筠爲鄴州節度使，此外立功將校，並皆進階。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延廣特定策功，乘勢擅權，禁人不得偶語，官吏相率側目。從前高祖彌留，曾有遺言，命劉知遠輔政，延廣密勸重貴，抹煞遺旨，加知遠檢校太師，調任河東節度使，知遠由是怏怏，失望而去。暗跌下文。

馮道景延廣等，擬向遼告哀，草表時互有爭議，延廣謂稱孫已足，不必稱臣。既已稱孫，何妨稱臣。道不置一詞。是藥老慣作此態。學士李崧，新任爲左僕射，獨從旁力諍道：「屈身事遼，無非爲社稷計，今日若不稱臣，他日戰鬪一開，貽憂宵旰，恐已無及了！」延廣猶辯駁不休，重貴正倚重延廣，便依他計議，繕表告哀。晉使至遼，遼主覽表大怒，遣使至鄴，問何故稱孫不稱臣，且責重貴不先稟命，遼即帝位，亦屬非是。景延廣怒目道：「先帝爲北朝所立，所以奉表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不過爲先帝盟約，卑躬稱孫，這已是格外遜順，有什麼稱臣的道理！況國不可一日無君，若先帝晏駕，必須稟命北朝，然後立主，恐國中已啓亂端，試問北朝能負此責任麼？」強詞非不足奪理，奈將士乏材何。遼使倔強不服，懷忿北歸，詳報遼主。遼主已怒上加怒，再經政事令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從旁挑撥，好似火上添油，那

時主德光自然憤不能平，便欲興兵問罪，入搗中原了。後來戰禍，實始於此。

晉主重貴，毫不在意，反日去勾搭一位養居嬌娘，竟得稱心如願，一淘兒行起樂來。看官道：養婦爲誰？原來是重貴叔母馮氏。馮氏爲鄴都副留守馮濛女，很有美色，晉高祖素與濛善，遂替季弟重胤娶濛女爲婦，得封吳國夫人。不幸紅顏薄命，竟失所天，馮氏寂居寡權，免不得雙眉鎖恨，兩淚傾珠。重貴早已生心，只因叔姪相關，尊卑須辨，更兼晉高祖素嚴閭範，不敢胡行，藍橋無路，徒喚奈何！及爲汴京留守，正值元配魏國夫人張氏得病身亡，他便想勾引這位馮叔母，要他來做繼室，轉思高祖出幸，總有歸期，倘被聞知，必遭譴責。況且高祖膝下，單剩一個幼子重睿，自己雖是高祖姪兒，受寵不殊皇子，他日皇位繼承，十成中可希望七八成，若使亂倫得罪，豈非這個現成帝座，恰爲了一時淫樂，把他拋棄嗎？於是捺下情腸，專心籌畫軍事，得平定安從進，成了大功。

到了赴鄴嗣位，大權在手，正好任所欲爲，求償宿願。可巧這位馮叔母，也與高祖后李氏，重貴母安氏等，同來奔喪，彼此在梓宮前，素服舉哀。由重貴瞧將過去，但見馮氏縞衣素袂，越覺條苗，青溜溜的一簇烏雲，碧澄澄的一雙鳳目，紅隱隱的一張桃靨，嬌怯怯的一搦柳肢，真是無形不俏，無態不妍，再加那一腔嬌喉，啼哭起來，彷彿鶯歌百囀，饒有餘音。此時的重貴呆立一旁，幾不知如何纔好。那馮氏却已偷眼覷着，把水汪汪的眼波，與重貴打個照面，更把那重貴的神魂，攝了過去。及舉哀已畢，重貴方按定了神，即命左右導入行宮，揀了一所幽雅房間，使馮氏居住。

到了晚間，重貴先至李后安妃處，請過了安，順便路行至馮氏房間。馮氏起身相迎，重貴便說道：「我的嬌娘，可辛苦了麼？我特來問安！」馮氏道：「不敢不敢！陛下既承大統，妾正當拜賀，那裏當得起問安二字！」開口已心許了。說至此，即向重貴檢衽，重貴忙欲攙扶，馮氏偏停住不拜，却故意說道：「妾弄錯了！朝賀須在正殿哩。」重貴笑道：「正是，此處只可行家人禮，且坐下敘談。」馮氏乃與重貴對坐，重貴令侍女迴避，便對馮氏道：「我特來與嬌

娘密商，我已正位，萬事俱備，可惜沒有皇后！」馮氏答道：「元妃雖薨，難道沒有嬪御？」重貴道：「後房雖多，都不配爲后，奈何？」馮氏嫣然道：「陛下身爲天子，要如何才貌佳人，儘可采選，中原甚大，寧無一人中意麼？」重貴道：「意中却有一人，但不知他樂允否？」馮氏道：「天威咫尺，怎敢不依！」滿口應承，重貴欣然起立，湊近馮氏身旁，附耳說出一語，乃是看中了嬪娘。馮氏又驚又喜，偏低聲答道：「這却使不得，妾是殘花敗柳，怎堪過侍陛下！」重貴道：「我的娘，你已說過依我，今日是就要依我了！」說着，即用雙手去摟馮氏。馮氏假意推開，起身趨入臥房，欲將寢門掩住。重貴搶步趕入，關住了門，憑着一副膂力，輕輕將馮氏舉起，掖入羅帷。馮氏半推半就，遂與重貴成了好事。這一夜的海誓山盟，筆難盡述。

好容易歡戀數宵，大衆俱已聞知。重貴竟不避嫌疑，意欲冊馮氏爲后，先尊高祖后李氏爲皇太后，生母安氏爲皇太妃，然後備着六宮仗衛，太常鼓吹，與馮氏同至西御莊，就高祖像前行廟見禮。幸臣馮道以下，統皆入賀。重貴怡然道：「奉皇太后命，卿等不必慶賀！」道等乃退。重貴挈馮氏回宮，張樂設飲，金樽檀板，展開西子之釵，綠酒紅燈，煊出南威之色。重貴固樂不可支，馮氏亦喜出望外。待至酒酣興至，醉態橫生，那馮氏憑着一身艷粧，起座歌舞，曼聲度曲，宛轉動人，彩袖生姿，蹁躑入畫。重貴越瞧越愛，越愛越憐，驀然間憶及梓宮，竟移酒過奠，且拜禱道：「皇太后有命，先帝不預大慶！」真是睿語。一語說出，左右都以爲奇聞，忍不住掩口葫蘆。重貴亦自覺說錯，也不禁大笑絕倒，且顧語左右道：「我今日又做新女婿了！」馮氏聞言，嗤然一笑，左右不暇避忌，索性一笑闕堂。重貴趁勢攬馮氏手，竟入寢宮，再演龍鳳配去了。小子有詩咏道：

叔母何堪作繼妻，雄狐牝雉太痴迷。北廷暴惡移文日，曾否疚心悔噬臍？

轉瞬間又閱一年，晉主重貴已將高祖安葬，奉了太后太妃及龍后馮氏一同還都。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安從進與安重榮，材具平庸，且無功績之足言，徒以攀龍附鳳，得爲領袖，富貴已達極點，而猶不知足，敢生異志者，無非欲



爲石敬瑭第二，妄冀非分之尊榮身。迨晉軍分道出兵，而二憾即歸殄滅，不度德，不量力，害必至此，何足怪乎！重貴以兄子繼統，甫經蒞事，即聽景延廣言，開罪契丹。外豎已開，自速其禍，而又納叔母馮氏，濟倫傷化，敗德亂常，名爲人主，而行同禽獸，亦安能不危且亡也。若馮氏以叔母之尊，甘與猶子爲偶，淫婦無恥，殊不足責，厥後與重貴同斃沙漠，正天道惡淫之報，此淫之所以爲萬惡首也。

### 第三十二回 悍弟殺兄僭承漢祚 逆臣弑主大亂閩都

却說晉主重貴，由鄴都啓行還汴，暫不改元，仍稱天福八年。自幸內外無事，但與馮皇后日夕縱樂，消遣光陰。馮氏得專內寵，所有宮內女官，得邀馮氏權心，無不封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都押衙，正是特開創例，破格用人。重貴已爲色所迷，也不管甚麼男女嫌疑，但教后意所欲，統皆從命。獨不怕爲元緒公慶后兄，馮玉本不知書，因是椒房懿戚，擢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同僚殷鵬，頗有才思，一切制誥，常替玉促刀，玉得敷衍過去。尋且升爲端明殿學士，又未幾升任樞密使，真個是皇親國戚，比衆不同。可惜是塊破磚。

小子因專敘晉事，把別國別鎮的狀況，未免失記。此處乘晉室少暇，不得不將別國情形，略行敘述。南漢主劉龔，自遣何詞入唐後，已知唐不足懼，并因擊敗楚軍，越加強橫。事見第二十回。龔生十九子，俱封爲王。長子耀樞，次子龜圖，已皆早世。三子弘虔，受封秦王，四子弘照，受封晉王，兩人素性驕恣。惟五子弘昌，封越王，頗能孝謹，且有智識。龔欲使爲儲貳，惟越次册立，心殊未安，因此蹉跎過去，且自龔僭位後，嶺南無恙，全國太平，他却安安穩穩，過了二十多年。年齡雖越五十，尚屬體強方壯，沒甚病痛，總道是壽命延長，不妨將立儲問題，寬延時日。那知六氣偶侵，二豎爲祟。當後晉天福七年，卽南漢大有十五年，竟染了一場重症，醫藥罔效。當下召入左僕射王翻，密與語道：「弘

度弘熙，壽算雖長，但終不能任大事，弘昌類我，我早欲立爲太子，苦不能決，我子孫不肖，恐將來骨肉紛爭，好似鼠入牛角，越鬧越小呢。」說至此，泣下唏噓。翻勸慰道：「陛下旣屬意越王，須趕緊籌備，臣意擬將秦晉二王，調守他州，方可無虞。」璽點首稱是，乃擬徙弘度守邕州，弘熙守容州。

計議已定，適崇文使蕭益入問起居，璽又述明己意。益力諫道：「廢長立少，必啓爭端，此事還求三思！」璽被他一說，又害得沒有主意，蹉跎了好幾日，竟爾畢命。弘度依次當立，遂卽南漢皇帝位，更名爲玢，改大有五年爲光天元年。命弟晉王弘熙輔政，尊璽爲天皇大帝，廟號高祖。璽僭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四歲，生平最喜殺人，創設湯鑊鐵牀等具，有權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諸刑，或就水中捕集毒蛇，卽將罪人投入，俾蛇吮噬，號爲水獄。每決罪囚，必親往監視，往往垂涎呀呷，不覺宋頤。想是豺狼轉生。又性好奢侈，盡聚南海珍寶，作爲玉堂璇宮，晚年更築起一座南薰殿，柱皆鍍金飾玉，礎石間暗置香爐，朝夕燃香，有氣無形，眞個是窮奢極麗，不惜工費。

到了弘度卽位，比乃父更覺驕奢，更添一種好色的奇癖，專喜觀男女裸逐，混作一淘，外面作樂，裏面飲酒，鎮日間嬉戲淫媠，不親政事。或夜間穿着墨綵，與娼女微行出入民家，毫無顧忌。左右稍稍諫阻，立被殺死。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次進諫，雖然言不見從，還算是顧全臉面，不加殺戮。

晉王弘熙，日進聲伎，誘他荒淫，昏迷了好幾月，度過殘冬，已是光天二年，弘熙陰圖篡位，知乃兄素好手搏，特囑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令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聚習晉府，習角觥戲，技藝有成，獻入漢宮。弘度大悅，親加驗視，果然拳法精通，不同凡響，遂留五人爲侍衛，有暇輒命他角逐，評量優劣，覈定賞罰。未幾已屆暮春，召集諸王至長春宮，譙飲爲歡，侑樂以外，卽令五力士演角觥戲，且飲且觀。五力士抖擻精神，賣弄拳技，引得弘度心花大開，儘管把黃湯灌將下去，頓時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弘熙發出暗號，那陳道庠卽指示劉思潮等，掖着弘度，就勢用力，竟將弘度幹骨拉斷。但聽得一聲狂叫，遽爾暴亡。可憐這位少年昏君，只活得二十四歲，便被害死。

速死爲幸。

後來諡爲殤帝。所有宮內侍從，都殺得一個不留。諸王乘勢逃出，不敢入視。待至翌晨，始由越王弘昌，帶着諸弟，哭臨寢殿。因卽迎弘熙嗣位，易名爲晟，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命弟弘昌爲太尉，兼諸道兵馬都元帥，少弟循王弘杲爲副，並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賞賚有差。南漢吏民，雖不敢公然討逆，但宮中窺弑情形，已是無人不知，免不得街談巷議，傳作新聞。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能仗義討逆，徒欲歸咎從犯，安得不自取死！看官試想，這弑君殺兄的劉弘熙，豈肯把佐命功臣，付諸典刑麼？思潮等聞弘杲言，反誣稱弘杲謀反，弘熙遂囑思潮暗伺行蹤。會弘杲宴客，思潮卽糾集譚令禪等，帶同衛兵，持械突入。弘杲不及趨避，立被刺死。弘熙聞報，很是欣慰，且大出金帛，厚賞思潮等。一面嚴刑峻法，威嚇臣下，并且猜忌骨月，比前益甚。南漢高祖十九子，除長次二子早死外，三子五子被害，第九子萬王弘操，先在交州陣亡。此時尙剩十四子。弘熙欲將十三人，盡行加害，陸續設法殺一個，少一個，結果是同歸於盡。這便是漢主嬰好殺的慘報呢。大聲疾呼。

小子因隔年太遠，不應併敘下去，只好將漢事暫擱，另述唐事。唐主徐知誥，已復姓李氏，改名爲昇。見二十九回，自命爲江南強國，與晉廷不相聘問，獨向遼通使，彼此互有往來。每當遼使至唐，輒給厚賄，及送至淮北，已入晉境，暗使人刺殺遼使，竟欲嫁禍晉廷，令他南北失和，自己可收漁人厚利。晉天福五年，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爲親吏胡漢筠所德惠，擅殺朝使賈仁，召爲晉所討，不得已奉表降唐。唐主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等，率兵三千，往迎金全。金全馳詣唐軍，承裕遂入據安州。晉廷別簡節度使馬全節，與師規復，與李承裕交戰安州城南，承裕敗走。晉副使安審暉，領兵追擊，復破唐兵，斬段處恭，擒李承裕，自唐監軍杜光勣以下，盡被捕獲，全節殺死，承裕及浮卒千五百人，械送光勣等歸大梁。

時晉主石敬瑭尙存，聞光勣等被械入都，不禁歎息道：「此曹何罪！」遂各賜馬匹及器服，令還江南。唐主昇

嚴拒不納，送還淮北，且遣晉主書，內有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四語。晉主仍遣令南歸，偏唐主昇，派了戰船，力拒光鄰，光鄰只好仍入大梁。晉主授光鄰官，編光鄰部兵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統領，追贈賈仁，召官階，算是了案。李金全到了金陵，唐主昇待他甚薄，只命爲宣威統軍，金全已不能歸晉，沒奈何，視顏受命。此段文字，補前文所未詳。嗣是昇無心窺晉，惟知保守吳疆。

既而吳越大火，焚去宮室府庫，所儲財帛兵甲，俱付一炬。吳越王錢元璠，駭極成狂，竟致病歿。將吏奉元璠子弘佐爲嗣，弘佐年僅十三，主少國疑，更因火災以後，元氣蕭條，吳越事就便帶過。南唐大臣多勸昇進擊吳越，昇搖首道：「奈何利人災殃！」這是李昇仁心，不得謂其迂腐。遂遣使厚賚金粟，弔災唁喪，此後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大言，嘗私譏昇道：「田舍翁怎能成大事？」昇雖有所聞，也並不加罪。但保境安民，韜甲歛戈，吳人賴以休息。

好容易做了七年的江南皇帝，年已五十六歲，未免精力衰頹，方士史守冲獻入丹方，照方合藥服將下去，起初似覺一振，後來漸致躁急。近臣謂不宜再服，昇却不從。忽然間背脊中奇痛，突發一疽，他尚不令人知，密召醫官診治，每晨仍強起視朝，無如疽患愈劇，醫治無功，乃召長子齊王璟入侍，未幾已近彌留，執璟手與語道：「德昌宮積儲兵器金帛，約七百餘萬，汝守成業，應善交鄰國，保全社稷，我試服金石，欲求延年，不意反自速死，汝宜視此爲戒。」說至此，牽璟手入口，嚙指出血，纔行放下，涕泣囑咐道：「他日北方當有事，忽忘我言！」爲後文伏筆。

環唯唯聽命，是夕昇殂，環秘不發喪，先下制命齊王監國，大赦中外。越數日不聞異議，方宣遺詔，卽皇帝位，改元保大。太常卿韓熙載上書，謂越年改元，乃是古制，事不師古，勿可以訓。環優旨褒答，但制書已行，不便收回，就將錯便錯的混了過去。

環初名景通，有四弟景遷、景達、景邁、景遜。蚤卒，由環追封爲楚王。景遜由壽王進封燕王，景達由宣城王進封鄂王，景邁爲昇妃种氏所出，昇既受禪，方得此子，頗加寵愛。种氏以樂妓得幸，至此亦加封郡夫人，蛾眉擅寵。

便思奪嫡，嘗乘間進言，謂景暹才過諸兄，昇不禁發怒，責他刁狡，竟出种氏爲尼，且不加景暹封爵。及昇歿，環繼种氏恐環報怨，且泣且語道：「一人處骨醉，將復見今日了！」以小心人度君子腹。幸環篤愛同胞，晉封景暹爲保寧王，并許种氏入宮就養。環母宋氏，尊爲皇太后，种氏亦受冊爲皇太妃。議定父昇廟號，稱爲烈祖。

尋改封景遂爲齊王，兼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爲副。環與諸弟立盟，極前誓兄弟世繼，立景遂等一再謙讓，終不許。給事中蕭儼疏諫，亦不見報，但封長子弘冀爲南昌王，兼江都尹，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派將蕩平。中書令太保宋齊邱，自恃勳舊，樹黨擅權，由環徙宋爲鎮海軍節度使。宋齊邱暗生忿懣，自請歸老。九華一表即允，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邱去後，引用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這六人中除夢錫外，半係齊邱舊黨，且專喜傾軋，貽誤國家，與人目爲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宜重用，環皆不納。

既而環欲傳位景遂，令他裁決庶政。馮延巳陳覺等，乘機設法，令中外不得擅奏，大臣非經召對，不得進見。給事中蕭儼復上疏極諫，俱留中不發。連宋齊邱在外聞知，亦上表諫阻。侍衛都虞侯賈崇排闥入諍道：「臣事先帝三十年，看他延納忠言，孜孜不倦，尙慮下情不能上達，陛下新即位，所恃何人，遽與羣臣謝絕。臣年已衰老，死期將至，恐從此不能再見天顏了！」一言畢，泣下嗚咽。環亦不覺動容，引坐賜食，乃將前令撤銷。表揚諫臣。

忽由閩將朱文進，弑主稱王，遣使入告。唐主璟斥他不道，拘往來使，擬發兵聲討。羣臣謂閩亂首禍，爲王延政。應先討僞殷，方足代除亂本。延政不過叛兒，未嘗弑主，唐臣所言不免偏見。因將閩使遣歸，特派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令覘建州虛實，再行進兵。看官道閩中大亂，從何而起？小子在前文三十回中，已敘閩主曦亂情形，早見他不能久享。唐主璟即位，曾貽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他兄弟尋戈，有乖友愛。覆書辨駁，引周公誅管蔡，及唐太宗殺建成元吉事，作爲比附，自護所短。延政且駁斥唐主，箕吳、負楊氏恩。唐主怒起，便與兩國絕好，尤恨延政無禮，意圖報怨。

稱闖攻殿，伏機於此。可巧闖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突然發難，再弑闖主，激成禍亂，於是全闖大擾，窮歸南唐。

先是文進與連重遇，分統兩都，重遇弑起立，入任閣門使，控鶴都歸魏從朗統帶，從朗亦朱連黨羽，統軍未久，爲闖所殺。文進重遇，未免兔死狐悲，陰生疑貳。闖又召二人侍宴，酒與方酣，遽吟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二人知闖示諷，忙起座下拜道：「臣子服事君父，怎敢再生他志！」闖微笑無言，二人伴爲流涕，亦不聞慰答。宴畢趨出，文進願語重遇道：「主上忌我已深，毋遭毒手。」重遇應諾。

會闖后李氏，妒害尚妃，俱見三十回。密欲圖闖，改立子亞澄爲闖主，遂使人告文進重遇道：「主上將加害二公，如何是好？」夫主不可信，別人可信麼？二人聞言益懼，即密謀行弑。適后父李真有疾，闖至真第問安，文進重遇，暗囑拱宸馬步使錢達，掖闖上馬，乘便拉死。

侍從奔散，文進重遇，擁兵至朝堂，率百官會議。當由文進宣言道：「太祖皇帝，光啓闖國，已數十年，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應該擇賢嗣立，如有異議，罪在不赦。」大衆統是怕死，沒一人敢發一言。重遇即接口道：「功高望重，無過宋公，今日應當推立了。」大衆又噤不發聲。文進並不推讓，居然升殿，被服竟冕，南面坐着。重遇率百官北面朝賀，再拜稱臣，草草成禮。即由文進下令，悉收王氏宗族。自太祖子延熹以下，少長共五十餘人，一體駢戮。就是闖后李氏，闖子亞澄，也同時被殺。李真聞變驚死，餘官得過且過，樂得偷生。惟諫議大夫鄭元弼，抗辭不屈，擬奔建州，爲文進所害。元弼雖死猶榮，不若闖后之子之有餘辜。文進自稱威武軍，留後，權知闖國事，葬闖主，號爲景宗。用重遇總掌六軍，兼禮部尚書判三司事，進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令羽林統軍使黃紹顯，爲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稊，舉郡降文進。文進許爲原官，部署少定，因派人四出報告，且向晉奉表稱藩。晉授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闖國事。獨殷王延政，倡議討逆，先遣統軍使吳成義，率兵擊闖，與戰不利，再遣部將陳敬徑領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率兵二千屯長溪，作爲援應。

泉州指揮使留從效語同僚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道：「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我輩世受王氏恩，乃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攻克福州，我輩且死有餘愧了！」王董等也以爲然，從效卽召部下壯士夜飲家中，酒酣與語道：「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我等討黃紹顛，我觀諸君狀貌，皆非貧賤士，何不乘此討賊，能從我言，富貴可圖，否則禍且立至了！」衆壯士不以爲詐，踴躍効命，各出持白挺，踰垣入刺史署，擒住紹顛，剝作兩段。從效入取州印，赴延政族子王繼勳宅中，請主軍府，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顛首，遣兵馬使陳洪進齎詣建州。延政立授繼勳爲泉州刺史，從效洪進爲都指揮使，漳州將陳讓聞風起應，亦殺刺史程文緯，請王繼成權知州事。繼成也是延政族子，與繼勳同居疏遠，所以文進篡位，王氏親族多死，惟二人倖全。汀州刺史許文積，又見風駛帆，奉表降殷。

朱文進聞三州生變，慌得手足無措，忙懸重賞募兵，得二萬人，令部下林守諒李廷諤爲將，往攻泉州。鉦鼓聲達百里，殷主延政也遣大將軍杜進，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得了援師，開城出戰，與杜進夾攻閩軍。閩軍兵皆烏合，似鳥獸散，林守諒戰死，李廷諤被擒。捷報飛達建州，延政因促吳成義率戰艦千艘，速攻福州。朱文進求救吳越，遣子弟爲質，吳越尚未出師，殷軍已集城下。那時唐主璟已從查文徽請遣都虞侯邊鏞攻殷，吳成義嚇迫閩人，反詐稱唐軍援已，閩人大恐。朱文進無法可施，因遣同平章事李光準詣建州，賞獻國寶。

光準方行，部吏已有貳心，南廊承旨林仁翰密語徒衆道：「我輩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倘富沙王到來，有何面目相見呢？」衆應聲道：「願聽公令！」仁翰便令衆被甲，徑趨連重遇第，重遇嚴兵自衛，由仁翰執槊直前，刺殺重遇。斬首示衆道：「富沙王將至，恐汝等要族滅了，現我已殺死重遇，去一逆黨，汝等何不亟取文進，贖罪圖功？」大衆聽到此言，一齊摩拳擦掌，闖入闕廷，饒你文進威焰盡天，至此變成一個獨夫，立被亂軍拖出，亂刀齊下，粉骨碎身！惡人終有惡報，世人何苦作惡！

當下大開城門，迎吳成義入城。成義驗過二人首級，傳送建州，并由閩臣附表，請殷主延政歸闕。延政因唐兵

方至，未暇徙都，但命從子繼昌出鎮福州，改號福州爲南都，且復國號爲閩。發南都侍衛及左右兩軍甲士萬五千人同至建州，抵禦唐兵。小子有詩嘆道：

外侮都從內訌招，一波纔了一波搖；閩江波浪喧騰甚，春色原來已早凋。

欲知閩唐爭戰情形，且知下回續敘。

五季之世，雖爲天地閉塞之時，然亦未嘗無公理。南漢主劉龔，暴虐不仁，以殺人爲快事，竟得安享國家。至二十有六年之久，且生子至十有九人，幾疑天心助龔公理盡亡。且弘熙殺兄屠弟，淫刑以逞，弘度荒耽酒色，死不足惜，諸弟無辜，亦遭毒手。冥漠豈真無憑，意者其假手弘熙，俾龔子之無噍類，以償其殺人之罪惡乎？卽如閩亂情形，成自龔弑子，可弑父，弟何不可叛兄，臣何不可戕君，朱文進連重遇兩逆，運籌二主，自以爲阻橫無敵，而卒歸誅夷，報施不爽，公理固自在也。彼唐主昇雖得國不正，而休兵息民，終爲彼善於此。嗣主璟篤愛同胞，迎養庶母，孝友可風，大節已著，卽無失政，而卒免篡弑之禍。閱者於夾縫中求之，可知公理昭昭，著書人固已道破也。

### 第三十三回 得主援高行周脫圍 迫父降楊光遠伏法

却說唐閩交爭的時候，正晉遼失好的期間。晉主重貴，自信任一個景延廣，向遼稱孫不稱臣，遼主已有怒意。見三十一回。會遼回圖使喬榮來晉互市，置邸大梁。回圖使係遼官名，執掌通商事宜。榮本河陽牙將，從趙延壽降遼。遼主因他熟悉華情，令充此使。偏景延廣喜事生風，說榮爲虎作倂，力勸晉主捕榮拘繫獄中。晉主不管好歹，惟言是從。延廣既將榮下獄，復把榮邸存貨盡行奪取，再命境內所有遼商一律捕誅，沒貨充公。彷彿強盜行徑。晉廷大臣恐激怒北廷，乃上言遼有大功，不應違負。晉主重貴難違衆議，因釋榮出獄，厚禮遣歸。



樂過辭延廣，延廣張目道：「歸語爾主，勿再信趙延壽等詭言，輕侮中國，須知中國士馬，今方盛強，翁若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儘足相待，他日爲孫所敗，貽笑天下，悔無及了！」大言不慚者，其鑿之樂正慮亡失貨財，不便歸報，既聞延廣大言，遂乘機對答道：「公語頗多，未免遺忘，敢請記諸紙墨，俾便覽憶！」延廣卽令屬吏照詞筆錄，付與喬榮，榮歡然別去，歸至西樓，卽將書紙呈上。遼主耶律德光，不瞧猶可，瞧着此紙，勃然大怒，立命將在遼諸晉使，繫住幽州，一面集兵五萬，指日南侵。

是時晉連遭水旱，復遇飛蝗，國中大飢。晉廷方遣使六十餘人，分行諸道，搜括民穀。一聞遼將入寇，稍有知識的官吏，自然加憂。桑維翰已入爲侍中，力請卑辭謝遼，免起兵戈。獨景延廣以爲無恐，再四阻撓，那晉主重貴，始終倚任延廣，還道平遼妙策，言聽計從。朝臣領袖，除延廣外，要算維翰，維翰言不見用，還有何人再來多嘴，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料定延廣鹵莽，必致巨寇，只因不便力爭，但募兵戍邊，奏置輿捷武節等十餘軍，爲固圍計。爲後文代晉張本。

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已蓄異謀。見三十回。從前高祖嘗借給良馬三百匹，景延廣又特傳詔命，發使索還。光遠不得已，取繳密語親吏道：「這明明是疑我呢！」遂發使至單州，召子承祚使歸。承祚本爲單州刺史，聞召後，卽託詞母病，夜奔青州。晉廷遣飛龍使何超權知單州事，且頒賜光遠金帛，及玉帶御馬，隱示羈縻，這却不必。光遠視恩若讎，竟密遣心腹至遼，報稱晉主負德背盟，境內大飢，公私困敝，乘此進攻，一舉可滅等語。遼主已躍躍欲動，再加趙延壽從旁慫恿，便語延壽道：「我已召集山後及盧龍兵五萬人，令汝爲將。汝此去經略中原，如果得手，當立汝爲帝。」

延壽聞命，喜歡的了不得，忙伏地叩謝。謝畢起身，卽統兵起程。到了幽州，適留守趙思溫子延照，自祁州奔至父所。見三十回。當由延壽命爲先鋒，驅軍南下，直逼貝州。

晉主重貴方即位，年御殿受賀，慶賞上元，忽接到貝州警報，說是危急異常。重貴召羣臣計議，羣臣多說道：「貝州係水陸要衝，關係甚大，但前此已撥給芻粟，厚爲防備，大約可支持十年，爲什麼一旦遇寇，便這般緊急哩？」重貴道：「想是知州吳巒虛張敵焰，待朕慢慢兒的遣將援他，便了。」救兵如救火，奈何遲緩。

過了數日，又有警信到來，乃是貝州失守，吳巒死節。於是晉廷君臣，纔覺着忙。看官閱過前文，應知吳巒在貝州時，守城半年，尚不爲動，此次何故速敗，與城俱亡？原來貝州升爲永清軍，會由節度使王周管轄，見三十四。王周調任，改用王令溫，令溫因軍校邵珂兇悖不法，將他斥革，珂陰懷怨望，潛結遼軍，會令溫入朝，執政保舉吳巒權知州事。巒纔到任，遼兵大至，城中將卒，與巒素不相習，怎能驅使得人？巒尙推誠撫士，誓衆守城，將士頗爲感奮，願効死力。那居心叵測的邵珂，也居然在吳巒前，自告奮勇，情願獨當一面。巒不知有詐，優詞獎勉，令他率兵守南門，自統將吏守東門。趙延壽塵衆猛撲，經巒登陴督守，所有遼人攻具，多被巒用火撲燬，殘缺不全。極寫吳巒。既而遼主耶律德光，親率大軍至貝州城下，再行進攻，巒毫不膽怯，一面向晉廷乞援，一面督將吏死守。不意邵珂竟大開南門，迎納遼兵，遼兵一擁而入，全城大亂。巒懊悔不及，尙率將吏巷戰，待至支持不住，自赴井中，投水殉難。貝州遂陷，被殺至萬人。

晉廷聞報，乃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陣使，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陣使，率兵三萬往禦遼兵。晉主重貴更下詔親征，擇日啓鑾，可巧成德節度使杜威，即杜重威因避晉主名諱去一重字。遣幕僚曹光裔至青州，爲楊光遠陳說禍福。光遠即令光裔入奏，詭言存心不二，臣子承祚私歸，實由省視母病，旣蒙恩宥，全族荷恩，怎敢再作他想。重貴信以爲真，仍命光裔復往慰諭。其實光遠何嘗變計，不過爲緩兵起見，權作哀詞。重貴以爲東顧無憂，可以安心北征，命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自率禁軍啓行。授景延廣爲御營使，一切方略，號

令，悉歸延廣主裁。

途次連接各道警報，河東奏稱遼兵入雁門關，恆那滄三州，亦俱報寇入境內，滑州又飛奏遼主至黎陽。重貴乃命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成德節度使杜威爲副。再派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赴黎陽禦遼。因恐遼兵勢盛，未可輕敵，更派譯官孟守忠，致書遼主，乞修舊好。遼主復書道：「事勢已成，不可復改了！」

重貴未免心焦，硬着頭皮，行至瀘州。探報謂遼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又覺得與敵相近，益加愁煩。鎮日裏軍書旁午，應接不遑。太原劉知遠，奏破遼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餘衆遁去一喜。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馳報，說是博州刺史周儒舉城降遼，又與楊光遠通使往來，引遼兵自馬家口渡河，左武衛將軍察行遇戰，敗竟爲所擒。一驚。

重貴憂喜交并，只好請出這位全權大使景延廣，與議軍情。竇儀語延廣道：「虜若渡河，與光遠合，河南兩面受敵，勢且難保了！」延廣也以爲然，乃派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及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統兵萬人，沿河進禦。驀接高行周符彥卿等急報，謂軍至咸城，被遼兵圍住，請即發兵相援。延廣本已下令，飭諸將分地拒守，毋得相救。此次來使請師，稍與軍令有違，不如觀望數天，再作計較。以人命爲兒戲，安能不亡國敗家！

嗣是咸城軍報，日緊一日，始入白重貴。重貴大驚道：「這是正軍，怎得不救！」延廣道：「各軍已皆派往別處，現在只有陛下親軍，難道也派往不成！」重貴奮然道：「朕自統軍赴援，有何不可！」改怯爲勇，顯是被延廣激起。遂召集衛軍，整齊前行。

將至咸城附近，遙聞鼓角喧天，料知兩軍開戰，當下麾軍急進，僅越里許，已達戰場。遙見敵騎甚衆，縱橫遍野，一少年驍將，白袍白馬，翼任行營都部署高行周，衝突出圍，敵騎四面追來，被少將張弓迭射，左射左倒，右射右倒，

敵皆披靡。重貴乘勢殺上，高行周見御駕親援，也翻身再戰，救出左廂排陣使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羈，殺斃遼兵甚多。遼兵遁去。

重貴登咸城古臺，慰勞三將，三將齊聲道：「臣等早已告急，待援不至，幸蒙陛下親臨，始得重生。」重貴不禁失聲道：「這皆爲景延廣所誤，延廣遲報數日，所以朕來得太遲了。」三人悽然道：「延廣與臣等何讎，不肯遣兵救急？」說至此，相對泣下。經重貴好言撫慰，始各收淚。重貴問少將爲誰，行周道：「是臣兒懷德。」一點出高懷德語加鄭重。重貴立即召見，賜給弓馬，懷德拜謝，重貴仍還次澶州。

這邊方奏凱班師，那邊亦捷書馳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正值遼兵築壘，步兵爲役，騎兵爲衛，當由守貞等衝殺過去，騎兵退走。晉軍乘勝攻壘，應手卽下，遼兵大潰，乘馬赴河，溺死數千人，戰歿亦數千人，還有駐紮河西的遼兵，見河東失敗，也痛哭退還。遼人始不敢東侵了。守貞生擒敵將七十八人，及部衆五百人，解送澶州，一併伏法。又有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奏稱合蕃漢兵四萬，從麟州渡河，攻入遼境，牽制敵勢，有詔授彝殷爲西南面招討使。尋聞楊光遠欲西會遼兵，卽命前保義節度使石瓚，分兵屯戍鄆州，防禦光遠。且命劉知遠帶領部衆，自土門出恆州，會同杜威各軍，掩擊遼兵。知遠不肯受命，但移屯樂平，逗留不進。

遼主耶律德光聞各路失利，已萌退志，又未甘遽退，特想出一計，僞棄元城，聲言北歸，暗在古頓邱城旁，埋伏精騎，等候晉軍。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稱虜已遁去，晉軍意欲追擊，爲霖雨所阻，方纔停止。遼兵埋伏經旬，並不見晉軍追來，反弄得人馬飢疲。遼主因計不得逞，啼嗚不已。趙延壽進策道：「晉軍畏我勢盛，必不敢前，不如進薄瀆州，四面合攻，得據住浮梁，便可長驅中原了。」遼主依議，卽於三月逆日，自督兵十餘萬，進攻瀆州。自城北列陣，橫亘至東西兩隅，端的是金戈揮日，鐵騎成雲。高行周等自咸城進援，前鋒與遼兵對仗，自午至哺，不分勝負。遼主自領精騎，前來接應，晉主重貴，亦出陣待着。遼主望見晉軍頗盛，顧語左右道：「楊光遠謂晉遇創荒，兵多餒死，爲何

向這般強盛呢？遂分精騎爲兩隊，左右夾擊晉軍，晉軍屹立不動。等到遼兵趨近，却發出一聲梆響，接連是萬弩齊發，飛矢蔽空，遼兵前隊多半中箭，當然退却。又攻晉軍東偏，兩下裏苦戰至暮，互有殺傷。遼主知不能勝，引兵自去。至三十里外下營。

既而北去，有帳中小校竊馬來奔，報稱遼主已收兵北歸，景延廣疑他有詐，閉營高坐，不敢追躡。那遼主却分軍爲二，一出滄德，一出深冀，安然歸去。所過焚掠一空，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別將麻答陷德州，把刺史尹居璠拘去。嗣由緣河巡檢梁進募集鄉社民兵，乘敵出境，復將德州取還。

晉主重貴因遼兵已退，留高行周王周鎮守澶州，自率親軍歸大梁。侍中桑維翰劾奏景延廣不救咸城，專權自恣，乃出延廣爲西京留守。延廣鬱鬱無聊，唯日夕縱酒，藉以自娛。旋因朝使出括民財，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延廣擅增至三十七萬，意欲把十七萬緡中飽私囊。判官盧僊進言道：「公位兼將相，富貴已極，今國家不幸，府庫空虛，不得已取諸百姓，公奈何額外求利，徒爲子孫增累呢？」延廣也不覺懷慚，方纔罷議。尙有人心。

各道橫歛民財，鎖械刀杖，備極苛酷，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再加朝旨驅民爲兵，號武定軍，得七萬餘人，每七戶迫出兵械，供給一卒，可憐百姓無從呼籲，統害得賣妻鬻子，蕩產破家。那晉主重貴尙下詔改元開運，連日慶賀，朝歡暮樂，曉得甚麼民間痛苦，草野流離。坐是逃亡。

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部衆統久客思歸，正好伺隙進擊。奉詔授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將士規復貝州。當下麾兵住攻，及抵貝州城下，趙延照已棄城遁去。城中煙焰迷濛，餘火未息。從恩入城撲救，盤查府庫已無一錢，民居亦被劫無遺。徒剩得一座空城了。

未幾滑州河決，水溢汴曹單濮鄆五州，朝命發數道丁夫堵塞決口，好容易纔得堵住。晉主重貴欲刻碑記事，中書舍人楊昭進諫，疏中有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梁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四語最爲懇切。重貴方將原

議擱起。

嗣有人謂宰相馮道，依違兩可，無補時艱，特出道爲匡國軍節度使，進任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維翰再秉國政，盡心措置，紀綱少振，頗有轉機。且授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晉封北平王，杜威爲招討使，督率十三節度，控禦朔方。維翰在內指揮，自行營都統以下，無敢違命，時人多服他膽略。惟權位既重，四方賂遺，競集門庭，僅閱一歲，積貲鉅萬。並且恩怨太明，睚眦必報，又生成一張大面，耳目口鼻，無不廣大，僚屬按班進見，仰視聲威，無不失色。所以秉政歲餘，漸有謗言。磨穿鐵硯之桑維翰，亦未能免俗，可嘆。

楊光遠素爲維翰所嫉，至是維翰必欲除去光遠，遂專任侍衛馬步都虞侯李守貞，率步騎二萬，進討青州。光遠方自棗州敗還，突聞守貞兵到，慌忙領兵守城，且遣使求救遼廷。守貞奮力督攻，四面兜圍，困得水洩不通。光遠日望遼兵來援，那知遼兵只來得千餘人，被齊州防禦使薛可言中途擊退。城中援絕勢孤，糧食漸盡，兵士多半餓死。光遠料不能出自登城上，遙向北方叩首道：「皇帝皇帝，誤我光遠了！」誰叫你叛國事勝？言已泣下。光遠子承勳承信承祚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搖首道：「我在代北時，嘗用紙錢駝馬祭天，入池洗沒，人皆說我當作天子，我且死守待援，勿輕言降晉哩！」承勳等快快退下，回憶謀叛首領，實出判官邱濬，及親校杜延壽、楊曠、白承祚數人，乃俟光遠回府，竟號召徒衆，殺死邱、杜、楊、白四人，函首出送晉營。一面縱火大譟，劫光遠出居私第，然後開城迎納官軍。派卽墨縣令王德柔上表謝罪。

德柔營表入都，晉主重貴覽表，躊躇未決，召桑維翰入問道：「光遠罪大宜誅，但伊子歸命，可否爲子免父？」維翰忙接口道：「豈有逆狀滔天，尚可輕赦？望陛下速正刑。」重貴始終懷疑，俟維翰退後，惟傳命軍前，飭李守貞便宜從事。守貞已入青州，接到廷寄，乃遣客省副使何延祚，率兵入光遠私第，拉死光遠，便算了案。上書報聞，詭言光遠病死。晉主重貴，反起復楊承勳爲汝州防禦使，乃父叛晉，諸子劫父，不忠不孝，同一負辜，可笑那重貴賞罰。

不明，縱容叛逆，徒養成一班無父無君的禽獸，那裏能保有國家呢！評論精嚴！

先是光遠叛命中外大震，有朝士揚言道：「楊光遠欲謀大事麼？我實不信！光遠素患禿瘡，伊妻又嘗跛足，天下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麼？」為這數語，轉令人心漸靖，不到一年，光遠果然伏誅了！

遼主耶律德光聞光遠被誅，青州歸晉，又擬大舉入寇，令趙延壽引兵先進，前鋒直達邢州。成德節度使杜威飛章告急，晉主復欲親征，會遇疾不果，乃調張從恩為天平節度使，馬全節為鄴都留守，會同護國軍節度使安審琦、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共禦遼兵。在禮屯鄴都，餘軍皆屯邢州，兩下俱按兵不戰。遼主德光復率大兵踵至，建牙元氏縣，聲勢甚盛。各軍已有懼意，再經晉廷戒他慎重，越加惶恐，頓時未戰先却，沿途拋棄甲仗，無復部伍，匆匆奔至相州，勉強過了殘冬。

開運二年正月，朝旨命趙在禮退屯澶州，馬全節還守鄴都，另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出戍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出扼胡梁渡。遼兵大掠邢洛磁三州，進逼鄴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三軍同時會集，列陣相州。安陽水南為截擊計，神武統軍皇甫遇方加官檢校太師，出任義成軍節度使，也聞難前來，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帶着數千騎兵，作為游騎，先去偵探敵勢。自旦至暮，未見回來，安陽諸將免不得驚訝起來。正是

軍情艱險原難測，兵報稽遲促暗驚。

究竟皇甫遇馳往何處，容至下回表明。

石晉之向遼稱臣，原一大謬。但鑄錯已成，勢難驟改。重貴新立，皇綱未振，乃誤信一景延廣，向遼挑戰，遼主入寇無功，旋即引去，此豈重貴之果能却敵，實由天奪之。促其速亡耳。景延廣雖被劾外調，而進任者為一桑維翰，悉心秉政，頗有轉機。然賂賂公行，恩怨必報，究非大臣風度。且幽涿十六州，淪沒虜廷，抑此議者為誰，而可謂無罪乎？楊光遠引虜入寇，甘心叛主，實欲效石敬瑭故事，但禿瘡天子，跛脚皇后，久為世笑，安能有成。惟重貴不能明正典刑，徒令李守貞之遺人拉死，反以病卒見告，叛命

者可以免罪，則天下誰不思藉蠻夷力，竊皇帝位乎？故遼兵再舉，而虎俵甚多。石晉不亡於內亂，而亡於外寇，有以夫！

### 第三十四回 戰陽城遼兵敗潰 失建州閩主覆亡

却說義成節度使皇甫遇，與漢州刺史慕容彥超，往探敵踪，行至鄴縣漳水旁，正值遼兵數萬，控騎前來。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後面塵頭大起，見遼兵無數馳至。遇語彥超道：「我等寡不敵衆，但越逃越死，不如列陣待援。」彥超亦以爲然，乃布一方陣，露刃相嚮。遼兵四面衝突，由遇督軍力戰，自午至未，約百餘合，殺傷甚衆。遇坐馬受傷，下騎步戰，僕人顧知敏讓馬與遇，遇一躍上焉，再行衝鋒，奮鬪多時，纔見遼兵少却。旁覓知敏，已經失去，料知爲敵所擒，便呼彥超道：「知敏義士，怎可輕棄！」彥超聞言，便怒馬突入遼陣，遇亦隨往，從鎗林箭雨中，救出知敏，躍馬而還。義勇可風。

時已薄暮，遼兵又調出生力軍，前來圍擊。遇復語彥超道：「我等萬不可走，只得死報國了！」乃閉營自固，以守爲戰。安陽諸將，怪遇等至暮未歸，各生疑慮。安審琦道：「皇甫太師，寂無聲問，想必爲敵所困。」言未已，有一騎士馳來，報稱遇等被圍，危急萬狀。審琦即引騎兵出行。張從恩問將何往，審琦慨然道：「往救皇甫太師！」如聞其聲。從恩道：「傳言未必可信，果有此事，虜騎必多，夜色昏皇，公往何益！」審琦朗聲道：「成敗乃是天數，萬一不濟，亦當共受艱難，倘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我輩何顏還見天子！」審琦亦頗忠勇。說至此，已揚鞭馳去，蹙水急進。遼兵見有援師，便即解圍。遇與彥超纔得偕歸相州。

張從恩道：「遼主傾國南來，勢甚洶湧，我兵不多，城中糧又不支一句，倘有姦人告我虛實，彼虜悉衆來圍，我等死無葬地了。不若引兵就黎陽倉，倚河爲拒，尙保萬全。」審琦等尙未從議，從恩麾軍先走，各軍不能堅持，相率



南趨，擾亂失次，如邢州潰退時相同。從恩只留步卒五百名，守安陽橋，夜已四鼓。

知相州事符彥倫，聞各軍退去，驚語將佐道：「暮夜紛紛，人無固志，區區五百步卒，怎能守橋！快召他入城，登陣守禦。」當下遣使召還守兵，甫經入城，天色已曙。遙望安陽水北，已是敵騎縱橫。彥倫命將士乘城，揚旗鳴鼓，伴示軍威。遼兵不知底細，總道是兵防嚴密，不敢徑進。彥倫復出甲士五百，列陣城北。遼兵益懼，至午退歸。

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稱虜衆引還，宜乘勢大舉，出襲幽州。振武節度使折從遠，又表稱截擊歸寇，進攻勝朔。於是晉主重貴，復起雄心，召張從恩入都，權充東京留守，自率親軍往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再從滑州趨瀋州。馬全節部軍，依次北上。劉知遠在河東，得知消息，不禁嘆息道：「中原疲敝，自守尚恐不足，今乃橫挑強胡，俾勝且有後患，況未必能勝呢！」你也未免觀望。

遼主尙未知晉主親出，但取道恆州，向北旋師。前驅用羸兵帶着牛羊，趨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望見遼兵羸弱，以爲可取，遂派兵出擊。不意兵已出發，那後隊的遼兵，突然掩至，竟將州兵隔斷，趁勢急攻。斌登城督守，趙延壽在城下指揮遼兵，仰首呼斌道：「沈使君，你我本係故交，想區區孤城，如何得保不如趨利避害，速即出降。」斌正色答道：「公父子失計，陷沒虜廷，忍心害理，敢率大羊遺裔，來噬父母宗邦，試問公具有天良，奈何不羞愧，尙有驕色，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節終不效公所爲。」對牛彈琴，延壽惱羞成怒，撲攻益急，兩下相持一晝夜，待至詰朝，城被攻破，斌即自殺。延壽擄掠一周，出城自歸。

晉主再命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領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杜威乃進兵定州，派供奉官蕭處鈞收復祁州，權知州事。一面會同各軍，進攻秦州，遼刺史晉廷讓開城出降。晉軍乘勝攻滿城，擒住遼將沒剌，復移兵拔遼城。

遼主耶律德光，還至虎北口，迭接晉軍進攻消息，又擁衆南向，麾下約八萬人。晉營哨卒，報知杜威，威不禁生

畏，拔寨遠退，還保秦州。及遼軍進逼，再退至陽城，那遼主不肯休息，鼓行而南，晉軍退無可退，不得不上前廝殺。可巧遇着遼兵前鋒，卽兜頭攔截，一陣痛擊，殺敗遼兵，逐北十餘里，遼兵始躡白溝遁去。

越二日，晉軍結隊南行，纔經十餘里，忽遇遼兵掩住，四面環攻。晉軍突圍而出，至白團衛村，依險列陣，前後左右，排着鹿角，權作行寨，遼兵一齊奔集，攢聚如蟻，又把晉營圍住，并用奇兵，透出營後，斷絕晉軍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拔木揚沙，很是利害。晉營中掘井取水，方見泉源，泥輒倒入，軍士用帛絞泥，得水取飲，終究不能解渴，免不得人馬俱疲。挨至黎明，風勢愈劇，遼主德光，踞坐胡車，大聲發令道：「晉軍止有此數，今日須一律擒住，然後南取大梁。」遂命鐵鶴軍，遼人稱精騎爲鐵鶴，同時下馬，來踹晉營，拔去鹿角，用短兵殺入，後隊更順風揚火，聲助兵威。

晉軍至此，却也憤怒起來，齊聲大呼道：「都招討使何不下令速戰，難道甘束手就死麼？」杜威尙是遲疑，徐答道：「俟風少緩，再定進止。」李守貞進言道：「敵衆我寡，現值風揚塵起，彼尙未辨我軍多少，此風正是助我，若再不出軍奮擊，一俟風緩，吾屬無噍類了。」說至此，便向衆齊呼道：「速出擊賊！」又回頭語威道：「公善守禦，守貞願率中軍決死了。」馬軍排陣使張彥澤欲退，副使藥元福力阻道：「軍中飢渴已甚，一經退走，必且崩潰。敵謂我不能逆風出戰，我何妨出彼所料，上前痛擊，這正是兵法中詭道哩！」馬步軍都排陣使符彥卿亦挺身出語道：「與其束手就擒，寧可拚生報國！」遂與彥澤元福，拔關出戰。皇甫遇亦麾兵躍出，縱橫馳驟，銳不可當。遼兵辟易，倒退至數百步。風勢越吹越大，天愈昏暗，幾乎不辨南北。彥卿與守貞相遇，並馬與語道：「還是曳隊往來呢？還是再行前進，以勝爲度呢？」守貞道：「兵利速進，正宜長驅取勝，怎得回馬自沮！」彥卿乃呼集諸軍，擁着萬餘騎，橫擊遼兵，吶喊聲震動天地。遼兵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晉軍追逐至二十餘里。

遼鐵鶴軍已經下馬，倉猝不能復上，委棄馬仗，滿積沙場，及奔至陽城東南水上，始稍稍成列。杜威開勝出追，行至陽城，遙見遼兵正在布陣，乃下令道：「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因遣輕騎馳擊，也來驟順風擊，遼兵皆躡

水遁去。耶律德光乘車北走千餘里，得一橐駝，改乘急走。諸將請諸杜威，謂急追勿失。杜威獨揚言道：「遇賊幸得不死，尚欲索取衣囊麼？」總不肯改過本心。李守貞接入道：「兩日以來，人馬渴甚，今得水暢飲，必患腳腫，不如全軍南歸爲是。」乃退保定州，嗣復自定州引還，晉主也卽還都。

杜威歸鎮，表請入朝，晉主不許。看官道：他何意原來？杜威久鎮恆州，自恃貴戚，貪縱無度，往往託詞備邊，欲取吏民錢帛，入充私橐，富室藏有珍貨及名姝駿馬，必設法奪取，甚且誣以他罪，橫加殺戮，沒費充公。至虜騎入境，他却畏縮異常，任他縱掠，屬城多成榛莽。自思境內殘敵，又適當敵衝，不如入都覲主，面請改調。晉主重貴不許，他竟不受朝命，委鎮入朝。

朝廷開報，相率驚駭，桑維翰入奏道：「威常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無守禦意，擅離邊鎮，藐視帝命，正當乘他入朝，降旨黜逐，方免後患。」晉主重貴默然不答，面上反露出二分愠意。維翰又道：「陛下若顧全親誼，不忍加罪，亦只宜授他近京小鎮，勿復委鎮雄藩。」重貴纔出言道：「威與朕至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來相見，所以入朝，願卿勿疑。」維翰怏怏趨出。嗣是不願再言國事，託詞足疾，上表乞休。晉主總算慰留。

未幾杜威入都，果挈妻同至，妻係晉主女弟，已進封宋國長公主，至是入宮私覲，替威面請，求改鎮鄴都。晉主重貴立卽應諾，命威爲鄴都留守，仍號鄴都爲天雄軍，令兼充節度使。爲了兄妹的私情，竟把宗社送葬了。調故留守馬全節鎮成德軍，威欣然辭行，挈妻偕往。馬全節調任未幾，卽報病歿，後任爲定州節度使。王周用前易州刺史安審符充定州留後，這也無容絮述。

且說遼主連年入寇，中國原被他蹂躪，受害不堪，就是北廷人畜，亦多致死亡。述律太后語德光道：「今欲令漢人爲遼主，汝以爲可行否？」德光答言不可。述律太后復道：「汝不欲漢人主遼，奈何？汝欲主漢？」德光答道：「石氏負我，太甚，情不可容。」述律太后道：「汝今日雖得漢土，亦不能久居，萬一蹉跌，後悔難追。」又顧語羣下道：

「漢兒怎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若漢兒能同意，我亦何惜與和。」這消息傳入大梁，桑維翰含忍不住，復勸晉主向遼修和，稍紓國患。晉主重貴，乃使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往遼謝過。

遼主德光道：「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再割鎮定兩道與我，方可言和。」張暉不敢多辨，歸白晉主。晉主謂遼無和意，不再遣使。且默遣遼兵兩入，均得擊退，自謂可無後虞。樂得安享太平，耽戀酒色。凡四方貢獻珍奇，盡歸內府，選嬪御，廣宮室，多造器玩，崇飾後庭。在宮中築織錦樓，用織工數百，製成地毯，期年甫成。又往往召入優伶，晝夜歌舞，賞賜無算。尋且因各道貢賦，統用銀兩，遂命將銀易金，取藏內庫，笑語侍臣道：「金質輕價昂，最便攜帶。」後人即指爲北遷預兆。騷侈如此，即無以金易銀之舉，寧能免廢。桑維翰復進諫道：「強鄰在邇，未可偷安。曩時陛下親御胡寇，遇有戰士重傷，且不過賞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偶爾稱旨，輒賜束帛萬緡，并給錦袍銀帶，彼戰士寧無見聞，將謂陛下待遇優伶，遠過戰將，勢必灰心懈體，尙誰肯奮身効力爲陛下保衛社稷呢？」重貴不從。

樞密使馮玉專事逢迎，甚得主權。兄妹本是同情。竟升任同平章事。玉嘗有微疾，乞假在家，重貴語羣臣道：「自刺史以上，俟馮玉病愈視事，方可遷除。」嗣是內外官吏，多趨奉馮玉，門庭如市。還有宣徽南院使李彥韜，傾邪檢巧，素爲高祖侍臣，至此復與馮玉聯絡，得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晉官檢校太保，兩嬖專權，朝政益壞。

先是重貴有疾，桑維翰嘗遣女僕入宮，朝見太后，且問皇弟重睿，曾否讀書。語爲重貴所聞，未免芥蒂。至馮玉擅權，偶與談及，玉即謂維翰有意廢立，益觸動重貴疑心。李彥韜是馮家走狗，當然與玉相聯，排斥維翰。還有天平節度使李守貞，亦與維翰有隙，內外構陷，立將維翰，擗去罷爲開封尹，進前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左僕射李崧爲樞密使，司空劉昫判三司。維翰政權被奪，遂屢稱足疾，謝絕賓客，不常朝謁。或語馮玉道：「桑公係是元老，就使撤除樞務，亦當委任重藩，奈何令爲開封尹，徒治理瑣務呢？」玉半晌纒道：「恐他造反囉。」或又道：「彼乃儒生，怎能造反？」玉復道：「自己不能造反，難道不能教人造反麼？」朝臣以玉黨同伐異，嘖有煩言。玉內恃懿戚，外結藩

臣，遂把那石氏一家，輕輕的送與他人了。

小子因天運二年的秋季，閩為唐滅，不得不按時鉸入，只好把晉事暫停，另述閩事。應三十二回。閩主延政，與唐相拒，不分勝負。唐安撫使查文徽，屢請益兵，唐主璟更派都虞侯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率兵數千攻建州。由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率兵萬人前往抵禦。望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也不敢進逼。偏思恭傳延政命，促望出擊。望答道：「江淮兵精將悍，不可輕敵，我國安危繫此一舉，須謀出萬全，然後可動。」思恭變色道：「唐兵深入，主上寢不交睫，委命將軍。今唐軍不過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急督兵出擊，徒然老師糜餉，試問將軍如何對得住主上呢？」望不得已引軍涉水與唐交仗。

唐將祖全恩見閩兵到來，只用千人對仗，佯作虧輸，誘望窮追。望猛力追去，驀聽得後隊大噪，急忙迴顧，已被唐兵截作數段，頓時脚忙手亂，不及施救。唐將姚鳳攪入中堅，先將帥旗砍翻，祖全恩又自前殺入。兩唐將交逼陳望，望心膽愈裂，偶然失防，身已中槊，一個倒栽葱，跌落馬下，立刻送命。望能守不能戰，故致喪身。楊思恭並不援應，一聞陳望陣亡，即慌忙逃回。延政大懼，嬰城自守，且向泉州調將董思安、王忠順，使率本州兵五千分防建州要害。王董二人見三十二回。

福建州未能免兵，福州又復生變。從前福州指揮使李仁達叛，建州延政用以為將。及朱文進叛，仁達復奔建州，福州為文進謀取建州。文進慮他多詐，黜居福清。尚有著作郎陳繼珣，亦叛延政入福州。至延政子繼昌，由延政派為福州鎮守，仁達繼珣恐難免罪，意欲先發制人。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部下多生怨謗。延政會防到此，着遣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率兵保護繼昌。繼昌瞧不起仁諷，仁諷亦不免介意。仁達繼珣乘間進語，仁諷道：「今唐兵乘勝南下，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有建州，怎能顧及福州？昔王潮兄弟皆光山布衣，取福建，尚如反掌，況我等乘此機會，自圖富貴，難道不及王潮兄弟麼？」仁諷也不多說，但點首示表同情。仁達繼珣退出，即密召黨羽，

乘夜突入府舍，殺死王繼昌。吳成義聞變來援，雙手不敵四拳，也爲所殺。

仁達初欲自立，恐衆心未服，特迎聖峯寺僧卓巖明爲主，託言此僧兩目重瞳，手垂過膝，眞天子相。黨徒同聲附和，遂將兇奴擁入，代解衲衣，被服袈裟，就在南面高坐起來。大約亦是靈坐。仁達率將吏北面拜舞，年號怡遵。晉正朔，稱爲天福十年。遣使至大梁，上表稱藩。閩主延政聞報，族滅黃仁諷家，更派統軍使張漢真，帶領水軍五千，會漳泉兵往討巖明。

到了福州東關，船甫下旋，那城內突出一將，領着數千弓弩手，飛射來船。漢真不及備禦，所帶戰艦，均被射得帆折檣摧。當下壓船欲遁，不防江中駛出許多小舟，舟中載着水兵七鎗八叉來捉漢真。漢真措手不及，被他叉落水，活擒而去。餘衆或逃或死，不在話下。該統將入城報功，即將漢真砍爲兩段，看官道該將爲誰？原來就是黃仁諷。仁諷因家族夷滅，無憤可洩，所以勇往直前，擒戮來將。聊報讎恨，亦是錯想。那半僧半帝的卓巖明，毫無他能。惟在殿上噴水散豆，喃喃誦呪，謂爲鎮壓來兵，因得勝仗，賞勞已畢，派人至莆田迎入乃父，尊爲太上皇。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守西門，陳繼珣守北門。

仁諷事後追思，忽覺懷慙，是良心發現處。

從容語繼珣道：「人生世上，貴有忠信仁義，我嘗服事富沙王，中道背

叛，忠在那裏？富沙王以從子託我，我反幫同亂黨，將他殺斃，信在那裏？近日與建州兵交戰，所殺多鄉曲故人，仁在那裏？拋撇妻子，令爲魚肉，受人屠戮，義在那裏？身負數惡，死有餘愧了！」說着，淚如雨下。繼珣勸慰道：「大丈夫建功立名，顧不到甚麼妻子，且置此事，勿自取禍。」兩人密談心曲，偏爲外人所聞，往報仁達。仁達竟誣稱兩人謀反，猝遣兵役捕至，梟首示衆。仁諷實是該死。

既而大集將士，請卓巖明親臨校閱。巖明昂然到來，甫經坐定，由仁達目視部衆，衆已會意，競登階刺殺巖明。仁達却伴作驚惶，倉皇欲走，當被大衆擁住，迫居巖明坐位。仁達令殺僞太上皇，自稱威武軍，留後用南唐保大年。

號，向唐稱臣，又遣人入貢晉廷。唐命仁達爲威武節度使，賜名弘義，編入國籍。仁達又派使至吳越修好。

閩主延政，因國勢日危，亦遣使至吳越乞援，願爲附庸。吳越尚未發兵，那唐軍却銳意進攻，日夕不休。延政左右，密告福州援兵，有謀叛情狀，乃收還甲仗，遣歸福州。暗中却出兵埋伏，待至半途，突起圍住，殺得一個不留，共得八千餘屍骸，載歸爲脯，充作兵糧。看官試想，兔死尚且狐悲，這守兵也有天良，怎忍殘食同類？因此人人痛怨，瓦解土崩。或勸董思安早擇去就，思安慨然道：「我世事王氏，見危卽叛，天下尚有人容我麼？」一部衆感泣，始無叛意。

唐先鋒使王建封攻城數日，偵得守兵已無固志，遂緣梯先登。唐兵隨上，守卒盡遁。閩主延政無可奈何，只好自縛請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汀州守將許文積，泉州守將王繼勳，漳州守將王繼成，聞建州失守，相繼降唐。閩主王審知僭據，至延政降唐，凡七主，共六十年。小子有詩嘆道：

不經弑奪不危亡，禍亂都因政失常。六十年來王氏祚，可憐一戰入南唐！

延政被解至金陵，能否保全性命，待至下回再表。

兵貴鼓氣，氣盛則一往莫禦。觀此回白團衛村之戰，知晉之所以能勝遼者，全在氣盛而已。然杜威張彥澤之臨陣畏縮，偷生畏死，已見一斑。若非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皇甫遇諸人踴躍直前，彼早覩顏降虜矣。晉主重責任用非人，反以威爲懿親，有功王室，違命不誅，拒諫不從，能保狼子之反噬乎？若閩主延政，勢成弩末，既無保邦却敵之材，復有好猜嗜殺之失，倒行逆施，不亡何待？彼雪峯寺僧卓嚴明，是何僥倖，一躍稱帝，但有非分之福，必有無妄之災。僭位未幾，父子駢戮，求再披緇而不可得，富貴其可待致耶！覽此書，可作當頭棒喝。

### 第三十五回 拒唐師李達守危城 中遼計杜威設孤寨

却說王延政被虜至金陵，入見唐主。唐主降敕赦罪，授爲羽林大將軍，所有建州諸臣，一概赦免。惟僕射楊思恭，暴斂橫征，剝民肥己，建州人號爲楊剝皮。唐主特數罪處斬，以謝建人。另簡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令鎮建州。崇文治尚寬簡，建人遂安。

越年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貽書福州，意在修好。李弘義即李仁達以泉州本隸威武軍，素歸節制，此時平行抗禮，與前不符，免不得暗生憤怒，拒書不受。嗣且遣弟弘通率兵萬人，往攻泉州。泉州指揮使留從效語刺史王繼勳道：「李弘通兵勢甚盛，本州將士，因使君賞罰不明，不願出戰，使君且避位自省罷！」繼勳沈吟未決，當由從效指揮部衆，把繼勳掖出府門，逼居私第。自稱代領軍府事，部署行伍，出截弘通。戰至數十回合，從效用旗一麾，部兵都冒死直上，弘通招架不住，回馬返奔。主將一逃，全軍大亂，走得快的還算倖免，稍遲一步，便即喪生。從效追至數十里外，方纔凱旋，便遣人至金陵告捷。唐主璟授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歸金陵，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許文稷爲斬州刺史，懲前毖後，爲休息計。

燕王景遂，用屬掾謝仲宣言，面白唐主，謂宋齊邱係國家勳舊，棄諸草萊，未愜衆望。宋齊邱歸老九華，見三十二回。唐主乃復召齊邱爲太傅，但奉朝請，不令預政。偏齊邱未肯安閑，硬要來出風頭。樞密使陳覺，向與齊邱交好，遂託齊邱上疏推薦，願往召李弘義入朝。齊邱樂得吹噓，未奉批答，覺又自上一書，謂子身往說弘義，不怕弘義不來。唐主乃令覺爲福州宣諭使，賚賜弘義金帛，并封弘義母妻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

覺到了福州，滿望弘義出迎，就可仗他三寸舌，勸令入覲，不意弘義高坐府署，但遣屬吏導覺入見。弘義惟稍稍欠身上，含着一種殺氣，凜凜可畏。兩旁更站住刀斧手，彷彿與覺爲讎，有請君入甕的情狀。嚇得陳覺魂膽飛揚，但傳唐主賜命，不敢說及入朝二字。弘義但拱手言謝，即使屬吏送覺入館，以尋常酒飯相待。覺很覺沒趣，住了一晝夜，便即辭歸。可謂掃臉。



行至劍州，越想越慚，越慚越憤，便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再至福州，召弘義入朝。自稱權領福州軍府事，且擅發汀建撫信各州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爲將，前往福州，促弘義入朝。延魯先致弘義書，曉諭禍福。弘義毫不畏怯，竟覆書請戰，特遣樓船指揮使楊崇葆，率舟師抵延魯。覺延魯獨力難支，續派劍州刺史陳誨，爲沿江戰棹指揮使，援應延魯。一面拜表金陵，但說福州孤危，旦夕可克。

唐主環並未接洽，接閱表文，纔知覺矯制調兵，專擅的不得了，禁不住怒氣勃發。學士馮延己已進任首相，與朝上一班大臣，多是陳覺黨羽，慌忙上前勸解，統說是兵逼福州，不宜中止，且俟戰勝後再作區處。唐主乃權時忍耐，未幾接得軍報，延魯已得勝仗，擊敗楊崇葆。又未幾復接軍報，延魯進攻福州西關，被弘義一鼓擊退，士卒多死。連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都爲所擒。那時唐主不能罷手，只好將錯便錯的做了下去。當下命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漳泉安撫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進攻福州。憑着人多勢厚，陷入外郭。弘義收集殘衆，固守內城，改名弘達，奉表晉廷。晉授弘達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惟不過授他虛名，並沒有甚麼幫助。唐兵在福州外城，攻撲以外，一再招誘，福州排陣使馬捷，願爲內應，遠引唐軍至善化門橋。弘達不防內變，幾乎手足失措，還虧都指揮使丁彥貞，率敢死士百人，用着短兵，闖入唐兵陣內，再盪再決，纔將唐兵擊却，不令入門。但孤城總危急得很，弘達寢臥不安，復改名爲達，遣使至吳越乞援，奉表稱臣。再四改名，有何益處。適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死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忙會同泉州刺史留從效，往平漳亂，遂去贊堯。即用故閩將董思安權知漳州事，且聯名保薦思安，唐主因授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以父名章，上書辭職，這也未免迂拘。唐主特改稱漳州爲南州，且令他與從效合兵，助攻福州。

福州已如螽斯，怎禁得住唐兵合攻，只好再三派使，至吳越催促援軍。吳越王弘佐，召諸將商議進止，諸將統言道路險遠，不便往援，惟內都監使邱昭勞，主張出師。弘佐道：「唇亡齒寒，古有明戒，我世受中原命令，位居天下

兵馬元帥，難道鄰國有難，可坐視不救麼？諸君只樂飽食安坐，奈何爲國！說着，便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調兵二萬，水陸南下，往援福州。李達聞援兵到來，急開水城門迎接。吳越軍自贛浦夜進，得入城中。偏唐軍聞風，急攻進東武門。李達偕吳越軍拚命出拒，鏖鬪多時，不能得勝，只勉強保守危城。

唐主更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再往福州，滿擬添兵益將，指日成功。偏建封素性倔強，不肯服從。王崇文、陳德馮、延魯、魏涇留從效等，又彼此爭功，彼進此退，好似滿盤散沙，不相團結。因此將士灰心，各無鬪志。唐主召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昌業查閱簿籍，慨然嘆道：「連年用兵，國帑將罄，如何能持久呢？」爲下文伏筆。

且說晉主重貴，本欲發兵援閩，因北寇方深，無暇南顧，只好虛詞籠絡得過。且過定州西北有狼山，土人入山築堡，意在避寇。堡中有佛舍，由女尼孫深意住持，深意妖言惑衆，遠近奉若神明。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與深意聯宗，自居姪輩，敬事深意，深意病死，方簡詭稱深意坐化，用漆髹屍置諸神龕中，服飾如生，香花供奉。徒黨輾轉依附，多至數百人。時晉遼絕好，北方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方簡兄弟自言有天神相助，可庇人民。百姓奔趨如鶩，求他保護，他遂選擇壯丁，勒成部伍，捨寺作寨，號爲一方保障。初意却是可取。

遼兵入寇，卽督衆邀擊，奪得甲兵牛馬軍資，分給徒衆，衆皆歡躍。鄉民聞風往依，搆老挈幼，絡繹不絕。歷久得千餘家，自恐爲吏所討，歸款晉廷。晉廷亦藉他禦寇，令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遂屢入遼境抄掠，輒有殺獲，漸漸的驕恣起來，嘗向晉廷多方要求，晉廷怎能事事依他，他不得如願，卽叛晉降遼。願爲嚮導，引遼入寇。匪人之不可恃也如此。會河北大飢，餓殍載道，竟鄆滄貝一帶，盜賊叢起，吏不能禁。天雄軍節度使杜威遣部將劉延翰，出塞市馬，竟爲方簡所擄，押獻遼廷。途次被延翰脫逃，還奔大梁，報稱方簡爲遼作偃，亟宜預防。晉主乃命天平節度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副，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義武節度使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并遣指揮使王彥超、白延遇等，率步兵十營戍邢州。守貞雖爲統帥，但與內廷都指揮使李彥韜未協。彥

韜方黨附馮玉，掌握軍權，應前同。往往牽制守貞。守貞佯爲敬奉，暗中實怒恨不平。看官！你想內外不和，形同水火，國事尚堪再問麼！呼應語不可少。

晉主恐吐谷渾等再爲遊誘，屢召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白承福降晉見三十一回。令戍潯州。承福令部衆仍往太原，擇地畜牧，番衆不知法律，嘗犯河東禁令。節度使劉知遠依法懲辦，不肯少貸。番目白可久，漸生怨望，率所部先亡歸遼。

知遠得報，密與親將郭威計議道：「今天下多事，番部出沒太原，實是腹心大病，況白可久已先叛去，能保不輾轉相誘麼！」威答道：「頃聞可久奔遼，遼授他雲州觀察使，倘被承福聞知，必望風欣羨，陰生異圖。俗語說得好：『擒賊先擒王。』承福一除，部落自衰。且承福擁賞甚厚，飼馬嘗用銀槽，我若得費餉軍，雄踞河東，就使中原生變，也可獨霸一方。天下事安危難測，願公早爲決計！」威亦亂世梟雄。知遠稱善，因密表吐谷渾反覆無常，請遷居內地。晉主遂派使押還蕃衆，分置諸州。

知遠料承福勢孤，即遣郭威召誘承福，俟承福入太原城，用兵圍住，誣他謀叛，把承福親族四百餘口，殺得精光。所有承福遺賫，一併籍沒。事後奏達晉廷，仍然將謀叛二字，作爲話柄。晉主那裏知曉，頒敕褒賞，吐谷渾從此衰微，河東却從此雄厚了。爲劉氏代晉張本。

既而遼兵三萬寇河東，想由白可久導入。劉知遠命郭威出拒陽武谷，擊破遼兵，斬首七千級，露布告捷。張彥澤亦報稱，秦定二州，連敗遼人，俘馘二千名。晉廷君臣得意揚揚，還道是北虜凌衰，容易剪滅。

適幽州來了一個弁目，謂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爲真情，遣使杜威致書延壽，具述朝旨，略他厚利。嗣得延壽覆書，略言久處異域，思歸故國，乞發大兵接應，即當自拔來歸。馮玉等更懷渴望，且派使往幽州，與延壽約定師期。延壽假意承認，暗地裏報知遼主。遼主將計就計，且囑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楷書，伴言

願舉城內附。并云城中遼兵不滿千人，朝廷若發兵往襲，自爲內應，城可立下。今秋又值多雨，瓦橋以北，積水漫天，遼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道遠水阻，如何能來。請朝廷乘勢速行等語。王楷得書，飛使表聞。

獨李玉崧喜歡的不得，擬先發大軍，往迎延壽，與延祚、杜威亦上言，瀛莫可取狀。深州刺史慕容遷，且獻入瀛地圖。玉與崧奏白晉主，請用杜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副，中書令趙瑩，私語獨李二人道：「杜爲國戚，身兼將相，尚所欲無厭，心常慄慄，此豈還可復假兵權，必欲有事朔方，不如專任守貞，尚無他慮呢！」亦非知本之言。馮李亦不以爲然，遂授杜威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他如梁漢璋、宋彥筠、王饒、薛懷讓諸將，統隨往北征。且下救勝道，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能說不能行奈何？結末一行，是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是救一下，各軍陸續出發，偏偏大不助美，自六月積雨，至十月未止，軍行糧輸，免不得拖泥帶水，各生怨言。

杜威到了廣晉，與李守貞會師，北向進行，且恐兵馬不足，再令妻宋國公主入都，乞請添兵。晉主將禁軍多半撥往，顧不得宿衛空虛，但望他剋期奏捷。威帶領全軍，直往瀛州，遙見城門大開，寂若無人，不由的暗暗驚疑，徬徨却顧，當下駐營城外，分遣偵騎四往探聽，俟得偵報，謂遼將高漢翰，已引兵潛出，刺史劉延祚，不知去向，威乃令馬軍排陣使梁漢璋，引二千騎往追遼兵。此時應知中計，何不速退，還要令梁漢璋往追，想是漢璋死此地了。漢璋奉令前進行，至南陽務，陷入伏中，遼兵四面齊起，把漢璋困住，堦心。漢璋左衝右突，竟不能脫，徒落得全軍覆沒，暴骨沙場。

敗報遞入威營，威慌忙引還，那時遼主耶律德光，聞知晉軍已退，遂大舉南來，追躡晉軍。杜威素來膽小，星夜南奔，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往會，主張拒敵。威乃與同趨恒州，使彥澤爲先鋒，進至中渡橋，橋據滹沱河中流，遼兵已上橋扼守，由彥澤麾衆與爭，三却三進，遼兵焚橋退去，與晉軍夾河列營。

遼主德光見晉軍大至，爭橋失利，恐晉軍急渡，洩洩，勢不可當，正擬引衆北歸。嗣聞晉軍沿河築營，爲持久計，乃逗留不去。杜威築壘自固，閉門高坐，偏裨皆節度使，無一奮進，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談軍事。磁州刺史李穀獻策道：「今大軍與恒州相距，不過咫尺，烟火相望。若多用三股木置水中，就木上積薪布土，橋可立成，更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入虜營，表裏合勢，虜自驚潰了。」確是退敵之策。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從。惟遣穀南至懷孟督運軍糧。

遼主德光見杜威久不出兵，料知惟怯無能，遂用大兵潛壓晉營，暗遣部將蕭翰與通事劉重進，領騎兵百人及步卒數百潛渡渾沱河上游，遼出晉軍後面，斷晉糧道。途中遇着晉軍樵採，便即掠去。有幾個脚生得長的，逃回營中，張皇虜勢，說有無數遼兵，截我歸路。營中得此消息，當然恟懼。遼將蕭翰等馳至樂城，如入無人之境，城中成兵千餘人，猝不及防，竟被翰等闖入，沒奈何，狼狽乞降。翰俘得晉民，黥面爲文，有奉敕不殺四字，各縱使南走。運糧諸役夫，從道旁遇着總道是虜兵深入，不如趕緊逃生，遂把糧車棄去，四處奔潰。一時風聲鶴唳，傳遍中原。中國專屬唐人僞發外人驛去。李穀在懷孟聞警，忙自繕奏疏，密陳大軍危急，請車駕速幸瀘州，並召高行周符彥卿扈從，急發兵守瀘州河陽，防備敵衝。這疏由軍將關勳飛馬走報，晉廷接到駁疏，相率驚惶。那杜威又奏請益兵，都城衛士已遣發軍前，只剩得宮禁守兵數百名，又一齊調赴，并命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往詣軍前，追呼嚴急，所在鼎沸。已而杜威復遣使張祚告急，晉廷無從派兵，但遣祚歸報行營，令他嚴守，祚還至途中，竟被遼兵擄去。嗣是內外隔絕，兩不相通。

開封尹桑維翰自擊危狀，求見晉主，擬進陳守禦計畫。晉主正在苑中調鷹，祇圖快樂，不欲維翰入見。當遣內侍拒絕。維翰不得已，入樞密院，與馮玉李崧談及國事，話不投機，半句多，任你桑維翰韜略弘深，議論確當，那馮李兩公，只是搖首閉目，不答一詞。維翰悵然趨出，還語所親道：「晉氏將不血食了！」

過了兩三天，軍報益急，晉主因欲親自出征，都指揮使李彥韜入阻道：「陛下親征，執守宗社，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陛下尊爲天子，難道可屢冒矢石麼？」晉主乃命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副以符彥卿，共戍瀘州，遣西京留守景延廣，出屯河陽。

杜威在中渡橋，與遼兵相持多日，不展一籌，惱了指揮使王清，入帳見威道：「我軍暴露河濱，無城爲障，營孤食盡，勢且自潰。清願率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道，公率諸軍繼進，得入恒州，守禦有資，始可無恐了。」威躊躇半晌，方纔許諾。派宋彥筠領兵千人，與清俱往，清挺身直前，臨河進戰，約數十回合，殺斃遼兵百餘人，虜勢少却。宋彥筠膽小如驢，一遇遼兵接仗，不到半刻，便即退縮。遼兵從後追殺，彥筠鼻水逃回。獨清尚帶着孤軍，猛力奮鬪，互有殺傷。一再遣使至大營，促威進兵，威安坐營幄，竟不使一人一騎，往救王清。清力戰至暮，願語部衆道：「上將握兵，坐視我等圍困，不肯來援，想必另有異謀。我等食君祿，當盡力君事，遲早總是一死，不如以死報國罷！」部衆都爲感動，死戰不退。既而天色漸昏，遼主騰出新軍來圍王清，可憐王清勢孤力竭，與衆盡死。臨死時，尚格斃遼兵數名。小子有詩嘆道：

沙場戰死顯忠名，壯士原來不惜生；只恨賊臣甘誤國，前驅殉節尚無成。

王清既死，諸軍奪氣，遼兵乘勝躡營，環逼晉營。究竟杜威如何抵敵容至下回再詳。

傾南唐之全力，尙不能拔一孤城，可見師克在和，不和必敗。彼李仁達四處乞援，僅得一吳越偏師，拒戰失利，假令南唐各將齊心協力，取孤城如反手，亦何至曠日無功耶？若杜威雖中途計坐失一梁漢，然尙無損大局。苟聯合張彥澤等，臨澤沱河以殺敵，則一舉可逐遼兵，抑或從王清言，併力俱進，亦得入據恒州，固守却敵。失此不行，徒致良將喪軀，強虜四逼，天下未有將帥不和而能出師告捷者也。南唐尙不足責，如杜威者，其石氏之賊巨乎。

### 第三十六回 張彥澤倒戈入汴 石重貴舉國降遼

却說遼兵環逼晉營，氣焰甚盛，晉營中勢孤援絕，糧食且盡。杜威計無所施，惟有降遼一策，或尙得保全性命。當與李守貞、宋彥筠等商議，衆皆無言。獨皇甫遇進言道：「朝廷以公爲貴戚，委付重任，今兵未戰敗，遽欲覩顏降虜，敢問公如何得對朝廷！」遇後來爲晉殉難，故特別提出。威答道：「時勢如此，不能不委曲求全。」遇憤慨而出。威密遣心腹將士馳往遼營請降，且求重賞。遼主德光道：「趙延壽威望素淺，未足爲中原主子，汝果降我，當令汝爲帝。」仍是騙局。這語由將士還報，威大喜過望，卽令書記官草好降表。越宿召集諸將，出表相示，令他依次署名。諸將雖然駭愕，但多半貪生怕死，依令畫諾，惟皇甫遇未曾與列。威再遣閤門使高勳齎奉降表，呈入遼營。遼主優詔慰納，遣勳報威，卽日受降。

威便令軍士出營列陣，軍士踴躍趨出，摩拳擦掌，等待廝殺。俄見威出帳宣諭道：「現已食盡途窮，當與汝等共求生計，看來只有降敵了。」說着，遂命軍士釋甲投戈，軍士驚出意外，禁不住號哭起來，霎時間聲震原野。威與守貞同時揚言道：「主上失德，信用姦邪，猜忌我軍，我等進退無路，不如投順北朝，別求富貴。」杜威原是喪心不盡守貞，亦復如此。

語未畢，已有一遼將帶着遼騎，整轡前來，身上穿着豬袍，很是鮮明。看官道是何人，原來就是趙延壽。延壽到了軍前，撫慰士卒，杜威以下，相率迎謁。延壽命隨行遼兵，遞上豬袍，交與杜威。威欣然披服，向北下拜，及起身向衆，居然趾高氣揚，隱隱以中國皇帝自命。廉恥掃地，延壽卽引威等往謁遼主。遼主語威道：「汝果立功中國，我當不負前言。」威率衆將舞蹈謝恩。遼主面授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

威頗爲前驅，引遼主至恒州城下，招諭守將王周，勸他出降。周卽開城迎入，遼主率大軍入城，派兵往襲代州。刺史王暉亦舉城迎降。遼主復遣通事耿崇美招降易州，易州刺史郭璘，素具忠忱，每當遼兵過境，必登陴拒守，無懈可擊。遼主德光嘗恐他邀截歸路，屢有戒心，每過城下，必指城歎息道：「我欲吞併中原，恨爲此人所扼，遲早總要除他哩。」至是命崇美往撫易州，易州兵吏聞風生畏，爭先出降。璘不能禁阻，但痛罵崇美，崇美怒起，拔劍殺璘，應手而倒。不略忠臣。

易州歸遼，義武軍節度使李殷，安國軍留後方泰，相繼降遼。遼主命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安國節度使，另派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遂引兵自邢相南行，杜威率降衆隨從。皇甫遇不欲降遼，偏遼主召他入帳，令先驅入大梁，遇固辭而出，泣謂左右曰：「我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尙忍倒戈圖主麼？」是夜引從騎數人，行至平棘，願語從騎道：「我已數日不食了，尙何面目南行！」遂扼吭而死。節尙可取。

遼主改命張彥澤先進，用通事傳住兒。一譯作富珠哩。爲都監，偕彥澤前取大梁。彥澤引兵二千騎，倍道疾馳，星夜渡白馬津，直抵滑州。晉主重貴始聞社威敗降，接連收到遼主檄文，乃是由彥澤傳驛遞來，內有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等語。想是晉臣所爲。慌得重貴面色如土，急召馮玉、李崧、李彥韜三人入內計事。三人面面相覷，最後是李崧開口道：「禁軍統已外出，急切無兵可調，看來只有飛詔河東，令劉知遠發兵入衛呢！」重貴聞言，忙命李崧草詔，遣使西往。

過了一宵，天色微明，宮廷內外，競起喧聲。重貴驚醒起牀，出問左右，纔知張彥澤領着番騎，已逼城下。嗣又有內侍入報道：「封邱門失守，張彥澤斬關直入，已抵明德門了！」重貴越加慌忙，急令李彥韜搜集禁兵，往阻彥澤。不意彥韜已去，宮中益亂，有兩三處縱起火來。重貴自知難免，攜劍巡宮，驪后妃以下十餘人，將同赴火，親軍將薛超從後趕上，抱住重貴，乞請緩圖。俄遞入遼主與晉太后書，語頗和平。重貴乃令親卒撲滅烟火，自出上苑中，召入



翰林學士范質，含淚與語道：「杜郎背我降遼，太覺相負，從前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爲留守，商諸遼主，遼主曾謂我可當此任，卿今替我草一降表，具述前事，我母子或尚可生活了。」

質依言起草，援筆寫就，但見表中列着：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與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兇，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嬪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覺端，果胎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暨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於郊野，面縛待罪，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表文章就，呈示重貴。重貴正在瞧着，突有一老婦踉蹌進來，帶哭帶語道：「我會屢說馮氏兄妹，是靠不住的。汝寵信馮氏，聽他妄行，目今鬧到這個地步，如何保全宗社？如何對得住先人？」重貴轉眼旁顧，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皇太后 李氏。當下心煩意亂，也無心行禮，只默默的站在一旁。李太后尙欲發言，外面又有人趨入道：「遼兵已入寬仁門，專待太后及皇帝回話。」太后乃顧問重貴道：「汝究竟怎麼樣辦？」重貴答不出一句話兒，只好將降表奉閱，太后約略一瞧，又慟哭起來。

范質在旁勸慰道：「臣聞遼主來書，無甚惡意，或因奉表請罪，仍舊還我宗社，亦未可知。」重貴子語。太后也想不出別法，徐徐答道：「禍及燃眉也，顧不得許多了。他既致書與我，我也只好覆答一表，卿且爲我繕草罷。」質乃

再草一表。其文云：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至，伏蒙阿翁皇帝降書安撫。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反且辜恩虧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咸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長震怒，中外播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斃，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太后與貴貴把表文略瞧一周，便召入延煦、延寶，令他賣着表文，往謁遼營。相傳延煦、延寶，係是重貴從子，重貴養爲己兒，或說由重貴親生，未知孰是。兩人素居內廷，所兼節度使職銜，乃是遙領並未蒞任。此次入奉主命，只好賣表前去。那遼通事傅住兒，已入朝來宣遼主敕命，重貴無法拒絕，勉強出見。傅住兒令重貴脫去黃袍，改服素衣。下階再拜，聽讀遼敕。重貴顧命要緊，不得已唯言是從，左右皆掩面而泣。諸朝貴婦人如何守國。

待傅住兒讀畢出朝，重貴垂淚入內，特遣內侍往召張彥澤，欲與商量後事。彥澤不肯應召，但使內侍覆報道：「臣無面目見陛下！」重貴還道他懷羞怕責，因此不來。再遣使慰召，彥澤微笑不應，自至侍衛司中，捏稱晉主命，令召開封尹桑維翰入見。維翰應命前來，行至天街，適與李崧相遇，立馬與談，纔說了一二語，有軍吏行近維翰馬前，長揖與語道：「請相公赴侍衛司。」維翰料爲彥澤所欺，勢難免禍，乃語李崧道：「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事，究爲何因？」崧懷慚自去。

維翰既入侍衛司，望見彥澤堂堂高坐，面色驕倨，不禁憤恨交并，指斥彥澤道：「去年脫公罪戾，使領大鎮，繼授兵權，主上待公不薄，公奈何負恩至此！」彥澤無詞可答，但令賓諸別室，派兵看守。

一面索捕讎人，稍有嫌隙，無不處死。復縱兵大掠，擄得珍寶，多取爲己有。貧民亦乘勢闖入富家，殺人越貨，搶劫至兩晝夜，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北朝，百益驕橫，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前面導着大旗，上書赤心爲主四字。道旁士民，免不得笑罵擲擲，隨軍聞聲拿捕，有幾個晦氣的，被他拿至彥澤面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起三指，便將犯人梟首。宣徽使孟承誨，匿避私第，也被彥澤捕至，結果性命。閣門使高勳，外出未歸，彥澤乘醉入高勳家，勳有叔母及弟，出來酬應，片語未合，俱被殺死。陳尸門前，都下咸有戒心，差不多似豺虎入境，寢食不安。先是彥澤嘗爲彰義軍節度使，擅殺掌書記張式，甚至決口剖心，截斷四肢。又捕住亡將楊洪，先截手足，然後處斬。河陽節度使王周，曾奏劾彥澤不法二十六條，刑部郎中李濤等，亦交章請誅，彥澤坐貶爲龍武將軍。後來輿遠有功，因復擢用。上文所載桑維翰語，就指此事。補敘明白。

李濤時爲中書舍人，私語所親道：「我若逃匿溝瀆，仍不得免，何如親自往見，聽他處置！」遂大膽前往，至彥澤處投刺直入，朗聲呼道：「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就接見，且笑語道：「舍人今日可知懼否？」濤答道：「濤今日懼足下，彷彿足下前日懼濤，向使朝廷早用濤言，何致有今日事！」彥澤益發狂笑，命從吏酌酒與飲。濤取飲立盡，從容自去，旁若無人。彥澤到也無可如何。

未幾令部兵入宮，脅遷重貴家屬至開封府，宮中無不痛哭。重貴與太后李氏，皇后馮氏，得乘肩輿，宮人宦官十餘名，隨後步行。彥澤見重貴等攜有金珠，又使人前語道：「北朝皇帝就要來京，庫物却不應取藏哩！」重貴沒法，悉數繳出。彥澤擇取奇玩，餘仍還封庫中，留待遼主。及重貴等已入開封府署，更派控鶴指揮使李筠，率兵監守內外不通。漢姦比外夷更凶，彥澤可見一斑。重貴姑母烏氏公主，以金帛賂守卒，始得入見重貴及太后，相持一劬，訣別而歸，夜自經死。倒還是個烈婦。重貴使取內庫帛數疋，庫吏不肯照給，且厲聲道：「這豈尙是晉主所有麼？」重貴又向李崧求酒，崧語使人道：「非敢愛酒，恐陛下飲酒後，更致憂躁，別生不測，所以不敢奉進。」宗社已失，還要酒何用，還是

重貴自取其辱。重貴因所求不得，再欲召見李彥韜。待久不至，正在潸然淚下，忽由彥澤差來悍吏，硬索楚國夫人丁氏，丁氏係延煦母。年逾三十，華色不衰，爲彥澤所垂涎。重貴稟白太后，不欲使往，太后當然遲疑。怎奈彥澤一再強迫，連太后亦不能阻難。丁氏更身不由主，被他載去。洽容誨淫，想總不能保全名節了！不孝馮皇后還保存重貴體面。是夕彥澤竟殺死桑維翰，用帶加頸，遣報遼主，詭云維翰自縊身亡。遼主悵然道：「我並不欲殺維翰，奈何自盡！」遂傳命厚卹家屬。晉將高行周符彥卿，都詣遼營請降。遼主傳入，兩人拜謁帳前，但聽遼主宣言道：「符彥卿，你可記得陽城戰事否？」見三十四回。彥卿答道：「臣當日出戰，但知爲晉主效力，不暇他想。今日特來請罪，死生惟命！」你既知有晉主，到此何故變節？遼主解頤笑道：「也好算一個強項士，我赦你前罪罷了！」彥卿拜謝，與高行周一同退出。

適延煦延寶奉表入帳，并呈上傳國寶等。遼主覽過表文，也不多言，惟接受傳國寶時，却反覆摩挲，最後問延煦道：「這印可真嗎？」延煦答言是真。遼主沈吟道：「恐怕未必！」遂從案上取過片紙，草草寫了數行，遞給延煦道：「你去交與重貴便了。」二人趨出。卽返報重貴。重貴見遼主手書，乃是模糊糊糊的漢文。略云：

大遼皇帝付與孫石重貴知悉，孫勿憂恐，必使汝有噉飯處。惟所獻傳國寶未必是真，汝既誠心歸降，速將真印送來！

重貴看了前數語，心下略略放寬。及瞧到後數語，又不免焦急起來，便自言自語道：「我家只有此寶，奈何說是假的。」忽又猛然省悟道：「不錯，不錯！」旁顧左右，只有愁容慘澹的妃嬪幾個，沒人可代爲書狀。乃援筆自書道：

先帝入洛京時，爲僞主從珂自焚，傳國寶，不知所存，想必與之俱燼。先帝受命，旋製此寶，臣僚備知此事。臣至今日，何敢藏寶，勿獻謹此狀聞。

這奏狀着人遞去，纔免遼主詰責。嗣聞遼主渡河來京，意欲與太后前往奉迎，先告知張彥澤。彥澤不欲令見

遼主特遣人奏白遼主道：「天無二日，寧有兩天子相見路旁？」遼主依議，不許重貴郊迎，趙延壽等語。遼主道：「晉主既已乞降，當使銜璧牽羊，大臣與觀，恭迎郊外。」遼主搖首道：「我遣奇兵直取大梁，並非前往受降，何必用這般古禮？惟景延廣前言不遜，很是可恨，應即速捕來！」遂派兵往捕延廣，自引親軍渡河南行。途次傳令晉臣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仍用漢儀。晉臣請備齊法駕，迎接遼主。遼主又覆報道：「我方擐甲督兵，太常儀衛，尚未暇用，儘可不必施行！」

及行至封邱，景延廣自來謁見。遼主怒責道：「兩國失歡，皆汝一人所致，汝尚敢來見我麼？」十萬橫磨劍，今日何在！妙甚！延廣極口抵賴。遼主召喬榮入證，那延廣尚不肯承認，經喬榮取出一紙，就是當日筆錄，字迹分明。見三十三回。此時證據顯然，百啄難辨。榮復證成延廣罪案十條，每服一事，即授一籌。籌至八數，遼主忿然道：「罪不勝誅，說他做甚！」延廣渾身發抖，伏地請死。由遼主喝令鎖着，押往北庭，延廣夜宿陳橋，俟守兵少懈，扼吭而死。得免刀頭痛苦，還是幸事。

時已歲暮，到了除夕這一日，晉廷文武百官，聞遼主翌日到京，夤夜出宿封禪寺。越日爲正月元旦，百官在寺內排班，燕辭晉主，改服素衣紗帽，出迎遼主。但見遼兵整隊前來，前步後騎，統是雄糾糾的健兒，聲蹀蹀的壯馬。當中擁着一位遼皇帝，貂帽貂裘，裹着鐵甲，高坐逍遙馬上，英氣逼人，惹得晉臣眼花撩亂，慌忙匍伏道旁，叩頭請罪。遼主見路左有一高阜，縱轡上登，笑盈盈的俯視晉臣，徐令親軍傳諭，叫晉臣一律起身，仍易常服。晉臣三呼萬歲，響徹雲霄。越寫越亂。

晉左衛上將軍安叔干，起身出班，趨至高阜前，再行跪下，口作胡語。遼主哂道：「你就是安沒字麼？汝從前鎮守邢州，已累表通誠，我嘗記着，至今未忘。」叔干聽着，好似小兒得餅，非常喜歡，便磕了幾個響頭，呼躍而退。毫無羞恥。他本喜習夷言，罕識漢文，時人呼爲安沒字，所以遼主亦如此相呼。

晉臣已皆起立，引導遼主入封邱門，纔到門前，晉主重貴、偕太后等一齊出城，來迎遼主。遼主拒不令見，但使往寓封禪寺中，自率大軍徑入城內百姓，驚呼駭走。遼主上登城樓，遣通事宣諭道：「我亦猶人，汝等百姓，無庸驚慌，此後當使汝等蘇息！我本無意南來，漢人引我至此哩！」百姓聞諭，稍稍安靜。遼主再下樓入明德門，門內就是宮禁，他却下馬拜揖，然後入宮，令樞密副使劉敏權開封尹事。到了日暮，遼主仍出屯赤岡。不欲汚亂宮闈，冀欲尙知禮義。

晉閹門使高勳，上訴遼主，謂張彥澤安殺家人，百姓亦爭投牒疏，詳列彥澤罪狀。遼主命將彥澤繫至，宣示百官，問彥澤應否處死？百官統言應斬。遼主道：「彥澤應加死刑，傅住兒亦不爲無罪，索性叫他同死罷！」遂令併捕傅住兒，與彥澤擲至北市，派高勳監刑。號礮一響，雙首齊落。彥澤前時所殺士大夫的子孫，俱經杖來觀，且哭且詈。高勳命將彥澤屍骸，斷腕剖心，祭奠枉死諸人。百姓且破腦取髓，燔肉分食，頃刻即盡。未知延昭母丁氏意中如何？

遼主又命將晉主宮眷，盡徙入封禪寺，派兵把守。會連日雨雪，外無供億，重貴等凍餒不堪。李太后使人語寺僧道：「我嘗飯僧至數萬金，今日獨不相念麼？」可爲僧者鑒。僧徒謂虜意難測，不敢進食。太后哭泣不止。重貴復密求守兵，丐得粗糲爛飯，勉強充飢。過了數日，遼主頒下詔敕，廢重貴爲負義侯。晉自石敬瑭僭位，只得一傳，共計二主，湊成十一年而亡。小子有詩歎道：

大敵當前敢倒戈，皇綱不正叛臣多；  
追原禍始非無自，成也蕭何敗也何！

重貴被廢後，還要遷他到黃龍府，欲知底細，請看官續閣下回。

觀本回杜威張彥澤事，令人髮指，但亦由石氏自取其咎耳。石敬瑭爲明宗婿而滅唐，杜威爲石氏婿而滅晉，報應顯然，何足深怪。張彥澤反類事，轉爲虜効力，屠掠京邑，劫辱帝妃，罪較杜威爲尤甚，然當日殺人負罪，廷臣交章請誅，石氏何爲姑息養奸，賂從貶抑，便即遷播，仍使之典握兵權，倒戈反噬耶！況石重貴姦淫叔母，寵信佞臣，太后屢誡不知悛，謀臣獻議不知納，國危

身辱，倉皇出降，不亦宜乎？故有石敬瑭之爲父，必有石重貴之爲子，其父暴興，其子暴亡，因果誠不爽哉！

### 第三十七回 遷漢北出帝泣窮途 鎮河東藩王登大位

却說遼主廢去晉主重貴，且令徙往黃龍府。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城，遼太祖東征渤海，還至城下，見有黃龍出現城上，因改號爲黃龍府。重貴聞要徙至遼東，那得不慌，那得不悲，就是李太后以下諸宮眷，統是相向號泣，用淚洗面。有何益處？遼主却使人傳語李太后道：「開重貴不從母言，因致覆亡，汝可自便，不必與重貴偕行。」李太后泣答道：「重貴事妾甚謹，不過違背先君，失和上國，所以一舉敗滅。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將安所歸？」語亦太迂。

遼主乃仍自亦崗入宮，所有內外各門，統派遼兵守衛。每門礮犬灑血，并用竿懸挂羊皮，作爲厭勝。當下面諭晉臣道：「從今以後，不修甲兵，不買戰馬，輕賦省役，好與天下共享太平了。」遂撤消東京名目，降開封府爲汴州，府尹爲防禦使。遼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悉仍舊制。趙延壽薦引李崧，說他才可大用。還有遼學士張礪，從前也做過晉臣，與延壽同時降遼，亦謂崧可入相。遼主因授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適威勝軍節度使馮道，自鄆州入朝，遼主亦素聞道名，即時召見。道拜謁如儀，遼主戲問道：「你是何等老子？」道答道：「無才無德，獅頑老子。」遼主不禁微笑，又問道：「汝看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應聲道：「此時卽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惟皇帝尙可救得呢。」無非面諛。遼主甚喜，仍令道守官太傅，充樞密顧問。隨卽遣使四出，頒詔各鎮，諸藩爭上表稱臣。獨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住涇州，不受遼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王乃遼使，舉秦成階三州降蜀。

杜威自降遼後，仍復名重威，率部衆屯駐陳橋。遼主在河北時，恐他兵衆生變，曾令繳出鎧仗數百萬，搬貯恒

州戰馬數萬，驅歸北庭。遼主渡河入梁，意欲派遣胡騎，驅衆入河，盡行處死。部將謂他處晉兵，聞風知懼，必皆拒命，不若權時安撫，緩圖良策。遼主雖然罷議，心中總不能無疑，所以供給不時，累得陳橋戍卒，晝餓夜凍，怨罵重威。重威不得已，表遼軍情。遼主召趙延壽入議，仍欲盡誅晉兵。延壽道：「皇帝親冒矢石，取得晉國，是歸諸己有呢？還是替他人代取呢？」遼主變色道：「我傾國南征，五年不解甲，纔得中原，難道甘心讓人麼？」延壽又道：「晉國南有唐，西有蜀，皇帝可曾聞知否？」遼主道：「如何不聞！」延壽復道：「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接連吳蜀，晉常用兵防守，連年不懈。臣想南方暑濕，非北人所能久居，他日車駕北歸，無兵守邊，吳蜀必乘虛入寇。恐中原仍非皇帝所有，豈不是歷年辛苦，終歸他人麼？」遼主愕然道：「我未曾料到此着，據汝所說，今將奈何？」延壽道：「最好將陳橋降卒，分守南邊，吳蜀便不能爲患了。」遼主道：「我前在潞州，一時失策，盡把唐兵授晉，得此兵，反與我爲讎，轉戰數年，纔得告捷，今幸入我手，若非悉數殲除，後患仍不淺哩！」延壽道：「從前留住晉兵，不質妻孥，故有此患，今若將戍卒家屬，徙置恒定雲朔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料他必顧念妻子，不敢生變。這却是目前上策哩！」遼主方纔稱善，即命陳橋降卒，分遣還營。

看官！你道延壽此言，是爲遼呢？是爲晉呢？還是爲降卒呢？小子不必評斷，但看上文遼主與延壽言，許他爲中國皇帝，他喜出望外，便可知他的心術，話中有話了。含蓄得妙。

且說晉主重貴得遼主救命，遼往黃龍府，重貴不敢不行，又不欲遽行，延挨了好幾日。那遼主已派騎士三百名，迫令北遷，沒奈何，挈眷起行。除重貴外，如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相偕隨往。還有宮嬪五十人，內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廚七人，茶酒三人，儀鑾司三人，親軍二十人，一同從行。遼主又派晉相趙瑩，樞密使馮玉，都指揮使李彥韜，伴送重貴，沿途所經州郡長吏，不敢迎奉，就使人供饋，也被遼騎擄去。可憐重貴以下諸人，得了早餐，沒有晚餐，得了晚餐，又沒有早餐，更且山川艱險，風雨淩



清，觸目皆愁，嗔臍何及！回憶在大內時，與馮后等調情作樂，諠浪笑傲，恍同隔世。富貴原是幻夢。

及入礪州境內，刺史李穀迎謁路隅，相對泣下。穀且泣且語道：「臣實無狀，負陛下恩！」重貴流涕不止，彷彿似有物堵塞，一語都說不出來。穀傾囊獻上，由重貴接受後，方說了與卿長別四字。遼兵不肯容情，催穀速去。穀乃拜別重貴，自返礪州。重貴行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塞址，慨然憤歎道：「我家何負杜賊，乃竟被他破壞天乎天乎！」說至此，不禁大慟。誰叫你信任此賊！左右勉強勸慰，方越河北趨。

到了幽州，闔城士庶統來迎觀。父老或牽羊持酒，願爲獻納，都爲衛兵叱去，不令與重貴相見。重貴當然悲慘，州民亦無不唏噓。至重貴入城，駐留旬餘，州將承遼主命，犒賞酒肉，趙延壽母亦具食饌來獻。重貴及從行諸人，纔算得了一飽。

既而自幽州啓行，過薊州、平州，東向榆關，榛莽塞路，塵沙蔽天，途中毫無供給，大衆統餓得飢腸轆轤，因頓異常。夜間住宿，也沒有一定館驛，往往在山麓林間，瞌睡了事。幸喜木實野蔬，到處皆有，宮女從官，自往採食，尙得療飢。重貴亦藉此分甘，苟延殘命。

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州署中懸有遼太祖阿保機畫像，遼兵迫令重貴等下拜。重貴不勝屈辱，拜後泣呼道：「辭超誤我，不使我死。」一求死甚易，恐仍口是心非。再走了五六日，過海州，境內有東丹王墓，特遣延煦瞻拜。嗣是渡遼水，抵渤海國，鐵州迺遷至黃龍府，大約又閱十餘天，說不盡的苦楚，話不完的勞乏。李太后、安太妃兩人，年齡已高，委頓的了不得。安太妃本有日疾，至是連日流淚，竟至失明。就是馮皇后以下諸妃嬪，均累得花容顛頹，玉骨銷磨，這真所謂物極必反，數極必傾，前半生享盡榮華，免不得有此結果呢！當頭棒喝。

遼主德光已將重貴北遷，據有中原，遂號令四方，徵求貢獻。鎮日裏縱酒作樂，不顧兵民。趙延壽請給遼兵餉，精、德光笑道：「我國向無此例，如各兵之食，令他打草穀罷了。」看官道打草穀三字，作何解釋。原來就是劫奪的。

別名，自遼主有此宣言，胡騎遂四出剽掠，凡東西兩京畿，及鄭滑曹漢數百里間，財畜俱盡，村落一空。

遼主又嘗語判三司劉昫道：「遼兵應有特賞，速宜籌辦！」劉昫道：「府庫空虛，無從頒給，看來只有括借富民！」遼主允諾，遂先向都城士民，括借錢帛，繼復遣使數千人，分詣各州，到處括借。民不應命，即加苛罰。百姓痛苦異常，不得已傾產輸納。那知遼主并未取作犒賞，一古腦兒貯入內庫，於是內外怨憤，連遼兵亦都解體了。

楊光遠子承勳，由汝州防禦使，調任鄭州。見三十三回。遼主因他劫父致死，召令入都，承勳不敢不至。及進謁遼主，被遼主當面呵斥，且置諸極刑，令部兵鬻割分食。別用承勳弟承信爲平盧節度使，使承楊氏宗祀。匡國軍節度使劉繼勳，曾參預絕遼政策，至是入朝。遼主亦爲遼主所責，命他鎮任，將解送黃龍府。宋州節度使趙在禮，聞遼將述軌拽刺等，入據洛陽，急自宋趨洛，進謁遼將。述軌拽刺，踞坐堂上，絕不答禮，反勒令獻出財帛。在禮很是憤悶，但託言入朝大梁，再行報命。僥倖脫身，轉趨鄭州，接得劉繼勳被拘消息，自恐不免，便在馬樞間縊死。死已晚矣。遼主聞在禮死耗，方將繼勳釋出，繼勳已驚慌成疾，未幾畢命。爲此種種情事，遂致各鎮耽憂，別思擁戴一尊，驅逐胡兵，可巧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乘勢崛起，雄長西陲，於是中原帝統，迫歸劉氏身上，又算做了一代的亂世君主。特筆提出，成一片段。

劉知遠鎮守河東，本來是蓄勢待時，沈機觀變，所以晉主絕遼，他亦明知非策，始終未嘗入諫。及遼主入汴，亟派兵分守四境，防備不虞，且恐遼兵強盛，一時不便反抗，特遣客將王峻、齊奉三表，馳往大梁。一是賀遼主入汴，二是說河東境內，夷夏雜居，隨在須防，所以未便離鎮入朝。三是因遼將劉九一駐守南川，有礙貢道，請將劉軍調開，俾便入貢。遼主德光覽畢表文，很是喜歡，便令左右擬詔褒獎，詔書草定，由遼主過目，特提起筆來，將劉知遠三字上加一兒字。又取出木枋一支，作爲賜物，命王峻持詔及枋，還報知遠。向例遼主賞賜大臣，以木枋爲最貴，大約如漢朝舊制，頒賜几杖相似。遼臣中惟皇叔偉王，纔得此物。王峻負枋西行，遼兵望見，相率避路，可見得這枝木枋是

非常鄭重的意思。

及峻到河東覆報知遠，呈上遼主詔書，及所賜木枋，知遠略略一瞧，並沒有甚麼希罕，但問及大梁情形，峻答道：「遼主貪殘，上下離心，必不能久有中原，大王若舉兵倡義，銳圖興復，海內定然響應，胡兒雖欲久居，也不可得了。」知遠道：「我遞去三表，原是緩兵計策，並不是甘心臣虜。」借知遠口中說出衷衷本意。但用兵當審察機宜，不可妄動，今遼兵新據京邑，未有他變，怎可輕與爭鋒？好在他專嗜財貨，慾壑已盈，必將北去。況且冰雪已消，南方卑濕，虜騎斷不便久留。我乘他北走，進取中原，方可保萬全了。」計策固是奈百姓何。於是按兵不發，專俟大梁動靜，再定進止。

遼主未得知遠謝表，疑有貳心，又派使催貢方物。知遠乃遣副留守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遼主面語文珂道：「汝主帥劉知遠，既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究竟懷着甚麼意思？」文珂權詞解免。經遼主令他回報，即兼程西歸，報明知遠。孔目官郭威在側，便即進言道：「虜恨已深，不可不防。」知遠道：「且再探聽虛實，起兵未遲。」

忽由大梁傳到遼詔，上書大遼會同十年，大赦天下，知遠大驚道：「遼主頒行正朔，宣布赦文，難道真要做中國皇帝麼？」行軍司馬張彥威入勸道：「中原無主，惟大王威望日隆，理應乘此正位，號召四方，共逐胡虜。」知遠笑道：「這却未便，我究竟是個管臣，怎可背主稱尊？且主上北遷，我若可半道截回，迎入太原，再謀恢復，庶幾名正言順，容易成功了。」遂下令調兵，擬從丹陘口出發，往迎晉主。特派指揮使史弘肇，部署兵馬，預戒行期。

看官，你道劉知遠的舉動，果是真心爲管麼？他探聽得大梁消息，多推尊遼主爲中國皇帝，不禁心中一急，因急生智，獨想出一個迎主的名目，試驗軍情。揭出肺腑。究竟大梁城內，是何實迹？小子不得不據實敘明。

遼主德光，入據大梁，已經匝月，乃召晉百官入議，開口問道：「我看中國風俗，與我國不同，我不便在此久留，當另擇一人爲主，爾等意下如何？」語纔說畢，即聽得一片喧聲，或是歌功，或是頌德，結末是說的中外人心，都願推戴皇帝，大家都是搖尾狗。遼主猶笑道：「爾等果是同情麼？」語未已，又聽了幾十百個是字。遼主道：「衆情一致，足

見天意，我便在下月朔日，升殿頒敕便了。」大衆纔退。

到了二月朔日，天色微明，晉百官已奔入正殿，排班候着，但見四面樂懸，依然重設，兩旁儀衛，特別一新。大衆已忘故主，只眼巴巴的望着遼主臨朝。好容易待至辰牌，纔聞鐘聲震響，雜樂隨鳴，裏面擁出一位華夷大皇帝，戴通天冠，着絳紗袍，手執大珪，昂然登座。晉百官慌忙拜謁，舞拜三呼。極爲醜陋。朝賀禮畢，遼主頒正朔，下敕詔，當即退朝。

晉百官陸續散歸，都道是富貴猶存，毫無悵觸。獨有一個爲虎作倀的趙延壽，同居私第，很是快快。他本由遼主面許，允立爲帝，見三十三回此時忽然變幻，無從稱尊，一場大希望，化作水中泡，那得不鬱悶異常。左思右想，纔得一策，越日即進謁遼主，乞爲皇太子。虧他想出遼主勃然道：「你也太誤了！天子兒方可做皇太子，別人怎得躡入？」延壽連磕數頭，好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衷。遼主徐說道：「我封你爲燕王，莫非你還不足麼？我當格外遷擢便了。」延壽又不好多嘴，只得稱謝而出。遼主乃召入學士張勵，令爲趙延壽遷官。時方號恆州爲遼中京，張勵因奏擬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兼樞密使。遼主見了奏草，援筆塗去二語，單刺得中京留守兼樞密使八字，頒給延壽。延壽不敢有違，惟益怨遼主，食言，越加憤憤。

誰知趙延壽未得稱帝，劉知遠恰自加帝號，居然與遼抗衡。河東指揮使史弘肇，奉知遠命，召諸軍至毬場，當面傳言，令他即日迎主。軍士齊聲道：「天子已被擄去，何人作主？現在請我王先正位號，然後出師！」弘肇轉白知遠，知遠道：「虜勢尚強，我軍未振，宜乘此建功立業，再作計較。」士卒無知，速應禁止亂言！恐非由衷之論遂命親吏馳詣毬場，傳示禁令。軍士方爭呼萬歲，俟聞禁令傳下，方纔少靜，次第歸營。

是夕即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知遠尚不肯允。翌日復迭上二牋，知遠乃召郭威等入商。郭威尚未開言，旁有都押衙楊邠進言道：「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王若再謙讓不居，恐人心一移，反致生變了！」郭威亦接入

道：「楊押衙所言甚是，願王勿疑！」知遠道：「我始終未忍忘晉，就使權宜正位，也不應驟改國號，另頒正朔。」郭威道：「這也何妨！」知遠乃詠吉稱尊，擇定二月辛未日，即皇帝位。

屆期這一日，知遠在晉陽宮內，被服袞冕，登殿受朝。將吏等聯翩拜賀，三呼萬歲。即由知遠傳制，仍稱晉朝，惟略去開運年號，覆稱天福十二年。慶曆得禮成還宮，又傳諭諸道，凡為遼括借錢帛，一概加禁。且指日出迎故主，令軍士部署整齊，護駕啓行。已經稱帝，還要迎甚，揆故主，證明是掩耳盜鈴。小子記得唐朝袁天罡與李淳風同作推背圖，曾傳下誠語道：

宗親散盡尚生疑，豈識河東赤帝兒！  
頑石一朝俱爛盡，後圖惟有老榴皮。

自劉知遠稱帝後，人始能解此識文。首句是隱斥石重貴，次句是借漢高祖的故事，比例知遠，三句是本遼主石爛改盟語，見二十八回。見得遼主滅晉，石已爛盡，應該易姓，四句老榴皮，是榴劉同音，作爲借映。此語未免牽強。照此看來，似乎萬事都有定數呢。閑文少表，且請看官續閱下回，再敘劉知遠出兵詳情。

前半回叙及晉主北遷，寫出無限痛苦，爲後世亂政失國者，作一鑑。李太后以下，隨往沙漠，歷受艱辛，尚足令人歎息。若如馮氏之嫁姪失節，得爲皇后，始若以爲可幸，及北徙以後，奔波勞悴，求死不得，乃知有奇禍者必有奇禍，守節者未必果死，失節者亦未必倖生也。後半回敘劉知遠事，見得知遠之處心積慮，無非私圖，彼於五代史中，得國可謂較正，乃以堂堂正正之舉，反作鬼鬼祟祟之爲，忽臣晉，忽臣遼，忽欲自帝，心術不純，終風可鄙，以視豁達豪爽之劉季，相去爲何如耶？上下數千年，得漢高祖二人，名同迹異，優劣固自有別也。

### 第三十八回 聞亂驚心遼主遄返 乘喪奪位燕王受拘

却說劉知遠已卽位稱帝，纔親督軍士，出發壽陽，詔訶北趨，邀迎故主。是時石重貴等早已過去，差不多要到黃龍府，那裏還能截回？知遠乃分兵戍守，自率親軍還入晉陽。假惺惺何爲當下擬欲取民財，犒賞將士，將士巴不得有重賞，當然沒有異言。獨有一位新皇內助，聞知此事，便乘知遠入宮時，直言進諫道：「國家勦業，雖由天意，但亦須與民同治。陛下卽位，不聞惠民，先欲剝民，這豈是新天子救民的本意？妾請陛下毋取民財。」知遠皺眉道：「公幣不足，如何是好？」一語未畢，又聽得答語道：「後宮頗有積蓄，何妨悉數取出，賞勞各軍，就使不能厚賞，想各軍亦當原諒，不生怨言。」知遠不禁容道：「卿言足豁我心，敬當從命！」遂檢出內庫金帛，盡行頒賞。軍士格外感激，愈加歡躍。看官道：這位賢婦，係是何人？原來是劉夫人李氏。李氏本晉陽農女，頗有才色，知遠爲校卒時，牧馬晉陽，偶然窺見李氏，便欲娶他爲妻，先向李家求婚。偏李家不願聯姻，嚴詞拒絕，惹得知遠性起，邀同伙伴，晝夜闖入李家，把李氏劫取回來。實是強盜行爲李家素來微賤，無從申訴，只好由他劫去。李氏不得脫身，沒奈何從了知遠，成爲夫婦，不意遇難成祥，轉禍爲福。知遠疊升大官，進王爵，握兵權，李氏隨夫貴顯，亦得受封爲魏國夫人。農家女得此厚福，可謂難得此次知遠爲帝，事出匆匆，未及立后，李氏已乘隙進言，情願將半生私積，一併充公。農家女有此大度，怪不得身受榮封，轉眼間就爲國母了。

這且慢表。且說遼主德光，聞知遠稱帝河東，勃然大怒，立奪知遠官爵，派通事耿承美爲昭義節度使，守住澤潞。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守住相州。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守住孟州。三面扼定，斷絕河東來路，且好相機進攻。那知各處人民，苦遼貪虐，又經游兵輾轉招誘，相聚爲盜，所在揭竿。

滎陽賊帥梁暉，集衆千人，送款晉陽，願効驅策。磁州刺史李穀，也遣人密報知遠，令暉往襲相州。暉偵知相州空虛，高唐英尚未到來，急率壯士數百名，乘夜潛行，直抵相州城下。城上毫無守備，便悄悄的架起雲梯，有好幾十個捷健兒，陸續登城。城內尚未聞知，直至健兒下城啓關，納入衆人，一閃兒殺將進去，守城將吏，纔得驚醒。急切

如何抵禦，只得拚命闖出，奪路飛跑，一半送命，一半逃生。梁暉入據相州，自稱留後，一面報捷晉陽。

還有陝府指揮使趙暉侯章及都頭王晏等，殺死遼監軍劉愿，懸首府門，衆推趙暉爲留後，侯章爲副，奉表晉陽，輸誠投効。

劉知遠聞兩處響應，即欲進取大梁。郭威道：「晉代未平，不宜遠出，且先攻取二州，然後規畫大梁。」知遠乃遣史弘肇率兵五千，往攻代州。

代州刺史王暉背晉降遼，總道是高枕無憂，忽聞晉陽兵到，慌忙調兵守城。無如兵難猝集，敵已先登，霎時間滿城皆敵，無處逃避，立被河東兵拘住，牽至史弘肇馬前，一刀畢命。

代州既下，晉州亦相繼歸順。原來知遠登極，曾遣部吏張晏洪辛處明等，招諭晉州。適晉州留後劉在明往朝遼主，由副使駱從朗權知州事，從朗拘住張辛二使，置諸獄中，可巧遼吏趙熙奉命馳至，括借民財，從朗格外巴結，相助爲虐，民不聊生。大將藥可儁代抱不平，且聞河東勢盛，有意歸嚮，乃糾衆攻殺從朗，并戮趙熙，就在獄中釋出張辛二使，推張爲留後，辛爲都監。張辛便奏報晉陽，知遠自然欣慰。

接連是潞州留後王守恩，亦上表輸誠，又未幾得澶州表章，乞請速援。澶州已爲遼屬，由遼將耶律郎五或作耶烏亦作耶鄂居守，郎五貪酷，爲吏民所苦。水運什長王瓊，連接盜首張乙，得千餘人，襲據南城，圍攻郎五。郎五一面拒守，一面求救。王瓊亦恐遼兵來援，寡不敵衆，忙令弟超奉表晉陽，求發援師。知遠召超入見，賞賚甚厚，越日遣還，但言援兵即發。超馳回澶州，瓊已收死，徒落得悵斷鴛原，自尋生路罷了。連敘數事，爲過去演與之兆。

惟遼主迭聞變亂，未免心驚，乃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秦寧軍節度使安審琦，武寧軍節度使符彥卿等，各歸原鎮，用漢官治漢人，冀免反抗，仍用親吏監軍。適趙延壽新賦悼亡，意欲續婚，他的妻室，即燕國公主，本是唐明宗女，尚有妹子永安公主，出居洛陽，延壽聞阿姨有恣，遂請諸遼主，願以妹代姊。遼主當然允諾，即遣人至洛，迎永

安公主入京。

這永安公主，是許王從益胞妹，素由王淑妃撫養。石敬瑭篡唐即位，曾迎王淑妃母子，留養宮中。且封從益爲鄆國公，繼承唐祀。見二十九回。至重貴嗣立，勳加猜忌，王淑妃自請出外，挈領從益兄妹，往居洛陽。此時接得遼敕，王淑妃是一女流，怎敢違慢，即與鄆國公從益，送永安公主入京，親主婚禮，順便請謁遼主，遼主德光，亦下座答禮，且語王淑妃道：「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是我嫂，怎好受拜！」胡人僉顧名分。淑妃令從益入謁，遼主亦歡顏相待，令母子俱居客館。已而婚嫁禮畢，王淑妃母子，向遼主辭行。遼主面授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年少，未達政事，替他代辭。遼主乃令隨母還洛，仍封從益爲許王。自己尙欲留主中原，命張礪和凝同平章事，且親臨崇元殿，易服赭袍，令晉臣行入閣禮。唐朝故事，天子正殿叫作衙，便殿叫作閣，遼主飭行入閣禮，無非隨時諮問，求治弭亂的意思。

不料禮儀甫定，那宋毫密各州，俱有警報，並稱爲盜所陷。遼主長嘆道：「中國人如此難制，正非我所意料！」嗣是惹動歸思，即擬北返，天氣漸暖，春光將老，遼主越不耐煩，便召晉臣入諭道：「天時向暑，我難久留，意欲暫歸北庭，省問太后，此處當留一親將，令爲節度使，料亦不至生變。」晉臣齊聲道：「皇帝怎可北去，如因省親不便，何妨派使奉迎。」遼主道：「太后族大，好似石柏蟠根，不便移動。我意已定，無容多議了。」晉臣不敢再言，紛紛退出。已而有詔頒下，復稱汴梁爲宣武軍，令國舅蕭翰爲節度使，留守汴梁。翰係述律太后的兄子，有妹爲遼主后，賜姓爲蕭，於是遼國后族，世稱蕭氏。

遼主欲令晉臣一併從行，嗣恐搖動人心，乃只命文武諸司，及諸軍吏卒，隨往北庭，統計已達數千人，又選宦官宮女數百名，飭令隨侍，所有庫中金帛，悉數捆載，整裝起行。蕭翰送遼主出城，仍然還守。遼主向北進發，見沿途一帶，村落皆空，却也不免唏噓，立命有司發勝數百紙，揭示人民，招撫流亡。偏胡騎性喜剽掠，遇有人民聚處的地



方仍往規奪，遼主也未嘗禁止。夷夏大防，萬不可沒，一潰防閑，必罹此禍。晝行夜宿，到了白馬津，率衆渡河，願語宣徽使高勳道：「我在北庭，每日射獵，很覺適意。自入中原後，局居宮廷，毫無樂趣，今得生還，雖死無遺恨了！」死在目前。

行抵相州，正值遼將高唐英圍攻州城，與梁暉相持不下。遼主縱兵助攻，頓時陷入，梁暉卷戰亡身。城中所有男人，悉被屠戮，嬰兒赤子，由胡騎擲向空中，舉刃相接，多半剖腹流腸，或竟墜落地上，跌作肉餅。婦女殺老留少，驅使北去，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檢閱城中遺民，只剩下七百餘人，餓餓約十數萬具。看官試想，慘不慘呢！

遼主聞磁州刺史李穀，密通晉陽，派兵拘至，親加質訊。穀詰問證據，反使遼主語塞，伴從車中引手，索取文書。經穀窺破詐謀，樂得再三窮詰，聲色不撓。遼主竟被瞞過，乃命釋歸，算是大幸。

嗣因所過城邑，滿目蕭條，遂徧語蕃漢羣臣道：「使中國如此受殃，統是燕王一人的罪過。」又願相臣張礪道：「汝也算一個出力人員！」虎狼原是可怕，虎亦不謂無罪。礪俯首懷慚，無言可答，悶悶的隨向北行，毋庸細述。

獨寧國軍都虞侯武行德，爲遼主所遣，與遼吏督運兵仗，用舟裝載，自汴入河，泝流北駛。行德麾下，有士卒千餘人，駛至河陰，密語士卒道：「我等爲虜所制，離鄉遠去，人生總有一死，難道統去做外國鬼麼？今虜主已歸，虜勢漸衰，何不變計逐虜，據守河陽，待中原有主，然後臣服，豈不是一條好計呢？」士卒一體贊成，願歸驅使。行德遂舉舟中甲仗，分給士卒，一聲號令，全軍俱起，把遼吏砍成肉泥，乘勢襲擊河陽城。遼節度使崔廷勳，方派兵助耿廷美進攻澗州，城內無備，突被行德殺入，逐去崇勳，據住河陽，令弟兄友持奉牒書，從間道馳詣晉陽，表明誠意。

那時澗州留守王守恩，已向晉陽告急，劉知遠命史弘肇爲指揮使，率兵援澗。弘肇用部將馬諤爲先鋒，星夜進兵，馳詣澗州城下，寂靜無聲，並不見有遼兵，馬諤大起疑心。及王守恩出城相迎，兩下晤談，方知遼兵聞有援師，已經退去。馬諤奮然道：「虜聞我軍到來，便即退兵，這是古人所謂弩末呢。我當前往追擊，殺敵報功！」正說着，史弘肇繼至，即由馬諤請令，麾兵追虜。途中遇着遼兵，大呼直前，挾及齊進，好似風掃落葉一般，不到一時，已梟得虜

普千餘級，餘衆遁去。

馬誨方奏凱回軍，遼將耿崇美退保懷州，高廷勳亦狼狽奔至。就是洛陽，遼將拽刺等亦聞風膽落，趨至懷州。與崇美廷勳等會晤，相對咨嗟，且會銜報聞遼主。

遼主得報大爲失意，繼且自歎道：「我有三失，怪不得中國叛我呢！我令諸道括錢，是第一失；縱兵打草穀，是第二失；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是第三失。如今追悔無及了！」前實人後實，命非虛傳者比。看官聽着，遼主德光也是一個好大喜功的雄主，此番大舉入汴，到處順手，已經如願以償，但他尚思久據中原，偏偏不能滿意，連得許多營耗，由憤生悔，由悔生憂，竟至慷慨成疾，到了藥城，徧體苦熱，用冰沃身，且沃且啖，及抵殺狐林病勢愈劇，即日畢命。親吏忍屍身腐臭，特剖腹貯鹽，腹大能容，積鹽數斗，乃載屍歸國，晉人號爲帝犯。遼太后述律氏撫屍不哭，且作恨辭道：「汝違我命，謀奪中原，坐令內外不安，須俟諸部寧一，纔好葬汝哩！」

原來遼主一死，形勢立變。趙延壽恨主背約，首先發難。他本內任樞密，遙領中京，至是扈蹕前驅，欲藉中京爲根據地，便引兵先入恆州，且語左右道：「我不願再入遼京了！那知人有千算，天教一算，似這賣國求榮，糜爛中原的趙延壽，怎能長享富貴，得使考終借古諷世，是著書人本意。延壽入恆州時，即有一遼國親王，躡迹前來，亦帶兵隨入。延壽不敢拒絕，只好由他進城。這遼親王爲誰？乃是耶律德光的姪兒，東丹王突欲的長子。突欲奔唐，唐賜姓名爲李贊華，留居京師。贊華爲李從珂所殺，事見前文。獨突欲子尚留北庭，未嘗隨父歸唐。看官欲問他名字，乃是叫作兀欲。舊作烏裕，亦作鄂約。德光因他舍父事己，目爲忠誠，特封爲永康王。

兀欲隨主入汴，復隨主歸國，管見延壽快挾，料他蓄怨，特暗地加防。此次追踪而至，明明是奪他根據。一入城門，卽令門吏繳出管鑰，進至府署，復令庫吏繳出簿籍，全城要件已歸掌握。遼將又多半歸附，願奉他爲嗣君。兀欲登鼓角樓，與諸將商定密謀，擇日推戴。那趙延壽尚似在睡夢中，全然沒有知曉，反自稱受遼主遺詔，權知南朝軍。

國事，且向兀欲要求管鑰簿籍，兀欲當然不許。

有人通知延壽道：「遼將與永康王聚謀，必有他變，請預備為要，今中國兵尚有萬人，可藉以擊虜，否則事必無成！」延壽遲疑未決，後來想得一法，擬於五月朔日，受文武官謁賀，晉臣李崧入語道：「虜意不同，事情難測，願公暫從緩議。」延壽乃止。

遼永康王兀欲聞延壽將行謁賀禮，即與各遼將商定，屆期掩擊。嗣因延壽罷議，不得不另想別法。可巧兀欲妻自北庭馳至，探望兀欲，兀欲大喜道：「妙計成了，不怕燕王不入彀中。」遂折東往邀延壽，及張礪和擬馮道、李崧等，共至寓所飲酒。延壽如約到來，就是張礪以下，皆應召而至。兀欲歡顏迎入，請延壽入坐首席，大眾依次列坐。兀欲坐下相陪，酒醴具陳，肴核維旅。彼此飲了好幾觥，談了許多客套話，兀欲方語延壽道：「內子已至，燕王欲相見麼？」延壽道：「妹果來此，怎得不見！」即起身離座，與兀欲欣然入內，去了多時，未見出來，李崧頗為擔憂。和擬馮道私問張礪道：「燕王有妹適永康王麼？」張礪搖首道：「並非燕王親妹，我與燕王在遼有年，始知永康王夫人與燕王聯為異姓兄妹，所以有此稱呼。」借張礪口中說明，無非倒戟而出之筆法。道言未絕，兀欲已由內出外，獨不見延壽借出。李崧正要啓問，兀欲笑語道：「燕王謀反，我已將他鎖住了！」這語說出，嚇得數人面面相覷，不發一言。

兀欲復道：「先帝在汴時，遣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事，至歸途猝崩，並無遺詔，燕王怎得擅自主張，捏稱先帝遺命，惟罪止燕王二人，諸公勿慮。請再飲數觥！」和擬馮道等唯唯聽命，勉強飲畢，告謝而出。

越日由兀欲下令，宣布先帝遺制，略云：「永康王為大聖皇帝嫡孫，人皇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就中京即皇帝位。」看官閱此，當知遺制為兀欲所捏造。但恐未知大聖皇帝及人皇王為何人，小子應該補敘明白。大聖皇帝就是遼太祖阿保機的尊諡，人皇王就是突欲。阿保機在世時，自稱天皇王，號長子突欲為人皇王，因此兀欲捏造遺制，特別聲明。兀欲始舉哀成服，傳計四方，并遣人報知述律太后，太后怒道：「我兒平晉國，取中原，有大

功業，伊子留侍我側，應該嗣立。人皇王叛我歸唐，兀欲爲人皇王子，怎得僭立呢！當下傳諭兀欲，令取消成議。兀欲那裏肯從，竟在恆州卽皇帝位。受蕃漢各官朝賀。尋卽撤去喪服，鼓吹作樂，聲徹內外。

忽聞述律太后，將發兵聲討，便恨恨道：「我不逼人人，且逼我，這尙可坐視麼？」遂命親將麻答守恆州，並晉臣文武吏卒，一概留住，自率部兵北行。選得宮女宦官樂工數百人，隨從馬後。最後復有軍士數十名，押着一乘囚車，內坐一個燕王趙延壽，都掄極了。

失身事虜已堪羞，況復甘心作寇讎！自古賢奸終有報，好從馬後看羈囚。

兀欲北去，劉知遠南來。欲知南北各事，且看下回分解。

遼主之不能久據中原，或謂由天限華夷，迫令北返，是實不然。當時廉恥道喪，官吏以送舊迎新爲得計，中原人民，手無尺寸柄，嚙能反抗強虜？假令遼主入汴，但以噴嚇小惠籠絡臣民，中國可坐而定也。誤在貪酷殘虐，激成衆怨，遂致梟桀四起，與遼爲難。遼主悵然北歸，自陳三失，豈其然乎？趙延壽叛唐降遼，又引遼滅晉，嗣復欲背遼自主，居心叵測，不可復問。遼永康王兀欲一舉而拘繫之，誠爲快事，且其稱帝恆州，亦非全然無理，立嫡以長，古有明訓，誰令遼太后溺愛少子，舍長立幼，違大經而生巨變，正遼太后之自取也。於兀欲乎何尤。

### 第三十九回 故犯被逼與子同亡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

却說趙延壽爲兀欲所拘，帶歸遼京，消息傳至河東，河東軍將以河中節度使趙匡贊爲延壽子，正好乘勢招諭，勸他歸降。劉知遠依議辦理，派使至河中宣撫。旣而傳說紛紛，言延壽已死，再由郭威獻策，着人往河中弔祭。其實延壽還是活着，過了二年，始受盡折磨，瘐死獄中。只難爲永安公主。

知遠遂召集將佐商議進取諸將嘩聲道：「欲取河南應先定河北爲今日計，不若出師并陘，攻取鎮魏二州，鎮州卽恒州。」二鎮得下，河北已定，河南自拱手臣服了。」知遠沈吟道：「此議未免迂遠，我意從潞州進行。」言至此，有一人抗聲阻道：「兩議皆未可行，今虜主雖死，黨衆尙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倘羣虜合勢共擊，截我前鋒，斷我後路，我不能進，又不能退，援絕糧盡，如何支持？這是萬不可行的，若從潞州進兵，山路險窄，粟少兵殘，未能供給大軍，亦非良策，臣意謂應從陝晉進發，陝晉二鎮，新近款附，引兵過境，必然歡迎，餉運路便，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可俱定了。」三議相較，自以此議爲善。知遠點首道：「卿言甚善，朕當照行。」

節度判官蘇逢吉已升任中書侍郎，獨出班進言道：「史弘肇屯兵潞州，羣虜相繼遁去，不如出師天井關，直達孟津，更爲利便。」知遠也以爲然。嗣經司天監奏稱：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知遠乃決，准於天福十二年五月十二日，自太原啓鑾。告諭諸道，一面部署內政，釐定乃行。遂册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皇弟劉崇爲太原尹，從弟劉信爲侍衛指揮使，皇子承訓承祐承勳及皇姪承贊爲將軍，楊邠爲樞密使，郭威爲副使，王章爲三司使，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凡首先歸附諸鎮將，如趙暉、王守恩、武行德等，皆實授節度使。

轉瞬間已是啓鑾期限，卽命太原尹劉崇留守北都，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幕僚李贖爲少尹，牙將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佐崇駐守。知遠挈領全眷，及部下將士三萬人，由太原出發。越陰地關，道出晉絳，意欲召還史弘肇，一同虜駕。蘇逢吉楊邠諫阻道：「今陝晉河陽均已向化，虜將崔廷勳、耿崇美亦將遁去，若召還弘肇，恐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盛，轉足爲患了。」知遠尙在躊躇，使人諭意弘肇，弘肇遣還使人，附呈奏議，與蘇楊相符，乃令弘肇屯潞，規取澤州。

澤州刺史霍令奇，堅壁拒守，弘肇已派兵往攻，經旬未下，部將李萬超願往招降，得弘肇允許，騎至城下，仰呼令奇道：「今虜兵北遁，天下無主，太原劉公興義師，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誅，君奈何不早自計！」令奇遲疑未

答萬超又道：「君爲漢人，奈何爲虜守節？况城池一破，玉石不分，君甘爲虜死，難道百姓亦願爲虜死麼？」令奇被他提醒，方答稱願降，開門迎納官軍。弘肇聞報，亦馳入澤州。安民已畢，留萬超權知州事，自還潞州鎮守。

會遼將崔廷勳、耿崇美等，又進逼河陽，節度使武行德與戰失利，飛向潞州求援。弘肇率衆南下，甫入孟州境內，廷勳等已擁衆北遁。經過衛州，大掠而去。行德出迎弘肇，兩下聯合，分略河南。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有過，立殺無赦。兵士所至，秋毫無犯，因此士皆用命，民亦歸心。劉知遠從容南下，兵不血刃，都由弘肇先驅開路，撫定人民，所以有此容易哩。反射後文。

遼將蕭翰留守汴梁，聞知遠擁兵南來，崔耿諸將統已遁還，自知大勢已去，不如北歸。籌畫了好幾日，又恐中原無主，必且大亂，歸途亦不免受禍，乃從無策中想出一策，捏傳遼主詔命，令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當即派遣部將馳抵洛陽，禮迎從益母子。王淑妃聞報大驚道：「我兒年少，怎能當此大任！」說着忙挈從益逃匿微陵城中。微陵卽唐明宗陵，見前文。遼將躡跡找尋，竟被覓着，強迫從益母子出赴大梁。蕭翰用兵擁護從益，即日御崇元殿，從益年纔十七，膽氣尙小，幾乎嚇下座來，勉強支撐，受蕃漢諸臣謁賀。翰率部將拜謁殿上，令晉百官拜謁殿下，奉印

納册，由從益接受。方纔畢禮，王淑妃明知不妙，自在殿後立着。至從益返入，心尙未定。偏晉臣聯袂入謁，淑妃忙說道：「休拜！休拜！」晉臣只管屈膝，黑壓壓的跪下一地。此時周廢比拜唐還尊有光。淑妃又連語道：「快！快請起來！」等到大眾盡起，不禁泣下道：「我家母子，孤弱得很，乃爲諸公推戴，明明非福，眼見得是禍祟了！奈何奈何！」大眾支吾一番，盡行告退。翰留部將劉祚帶兵千人，衛護從益自率蕃衆北去。

王淑妃晝夜不安，屢派人偵探河東軍，當下有人入報道：「劉知遠已入絳州，收降刺史李從朗，留偏將薛瓊爲防禦使，自率大軍東來了。」未幾又有人走報，謂劉知遠已抵陝州，又未幾得知遠檄文，是從洛陽傳到，宣慰汴城官民，凡經遼主補署諸吏，概置勿問。晉臣接讀來檄，又私自聚談，欲迎新主，免不得伺隙竊出，趨洛投効，也想做

個佐命功臣。醜極。

王淑妃焦急萬分，與羣臣會議數次，欲召宋州節度使高行周，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共商拒守事宜。使命迭發，並不見到。淑妃乃召語羣臣道：「我母子爲蕭翰所逼，應該滅亡，諸公無罪，可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我母子爲念！」說至此，那兩眶鳳目中，已墮落無數珠淚。花見羞要變成花見憐了。大衆也被感觸，無不泣下。忽有一人啓口道：「河東兵迂道來此，勢必勞敝，今若調集諸營，與遼將併力拒守，以逸待勞，不致坐失，能有一月相持，北救必至，當可無慮。」淑妃道：「我母子係亡國殘餘，怎敢與人爭奪天下，若新主憫我苦衷，知我爲遼所劫，或尙肯宥我餘生。今別籌抵制，惹動敵怒，我母子死不足惜，恐全城且從此塗炭了！」是謂婦人之仁，但此外亦別無良策。大衆聞言，尙交相聚論，主張堅守。三司使劉審交道：「城中公私俱盡，遺民無幾，若更受圍一月，必無噍類。願諸公勿復堅持，一聽太妃處分。」衆始無言。淑妃再與羣臣議定，遣使奉表洛陽，迎接劉知遠。表文首署名銜，乃是臣梁王權知軍國事李從益數字，從益出居私第，專候劉知遠到來。

知遠至洛陽後，兩京文武百官，陸續迎謁。至從益表至，因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領兵數千，先入大梁清宮。臨行時密諭從義道：「李從益母子，並非真心迎我，我聞他曾召高行周等，與我相爭，行周等不肯應召，始窮蹙無法，遣使表迎。汝入大梁，可先除此二人，切勿勿誤！」郭從義奉命即行，到了大梁，便率兵圍住從益私第，傳知遠命，追令從益母子自殺。王淑妃臨死大呼道：「我家母子，究竟何罪，何不留我兒在世，使每歲寒食節，持一盂麥飯，祭掃徽陵呢！」說畢，乃與從益伏劍自盡。

大梁城中多爲悲惋，惟從義遣人報命，劉知遠獨歡慰異常，未免太忍。乃啓行入大梁，汴城百官，爭往榮陽迎駕。遼將劉祚，無法歸國，亦只好隨同迎降。知遠縱轡入城，御殿受賀，下詔大赦。凡遼主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乃稱汴梁爲東京，國號大漢，惟尙用天福年號。願語左右道：「我實未忍忘晉呢！」還要騙人。嗣是封賞。

功臣，僑勞兵士，當然有一番忙碌。小子述不勝述，姑從闕如。

當時各道鎮帥，先後納款，就是吳越湖南南平三鎮，亦遣人表賀，大漢皇帝劉知遠，得晉版圖，南面垂裳，又是新朝氣象了。可惜不長。南唐主李璟，當遼主入汴時，曾派使賀遼，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即唐高祖太宗諸陵。遼主不許。會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遼奔唐，淮北賊帥亦多向江南請命。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道：「陛下恢復祖業，正在今日。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恐已落人後，必至規復無期。」唐主覽書感歎，頗欲出師，怎奈福州軍事，尚未成功，反且敗報傳來，喪師不少，自慨國威已挫，那裏還能規取中原。

福州李達，得吳越援軍，與唐兵相持，小子前已敘過。見三十五回兩下裏攻守逾年，未判成敗。吳越復令水軍統帥余安，領着戰艦千艘，援福州，行抵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先布竹簣，方可登岸。唐兵在城南，瞧着彎弓競射，簣不得施，余安正沒法擺佈，靜待多時，既而箭聲已歇，便縱兵布簣，悉數登岸，進擊唐兵。唐將馮延魯，抵擋不住，棄師先走。冤冤枉枉的死了多人，并陣亡良將孟堅。原來唐兵停射，係是延魯主見，延魯欲縱敵登岸，盡加殲除，孟堅苦諫不從。至吳越兵登岸，大呼奮擊，銳不可當。延魯遁去，孟堅戰死。唐將留從效、王建封等，亦相繼披靡。城中兵又出來夾攻，大破唐兵，屍橫遍野。還虧唐帥王崇文，親督牙兵三百人，斷住後路，且戰且行，纔得保全殘衆，走歸江南。這番唐兵敗衄，喪師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至數十萬，府庫一空，兵威大損。

唐主以陳覺矯詔，馮延魯失策，各止二人，擬正法以謝中外，餘皆赦免。御史江文蔚，本係中原人士，與韓熙載同具盛名，熙載奔唐，文蔚亦坐安重榮叛黨，懼罪南奔。安重榮事見三十一回。唐主喜他能文，令充諫職，他見唐主詔赦，只罪陳覺，馮延魯不及馮延己，魏岑，心下大爲不平，遂對仗糾彈，上書達數千言，說得淋漓痛快，小子不忍割愛，因限於篇幅，節錄如下。

臣聞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己、延



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弄權引用羣小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四凶邀利迭爲前却使精銳者奔北餽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今陳覺馮延魯雖已伏辜而馮延己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延己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欲怨歸上以致網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朋合延己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遁逃歸國鼠奸孤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己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福州之役岑爲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政威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况天兵敗屢宇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飢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股憂誅鉏虺蜮延己謀國不忠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併行典法以謝四方則國家幸甚

文蔚上疏時明知詞太激烈恐觸主怒先在江中備着小舟載送老母立待左遷果然唐主下敕責他誹謗大臣降爲江州司士參軍文蔚卽奉母赴江州直臣雖去諫草具存江南人士輾轉傳寫紙價爲之一昂究竟有名無利宜乎諷媚日多太傅宋齊邱曾薦陳覺爲福州宣諭使見三十五回至是竭力營救竟得准請赦免陳覺馮延魯死罪但流覺至蘄州延魯至舒州韓熙載亦忍耐不住上書併劾齊邱兼及馮延己魏岑二人唐主但撤延己相位降爲少傅貶岑爲太子洗馬齊邱全不加譴寵任如故熙載又屢言齊邱黨與必爲禍亂齊邱益與熙載爲讎勸他嗜酒猖狂被黜爲和州司士參軍是時遼主歸死遼將蕭翰亦棄汴北遁唐主又想經略北方用李金全爲北面招討使那

知劉知遠已捷足先得，馳入大梁，還要他費什麼心，動什麼兵哩！統是空思想。

吳越軍將解福州圍，凱旋錢塘。吳越王弘佐另派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助成福州。未幾吳越王病歿，年僅二十，無子可承，弟弘侗依次嗣立，頒敕至福州。李達令弟通權知留後，自詣錢塘朝賀新君。弘侗加達兼官侍中，賜名羈，尋且遣歸。達已返福州，與鮑修讓兩不相下，屢有齟齬，復欲舉兵降唐，殺鮑自解，偏被修讓察覺。先引兵往攻府，第一場蹂躪，不但殺死李達，并將他全家老小一併誅夷。凶狡如達，應該至此。隨即傳首錢塘，報明情狀。吳越王弘侗別簡丞相吳程，出知威武軍節度使事。

自是福州歸吳越，建州歸南唐，各守疆域，相安無事。那北方最強的大遼帝國，偏由兀欲繼統，讎視祖母，彼此爭鬪。兀欲得着勝仗，竟把一位聰明伶俐的述律太后，拘至遼太祖阿保機墓旁，錮禁起來。小子有詩嘆道：

虜廷挺出女中豪，佐主與邦不憚勞，只爲立儲差一著，被孫拘禁禍難逃。

欲知遼太后被幽詳情，且至下回再閱。

遼將北去，劉氏南來，偏夾出一個李從益來。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母子，係亡國遺裔，誰樂推戴，而蕭翰乃迫而出之，舍安土而入危境，不待待但母子號號，受人迫脅，原爲不得已之舉。且於劉知遠無名分之嫌，知遠又臣事唐明宗，胡爲必殺之而後快，殘忍若此，宜其享年不永，而傳祚亦最短也。南唐爲當時強國，苟任用得人，本可乘時出師，與劉知遠共爭中原，尙未知鹿死誰手。乃庸臣當國，駭豎弄兵，僅攻一殘破之福州，猶不能下，反且喪師敗北，致遭大挫，何其無英雄氣象耶！直言如江文蔚，反遭罷斥，而僉王宵小，仍得竊位，南唐之不振也，亦宜哉！讀江中丞彈文，可爲南唐一哭。

## 第四十回 徙建州晉太后絕命 幸鄴都漢高祖親征

却說遼永康王兀欲，在恆州擅立爲帝，便即率兵北向，歸承大統。到了石橋，正遇遼太后遣來的兵士，爲首的乃是降將李彥韜。彥韜隨晉主北去，進謁遼太后。太后見他相貌魁梧，語言伶俐，即令他隸屬麾下。以貌取人，失之毫釐，此時聞兀欲進來，便命彥韜爲排陣使，出拒兀欲。兀欲前鋒就是偉王。偉王大呼道：「來將莫非李彥韜麼？」須知新主是太祖嫡孫，理應嗣位。汝由何人差遣，前來抗拒？若下馬迎降，不失富貴，否則刀下無情，何必來做殺頭鬼？」彥韜見來軍勢盛，已帶着擺意，一聞偉王招降，樂得滾鞍下馬，迎拜道旁。偉王大喜，更曉諭彥韜部衆，教他一體投誠，免受屠戮。大衆亦拋戈釋甲，情願歸降。兩軍一合，倍道急進，不到一日，便達遼京。述律太后方派彥韜出戰，總道他肯盡死力，不意纔閱一宵，即聞偉王兵到，驚得手足失措，悲淚滿頤。老婆娘亦有此日耶。

城中將吏，又素感兀欲厚恩，爭先出迎。原來兀欲平日性情豪爽，散財下士。前由德光賜絹數千匹，便悉數分散，頃刻而盡。所以將士多受籠絡，相率愛戴。偉王入城，兀欲繼至。述律太后束手無策，只好聽他處置。當有數騎入宮，擁出太后，脅往木葉山。木葉山就是阿保機葬處，墓旁多築矮屋，派人守護。那述律太后被迫至此，沒奈何在矮屋棲身，晝聽猿啼，夜聞鬼哭，任他鐵石心腸，也是忍受不住。況且年力已衰，猝遭此變，自己也情願速死，憂能致疾，未幾告終。是前殺會長之報。

兀欲易名爲阮，自號天授皇帝，改元天祿。國舅蕭翰，馳至國城，大局已經就緒，孤掌當然難鳴，也只能得過且過。進見兀欲，行過了君臣禮，纔報稱張礪謀反，已與中京留守麻合將他伏誅。兀欲也不細問，但令翰復職了事。看官道張礪被殺，是爲何因？礪隨遼主德光入汴，嘗勸德光任用鎮帥，勿使遼人。翰因此懷恨，及自汴州還至恆州，即與麻合說明，麾騎圍張礪第，牽礪出問道：「汝教先帝勿用遼人爲節度使，究竟何意？」礪抗聲道：「中國人民，非遼人所能治，先帝不用我言，所以功敗垂成。我今還當轉問國舅，先帝命汝守汴，汝何故不召自來呢？」翰固是，但問他何故引虜入寇，殘害中原？翰無言可詰，惟益加忿恚，飭左右將礪鎖住。礪又恨恨道：「欲殺就殺，何必鎖我。」

一輸置諸不理，但令左右牽他下獄。越宿由獄卒入視，彌已氣絕。仆地，想已是氣死了。看官記着：張彌趙延壽，同是漢奸，同是虜倭。彌拜相，延壽封王，爲虜効力，結果是同死虜手。古人有言：「惠迪吉，從逆凶。」這兩個人就是榜樣呢！  
苦口婆心。

兀欲已經定國，乃爲先君德光安葬，仍至木葉山營陵，追諡德光爲嗣聖皇帝，廟號太宗。臨葬時遣人至恆州，召管臣馮道和凝等會葬，可巧恆州軍亂，指揮使白再榮等，逐出麻答，并據定州。馮道等乘隙南歸，仍至中原來事新主，免爲異域鬼魂。這正是不幸中的大幸。惟恆州亂源，答由麻答一人。麻答爲遼主德光從弟，平生好殺，在恆州時，殘酷尤甚，往往虐待漢人，或剝面抉目，或髡髮斷腕，令他輾轉呼號，然後殺死。出入必以刑具自隨，甚至寢處前後，亦懸人肝脛手足，人民不勝荼毒，所以釀成變亂。已而白再榮等表順漢廷，於是恆定二鎮，仍爲漢有。這且無庸細表。

惟遼負義，侯石重貴，自徙居黃龍府後，曾奉述律太后命令，改遷至懷密州，州距黃龍府西北千餘里。重貴不敢逗留，帶領全眷，跋涉長途。故后馮氏，不堪艱苦，密囑內官，搜求毒藥，將與重貴同飲，做一對地下鴛鴦。可奈毒藥難求，生命未絕，不得不再行攔路。行過遼陽二百里，適遼嗣皇兀欲入都，幽禁述律，特下赦文，召重貴等還居遼陽，略具供給。重貴等仍得生機，全眷少慰。越年四月，兀欲巡幸遼陽，重貴帶着母妻，白衣紗帽，往謁帳前，還算蒙兀欲特恩，令易常服入見。重貴伏地悲泣，自陳過失。兀欲令人扶起，賜他旁坐。當下擺起酒席，奏起樂歌，令重貴入座與飲，分嘗一盞。那帳下的伶人從官，多由大梁擄去，此時得見故主，無不傷懷。至飲畢散歸，各資衣服藥餌，餉遺重貴。重貴且感且泣，自思被擄至此，纔覺得苦盡甘來，到也安心過去。想馮氏亦不願服藥了。

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兀欲住居旬日，因天氣已近盛夏，擬上陘避暑，竟向重貴索取內官十五人，及東班十五人，還要重貴子延照隨他同行。重貴不敢不依，心中很是傷感，最苦惱的是膝下嬌雛，也被蕃騎取去。父女

慘別，怎得不悲！原來兀欲妻兄禪奴，一作禪歸里。見重貴身旁有一幼女，雙鬢綽約，嬌小動人，便欲取為婢妾。面任重貴請求，重貴以年幼為辭，禪奴轉白兀欲，兀欲竟遣一騎卒，硬向重貴索去，賜給禪奴。到了仲秋，涼風徐拂，暑氣盡銷，兀欲乃下陘至霸州，陘係北塞高涼地，夏上陘，秋下陘，乃向來遼主慣例。

重貴憶念延照，探得兀欲下陘消息，即求李太后往謁兀欲，乘便顧視李太后，因馳至霸州，與兀欲相見，延照在兀欲帳後，趨謁祖母，老少重逢，悲喜交集，兀欲顧李太后道：「我無心害汝子孫，汝可勿憂！」李太后拜謝道：「蒙皇帝特恩，宥妾子孫，沒世銜感。但在此坐食，徒勞上國供給，自問亦未免懷慚，可否在漢兒城側，賜一隙地，俾妾子孫得耕種為生，如承俯允，感德更無窮了！」向唐主求一隙地，何如速死為是。兀欲溫顏道：「我當令汝滿意便了。」又顧延照道：「汝可從汝祖母同返遼陽，靜待後命。」延照遂與李太后一同拜辭，仍至遼陽候敕。

未幾即有遼敕頒到，令南徙建州，重貴復挈全眷啓行。自遼陽至建州，又約千餘里，途中登山越嶺，備極艱辛。安太妃目早失明，禁不起歷，屈困苦鎮日裏臥着車中，飲食不進，奄奄將盡。當下與李太后等訣別，且囑重貴道：「我死後當焚骨成灰，南向飛揚，令我遺魂得返中國，庶不至為虜地鬼了！」悲慘語，不忍卒讀。說着，痰喘交作，須臾即逝。重貴遵他遺命，為焚屍計，偏道旁不生草木，只有一帶砂磧，極目無垠，那裏尋得出引火物，嗣經左右想出一法，折毀車輪，作為火種，乃向南焚屍，尚有餘骨未盡，載至建州。

建州節度使趙延暉，已接遼敕，諭令優待，乃出城迎入，自讓正寢，館待重貴母子。一住數日，李太后商諸延暉，求一耕牧地，延暉令屬吏四覓，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千餘頃，可耕可牧。當下給發庫銀，交與重貴，俾得往墾隙地，築室分耕，重貴隨從尚有數百人，盡往種作，蒔蔬植麥，按時收成，供養重貴母子。重貴却逍遙自在，安享天年，隨身除馮后外，尚有寵姬數人，陪伴寂寥，隨時消遣。

一日正與妻妾閑談，忽來了胡騎數名，說是奉皇子命，指索趙氏蕭氏二美人。這二美人是重貴寵姬，怎肯無

端割捨！偏胡騎不肯容情，硬扯二人上輿，向北馳去。看官！你想重貴此時，傷心不傷心麼？重貴伏案悲號，李太后亦不勝悽惋。馮氏被去眼中釘，想是暗地喜歡。大家哽咽多時，想不出甚麼法兒，可以追回，只好撒手了事。惟李太后睹此慘劇，長恨無窮，蹉跎過了一年，已是後漢乾祐三年。李太后寢疾無藥可醫，嘗仰天號泣，南向戟手，呼杜重威、李守貞等姓名，且斥且詈道：「我死無知，到也罷了，如或有知，地下相逢，斷不饒汝等奸賊！」一罵亦無益。詞是病勢日重，延至八月已是彌留。見重貴在側，嗚咽與語道：「從前安太妃病終，曾教汝焚骨揚灰，我死，汝也可照辦我的燼骨，可送往范陽佛寺，我也不願作廢地鬼哩！」語與安太妃略同，恰另具一種口吻。是夕即歿，重貴與馮氏宮人及宦官東西班均被髮徒跣，穿柩至賜地中，焚骨揚灰，穿地而葬。

後來重貴夫婦不知所終。至後周顯德年間，有中國人自遼逃歸，說他尙在建州，惟隨從吏役多半亡故，此後遂無消息。大約總難免一死，生作異鄉人，死作異鄉鬼罷了。廿六齋齋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史家因重貴北遷，號爲出帝，或因他年少失國，號爲少帝，究竟他何年死，何地死，無從查考。小子也不能臆造，權作闕文，願看官勿笑我疏忽哩。敘法周密。

且說劉知遠入主大梁，四方表賀，絡繹不絕。河南一帶，統已歸順，遼兵或降或遁，遂將高唐英駐守相州，爲指揮使，王繼弘楚暉所殺，傳首詣闕。知遠大悅，免不得有一番封賞。湖南節度使馬希廣，派人告哀，并報稱兄終弟及，有乞請冊封的意思。知遠遂加希廣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天策上將軍事，鎮守湖南，加封楚王。

希廣即希範弟，希範曾受石晉冊封，歲貢不絕。生平豪侈，揮金如土，嘗造會春園及嘉宴堂，費至鉅萬。繼築九龍殿，用沈香雕成八龍，外飾金寶，抱柱相嚮，自言己身亦是一龍，故稱九龍。遼兵滅晉，中原大亂，湖南牙將丁思瑾勸希範出兵荆襄，進圖汴洛，成一時霸業。希範也驚爲奇論，但終不能照行。思瑾意圖尸諫，扼吭竟死，無如希範縱樂忘返，那裏肯發憤爲雄，晝聚狎客，飲博驩呼，夜羅美女，荒淫狎褻，後宮多至數百人，尙嫌不足，甚至先王妾媵，多

加無禮。又往往囑令尼僧，潛搜良家女子，聞有容色，強迫入宮。一商人婦甚美，爲希範所聞，脅令該夫送入，該夫不願，立被殺斃，取婦而歸。偏該婦顏如桃李，節若冰霜，誓志不辱，投繯自盡。足與羅敷齊名，可惜不戰姓氏。希範毫不知悔，肆淫如故，嘗語左右道：「我聞軒轅御五百婦女，乃得升天，我亦將爲軒轅氏呢？」果然貪歡成癆，一病不起。

瀕危時召入學士拓跋常，常一作恆。以母弟希廣相屬，令他輔立。拓跋常有敢諫名，素爲希範所嫉視，至是却囑以後事，想是迴光返照，一隙生明。但希廣尚有兄希萼，爲朗州節度使，舍長立少，仍然非計。希範歿，希廣入嗣，拓跋常慮有後患，勸希廣以位讓兄，獨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學士李弘皋，定欲遵先王遺命，乃即定議，繼受漢主册封，似乎名位已定，可免後憂。那知骨肉成讎，鬪牆不遠，湖南北十州數千里，從此禍亂無已，將拱手讓人了。插入趙事爲湖南入唐伏案。小子因楚亂在後，漢亂在先，且將楚事暫擱，再敘漢事。

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天平軍節度使李守貞等，前奉遼主命令，各得還鎮。劉知遠入汴，重威守貞，皆奉表歸命。適宋州節度使高行周入朝，朝命行周往鄴都，鎮天雄軍，調重威鎮宋州，并徙河中節度使趙匡贊鎮晉昌軍，調守貞鎮河中，此外亦各有遷調，無非是防微杜漸，免得他深根固蒂，跋扈一方。各鎮多奉命轉徙，獨有一反覆無常的杜重威，竟抗不受命，遣子弘瓌，北行乞援。時遼將麻答，尚在恆州，即撥趙延壽，遣下幽州兵二千人，令指揮使張理爲將，南援重威。重威請理助守，再求麻答濟師，麻答又派部將楊衰，率遼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千人，共赴鄴都。漢主劉知遠，得知消息，忙命高行周爲招討使，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爲副，率兵往討重威，并詔削重威官爵，飭二將速即出師。

行周與彥超，同至鄴州城下，彥超自恃驍勇，請諸行周，願督兵攻城。行周道：「鄴都重鎮，容易固守，况重威屯戍日久，兵甲堅利，怎能一鼓卽下哩？」彥超道：「行軍全靠銳氣，今乘銳而來，尚不速攻，將待何時？」行周道：「兵貴持重，見可乃進，現尚不應急攻，且伺城內有變，進攻未遲。」彥超又道：「此時不攻，留屯城下，我氣日衰，彼氣益

盛况開邊兵將至，來援重威，他日內外夾攻，敢問主帥如何對付？」行周道：「我爲統帥，進退自有主張，休得爭執！」  
彥超冷笑道：「大丈夫當爲國忘家，爲公忘私，奈何顧及兒女親家，甘誤國事！」行周聞言，越覺動惱，正要發言詰責，彥超又冷笑數聲，疾趨而出。原來行周有女，爲重威子婦，所以彥超疑他褻私，且揚言軍前謂行周愛女及城，因此不攻，應有此嫌。行周有口難分，不得已表達漢廷。

漢主慮有他變，乃議親征。當下召入宰臣蘇逢吉、蘇禹珪等，商議親征事宜。兩人模稜未決，漢主轉詢吏部尚書竇貞固、貞固與知遠同事石晉，素相和協，至是獨贊成親征。還有中書舍人李濤，未曾與議，却密上一疏，促御駕即日征鄴，毋誤時機。漢主因二人同心，並擢爲相，便下詔出巡瀕魏，往勞王師。越二日，即擬啓行，命皇子承訓爲開封尹，留守大梁，漢巧晉臣李崧和凝等，自恆州來歸，報稱遼將麻答已經被逐，可絕杜重威後援。漢主甚喜，面授崧爲太子太傅，凝爲太子少保，令佐承訓駐京。且頒詔恆州，宣撫指揮使白再榮，命爲留後。見上文。復稱恆州爲鎮州，仍原名爲成德軍。

號砲一振，鑾駕出征，前後擁衛諸將吏，不下萬人。行徑匆匆，也不暇訪察民情，一直趨至鄴，下行營。高行周首先迎謁，泣訴軍情。漢主知曲在彥超，因當彥超謁見時，面責數語，且令向行周謝過。行周意乃少解，隨即遣給事中陳觀往諭重威，勸他速降。重威閉城謝客，不肯放入。陳觀覆命，觸動漢主怒意，便命攻城。彥超踴躍直前，領兵先進。行周不好違慢，也驅軍接應。漢主登高遙望，但見城上的矢石，好似雨點一般，飛向城下。城下各軍冒險進攻，也是個個爭先，人人努力，怎奈矢石無情，不容各軍進步。自辰至午，仍然危城兀立，垣堞依然，那時只得鳴金收軍，檢點士卒，萬餘人受傷，千餘人喪命。漢主始歎行周先見，就是好勇多疑的慕容彥超，至此亦索然意盡，啞口無言。

行周入帳獻議道：「一臣來此已久，城中間將食盡，但兵心未變，更有遼將張璉助守，所以明持不下，請陛下招諭張璉，璉若肯降，重威也無能爲力了。」漢主依議，遣人招張璉，待他不死，偏偏璉不肯從，一再往勸，始終無效。



遷延至兩旬有餘，圍城中漸覺不支，內殿直韓訓獻上攻具。漢主搖首道：「守城全恃衆心，衆心一離，城自不保，要用甚麼攻具呢？」韓訓懷慚而退，忽由帳外報入，有一婦人求見，漢主問明底細，纔命召入。正是

狐獾全憑強虜助，竊危要仗婦人扶。

畢竟婦人爲誰，待至下回表明。

遼太后爲朔漢女家，佐夫相子，奄有北方，而受制於其孫。李太后爲石氏內助，因妾傳言，激成大舉，而被累於其子。南北睽違，事道相合，何兩智婦結果之不幸也！但遼太后幽死墓側，得隨夫於地下，李太后羈死建州，徒作鬼於虜中，兩兩相較，當以李太后之死爲尤慘焉。杜重威身亡管室，引虜覆邦，罪不容於死，不特李太后罵爲奸賊，至死不忘，即中原人士，亦誰不思食其肉，癢其皮乎？劉氏入汴，不加顯罰，仍令守官，幾若多行不義之人，亦得幸免，乃移鎮命下，復思抗拒，鼻穢心腸，不死不止，而天意亦欲迫諸死地，以爲姦惡者戒。漢主親征，猶然招降，雖得苟延殘喘，而終不免於誅夷。李太后有知庶，或可少洩餘恨也夫。

## 第四十一回 奉密諭王景崇入關 捏遺詔杜重威肆市

却說漢主劉知遠，傳見來婦，看官道婦人爲誰？原來是重威妻宋國公主。公主入謁漢主，行過了禮，由漢主賜令旁坐，問及重威情形，公主道：「重威因陛下肇興，重見天日，不勝慶幸，但恐陛下追究既往，負罪難逃，所以一開移鎮，慮蹈不測，適遼將又來監守，遂致觸犯天威，勞動王師，今願開城謝罪，令臣妾前來乞恩，望陛下網開一面，曲貸餘生。」漢主道：「朕信重威，重威尚不信朕麼？况朕已一再招降，奈何拒命！」公主道：「重威非敢抗拒陛下，實將虜將張璠，挾制重威，不使迎降。」雖是誑言，但欲爲夫解免，不得不爾。聞者尙當爲公主曲原。漢主道：「虜將獨不怕死麼？」公主道：「正爲怕死，所以阻撓。」漢主沈吟半晌，方微笑道：「朕一視同仁，既赦重威，何不可赦張璠，煩汝入城回報，

如果真心出降，不問華夷一體赦免！公主起身拜謝，辭別回城。

重威得公主傳語，轉告張璉，璉答道：「公可全生，璉難倖免，願守此城，以死爲期！」倒是個硬漢。重威道：「糧食草盡，兵皆枵腹，看來是不能不降了。漢主謂一體赦免，諒不欺人，請君勿慮！」璉又道：「恐怕未必。」重威道：「我再遣次子弘璉前去請求，能得一朝廷赦書，大家好安心出降了。」璉方纔允諾，弘璉即出往漢營，過了半日，得到漢主手諭，許璉歸國。重威乃復遣判官王敏，先送謝表，旋即素服出降，拜謁漢主。漢主賜還衣冠，仍授檢校太師，守官太傅，兼中書令。大軍隨漢主入城，城內已餓殍載道，滿目蕭條。遼將張璉，亦來拜見，漢主忽瞋目道：「全城兵民爲汝一人，害得這般淒慘，汝可知罪否？」璉不意有此一語，一時轉無從措詞。漢主便令推出斬首，復捕斬弁目數十人。天子無戲言，奈何背約！惟什長以下，放還幽州。遼衆無從報怨，將出漢境，大掠而去。樞密使郭威入帳，與漢主附耳數語，漢主即令他會同王章，按錄重威部下諸親將，一併鞏下，悉數處斬，又將重威私貨及僚屬家產抄沒充公，分賜戰士。重威似刀剝肉，無從呼籲，只好與妻孥相對，暗地流涕罷了。還是小事，請看後來。

漢主住鄴數日，下令還都，留高行周爲鄴都留守，充天雄軍節度使。行周固辭，漢主語蘇逢吉道：「一想是爲着慕容彥超了，我當命他徙鎮秦寧軍，卿可爲我諭意。」逢吉轉諭行周，行周乃受命留鄴。漢主且晉封行周爲臨清王，即命杜重威隨駕還都。既歸大梁，加封重威爲楚國公。重威平時出入，路人輒旁擲瓦礫，且擲且詈，虧得他臉皮素厚，還是禁受得起，但威風已盡掃地了。所有宋州一缺，不願再任重威，但令史弘肇兼鎮，毋庸細表。看前回末了之文。

且說漢主劉知遠原籍本屬沙陀部落，知遠以自己姓劉，改國號漢，強引西漢高祖、東漢光武帝，作爲遠祖。嘗尊漢高爲太祖，光武帝爲世祖，立廟祭享，歷世不祧。高祖濶尊爲文祖，妣李氏爲明貞皇后，曾祖昂爲德祖，妣楊氏爲恭惠皇后，祖僞爲翼祖，妣李氏爲昭穆皇后，父瑋爲顯祖，母安氏爲章懿皇后，共立四廟，與漢高祖、光武帝並列。

合成六廟。命太常卿張昭釐定六廟樂章舞名。知遠以鄴都告平，入廟告祖，所有訂定樂舞，概令舉行，真個是和聲鳴盛，肅祀明靈。

不料皇子開封尹承訓，自助祭後，感冒風寒，逐日加劇。漢主因承訓孝友忠厚，明達政事，格外留心看護，多方醫治，怎奈區區藥物，不能挽回造化，竟於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中，悠然而逝，年止二十六。漢主在太平宮舉哀，哭得涕泗滂沱，幾致暈去。經左右極力勸慰，勉強收淚，親視棺殮，追封魏王，送歸太原安葬。此子若存，劉氏不至逃亡。嗣是常帶悲容，少樂多憂，一代梟雄，又將謝世。

蹉跎過了殘年，便是元旦，漢主因身軀未適，不受朝賀，自在宮中調養。轉眼間已過四天，病體少痊，乃出宮視朝，改天福十三年為乾祐元年，頒詔大赦。越數日，易名為暹，晉封馮道為齊國公，兼官太師。兵部遞上奏牘，報稱鳳翔節度使侯益與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叛國降蜀，蟠踞關中，請速派將往討云云。漢主聞變，即命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調集禁兵數千，往略關西。

原來蜀主孟昶，嗣知祥位，除去強臣李仁罕、張業，國內太平，十年無事。遼主滅晉，晉雄武節度使何重建，舉秦成階三州降蜀。見三十七回。蜀主昶遂欲吞併關中，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等攻下鳳州。適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聞杜重威得罪，恐自己亦未必保全，索性向蜀投降，別圖富貴。遂派人奉表蜀主，乞遣兵援應長安，即晉昌軍節度使何重建，蜀主甚喜，即命中書令張虔劍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宣徽使韓保真為都虞侯，率兵五萬，道出散關。又飭何重建為副使，領部衆出隴州，與張虔劍會師，同趨鳳翔。一面令都虞侯李廷珪統兵二萬出子午谷，為長安聲援。

鳳翔節度使侯益，接得偵報，知蜀主大舉入侵，驚慌的了不得。正擬拜表告急，忽來了雄武軍弁吳崇輝，遞入何重建手書，并附蜀樞密使王處回招降文，內容大意，無非是曉示利害，勸益歸蜀，益恐待援不及，不如依書乞降。

免得驚惶。遂繳出地圖兵籍，使吳崇憚帶還，附表請平定關中，且貽書趙匡贊，約爲犄角，互相幫扶。偏趙匡贊狐疑未定，復聽了判官李恕，仍然上表漢廷，自請入朝。東倒西歪，比牆頭草且勿如。

這李恕本是趙延壽幕僚，延壽令佐匡贊爲晉昌軍節度判官，當匡贊降蜀時，恕已出言諫阻，匡贊不從，至是復極諫道：「燕王入胡，本非所願，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能保全爵祿，入蜀恐非良策哩。驍潏不容尺鯉，願公三思，毋貽後悔！」匡贊聽了，很覺有理，因遣恕入朝謝罪，情願面覲漢主，聽受處分。漢主問恕道：「匡贊何故附蜀？」恕答道：「匡贊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廷，恐陛下不肯俯諒，所以附蜀求生。臣一再諫諍，謂國家必應存撫，匡贊亦自知悔悟，故遣臣來祈哀！」漢主道：「匡贊父子，本吾故交，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我何忍再害匡贊呢？汝可返報匡贊，不必多疑，儘可來朝！」恕拜謝而去。

嗣得侯益表章，也與匡贊一般見解，謝罪請朝時，王景崇尚未啓行，漢主召入臥內，密諭景崇道：「趙匡贊侯益，雖俱來請朝，未知他有無詭計，汝率兵西去，當密觀動靜，他若真心入朝，不必過問，倘或遷延觀望，汝可便宜從事，勿墮狡謀！」景崇應聲遵旨，即日啓行，西赴長安。

趙匡贊恐蜀兵馳至，轉難脫身，不待李恕返報，便離長安，趨入大梁。途次與李恕接着，得知漢主諱言，益放心前行。復與景崇晤談，景崇亦讓他過去，自率兵徑謁長安。纔入長安城中，軍報已陸續到來，統說蜀兵已入秦州，就要來攻長安。景崇因隨兵不多，恐未足敵蜀，忙發本道兵馬，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蜀人。又慮匡贊牙兵，或有叛亡等情，意欲諱字面中，使不得逞。當下與齊藏珍商議，藏珍尚不甚贊成，那牙兵將校趙思綰，已入請諱面，爲部兵倡。景崇當然心喜。藏珍待思綰退出，私語景崇道：「思綰面帶殺氣，恐非良將，況諱面命令，尚未發出，他即先來面請，越是諂諛，越是狡詐，此人萬不可恃，速除爲宜！」甚是甚是。景崇搖首道：「無罪殺人，如何服衆？」遂不從藏珍計議，自督兵往堵蜀軍。

蜀將張廷珪，正自子午谷出師，探得匡贊入朝音信，便欲引歸。不意景崇突至，險些兒措手不及，倉猝對敵，已被景崇麾兵入陣，衝破中堅，沒奈何且戰且行，奔回至十里外，纔免追襲。手下兵士已傷亡至數千名，懷喪而去。侯益聞景崇得勝，廷珪敗還，自然順風使帆，決計拒蜀。蜀帥張虔劍行至寶雞，略悉侯益反覆情形，便與諸將會商。或主進，或主退，弄得虔劍無可解決，只好按兵暫住。忽聞漢將王景崇、召集鳳翔、隴州、涇州、邠州各兵紛紛前來，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引兵夜遁。及景崇追到散關，蜀兵已奔入關中，只剩下後隊四百人，被景崇一鼓擄歸。

景崇兩次告捷，朝命景崇兼鳳翔、巡檢使，因即引兵至鳳翔。侯益開門迎入，與景崇談入朝事，語帶支吾。景崇未免動疑，即派部軍分守諸門，再伺侯益行止。驀然間接到朝旨，御駕升遐，皇太子承祐即皇帝位，不由的心下一動，倒有些躊躇起來。小子且慢敘景崇意見，先將漢主臨崩大略演述出來。順事敘入，而文法獨奇。

漢主劉知遠，自長子承訓歿後，感傷成疾，屢患不豫。虧得參苓補品，逐日服餌，纔支撐了一兩月。乾祐元年正月終旬，病體加重，服藥無靈，乃召宰相蘇逢吉、樞密使楊邠、郭威，入受顧命。還有都指揮使史弘肇，雖命他兼鎮宋州，却是在都遙制，所以亦得奉召。四大臣同入御寢，見漢主病已大漸，俱作愁容。漢主顧諭道：「人生總有一死，死亦可懼，但承訓已歿，承祐依次當立，朕慮他幼弱，後事一切，不得不囑託諸卿。」四人齊聲道：「敢不効力！」漢主又長歎道：「眼前國事，尚無甚危險，但須善防杜重威。」說到威字，喉中如有物梗住，不能出聲。四人慌忙趨退，請后妃皇子等送終。

未幾即發哀聲，當由蘇逢吉趨入道：「且慢！且慢舉哀！皇帝有要旨傳下，須立刻辦了，方可發喪。」后妃等未識何因，只因逢吉身任首相，且是顧命中第一個大臣，料他必有要圖。當即停住了哀，令他出辦。逢吉退出，見楊邠、郭威等已擬好詔敕，即飭侍衛帶領禁軍，往峯、杜重威及重威子弘璋、弘璉、弘璣、重威在私第中安然坐着，毫不預防。至禁軍入門，倉皇接詔，甫經下跪，那冠帶已被禁軍褫去，且聽侍衛宣詔道：

杜重威猶貯禍心，未後逆節，梟首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兇言，怨謗大朝，煽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期，既負深恩，須置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令處斬，所有晉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特諭。

重威聽罷，魂飛天外，急得帶哭帶辯，偏侍衛絕不留情，即令禁軍縛住重威，并將他三子擊下，一併牽出，連他妻室宋國公主，都不使訣別。匆匆驅至市曹，已有監刑官待着，指揮兩旁劊子手，趨至重威父子身旁，拔出光芒閃閃的刀兒，剗將過去，只聽得有三四聲重威父子的頭顱，皆已墮落。父子同時入冥府，未始非天倫樂事。遺骸陳設通衢，都人士在旁聚觀，統激起一腔義憤，或詬罵，或蹴擊，連軍吏都禁遏不住。霎時間成爲肉泥，幾無從辨認了。該有此報，但至此始見伏法，已不免爲失刑。

重威既誅，方爲故主發喪，并傳出遺制，封皇子承祐爲周王，即日嗣位，朝見百官，然後舉哀成服。先是漢主劉知遠欲改年號，幸臣進擬乾和二字，御筆改爲乾祐，適與嗣主名相同，當時目爲預徵，所以後來沿稱乾祐，不復改元。太常卿張昭擬上先帝謚法，稱爲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嗣葬睿陵。統計劉知遠稱帝，未滿一年，不過時已易歲，歷史上算做二年，享年五十四歲。

承祐既立，尊母李氏爲皇太后，頒詔大赦，號令四方。關中接得詔書，王景崇躊躇未定，便是爲處置侯益的間題。侯益非常狡黠，爲景崇所疑，或勸景崇殺益，景崇歎道：「先帝原許我便宜行事，但諱出機密，恐嗣皇帝未曾聞知，我若殺益，轉近專擅。況救文已下，更覺難行，我只好密奏朝廷，再作計較。」主見已定，便草疏奏請，疏未繕發，那侯益已私離鳳翔，星夜入都去了。景崇不禁大悔，甚至自詬不休。

這侯益却是機變，一入都門，便詣闕求見，嗣主承祐問他何故引入蜀軍，益並不慌忙，反從容答道：「蜀兵屢寇西陲，臣意欲誘他入境，爲聚殲計。」承祐不由的嗤了一聲，令益退出。似乎有些識見。益見嗣主形態，倒也自危，幸

喜家賞富厚，好仗那黃白物，運動相臣。金銀是人人喜歡，幸相以下，得了他的好處，那有不替他說項。你吹噓，我稱揚，究竟承祐年未弱冠，也道是前日錯疑，即授益爲開封尹，兼中書令。益又賄通史弘肇等，讒構景崇，說他如何專恣，如何驕橫，承祐不得不信，派供奉官王益至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

趙思綰很是不安，復由景崇激他數語，越覺心慌，既隨王益啓行，到了半途，語同黨常彥卿道：「小太尉已落入手，我等若至京師，自投死路，奈何奈何！」小太尉指趙匡贊。彥卿道：「臨機應變，自有方法，願勿再言！」

越日行抵長安，長安已改號永興軍。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客亭。思綰入請道：「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駐，惟將士家屬多在城中，意欲暫時入城，挈眷出宿城東。」友規不知是計，且見思綰並無鐵仗，樂得做個人情，應允下去。思綰便引并目馳入西門，適有州校坐守門側，腰劍下懸，爲思綰所注目，突然趨進，順手奪劍，挺刃一揮，剝落州校頭顱。州校真是枉死。當下顧令黨羽一齊動手，急切裏無從得械，便向附近覓得白梃，左橫右掃，擊死門吏十餘人，遂把城門闔住，自入府署，劈開武庫，取出甲仗，分給部衆，把守各門。友規等在外聞變，驚惶失措，不待飲畢，便已溜去。朝使王益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思綰據住城池，募集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纔經十日，守具皆備。王景崇不知聲討，反諷鳳翔吏民上表，請令自己知軍府事。正是：

功業未成先跋扈，嫌疑纔啓即猖狂。

欲知漢廷如何處置，容至下回說明。

漢主劉知遠，殺張瑄而赦杜重威，賞罰不明，無逾於此。理不過一廢將耳，既已請降，撫之可也，縱之亦可也。誘使降順，突令處斬，是爲不信，是爲不仁，重威引虜亡晉，罪已難逃，況復叛復靡常，負惡益甚，不殺果胡爲者？彼侯益趙匡贊之忽叛忽服，亦無非藐視漢威，向兒戲耳。迨知遠已死，始由蘇逢吉等捏稱遺詔，捕誅重威。所頒詔文，實是無端架誣，不足爲重威罪。罪可殺而殺，非其道猶之失刑也。前過寬，後過暴，何怪三叛之又復連兵乎？

## 第四十二回 智郭威抵掌談兵 勇劉詞從容破敵

却說王景崇暗諷吏民，代求節鉞，漢主承祐與羣臣會議，都料是景崇詭計，不肯允行，別徙邠州節度使 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陝州節度使 趙暉，為鳳翔節度使，調景崇為邠州留後，令即赴鎮。景崇遷延觀望，不肯遽行。那時又突出一個叛臣，竟勾通永興、鳳翔兩鎮，謀據中原。這人為誰？就是河中節度使 李守貞。守貞為三叛之首，故特提一筆。

守貞與重威為故交，重威誅死，也未免兔死狐悲。默思漢室新造，嗣君纔立，朝中執政，統是後進，沒一個可與比倫，不若乘時圖變，倒可轉禍為福，遂潛納亡命，暗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參軍趙修己，頗通術數。守貞召與密議。修己謂時命不可妄動，再三勸阻。守貞半信半疑。修己辭職歸田，忽有游僧總倫，入謁守貞，託言望氣前來，稱守貞為真主。守貞大喜，尊為國師，日思發難。一日召集將佐，置酒大會，暢飲了好幾杯，起座取弓，遙指一虎，毳掌圖，願語將佐道：「我將來若得大福，當射中虎舌。」說着，即張弓搭箭，向圖射去，聽的一聲，好似箭簇生眼，不偏不倚，正在虎舌中插住。將佐同聲喝采，統離座拜賀。守貞益覺自豪，與將佐入席再飲，抵掌而談，自鳴得意。將佐樂得面諛，益令守貞手舞足蹈，樂不可支，飲至夜靜，更闌，方纔散席。

未幾有使人自長安來，遞上文書。經守貞啓視，乃是趙思綰的勸進表，不由的心花怒開，使人復獻上御衣，光輝燦爛，藻錦氤氳。守貞到了此時，是喜歡極了，略問來使數語，令左右厚禮款待，閱數日纔命歸報，結作爪牙。自是反謀益決，妄言天人相應，僭號秦王。遣使冊思綰為節度使，令仍稱永興軍為晉昌軍。

同州節度使張彥威，因與河中相近，諷知守貞所為，時常戒備，且密表請師。漢廷派滑州指揮使羅金山，率領部曲，助成同州。因此守貞起事，同州得以無恐。守貞遣驍將王繼勳，出兵據潼關。軍報馳入大梁，漢主乃命潼州節



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軍行營都部署，與客省使王峻，率兵討趙思綰，邠州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行營都部署，率兵討李守貞，繼復派出夔州指揮使尚洪遷，爲永興行營都虞侯，閬州防禦使劉詞，爲河中行營都虞侯。

各軍同時西行，獨尚洪遷恃勇前驅，趨至長安城下。趙思綰正養足銳氣，專待官軍對仗，遙望洪遷前來，立即麾衆殺出，與洪遷交鋒。洪遷尚未列陣，思綰已經殺到，主客異形，勞逸異勢，就使洪遷驍悍過人，至此亦旗靡輒亂，禁遏不住，勉強招架，終究是不能支撐，看看士卒多傷，便麾兵先退，自率親軍斷後，且戰且行，思綰力追不捨，惱動了洪遷血性，拚死力鬪，纔把思綰擊退。但洪遷身上，已受了數十創，回至大營，嘔血不止，過了一宵，便即捐生。寫洪遷陣亡情狀，又另是一種寫法。

郭從義、王峻二人，因洪遷戰死，未免畏縮，歛兵不進。峻與從義，又兩不相容，越覺得你推我諉，延宕不前。漢廷再遣澤潞節度使常思，領兵援應，可巧郭從義也分兵往迎，兩下會師，總算克復了一座潼關，由常恩屯兵守着，河中行營都部署白文珂，逗留同州，未嘗進兵，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到了咸陽，部署兵士，一時也不能急進。漢主承祐，頗以爲憂，特派樞密使郭威，爲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所有河中永興、鳳翔諸軍，悉歸郭威節制。

威奉命將行，先詣太師馮道處問策，馮道徐語道：「守貞宿將，自謂功高望重，必能約束士卒，令他歸附。公去後，若勿愛官物，盡賜兵吏，勢必衆情傾嚮，無不樂從。守貞自無能爲了！」威謝教即行，承制傳檄，調集各道兵馬，前來會師，并促令白文珂趨河中，趙暉趨鳳翔。暉已探得王景崇降蜀，并通李守貞，連表奏聞，有詔命郭威兼討景崇。威乃與諸將會議軍情，熟權緩急，諸將擬先攻長安。鳳翔時華州節度使扈彥珂，亦奉調從軍，獨在旁獻議道：「今三叛連兵，推守貞爲主，守貞滅亡，兩鎮自然膽落，一戰可下了。古人有言，擒賊先擒王，不取首逆，先攻王趙，已屬非計，况河中路近，長安、鳳翔皆路遠，攻遠舍近，倘王趙拒我前鋒，守貞襲我後路，豈非是一危道麼？」威然駭然。威待他說畢，連聲稱善，乃決分三道攻河中，白文珂及劉詞自同州進，常恩自潼關進，自率部衆從陝州進，沿途所經，與士

卒同甘苦，小功必賞，微過不責，士卒有疾，輒親自撫視，屬吏無論賢愚，有所陳請，均和顏悅色，虛心聽從。雖由馮道薦得來，諛諛，但亦能得法意外。因此人人喜懼，個個歡騰。

守貞初聞郭威統兵，毫不在意，且因禁軍嘗從麾下，曾受恩施，若一到城下，可坐待倒戈，不戰自服。那知三路漢兵，陸續趨集，統是揚旗伐鼓，耀武揚威。郭威所帶的隨軍，尤覺得氣盛無前，野心勃勃，當下已有三分懼色。憑城俯矚，見有認識軍將，便呼與彼舊，未曾發言，已聽得一片譁聲，統叫自己爲叛賊，幾乎無地自容，轉思木已成舟，悔恨無益，只得提起精神，督衆拒守。郭威豎柵城西，白文珂豎柵河西，常恩豎柵城南。威見恩立營不整，又見他無將領才，遣令歸鎮，自分兵駐紮南城。諸將競請急攻，威搖首道：「守貞係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萬難急拔。且彼據高臨下，勢若建瓴，我軍仰首攻城，非常危險，譬如驅士卒投湯火，九死一生。有何益處？從來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以守爲戰，使他飛走路絕，我洗兵牧馬，坐食轉餉，溫飽有餘，城中乏食，公私皆竭，然後設梯衝，飛書檄，且攻且撫，我料城中將士志在逃生，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呢？」一番大議論，確有特見。諸將道：「長安鳳翔與守貞聯結，必來相救，倘或內外夾攻，如何是好？」威微笑道：「儘可放心，思縮景崇，徒憑血氣，不識軍謀，況有郭從義等在長安，趙暉往鳳翔，已足牽制兩人，不必再慮了。」成算在胸，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督領，四面掘長壕，築連壘，列隊伍，環城圍住。越數日，見城上守兵，尙無變志，威又語諸將道：「守貞前畏高祖，不敢囂張，今見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造反，我正宜守靜示弱，慢慢兒的制伏呢。」遂命將吏偃旗息鼓，閉壘不出。但沿河徧設火鋪，延長至數十里，命部兵更番巡守。又遣水軍，嚴舟河濱，日夕防備，水陸扼住。遇有間諜，無不捕獲，於是守貞計無所出，只有驅兵突圍一法。偏郭威早已料着，但遇守兵出來，便命各軍截擊，不使一人一騎，突過長圍，所以守貞兵士，屢出屢收，屢敗屢還。守貞又遣使齎着蠟書，分頭求救，南求唐，西求蜀，北求遼，均被漢營邏卒，掩捕而去。城中益窮蹙無計，漸漸的糧食將盡，不能久持，急得守貞日

聲愁眉，窘急萬狀。國師總倫，時常在側，守貞當然加詰。總倫道：「大王當爲天子，人不能奪，惟現在分野有災，須待磨滅將盡，單剩得一人一騎，方是大王鵠起的時光哩。」真是景語。守貞尚以爲然，待遇如初。利令智昏，一至於此。

王景崇據住鳳翔，既與守貞勾通，受他封爵，便殺死侯益家屬七十餘人，只有一子仁矩，曾爲天平行事司馬，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易以己子，抱延廣潛逃。乞食至大梁。按如侯益，不期得此乳母。侯益大慟，哀請朝廷誅叛復讎。漢主傳詔軍前，促攻鳳翔。

趙暉時已進攻與景崇相持，忽聞蜀兵來援，景崇已至散關，當即派遣都監李彥從，潛師襲擊，殺退蜀兵，且乘勢奪取鳳翔西關。景崇退守大城，暉屢用羸兵誘戰，不見景崇出師，乃別設一計，暗令千餘人，繞出南山，僞效蜀裝，張着蜀旗，從南山趨下。又命圍城軍士，佯作慌張，譁稱蜀兵大至。景崇本已遣子德讓，詣蜀乞援，眼巴巴的望着好音，一聞蜀兵到來，還辨甚麼真假，即派兵數千往迎。出城未及里許，驀聞號噓聲響，暉軍四面攢集，把數千鳳翔兵圍住。鳳翔兵士，方知中伏，可憐進退無路，統被暉軍殺盡。暉能軍。景崇聞報，徒落得垂頭喪氣，懊悔不及，自是不敢輕出。

那蜀主孟昶，果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率兵救鳳翔，另派雄武節度使韓保真，引兵出泃陽，牽制漢軍。景崇子德讓，先行入報，景崇纔令部將李彥舜等，出迎蜀兵。趙暉得蜀兵來信，亟分兵遏守寶雞。蜀將申貴爲思謙前驅，用誘敵計來誘漢兵。漢兵已入寶雞城內，見蜀兵稀少，出城追趕，遇伏敗還，不意城內已被蜀兵掩入，竟將寶雞奪去。幸趙暉先事預防，恐寶雞戍兵不足，敵蜀更派精兵五千人援應，途中遇着敗軍，兩下會合，復將寶雞奪還。思謙引軍至渭水，經申貴還報，始知先勝後挫，再欲進攻，因探得寶雞有備料，一時不能攻下，遂語大衆道：「敵勢尚強，我軍糧少，不便與他久持，不若暫退，再作後圖。」實是怯懦。乃退屯鳳州，尋歸興元。

王景崇聞蜀兵退歸，再遣使向蜀告急，蜀臣多不願發兵。經景崇再三表請，始由蜀主下令，仍命安思謙出援。

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斛，方可出境。蜀主太息道：「思謙未曾出兵，先來索糧，意已可知，豈肯爲朕進取，朕且撥糧預給，看他願出兵否？」乃發興州與元米數萬斛，交與思謙。思謙始自興元出鳳州，再由鳳州進散關，另派部將申貴、高彥儔等，擊破漢箭管安都諸寨。寶雞戍卒出截玉女津，也爲蜀兵所敗，仍然退歸。思謙進駐模壁，韓保貞也出新關，同至隴州會齊，將攻寶雞。趙暉再欲分軍接應，因怕勢分力弱，反爲景崇所乘，乃飭寶雞兵吏嚴守城池，不得妄動。一面移文至河中，向郭威乞師。

威正欲破滅李守貞，適值南唐起兵來援河中，不得不分師邀擊，暫緩攻城。守貞幕下有游客二人，一是狂士舒元，一是道士楊訥，二人見守貞圍困，特扮作平民，出城南向，求救唐廷。舒元易姓爲朱，楊訥易姓名爲李平，好容易混出重圍，奔至金陵，籲請救急。唐主璟猶豫未決，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後患唐主出師，唐主因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出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爲副，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相偕俱出，同至沂州。

金全令部衆暫憩，遣探騎偵察漢營，再定行止。探騎去了多時，至午未回，營中已備好午餐，一齊會食。那探騎入帳通報道：「距此地十數里外，有一長澗，澗北有漢兵駐守，不過數百人，且甚羸弱，請急擊勿失！」金全不待說畢，厲聲叱退，仍然安坐食飯。諸將莫名其妙，待至大衆食畢，都至金全面前，請即出戰。金全又厲聲道：「敢言出戰者斬！」兩層寫來，事奇筆亦奇。諸將默然退出，免不得交頭接耳，私謗金全待至夕陽西下，暮色蒼黃，金全又下令道：「營內隊伍，須要整齊，各軍器械，不得拋離，大家守住營門，毋得妄動，違令立斬！」又作一層疑案。諸將越加疑心，但軍令如山，不敢不遵，只好依言備辦。

驀聽得鼓聲大震，四面八方，有兵掩至，統到營門前吶喊，幾不知有多少人馬。金全營內，但守住營壁，無人出戰，那來兵喧嚷多時，恰也不聞進攻，四散而去。到了起更，已寂靜無聲，方奉金全命令，造飯會食。

金全問諸將道：「汝等試想，午後可出戰麼？」諸將始齊聲道：「大帥料敵如神，幸免危禍，但究竟從何料着？」金全微笑道：「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漢帥係是郭威，號稱能軍，難道我軍遠來，彼尚未能偵悉麼？」設着羸兵，明明是誘我過澗，墮他伏中，我軍至暮不出，伏兵無用，當然前來鼓噪，亂我軍心，待見我壁壘森嚴，無隙可乘，不得已難而退，明眼人何難預料呢？」諸將方纔拜服。

金全一駐數日，復探得漢壘嚴密，料知河中必危，便語諸將道：「郭威爲帥，守貞斷難倖免，我等進援，有損無益，不如退師爲是。」查文徽、魏岑等，前時乘輿而來至此也，與盡欲返，卽拔營退駐海州。且遣使入奏唐主，詳陳一切情形，唐主復貽漢書，婉謝前失，請仍通商旅，並乞赦李守貞。

漢廷置諸不答，但聞趙暉情急，飭郭威設法往援。威計却唐兵，親督兵往援趙暉，行抵華州，接暉來文，謂蜀兵食盡退去，因卽折回。途次過了殘臘，便是乾祐二年，白文珂聞郭威將至，引兵往迎，河中行營只留都指揮使劉詞主持一切。

先是郭威西行，曾戒白文珂、劉詞道：「賊不能突圍，遲早難逃我手，若彼突出，我等且功敗垂成，成敗關鍵，全在此舉，我看賊中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汝等須要嚴防，切勿毋忽！」白文珂、劉詞兩人，依着威言，日夕注意，守兵也不敢出來。到了文珂迎威，城中已經探悉，潛遣人夜縫出城，沽酒村墅，任人除欠，邏騎多半嗜酒，見了這中杯物，不禁垂涎，况又是不需現錢，樂得暢飲數杯，你也飲，我也飲，飲得酩酊大醉，統向營中睡熟，不復巡邏。杯中物誤人甚大，故酒也財氣中列爲第一。劉詞恰也小心，惟這一着未嘗預防，險些兒墮他狡計。

一夕已經三鼓，詞覺有倦意，和衣假寐，正要朦朧睡去，忽聞棚外有鼓噪聲，欻然驚起，趨出寢所，向外一望，已是火勢炎炎，光明如晝，部兵東張西望，不知所爲。詞故意鎮定，絕不變色，且下令道：「區區小盜，怕他甚麼！」遂率衆堵禦，冒烟而出。客省使閻晉卿道：「賊甲皆黃，爲火所照，容易辨認，惟衆無鬪志，頗覺可憂！」裨將李韜朗聲道：

「無事食君祿，有急可不死。」關慶我願當先，諸將士快隨我來！一說至此，即援稍先進，大衆也趁勢隨上。俗語說得好，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況經李韜一言，激動衆憤，就使火勢燎原，一些兒沒有怕懼，只管向前奮擊。河中兵相率辟易，爲首驍將王繼勳，勇敢善鬪，至此也殺得大敗，身受重傷，逃入城中，手下剩得百餘騎，踉蹌隨回。餘衆皆死。

劉詞方收軍入柵，撲滅餘火，晝夜修補，次日仍壁壘一新，待郭威到來，詞出迎馬首，向威請罪，威欣然道：「我正愁此一着，非兄健鬪，幾爲虜笑，今幸破賊，賊技已窮，可無他慮了。」至入柵後，厚賞劉詞及李韜將士等，亦各給財帛，惟嚴申酒禁，非俟破城，犒宴不准私飲。愛將李審首犯軍令，飲酒少許，威察得情迹，召審入詰道：「汝爲我麾下親將，敢違我令，若非加刑，何以示衆！」遂喝令左右，推審出，斬首示衆。小子有詩讚道：

用威用愛兩無私，便是諸軍用命時。莫怪將來成帝業，堯山兵法本來奇。郭威堯山人見下。

李審就誅，全營股栗，嗣是令出必行，成功就在目前了。欲知河中克復情形，請看官續閣下回。

三叛連兵，首發難者爲趙思綰，繼以李守貞、王景崇，似乎思綰之罪爲最大，而守貞次之，景崇又次之，實則不然。守貞背晉降虜，罪與杜重威相同，倘有明王，早已不赦。乃倖得免死，仍予旌節，復敢效重威，故智再生叛亂，罪惡至此，死有餘辜。景崇受命討叛，反自爲叛，春秋之戮，寧能後諱。趙思綰一狂暴徒耳，若非守貞、景崇之爲逆，一將平之足矣。故本回敘事於河中爲最詳，次鳳翔，次長安，而於郭威之首攻河中，趙暉之分攻鳳翔，亦具有褒詞，一褒一貶，筆下面自有陽秋也。

## 第四十三回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投火窟悔拒漢家軍

却說河中叛帥李守貞，被圍逾年，城中糧食已盡，十死五六，眼見是把守不住。左思右想，除突圍外無他策。乃出敢死士五千餘人，分作五路，突攻長圍的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把河中兵掃將過去，五路俱紛

紛敗走，多半傷亡。越數日又有守兵出來突圍，陷入伏中，統將魏延朗、鄭賓俱爲漢兵所擒。威不加殺戮，好言撫慰。魏、鄭二人大喜投誠，因即令他作書射入城中，招諭副使周光遜及驍將王繼勳、聶知遇、光遜等知不可爲，亦率千餘人出降。嗣是城中將士陸續出來，統向漢歸降。郭威乃下令各軍分道進攻，各軍聞命，當然踴躍爭先，巴不得一鼓就下。怎奈城高塹闊，一時尚攻他不進，因此一攻一守，又遷延了一兩月。想是守兵命數中，尙有一兩月可延。

可巧郭從義、王峻報稱趙思綰已有降意，惟此人不除，終爲後患，應該如何處置，聽命發落。郭威令他便宜行事。於是首先發難的趙思綰也首先伏誅。思綰爲郭從義、王峻所圍，苦守經年，曾遣子懷乂詣蜀乞援。蜀兵尙未能到河中，怎能入援。長安援絕，猶可。最苦糧空，思綰本喜食人肝，嘗親自持刀剖肝作膾，膾已食盡，人尙未死。又好取人膽作下酒物，且飲且語道：「吞人膽至一千，便膽氣無敵了。」至城中食盡，即掠婦女幼稚，充作軍糧。糜肉飼兵，自己吞食肝膽，權代飯餐。有時且用人犒軍，計數分給，如屠羊豕一般。可憐城中冤氣冲天，鎮日裏籠着黑霧，不論晴雨，統是這般。郭從義乃使人誘降。

先是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從。肅適致仕，謝絕不納。肅妻張氏，係梁晉兩朝元老張全義女，具有遠識，特問肅何故不納。思綰慨然道：「是人目亂語誕，他日必爲叛賊！」張氏道：「妾意亦然，但君今拒絕，他必挾恨無窮，一旦逞志，必遭報復，我家恐無遺類。不若厚贈金帛，遣令圖生。」肅如言召入思綰，餽贈多金，思綰拜謝而去。

後來入據長安，正值李肅閑居城中，思綰即往謁見，拜伏如故。肅驚起避席，禁不住思綰勇力，將肅捺入座中，定要肅完全受拜，且尊呼肅爲恩公。肅勉強敷衍，心中委實難過。及思綰退出，急入語張夫人道：「我說是人必叛，今果鬪亂，復來見我，我且受汗，奈何！」張氏道：「何不勸他歸國！」肅又道：「他已勢成騎虎，怎肯遽下。我若勸他，反惹他疑心，自招屠戮了。」張氏道：「長安雖固，料他必不能久據。他若舍此而去，不必說了。否則官軍來攻，總有

危急這一日，那時容易進言，自無他患。」肅也以為然，暫且紓憂。

思綰屢遣人送奉珍饈，加以裘帛，肅不好峻拒，又不便接受，百端為難。自思將來多凶少吉，不如圖個自盡，免致株連，因覓得毒藥，即欲服下。虧得張氏預先覺察，將藥奪去，始得免死。及長安圍急，日食人肉，張氏復語肅道：「今日正可入府勸降，幸勿再延！」相時知機，好一個賢智婦人。肅乃往見思綰，思綰倒履相迎，推肅上坐，便開口問道：「愬公前來，想是憐念思綰，設法解圍，願乞明教！」肅答道：「公本與國家無嫌，不過因懼罪起見，據城固守，今國家三道用兵，均未成功，公若乘此變計，幡然歸順，料朝廷必然喜悅，保公富貴為二鎮勸。公試自思，坐而待斃，亦何若出而全身呢？」思綰道：「倘朝廷不容我歸順，豈不是欲巧反拙？」肅又道：「這可無慮，包管在我手中，我雖致仕，朝廷未嘗不知，若由公表明誠意，再附我一疏，為公洗釋前愆，當無有不允了！」

思綰尚未能決，判官程讓能正受郭從義密書，有意出降，乘着李肅進言時，也即入勸，熟陳禍福。思綰乃即令讓能起草，撰成二表，一表是由肅出名，一表是思綰出名，遣使詣闕。待過旬餘，得去使返報，知朝廷已允赦宥，且調任他鎮，思綰大喜。未幾即有詔敕頒到行營，授思綰檢校太保，調任華州留後。當由郭從義傳入城中，令思綰出城受詔，思綰釋甲出城，拜受朝命，遂與郭從義面約行期，指日往華州任事。從義允諾，許令還城整裝，惟派兵隨入，守住南門。思綰遲留未發，託言行裝未整，改易行期，至再至三。從義乃與王峻商議道：「狼子野心，終不可用，不如早除，杜絕後患！」王峻不甚贊成，但言須稟命郭威，便是兩不相容之故。

從義因遣人至河中行營，請除思綰。既得威諾，即與王峻按轡入城，陳列步騎，直至府署。遣人召思綰出署道：「太保登途，不遑出餞，請就此對飲一杯，便申別意。」思綰不得不從，一出署門，便被從義一聲暗號，壓動軍士，將他擊下，并入署搜捕家屬，及都指揮常彥卿，一併牽至市曹，梟首示衆。且籍沒思綰家貲，得二十餘萬貫，一半入庫，一半賑飢。城中丁口，舊有十餘萬，至是僅遺萬人。從義延入李肅，請他主持賑務，肅自然出辦，兩日即盡。入府銷差。



歸家與張夫人說明，一對老夫妻，纔得高枕無憂，白頭偕老了。應該向關中道謝。

思緒伏法，郭威免得兼顧，日夕督兵攻城，衝入外郭。李守貞收拾餘衆，退保內城，諸將請乘勝急攻，威說道：「鳥窮猶啄，況一軍呢！今日大功將成，譬如涸水取魚，不必性急了。」守貞知己必死，在衙署中多積薪芻，爲自焚計，遷延數日，守將已開城迎降，有人報知守貞，守貞忙縱火焚薪，舉家投入火中，說時遲，那時快，官軍已馳入府衙，用水沃火，應手撲滅，守貞與妻及子崇勳，已經焚死，尚有數子二女，但觸烟倒地，未曾斃命。官軍已檢出屍骸，梟守貞首，并取將死未死的子女，獻至郭威馬前。

威查驗守貞家屬，尚缺逆子崇訓一人，再命軍士入府搜尋。府署外廳已燬，獨內室巋然僅存。軍士馳入室中，但見積屍纍纍，也不知誰爲崇訓，惟堂上坐一華妝命婦，丰采自若，絕不慌張。大衆疑是木偶，趨近諦視，但聽該婦呵聲道：「休來休來！郭公與我父舊交，汝等怎得犯我！」好大膽識。軍士更不知爲何人，但因他詞莊色厲，未敢上前鎖鞫，只好退出府門，報知郭威。威亦驚訝起來，便下馬入府，親自驗明。那婦見郭威進來，方下堂相迎，亭亭下拜。威略有三分認識，又一時記憶不清，當即問明姓氏，及該婦從容說出，方且驚且喜道：「汝是我世姪女，如何叫汝受累呢！我當送汝回母家。」該婦反悽然道：「叛臣家屬，難緩一死，蒙公盛德，貸及微軀，感恩何似！但姪女誤適孽門，與叛子崇訓結褵有年，崇訓已經自殺，可否令姪女棺殮，作爲承曲允，來生當誓爲犬馬，再報隆恩！」威見該婦情狀可憐，不禁心折，便令指出崇訓屍首，由隨軍代爲殮埋，該婦送喪盡哀，然後向威拜謝，辭歸母家。威撥兵護送，不消細說。惟該婦究爲何人，他自說與崇訓結褵，明明是崇訓妻室，惟他的母家，却在兖州，兖州卽秦寧軍節度使魏國公符彥卿，就是該婦的父親。畫龍點睛。

先是守貞有異志，嘗覓術士卜問休咎。有一術士能聽聲推數，判斷吉凶，守貞召出全眷，各令出聲，術士聽一個，評一個，統不與尋常套話。挨到崇訓妻符氏發言，不禁瞿然道：「後當大貴，必母儀天下！」術士既知吉凶，如何專推

符氏，不言守貞全家之多凶，守貞與信衛士言，何不轉請崇訓之可否爲帝，史家所載，往往類此。本編亦依史演述云爾。守貞聞言，益覺自夸道：「我媳且爲天下母，我取天下，當然成功，何必再加疑慮呢！」於是決計造反。

及城破後，守貞葬身火窟，崇訓獨不隨往，先殺家人，繼欲手刃符氏，符氏走匿隱處，用帷自蔽，令崇訓無從尋覓。崇訓惶遽自殺，符氏乃得脫身，東歸兖州。符彥卿貽書謝威，且因威有再生恩，願令女拜威爲父，威也不推辭，覆稱如約。惟女母對此鬻難，說他夫家滅亡，子身僅存，無非是神明佑護，不如削髮爲尼，做一個禪門弟子，聊盡天年。符氏獨搖首道：「死生乃是天命，無故毀形視髮，真是何苦呢！」還要去做皇后，怎肯爲尼。後來再嫁周世宗，果如術士所言，這且待後再表。

且說郭威攻克河中，檢閱守貞文書，所有往來信札，或與朝臣勾結，或與藩鎮交通，彼此統指斥朝廷，語多悖逆。威欲援爲證據，一併奏聞，祕書郎王溥進諫道：「魍魎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概付火，俾安反側！」保全甚多。威聞言稱善，乃將河中所留文牘，盡行焚去。當即馳書奏捷，召趙修己爲幕賓，掌管天文。四面搜緝僞丞相靖餘孫，僞樞密使劉芮，僞國師總倫等，犯與守貞子女，分入囚車，派將士押送闕下。

漢主承祐，御明德樓，受俘誠，宣露布，百官稱賀。禮畢，即命將罪犯徇行都城，懸守貞首於南布，誅各犯於西市。二叛既平，但有鳳翔一城，朝夕可下。朝旨令郭威還朝，留扈彥珩鎮守河中，所有華州一缺，即命劉詞補任。授郭從義爲永安節度使，兼加同平章事職銜，此外立功將士，封賞有差。

郭威奉詔還都，入闕朝見，漢主承祐，令威升階，面加慰勞，親酌御酒賜威，威跪飲盡卮，叩首謝恩。漢主又命左右取出賞物，如金帛衣服玉帶鞍馬等類，一一備具。威復拜辭道：「臣受命期年，只克一城，何功足錄，且臣統兵在外，凡鎮安京師，撥運軍食，統由諸大臣居中調度，使臣得減叛誅凶，臣怎敢獨膺此賜，請分賞朝廷諸大臣！」漢主承祐道：「朕亦知諸大臣功勳，當有後命。此物但足賞卿，卿毋固辭！」威乃拜辭而出。翌晨威復入朝，漢主擬使威

兼領方鎮，威又拜辭道：「楊弼位在臣上，未受茅土，臣何敢當此！且臣嘗蒙陛下厚恩，忝居樞密，帷幄參謀，不能與將帥同例。史弘肇爲開國功臣，夙總武事，所以兼領藩封，臣萬不敢受！」漢主乃上威檢校太師，兼職侍中，且加賜史弘肇蘇逢吉、蘇禹珪、竇固、楊邠等兼職，與威略同。惟中書侍郎李濤已早罷相，不得與賜。漢主尚欲特別賞威，威一再叩謝道：「運籌建畫，出自廟堂，發兵餽糧，出自藩鎮，暴露戰鬪，出自將士，今獨歸臣，再三加賞，反足使臣折福，願旬餘生爲陛下効力，嗣有他功，再當領賞便了。」差不多似三拼三讓。漢主方纔罷議。

嗣因受賜諸臣，謂恩賞只及親近，不錄外藩，未免重內輕外，於是再議加恩，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爲太傅，秦寧即上文劉州節度使符彥卿爲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錫，並兼侍中，朔方節度使馮暉，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並兼中書令。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贊，並加同平章事。他如鎮州節度使武行德，鳳翔節度使趙暉等，也各加封爵，不勝殫述。

趙暉圍攻鳳翔，已歷年餘，聞河中長安，依次平定，獨鳳翔不下，功落入後，免不得焦急異常。遂督部衆努力進攻，期在必克。王景崇困守危城，也害得智窮力竭，食盡勢孤。幕客周璨，入語景崇道：「公前與河中長安，互爲表裏，所以堅守至今。今二鎮皆平，公將何恃？蜀兒萬不可靠，不如降順漢室，尚足全生。」景崇道：「我一時失策，累及君等，雖悔難追，君勸我出降，計亦甚是，但城破必死，出降亦未必不死，君獨不聞趙思綰麼？」璨知不可勸，退出署外。越數日，外攻益急，景崇登陣四望，見趙暉跨馬往來，親冒矢石，所有將士，無不効命。城北一隅，攻撲更是利害，不由的俯首長吁，猛然間得了一計，立即下城，召語親將公孫鞏、張思綰道：「我看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汝二人可燬城東門，詐意示降，勿令窺入，我當與周璨帶領牙兵，突出北門，攻擊暉軍，幸而得勝，或守或去，再作良圖，萬一失敗，也不過一死，較諸束手待斃，似更勝一籌了。」兩將唯唯聽命。景崇又與周璨約定，詰旦始發，是時准

備停當，專待天明。

旣而城樓譙鼓，已打五更，公孫鞏張思練兩人，行至東門，即令隨兵縱起火來，周際也到了府署，恭候景崇出門。不意府署中忽然火起，燒得煙焰衝天，不可嚮邇。緊急召牙兵救火，待至撲滅，署內已燬去一半，四面壁立，獨有景崇居室，一些兒沒有遺留，眼見是景崇全家，隨從那祝融回祿，同往南方去了。鞏與思練，正派弁目來約景崇，突然見府舍成墟，大驚失色，急忙返報，急得兩將沒法，只好弄假成真，燒門出降。周際早有降意，當然隨降。趙暉、暉引兵入城，檢出景崇燼骨，折作數段。當即曉諭大眾，禁止侵掠。立遣部吏報捷大梁。漢廷更有一番賞賜，無容細表，於是三叛俱亡。

當時另有一位大員，也坐罪屠戮，看官欲問他姓名，就是太子太傅李崧。李崧受禍的原因，與三叛不同。從前劉氏入汴，崧北去未歸，所有都中宅舍，由劉知遠賜給蘇逢吉。逢吉既得崧第，凡宅中宿藏，及洛陽別業，悉數佔有。至崧得還都，雖受命爲太子太傅，仍不得給還家產。自知形迹孤危，不敢生怨，又因宅券尚存，出獻逢吉。馮氏掛號了。逢吉不好面斥，強顏接受。入語家人道：「此宅出自特賜，何用李崧獻券難遣，還想賣情麼？」從此與崧有嫌。崧弟嶼，嗜酒無識，嘗與逢吉子弟往來，酒後忘情，每怨逢吉奪他居第。逢吉聞言，銜恨益深。

翰林學士陶穀，先爲崧所引用，至此却阿附逢吉，時有謗言。可巧三叛連兵，都城震動，史弘肇巡邏都中，遇有罪人，不問情迹輕重，一古腦兒置入叛案，悉數加誅。李嶼僕夫葛延，遇逋負失債，被嶼杖責，積成怨隙，遂與逢吉僕李澄，同謀告變，誣嶼謀叛。結怨小人，禍美誠家，但陶穀文士，以怨報德，過論一僕。逢吉得延遇誣狀，正好乘隙報怨，遂將原狀遞交史弘肇，且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事，伴爲歎息。崧還道是好人，願以幼女爲託。逢吉又假意允許，不使歸家，即命家人送崧入獄。

崧纔識逢吉刁狡，且悔且忿道：「從古以來，沒有一國不亡，一人不死，我死了便休，何用這般傾陷呢！」及爲

吏所鞠，嶼先入對簿，斷斷辯論，崧上堂聞聲，顧語嶼道：「任汝吞吐蓮花，也是無益，當道權豪，硬要滅我家族，毋庸曉曉了！」嶼乃自誣伏罪，但說與兄弟僮僕二十人同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真，并召遼兵。逢吉得了供詞，復改二十字爲五十字，有詔誅崧及嶼，兼戮親屬，無論少長，悉斬東市。葛延遇李澄，反得受賞，都人士統爲崧呼冤，小子有詩嘆道：

遭讒誣伏願拚生，死等鴻毛已太輕；  
同是身亡兼族滅，何如殉晉尚留名！

欲知後事如何，且至下回續敘。

永興圍城中，有一李肅妻張氏，河中叛眷內，有一李崇訓妻符氏，本回特別敘明，於軍馬倥偬之際，獨顯出兩個女豪，充足使全回生色。惟張氏以智全夫，且令叛賊投降，長安得以戡定，爲家爲國，共得保安，七尺鬚眉，對之具有愧色矣。符氏膽識過人，智不在張氏下，但夫死不嫁，禮有明文，女母令削髮爲尼，實欲爲女保全貞節，符氏乃不從母言，志在再醮，雖其後果爲國母，而繩以禮律，毋乃猶有遺憾歟？若夫三叛之亡，咎皆自取，而李崧族滅，不無冤誣。然試問誰與亡晉，誰與降遼，而得長享富貴耶？故蘇逢吉固不得殺崧，而崧之罪實無可道，都下稱冤，其猶爲一時之偏見也夫！

## 第四十四回 弟兄構釁湖上操戈 將相積嫌席間用武

却說漢主承祐，因三叛已平，內外無事，自然欣慰異常，除賞賜諸臣外，復加封吳越荆南湖南三鎮帥。吳越王弘侖，秉性剛嚴，統軍使胡進思，驕橫不法，爲弘侖所嫉視，密與指揮使何承訓商議，謀逐進思，承訓佯爲定計，出與進思說明，進思即帶領親兵，晝夜叩宮，戎服入見。弘侖驚問何事，進思以下，語多狂悖，急得弘侖駭奔，跑入義和院閉門避禍。進思反鎖院門，矯傳王命，詭言猝得瘋痰，不能視事，可傳位王弟弘俶等語。弘俶本出鎮台州，當弘侖嗣

立時召入劉塘，賜居南邸，參相府事。進思既頒發偽敕，即召集文武大吏，至南邸迎謁弘俶。弘俶愕然道：「能全我兄，方敢承命。否則寧避賢路，幸勿強迫！」進思拜手道：「願遵王言！」諸官吏亦俯伏稱賀。弘俶乃入元帥府南廳，受冊視事。徙故王弘侔至錦衣軍，遣都頭薛溫率兵保護。且戒溫道：「此後有非常處分，均非我意，汝當死拒，不得相從。」溫受命而去。

進思屢勸弘俶害兄，弘俶始終不從，且嚴防進思。何承訓希承意旨，復請弘俶速誅進思。弘俶恨他反覆無常，猝命左右擊下承訓，推出斬首。得喪既決，進思聞承訓實已，却也說是該殺，惟日慮弘俶報復，又捏稱弘俶命令，飭薛溫毒死弘俶。溫抗聲道：「溫受命時，未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復夜遣私黨二人，踰垣突入，持刀前進。虧得弘俶日夜戒懼，聞聲大呼，溫急率衆趨救，捉住二賊，剝斃庭中。詰旦面報弘俶，弘俶大驚道：「保全我兄，全出汝力。」乃賞溫金帛，仍令加意進思，無從下手。憂懼日積，猝然間疽發背上，呼號而死。命該如此。

弘俶仍奉漢正朔，奏達弘侔傳位情形。漢主承祐授弘俶爲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兼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封吳越國王。未幾以平亂軍恩，加授尚書令，弘俶得弘俶優待，移居東府，優游二十年，安然告終。吳越號爲讓王。友愛家風，足矯亂世。這是後話。同時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病歿，子保融嗣。先是漢高祖起兵太原，高從誨嘗遣使勸進，一面且入貢大梁，取媚遼主。至漢已定國，從誨上表稱賀，并求給郢州，未得俞允。從誨遂潛師寇郢，被刺史尹實擊退。又發水軍襲襄州，也爲節度使安審琦所破，敗歸荆南。從誨兩次失敗，恐漢兵南討，急向唐蜀稱臣，求他援助。時人見他東奔西走，南投北降，見利即趨，見害即避，呼他爲高無賴。乾祐元年，從誨因與漢失和，北方商旅不通，境內貧乏，復上表漢廷，自陳悔過，願修職貢。漢廷方慮三叛構兵，無暇詰責，乃派使臣宣撫荆南。既而從誨寢疾，命三子保融判內外兵馬事。從誨旋歿，保融嗣知留後，告哀漢廷，漢授保融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越年漢平三叛，推恩加封，命保融兼官侍中，與吳越同時頒詔。

尚有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廣，亦得進授太尉，算是大漢隆恩。希廣當然拜命，獨希廣兄弟希萼，據有朗州，也遣使至漢，表示節制。小子於前四十回中，曾已敘明希萼爲兄，希廣爲弟，弟承王位，兄獨向隅，勢不免同室操戈，想官當已閱過果然爲時未幾，卽致暴裂。希廣有庶弟希崇，曾爲天策左司馬，素性狡險，陰遣希萼書，內言指揮使劉彥瑫等，妄稱遺命，廢長立少，願兄勿爲所欺云云。希萼得書覽畢，激動怒意，遂借奔喪爲名，入探虛實，行至硤石，早被劉彥瑫聞知，請命希廣遣都指揮使周廷誨，帶着水軍，往迎希萼。兩下會着，由廷誨逼他釋甲，然後導入希萼見廷誨軍容，不敢不屈意相從，卸甲改裝，隨廷誨入國城，成服喪次，留居碧湘宮。及喪葬禮畢，希萼求還，廷誨入白希廣道：「王若能讓位與兄，不必說了，否則爲國割愛，毋使生還。」勸人殺兄，亦屬非是。希廣道：「我何忍殺兄，寧可分土與治。」乃厚贈希萼，遣歸朗州。

希萼大爲失望，還鎮後卽上訴漢廷，謂希廣越次擅立，事出不經，臣位次居長，願與希廣各修職貢，置邸稱藩。漢廷以希廣已受冊封，未便再封希萼，乃不允所請，但諭以兄弟一體，毋得失和，所有貢獻，當附希廣以聞。又別賜希廣詔書，亦無非勸他友愛，弭釁息爭。希廣原是受命，希萼偏不肯從，募鄉兵，造戰艦，將與希廣從事，爭個你死我活。

適南漢主晟，本名弘耀，見三十二回中，殺死諸弟，驕奢淫佚，特遣工部郎中鍾允章，赴楚求婚，那知希廣不許，謝絕允章。允章還報，屢憤憤道：「馬氏尙能經略南土否？」允章道：「馬氏方啓內爭，怎能害我？」晟又道：「果如卿言，我正好乘隙進取了。」允章極口贊成。晟遂遣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率兵攻賀州。楚主希廣忙派指揮使徐知新，統兵往救。到了賀州，城下見城上已遍懸敵旗，惹起衆憤，立刻攻城，鼓聲一起，各隊競進，忽聽得幾聲響，地忽裂開，前驅兵士，統墜入地下去了。令人驚駭。徐知新等忙令收軍，十成中已失去四五成，且恐敵兵出擊，星夜奔回，乞請濟師。希廣責他肯盡力，立將徐任二將處斬。看官聽着，這徐任二將的取軀，並非畏怯，實出鹵莽，南漢

統將吳珣，陷入賀州，就在城外鑿一大穿，上覆竹箔，附以土泥。復從塹中穿穴達穿，設着機軸。專待禁軍來攻。若徐任等能小心查察，當可免禍。誤在廢兵輕進，徒然把前驅士卒，送死穿中。罪固難貸，情尚可原。希廣當日，何妨令他帶罪立功，乃驟加顯戮，傷將士心，如何能禦敵固防呢？評斷精確南漢兵轉攻昭桂，連宜嚴梧蒙諸州，多半被陷。大掠而去。希蓼乘勢發兵，督領戰艦七百艘，將攻長沙。妻苑氏進阻道：「兄弟相攻，無論勝負，俱爲人笑，不如勿行。」希蓼不聽，引兵趨潭州。即長沙希廣聞變，召入劉彥瑫，等慨然與語道：「朗州是我兄鎮治，不可與爭，我情願舉國讓兄。」言之有理，惜爲彙小所誤。劉彥瑫固言不可，天策學士李弘皋、鄧懿文，亦同聲諍阻，乃命岳州刺史王贊爲戰棹指揮使，出拒希蓼。即命劉彥瑫監軍。彥瑫與贊，駛舟至僕射洲，巧值朗州戰船，逆風前來。贊據住上風，壓衆截擊，大破朗州兵，獲住戰艦三百艘。復順風追趕，將及希蓼坐船，忽後面有差船到來，傳希廣命，說是勿傷我兄。既不能讓國，還要戒以勿傷，真是婦人之仁。贊乃引還，希蓼得從赤沙湖遁歸。苑氏聞希蓼敗，遺泣語家人道：「禍將到了，我不忍見屠戮呢。」遂投井自盡。未免輕生。

靜江軍節度使馬希瞻，係希廣弟，聞兩兄交爭，屢次作書勸戒，各不見從，也病疽而歿。希蓼因敗益憤，招誘辰、涑州及梅山蠻，共擊湖南。蠻衆貪利忘義，爭來赴敵，與希蓼同攻益陽。希廣遣指揮使陳璠往援，交戰淹溪，璠竟敗死。希蓼又遣羣蠻破迪田，殺死鎮將張延嗣。希廣再命指揮使黃超赴勦，也致敗亡。希蓼連得勝仗，再向漢廷上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漢主承祐，仍優詔不許，惟勸他兄弟修和。希蓼遂改道求援，臣事南唐。唐令楚州刺史何敬殊，將兵往助希蓼，共攻希廣。

希廣到了此時，那得不焦灼萬分，慌忙遣使至漢，表稱荆南嶺南江南連兵，謀分湖南，乞速發兵屯澧州，扼住江南荆南要路。漢廷並未頒發覆諭，急得希廣寢食不安。劉彥瑫入見希廣道：「朗州兵不滿萬，馬不盈千，何足深懼。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蓼，爲大王解憂。」言之不忤希廣大悅，即授彥瑫爲戰棹指揮。



使，兼朗州行營都統，親出都門餞行。

彥瑫辭別希廣，航行入朗州境，父老各費牛酒犒軍。彥瑫總道是民心趨附，定可進取，戰艦既過，即用竹木自斷後路，表示決心。也。想學項羽之破釜沈舟。行次涇州，望見朗州戰艦百餘艘，裝載州兵，各數千，即乘風縱擊，且拋擲火具，焚燬敵船，敵兵驚駭，正思返奔，忽風勢倒吹，火及彥瑫戰船，反致自焚。彥瑫不遑撲救，只好退走，無如後路已斷，追兵又至，士卒窮蹙無路，戰死溺死，不下數千人。

彥瑫單舸走免，敗報傳入長沙，希廣憂泣終日，不知所爲。或勸希廣發帑犒師，鼓舞將士，再行拒敵，希廣素來吝嗇，沒奈何，頒發內帑，取悅士心，或又謂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速誅以絕內應。希廣又是不忍，潸然流涕道：「我殺我弟，如何見先王於地下？」廷廣之極。將士見希廣迂懦，不免懈體，馬軍指揮使張暉，從間道擊朗州，聞彥瑫敗還，也退屯益陽，嗣因朗州將朱進忠來攻，詭詞誑衆道：「我率麾下遠出賊後，汝等可留城中待我，首尾夾擊，不患不勝。」說着，引部衆出城，竟從竹頭市逃歸長沙。進忠聞城中無主，驅兵急攻，遂陷益陽，守兵九千餘人，盡被殺死。

希廣見張暉遁歸，急上加急，不得已遣僚屬孟駢，赴朗州求和。希廣令駢還報道：「大義已絕，不至地下，不便相見了。」希廣益懼，忽又接朗州探報，希廣自稱順天王，大舉入寇，那時無法可施，只好飛使入漢，三跪九叩首的乞請援師。漢主承祐到也，被他感動，擬調將遣兵，往援湖南，偏值外侮猝乘，內變紛起，連自己的宗社，也要拱手讓人，那裏還能顧到南方說來又是話長，小子按年敘事，不得不依着次第，先述漢亂，界限劃清，次第分明。

漢主承祐嗣位，倏經三年，起初是任用勳舊，命楊邠掌機要，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總財賦，四大臣同寅協恭，國內粗安，惟國家大事，盡在四大臣掌握，宰相蘇逢吉，蘇尚珪等，反若贅瘤，二蘇多遷補官吏，楊邠謂虛糜國用，屢加裁抑，遂致將相生嫌，互懷猜忌。適關西亂起，紛擾不休，中書侍郎兼同平章事李濤，請調楊邠二樞密。

出任重鎮。控禦外侮。內政可委。二蘇辦理。這明明是思慮預防。調停將相的意思。不意楊郭二人。誤會濶意。疑他聯絡二蘇。從旁傾軋。竟入宮泣訴。太后自請留奉山陵。李太后又疑承祐。臺新厭舊。面責承祐。經承祐述及濶言。益增母怒。立命罷濶。政柄勒歸私第。種種誤會。構成隱患。承祐欲使母生歡。更重用楊郭史王四大臣。除弘肇兼官侍中外。三大臣皆加同平章事兼銜。二蘇益致失權。愈抱不平。既而郭威出討河中。朝政歸三大臣主持。別司黜陟。重武輕文。文吏升遷。多方抑制。弘肇司巡察。估權專殺。都人犯禁。橫加誅夷。章司出納。加稅增賦。聚斂苛急。不顧民生。由是吏民交怨。恨不得將三大臣。同時榨去。

及三叛告平。郭威還朝。今日賜宴。明月頒賞。彷彿是四海清夷。從此無患。承祐年已長。性且漸驕。除視朝聽政外。輒與近侍戲狎。宮中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最善諧媚。大得主寵。往往編造瘦詞。雜以嫚語。不顧主僕名分。亂嘈嘈的聚做一堆。互相笑謔。李太后頗有所聞。常召承祐入宮。嚴詞督責。承祐初尚遵禮。不敢發言。後來聽得厭煩。竟反唇相譏。道：「國事由朝廷作主。太后婦人。管甚麼朝事！」說至此。便搶步趨出。徒惹起太后一場煩惱。他却仍往尋樂去了。太常卿張昭。得知此事。上疏切諫。大旨在遠小人。親君子。承祐怎肯聽受。置諸不理。

到了乾祐三年初夏。邊報稱遼兵入寇。橫行河北。免不得召集大臣。共商戰守。會議結果。是遣樞密使郭威出鎮鄴都。督率各道備邊。史弘肇復提出一議。謂威雖出鎮。仍可兼領樞密。蘇逢吉據例辯駁。弘肇憤然道：「事貴從權。豈必定授故例。况兼領樞密。方可便宜行事。使諸軍畏服。汝等文臣。怎曉得疆場機變哩！」逢吉畏他凶威。不敢與較。但退朝語人道：「用內制外。方得爲順。今反用外制內。禍變不遠了！」逢吉能料大局。如何不能料自身。越日有詔。頒出授郭威爲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兼樞密使。凡河北兵甲錢穀。見威文書。不得違誤。爲此一說。漢社遂墟。

是夕宰相竇貞固。爲威餞行。且邀集朝貴。列座相陪。大家各敬威一樽。繞行歸座。弘肇見逢吉在側。引酒滿觥。故意向威厲聲道：「昨日廷議。各爭異同。弟應爲君盡此一盃。」說畢一飲而盡。逢吉亦忍耐不住。舉觴自言道：「

彼此都爲國事，何足介意！楊邠亦舉觴道：「我意也是如此！」是當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遂與逢吉同飲告乾，郭威恰過意不下，用言解勸。弘肇又厲聲道：「安朝廷，定禍亂，須恃長槍大劍，毛錐子有何用處？」王章聞言，代爲不平，也插嘴道：「沒有毛錐子，餉軍財賦，從何而出？史公亦未免欺人了！」真是舌戰，不是饒客。弘肇方纔無言。

少頃席散，各快快歸第。威於次日入朝辭行，伏闕奏請道：「太后隨先帝多年，具有經驗，陛下春秋方富，有事須稟訓乃行，更宜親近忠直，屏逐奸邪，善善惡惡，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殉國，願陛下推心委任，遇事諮詢，當無失敗。至若疆場戎事，臣願竭愚誠，不負驅策，請陛下勿憂。」承祐歛容稱謝，待威既北去，仍然置諸腦後，不復記憶。那三五朝貴，却暗爭日烈，好似有不共戴天的大讎。

一日由王章置酒，讌集朝貴。酒至半酣，章倡爲酒令，拍手爲節，節誤須罰酒一樽。大家都願遵行，獨史弘肇喧嚷道：「我不慣行此手勢，令，幸毋苦我！」客省使閻晉卿適坐弘肇肩下，便語弘肇道：「史公何妨從衆，如不慣此令，可先行練習，事不難爲，一學便能了。」說着，即拍手相示。弘肇瞧了數拍，到也有些理會，因即應聲遵令。令既畢，行，你也拍，我也拍。輪到弘肇，偏偏生手易錯，不禁忙亂，幸由晉卿從旁指導，纔免罰酒。蘇逢吉冷笑道：「身旁有姓閻人，自無慮罰酒了！」一道言未絕，忽開席上豁喇一聲，幾震得盃盤亂響。隨後即聞弘肇詬罵聲，大眾纔知席上震動，由弘肇拍案所致。好大的手勢！逢吉見弘肇變臉，慌忙閉住了口。弘肇尚不肯干休，投袂遽起，握拳相向。逢吉忙起座出走，跨馬奔歸。弘肇向王章索劍，定要追擊。逢吉、楊邠從旁泣勸道：「蘇公是宰相，公若加害，將置天子何地？願公三思後行！」弘肇怒氣未平，上馬徑去。邠恐他再追逢吉，也即上馬追馳，與弘肇聯鑣並進，直送至弘肇第中方纔辭歸。

看官試想，逢吉雖出言相嘲，也無非口頭套話，並不是甚麼揶揄，爲何弘肇動怒，竟致如此？原來弘肇籍隸鄭州，系出農家，少時好勇鬪狠，專喜鬪禍，惟鄉里有不平事，輒能扶弱勸強。酒妓閻氏爲勢家所窘，經弘肇用力解決。

閻氏始得脫禍，媚妓多情，以身報德，且潛出私蓄，贈與弘肇，令他投軍。閻氏頗似梁紅玉，可惜弘肇不及韓王。弘肇投入戎伍，得爲小校，遂感閻氏恩，娶爲妻室。到了夫榮妻貴，相得益權。逢吉所言，是指閻晉卿，弘肇這道是謀及愛妻，所以怒不可遏，況已挾有宿嫌，更帶着三分酒意，越發怒氣上沖，還虧逢吉逃走得快，僥倖全生。逢吉遭此不測，始欲外調免禍，繼且自付道：「我若出都門，只須仇人一處分，便成蓋粉了。」乃打消初意。王章亦鬱鬱不樂，欲求外官。還是楊邠慰留，也致遷延過去。統是出去爲妙。漢主承祐探悉情形，特命宣徽使王峻設席和解，仍然無效。小子有詩嘆道：

豈真杯酒伏戈矛，攘臂都因宿怨留；  
天子徒爲和事老，不臨死地不知休！  
將相不和，內變已伏，尙有各種讒構情形，待小子下回再敘。

希廣希茂，閻縉構絆，與吳越適成反比例，故吳越雖有內亂，而得免破裂，湖南一啓紛爭，而即促危亡，甚矣兄弟之不宜相殘也。希萼兇悍，希廣迂懦，劉彥瑄等喜懼懼兇，故舍長立少，庸詎知迂懦者之終難成事耶！但推原禍始，實由希範有事或可達權，無事必宜守經，否則未有不亂且亡者也。夫兄弟不和，家必破，將相不和，國必亡，楚以兄弟不和而破家，漢以將相不和而亡國，同時肇亂，又若不相謀而道相合，著書人讀書得間合成一回，使其兩相對照，標目生新，是亦一文字中之特色也。

## 第四十五回 伏甲士駢誅權宦 潰御營竄死辱君

却說楊邠史弘肇等，攬權執政，勢焰薰天，就是皇帝老子，亦奈何他不得。漢主近侍，及太后親戚，貪祿得位，多被邠等撤除。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不但不允，反把他斬首示衆。還有太后弟李業，充武德使，夙掌內帑，適宣徽使出缺，業密白太后，乞請升補。太后轉告承祐，承祐復轉語執政，邠與弘肇，俱抗聲說道：「內使遷補，須有次

第，不得超擢外戚，紊亂舊綱！一理非不正，語亦太激。承祐入稟太后，只好作爲罷論。客省使閻晉卿，依次當升宣徽使，久不得補。道是何理？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皆漢主幸臣，亦始終不得遷官。平盧節度使劉銖罷職還都，守候數月並未調任。因此各生怨恨，漸啓殺機。

承祐三年服闋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知弘肇驕橫，不得不前去道謝，果然觸怒弘肇，當面叱辱道：「士卒守邊苦戰，尚未得此重賞，汝等何功，乃得此賜！」立命脫下，還貯官庫。伶人固不應重賞，但亦須上疏諫阻，不得如此專橫。承祐嘗娶張彥成女爲妃，不甚和協，嗣得一耿氏女，秀麗絕倫，大加寵信，便欲立他爲后。商諸楊邠，邠謂立后太速，且從緩議。何不辨明嫡庶，偏偏紅顏薄命，遽爾天逝。這死實是孽事。累得承祐哀毀如喪考妣，且欲用后禮殮葬。又被

邠從旁阻撓，不得如願。承祐已恨爲所制，積不能平，有時與楊邠、史弘肇商議政事，承祐面諭道：「事須審慎，勿使人有違言！」邠與弘肇齊聲道：「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還怕何人！」驕恣極了。承祐雖不敢斥責，心中却懊恨得很。退朝後與左右談及恨事，左右趁勢進言道：「邠等專恣，後必爲亂，陛下如欲安枕，亟宜設法除奸！」承祐尚不能決，是夕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起牀危坐，達旦不寐，嗣是慮禍益深，遂欲除去權臣，爲自安計。

宰相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用微言挑撥李業，使誅弘肇。業即與文進、匡贊、允明，定好密計，入白承祐，承祐令轉稟太后。太后道：「這事何可輕發，應與宰相等熟權利害，方可定議。」業答道：「先帝在日，嘗謂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文人怯懦，容易誤人。」太后終不以爲然，召入承祐，囑他慎重。承祐憤憤道：「國家重事，非閭閻所知，兒自有主張。」言已，拂衣逕出。業等亦退告閻晉卿，晉卿恐謀事不成，反致及禍，急詣弘肇，第求見，欲述所聞，也是弘肇惡貫已盈，適有他故，不遑見客，竟命門吏謝絕。晉卿不得已馳歸。

越日天明，楊邠、史弘肇、王章入朝，甫至廣政殿東廡，忽有甲士數十人馳出，拔出腰刀，先向弘肇砍去，弘肇猝不及防，竟被砍倒。楊邠、王章，駭極欲奔，怎禁得甲士攢集，七手八腳，立將兩人砍翻，結果又是三刀，三道冤魂，同往

冥府，殿外官吏，不知何因，都驚惶的了不得，忽由弼文進趨出，宣召宰相朝臣，排班崇元殿，聽讀詔書，幸臣等硬着頭皮，入殿候旨，文進復趨入，宣詔道：「楊弼史弘肇王章，同謀叛逆，欲危宗社，故竝處斬，當與卿等同慶。」大衆聽詔畢，退出朝房，未敢散去。嗣由漢主承祐，親御萬歲殿，召入諸軍將校，面加慰諭道：「楊弼史弘肇王章，欺朕年幼，專權擅命，使汝等常懷憂恐，朕今除此大慙，始得爲汝等主，汝等總可免橫禍了。」大衆皆拜謝而退。又召前任節度使刺史等升殿，曉諭如前，大衆亦無異言，陸續趨退，無如宮城諸門，尙有禁軍守住，不放一人，待至日晡，始放大衆出宮，大衆步行歸第，纔知楊弼史弘肇王章三家，盡被屠戮，家產亦籍沒無遺了。可爲爭權奪利者鑒

到了次日，又開得緹騎四出，收捕楊史王三人，戚黨，并平時僕從，隨到隨殺。大衆都恐連坐，待至日暮無事，纔得安心，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向與弘肇友善，此時正出屯澶州，承祐聞信，李業等言，遣供奉官孟業，齎着密敕，令業弟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乘便殺殷。又因鄴都留守郭威，素與楊史等聯絡一氣，也遣使齎詔，密授鄴都行營馬軍指揮使郭崇威，步軍指揮使曹威，令殺郭威及監軍王峻。令兩威殺一威，恐還是一威利害。

是時高行周調鎮天平，符彥卿調鎮平盧，慕容彥超調泰寧，俱由承祐頒敕，令與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州節度使薛懷讓，鄜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殷，一同入朝，命宰相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錫，權知開封府事，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客省使閻晉卿，權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逢吉雖與弘肇有嫌，但李業等私下定謀，實是未曾預議。驀聞此變，也覺驚心，私語同僚道：「事太匆匆，倘主上有言問我，也不至這般倉皇了！」劉錫素性殘忍，既任開封尹職務，便與李業合謀，爲斬草除根的計畫，凡郭威王峻的家族，一律捕戮，老少無遺。李洪建本爲業兄，業使他捕誅王殷家屬，他却不肯違凶，但派兵吏監守殷家，仍令照常寢食，殷家竟得平安。獨殷在澶州，尙未知悉，忽由李洪義入帳，遞交密詔，令殷自閱，殷覽畢大驚，問從何處得來，洪義道：「朝廷正遣孟業到此，囑洪義依着密旨，加害使君，洪義與使君交好有年，怎忍下此毒手！」殷慌忙下拜道：「如殷餘生，

盡出公賜。」又問孟業尚在否？洪義道：「適與他同來，想在門外。」說至此，即引出孟業，同入見殷，殷問及朝事，略得數語，已是憤憤，便將業囚住，立派副使陳光穗，轉報鄴都。

郭威至鄴都後，去煩除弊，嚴飭邊將謹守疆場，不得妄動，如遇遠人寇掠，儘可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邊將相率遵令，遠人也不敢入侵河北粗安。

一日正與宣徽使監軍王峻，出城巡閱，坐論邊事，忽來澶州副使陳光穗，便即延入。光穗呈上密書，由威披閱，纔知京都有變，將來書藏入袖中，即引光穗回入府署。王峻尚未知底細，也即隨歸。威遽召入郭崇威、曹威及大小三軍將校齊集一堂，當面宣言道：「我與諸公拔除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先帝升遐，親受顧命，與楊史諸公彈壓經營，忘寢與餐，纔令國家無事，今楊史諸公無故遭戮，又有密詔到來，取我及監軍首級。我想故人皆死，亦不願獨生，汝等可奉行詔書，斷我首以報天子，庶不至相累呢！」

郭崇威等聽着，不禁失色，俱涕泣答道：「天子幼沖，此事必非聖意，定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使此輩得志，國家尚能治安麼？末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雪，蠶滌鼠輩，廓清朝廷，萬不可爲軍使所殺，徒受惡名！」威尚有難色，思爲之。樞密使魏仁浦進言道：「公係國家大臣，功名素著，今握強兵，據重鎮，致爲羣小所構，此豈辭說所能自解？時事至此，怎得坐而待斃！」翰林天文趙修己亦從旁接入道：「公徒死無益，不若順從衆請，驅兵南嚮，天意授公，違天是不祥呢！」威意乃決，留養子榮鎮守鄴都。

榮本姓柴，父名守禮，係威妻兄子，天姿沈敏，爲威所愛，乃令爲義兒，漢命榮爲貴州刺史，榮願隨義父麾下，未嘗赴任，故留居鄴城，任牙內都指揮使，遙領貴州。爲後文入兩州，故特從詳。威以留守有人，遂命郭崇威爲節度，自與王峻帶領部衆向南進發。道出澶州，李洪義王殷出郊相見，殷對威慟哭，願舉兵屬威，乃率部衆從威渡河，途次獲得一諜，審訊姓名，叫作鷲脫，是漢宮中的小豎，受漢主命，來探鄴軍進止。威喜道：「我正勞汝還奏關廷，當下命隨

吏屬章，繕起一疏，置鷺脫衣領中，令他返奏。疏中略云：

臣威言：臣發迹寒賤，遭際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威等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廷前且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鷺脫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請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矣。謹託鷺脫附奏以聞。

郭威既遣還鷺脫，驅衆再進，到了滑州，節度使宋延渥，本尚高祖女永寧公主，自思力不能敵，開城迎威。威入城，取出庫物犒賞將士，且申告道：「主上爲讒邪所惑，誅戮功臣，我此來實不得已。但以臣拒君，究屬非是我日夜籌思，益增慚汗。汝等家在京師，不若奉行前詔，我死亦無恨了。」還要節絡軍士。諸將應聲道：「國家負公，公不負國家，請公速行毋遲。」安邦雪怨，正在此時。一威乃無言，王峻却私諭軍士道：「我得郭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汝等旬日剽掠。」觀王峻言，則郭威之志在滅漢，不問可知。况剽掠何事，乃堪令經旬日耶！衆聞命益奮，德惠郭威，飛速進兵。威乃與宋延渥同出滑城，直趨大梁。

是時漢廷君臣，已聞郭威南來，擬發兵出拒。可巧慕容彥超，與吳虔裕應召入朝，漢主承祐，即與商發兵事宜。慕容彥超方請出師，前開封尹侯益亦列朝班，獨出奏道：「鄴軍前來，勢不可遏，宜閉城堅守，挫他銳氣。臣意謂鄴都家屬，多在京師，最好是令他母妻登城招致，可不戰自下哩！」郭威正防到此，着故前此一再論軍。彥超應聲道：「這是懦夫的愚計哩！叛臣入犯，理應發兵聲討。侯益衰老，不足與言大計！」看你有何妙策。漢主承祐道：「慎重亦是好處，朕當令卿等同行便了。」乃令益與彥超及閻晉卿、吳虔裕，并前鄴州節度使張彥超，率禁軍趨澶州。

詔敕甫下，正值鷺脫回朝，報稱郭威軍已至河上，且取出原疏，呈上御覽。承祐且懼且懼，且懼且悔，忙召宰臣等入商。資貞固首先開口道：「目前急變，臣等實未與聞，既得幸除三逆，奈何尙連及外藩？」承祐亦歎息道：「前



事原太草草，今已至此，說亦無益了。」李業在旁，抗聲說道：「前事休提！目今叛兵前來，總宜截擊，請傾庫賜軍，重賞下必有勇夫，何足深慮！」蘇禹珪駭業道：「庫帑一傾，國用將何從支？給臣意以為未可！」這語說出，急得李業頭筋爆綻，向禹珪下拜道：「相公且顧全天子，勿惜庫賞！」乃開庫取錢，分賜禁軍，每人二十緡，下軍十緡。所有鄴軍家屬，仍加撫恤，使通家信誘降。

未幾接得緊急軍報，乃是威軍已到封邱，封邱距都城不過百里。宮廷內外，得此消息，相率震駭。李太后在宮中聞悉，不禁泣下道：「前不用李濤言，應該受禍，悔也遲了！」我誠尙不止此誤。承祐也很覺不安，獨慕容彥超自恃驍勇，入朝奏請道：「前因叛臣郭威已至河上，所以陛下收回前命，留臣宿衛。臣看北軍如同蟻蟻，當為陛下生擒渠魁，願陛下勿憂！」又來說大話了。承祐慰勞一番，令出朝候旨。彥超退出，撞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由文進約略說明。彥超方失色道：「似此劇賊，到也未易輕視哩！」徒恃血氣，不戰即餒。

俄頃有朝旨頒出，令慕容彥超為前鋒，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與侯益為後應，出拒郭威。彥超即領軍出都，至七里店駐營，掘塹自守，令坊市出酒色餉軍。袁義劉重進侯益也出都駐紮亦崗，兩軍待了半日，未見鄴軍到來。俄而天色已暮，各退守都城。翌日復出，至劉子城，與鄴軍相遇，彼此下營，按兵不戰。

承祐欲自出勞軍，稟白李太后，太后道：「郭威是我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至如此！但教守住都城，飛詔慰諭，威必有說自解，可從即從，不可從再與理論。那時君臣名分，尚可保全，慎勿輕出臨兵！」真不失為下策。承祐不從，出召聶文進等扈駕，竟出都門。李太后又遣內侍戒文進道：「賊軍嚮邇，大須留意！」文進答道：「有臣隨駕，必不失策，就使有一百個郭威，也可悉數擒歸。太后何必多心！」比彥超還要膽闊。內侍自去，文進即導軍駕至七里店，慰勞彥超，留營多時，又值薄暮，南軍仍然不動，乃啓蹕還宮。彥超送承祐出營，復揚聲道：「陛下宮中無事，請明日再蒞臣營，看臣破賊！臣實不必與戰，但一加呵叱，賊衆自然散歸了！」還要說大話。承祐很是欣慰，還宮酣睡。

越日早起，用過早膳，又欲出城觀戰。李太后忙來勸阻，禁不住少年豪興，定要自去督軍，究竟慈母無威，只好眼睜睜的由他自去。承祐率侍從出城，忽御馬無故失足，險些兒將乘輿掀翻。已是不祥，虧得扈從人多，忙將馬韁代爲勒住，方得前進。既至劉子城，立馬高阜，看他交戰。南北軍各出營列陣，郭威下令道：「我此來欲入清君側，非敢與天子爲讎，如南軍未曾來攻，汝等休得輕動！」

道言甫畢，突聞南軍陣內，鼓聲一震，那慕容彥超，引着輕騎，躍馬來，鄴軍指揮使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筠，也領騎兵出戰，兩下相交，喊聲震地，約有數十回合，未見勝負。郭威又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建，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領勁騎出陣，橫衝南軍，彥超未及防備，驟被突入，眼見得人仰馬翻，不可禁遏，自尙仗着勇力，上前攔阻，怎禁得鐵騎縱橫，勁氣直達撲喇一聲，竟將彥超坐馬撞倒，鄴軍一齊上前來捉彥超，幸彥超躍起得快，改乘他馬，再欲督戰，左右旁顧，見敵騎已圍裹攏來，自恐陷入垓心，不如速走，乃怒馬衝出，引兵退去。麾下死了百餘人，漢軍裏面，全仗這位慕容彥超，彥超敗退，衆皆奪氣，陸續走降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等，俱向威通款，威軍大振。一班不要臉的狗官，令人憤嘆。彥超知不可爲，自率數十騎奔兗州。威知漢主孤危，願語宋延渥道：「天子方危，公係國戚，可率牙兵往衛乘輿。且又面奏主上，請乘間速至我營，免生意外。」延渥奉令，引兵趨漢營，但見亂兵雲擾，無從進步，只得半途折還。

是夕漢主承祐，與宰相從官數十人，留宿七里寨，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遁去。侯益且潛奔威營，自請投降，餘衆已失統帥，當然四潰。到了天明，由漢主承祐起視，祇剩得一座空營，慌忙登高北望，見鄴營高懸旗幟，燁燁生光，將士出入營門，甚是雄壯，不由的魂飛天外，當即策馬下崗，加鞭馳回，行至玄化門，門已緊閉，城上立着關封尹劉錡，厲聲問道：「陛下回來，如何沒有兵馬？」承祐無詞可對，回願從吏，擬令他代答劉錡，驀聞弓弦聲響，急忙閃避，那從吏已應聲倒地，嚇得承祐膽裂，回轡亂跑，向西北馳去。蘇逢吉、聶文進、郭允明等，尙跟着同跑，一口氣趨至趙

村後面塵頭大起，人聲馬聲，雜沓而來，承祐料有追兵，慌忙下馬，將入民家暫避，不意背後刺入一刀，痛苦至不可名狀，一聲狂號，倒地而亡，享年只二十歲。小子有詩嘆道：

主少由來慮國危，况兼羣小日相隨。將軍降敵君王走，刺及胸中果執悲！

欲知何人弑主，待至下回敘明。

揚弼史弘肇專權自恣，目無君上，王章橫征暴斂，民怨日滋，擊其罪而誅之，誰曰不宜！乃與羣小密謀，伏甲圍逼，已失人君之道，幸而得手，則權惡已誅，餘宜赦宥，以示寬大，乃必屠其家，夷其族，何其酷也！不寧唯是，且於積功最著之郭威，又欲併誅之，而後快，天下有淫刑以逞者，而可保有國家耶？朔軍一出，全局瓦解，僅一慕容彥超，亦烏足恃，劉子坡一戰，彥超雖敗，止傷亡百餘人，而餘將即通款，鄴營不戰自降，蓋鑒於立功之被戮，毋寧賣主以求榮，有激而來，非必其皆無恥也。惟郭威引兵向關，托言入清君側，一再申令，似與魏竊神器者不同，抑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觀其申論將士之言，無非激成衆憤，入關圍君，王峻且謂克君以後，任軍士剽掠旬日，是可忍，孰不可忍，乎綱目以承祐被弑，歸罪郭威，諒哉！

### 第四十六回 清君側入都大掠 遭兵變擁駕爭歸

却說漢主承祐，走入趙村，背後忽有刀刺入，立時倒斃。看官道是何人所刺，原來就是茶酒使郭允明。他見後面追兵大至，還道是鄴都將士，因欲弑主報功，惡很很的下此毒手，不料追兵近前，仔細一望，並非鄴軍，乃仍是漢主承祐的親兵，前來扈衛。允明纔知弄錯，心下一急，便把弑主的刀兒，向頸頸上一橫，也即倒斃。好與承祐同至壽羅殿，對面受罪去了。蘇逢吉還要逃走，偏前面有一人擋路，渾身血污，狀甚可怖，模糊辨認，正是故太子太傅李崧，事見四十三回。這一嚇非同小可，頓時心膽俱碎，跌落馬下，立即歸陰。獨有聶文進逃了一程，被追兵趕上，亂刀斫斫，分作數

段，李業後匡贊，尚在城中，聞北郊兵敗，便從宮中攫取金寶，藏入懷中，混出城外，業奔陝州，匡贊奔兗州，閻晉卿在家，自盡，都中大亂。

郭威得漢主被弑消息，放聲慟哭。

這亂急漢，如何得來？將佐都入帳勸慰，威且哭且語道：「我早晨出營巡視，尚望

見天子車駕，停着高坡，正思下馬免胄，往迎天子，偏車駕已經南去，我總料是回都休息，不意爲奸豎所弑，怎得不悲細想起來，實是老夫的罪孽哩。」你既自知罪孽，何不自縛入都，請候太后發落。將佐道：「主上失德，應有此變，與公無涉，請速入都平亂，保國安民！」威乃收淚，率軍入都，甫在玄化門，尚見劉鈺拒守，箭如雨下，乃轉向迎春門，門已大開，難民載道，威無心顧卹，縱轡馳入，先至私第中探望，門庭無恙，人物一空，回首前時，忍不住幾點痛淚。這是真矣。便遣何福進守明德門，縱兵四掠，可憐滿城屋宇，悉被蹂躪，毀宅縱火，殺人取財，鬧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閉居私第，被亂兵闖將進去，把他縛住，盡情劫掠。既將財物取盡，復向再榮說道：「我等嘗趨走麾下，今無禮至此，無面見公公，不如慨給頭顱罷！」說至此，即拔刀剝再榮首，揚長自去。

吏部侍郎張允，積貲鉅萬，性最慳吝，雖親如妻孥，亦不使妄支一錢。甚至箱籠鎖鑰，統懸挂衣間，好似婦人家環珮一般，行動震響，憂憂可聽。妙語解頤。至是畏匿佛殿中，尚恐有人覓着，特在重檐下面的夾板間，扒將進去，蹣伏似鼠。怎奈亂兵不可放過，先至他家中拷逼妻孥，迫令說明去向，然後入殿搜尋，到處尋覓，未見蹤跡，便上登重檐，從夾板中窺視，果然有人伏着，當即用手牽扯，張允尚不肯出來，拚死相拒，一邊躲，一邊扯，兩下裏用力過猛，那夾板却不甚堅固，竟爾脫筍，連人帶板，墜將下來，亂兵似虎似狼，揪住張允，把他衣服剝下，連鎖鑰一併取去，允已跌得頭青眼腫，不省人事，漸漸的蘇醒，還陽，開眼一望，只剩得一個光身，又痛又冷，又可惜許多鑰匙，急欲出殿還家，已是手不能動，足不能行，正在悲慘的時候，幸得家人來尋，纔將他扛昇回去。一入家門，問明妻子，聽得歷年家蓄盡被搶完，哇的一聲，狂血直噴，不到半日，嗚呼哀哉。守財奴請視此。

亂兵越搶越兇，夜以繼日，滿城烟火冲天，號哭震地。右千牛衛大將軍趙鳳，看不過去，挺身直出道：「郭侍中，舉兵入都，爲鋤惡安良起見，鼠輩敢爾與亂賊何異！難遣侍中本意，教他這般麼？」遂持弓挾矢，帶着從卒數十名，出至巷口，踞坐胡床。遇有亂兵劫掠，即與從卒透射，射死了好幾人，巷中民居纔得安全。次日辰牌，郭崇威語王殷道：「兵擾已甚，若不止剽掠，再經一日，要變作空城了！」乃請命郭威，嚴行部署，令將弁分道巡城，不得再加剽掠，違令立斬。兵士尚持有原約，未肯罷手，及見有數人懸首市曹，乃歛迹歸營，時已斜日下山了。

郭威偕王峻入宮，向李太后問安。太后已泣涕漣漣，只因事成既性，無法挽回，不得已出言慰撫。威復面請太后，此後軍國重事，須俟太后教令，然後施行。太后也不多言，惟命威爲故主發喪，另擇嗣君。威唯唯而出，令禮官馳詣趙村，檢驗故主屍骸，妥爲棺殮，移入西宮。威部下爭議喪禮，或說宜如魏高貴鄉公，即魏曹叡故事，以公禮葬。威太息道：「禍起倉猝，我不能保護乘輿，負罪已大，奈何尚敢貶君呢！」乃擇日舉哀，命前宗正卿劉暉主喪，且稟承太后命令，宣召百官入朝，會議後事。

太師馮道，最號老成，實最無恥。率百官入見郭威，威尚下階拜道，道居然受拜，仍如前日，且徐徐說道：「侍中此行，好算是不容易呢？」威聞道言，不覺色變，半晌纔復原狀。語中有刺旁顧百官，多半在列，惟不見資貞固蘇禹珪二相，及問明馮道，方知二人從七里寨逃歸，匿居私第，當下遣吏往召。二人不敢再拒，只好入朝。威仍歡顏與敘，請他照常辦事，纔得把二人憂慮，一概銷除。

於是公同會議，指定罪魁爲李業、閻普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等人，閻勳、郭三人已死，李業、後匡贊在逃，還有權知開封府事劉銖、權判侍衛府事李洪建，亦屬從犯，尚留都下，立即派兵往捕，將他拿到，囚在獄中。馮道乘間進言道：「國家不可無君，明日當稟白太后，請旨定奪。」百官當然贊同，郭威也不能不允。文字中俱寓微意大政議定，已是日晡，始退朝散歸，翌晨由郭威會同馮道，詣明德門，候太后起居，且奏述軍國大議，並請早立嗣君。太后召

馮道入內商量了好多時，纔由道責着教令，出宮宣告，其詞云：

懿維高祖皇帝，翦亂除兇，變家爲國，救生民於塗炭，創王業於艱難，甫定寰區，遽遣弓劍。樞密使郭威、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親承顧命，輔立少君，協力同心，安邦定國。旋屬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吳蜀內侵，契丹啓釁，烝黎恟懼，宗社陪危。郭威授任專征，提戈進討，躬當矢石，盡掃烟塵。外寇盡平，中原寧謐。復以強敵未殄，邊塞多艱，允賴寶臣，往障大難。疆場有讎，維之固，朝廷寬宵旰之憂，不謂兇豎連謀，羣小得志，密藏鋒刃，竊發殿廷，已殺害其忠良，方奏聞於少主，無辜受戮，有口稱冤，而又潛差使臣，矯發宣命，謀害樞密使郭威，宣徵使王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等人，知無罪，天不助奸，今者郭威、王峻、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前曹州防禦使何福建、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曹威、護聖都指揮使白重贊、索萬進、田景威、樊愛能、李萬全、史彥超，奉國都指揮使張鐸、王暉、胡立，弩手指揮使何贊等，徑領兵師，來安社稷。逆黨皇城使李業、內客省使閻晉卿、樞密都承旨勗、文進、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齊君於大內，出戰於近郊，及至力窮，遂行弑逆，冤憤之極，今古未聞。今則兇黨既除，羣情共悅，神器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久曠。宜擇賢君以安天下，河東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男，俱列繫維，皆居屏翰，宜令文武百辟，議擇所宜，嗣承大統，毋再遷延，特此諭知。

教令讀畢，郭威等與百官退入朝堂，擇選嗣君。郭威宣道：「高祖子三人，只剩一前開封尹承勳，今欲擇嗣，舍彼爲誰？」大衆齊聲道：「這是不易的至理，還有何疑？」郭威道：「衆志僉同，我等就入稟太后便了。」隨即率衆出朝，再入明德門，進至萬歲宮，面謁李太后，請立承勳爲嗣君。太后道：「承勳依次當立，名正言順，但他自開封卸任，久罹羸疾，致不能起，奈何！」威答道：「可否令大衆一見病狀？」太后道：「有何不可！」便令左右入內，昇出承勳坐牀，舉示大衆，大衆纔無異言。

郭威願王峻道：「這且如何是好？」王峻道：「看來只好迎立徐州節度使了。」威沈吟半晌，方徐聲答道：「且至朝堂再議罷。」言下有不悅意。遂相偕出宮，再至朝堂，詢問大眾，大眾却願立劉贊。威亦未便梗議，但淡淡的說道：「時候不早，我等不應再入宮中，向太后絮煩，看來只好表聞罷。」大眾又應聲道：「甚善甚善，即請侍中屬吏草表便了。」威應聲而出，衆亦散去。及威歸私第，便令書記草表，草就後，由威審閱，尚未愜意，再令改置，仍然未愜。沒奈何將就了事。無非是不願立贊。

越日入朝，百官統已在列，即由威取出表文，推馮道爲首，自己與百官陸續署名，名已署畢，乃命內侍呈入。俄而得太后旨，召入馮道、郭威，允議立贊。命馮道代撰教令，擇日往迎。馮道是個著名圓滑的人物，實是老奸巨滑。料得此次迎贊，非威本意，不如用言推諉，較爲妥當。遂稟太后道：「迎立新主，須先酌定禮儀，就是教令亦須斟酌，俟臣與郭威出外商定，再行奏聞。」太后點首稱是。道與威便即辭出，且行且語道：「郭侍中幕下多才，所有教令禮儀，請侍中酌定爲是。」威笑道：「太師何必過謙。」道皺眉道：「我已老了，前日教令，太后命我起草，我搜索枯腸，勉強成此令，今番却饒了我罷。」郭威道：「我是武夫，不通文墨，幕下亦無甚佳士，惟憶我出征河中，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均合機宜。當時問明朝使，說是翰林學士范質手筆，現未知他留住都中否？」道答言：「范質未曾歸里，想總尙在都中。」威喜道：「待我前去訪求便是。」遂分途自行。

時已隆冬，風雪漫天，威冒雪前進，到處訪問，方得范質住址。造門入見，相知恨晚。威即脫所服紫袍，披上質身質，當然拜謝。便由威邀他入朝，替太后代作教令。質謂前代故事，太上皇傳言，例得稱誥，皇太后稱令，今是否仍遵古制？威答道：「目下國家無主，凡事須憑太后裁斷，不妨徑稱爲誥。」質即應命提筆作誥文，一揮立就。誥曰：

天未悔禍，喪亂弘多，嗣王幼沖，羣凶蔽惑，構奸謀於造次，縱毒壘於斯須，將相大臣，連頸受戮，股肱良佐，無罪見屠，行路咨嗟，羣情扼腕。我高祖之弘烈，將墜於地，賴大臣郭威等，激揚忠義，拯救顛危，除惡蔓以無遺，俾綴

婉之不絕。宗祧事重，續繼才難，既聞將相之謀，復攷耆龜之兆，天人協贊，社稷是依。徐州節度使贊，稟上聖之資，抱中和之德，先皇視之如子，鍾愛特深，固可以子育兆民，君臨萬國，宜令所司擇日備法駕奉迎，卽皇帝位於戲神器至重，天步方艱，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貽謀聽政，不可以不勤，允執厥中，祇膺景命。

看官覽這語文，應知劉贊是知遠養子，並非親生。究竟他生父爲誰？就是河東節度使劉崇，崇爲知遠弟，贊卽知遠姪兒，知遠愛贊，引爲己子。此次奉迎禮節，爲漢家所未有，范質援古證今，倉皇討論，卽日撰定，威取示廷臣，大家同聲贊美，莫易一詞。當由威上奏太后，請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同赴徐州，迎贊入朝。太后便卽批准，頒下詔令。

馮道得詔，又不免吃驚，沈思良久，竟往見郭威道：「我已年老，奈何還使往徐州？」威微笑道：「太師勳望，比衆不同，此次出迎嗣君，若非太師作爲領袖，何人勝任？」道應聲道：「侍中此舉，果出自真心麼？」威愠然道：「太師休疑，天日在上，威無異心。」好似西遊記中八戒，專會罰咒。道乃與王度、趙上交，出都南下。途次顧語二人道：「我生平不作謬語人，今却作謬語了。」

威既送道出都，復率羣臣上稟太后，略言嗣皇到闕，尚須時日，請太后臨朝聽政，太后俞允，立頒詔命，想仍是翰林學士范質手筆。詞云：

昨以奸邪構變，亂我邦家，勳德效忠，翦除凶愆。俯從人欲，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復安，紀綱壞而復振。皇帝法駕未至，庶事方殷，百辟上言，請予蒞政，宜允輿議，權總萬幾，止於浹旬，卽復明辟。此詔！

李太后既允聽政，當然陟賞功臣，升王峻爲樞密使，兼右神武統軍，袁義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步軍都指揮使，惟三司事宜，權命陳州刺史李穀充任。

忽接到兗州奏牘，乃是節度使慕谷珍起，拏住前飛龍使後匡贊，押送東都，因有此奏。郭威待匡贊解到，便令



押送法司，與劉銖李洪建兩犯，一併審訊，定讞後刑，嗣經法司呈入讞案，謂後匡贊劉銖李洪建，已一併伏罪。匡贊與蘇逢吉李業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同謀，令散員都虞侯奔德等下手，殺害楊邢史弘肇王章。劉銖李洪建黨附李業等，屠害將相家屬，供據確鑿，罪應誅夷。惟李業尚在逃未獲，宜移文陝州，勒令節度使李洪信，速率業赴闕，併案正法云云。威乃飛使赴陝，勒交李業。前時奔赴陝州，正因節度使李洪信爲業從兄，欲往投靠，洪信知業聞禍，不敢容納，揮令他適。業西奔晉陽，道出絳州，爲盜所伺，利他多金，殺業奪貨而去。洪信聞郭威入都，恐防連坐，遣人捕業，查知爲盜所殺，便即奏聞。使人在途與朝使相遇，一併入都，報知郭威。威遂將全案處置，奏聞太后，太后當然准議。

先是劉銖被獲時，銖顧語妻室道：「我死，汝不免爲人婢。」妻泣答道：「如君所爲，正合如是，妾爲君罹罪，恐爲婢不足，還要一同梟首哩。」銖默然無言，隨吏下獄，惟妻言適爲郭威所聞，頗加憐念，因使人入獄責銖道：「我常與君同事漢室，豈無故人情誼？家屬屠滅，雖有君命，汝何不留一綫情，忍使我全家受戮？敢問君家有無妻子，今日亦知顧念否？」銖無可解免，竟強辯道：「銖當時只知爲漢，無暇他顧，今日但憑郭公處分，尙有何言！」使人還報郭威。威乃戮銖及子，但釋銖妻。王殷家屬，前由李洪建保全，殷屢向威請求，乞免洪建一死，威獨不許，惟赦免家屬。劉銖李洪建後匡贊，同日處斬，并梟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聶文進首級，懸諸市曹。尤明弒主罪惡尤甚，此時異罪同刑，已可見郭威之心。 蔣接鎮邢二州急報，謂遼主兀欲發兵深入，屠封邱，陷饒陽，乞即調師出援。郭威遂入稟太后，太后即令威統師北征，國事權委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授翰林學士，范質爲樞密副使，參贊機要。威卽於十二月初日，領大軍出發都城，行至滑州，接着徐州來使，乃是奉劉贊命，令慰勞諸將。贊亦未免大意。 諸將見郭威辭色微露不平，遂面面相覷，不肯拜命，且私相告語道：「我等屠陷京師，自知不法，若劉氏復立，我等尙有這種壓威聞言，似作驚愕狀，便遣還徐使，立麾軍士趨澶州。」

途次正值天晴，冬日煖煖，很覺可愛。諸將乘勢獻諛，謂郭威馬前，有紫氣擁護而行。威伴若不聞，驅兵渡河，進至澶州留宿，詰旦起來，早餐已畢，再下令啓行，忽聽得軍士大譟，聲如雷動，他却不愧不忙，返身入內，將門閉住。軍士逾垣直入，向威面請道：「天子須由侍中自爲，大衆已與劉氏爲讎，不願再立劉氏子弟了！」威未及答言，軍士已將威繞住，前扶後擁，或即扯裂黃旗，披威身上，競呼萬歲。威無從禁止，累得聲勢沮喪，形色倉皇，入門時並未梳洗，對衆時却似邈邈好一種欺人手段。待至衆聲少靜，方宣言道：「汝等休得喧嘩，欲我還朝，亦須奉漢宗廟，謹事太后，且不准騷擾人民，從我乃歸，不從我寧死！」衆應聲道：「願從鈞諭！」威乃率衆南還，沿途禁止喧嘩。

到了河濱，河冰初解，須築浮橋，然後可渡。威命軍士駐紮一宵，俟明日築橋渡河，到了夜半，朔風大起，天氣驟寒，待旦視河，冰復堅，各軍即擁威南渡，號爲凌橋。渡畢，風止，冰亦漸解。小子有詩嘆道：

入都報怨攬權威，北討南侵任手揮；豈是天心真有屬，凌橋特渡「雀兒」歸。雀兒係郭威綽號。詳見下回。

觀本回寫郭威事，處處似忠，却處處是詐。彼既以清君側爲名，奈何入都縱掠，置諸不理，反俟郭崇威王殷之譖，然後論禁乎？馮道謂此行不易，乃不敢自立，初議立高祖三子承勳，繼議立高祖從子贊，廷臣皆未知其僞，獨馮道從旁親破，知其言不由衷，道固料事明而慮患深者，惜其模稜苟合，甘爲長樂老以終也。澶州之變，非郭威之暗中運動，誰其信之？經作者一一敘述，雖未揭藥隱衷，而已具匣劍帷燈之妙，欲知箇中意，盡在不言中，妙筆亦妙文也。

## 第四十七回 廢劉宗嗣主被幽 易漢祚新皇傳詔

却說樞密使王峻，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殷，本是郭威心腹，一聞澶州兵變，料知威必南還，自爲天子，當即派馬

軍指揮使郭崇威，率騎兵七百人，馳赴宋州，陽言往衛劉贊，陰實使圖劉贊。至崇威出發，便與竇貞固等商議，往迎郭威。竇蘇兩相，本來是庸懦得很，况又手無兵權，怎能與郭威對壘，沒奈何承認下去。可巧郭威有人差到，奉賤李太后，謂由諸軍所迫，班師南歸，軍士一致戴臣，臣始終不忘漢恩，願事漢宗廟，母事太后等語。掩耳盜鈴峻等即將賤呈入，一介女流，屢經巨變，只有在宮暗泣，一些兒沒有他策。竇貞固、蘇禹珪已與王峻、王殷等，出至七里店，迎接郭威。一俟威到，即在這旁僞僕鳴恭，趨階表敬。可恨可歎威向馬相見，共敘寒暄，略談數語，便由竇貞固等捧呈一篇勸進文，所有朝內百僚，一併署名。威喜形眉宇，形式上很是謙遜，口口聲聲，說是未奉太后誥敕，不敢擅專。貞固等請即入都，威總以未奉誥敕為詞，留駐皋門村。

是夕貞固等還朝，報明太后，不知如何窘迫，取了一道誥文，即於次日黎明，發詣威營，當面宣讀誥文。其詞云：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翦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機，以允羣議，可即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特此通告。

威拜受誥敕，便稱孤道寡起來，也有一道教令，傳示吏民。略云：

寡人出自軍戎，並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龍靈。數語恰是的確

高祖皇帝甫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

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死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認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勁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於疆場，用保安於宗社。不謂奸邪構亂，將相連誅，偶脫鋒鏑，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順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於道途，行李未及於都，輦尋以北面事急，冠騎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掩襲，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遶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不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於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誥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傳令監國，遙避無由，甞勉遵承，夙夜憂愧，所望內外文

武百官，共鑒微忱，匡予不逮，則寡人有深幸焉！布教四方，咸使聞知！

歲聿云暮，轉眼新年，郭威仍留駐皋門村，擬俟新歲入都，即位改元，做一個新朝天子。那徐州節度使劉贊，向未曾得悉，使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居守徐州。自與馮道等西來，在途儀仗，很是煊赫，差不多似天子出巡，左右皆呼萬歲。贊得意揚揚，昂然前進，到了宋州，入宿府署，翌晨起牀，聞門外有人馬聲，不知是何變故，急忙闔門登樓，憑窗俯視，見有許多騎士，聲勢洶洶，環集門外，爲首的統兵將官，揚鞭仰望，也覺氣逼，入便驚問道：「來將爲誰？如何在此喧嘩？」言未畢，已聽得來將應聲道：「末將是殿前馬軍指揮使郭崇威，目下瀘州軍變，朝廷特遣崇威至此，保衛行旌，非有他意。」贊答道：「既如此說，可令騎士暫退，卿且入見。」崇威不答，俯首遲疑，贊乃遣馮道出門，與崇威敘談片刻，崇威纔下馬入門，隨道登樓，向贊謁見，贊執崇威手，撫慰數語，繼以泣下。來時何等軒昂，至此如何靡落。崇威道：「瀘州雖有變動，郭公仍效忠漢室，儘可勿憂。」崇威並未稱臣，內變可知。贊稍稍放心，彼此又問答數語，崇威卽下樓趨出。

徐州判官董裔入見道：「崇威此來，看他語言舉止，定有異謀，道路謠傳，統說郭威已經稱帝，陛下尚深入不止，未免少吉多凶。陛下有指揮使張令超，護駕何不召入與商，諭以禍福，令乘夜劫迫崇威，奪他部衆，明日掠取睢陽金帛，北走晉陽，召集大兵，再行東下，想郭威此時，新定京邑，必無暇遣兵追襲，這乃是今日的上策呢。」贊猶豫未決。還應入做皇帝麼？董裔嘆息而出。贊夜不安枕，輾轉籌思，纔覺裔言有理。至天明宣召令超，那知令超已爲崇威所誘，不肯進見，眼見得大事已去了。

未幾由馮道入見，奉上一書，乃是郭威寄贊，內言兵變大略，召道先歸安撫，留王度趨上交，奉蹕入朝。贊亦明知是郭威欺人，一時却不便說破。道竟開口辭行，贊始愀然道：「寡人此來，所恃惟公，公爲三十年舊相，老成望重，所以不疑，今崇威奪我衛兵，危在旦夕，問公何以教寡人？」還要自稱寡人。道語帶支吾，但云待回京後，撫定兵變，再

行報命。贇部將賈貞在側，瞋目視道，且舉佩劍示贇，搖手道：「休得草率！這事與馮公無涉，勿疑馮公。」實可殺却，何必放跡。道乘勢辭出，星夜馳回。未幾，即有太后詔命，傳到宋州，由郭崇威查詔示贇，令贇拜受。語云：

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爲高祖近親，立爲漢嗣，爰自藩鎮，徵赴京師。雖詔命尋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取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欽哉唯命！

贇受詔後，面色如土。郭崇威更絕不容情，立迫贇出就外館，不准逗留府署。董裔賈貞，代抱不平，硬與崇威理論。崇威竟麾動部衆，擊下二人，立刻梟首。可憐這位湘陰公劉贇，鼻涕眼淚，流作一堆。沒奈何遷居別館，由崇威派兵監守，寸步難移。王度趙上交，仍奉郭威命令，召還都中。

王峻等助威爲虐，又遣申州刺史馬鐸，率兵詣許州，監制節度使劉信。信爲劉知遠從弟，曾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知遠將殂，楊邠等出信鎮許，不准入辭，信號泣而去。承祐嗣位，信任官如舊。及邠等被誅，信大集將佐，開宴慶賀，且與語道：「我還道老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手，今幸天日重開，賊臣授首，樂得與諸公暢飲數盃了。」旣而鄴軍入都，承祐被弑，信又惶急無計，食不下咽。尋聞迎立劉贇，即命子往徐州奉迎，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馬鐸竟領兵到來，突然入城，信情急無聊，索性自盡了事。鐸遣人覆命。

王峻王殷等，已爲郭威除去二患，便於正月五日迎威入都，一面脅令李太后下詔，把漢室所有國寶，悉數資送郭威，威敬謹受詔。語云：

遂古以來，受命相繼，系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之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奸邪構亂，朋黨橫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倉猝，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旣平亂略，復正頽綱，思固護於棋局，擇繼嗣於宗室，而獄訟盡歸於西伯，謳歌不在於丹朱，六師踴推。

戴之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啓，圖錄有歸。予作佳賓，固以爲幸。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卽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

威受語後，并接收國寶，便自泉門入大內，被服袞冕，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官朝賀。蘇禹珪寶真固以下，聯翩入朝，舞蹈山呼。就是歷朝元老，獨太師自宋州馳歸，也入殿稱臣，躬與朝謁。不記當日受拜時，耶禮畢退班，卽由新天子下詔道：

自古受命之君，與邦建統，莫不上符上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旣衰，爰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渙於河瀆，張聲援於岐雍，竟平大惡，粗立微勞。纔旋師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訓齊師旅，固獲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患俄生。羣小聯謀，大臣遇害，棟梁旣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已遭讒構，逃一生於萬死，徑赴闕廷，梟四罪於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爲主。誰爲之執令聽之，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詎勉雖順於衆心，臨御實慚於涼德。改元建號，祇率舊章，革故鼎新，宜覃沛澤。朕本姬氏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旣延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爲周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以前，一應天下罪人，爲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於沈寃，宜更伸於渥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敘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協誠，輸忠效義，先則平夷內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勤勞，所宜旌賞，其原屬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內外前任現任文武官致仕官，各與加恩，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卽與恩澤，已有恩澤者，更與恩澤；如亡沒未曾追封贈者，更與封贈。一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二年以前夏秋殘

稅，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內，得除放乾祐三年殘稅欠稅，河北沿邊州縣，曾經契丹蹂踐處，豁免逋欠，如澶州同。凡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羣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無得收糾餘耗。舊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乘輿服御，宮闈器用，大官常饈，概從儉約。諸道所有進奉，祇助軍國之費，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未必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義切禁非，寬以濟猛，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賊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條制施行。罪人非判逆，毋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天下諸侯，皆有戚友，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效參禕。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時由京差遣軍將，充諸州郡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勸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令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諸陵，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前，以近陵人戶充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饜，並舊有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冑爲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值景運之方新，與天下爲更始，興利除弊，一道同風，朕實有厚望焉。此詔。

翌日再行視朝，派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王彥超，擢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權宋州節度使。證三缺最是要緊。又越日上，漢太后尊號，稱爲昭聖皇太后，徙居西宮。命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喪，喪期已定，周主郭威親至西宮成服，祭奠舉哀，輟朝七日，禁坊市音樂。追諡故主爲漢隱帝，且遵古制，殯靈七月，始遣前宗正卿劉暉，護靈輜備儀仗，送葬許州。五代享年，漢祚最短，先後兩主，僅得四年。漢前開封尹承勳，卽於是年去世，追封陳王。漢太后又延壽三年，卽顯德元年，病歿宮中，耐葬漢高祖陵，這也不在話下。了結漢事。惟小子前敘郭威，只及官爵功勳，未曾敘及履歷籍貫。此次郭威爲帝，追尊四代，應將他少年家世，補敘明白。

威本邢州堯山人，父名簡，曾爲晉順州刺史，被兵死難。威時僅數齡，隨母王氏走潞州，母又道歿，賴姨母韓氏提攜撫育，始得成人。潞州留後李繼韜，卽李嗣源子，招募壯士，威年方十八，依故人常氏家，聞命應募，編入行伍。素性

好剛使氣，不肯爲人下。繼韜愛他勇敢，就使隸法犯禁，亦特別貸免。嘗游行市中，見有屠夫豪橫武斷，爲衆所憚，不由的憤怒起來，便呼屠割肉，稍不如意，便加呵叱，屠夫坦腹相示道：「汝敢刺我否？道言未絕，已被威割及入胸，市人大驚，擁威付吏，繼韜不忍殺他，縱令亡去。嗣得友人李瓊，授以閩外春秋方折節讀書，得諸兵法。娶同里女柴氏爲妻，柴氏家頗殷實，所得嫁奩，易錢給威，令再出從軍，乃走依漢高祖麾下，積功發迹，代漢爲帝，追尊高祖爲信祖，妣張氏爲睿恭皇后，曾祖湛爲僖祖，妣申氏爲明孝皇后，祖蘊爲義祖，妣韓氏爲翼敬皇后，父簡爲慶祖，母王氏爲章德皇后，夫人柴氏早卒，進冊爲后，諡曰聖穆。繼室楊氏也，早病逝，再繼室爲張氏，自威出鎮鄴都，留張氏居京師，爲劉銖所殺。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孫宜哥，喜哥，三哥，同時被屠。周主顧念前情，追封繼室楊氏爲淑妃，再繼室張氏爲貴妃，子青哥，賜名爲侗，追贈太保，意哥，賜名爲信，追贈司空，守筠，改名爲愿，追贈左領軍將軍，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賜名爲遜，贈左千衛將軍，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爲誼，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爲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爲誠，家屬以外，進封故舊，高行周，進位尙書令，仍封齊王，安審琦，封南陽王，符彥卿，封淮陽王，遣歸原鎮。王殷，加同平章事，職銜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前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前宰相竇貞固，爲侍中，兼修國史，蘇禹珪，守司空，平章事。此外各進爵，有差，追封楊邠爲恆農郡王，史弘肇爲鄭王，王章爲瑯琊郡王，召還郭崇威，令爲洋州節度使，兼檢校太保，曹威爲荊州節度使，兼檢校太傅，各領軍如故。郭崇威避周主諱，省去威字，曹威易名爲英。皇養子榮，聞鎮鄴有人，表請入覲，有旨不必來朝，調授澶州節度使，兼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

河東節度使劉崇，爲贛生父，初聞故主遇害，擬發兵南向，繼得贛入嗣消息，欣然說道：「我兒爲帝，尙有何求？」遂按兵不進，但使人至郭威處，探明虛實，威少時微賤，嘗在頸上鯨一飛雀，時人號爲郭雀兒。當時語河東來使道：「郭雀兒要做天子，也不待今日了！」繼又自指頸上，示來使道：「世上豈有雕青天子，請轉告劉公，不必多疑。」



一來使便卸辭行，返報劉崇，崇益喜慰，獨太原少尹李驥進言道：「公休信郭威，看他志不在小，必將自取，請公速引兵臨太行，據孟津，俟徐州殿下即位，然後還鎮，方不爲他所賣。」崇拍案大怒道：「腐儒欲離間我父子麼？左右快推出斬首！」一言不用，在送兇命，還要殺死李驥，真是惡慘。驥大呼道：「我貧經濟才，爲愚夫謀事，死也應該，但家有老妻，願與同死。」崇聞言益怒，竟令屬吏捕取驥妻，一同處斬。

及賀既見廢，被錮宋州，乃遣徐州押牙鞏廷美，奉表周廷，求賀調藩。爲這一表，要將賀送到枉死城中去了。小子有詩嘆道：

不聽忠言錯已成，歸藩一表促兒生。  
雕青天子欺人慣，肯使湘陰入汴京。

劉贊以旁支入承正統，本非摠聞，但內有郭威之專政，即令贊得入都，異嗣大位，能保威之不爲曹丕劉裕乎？爲贊計，能辭則辭，不能辭，亦當向河東請兵，作爲聲援，自率大軍詣闕，則郭氏或尙不敢動。至行抵宋州，受逼郭崇威，即從董喬言，遁歸晉陽，已非上策。乃猶遷延不決，不死奚待乎？郭威入都稱帝，易漢爲周，新制下頒，猶存禮義，較之梁唐晉漢，似進一籌，然亦由文字之優長，始覺規模之粗備。五季以亂易亂，文學淺寡，不值一盼，有范質以振興之，始稍見右文之治。文事盛而武力細，正天之所以開趙宗也。否則軍閥驕橫，兵爭益甚，大亂果何日靖乎？

## 第四十八回 陷長沙馬希萼稱王 攻晉州劉承鈞折將

却說周主郭威，接到鞏廷美來表，躊躇一回，特想出數語，作爲答覆河東文書，大略說是：

湘陰公近在宋州，正擬令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

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契丹書，必無愛惜。特此覆諭。

羣廷美接得覆文，轉達劉崇，且言周主多詐，不可不防。請即發兵援徐，願與教練使楊溫固守徐州，靜待後命。劉崇得報，也欲稱帝晉陽，與周抗衡，一時無暇遣援。那知羣廷美、楊溫二人已奉劉贇妃董氏爲主，仍張漢幟，不服周命。周主遣新授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詣徐州，且遣湘陰公劉贇書，令他轉示廷美等人，囑使靜候新節度入城，各除刺史。劉尚依言致書，囑鞏楊迎王彥超，鞏楊不肯從命，壹意拒守。王彥超到了城下，射書諭降，仍然不從，乃督兵圍攻。鞏楊二將日夜戒備，專待河東援兵。

河東節度使劉崇，決計抗周，就在晉陽宮殿中，南面稱帝。國仍號漢，沿用乾祐年號，據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命節度判官鄭琪、觀察判官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原尹、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存瓌、元徽等請建立宗廟，崇慨然道：「朕因高祖皇帝的基業，一旦墜地，不得已南面稱尊，權承漢祚，究竟我是何等天子，爾等是何等將相呢？宗廟且不必立，但如家人祭禮，延我宗祀，得能規復中原，再修廟貌，安我先靈，也未爲遲哩。」將吏方纔罷議，惟河東地窄民貧，歲入無多，百官俸給，不得不格外減省，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月止三十緡，此外惟薄有資給罷了。歷史上稱崇爲東漢，或號爲北漢，免與南漢相混。小子因南北分稱，容易記憶，故此後敘及河東，概以北漢爲名。敘事明析。

北漢主稱帝這一日，就是湘陰公贇革命的時期。當時宋州節度使李洪義，計報周廷，只說是劉贇暴亡，後來洧水通鑑司馬光著、紫陽綱目朱熹著、大書特書云：「周主威弑湘陰公贇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可見得劉贇暴亡，實是李洪義密奉主命，暗中下手，且直書爲弑，令郭威更無從躲閃，所以千秋萬世，統稱他是直筆呢。引古爲證，取義謹嚴。

開文少表，且說周主郭威即位，頒詔四方，荆南節度使高保融，首先表賀，且報稱去年十一月間，朗州節度使

馬希範破潭州，十二月益殺楚王馬希廣，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周主郭威因國豕初定，無暇南顧，但優旨嘉獎高保融，加封渤海郡王。但高保融奏報楚事，僅據綱領，欲知詳細，還須另行敘明。自楚王馬希廣出師屢敗，益陽失守，長沙吃緊，希範大舉入寇，希廣向漢告急，漢適內亂，不遑出援。歷四十四回，希範知希廣勢孤，急引兵進攻岳州，刺史王贊登城堅拒，無懈可擊。希範在城下呼贊道：「公非馬氏舊臣，不事我，反欲事異國麼？既爲人臣，獨懷貳心，豈非貽辱先人！」贊從容答道：「亡父爲先王將，亦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構兵，適貽淮南厚利，且先王破淮南，後嗣臣淮南，貽辱何如！大王誠能釋憾罷兵，不傷同氣，贊願盡死事大王兄弟，怎敢別生貳心！」希範聞言，頗也知慚，引兵轉趨長沙。部將朱進忠，已自益陽攻陷玉潭，再與希範會師，屯兵湘西。

希廣令劉彥瑫召集水師，與水軍指揮使許可瓊，率戰艦五百艘，守城北津，迤及南津，獨派庶弟希崇爲監軍。前已有入請謀置諸不理，此時更派作監軍，變極榮極。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領騎兵屯駝口，扼住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率步兵屯楊柳橋，扼住柵路。與希範相持數日，勝負未決。強弩指揮使彭師鬪，登城西望，入白希廣道：「朝人驟勝致驕，行列未整，更有蠻兵夾入，益見喧囂。若假臣步卒三千，從巴陵渡江，遶出湘西，攻敵後面，再令許可瓊帶領戰艦，攻敵前面，背腹夾攻，不怕敵人不走。一場敗北，將來自不敢輕入了。」此計甚妙。希廣却也稱善，便召許可瓊入議，那知可瓊已陰與希範密約，分治湖南，至是聞師鬪計議，反瞞目伸舌道：「這是危道，決不可從。况師鬪出身蠻部，能保他不生異心麼？」自己通敵，還說別人難恃，此等人安可不殺？希廣乃止。且命諸將盡受可瓊節制，日給可瓊五百金。可瓊時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朝軍進退，或且詐稱巡江，與希範密會水西，願爲內應。希廣反歎爲良將，言聽計從。彭師鬪聞可瓊通敵，入諫希廣道：「可瓊將叛，國人盡知，請速加誅，毋貽後患！」希廣叱道：「可瓊世爲楚將，豈有此事！」師鬪退出，喟然長歎道：「我王仁柔寡斷，敗亡可立俟呢！」

已而長沙大雪，平地積四尺許。兩軍苦不得戰，希廣迷信僧巫，搏土作鬼神形，舉手指江，謂可瓊退朝人。又命

衆僧日夜誦經，向佛禱告，希廣也披緇膜拜，高念寶勝如來，聲徹戶外。是謂祈死。朗州步軍指揮使何敬真，乘雪少霽，卽率鐵兵三千，迫韓禮營，陰遣小校雷暉，冒充長沙兵士，混入禮寨，用劍擊禮。禮駭走狂呼，一軍驚擾，敬真乘亂掩入，立將禮營搗破。禮軍大潰，禮受創奔回，越日斃命。於是朗兵水陸齊進，急攻長沙。長沙某軍指揮使吳宏，與小門使楊濬相語道：「強敵憑陵，城且不保，我等不效死報國，尚待何時？」遂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濬出長樂門。統怒馬爭先，以一當十，奮鬪至三四時，朗兵少却。劉彥瑫與許可瓊，袖手旁觀，並不出援。宏士卒餓疲，先退入城，濬亦還軍就食。

朗兵復競進撲城，彭師鬪挺槊突出，與朗兵交戰城北，未分勝負。朗將朱進忠帶引蠻衆，至城東縱起火來，城上守兵，爲烟霧所迷，不免驚惶，忙招許可瓊軍，令他救城。可瓊竟舉軍降希，守兵見可瓊降敵，當然驚亂。朗兵遂一擁登城，長沙遂陷。希廣亟帶領妻孥，走匿慈寧。朗兵及蠻兵，殺官民，焚廬舍，徹夜不休。自馬殷立國後，所積珍寶，盡被奪散宮殿屋宇，統成灰燼，鬧得人聲鼎沸，烟焰迷離。

李彥溫向屯兵駝口，望見城中火起，急引兵還援，至清泰門，朗人已據城拒戰，矢石交下，正擬冒險進攻，忽有千餘人遠城而來，統是神色倉皇，備極狼狽，爲首的且悽聲呼道：「李將軍快尋生路罷！」彥溫瞧着，正是劉彥瑫，便問主子如何。彥瑫道：「不知下落，我已覺得先王及今王諸子，從旁門逃出，幸與君相遇，正好結伴同奔，朗兵利害得很，若不急走，恐一經追殺，必無噍類了！」彥溫被他一嚇，也覺驚慌，遂與彥瑫等同奔袁州，轉降南唐。

希粵入城後，卽與希崇相見，希崇率將吏進謁，上書勸進。吳宏戰血滿袖，顧視希粵道：「我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雖死，地下也好對先王了！」彭師鬪投槊地下，大呼道：「師鬪不降，情願請死！」希粵嘆道：「這可謂鐵石人了！」縱令自便，不欲加誅。也是保全忠臣，却是難得。希崇遂導希粵入府視事，閉城搜捕希廣夫婦，及掌書記李弘皋，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學士鄧懿文，小門吏楊濬等，先後拘至，盡作俘囚。

希萼首問希廣道：「你我承父兄餘業，難道不分長幼麼？」希廣流涕道：「將吏見推，朝廷見命，所以權受，並非出自本心。」希萼也不禁惻然，便顧左右道：「這是鈍夫，怎能作惡徒受羣小欺蒙，因致如此。」遂命牽往獄中。嗣訊弘皋、弘節等多半說是先王遺命，不肯伏罪，惹得希萼怒起，命將弘皋、弘節、唐昭胤、楊滌四人，綁出府門，凌遲處死，分餉蠻軍。鄧諤文少說數語，總算從寬一綫，梟首市曹。似此殘忍，何能久享。遂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爵楚王。授希崇節度副使，判軍府事，其餘要職，悉用朝人充任。

越日，語將吏道：「希廣懦夫，受制左右，我欲使他不死，汝等以爲然否？」諸將皆不敢對，獨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答，乘此報怨，奮然進言道：「大王血戰三年，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今日不除，他日悔無及了。」乃命牽出勒死。希廣臨刑，尚喃喃誦佛書，至死纔覺絕口。希廣妻捶斃杖下，彭師暈不忘故主，棺殮希廣，瘞諸瀏陽門外，後入號爲廢王塚。希萼命子光贊爲武平留後，遣何敬真爲朗州都指揮使，統兵戍守，且因故學士拓拔恆，會勸希廣讓國，召令復職，恆稱疾不起，希萼亦無可如何。

未幾，令掌書記劉光輔入貢南唐。唐主璟命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冊封希萼爲楚王。希萼又令光輔報謝，唐主厚待光輔，并問湖南情形。光輔密奏道：「湖南民疲主驕，陛下若發兵往取，易如反掌呢。」又是一個賣國臣。唐主乃命都虞侯邊鎬爲信州刺史，屯兵袁州，漸漸的謀吞湖南了。

南方正擾攘不休，北方亦兵戈迭起，北漢主劉崇，聞贖死人手，向南大勸道：「我悔不用忠臣言，致傷兇命！」遂命爲李嗣立祠，歲時致祭。一面整兵繕甲，銳意復讐。可巧遼將潘聿然奉遼主命，貽書崇子承鈞，通問國情。劉崇即使承鈞覆書，略說本朝淪亡，因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聿然轉報遼主，遼主兀欲得了覆書，當然欣允，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遙作聲援。劉崇卽命皇子承鈞爲招討使，白從暉爲副，李存瓌爲都監，統兵萬人，分作五道，出攻晉州。

晉州節度使王晏，閉門不出，城上旗幟兵仗，亦散亂不整。承鈞還道他是不能拒守，飭兵士蟻附登城，不料一聲鼓響，那堞內伏兵，霎得齊起，挾着硬弓毒矢，接連射下，還有長鎗大戟，巨斧利刃，鈞的鈞，斫的斫，把北漢兵殺傷無數，承鈞忙鳴金收軍，退出壕外，王晏竟驅兵殺出，前來追擊，承鈞那裏還敢戀戰，麾兵急奔，跑了十多里，方不見有追兵，擇地下寨，招集散卒死傷已千餘人，并失去副兵馬使安元寶，不知是否陣亡，後經探騎報聞，纔知元寶被擒，投降晉州了。

承鈞且慚且憤，移攻隰州，行至長壽村，突遇隰州步軍指揮使孫繼業，從刺斜裏殺將出來，頓使承鈞又吃一大驚，前鋒牙將程筠，不管好歹，竟挺鎗躍馬，出戰繼業，兩馬相交，雙鎗並舉，約有一二十合，被繼業大喝一聲，把程筠刺落馬下，隰州兵捉住程筠，立刻斬首，梟示軍前。承鈞大怒，麾兵前鬪，要與繼業拚命，偏繼業刁猾得很，率軍急退，竟回入城中去了。承鈞追至城下，城上早已准備，由隰州刺史許遷，親自督守，再加孫繼業登陴相助，裏守外攻，約過了數晝夜，北漢兵毫無便宜，反傷亡了許多人馬，只好一齊退去。北漢兵兩次敗退，這叫作出手就獻醜。

北漢主劉崇，接得敗報，正在焦灼，怎奈不如意事，接踵而來，徐州一城，被周將王彥超陷入，殺死鞏廷美、楊溫，只湘陰公夫人董氏，還算由周主特恩安撫保護，未曾殉難。徐州事雖用帶筆，恰是毫不滲漏。崇愛憤交并，立遣通事舍人李贇，赴遼乞援。遼主兀欲，本來是用兩頭燒通的計策，當周主郭威稱帝時，已從饒陽回師，應四十六回。派蕃將朱憲奉書周廷，稱賀即位，周廷亦遣尚書右丞田敏報聘。此次聯絡北漢，明明使他鵲蚌相爭，自己好做個漁翁。至李贇到遼乞師，兀欲尚不肯發兵，先遣使臣拽刺梅里，與贇同詣北漢，捏稱周使田敏，已約輸歲貢十萬緡，劉崇不禁情急，忙使宰相鄭珙，齎着金帛，與拽刺梅里同往，納賂遼主。國書中且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見四十回。請行冊禮，遼主兀欲喜如所願，厚待鄭珙，日夕賜宴，珙在途已感受風寒，禁不起肉酪厚味，一夕宴畢歸館，竟致暴亡。兀欲發還珙喪，并遣燕王述軌，一作舒幹，政事令高勳，同至北漢，冊封劉崇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劉崇情急求人，

也顧不得甚麼屈膝，只好對着遼使，拜受冊封，改名爲旻，令學士衛融等，詣遼報謝，乞卽濟師。

遼主召集諸部酋長，擬卽日大舉，援漢侵周，諸部酋長多不願南行。兀欲強令從軍，自督部衆至新州。駐宿火神淀，夜間忽遭兵變，由燕王述軋及偉王子嘔里僧爲首，持刀入帳，竟將兀欲斃死。也有此日。

遼太宗德光子齊王述律，一作舒囉，在軍間變，走入南山，述軋卽自立爲帝，偏各部酋長不樂推戴，情願往迎述律，攻殺述軋及嘔里僧。述律乃自火神淀入幽州，卽遼主位，號天順皇帝，改元應歷，當下爲故主兀欲發喪，并遣使至北漢告哀。

劉崇派樞密直學士王得中等，賀述律卽位，且弔兀欲喪，仍稱述律爲叔，請兵攻周，述律素好遊畋，不親政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號爲睡王。北漢乞援再四，方遣彰國軍節度使蕭禹厥統兵五萬，與北漢會師，自陰地關進攻晉州。

時晉州節度使王宴，與徐州節度使王彥超對調，宴已離鎮，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軍事，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都指揮使何徽募兵拒守。遼兵五萬人，北漢兵二萬人，共至晉州城北，三面營壘，日夜攻撲。王萬敢等多方抵禦，且飛使至大梁求援。周主郭威命王峻爲行營都部署，發諸道兵援晉州，威自至西莊餞行，親賜御酒三卮，餞飲畢，拜別上馬徑去，馳至陝州，留軍不進。周主聞報，免不得遣使促行，并欲督師親征，正是

將軍故意留西鄙，天子勞心欲北征。

究竟王峻何故逗留，待至下回表明。

希廣不能讓兄，又不能拒兄，潭州之陷，咸本自詒，况忠如彭師古而不用，姦如許可瓊而獨任，迷信僧巫，至死且諷誦佛經，愚昧至此，安能不亡？若希萼之加刃同胞，齊食舊臣，殘忍太甚，幾何而不俱滅也！劉崇不從李驥之言，以致劉贊死於非命，雖悔奚追，既後甘心事狄，出師屢敗，欲洩忿而不得，欲報怨而未能，乃知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天下之不聽忠言，自致危禍者，皆類是。

耳特揭出之以爲後世鑒云。

## 第四十九回 降南唐馬氏亡國 征東魯周主督師

却說王峻留駐陝州，並非故意逗擱，他却另有祕謀，不便先行奏聞。周主郭威聞報驚疑，擬自統禁軍出征，取道澤州，與王峻會救晉州。一面遣使臣翟素往諭王峻，峻與素相見，屏去左右，附耳密語道：「晉州城堅，可以久守。劉崇會合遼兵，氣勢方銳，不可力爭。峻在此駐兵，並非畏怯，實欲待他氣餒，然後進擊，我盛彼衰，容易取勝。今上即位方新，藩鎮未必心服，切不可輕出京師。近聞慕容彥超據住兗州，陰生異志，若軍駕朝出汜水，彥超必暮襲京城，一或被陷，大事去了！幸轉達陛下，勿生他疑。」素唯唯遵教，即日馳還京城，報知周主郭威，威聞言大悟，手自提耳道：「幾敗我事！」遂將親征計議，下敕取消。翟素見亦有失策時耶？

是時已爲廣順元年十二月，天氣嚴寒，雨雪霏霏，峻乃下令各軍速即進發，到了絳州，也無暇休息，便語都排陣使藥元福道：「晉州南有蒙阮，地最險惡，若爲敵兵所據，阻我前進，却很費事。汝引部卒三千，趕緊前行，得能越過蒙阮，便可無憂了！」元福應命前驅，冒雪急進，到了蒙阮相近，見地勢果然險惡，幸無敵兵把守，便縱馬飛越，出了蒙阮，方纔紮住。令部校回報王峻，峻私喜道：「我事得成了！」因即麾軍繼進，過了蒙阮徑路，與藥元福相會，向晉州進兵。

北漢主劉崇，及遼將蕭禹厥，正慮攻城不下，糧食將盡，更兼大雪漫天，野無所掠，未免智窮力盡，日思退歸。忽接哨騎探報，知王峻已逾蒙阮，不由的心驚膽戰，立命燒去營壘，夤夜返奔。至王峻到了晉州，敵兵早遁，城內王萬敢史彥超何徽等，出迎王峻，導入城中。彥超便稟王峻道：「寇兵雖去，相距未遠，若使輕騎追擊，必得大勝。」峻答



說道：「我軍遠來勞乏，且休養一宵，明日再議。」彥超乃退。翌晨值峻升廳，彥超又來稟白，藥元福等亦從旁慫恿，峻乃令藥元福統兵，與指揮使仇弘超，左廂排陣使陳思讓，康延詔策馬出追，馳至霍邑，追及敵衆，便奮擊過去。敵軍後隊，統是北漢兵，一聞追兵到來，都越山四跑，急不擇路，或墜崖，或墮谷，死了無數。元福催後軍急進，偏延詔懦怯，沿途逗留，且語元福道：「地勢險窄，恐有伏兵，且同兵徐圖進取。」元福忿然道：「劉崇挾胡騎南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遁還，不乘此時掃滅，必爲後患。」言未已，那王峻遣人到來說，是窮寇勿追，飭令回軍。元福長嘆數聲收軍而還。王峻亦非真長將。

遼兵還至晉陽，人馬什喪三四，蕭禹厥自恥無功，諉罪一部，會釘死市中。劉崇亦喪兵無數，復因遼兵歸去，不得不畀他厚贖，害得府庫空虛，人財兩失，只好付諸一歎，緩圖報怨罷了。智力原不及郭威。

且說楚王馬希萼得據長沙，刑戮無度，已失人心。更且縱酒荒淫，盡把軍府政事，委任希崇。小門使謝彥顯，係家僮出身，面目清揚，姣如處女，希萼很是寵愛，嘗令與妃嬪雜坐，視同男妾。不怕作元緒公麼？彥顯恃寵生驕，凌蔑大臣，就是手握大權的王弟希崇，他亦未加尊敬，或且拊肩搭背，戲狎靡常，希崇引爲恨事。向例王府開宴，小門使只能伺候門外，希萼獨使彥顯與座，甚至列諸將上，諸將亦憤憤不平。希萼因府舍被焚，命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率部由千餘人修葺府署，執役甚勞，毫無犒賜。士卒統有怨言，逵與行逢密語道：「衆怒已深，不早爲計，禍將及我兩人了。」遂率衆逃歸朗州。

希萼沈醉未醒，左右不敢白，越宿始報知。希萼大怒，立遣指揮使唐師魯領兵往追，直抵朗州城下，被王逵等伏兵邀擊，士卒盡死，師魯子身逃歸。逵入朗州城，遂去留後馬光贊，別奉希萼兄子光惠知朗州事，尋且立爲節度使，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衆，逵與行逢商諸朗州戍將何敬真，廢去光惠，推立辰州刺史劉言，權留後，逵自爲副使。因恐希萼往討，特向南唐求請旌節，唐主不許，乃奉表周廷，自稱藩臣，周主也不給覆諭，置諸不顧。

希粵本與許可瓊密約，分治湖南，及攻入潭州，背約食言，且恐可瓊怨望，暗通朗州，遽出爲蒙州刺史。一面派馬步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率兵出城西北隅，立營置柵，預備朗兵。

徐威等勞役經旬，並未撫問，免不得怨聲又起。希崇已知衆怒，未嘗進諫。一日希粵置酒端陽門，譟集將吏，徐威等不得預宴，希崇亦稱疾不至，威等遂共謀作亂。先使人驅蹏齧馬數十匹，闖入府署，自率徒衆持械相隨，待馬奔入府中，卽托言繫馬，奄入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粵駭奔，踰垣欲走，被威等追及，縛置囚車，并執小門使謝彥顯，自頂至踵，剉成齏粉。南風不競，致罹此禍。遂推希崇爲武安留後，大掠兩日，方纔安民。

希崇欲借刀殺人，特令彭師暉押住希粵，解往衡山縣錮禁，隨時管束。希粵已去，隨接到朗州檄文，數希崇逆罪狀，希崇方覺心驚。忽又聞朗州留後劉言，派馬步軍至益陽，將逼潭州，頓時倉皇失措，急發兵二千往禦，且遣人赴朗州求和，願爲鄰藩。平時很是刁滑，此時奈何若此。劉言見了潭使，頗費躊躇，掌書記李觀象進議道：「希粵舊將，尚在長沙，必不欲與公爲鄰，公不若先檄希崇，令他取各首來獻，然後可和。希崇若從此議，取湖南如反掌了。」言依議而行，卽令潭使返報，果然希崇畏言，殺死希崇舊臣楊仲敏、魏光輔、魏師進、黃勅等十餘人，函首送朗州，派前辰陽令李翊爲使，翊至朗州，納入首級，統已血肉模糊，不可辨認。言與王逵，遂說他以僞冒真，呵叱李翊，且憤且懼，撞死階下。言也爲心動，暫許希崇和議，調回益陽等軍。希崇聞朗軍調回，安然無忌，樂得縱情酒色，終日尋歡，不意彭師暉押送希粵，到了衡山，竟與衡山指揮使廖偃，共立希粵爲衡山王，改縣爲府，斷江立柵，編竹成戰艦，居然與希崇爲敵。這都是希崇弄巧成拙，反害自身。原來師暉受希崇差遣，明知是借刀殺人，及與廖偃相見，慨然與語道：「要我弑君，我却不願，寧可以德報怨，不甘枉受惡名。」廖偃也以爲然，卽與師暉擁立希粵，召募徒衆，旬日間得萬餘人，且遣判官劉虛己，向唐乞援。師暉以德報怨，已屬矯枉過正，更且引敵亡楚，尤覺失策。

希崇得悉此發，也遣使奉表唐廷，請兵拒朗。唐主環立命袁州戍將邊鏞，西趨長沙。楚將徐威等又欲殺希崇，被希崇先期察覺，左思右想，無可爲計，只好趕緊迎鏞，尚可自全。忽聞鏞軍已至醴陵，適如所望，急發庫款犒軍，去使回報希崇，傳述鏞言，謂此來擬平楚亂，並非代滅朗兵，如欲自保，速即迎降。希崇聽了，半晌無言，嗣且淚下。沒奈何，迫令前學士拓跋恆，奉牋鏞軍，情願降唐，恆悵然道：「我久不死，徒爲小兒等資送降表，豈不可嘆！」乃詣鏞軍降。究克食生。

鏞率兵抵潭州，希崇率弟姪出城，望塵迎拜。鏞下馬宣慰，與希崇等同入城中，寓居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相率趨賀，鏞即發湖南倉庫，取出金帛粟米，金帛給將吏，粟米賑饑民，闔城大悅。憐他人之概，何樂不爲。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乘勢取岳州，安撫吏民，輿情翕然。

捷報馳入金陵，唐百官額手稱慶，獨起居郎高遠道：「乘亂取楚，原是容易，但觀統兵各將，均非良才，恐易取却難守哩。」爲後文伏線。唐主環獨喜出望外，授邊鏞爲武安節度使，徵馬氏全族入朝。希崇不欲東行，聚族相泣，并願重賂邊鏞，令他代爲奏請，仍准留居長沙。鏞微笑道：「我朝與公家世爲仇敵，屈指將六十年，但未嘗大舉入境，欲滅公家，今公兄弟圍牆窮蹙，乞降，這是天意欲歸我朝，公若再圖反覆，恐入首怨公，天也未肯恕公了！」可作世人棒喝。希崇無詞可答，只得挈領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哭登舟，共赴金陵。誰叫你陷書骨肉。

馬希萼據住衡山，還想經略嶺南，特命龍峒戍將彭彥暉，移屯桂州。桂州節度副使馬希隱，係是馬殷少子，不願彥暉前來，急檄夔州刺史許可瓊，同拒彥暉。可瓊引兵趨桂州，與希隱合兵，殺退彥暉。彥暉奔回衡山，希萼大驚。適唐將李承箴，奉邊鏞命，引兵數千至衡山，促希萼入朝金陵，逼得希萼憂上加憂。就是廖偃彭師嵩，也想不出救急方法，索性投順南唐，乃是無策中的一策，乃與希萼沿江東下，往朝南唐。

先是湖南有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至是果驗。馬希隱聞二兄降唐，還想據守嶺南，負隅自固，偏南漢主

劉晟遣內侍吳懷恩入境，先乘虛襲入蒙州，繼乘勝進逼桂州。希隱與許可瓊保守不住，乘夜斬關，帶領遺衆，向全州遁去。吳懷恩得了蒙桂，復略定連梧嚴富昭流象驪等州。於是南嶺以北屬南唐，南嶺以南屬南漢。只有朗州一隅，尚爲劉言所據，但亦不復屬馬氏。自馬殷據有湖南，至希崇降唐，共得六主，合成五十六年。

希崇兄弟先後至金陵，唐主璟嘉他恭順，命希崇爲江南西道觀察使，駐守洪州。仍封楚王。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駐守揚州。其餘湖南將吏，以次拜官。且因廖偃彭師鬪二人忠事故主，特授偃爲左殿直軍使兼萊州刺史，師鬪爲殿直都虞侯，湖南刺史，俱望風朝唐。最可惜的是前岳州刺史王贊，至此已改調永州，獨傷心故國，不忍降唐。經唐廷一再徵召，勉強入覲。唐主璟責他後至，賜醜而死。人生到此，天道難論，這叫做有幸有不幸呢。獲貶感宜

南唐既併有湖南，復議北略。參軍韓熙載入任戶部侍郎，獨上書諫阻道：「郭氏奸雄，不亞曹馬，得國雖淺，守境已固，我若妄動兵戈，恐不獨無成，反且有害呢。」唐主璟乃罷兵不發。偏是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叛周起兵，向唐求援，遂令唐主璟觸動雄心，出兵五千人，令指揮使燕敬權爲將，往援彥超。從南唐出援，接入彥超叛周事，類合無痕。彥超自汴京逃歸，心常疑懼，晝夜不安，特遣人貢獻方物，自表歎忱，探試周主意。周主加授彥超爲中書令，並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至兗州傳旨撫慰。略云：

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復如是，則有國者誰不欲大用斯人。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郊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効忠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易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卿其勿疑。

彥超得了此諭，心終未釋，且聞劉贊暴死，益不自安，募壯士，蓄芻糧，購戰馬，潛使人通書北漢，爲關吏所獲，奏報周廷，周主郭威，命中書舍人鄭好謙，申諭彥超，與訂誓約。彥超始終未信，特令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情款，實覘機事。又捏造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說是約他造反，因此出首周主郭威，披書審閱，語多指斥朝廷，不禁微笑道：「鬼蜮技倆，怎能欺人！」遂將書頒示行周，行周果然奏辯，兼且謝恩。周主卽遣閣門使張凝，領兵赴鄆州，爲行周助守。彥超計不得逞，復表請入朝，竟由周主允准。未幾又得彥超覆奏，僞稱境內多盜，不便離鎮。周主付諸一笑，但待他發難，與師問罪便了。並非姑息養奸，實是請君入彀。

好不容易過了一載，已是廣順二年，彥超召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入城濠，預備戰守。且令部吏僞扮商人，混入南唐，求請援師。一面募集羣盜，剽掠鄰境，尋得朝廷詔敕，命沂密二州不復屬泰寧軍。彥超怎肯失去二州，決計抗命。判官崔周度諫阻道：「東魯素習詩書，自伯禽周公子以來，不能霸諸侯，但用禮儀守國，自可長世，況公對朝廷，並無私憾，何必自疑？」主上又再三諭慰，公能撤備歸誠，定可長享富貴，安如泰山。公豈不聞杜重威、李守貞故事，奈何自取滅亡呢？」彥超不從，竟爾叛周。周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齊州防禦使史彥韜爲副，皇城使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都虞侯，東討彥超。

彥超聞周廷出師，忙遣人南行，約唐夾攻。唐將燕敬權已到下邳，恐衆寡不敵，退屯沐陽。不料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潛師襲擊，搗破唐營，竟將燕敬權活捉了去，獻入周廷。周主郭威，欲藉此籠絡南唐，命將敬權釋縛，賜他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感泣謝罪，周主面諭道：「廣順除逆，各國從同，難道江南獨異致麼？我國賊臣，據城肆逆，殃及萬民，爾國乃出助凶逆，誠爲不解。爾可歸語爾主，勿再失算。」敬權應命辭行，返報唐主，唐主也覺感激，不敢再援彥超。

彥超失一大援，不得已登城守禦。曹英等到了城下，猛攻不克，乃築壘圍城。可巧王峻自晉州還師，也由周主

撥至兗州。彥超見周軍迭至，很是心慌，屢率壯士出城突圍，統爲藥元福所敗，只好閉城固守。周軍四面圍住，困得兗州水洩不通。自春至夏，守兵疲敝不堪，彥超因庫賚告罄，令大括民財，犒賜守兵。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傾資出獻，彥超尚說有私藏，命崔周度至弘魯家，實行搜括。到處搜徧，毫無所得，乃返報彥超。彥超斥周度包庇弘魯，俱令下獄。適弘魯家有乳母，從泥土中拾得金纏臂，獻與彥超，欲贖弘魯。彥超益恨弘魯藏金，遣軍梭撈，掠弘魯夫婦，硬要他獻出私藏，可憐弘魯夫婦，無從取獻，宛轉哀號，同斃杖下。死在眼前，還雲這般毒虐。周度連坐處斬，看官聽着，這周度坐罪，尙不是全爲弘魯，大半由前日忠諫，觸怒彥超，所以遭此奇禍呢。

周主郭威，因兗州久攻未下，下詔親征，命李穀范質同平章事，留李穀權守東京，兼判開封府事，進鄭仁誨爲樞密使，權充大內都點檢，郭崇充在京都巡檢，布置已定，乃自京城出發，直抵兗州。先令人招諭彥超，守卒出言不遜，始督諸軍進攻。諸軍因御駕親臨，當然冒險進取，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有分教：一座堅城，從此崩陷；兇狡貪橫的幕容彥超，要全家誅戮了。小子有詩嘆道：

休笑人家盡懦夫，蠻橫到底伏天誅！  
試看身首分離日，誰惜昂藏七尺軀！

欲知攻克兗州情形，下回再行續敘。

古人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觀馬氏兄弟之鬪牆構竄，遂致全國讓入，舉族入唐，邊鎮兵不血刃，即得三楚，非馬氏之自致覆亡，曷由致此閭閻鑄言，凡天下之兄弟不和者，亦曷不亟自猛省也。幕容彥超有勇無謀，亡漢不足，反欲叛周。周主郭威再三慰諭，始終不從，甚且殺崔周度，斃閻弘魯，如此兇戾，不死何爲？乃知馬希崇之覆國與幕容彥超之亡家，無在非自取也。

## 第五十回 逐邊鎬攻入潭州府 拘劉言計奪武平軍

却說慕容彥超，困守兗州，已是勢窮力竭，并且素性貪吝，所括民財，半犒兵士，半充囊橐，因此士無鬪志，相繼出降。周主郭威，又親至城下，督軍猛攻，眼見得保守不住，彥超無法可施，竟至鎮星祠中，禱災祈福。這鎮星祠，乃是何神原來？彥超將反，有術士占驗天文，謂鎮星行至角亢，角亢爲兗州分野，當邀神祐。彥超信爲真言，特設一祠，令民家徧立黃幡，每日一祭。此時窮蹙無計，不得不仰求星君。驀聞城被摧陷，急忙出祠督戰，那周軍似潮衝入，怎能招架得住？巷戰良久，手下兵皆潰散，再奔至鎮星祠旁，放起一把無名火，將祠燬去，然後馳入府署，挈妻投井，頃刻溺斃。子繼勳率殘衆五百人，出奔被擒，立即磔死。彥超梟屍，所有家族，悉數誅夷。應該如此。兗州平定，周主留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軍府事，降秦寧軍爲防禦州，并欲盡誅彥超將佐。翰林學士竇儀，心下不忍，特商諸宰臣，獨道范質，請他釋免兩宰臣。面奏周主，說是脅從罔治，周主乃赦罪不問。

啓蹕赴曲阜縣，謁孔子祠，行釋奠禮。登殿將拜，左右勸阻道：「孔子乃是陪臣，不當受天子拜！」周主道：「孔子爲百世帝王師，難道可不敬禮麼？」遂虔誠拜訖，命將祭器留藏祠中。又至孔林拜孔子墓，訪得孔子四十三世孫孔仁玉，命爲曲阜令。顏淵後裔顏涉，命爲主簿。即令視事，仍飭兗州修葺孔祠，永禁墓旁樵採，然後還都，飲至犒賞，當然有一番手續。

過了數日，德妃董氏，病歿宮中。天子悼亡，免不得輟樂舉哀，飾終盡禮。董氏鎮州人，本嫁同里劉進超。進超仕晉，充內廷職使。遼兵犯關，進超殉難。董氏養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郭威從軍過洛，聞董氏德藝兼長，納爲妾媵。後來出鎮鄴中，只命董氏隨行，所以家屬被屠，董氏幸得脫禍。及威已稱帝，中宮虛位，但册董氏爲德妃，攝掌

宮事。至此竟遭病歿，享年三十九歲。魏徵命薄。敕出董氏，補前文所未誌。

郭威既歿，妃歿復觸舊痛，好幾日不顧視朝。接連是天平節度使高行周，病終任所，又輟朝數日，猶幸內外無事，朝政清閑。惟冀州邊境，爲遼兵所掠，由都監杜延熙一鼓驅退，到也損失有限，不足慮憂。既而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報稱收復湖南，願如馬氏故事，乞請冊封。周主留館來使，又有一番廷議，處置湖南事宜。

自唐將邊鎬入據長沙，潭民市不易肆，稱鎬爲邊菩薩，一體悅服。後來鎬佞佛設齋，築寺置觀，所入賦稅除貢獻金陵外，盡充佛事，浮費無節。凡地方一切政治，置諸不理。於是潭人失望。菩薩本來高擲，他奚爲？南漢內侍省丞潘崇徹及將軍謝貫乘機攻郴州。鎬出兵與爭，大敗奔還。郴州被陷，鎬坐是挫失軍威。

唐指揮使孫朗曹進，從鎬平楚，部下所得廩給，反不及湖南降卒。軍士已有怨言。唐復遣郎中楊繼勳等，徵取湖南租稅，務從苛刻，行營糧料使王紹顏，希承繼勳意旨，剋減軍糧，益激衆怒。孫朗曹進投袂奮起，率部衆入攻紹顏。紹顏走匿困下，屏息無聲。大衆四覓無着，轉趨府署，向鎬要求。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含糊應允，待孫朗等退歸營中，並不將紹顏取出，梟首示衆。所以孫曹兩人並謀殺鎬，夜率部衆焚府門，適值天雨，屢燃屢滅。鎬本有戒心，至是聞府門被火，出兵格鬪，且令傳吹鼓角，作將旦狀。孫朗等墮入鎬謀，恐天曉軍集，轉難脫身，不如斬關出去，往投朗州。一聲吶喊，麾退黨徒，紛紛投關出城，夤夜向朗州奔去。

走了兩三日，方抵朗州城外，求見劉言，言召他入署，問明原委，很是喜歡。王逵在旁問朗道：「我欲再取湖南，恐唐兵來援，多一阻礙，奈何？」朗答道：「朗臣唐數年，備知底細，現在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得能保守淮南，已是幸事，還有何暇兼顧湖南，朗願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呢！」朗爲唐臣，曠人往取湖南亦非好人。達心亦喜，厚待孫朗及曹進，整兵治艦，預謀大舉。

唐主環方用潤延已孫晟同平章事。兩相意見未合，晟嘗語左右道：「金杯玉盃，乃竟盛狗矢麼？」延已聞言，



很晟益深。唐主嘗遣將軍李建期出屯益陽，使圖朗州，又命知全州事張繼，兼桂州招討使，使圖桂州。兩軍出駐多日，未聞報功。唐主召語馮延巳、孫晟道：「楚人歸我，意在息肩，我未能撫息瘡痍，反欲勞民費財，恐失楚意，現欲將桂林、益陽兩處戍軍，悉數調回，特授劉言、旌節，俾得息兵，卿等以爲何如？」孫晟道：「陛下誠念及此，不但安楚，并足安唐。」延巳勃然道：「臣意以爲非是，前出偏將下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失二，適令他人藐視，請委任邊將，窺察形勢，可進卽進，可退乃退。」唐主因遣統軍使侯訓率兵五千，往與張繼合兵，共攻桂州。訓與繼聯軍南下，將到桂州城下，被南漢兵內外夾擊，殺得大敗，虧輸。訓竟戰死，繼收殘卒數百人，奔回全州。敗報到了唐廷，唐主決擬召回李建期，授劉言爲節度使。偏馮延巳又出來反對，謂宜召言入朝，察他舉止，果肯効順，再授旌節，未遲。唐主乃遣使至朗州，召言入朝。

言與王逵密商行止，逵答道：「武陵負江面湖，帶甲百萬，怎甘拱手讓人！況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成擒，怕他甚麼？」言尚在沈吟，逵又道：「行軍貴速，一或遲延，反令鎬得爲備，不易進攻了。」乃遣歸唐使，佯約入朝。一面召集何敬真、張傲、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牙將，皆授指揮使，令周行逢爲行軍司馬，部署隊伍，卽日發兵。行逢善謀，文表善戰，叔嗣善衝鋒，三人情好頗深，和衷共進。王逵爲統軍元帥，分道趨長沙，令孫朗曹進爲先鋒，直抵沅江，擒住唐都監劉承遇，收降唐軍校李師德，乘勝進逼益陽，用着大刀闊斧，砍入唐守將李建期寨內。建期慌忙抵敵，被孫朗曹進二將，遠住廝殺。張文表、潘叔嗣持槊助戰，任你建期如何力大，也被他七手八脚，活捉了去。所有戍兵二千人，盡行授首，一個不留。嗣是朗兵水陸並進，勢如破竹，破橋口，入湘陰，直薄潭州。這位大慈大悲的邊菩薩，變做無人無勢的邊和尚，自知不能敵朗兵，慌忙遣使乞援，怎奈遠水難救近火，唐兵不能速到，朗兵已是登城。邊鎬棄城夜走，吏民俱潰，人多馬雜，把醴陵橋門踏斷，溺死壓死，共約一萬餘人，得之甚易，失亦甚易。

王逵入城視事，自稱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遣何敬真等追鎬。鎬已狂竄回去，追趕不及，但殺死潰卒五百名。逵又令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及監軍任鎬，不戰即潰。湖南各州縣唐衷，聞風震慄，相繼遁去。從前馬氏嶺北故土，一古腦兒歸入劉言，只郴連二州爲南漢有。王逵復欲攻取郴州，自督諸軍及峒蠻，共約五萬人，將郴州圍住。南漢將潘崇徽，夤夜趨救，出其不意，掩擊朔兵，朔兵大敗。

王逵走還，乃發使至朗州，請劉言入主長沙。言不願舍朗，因上表周廷，報捷稱臣。且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周主與羣臣會議，大衆都主張招撫，乃於廣順二年正月，表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兼朗州大都督，升朗州爲湖南首府，位出潭州上。王逵爲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朱全瑋爲靜江節度副使，張傲爲武平節度副使。這詔旨頒到朗州，劉言以下，統皆拜受。

惟唐主璟，因敗懲罪，削邊鎬官爵，流戍饒州。斬宋德權，任鎬罷。馮延巳孫晟爲左右僕射，自悔前失，乃議休兵息民。左右勸璟道：「陛下能數十年不用兵，國可小康。」璟憤然道：「璟將終身不用兵，何止數十年哩！」豈十年不死耶？不到數月，復召馮延巳爲相，廷臣統呼爲怪事。這且待後再表。

且說王逵入潭州後，與何敬真、朱全瑋等各置牙兵，分廳視事，吏民幾不知所從。有時宴集諸將，也不辨尊卑，不分主客，彼此喧嘩，毫無規律。逵引以爲憂，惟周行逢、張文表二人，事逵盡禮。每有政議，逵倚二人爲左右手。敬真全瑋，未免疑逵，且已受周廷命令，往鎮靜江軍，當即辭去。逵得拔去眼中釘，恰也心慰。惟自恃有功，不肯爲劉言下平居，與言通書，詞多倨傲。言不肯容忍，積成嫌隙，隱欲圖達。

達頗有所聞，時常戒懼。行逢亦語達道：「劉言與我輩不協，敬真全瑋又與公有隙，若不先下手，將來兩路發難，公將如何處置？」達答道：「君言甚是，達早已加憂，苦無良策。」行逢與達附耳數語，達大喜道：「與公除凶黨，同治潭朗，尚復何憂？」遂遣行逢至朗州，進謁劉言。言問他來意，行逢道：「南漢已興兵入寇，全道永三州，統已吃

緊行逢特來報聞。言說道：「王節度何不出禦？」行逢道：「南漢勢大，非潭州兵力所能抵禦，須合武平靜江兩路軍馬，方足却寇。」言躊躇半晌，方答語道：「我處兵馬不多，且是軍閫要地，不便遠離，看來只好檄調靜江軍，與潭軍會同禦敵罷。」正要你此出策。行逢道：「如此甚妙，請大都督照行。」言遂檄令何敬真爲南面行營招討使，朱全瑋爲先鋒使，促赴潭州會師，共禦南漢。

行逢辭言先歸，復進達密計，達待敬真全瑋到來，出郊迎勞，相見甚懽。兩人問及敵情，達答道：「我已撥兵往堵，想寇勢不即蔓延，公等遠來，且入城休息，緩日往剿便了。」遂邀敬真全瑋入城，擺酒接風，并召入美妓侑酒，惹得兩人眼花撩亂，情志昏迷。飲罷散席，仍囑各妓留待客館，夜以繼日。俗語說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敬真全瑋一住數日，幾與各妓結不解緣，朝朝暮暮，憐我憐卿，還記得甚麼軍事。達又日供佳釀，兼給嘉肴，使他酒食流連，沈湎不醒。一面又着人至朗州，再請濟師。

劉言又撥指揮使李仲遷，率部兵三千，到了潭州。達使與敬真相見，敬真令他先發，趨往嶺北，待着後軍。仲遷率兵踰嶺，在嶺北紮營數日，並不見敬真到來，亦未聞有甚麼南漢兵。正在驚疑得很，那都頭符會因士卒思歸，竟劫仲遷還朗州。都在行達計中。

敬真尙留居館中，鎮日昏醉，忽來了朗州使人，傳劉言命，責敬真玩寇荒宴，把他縛住，送入潭州獄中。敬真醉眼矇矓，怎知真僞，其實朗州使人，是由潭卒假扮，就是南漢入寇，也由行逢捏造出來。朱全瑋聞變急遁，由達派兵追捕，也即牽還。當下從獄中牽出敬真，與全瑋同斬市曹，并遣人報知劉言，誣稱敬真全瑋私通南漢，託故逗留，不得不軍法從事。李仲遷等私自逃歸，亦請加罪。言召諸仲遷，仲遷歸罪符會，言竟將符會梟首覆報。王達。

行逢復語王達道：「武平節度副使李做，係敬真親戚，做若不除，將爲敬真復讎。公宜加意預防。」達卽轉達劉言，請遣副使李做，會同禦寇。言本是個笨伯，一次中計，尙不覺悟，復遣做至潭州。達又殷勤迎入，設宴待做，張後

暗置伏兵。待至酒意半闌，擲盃爲號，立見伏兵殺出，將劊剝成肉泥。於是留行達守潭州，由達自率輕騎往襲朗州。朗州毫不防備，被達掩入，直趨府署，指揮使鄭玳出來攔阻，未曾開口，項下已着了一刀，倒地而死。劉言聞變，尙不知爲何因，冒冒失失的走將出來，兜頭撞着王達，達壓動徒衆，將言擁至別館，拘禁起來。朗州兵士倉皇欲遁，達下令城中，謂言通款南唐，故特問罪。此外概不株連。兵士未沐言恩，那個肯來助言，況朗州本由達奪取，言不過坐享成功，各軍又多達故部，樂得依從達命，得過且過。

達安然據朗，奉表至周，也說劉言欲舉周降唐。惟又添出許多誣語，謂言欲攻潭州，部衆不從，將他幽禁。臣至朗州，撫安軍府，幸得平定，仍移軍府至潭州，特此奏聞。周主郭威雖然明睿，究竟相隔太遠，無從辨別虛實。且湖南是羈縻地，更不必詳細詰究，但教稱臣納貢，不妨俯從，因卽派邊事舍人翟光裔宣撫王達，悉如所請。且授達爲武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達厚贖光裔，送他還周，自取朗州圖籍，遷居潭州。別遣潘叔嗣往殺劉言。言鎮朗州凡三年，朗人嘗號言爲劉齧牙。先是有童謠云：『馬去不用鞭，齧牙過今年。』鞭邊音通，遂鎬徙馬氏，劉言遂遷鎬，王達又殺劉言，是童謠亦已應驗了，暫作一束。

且說鎮寧節度使郭榮，蒞鎮以後，由周主選擇朝臣，令爲僚佐。用王敏崔頌爲判官，王朴爲掌書記，皆一時名士，輔導有方。榮妻劉氏，曾封彭城縣君，前時留居大梁，爲劉鉄所屠。至周主卽位，追封劉氏爲彭城郡夫人，復因榮斷絃待續，另爲擇配。榮聞符彥卿女，智足保身，孀居母家，未曾他適，特請諸義父，願納爲繼室。周主本認符氏爲義女，樂得爲養子玉成，遂致書彥卿，求爲義媳。彥卿自然遵命，當將孀女送至澶州，與榮結爲夫婦。怨女曠夫，各得其所，自不消說。同應二十三回。

榮在鎮二年，屢請入朝，王峻時已入相，忌榮英明，輒從旁沮止。會黃河決口，峻奉命巡視，榮覩隙陳情，再乞入覲。果得周主批准，卽日啓行，馳詣闕下，父子相見，止孝止慈，卽授榮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加封晉王。王峻得知消息，

遽自河上返大梁，固請辭職，周主不許。峻再乞外調，復經周主慰留，且命兼領平盧節度使。峻尚連章求解相職，并辭樞密，好幾日不出視事。周主令近臣徵召，仍然託疾不朝。嗣後因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特遣他傳示諭旨，謂峻再不出，當親臨視疾。峻乃不得已入謁。周主雖溫顏勸勉，心下已存芥蒂。峻尚不知返省，屢有請求，遂令患難君臣，凶終隙末，免不得變起臉來。小子有詩譏王峻道：

難得功臣保始終，鳥飛已盡好藏弓；如何恃寵成驕態，坐使勳名一旦空！

欲知王峻如何得罪，容俟下回續詳。

有邊鎬之伴馬氏，即有劉言之逐邊鎬，有劉言之逐邊鎬，即有王遼之殺劉言。所謂寧鄭捕蟬，黃雀已隨其後，特當局未之覺耳。且劉言爲遼所推而遼殺之，何敬真、朱全琇等，佐遼成功而遼併殺之，爭權攘利不殺不止，彼後世之擁兵求逞，釀成戰禍者，何一不可作如是觀也。本回叙王遼之攻潭州，寫得非常踴躍及其圖朗州也，又寫得非常鬼秘，此由筆性之妙，足奪人目，不得以尋常小說目之。

## 第五十一回 滋德殿病終留遺囑 高平縣敵愾奏奇勳

却說周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恃寵生驕，屢有要挾。周主雖然優容，免不得心存芥蒂。峻又在樞密院中增築廳舍，務極華麗，特邀周主臨幸。周主頗尚儉約，因不便詰責，只好敷衍數語，便即回宮。會周主就內苑中築一小殿，峻獨入奏道：「宮室已多，何用增築？」周主道：「樞密院屋宇，也覺不少，卿何爲添築廳舍呢？」峻漸不能對方纔趨退。

一日適當寒食，周主未曾視朝，百官亦請例假。辰牌甫過，周主因起牀較遲，尚未早膳，偏峻趨入內殿，稱有密

事面陳。周主還道他有特別大事，立即召見峻。行禮已畢，便面請道：「巨看李穀范質兩相，實未稱職，不若改用他人。」周主道：「何人可代兩相？」峻答道：「端明殿學士尚書顏衍，祕書監陳觀，材可大用，陛下何不重任？」周主快笑道：「進退宰相，不宜倉猝，俟朕徐察可否，再行定議。」峻絮聒不休，硬要周主承認。周主時已枵腹，恨不將他叱退，勉強忍住了氣，含糊說道：「俟寒食假後，當爲卿改任二人便了。」虧他能說。峻乃辭出。

周主人內用膳，越想越恨。好容易過了一宵，詰旦即召見百官。峻昂然直入，被周主叱令左右，將峻拏下，拘住別室。且願語馮道諸人道：「王峻是朕患難弟兄，朕每事曲容，偏他陵朕太甚，甚至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只一子，輒爲所忌，百計阻撓，似此目無君上，何人能忍？朕亦願不得許多了！」馮道等略爲勸解，請貸死貶官，乃釋峻出室。降爲商州司馬，勒令即日就道。峻形神沮喪，狼狽出都，行至商州，憂恚成疾，未幾遂死。顏衍陳觀，坐王峻黨，同時貶官。

鄴都留守王殷，與王峻同佐周主，俱立大功。峻既得罪，殷亦不安。何不先去。先是殷出鎮鄴都，仍領親軍，兼同平章事職銜，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制。殷專務聚斂，爲民所怨。周主嘗遣使誡殷道：「朕起自鄴都，帑廩儲蓄，足支數年，但教汝按額課民，上供朝廷，已足國用，慎勿額外誅求，取怨人民！」殷不以為然，苛斂如故。且所屬河北戍兵，任意更調，毫不奏聞。周主很是介意。廣順三年九月，爲周主誕日，號永壽節，殷表請入朝慶壽。周主疑殷有異志，不準入朝。到了冬季，預備郊祀禮儀，不意殷竟擅自入都，麾下帶着許多騎士，出入擁衛，烜赫異常。適值周主有疾，得此消息，很是驚疑。又因殷屢求面覲，并請撥給衛兵，藉防不測。周主越有戒心，遂力疾御滋德殿，召殷入見。殷甫上殿，階卽命侍衛出殿，將殷拏下，責他擅離職守，罪在不赦。一篇詔敕，把殷生平官爵，盡行削奪。長流登州。至殷既東去，復着將吏賫詔，追至半途，說他有意謀叛，擬俟郊祀日作亂，可就地正法等語。殷無從辯認，只好伸頸就戮。一道冤魂，投入冥府，與前時病死的王峻，再做陰間朋友去了。功臣之不得其死，半由主愚，半由自取。

周主既歿，死二王，方免後憂。當命皇子晉王榮，暫內外兵馬事。改鄴都爲天雄軍，調天平節度使符彥卿往鎮，加封衛王。徙鎮州節度使何福進鎮天平軍，加同平章事。鎮州一缺，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出任。澶州一缺，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出任。此外亦各有遷調，不可殫述。惟周主病體，始終未痊。殘冬已屆，周主勉強支持，親饗大廟，自齋宮乘輦至廟廷，纔行下輦，由近臣扶掖升階，甫及一室，已是痰喘交作，不能行禮。只得命晉王榮恭代，自己仍退居齋宮。夜間痰喘愈甚，險些兒謝世。歸天幸經良醫調治，始得重生。越日就是廣順四年元旦，周主又復強起，親至南郊大祀園丘。自覺身體疲乏，未能叩拜，只好仰瞻申敬。草草成禮，禮畢還宮，御明德樓，受百官朝賀，宣制大赦。改廣順四年爲顯德元年。內外文武百官，加恩優賚，命婦並與進封，毋庸細敘。周主經此一番勞動，疾愈加劇，停止諸司進奏，遇有大事，由晉王榮入稟進止，然後宣行。

晉王榮總握內外兵柄，每日在府中辦事，人心少安。忽由澶州牙校曹翰入都見榮，拜謁已畢，卽與榮密言道：「大王爲國儲嗣，當思孝養，今主上寢疾，大王不入侍醫藥，鎮日在外辦事，如何慰天下仰望呢！」言外寓意，榮不禁大悟，便留翰居府，代決政務，自己入侍禁中，朝夕侍奉。

周主諡榮道：「朕若不起，汝速治山陵，毋令靈柩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不得勞役百姓，不得多用工匠，勿置下宮，不要守陵宮人，并不必用石人石獸，但用紙衣爲殮，瓦棺爲槨，入窆後，可募近陵人民三十戶，蠲免徭徭，令他守視。陵前只立一石，鐫刻數語，可云周天子平生好儉，遺令用紙衣瓦棺。嗣主不敢有違，如此說法，便足了事。汝若違我遺言，我死有知，必不福汝！」防患未然，可云明智。榮含糊應命，周主見他懷疑，又申誠道：「從前我西征時，見唐朝十八帝陵，統遭發掘，這都由多藏金玉，致啓盜心。汝平時讀史，應知漢文帝素好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完好如舊，每年寒食，可差人祭掃，如沒人差去，遙祭亦可。并飭在河府魏府間，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平天冠，袞袍，千萬千萬，勿忘遺言！」榮乃唯唯受教。

周主又命榮傳敕，著宰臣馮道，加封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兼修國史，李穀加右僕射，兼集賢殿大學士，升端明殿學士，尚書王溥同平章事，宣徽北院使鄭仁誨爲樞密使，樞密承旨魏仁浦爲樞密副使，司徒竇真固進封泃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授龍捷左廂指揮使樊愛能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左廂指揮使何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且加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仍典禁軍。

重進母係周主胞姊，會封福慶長公主，周主以重進誼屬舅甥，所以用爲親將。及周主大漸，特召重進入內，囑受顧命，且令榮下拜，示定君臣名分，重進一一遵旨，周主又歎息道：「朕觀當世文才無過范質，王溥今兩人並相，我死無遺恨了！」那知他後來降宋。是夕周主病逝滋德殿，壽五十一歲。

晉王榮祕不發喪，越三日已經大殮，遷靈柩至萬歲殿，乃召集文武百官，頒宣遺制，令晉王榮卽皇帝位，百官奉救，遂奉榮卽位，樞前是歲自正月朔日起，天色屢昏，日月多暈，及嗣主卽位，忽然晴朗，天日爲開，中外相率稱奇，嗣主榮居喪數日，由宰臣馮道等表請聽政，三疏乃允，見羣臣於萬歲殿東廡下，始親蒞事，命太常卿田敏爲先帝擬諡，敏上尊諡爲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忽由潞州節度使李筠報稱北漢主劉崇與遼將楊衮率兵數萬，自團柏谷入寇潞州，周主榮甫經踐阼，卽聞此事，恰也有些心驚，幸虧他天姿英武，不以爲憂，卽召羣臣會議，志在親征，馮道等以爲未可，且言劉崇自晉州奔還，勢弱氣奪，未必卽能再振，現恐由潞州謠傳，李筠未戰先怯，遽行奏聞，貽憂宵旰，陛下初承大統，人心未定，先帝山陵，方纔啓工，不應輕率出征，如果劉崇入寇，但教命將出禦，便足制敵云云，周主榮搖首道：「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好機會，可以入何中原，目下潞州告急，必非虛語，我若親自出征，庶幾先聲奪人，免致輕視！」馮道等一再固諍，周主榮又道：「從前唐太宗創業，屢次親征，朕豈怕河東劉崇麼？」道獨答道：「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周主榮奮然道：「劉崇衆至數萬，統是烏合，如遇王師，可比泰山壓卵，必勝無疑。」道又道：「陛下試平心自問，



果能作得泰山否？馮道歷事四朝，未聞獻議，此次硬加諫阻，無非怯敵所致。周主榮拂袖起座，返身入內。

越宿頒出詔敕，分發各道，令他招募勇士，送入關下，各道節度使得旨，陸續送致壯丁，由周主編入禁衛軍，逐日操練，準備扈駕，俄又接得潞州急報，但見紙上寫着：

昭義軍節度使臣李筠，萬急上言，河東叛寇劉崇，幸禍伐喪，結連契丹入寇。臣出守太平驛，遣步將穆令均前往迎擊，被賊將張元徽用埋伏計，誘殺令均，士卒喪亡逾千。寇焰愈張，兵逼驛舍，臣不得已回城固守，效死勿去，謹待援師。臣措置乖方，自取喪師之罪，乞付有司議譴，謹昧死上聞，懇切待命。李筠敗績，從奏報中敘明，亦一變體。

周主榮得了此報，也不欲與馮道等續商，但召王溥、王朴兩人入議，親征事宜。溥與朴贊成親征，奏請先調各道兵馬，會集潞州，然後車駕啓行。周主乃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自磁州進兵赴潞州，擊敵後路；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為副。河中節度使王彥超、自晉州進兵赴潞州，擊敵東面；以陝府節度使韓通為副；又命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滑州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等，引兵先赴澤州，以宣徽使向訓為監軍。一面令馮道、恭奉梓宮，往赴山陵，留樞密使鄭仁誨居守京師，車駕自三月上旬啓行。

到了懷州，聞劉崇已引兵南向，擬兼程速進。控鶴都指揮趙晁密語通事舍人鄭好謙道：「賊勢甚盛，未可輕敵，主上擬倍道進兵，恐非良策。」好謙入阻周主，周主榮發怒道：「汝怎得阻撓軍情？想是有人主使，從速供出，免得受刑！」好謙慌忙吐實，說是趙晁所言。周主榮繫晁入獄，即日下令啓行，塵衆急進。

不數日已到澤州，駐營東北隅。北漢主劉崇，引着遼兵，行過潞州，不欲進攻，竟向澤州進發。至高平南岸，聽得周軍已到，纔據險立營，只派前鋒挑戰，被周軍邀擊一陣，便即敗退。周主榮恐他遁去，再命諸軍晝夜前進，且促河陽節度使劉詞，趕緊派兵援應。諸將因劉詞未至，不免寒心，但因周主軍令甚嚴，又未敢中途逗撓，不得已驅軍前行。翌晨至巴公原，望見敵兵，北漢將張元徽，在東列陣，遼將楊衮，在西列陣，隊伍很是整齊。周主命滑州節度使白

重贊與馬步都虞侯李重進，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率禁兵護住御駕。

兩陣對圓，周軍與敵兵相較，不過三分有二。劉崇見周軍較少，憐召遠兵，願語諸將道：「我觀敵壘，與我本部兵相差不多，早知如此，何必借援外人？今日不但破周，且可使外人心服，到也是一舉兩得了。」慢著，諸將上前道：「獨遼將楊衮，策馬上前，望了多時，退見劉崇道：『周軍嚴肅，不可輕敵。』」老將有識，劉崇奮鬚道：「時不可失，願公勿言！看我與周軍決戰，今日必報兒讎。」徒夸無益，衮默然退去。忽東北風大起，吹得兩軍毛髮森豎，個個驚慌，少頃轉做南風，勢亦少緩。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及司天監李義進，語劉崇道：「風勢已小，正可出戰。」劉崇便下令進兵。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叩馬諫阻道：「風勢逆吹，與我不利。」王義素司天文，乃未知風勢順逆，昏昧若此，罪當斬首！「確是可殺。」劉崇怒叱道：「我意已決，老書生休得妄言！如再多嘴，我先斬汝！」得中嚇退一旁，劉崇即麾動東軍，令張元徽先進。

元徽率千騎擊周右軍，正與樊愛能何徽相遇，兩下交鋒，不過數合，樊愛能何徽，忽然引退，右軍遂潰，步兵千餘人，解甲投戈，走降北漢。喧呼萬歲，劉崇望見南軍陣動，親督諸軍繼進，矢如飛蝗，石如雨點，周軍不免驚亂。

周主榮目引親兵，躬冒矢石，向前督戰。那時惱動了一位周將，大聲呼道：「主危如此，我等怎得不致死？」又語張永德道：「賊氣已驕，力戰即可破敵，公麾下多弓弩手，請趁勢西出為左翼，未將願自為右翼，冒險夾擊，不患不勝。國家安危，正在此一舉了。」永德稱善，遂與那將分統二千人，左右出戰，那將身先士卒，馳犯敵鋒，士卒亦接連跟着，搗入敵陣，無不以一當百。北漢兵不能抵禦，紛紛倒退。看官道：那將為誰？原來就是將來的宋太祖趙匡胤。提筆題目，匡胤，涿郡人，父名弘殷，曾任岳州防禦使。匡胤系出將門，入充宿衛，此時隨駕出征，見周主身入危境，不由的激動熱忱，勇往直前，把北漢兵殺得大敗。匡胤履歷詳見宋史，演義故此編不過略敘。

內殿直馬仁瑀，也呼語徒衆道：「使乘輿受敵，何用我輩！」遂躍馬直出，引弓迭射，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義，至周主前面請道：「賊已披靡，將爲我擒，願陛下接兵不動，徐觀臣等破賊！」說着，即引數百騎進陷敵陣，可巧撞着張元徽出來攔阻，全義即撥馬舞刀，與元徽大戰數十合，馬仁瑀暗助全義，觀正元徽馬首一箭射去，說一聲着，正中馬眼，馬負痛亂躍，立將元徽掀落地上，全義趁勢一刀，把元徽揮作兩段。元徽爲北漢驍將，驍被殺死，北漢兵大爲奪氣。天空中的南風，越吹越猛，周軍順風衝殺，其勢益盛。劉崇料不可支，慌忙自舉赤幟，鳴金收軍，偏軍士已經潰散，一時無從收拾。遼將楊袞望見周軍得勝，不敢進援，且恨劉崇妄自尊大，不知進退，樂得袖手旁觀，引還全軍。北漢大敗，周軍大勝。

惟樊愛能何徽，領着殘衆，擅自南歸，沿途遇着糧車，反控弦露刃，硬行剽掠。運夫倉猝駭走，傷亡甚多。周主桀遣軍校追回，竟不奉詔，甚且殺死來使，縱轡奔馳，湊巧遇着河陽節度使劉詞，率兵來援，愛能忙搖手道：「遼兵大至，我軍退回，公何必前去尋死！」劉詞道：「天子安否？」徽答道：「我輩虧得速奔，還保生命，主上尚不肯退歸，大約已走入澤州了。」詞勃然道：「主辱臣死，奈何不救！」足憐樊何，遂引兵北趨，馳至戰場。

正值敵衆敗退，尚有殘兵萬餘人，阻澗屯列。天日將暮，南風尚勁，詞帶着一支生力軍，越澗爭鋒，吶一聲喊，殺入敵陣。北漢兵已經怯餒，還有何心對仗？死的死，逃的逃。詞麾衆追去，還有潤南休息的周軍，遙見詞軍得勝，也鼓動餘勇，躍澗齊進，與詞軍併力追擊。可憐北漢兵沒處逃生，或死或降。劉詞等直追至高平，方纔回軍。但見僵屍滿野，血流成渠，所棄輜重器械，不可勝計。周軍陸續搬入御營，時已昏黃。周主桀尚在野次，隨便營宿，各軍統夜巡邏，捕得樊何，壓下降敵諸兵，悉數處死。

越日復進軍高平，劉崇聞周主將至，急忙被褐戴笠，乘着胡馬，由雕窠嶺遁歸。入夜迷路，強迫村民爲導，村民誤引至晉州。行百餘里，纔知錯誤，殺死村民，返轡北走。所至得食，方擬舉箸，傳聞周兵追來，忙將盤筷拋去，上馬急

奔。格外夸能，格外膽小。崇已老，晝夜馳驟，幾不能支。幸乘馬爲遼主所贈，特別精良。由崇伏住鞍上，始得奔回晉陽。

周主榮因劉崇已遁，料知追趕不及，且令各軍休息。高平選得北漢降卒數千人，號爲效順，指揮軍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爲將，發往淮上，防禦南唐。還有二千餘降卒，每人賜絹二匹，并給還衣裝，放歸本部。各降卒羅拜而去，也是欲擒故縱之法。周主榮轉入潞州，由節度使李筠迎入，正欲賞賚功臣，忽報樊愛能、何徽二人前來請罪。周主微笑道：「他尚敢來見朕麼？」遂呼左右趨出，將他二人拘住，不必進見，聽候發落。正是

到底英君能破敵，管教叛賊送殘生。

未知二人性命如何容俟下回再敘。

周主郭威臨終之言，爲死後計，未始不善，但徒尙薄葬，猶非知本之論。爲人君者，誠能澤被生民，功昭當世，則後人誰不欽而敬之？試問五帝三王之墓，果有何人竊發耶？郭威自覺心虛，因有此囑。且命在魏府、河府間，各葬劍甲，潞州、洛陽葬冠服，既云示儉，何必多設虛塚？毋乃與曹操之七十二疑墓，隱隱相合耶？晉王嗣位，即有北漢之入寇，挾遠兵勢，直抵潞，內有閻道，外有樊愛能、何徽，同使君主怯敵，大局立潰。郭威但誅及二功臣，不知寶國求榮者，固大有人在，微嗣君之英武、聰明，宗社尙能自保乎？然以樊、何代郭，血統已亡，辛苦一生，徒爲他人作馬牛，亦可慨已。

## 第五十二回 喪猛將英主班師 築堅城良臣破虜

却說周主榮夜宿行宮，暗思樊愛能、何徽是先帝舊臣，微嘗守禦晉州，積有功勞，不如貸他一死，轉念三人不誅，如何振肅軍紀，輾轉躊躇，不能自決。適值張永德入內值宿，便加詢問。永德道：「愛能等本無大功，忝爲統將，望敵先逃，一死尙未足塞責。況陛下欲削平四海，不申軍法，就使得百萬雄師，有何用處？」周主榮正倚枕假寐，聽

永德言，驀然起牀，擲枕地上，大呼稱善。當下出帳升座，召入樊愛能、何徽，兩人械繫至前，匍伏叩頭。周主叱責道：「汝兩人係累朝宿將，素經戰陣，此次非不能戰，實視朕爲奇貨，意欲賣與劉崇。今復敢來見朕，難道尚想求生麼？」兩人無法解免，除叩首請死外，乞赦妻孥。周主道：「朕豈欲加誅爾曹，實因國法難逃，不能曲貸。家屬無辜，朕自當赦宥，何必乞求！」兩人拜謝畢，卽由帳前軍士，將兩人如法擄出，斬首示衆，并誅兩人都將數十名，懸首至旦，便令棺殮，特給槨車歸葬。恩威並用，令人心服。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戒懼，不敢仍前疲玩了。

次日按功行賞，命李重進兼忠武軍節度使，向訓兼義成軍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軍節度使，史彥超爲鎮國軍節度使，餘亦陞轉有差。永德保薦趙匡胤，說他智勇雙全，特授殿前都虞侯，領嚴州刺史。一面遣人至懷州，釋趙晁囚，許令建功贖罪。晁忙至潞州謝恩，隨駕如故。

周主榮更命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澶州節度使郭崇爲副，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侯，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河東。又敕河東節度使王彥超，陝府節度使韓通，引兵入陰地關，與彥卿合軍西進。用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以鄆州節度使白重贊爲副。官職或敘或不敘，俱有斟酌，並非缺漏。彥卿、彥超兩軍，指日登程，劉詞等尚在潞州，俟車駕出發，然後從行。

北漢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守城不下。彥超自陰地關進兵，第一重門戶，就是汾州城，圍攻數日，竟不能拔。彥卿前軍亦到，與彥超合攻，四面猛撲，銳不可當。邇時守兵恟懼，彥超忽下令停攻，各部將都來謀阻。彥超道：「城已垂危，且暮可下，我士卒精銳，必欲驅使先登，非不可克，但死傷必多，何若少待一二日，令他降順爲是。」乃收兵入營，只遣部吏入城投書，諭令速降。果然希顏從命，開城相迎。彥超入城安民，休息一宵，彥卿繼至，便會師進逼晉陽。

北漢主劉崇，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防禦周軍。邇將楊袁、還屯代州，劉崇遣部吏王得中送行，順便至遼，廷乞援。遼主述律許發援兵，先遣得中回報，途次未免耽擱，那劉崇待援未至，只好固守晉陽，無暇顧及屬地。遼州刺史

張漢起，沁州刺史李廷誨，先後降周。石州刺史安彥進，爲王彥超所擒，解送潞州，城亦陷沒。周主榮聞前軍得手，也命駕啓行，親征河東。甫出潞州，又接符彥卿軍報，北漢憲州刺史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亦舉城歸順。周主格外喜慰，既入北漢境內，河東父老，簞食壺漿，爭迎王師，且泣訴劉氏苛征，民不聊生，願上供軍需，助攻晉陽。

周主本無意吞併河東，不過欲耀武揚威，使劉崇不敢輕視，及見河東人民，夾道相迎，始欲一勞永逸，爲兼併計。當下與諸將商議，誓滅晉陽。諸將多慮芻糧未足，請且班師，再圖後舉。周主已經出發，怎肯退回？英武之主，大都類是。遂應軍亟進，直抵晉陽城下。符彥卿、王彥超等，已在晉陽城外安營。聞御駕親臨，當然出營迎謁。周主入彥卿營，與彥卿談及軍事，彥卿密奏道：「晉陽城固，未易猝拔，我軍遠來，師勞餉匱，恐一時未能取勝，況遼兵有來援消息，還望陛下三思，慎重進止！」周主默然不答。

嗣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逐去遼將楊袞，遣人納款投誠。周主語彥卿道：「代州來歸，忻州必孤，卿可移軍往攻，此處由朕督領，定要掃滅河東，方無後慮。」彥卿不便再說，勉強應命。周主遂命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令與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隨彥卿北進，自率各軍環城，旌旗蔽天，戈鋌耀日，延袤至四十里，且取安彥進至城下，梟首揭竿，威懼守兵。一面令宰臣李穀調度芻糧，飭發澤潞晉隰慈終各州，及山東近便諸人夫，運糧饋軍。怎奈行營人馬，差不多有數十萬，所至糧草，隨到隨盡，軍士不免剽掠，遂致人民失望，漸漸的竄入山谷，避死求生。周主頗有所聞，敕諸將招撫戶口，禁止侵擾，但令徵納當年租稅，及募民輸納芻粟，凡輸粟至五百斛，納草至五百圍，即賜出身，千斛千圍，即授州縣官。亦傷政體。

看官！你想河東百姓，已經離散，還有何人再來供應？徒然頒出了一紙文書，有名無實，城下數十萬兵馬，仍舊是仰給餉運，別無他望。那符彥卿的奏報，絡繹不絕。第一次要緊報聞，是遼主囚住楊袞，另派精騎至忻州。周主即授鄭處謙爲節度使，令他接濟彥卿。第二次要緊報聞，是忻州監軍李勣，殺死刺史趙泉，及遼通事楊媯，姑舉城請

降。周主又授李勅爲忻州刺史，令彥卿速趨忻州。第三次要緊報聞，是代州軍將桑珪解文遇，殺死鄭處謙，託言處謙通遼。彥卿防有他變，請速濟師。周主再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往援彥卿。最後一次，是報稱進兵忻口，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追敵陣亡。周主雖然英武，到此也不禁心驚膽跳。聯題：殿下借資定主。原來符彥卿等行至忻州，正值鄭處謙被殺，桑珪兩人，因彥卿到來，却也迎謁，但彥卿總加意戒備。至李筠、張永德赴援，兵力較厚，稍覺安心。無如遼兵時來城下，游弋不休，彥卿乃決計出擊，與諸將開城列陣，靜待敵兵廝殺。俄見敵騎馳至，三三五五，好似散沙一般，前鋒史彥超自恃驍勇，那裏看得上眼，當即怒馬突出，殺奔前去，從騎只二十餘人，敵騎略略招架，就四散奔走。彥超驅馬急趕，東挑西撥，越覺得興高采烈，不肯回頭。

彥卿恐彥超有失，亟命李筠引兵接應。李筠走得慢，彥超走得快，兩下裏無從望見。及李筠行了一程，見前面統是山谷，林菁叢雜，崖壑陰沈，四面探望，並不見有彥超，也不見有遼兵。自知多凶少吉，只好仔細窺探，再行前進。猛聽得幾聲胡哨，深谷中湧出許多遼兵，當先一員大將，生得眼似銅鈴，面似鍋底，手執一柄大桿刀，高聲喝道：「殺不盡的蠻子，快來受死！」李筠心下一慌，也管不及彥超生死，只好火速收軍回馬急奔。說時遲，那時快，番兵番將，已經殺到，衝得周軍七零八落。筠至此不遑後顧，連部兵統行棄去，一口氣跑回大營。番將那裏肯捨，驟馬追來，幸虧彥卿出兵抵住。放過李筠，與番將大戰一場，殺傷相當。

日將西下，番將方收兵回去，彥卿亦歛兵回城。這一次開仗，喪失了一員大將史彥超，及彥超帶去二十餘騎，一個也沒有逃回。就是李筠麾下，亦十死七八。彥卿長嘆道：「我原說不如回軍，偏偏主上不允，害得喪兵折將，如何是好！」說至此，遂命偵騎晝夜出探，訪問彥超下落。至翌晨得了偵報，彥超被遼兵誘入山中，衝突不出，殺斃遼兵甚多，力竭身亡。彥卿也墮了數點眼淚，便令隨員繕好奏疏，報明敗狀，自請處分。且乞周主班師回朝。

周主榮接閱奏章，忍不住悲咽道：「可惜！可惜！喪我猛將，罪在朕躬。」乃追贈彥超爲太師，命彥卿寬得遺骸，

即返御營。周主本欲吞併北漢，日日徵兵催餉，凡東自懷孟，西及蒲陝，所有丁壯夫馬，無不調遣。役徒已勞敝不堪，更兼大雨時行，疫癘交作，更不便久頓城下。周主始與盡欲歸，一聞彥超戰死，歸計益決。

先是北漢使臣王得中，被周軍隔斷，不能回入晉陽，暫留代州。桑珪將他拘住，送入周營。周主許令釋縛，并賜酒食及帶馬，和顏問道：「汝往遼求援，遼兵果何時到來？」得中道：「臣受漢主命令，送楊袁北返，他非所知。」周主冷笑道：「汝休得欺朕。」得中答以不欺。周主乃令退居後帳，囑將校再加盤詰，將校往語得中道：「我主優容待公不薄，若非據實陳明，一旦遼兵猝至，公尚得全生麼？」得中歎息道：「我食劉氏祿，應爲劉氏盡忠。況有老母在圍城中，若以實告，不特害我老母，恐且誤我君上，國亡家亦亡，我何忍獨生，寧可殺身取義，保我國家，我雖死亦瞑目了！」此人却有烈士志。

至周主決計南歸，遂責得中欺罔，將他縊死。會符彥卿等自忻州馳還，入見周主，面奏彥超遺骸，無從尋取，不得已招魂入棺，殮以舊時衣冠，飭令隨兵昇歸。周主也只好付諸一嘆。出營親奠，奠畢入營，便命軍士收拾行裝，即日班師。同州節度使藥元福入奏道：「進軍容易退軍難，陛下須慎重將事。」周主道：「朕一概委卿。」元福乃部署卒伍，步步爲營，俟各軍先行，自爲後殿。營內尚有糧草數十萬，不及搬取，一併燬去。此外隨軍資械，亦多拋棄，大衆匆匆就道，巴不得立刻入京，隊伍散亂，無復行列。北漢主劉崇出兵追躡，虧得藥元福斷後一軍，嚴行戒備，列成方陣，俟北漢兵將近，屹立不動，鎮定如山。北漢兵衝突數次，幾似銅牆鐵壁，無隙可鑽，漸漸的神氣沮。那元福陣內，却發出一聲梆響，把方陣變爲長蛇陣，來擊北漢兵。北漢兵頓時駭退，反被元福驅殺數里，斬首千餘級，方徐徐再退，向南扈駕去了。元福能軍。

周主還至潞州，休息數日，乃復啓行至新鄭縣，縣中爲嵩陵所在處，嵩陵卽周太祖陵，太師馮道、監工早竣，竣宮告窳，道亦病死。周主榮拜謁嵩陵，望陵號慟，俯伏哀泣，至祭奠禮畢，乃收淚而退。登嵩巔，武王送葬俱未親到，柴榮亦未至，資恩。飭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戶帛有差，追封馮道爲瀛王，賜諡文懿。道卒年已七十三，歷相四代，且受遼封爲太



傅，逢迎爲悅。阿諛取容，嘗自作長樂老斂，自述歷朝榮遇。後來宋歐陽修著五代史，譏他寡廉鮮恥，有愧虢州司戶王凝妻。

凝病歿，任所有子尚幼，妻李氏攜子負屍，返過開封，投宿旅舍。館主不肯留宿，牽李氏臂，迫使出門。李氏仰天大慟道：「我爲婦人，不能守節，乃任他牽臂麼？」一見門旁有斧，便順手取來，把臂砍去，暈仆門外。好容易纔得甦醒，道：「旁行人相顧嗟嘆，都責主人不情，主人乃留他入舍，給帛纏臂，乃得無恙。」開封尹聞知此事，厚恤李氏，答責館主，且爲李氏請旌朝廷。看官聽說，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如王凝妻纔算烈女，馮道最是無恥，最是不忠，若與王凝妻相較，真正可羞，願後世勿效此長樂老斂呢！彷彿長鐘。

周主榮還至大梁，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備禮冊命。吳玠想到進符彥卿爲太傅，改封魏王。國丈應該加封。郭從義加兼中書令，劉詞移鎮長安，王彥超移鎮許州，與潞州節度使李筠並加兼侍中。李重進移鎮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張永德加檢校太傅，兼滑州節度使，藥元福移鎮陝州，白重贊移鎮河陽，並加檢校太尉，韓通移鎮曹州，加檢校太傅，這都算從征有功，所以遷官加爵。其實止高平一戰，殺退勍敵，不謂無功。若進攻晉陽，有損無益，就是前時所得北漢州縣，一經周主遣師，所置刺史，望風遁回，地仍歸入北漢。惟代州桑珪嬰城自守，終被北漢兵攻破，珪亦遁去。周主耗去了無數軍餉，結果是不得一城，可見用兵是不應輕率哩！讀聖宗敬。

嗣是周主逐日視朝，政無大小，悉由親斷，百官但拱手受成，不加可否。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切諫，大致勸周主擇賢任能，毋親細事。周主不從。一日語侍臣道：「兵貴精不貴多，今有農夫百人，不足養甲士一名，奈何？」向徒象惰卒，坐涸民膏，且健懦不分，如何勸衆？朕觀歷代宿衛，羸弱居多，又驕蹇不肯用命，一經大敵，非走即降。回溯數十年來，國姓屢易，都坐此弊。朕惟有簡閱諸軍，留強汰弱，方能振作軍心，免蹈前轍哩！侍臣一體贊成，遂命殿前都虞侯趙匡胤，大閱軍士，挑選精銳，充作衛兵。又飭募各鎮勇士，悉令詣闕，仍歸匡胤簡選，遇有材藝出衆，即令補入。

殿前諸班。周主欲懲前弊，令匡胤簡閱諸軍，於是當時要號，但匡胤之得受周禮，即伏於此人，定不能勝天，令人徒喚奈何。此外馬步各軍，各命統將選擇。凡從前驕兵惰卒，一概汰去。宮廷內外，盡列熊羆，軍務方有起色了。

是年冬季，北漢主劉崇，憂憤成疾，竟至逝世。次子承鈞向遼告哀，遼册承鈞爲漢帝，呼他爲兒。承鈞亦奉表稱男，易名爲鈞。又在晉陽創立七廟，尊劉崇爲世祖，改元天會，復向遼乞師復讎。遼遣高勳爲將，率兵助劉鈞。劉鈞即令部將李存環與勳同攻潞州，不克乃還。勳亦歸國。劉鈞知不能勝周，乃罷兵息民，禮賈下土，境內粗安。只遼騎却屢窺周邊，不免騷擾。周主因大兵甫歸，瘡痍未復，但戒各邊將固守邊疆，不得出戰。

未幾已是顯德二年，周主仍遵舊時年號，不復改元。忽聞夏州節度使李彝興不奉朝命，拒絕周使。周主與羣臣商議，羣臣多說道：「夏州地處偏隅，朝廷素來優待，此次不通周使，無非因府州防禦使杜德辰，厚沐國恩，得加旌節，彝興恥與比肩，所以有此變態。臣等以爲府州褊小，無足重輕，不若撫諭彝興，善全大體。」周主怫然道：「朕至晉陽，德辰即率衆來朝，且爲我力拒劉氏。朕授他節鉞，不過報功，奈何一旦棄置！夏州止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我國，我若與他斷絕往來，他便窮蹙，有何能爲呢？」一僧周君巨口中補敘夏州府州事，筆墨較省。乃遣供奉官馳詣夏州，責詔詰責，果然李彝興惶恐謝罪，不敢抗違。

周主喜如所期，更下詔求言，詳詢內情，并及邊事。邊將張藏英上書獻策，謂深冀二州交界，有葫蘆河橫亘數百里，應改掘使深，足限胡馬南來，以人力濟天險，最爲利便等語。周主因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起發兵，夫往掘河道。一面令張藏英繪圖立說，再行詳聞。藏英奉詔，繪就地形要害，請旨入朝，面陳圖說，請俟葫蘆河鑿深後，即就河岸大堰口，築城置壘，募兵設戍，無事執耒，有事操戈，且願自爲統率，隨宜進止等語。周主喜道：「卿熟諳地勢，悉心規畫，定能爲朕控禦邊疆。朕准卿所請，可即前去調度，毋負朕望！」

藏英立即拜辭，回鎮月餘，募得邊民千餘人，個個是身長力壯，趨健不羸。那遼主述律，聞周軍築城堰口，派兵

來爭。王彥超韓通分頭堵禦，却也敵得住。遼兵忽來，忽去，行止無常。周軍進擊，他即退去。周軍退回，他又進來，害得王韓兩將，日夕防備，不遑寢食。一班鑿河築城的民夫，也是驚惶得很，旋作旋輟。可巧張藏英募齊兵丁，前來大堰口，與王彥超韓通會議，決計自作前驅。王韓爲後應，殺他一個痛快，使不再來。當下引衆馳擊，橫厲無前。遼兵已是披靡。藏英又挺着長矛，左旋舞，挑着處人人落馬，刺着處個個洞胸。任你遼兵如何刁狡，也逃不脫性命。再經王彥超韓通從後追上，殺斃遼兵無數，剩得幾個腳長的，抱頭鼠竄，不知去向。

藏英追趕至二十里外，遠望不見遼兵，方纔退歸。於是葫蘆河疏鑿得成，大堰口城壘漸竣。王彥超韓通同時返鎮，單留張藏英保守城砦，已足抵制遼人。周廷改稱大堰口爲大宴口，號屯軍爲靜安軍，即令藏英爲靜安軍節度使。小子有詩讚道：

鑿河築壘費經營，扼要纔堪却虜兵。  
胡騎不來河北靜，武夫原可作干城。

長城有靠，朔漠無驚。英武過人的周主榮，又想西征南討了。欲知後事，請看後文。

知進不知退，是英主好處，亦即英主壞處。高平之戰，非周主榮之決計進兵，則北漢熾張，長驅南下，河北必非周有矣。至北漢主已敗入晉陽，繕甲兵，完城壘，堅壁以待，志在決死，加以遼兵爲助，左右犄角，此固非可輕敵者。況以逸待勞，以主待客，難易判然，安能必勝。周主知進而不知退，此其所以損兵折將，棄械耗財，而卒致廢然自返也。若張藏英之浚河築城，正以守爲戰之計，可進可退，綽有餘裕。胡馬不敢南來，兩河可以無患，請非良將得乎。史彥超恃勇而死，張藏英好謀而成。爲將者於此，覘休咎爲主者亦可於此判優劣焉。

## 第五十三回

### 寵徐娘賦詩驚變

### 俘蜀帥得地報功

却說周主榮既敗漢却遠，遂思西征南討，統一中國。當下召入范質、王溥、李穀諸宰臣，及樞密使鄭仁誨等，開口宣諭道：「朕觀歷代君臣欲求治平，實非容易，近自唐、晉失德，天下愈亂，悍臣叛將，篡竊相仍。至我太祖撫有中原，兩河粗定，惟吳蜀幽并，尚未平服，聲教未能遠被，朕日夜籌思，苦乏良策，想朝臣應多明哲，宜令各試論策，暢陳經濟，如可採擇，朕必施行，卿等以爲何如？」范質、王溥等齊聲稱善，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入殿親試，每人各撰二文，一是「爲君難爲臣不易論」，一是「平邊策」。徐台符等得了題目，各去撰著，有的是攢眉蹙額，煞費苦心，有的是下筆成文，很是敏捷，自辰至未，陸續告成，先後繳卷。周主逐篇細覽，多半是徒託空言，把孔聖人的修文德來遠人二語敷衍成篇，不得實用，惟給事中竇儀、中書舍人楊昭儉，謂宜用兵江淮，願合周、主微意，還有一篇崇論閎議的大文，乃是比部郎中王朴所作，略云：

臣聞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思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牒，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卽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矣。凡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攻虛擊弱之法，不必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南入濡、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可乘虛而取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

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若其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州亦望風而至。惟并州爲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周主覽到這篇文字，大加稱賞，便引與計議。朴談論風生，無不稱旨，因授爲左諫議大夫。未幾且命知開封府事。就是竇儀、楊昭儉，也得升官。儀爲禮部侍郎，昭儉爲御史中丞。特用聲西擊東的計策，先命偏師攻蜀，繼出正軍擊唐。

先是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見前文。蜀主孟昶，好游漁色，浪費無度，國用不足，專向民間取債。秦鳳人民，迭遭苛稅，仍欲歸隸中原，乃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周主正要發兵，又得了這個機會，更加喜悅，立命鳳翔節度使王景，及宣徽南院使向訓，爲征蜀正副招討使，西攻秦鳳。蜀主聞報，忙遣客省使趙季札，趨赴秦鳳二州，按視邊備。季札本沒有甚麼材幹，偏他目中無人，妄自尊大。一到秦州，節度使韓繼勳迎入城中，與談軍事，多經季札吹毛索瘢，免不得唐突數語。季札快快而去，轉至鳳州，刺史王萬迪，見他趾高氣揚，也是不服，勉強應酬了事。自大者必遭衆忌。季札匆匆還入成都，面白蜀主，謂韓王皆非將才，不足禦敵。蜀主亦嘆道：「繼勳原不足當周師，卿意屬在何人？」季札朗言道：「臣雖不才，願當此任，管教周軍片甲不回。」令人好笑。蜀主乃命季札爲威武節度使，撥宿衛兵千人，歸他統帶，再往秦鳳扼守。又派知樞密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塞，部署兵馬，防備周師。自己仍評花問柳，賭酒吟詩，日聚後宮佳麗，教坊歌伎，以及詞臣狎客，一堂笑樂，好似太平無事一般。

廣政初年，廣政卽蜀主昶年號見前。內廷專寵，要算妃子張太華，眉目如畫，色藝兼優。蜀主昶若拱璧，出入必偕，嘗同登游青城山，宿九天仙人觀中，月餘不返。忽一日雷雨大作，白晝晦冥，張太華身軀膽怯，避匿小樓，不意霹靂

無情，偏向這美人頭上，震擊過去，一聲響亮。玉骨冰銷，想係原睡不醒，觸動神靈，故遭此譴。昶悲悼的了不得，因張妃在日，曾留戀此觀，有死後瘞此的讖語，乃用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

昶即日回鑾，悼亡不已。一班媚子諸臣，欲解主憂，因多方采選麗姝。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果然得一絕色嬌娃，獻入宮中。昶仔細端詳花容玉貌，彷彿太華，而且秀外慧中，擅長文墨，試以詩詞歌賦，無一不精，直把這好色昏君，喜歡得不可名狀。綢繆數夕，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尋又賜號慧妃。妃愛賞牡丹芙蓉，所以蜀中有牡丹苑，有芙蓉錦城，牡丹苑中，羅列各種，無色不備。芙蓉錦城，是在城上種植芙蓉，秋間盛開，蔚若錦霞，因此號爲錦城。

蜀地素稱饒富，又經十年無事，五穀豐登，斗米三錢，都下士女，不辨菽麥，多半是朱蘭贈芍，買笑尋歡，上行下效，捷如影響。蜀主昶見近置遠，居安忘危，除花蕊夫人外，又廣選良家女子，充入後宮，各賜位號，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名目，秩比公卿大夫，甚至舞娼李艷娘，亦召入宮中，廁列女官，特賜娼家錢十萬緡，代作聘金。

是年周蜀開衅，適當夏日，昶既派出趙李札王昭遠兩人，還道是禦敵有餘，依舊流連聲色，漸漸的天氣炎熱，便挈花蕊夫人等，避暑摩訶池上，夜涼開宴，環侍羣芳，昶左顧右盼，無限歡娛，及諦視嬪嬙，究要推那花蕊夫人，作爲首選，酒酣興至，就命左右取過紙筆，即席書詞，贊美花蕊夫人，第一句寫下道：「冰肌玉骨清無汗。」第二句接寫道：「水殿風來暗香滿。」從戰鼓聲中，忽插一段香豔文字，越覺奪目。再擬寫第三句，突有緊急邊報到來，乃是周招討使王景，自大散關至秦州，連拔黃牛八寨。昶不禁擲筆道：「可恨強寇，敗我詩興。」乃併撤酒肴，即召詞臣擬旨，派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儻爲招討使，呂彥琦爲副招討使，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出拒周師。一面促趙李札赴秦州，援應韓繼勳。

李札奉命出軍，連愛妾都帶在身旁，按驛徐進，與致勃然。到了德陽，聞周軍連拔諸砦，氣勢甚盛，不由的長縮。

起來。嗣經朝旨催促。越覺進退兩難。牀頭婦人。權逾君上。勸令還都避寇。不容季札不依。季札遂疏請解任。託詞還朝白事。先遣親軍保護愛妾。與輜重一同西歸。然後引兵隨返。既至成都。留軍士在外駐紮。單騎入城。都中人民。還疑他是子身逃回。相率震恐。及季札入見蜀主。由蜀主問他軍機。統是支吾對答。並沒有切實辦法。蜀主大怒道：「我道汝有甚麼材能。委付重任。不料愚怯如此！」遂命將季札拘住御史臺。付御史審勘。御史劾他娶妾同行。擅自回朝。應加死罪。蜀主批准。令把季札推出崇禮門外。斬首示衆。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蜀行營都統李廷珪率兵至威正城。正值周排陣使胡立。帶領百餘騎。前來巡邏。廷珪即磨軍殺上。把胡立困在垓心。胡立兵少勢孤。衝突不出。被蜀將射落馬下。活擒而去。立部下多爲所獲。只剩數十騎逃歸周營。李廷珪得了小勝。報稱大捷。并命軍衣上繡作斧形。號爲破柴都。周主本姓爲柴。故有此號。虛名何益。

蜀主昶接着捷報。很是喜慰。且遣使至南唐北漢。約共出兵攻周。偏是得意事少。失意事多。捷報纔到。敗報又來。廷珪前軍爲周將所敗。擄去將士三百人。蜀主乃復遣知樞密使伊審徵。撫勉行營。再行督戰。

審徵馳詣軍前。與廷珪商定軍謀。遣先鋒李進據馬嶺寨。截住周軍來路。再派游擊隊。旁出斜谷。進屯白澗。作爲樞師。又令染院使王巒。引兵出鳳州北境。至堂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三路出師。審徵廷珪等擇地紮營。專待消息。準備接應。

王巒率兵三千人。徑趨唐倉。先令偵騎至黃花谷中。探明敵踪。還報谷外有周軍往來。統是輸運輜重。接濟周營。並沒有大將彈壓。巒大喜道：「我去把他輜重軍。一齊奪來。管教他糧食中斷。全軍潰走了。」我亦說是妙計。無如不從汝願。遂驅軍前進。馳入黃花谷。谷長路窄。兵士不能並行。只好魚貫而入。慢慢兒的蛇行過去。那知周軍伏在谷口。見蜀兵出谷前來。立即突出。打倒一個。捉一個。打倒兩個。捉一雙。王巒押着後隊。尚未得知。只管催軍速趨。待至前隊已擒去千人。方悉谷外警報。慌忙傳令退還。怎奈後面的谷口。也有周軍出現。巒拚命殺出。手下只剩百餘騎。

緊緊隨着，此外都陷入谷中，被周軍前後搜捕，一古腦兒捉去。繼帶百餘騎還奔堂倉，急急如漏網魚，壘壘如喪家犬，恨不得三脚兩步，即抵大營，甫至堂倉，鎮附近，見前面擺着一彪人馬，很是雄壯，爲首的戴着兜鍪，穿着鐵甲，立馬橫鎗，朗聲呼道：「我周將張建雄也來將快下馬受縛，免我動手。」繼至此叫苦不迭，自思進退無路，只好硬着頭皮，縱馬來戰，兩下交鋒，一個是膽壯氣雄，一個是心驚力怯，纔及四五合，殺得王繼滿身臭汗，招架不住，建雄大喝一聲，把繼扯住衣襟，摔落馬下，周軍順手擎住，將繼縛好，牽住馬前，蜀兵只有百餘騎，怎能奪回主將，兼且無路脫奔，沒奈何哀求乞降。建雄令軍士反擲蜀兵，仍然由原路回軍。那時黃花谷內，已將蜀兵捉得精光，仔細檢點，剛剛捉了三千人，一個也不少，一個也不多，更奇的是一個不死，各由建雄帶去，回營報功。原來王景向訓等，早已防蜀兵劫糧，伏兵黃花谷，口巧王繼中計，遂致全軍覆沒。

李進在馬嶺寨中，得知此信，嚇得戰戰兢兢，還道周軍具有神力，能使片甲不留。要逃性命，走爲上策，便棄了馬嶺寨，奔回大營，白濁屯兵，也聞聲奔潰。伊李兩蜀將的規畫，一併失敗，自知立脚不住，不如見機早退，因棄營返奔，直至青泥嶺下，依險紮住。雄武節度使韓繼勳，亦樂得逃生，畫個依樣葫蘆，走還成都。一班逃將軍，秦州觀察判官趙玘，召官屬與語道：「敵兵甚銳，戰無不勝，我國所遣兵將，向稱驍勇，一經戰陣，非死即逃，我等怎可束手待斃，去危就安，正在今日，未知諸君意下如何？」大衆都是貪生怕死，聽了玘言，應聲如響，即開城迎納周軍。

王景等已入秦州，便分兵攻成階二州，自督軍往圍鳳州。成階二州的刺史，聞秦州失守，當即迎降，獨鳳州固守不下。自韓繼勳逃回成都，蜀主昶把他褫職，改用王環爲威武節度使，趙崇、溥爲都監，往援秦州。兩將行至中途，接得秦州降周消息，忙引兵轉趨鳳州，甫入鳳州城，那王景已率師來攻，急登陴守禦。景四面攻撲，都被趙崇、溥督兵拒却，乃築壘成圍，斷絕城中樵汲，令他自斃。適曹州節度使韓通，奉周主命來助王景，令他往城固鎮，堵住蜀中援師。城中餉竭援窮，漸漸支撐不住，每夜有兵將縋城出降。王景乘危督攻，一鼓登城，城上守兵俱靡，王環、趙崇、



溥，向率衆巷戰。怎奈士無鬪志，陸續逃散。只剩王趙兩將，無路可奔，統被周將擒住。崇溥憤不欲生，絕粒而死。環被拘獄中。於是秦鳳成階四州，俱爲周有。

王景露布奏捷，靜候朝命。周主傳諭優獎，且命赦四州所獲將士，願歸諸人，給資遣還。願留諸人，各子俸賜，編爲懷恩軍，即令降將蕭知遠帶領，暫任鳳州。嗣因與兵南討，欲罷西征，遂遣蕭知遠率兵西歸。

蜀中兵敗地削，上下震驚。伊審徵李廷珪等，奉表請罪。蜀主概置不問，但命在劍門白帝城各處，多聚芻糧，爲備禦計。一面鼓鑄鐵錢，禁民間私用鐵器。國人很覺不便，都歸咎李廷珪等將士。昶母李氏，亦屢言典兵非人。除高彥儻忠誠足恃外，應悉數改置，昶不能從。後來惟彥儻死節，方知李氏有識，可惜昶不用。但罷廷珪兵柄，令爲檢校太尉。及蕭知遠等還蜀，蜀主昶亦放還周將胡立等八十餘人，并囑立帶轉國書，向周請和。

立還至大梁，呈上蜀主昶書。周主展開一閱，但見起首二語，乃是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周皇帝閣下，不禁忿然道：「他尚敢與朕爲敵麼？」嗣復看將下去，乃是一篇駢體文。略云：

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於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晉君北去，中國且空，暫與敵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厥後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卽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嘆新歡之且隔。以至去載，忽勞睿德，遠舉全師，土疆尋隸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以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敵都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導使蕭知遠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還入成都。具審皇帝迴開仁愍，深念文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履，給沿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此則皇帝念疆場幾經變革，舉干戈不在盛朝，時軫優容，曲全情好。求懷厚誼，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會拘貴國，排陣使胡立以下八十餘人，囑令軍幕收管，令各支廩食，各給衣裝，祇因未測宸襟，不敢放還鄉國。今旣先蒙開釋，已認冲融，歸朝雖

愧於後時，報德未稽於此日，其胡立以下，令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  
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齟齬，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風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以申玉帛之懷。倘蒙惠以  
嘉音，卽付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不盡意，伏惟仁明洞鑒，瞻念不宣。

周主覽畢，顏色少霽，便語胡立道：「他向朕乞和，情尙可原，但不應與朕鈞禮，朕不便答覆。汝在蜀多日，能悉  
蜀中情形否？」立叩陳蜀主荒淫情事，且自請失敗罪名。周主道：「現在有事南方，且令蜀苟延一二年，俟征服南  
唐，再圖西蜀未遲。朕赦汝罪，汝且退出去罷。」立謝恩而退。

蜀主昶俟周覆書，始終不至，竟向東載指道：「朕郊祀天地，卽位稱帝時，爾方鼠竊作賊，今何得藐我至此！」  
遂仍與周絕好，復爲敵國。小子有詩咏道：

喪師失地尙非羞，滿口驕矜最足憂；幸有南唐分敵勢，尙留殘喘度春秋。

蜀事暫從緩敘，小子要述及周唐戰爭了，看官不嫌詞費，還請再閱下回。

聲色二字，最足誤人，而國君尤甚，自古迄今，未聞有耽情聲色，而能保邦致治者。蜀主孟昶，據有兩川，因佚思淫，因淫致侈，  
幸經中原多故，方得十餘年無事。然周師一出，卽失四州，所遣諸將非死卽逃，蓋淫靡成風，將驕卒惰，欲其殺敵致果，也得乎速  
夫修書乞和，不得答覆，復有龐然自大之言。師徒撓敗不之憂，土宇侵削不之懼，幾何而不亡國敗家也。厥後徐妃入宋，咏述亡  
國之由來，有「十四萬人齊解甲，可無一個是男兒」二語，後世競傳誦之。然美人誤國，厥罪維鈞，半老徐娘，亦寧能辭咎乎？而  
蜀主昶固不足責焉。

## 第五十四回 李重進涉水掃千軍 趙匡胤斬關擒二將

却說蜀主昶致書乞和，周主雖不答覆，却爲着南討與師，暫罷西征，令各將振旅言旋，別命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一齊從征，向南進發，并先諭淮南州縣道。

朕自續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誕修文德，豈欲與兵動衆，專耀武功！顧茲昏亂之邦，須舉弔伐之義，蓋爾淮南甸距大邦，因唐室之凌遲，接黃寇之紛遞，飛揚跋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僞號，幸數朝之多事，與北境以交通，厚啓兵端，誘爲邊患，晉漢之代，寰境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援應，攻侵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閩越之封疆，塗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啓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應接叛臣，觀釁而憑陵徐部，汴陽之役，曲直可知，尙示包荒，猶稽問罪。邇後維揚一境，連歲阻飢，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糴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兵，不令侵撓，我無所負，彼實多奸，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并寇，與我爲讎，罪惡難名，神人共憤，今則推輪命將，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朗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吳孫皓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一應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教，雖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樂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納圭符而請命，車服玉帛，豈慙旌酬土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若或執迷，寧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擄焚燒，必令禁止。須知助逆何如效順，伐罪乃能弔民，朕言盡此，俾衆周知！

這道諭旨，傳入南唐，江淮一帶，當然震動。唐主璟只信用二馮，馮延巳嘗坐罪罷相，見前文潭州失守事不到數月，便命復職，馮延魯又入任工部侍郎，兼東都副留守。東都即廣陵見前就是陳覺魏岑等，亦相繼起用，姦佞盈廷，國政日紊。每年冬季，淮水淺涸，唐主本發兵戍守，號爲把淺兵。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場無事，奏請撤戍，竟邀唐主俞允，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得，自決落難。忽聞周師將至，正值天寒水涸的時候，淮上人民，很是恐慌，獨劉仁贍

神色自若，部分守禦，不異平時，衆情少安。唐主命神武統軍劉彥真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趨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率兵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還至金陵，又授戶部尚書殷崇義知樞密院事，與齊邱共預兵謀，居中調度。

周都部署李穀等引兵至正陽鎮，見淮上防守無人，便趕造浮梁，數夕即成，越淮而東，直指壽州城下。雖有唐兵二千餘人半途攔阻，那裏是周軍對手，略略交鋒，即便潰去。周都指揮使白延遇乘勝長驅，進至山口鎮，又遇唐兵千餘名，也不值周軍一掃。惟進攻壽州，却是城堅難拔，用了許多兵力，毫不見功。李穀屢馳書周廷，報明情實。周主卽擬親征，適樞密使鄭仁誨病逝，朝右失一謀臣，周主很是嘆惜，親往弔喪，近臣奏稱年月方向不利，駕臨周主搖首道：「君臣義重，尙顯得年月方向麼？」可稱豁達。遂親至鄭宅哭奠而歸。特敘仁誨之死，惜其賢也。

嗣由吳越王錢弘俶遣來貢使，入獻方物，周主召見使臣，囑令齎詔回國，諭吳越王發兵擊唐。吳越王應詔發兵，特簡同平章事吳程，出襲常州，唐右武衛將軍柴克宏引軍邀擊，大破吳越軍，斬首萬餘級，吳程遁還，克宏復移援壽州，途中忽然遇疾，竟爾暴亡。也是壽州晦氣。

壽州尙是固守，李穀久攻不克，便行營中過年，越年已是周顯德二年了。周主聞壽州不下，決計親征，命宣徽南院使向訓權任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爲副，彰信節度使韓通權任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派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先鋒，前往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出屯潁上，遙應重進。兩人先發，自督禁軍啓行。

那時唐將劉彥真已引兵援壽州，并具戰船數百艘，令駛往正陽，毀周浮梁。李穀探知敵謀，召將佐集議道：「我軍不能水戰，若正陽浮梁爲賊所毀，勢且腹背受敵，退無所歸，不如還保正陽，俟候車駕到來，聽旨定奪。」乃一面報明周主，一面焚去芻糧，拔營齊退。

周主行至固鎮，接到李穀奏報，不以爲然。急遣中使馳往穀營，諭止退兵。穀已到正陽，纔得諭旨，乃更覆奏道：

「賊將劉彥貞來救壽州，臣却不懼，只慮賊艦順流掩擊，斷我後路，所以不得已退守正陽。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軍駕親臨，萬一糧道斷絕，危且不測，願陛下駐蹕陳穎，俟臣審度可否，再行進取未遲。」周主覽奏，愀然不樂，飛批李重進馳詣淮上，與穀會師。且傳諭道：「唐兵且至，須急擊勿失！」

重進奉命抵正陽，那唐將劉彥貞到了壽州，見周軍退去，便欲追擊。劉仁贍諫阻道：「公軍未至，敵已先退，想是畏公聲威，故即遁去，但能固我邊圉，何用速戰。倘或追擊失利，大事反去了一彥貞道：「火來水擋，兵來將禦，敵已怯退，正好乘此進擊，奈何不行！」池州刺史張全約，又力爲諫止，怎奈彥貞堅執不從，驅軍急進。死期已至，如何挽回。仁贍長嘆道：「果遇周軍，必敗無疑！看來壽州是難保了，我當爲國効死，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說畢泣下，部衆統是感奮，乃入城登陴，修堞益兵，決計死守。

這位不識進退的劉彥貞，他本是無才無能，不嫻軍旅，平時靠着剝薄百姓的手段，日朘月削，積財巨萬，一半兒充入官囊，一半兒取賂權要，所以馮延巳、陳覺、魏岑等，爭相標榜，或稱他治民如龔黃，龔黃黃霸，漢時循吏。或譽他用兵如韓彭，韓信彭越，漢時真將。唐主信以爲真，一聞周師入境，便把兵權交付與他，他亦直受不辭，實然專閫，裨將咸師朗等，亦皆輕率寡謀，毫不足用。當下違諫進兵，直抵正陽，旌旗輻重，亘數百里。

周先鋒將李重進，望見唐兵到來，便渡淮東進，也不及與彥貞答話，便身先士卒，衝入唐軍。唐將咸師朗，自恃驍勇，策馬舞刀，抵住重進，兵器並舉，戰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重進佯輸，跑馬遶陣而走。師朗不知是計，驟馬急追，約有二百餘步，由重進按住了刀，挽弓搭箭，回放一矢，師朗剛剛追上，相距只有數武，急切無從閃避，左肩上着了

一箭，忍痛不住，撞落馬下。唐兵忙來搶救，被重進回馬殺退，捉住師朗，遣部卒解入穀營。

穀聞重進得勝，也撥韓令坤等將士，越淮接應。重進正殺入唐陣，憑着一把火刀，左劈右斫，揮死多人。劉彥貞

隨兵雖衆，統是酒囊飯袋，不耐爭戰，藉過重進一支人馬，已似虎入羊羣，望風奔避。再加韓令坤等相繼殺來，那裏

遠敢抵敵，霎時間狂奔亂竄，四散逃生。單剩彥貞親軍數百人，如何支持，當然擁着彥貞，落荒西走。重進志肯饒他，緊緊追躡，前面有一小坡，地勢不高，却很峻削。唐軍越坡而逃，彥貞也躍馬上坡，不防馬失後蹄，倒退下來，竟將彥貞送落馬後，滾墜坡下。湊巧重進追到，順手一刀，把彥貞劈做兩段。錢羅實命，何如不食！此外四竄的唐兵，被周軍分頭趕殺，斬首萬餘級，伏屍三十里，軍資器械，徧地拋棄。由周軍慢慢搬去，共得二十餘萬件。

唐刺史張全約，方運糧進餉前軍，途次見敗卒逃歸，報稱彥貞戰死，急將糧車折回壽州。所有彥貞殘衆，也共逃入壽州城內。劉仁贍表舉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同守州城。皇甫暉、姚鳳聞彥貞覆師，不敢屯留定遠縣，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去。

周主得知正陽勝仗，也自陳州至正陽，命李重進代爲招討使。但令穀判、壽州行府事，自督大軍進攻壽州。在淝水南下營，徙正陽、浮梁至下蔡鎮，且召宋、毫、陳、穎、徐、宿、許、蔡等處數十萬圍攻壽州。晝夜不息，劉仁贍已備足守具，鎮日裏發矢擲石，鳴礮揚灰，使周軍不能薄城。周軍雖多，無從進步，只好頓留城下。周主亦無可如何。

忽報唐都監何延錫，率戰艦百餘艘，駐營塗山，爲壽州聲援，乃召殿前都虞侯趙匡胤入帳道：「何延錫來撈壽州，但在塗山下立營，不敢到此，想亦沒有甚麼能力。惟壽州城內的守兵，得此聲援，却不易搖動，汝可引兵前去破滅此營。」匡胤領命，卽率兵五千，趨往塗山，遙見唐兵維舟山下，一排兒却很整齊，岸上只有一營，想是何延錫駐着，便願語部將道：「我軍是陸兵，敵軍是水師。主客殊形，如何破敵！我惟有用計除他便了。」遂選老弱兵百餘騎，授他密語，往誘敵營，自引精騎埋伏澗口。何延錫正在營中坐着，自思壽州孤危，不好不救，又不能遽救，心下好同轆轤一般。突有軍吏入報道：「周軍來了！」延錫忙卽上馬，招集水軍，出營角鬪。營外只有百餘騎周兵，更兼老少不齊，或長或短，延錫不禁大笑道：「我道周軍如何利害，怎知是這等人物，也想來踹我營麼？」便麾兵殺上。那周兵並未對仗，立即返奔，延錫追了一程，也欲回軍，但聽得敵騎笑罵道：「料你這等沒用的賊奴，不敢追來，我有

大軍在渦口，你等如再追我，管教你人人墮首，個個喪生！」不敢之數，尤善於欺。延錫被他一激，不肯罷休，索性再趕，且囑令戰艦五十艘駛至渦口，就使遇着不測，也可下船急走。於是周兵前奔，唐兵後追，不多時已至渦口，只見前面統是蘆葦，長可稱身，並沒有周軍駐紮。延錫膽愈放大，又聽得敵騎擲槍，仍然如故，便當先力追，那敵騎却從蘆葦中竄了進去。延錫不知好歹，也縱馬入蘆葦間，追殺敵騎，不意兩旁伏着絆馬索，竟將馬足絆住，馬忽墜倒，延錫也跌做一個倒栽葱，慌忙扒起，突來了一位面紅大將軍，兜頭一棍，擊破延錫腦袋，死於非命。

看官不必細猜，便可知是趙匡胤。匡胤既擊死何延錫，指揮伏兵，驅殺唐軍，唐軍都做了刀頭鬼。有幾個跑得快，遠遠逃去，那裏還好下船。所有戰船五十艘，急急駛來，正好被匡胤奪住，乘船至御營報功。周主自然嘉獎，又接得盧壽光黃巡檢使司起奏，稱在盛唐地方，擊敗唐兵，奪得戰艦四十餘艘。周主大喜，且諭匡胤道：「我軍處處得勝，先聲已振，只是壽州不下，阻我前進。我欲進擊清流關，卿以為可行否？」匡胤道：「臣願得二萬人往取此關。」周主道：「清流關頗稱雄壯，除非掩襲一法，未易成功，卿既欲往，就煩前去。」匡胤道：「臣即引兵前往便了。」周主便派兵二萬名，令匡胤帶領了去。復遣人往諭朗州節度使王逵，命他出攻鄂州，特授南面行營都統使。王逵應詔出師，後文自有交代。

且說趙匡胤往襲清流關，星夜前進，路上掩游息鼓，寂無聲響，但令各隊銜枚疾走。及距關十里，分部兵為兩隊，前隊兵直往關下，自引兵從間道而去。皇甫暉、姚鳳兩人，探得周兵到來，開關迎敵，正在山下列陣，不防山後殺出一隊雄師，喊哨前來，徑去搶關。暉、鳳連忙回軍，奔入關門，那周軍已經馳到，守兵關門不及，被周軍一擁殺進，嚇得暉、鳳手足失措，沒奈何逃往滁州。周軍隊裏的大將，就是趙匡胤，既佔住清流關，便進薄滁城。

暉、鳳纔入城中，後面已有鼓聲傳到，回頭遙望，遠遠的旗幟飄揚，如飛而至。就中有一最大的帥旗，上面隱約露一趙字。皇甫暉叫苦不迭，忙令把城外吊橋，立即拆去，阻住來軍。自與姚鳳關門拒守，登城俯眺，見周軍已逼城

壕，一齊下馬，水越過濠西。那趙匡胤更來得突兀，勒馬一躍，竟跳過七八丈闊的大渠，陣不禁伸舌！未幾即見匡胤指麾兵士，督令攻城，當下開口傳呼道：「趙統帥不必逞雄，彼此各爲其主，請容我列陣出戰，決一勝負，幸勿逼人太甚！」匡胤笑道：「你儘管出來交鋒，我便讓你一箭地，容你列陣，賭個你死我活，叫你死而無怨！」說至此，便用鞭一揮，令部衆退後數步，自己亦勒馬倒退，俟守兵出戰，好整以暇。

待了多時，聽得城門一響，兩扉驟闢，守兵滾滾出來，後面便是陣鳳二人，並營督軍。兩陣對圓，匡胤持着一桿通天棍，上前突陣，且大呼道：「我止擒皇甫暉，他人非我敵手，休來送死！」唐兵見他來勢甚猛，便即讓開兩旁，由他馳入，他即衝至皇甫暉馬前，暉忙拔刀迎戰，刀棍相交，纔及數合，被匡胤用棍架開暉刀，右手拔劍，向暉腦袋上斫去，暉將首一偏，不由的眼花撩亂，再經匡胤用棍一敲，就從馬上墜下，姚鳳急來相救，那馬首已着了一棍，馬蹄前蹶，也將姚鳳掀翻。周軍乘勢齊上，把暉鳳都活捉了去。唐兵失了主帥，自然潰散。滁州城唾手取來，匡胤入城安民，遣人報捷。

周主命馬軍副指揮使趙弘殷，東取揚州，道過滁城，已值昏夜。弘殷爲匡胤父，擬入城休息，卽至城下叩門。匡胤問明來意，便道：「父子雖係至親，但城門乃是王事，深夜不便開城，請父親權宿城外，俟詰旦出迎便了！」公而忘私。弘殷只好依言，在城外留宿一宵。越日天明，方由匡胤出謁，導父入城。嗣又連接欽使，一個是翰林學士竇儀，來籍滁州帑藏，一個是左金吾衛將軍馬承祚，來知滁州府事。還有一個薊州人趙普，來做滁州軍事判官。匡胤一接見，很是歡洽，一面將皇甫暉、姚鳳等解獻行在。暉已受傷，入見周主，不能起立，但委臥地上道：「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所以被擒。臣前此亦屢與遼人交戰，未嘗見兵精如此，今貴朝兵甲堅強，又有統帥趙匡胤，智勇過人，無怪臣喪師委命，臣死也值得了！」雖是勉強解嘲，還算有些志節。周主頗加憐憫，命左右替他釋縛，留在帳後養病，暉竟病死。周主詔知揚州無備，令趙弘殷速卽進兵，再派韓令坤、白延遇兩將，援應弘殷。弘殷時已抱病，力疾



從公既與韓白二人會晤，便即引兵去訖。

唐主璟屢接敗報，很是惶急，特遣泗州牙將王知朗，奉書周主，情願求和。書中自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兄事周主，願歲輸貨財，補助軍需。周主得書不答，斥歸知朗。唐主沒法，再遣翰林學士鍾謨、工部侍郎李德明，齎獻御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綉帛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直至壽州城下，奉表稱臣。周主命大陳軍備，自帳內直達帳外，兩旁統站着赳赳武夫，握刀操兵，非常嚴肅，然後令唐臣入見。鍾謨、李德明一入御營，瞧着如許軍容，已覺驚惶得很，沒奈何趨近御座，見上面坐着一位威靈顯赫的周天子，不由的魂悸魄喪，拜倒案前。正是：

上國耀兵張御帳，外臣投地愴天威。

欲知周主如何對付唐使，請看下回便知。

觀南唐之不能敵周，說者多歸咎於唐主之第知修文，不知經武。實則不然，唐主之誤，誤在任用非人身。五鬼當朝，始終不悟，又加一自命元老之宋齊邱，為五鬼之首領，斥忠良，進奸佞。食庸如劉彥貞，第以權奸之稱譽，任為統帥，一戰即死，坐失藩籬。皇甫暉、姚鳳等，皆庸碌子。清流關未戰即潰，滁州城遇敵成擒，以闖茸無能之將士，欲其保守淮南，固必無是事也。子嬰氏有言：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彼淮南之喪師削地，猶得苟延至十數年，意者其猶為淮南之幸歟！

### 第五十五回 唐孫晟奉使効忠 李景達喪師奔命

却說唐使鍾謨、李德明，入謁周主，拜倒座前，戰兢兢的自述姓名，說明來意，并呈上唐主表文，由周主親自展閱，表中略云：

臣唐主李瑒上言：竊聞捨短從長，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伏惟皇帝陛下，體上帝之姿，膺下武之運，協一千而命世，繼八百以下年。大駕天臨，六師雷動，猥以遐陬之俗，親爲跋扈之行。循省伏深，兢畏無所，豈因薄質有累，燕人今則仰望高明，俯存億兆。虔將上國，永附天朝，冀詔虎賁而歸國，用巡雉堞以迴兵。萬乘千官，免馳驅於原隰，地征土貢，常奔走於歲時。實在神明，誓諸天地，別呈貢物。另具清單，伏冀賞納，佇望宏慈，謹表！

周主覽畢，擲置案上，顧語唐使道：「汝主自謂唐室苗裔，應知禮義，我太祖奄有中原，及朕嗣位，已經六年有餘，汝國只隔一水，從未遣一介修好，但聞泛海通逃，往來報問，捨華事夷，禮義何在？且汝兩人來此，是否欲說我罷兵，我非愚主，豈汝三寸舌所得說動，今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朕或鑒汝主誠意，許令罷兵，否則朕即進抵金陵，借汝國庫資，作我軍犒賞，汝君臣休得後悔呢！」譔與德明素有口才，至此俱震懼聲威，一語不敢出口，惟有叩頭聽命，立即辭行，文武都是怕死。周主留住鍾謨，遣還德明，嗣又得廣陵捷報，韓令坤、白延遇等，掩入揚州，遂去。唐營屯使賈崇，執往揚州，副留守馮延魯，惟趙弘殷在途遇病，已返潞州云云。周主乃復命令坤轉取泰州，看官聽着廣陵就是揚州，從前揚州市中，有一瘋人游行，詬罵市民道：「俟顯德三年，當盡殺汝等。」繼又改語道：「若不得韓白二人，汝等必無遺類。」市民以爲瘋狂，毫不理保。那知周顯德三年春季，果然有周軍掩至，周將白延遇先入城中，唐東都營屯使賈崇，不敢抵抗，即焚去官府民舍，棄城南走。繼而韓令坤、馮延魯，本爲副留守，一時逃避不及，慌忙削髮披緇，匿居僧寺。偏偏有人認識，報知周軍，似僧非僧的馮侍郎，竟被周軍尋着，把他牽出，當作豬奴一般，捆縛了去。韓白兩將，既得延魯，便禁止殺掠，使民安堵，果如瘋人所言。令坤奉周主命，轉取秦州。秦州爲楊氏遺族所居，楊博讓、李昇，病死丹陽，子孫徙居秦州，緇住、永寧宮中，斷絕交通，甚至男女自爲匹偶，蓋若犬豕。唐主瑒因江北慶兵，恐楊氏子孫乘勢爲變，特遣園苑使尹延範，遷置京口，統計楊氏遺男，尚有六十餘人，婦女亦不下數十，延範承唐主密囑，竟將楊氏男子六十餘人，驅至江濱，一併殺死，僅率婦女渡江，楊氏遂絕，唐主

環反歸谷延範，下令腰斬延範。有口難言，也冤冤枉的受了死刑。不得謂之冤枉，恐是價六十餘人性命！後來唐主泣語左右道：「延範亦成濟流亞。」魏成濟助司馬昭烈死費豎為司馬昭所殺。我非不知他効忠，因恐國人不信，沒奈何處他死刑呢！遂命撫卹延範家屬，毋令失所。國將危亡，命如此殘忍，莫謂李景達。

連是鄂州長山寨守將陳澤，為朗州節度使王逵所擒，解獻周營。天長制置使耿謙舉城降周，常州宣州又有吳越兵入侵，諷海軍制置使姚彥洪投奔吳越，急得李璟心慌意亂，日夕召入宋齊邱馮延巳等會議軍情。齊邱延巳等也是無法，只勸唐主向遠乞援。唐主不得已遣使北往，行至淮北，被周將截住，搜出蠟書，拘送壽州御營。

唐廷待援不至，再由馮延巳奏請特派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齎表如周，願比兩浙湖南奉周正朔。晟語延巳道：「此行本當屬公，惟晟受國厚恩，始終當不負先帝，願代公一行，可和即和，不可和即死，公等為國大臣，當思主辱臣死的大義，毋再誤國。」一士言語，但與馮延巳相諍，未免對牛彈琴。延巳慚不能答，惟更令工部侍郎李德明與晟等偕行。晟退語王崇質道：「君家百口，宜自為謀，我志已定，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他非所計了！」永陵即李景陵。遂草草整了行裝，與崇質德明二人，并及從吏百名，出都西去。

途次又迭聞敗耗，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降周，刺史張紹業城遁走，舒州亦被周軍陷沒，刺史周宏祚投水自盡，蘄州將李福為周所誘，殺死知州王承儀，亦舉州降周。唐失各州，嚴筆隨處不同，可謂化板為活。晟不禁長嘆道：「國事可知，我此行恐不復返了！」彷彿水滸傳。便兼程前進，直抵壽州城下，進謁周主。當將表文呈入，大略說是：

朝陽委照，燭火收光，春雷發聲，蟄戶知令，伏念天祐之後，幸土分播，或跨據江山，或革遼朝代，皆為司牧，各拯黎元，臣由是克嗣先基，獲安江表，誠以瞻鳥未定，附鳳何從，今則青雲之候，明懸白水之符，斯應仰祈聲教，俯被遐方，豈可遠動和鑾，上勞薄伐，倘或俯憫下國，許作功臣，則柔遠之風，其誰不服，無戰之勝，自古獨高，別進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宜給軍士，伏祈賜納。

周主且閱且語道：「一紙虛文，又來搶奪，朕豈被汝所欺麼？」尉從容答道：「稱臣納幣，並非虛文，況陛下南征不庭，已由敝國謝罪歸命，叛即討，服即合，古來聖明帝王，大都如是。望陛下俯納臣言。」周主又道：「朕率軍南來，豈爲這區區金帛？如果朕罷兵，速將江北各州縣，悉數獻朕，休得遲疑。」尉亦正色道：「江北土地，傳自先朝，並非得自大周，且江南亦奉表稱臣，已不啻大周藩服，陛下何勿網開一面，稍假隆恩呢？」周主怒道：「不必多言，汝國若不割江北，朕決不退師。」隨又顧語李德明道：「汝前來見朕，朕叫汝歸語汝主，自來謝罪，今果何如？」德明慌忙叩首，且憶及延己密囑，願獻濠壽泗光海六州，更歲輸金帛百萬，乞請罷兵，當下便盡情吐出。周主道：「光州已爲朕所得，何勞汝獻此外各州，朕亦不難即取，惟壽州久抗王師，汝國節度使劉仁贍，頗有能耐，朕却很加憐惜，汝等可替朕招來。」德明尚未及答，晨已目視德明，似含着一腔怒意。周主已經瞋透，索性逼晨前去招降仁贍，晨却慨然請行。

周主遣中使監晨，同至城下，招呼仁贍答話。仁贍在城上弄手問晨來意，晨仰語道：「我來周營議和，尚無頭緒。君受國恩，切不可開門納寇，主上已發兵來援，不日就到了！」也是一個冒牌話。語畢自回，中使入報周主，周主召晨叱責道：「朕令汝招降仁贍，如何反教他堅守？」晨朝聲道：「臣爲唐宰相，好教節度使外叛麼？若使大周有此叛臣，未知陛下肯容忍否？」周主見他理直氣壯，倒也不能駁斥，便道：「汝算是淮南忠臣，奈天意欲亡淮南，汝輩盡忠，亦無益了。」隨命晨留居帳後，優禮相待，惟與李德明王崇質商議和款，定要南唐獻江北地方，准修好。德明崇質，不敢力爭，但說須歸報唐主，當遵諭旨。周主乃遣二人東還，并付給詔書略云：

朕遣一百州之富庶，糧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誓奉周，古也固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事實真怒，辭匪技游。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特諭。

李德明王崇質兩人，得了詔書，便邀請金陵，把周主詔書，呈與唐主過目。唐主沈吟未決，宋齊邱從旁進言道：「江北是江南藩籬，江北一失，江南亦不能保守了。德明等往周議和，並不是去獻地，如何反替周主傳詔，叫我國割獻江北呢？」德明忍耐不住，竟抗聲答道：「周主英武過人，周軍氣焰甚盛，若不割江北，恐江南也遭蹂躪呢。」齊邱厲聲道：「汝兩人也想學張松壓張松獻西川地圖，古今唾罵，汝等奈何不聞？」王崇質被他一嚇，慌忙推諉，專歸咎德明一人，於是樞密使陳覺及副使李徵古同時入奏道：「德明奉命出使，不能伸國威，修隣好，反且輸情強敵，自示國弱，情願割乘屏藩，坐招要害，這與賣國賊何異！請陛下速正明刑，再圖退敵。」德明聞言，越加暴躁，竟攘袂詬罵陳覺等人，惹得唐主大怒，立命擲出德明，責他賣國求榮的罪狀，梟首市曹。德明者早知要死，不如死在周營，好與孫農齊名。乃更簡選精銳，得六萬人，命太弟齊王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統兵拒周，授陳覺為監軍使，起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次第出發。

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略謂皇弟最親，元帥最重，不必另用監軍。唐主不聽，又遣鴻臚卿潘承祐速赴泉州，招募勇士，承祐薦舉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纘，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及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俱說是可為將帥。唐主因命文纘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各授副將，再與周軍決戰。還有右衛將軍陸孟俊，也自常州率兵萬人往攻秦州。

周將韓令坤，已回屯維揚，只留千人守秦州城，兵單力寡，那裏敵得過孟俊，當然遁走，秦州復被孟俊佔去。孟俊又乘勝攻揚州，兵至蜀岡，令坤聞孟俊兵衆，却也心驚，又且新納愛妾楊氏，正在朝歡暮樂的時候，更不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當下令部兵護出楊氏，先行避敵，自己也棄城出走。忽有詔旨頒到，已遣滑州節度使張永德來援。那時只好勒馬回城，入城以後，復聞趙匡胤調守六合，下令軍中，不准放過揚州兵，如有揚州兵過境，一概則足。自思歸路已斷，不如決一死戰，與孟俊見個高下。計畫已定，索性將愛妾楊氏，亦追了回來，整兵備械，專待孟俊攻城。

好與他慶鬧一場。

孟俊不管死活，領着兵到了揚州，方就城東下寨。令坤先發制人，驟馬殺出，領着敢死士千人，大刀闊斧，攬入孟俊寨內。孟俊不及預防，頓時駭退，主將一逃，全軍四潰，獨令坤不肯捨去，只管認着孟俊緊緊追上，大約相距百餘步，即拈弓搭箭，把孟俊射落馬下，壓兵擒住，收軍還城。

正擬將孟俊解送行在，偏是冤冤相湊，由愛妾楊氏出廳哭訴，要將孟俊剖心復讎。原來楊氏是潭州人，孟俊前時，曾隨邁錦往攻潭州，殺死楊氏家眷二百餘口，惟楊氏有色，爲楚王馬希崇所得，充作妾媵。希崇降唐，出鎮舒州，留家屬居揚州，及韓令坤得揚州城，保全希崇家屬，惟見楊氏華色未衰，勸令爲妾。楊氏係一介女流，如何抵拒，只好隨遇而安。到底是楊花水性，此時見了仇人孟俊，便請令坤借公報私，令坤當然依從，便將孟俊洗刷乾淨，活祭楊氏父母，挖心取肝，變割了事。

那邊唐元帥李景達聞孟俊敗死，急自瓜步渡江，行至六合縣附近，探知匡胤據守六合，料不是好惹的人物，便在六合東南二十餘里，安營設柵，逗留不進。趙匡胤早已偵悉，也按兵勿動，諸將請進擊景達，匡胤道：「景達率衆前來，半道下寨，設柵自固，是明明怕我呢。今我兵只有二千，若前去擊他，他見我兵寥寥，反足壯膽，不若待他來攻，我得以逸待勞，不患不勝。」

果然過了數日，城外鼓聲大震，有唐兵萬餘人殺來，匡胤已養足銳氣，立即殺出，自己仗劍督軍，與唐兵奮鬪多時，不分勝負。兩軍都有飢色，各鳴金收軍。翌晨匡胤升旗，令軍士各呈皮笠，笠上留有劍痕，約數十人，便指示軍士道：「汝等出戰，如何不肯盡力，我督戰時，曾斫汝皮笠，留爲記號，如此不忠，要汝等何用？」遂命將數十人擲出軍轅，一一斬訖，軍法不得不嚴。部兵自是畏服，不敢少懈。

匡胤即令牙將張瓊潛引千人出城，繞出唐軍背後，截住去路，自率千人徑搗唐營。唐營中方在早餐，驟聞周

軍馳至，急忙開營迎敵。景達亦出來觀戰。不防周軍勇猛得很，個個似生龍活虎，不可捉摸，突然間衝入中軍，竟將景達馬前的帥旗，用矛鉤翻。景達吃一大驚，忙勒馬返奔。帥旗是全軍耳目，帥旗一倒，全軍大亂，況且景達奔去，軍中已沒人主持，你也逃，我也走，反被周軍前截後追，殺斃了無數人馬。景達奔至江口，巧值周將張瓊，列陣待着，要想活擒景達，還虧景達部將岑樓，景抵住張瓊，大戰數十回合，景達得帶着殘軍，拚命衝出，覓舟徑渡。岑樓景向與張瓊力戰，後面又值匡胤追到，也只捨了張瓊，奪路逃生。張瓊與匡胤合兵，追至江口，殺獲約五千人，餘衆多洩水遁去，又溺斃了數千。周軍始奏凱還城。

這次大戰，景達挑選精卒二萬人，自爲前驅，留陳覺邊鎬爲後應。覺與鎬正要渡江，偏景達已經敗歸，精卒傷亡了一大半。惟趙匡胤兵只二千，能把唐兵二萬人，驅殺過江，自然威名大震，駭倒淮南。爲後來得國的預兆。

周主聞六合大捷，尙擬從揚州進兵，宰相范質等叩馬力諫，大致謂兵疲食少，乞請回鑾。周主尙不肯從，經質再三泣諫，纔有歸意。可巧唐主又遣使上表，力請罷兵。大略說是：

聖人有作，曾無先見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惴悚。遂馳下使，詣行宮，乞停薄伐之師，請預外臣之籍。天聽懸邈，聖問未回，由是繼飛密表，再遣行人，致江河羨海之心，指葵藿向陽之意，伏賜亮鑒，不盡所云！

周主得表，乃整備回鑾。留李重進圍壽州，更派向訓權淮南節度使，兼充沿江招討使，韓令坤爲副招討使，自往濠州，巡閱各軍，再至渦口，親視浮梁，適值唐舒州節度使馬希崇，率兄弟十七人奔洎，獨不記楊氏後。周主命爲右羽林統軍，隨駕北歸。并將唐使臣孫晟、鍾謨，及所獲馮延魯等，也一併帶回，且召趙匡胤父子還都。

匡胤留兵捍守六合，自領親兵入滁州，省父弘殷。弘殷病已少痊，乃奉父啓行。判官趙普，相偕隨歸。道過壽州，正值南岩指揮使李繼勳，被劉仁贍出兵襲破，所儲文具，多遭焚掠，將士傷斃數百人。繼勳走入東，李重進在東

營中，僅能自保。軍士經此一挫，相率灰心，意欲請旨班師。幸趙匡胤馳入行營，助他一臂，代爲蒐乘補闕，修壘濟師，部署了十餘日，周軍復振。乃辭別軍進，馳還大梁。

周主加封趙弘殷爲檢校司徒兼天水縣男，匡胤爲定國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復薦普可大用，乃即令爲定國軍節度推官。

忽由吳越王表奏常州軍情，說爲唐燕王弘翼所敗，喪師萬計。周主不勝驚嘆，嗣又接到荆南奏表，代報朗州節度使王逵爲下所殺，軍士推立潭州節度周行逢爲帥。周主又嘆息道：「吳越喪師，湖南又失去一支人馬，恐周兵乘隙猖狂，仍須勞朕再出呢。」小子有詩咏周主樂道：

南征北討不辭勞，戰血何妨灑御袍。  
五代史中爭一席，郭家養子本英豪。

究竟王逵何故被戕？下回再行補敘。

南唐非無忠臣，如司空孫晟，剛直不阿，頗勝大任，而乃爲馮延巳所排擠，令充國使。是明明欲借刀殺人，聊洩私忿而已。晟仗節至周，理直氣壯，而往論劉仁贍數語，可質天地，寧死不辱君命，足爲淮南生色。淮南有此忠臣，而不能利用，無怪其日削日危，以底於亡也。李景達以唐主介弟，不堪一戰，尤爲可鄙。親貴無一足恃，僅恃此妃黃儷白之文詞，欲乞周主罷兵，何其營默古謂有文事必有武備，武備不足，文言奚益？本編迭錄唐表，正以見虛文之無補云。

## 第五十六回 督租課嚴夫人歸里 盡臣節唐司空就刑

却說王逵據有湖南，始由潭州奪朗州，令周行逢知朗州事，自返長沙。繼復由潭州徙朗州，調行逢知潭州事。用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周旣授達節鉞，因諫令攻唐，達乃發兵出境，道出岳州，潘叔嗣特具供張，待達甚謹。達左



右皆是貪夫，屢向叔嗣索賂，叔嗣不肯多與，致遭讒構。達不免誤信，遂將叔嗣詰責一番。兩下裏爭論起來，惹得王達性起，當面訶斥道：「待我奪得鄂州，再來問汝。」說畢自去。自取其死。

既入鄂州境內，忽有蜜蜂數萬，攪塵蓋上，驅不勝驅，而且飛集達身，達不禁大驚，左右統是諛媚，向達稱賀，謂即封王預兆，遂始轉驚爲喜。果然進攻長山寨，一戰得勝，突入寨中，擒住唐將陳澤，正擬乘勢再進，忽接鄂州警報，乃是潘叔嗣挾恨懷讎，潛引兵掩襲鄂州。達駭愕道：「鄂州是我根本地，怎可令叔嗣奪去！」遂倉猝還援，自乘輕舟急返。行至鄂州附近，先遣哨卒往探，回報全城無恙，城外亦沒有亂兵。達似信非信，命舟子急駛數里，已達鄂州。遙見城上甲兵整列，城下却也平靜，那時也不追細問，立即登岸。

時當仲春，百卉齊生，岸上草木迷離，瞧不出甚麼埋伏。誰知走了數步，樹叢中一聲暗號，跑出許多步卒，來捉王達。達隨兵不過數十人，如何抵敵，當即竄去。達亦搶步欲逃，偏被步卒追上，似老鷹拖小鷄一般，把他攫去。牽至樹下，有一大將跨馬立着，不是別人，正是岳州團練使潘叔嗣。雖人相見，還有何幸，立被叔嗣叱罵數語，拔刀砍死。原來叔嗣欲報達怨，竟攻鄂州，料知達必還援，特探明行踪，伏兵江岸，得將達獲住處死。

當下引軍欲還，部將俱請入鄂州，叔嗣道：「我不殺達，恐他戰勝回來，我等將無噍類，所以不得已設此一策。今離人已誅，鄂州非我所利，我不如仍還岳州罷！」部將道：「鄂州無主，將歸何人鎮守？」叔嗣道：「最好是往迎周公，他近來深得民心，若迎鎮鄂州，人情自然悅服了。」說着，即留部將李簡入諭鄂州吏民，自率衆回岳州。李簡入鄂州城，令吏民往迎周行逢。大衆相率踴躍，即與簡馳往潭州，請行逢爲鄂州主帥。行逢乃趨往鄂州，自稱武平留後，或爲叔嗣作說客，請把潭州一缺，令叔嗣升任，行逢搖首道：「叔嗣擅殺主帥，罪不容誅，我若反昇潭州，是我使他殺主帥了。這事豈可使得！」因召叔嗣爲行軍司馬，叔嗣託疾不至。可見前時退還岳州，實是畏懼周行逢。行逢道：「我召他爲行軍司馬，他不肯來，是又欲殺我了。」乃再召叔嗣，佯言將授潭州，令他至府受命。叔嗣欣

然應召，卽至朗州。行逢傳令入見，自坐堂上，使叔嗣立庭下，厲聲斥責道：「汝前爲小校，未得大功，王適用汝爲團練使，待汝不爲不厚，今反殺死主帥，汝可知罪否？我未忍斬汝，乃尙敢拒我命麼？」說至此，卽喝令左右，擎下叔嗣，推出斬首。部衆各無異言。行逢卽奉表周廷，陳述詳狀。周主授行逢爲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

行逢本朗州農家子，出身田間，頗知民間疾苦，平時勵精圖治，守法無私。女夫唐德，求補吏職，行逢道：「汝實無才，怎堪作吏？我今日畀汝一官，他日奉職無狀，反不能爲法貨汝，汝不如回里爲農，還可保全身家呢。」看似行逢無情，實是顧全之計。乃給與農具，遣令還鄉。府署僚屬，悉用廉士，約束簡要，吏民稱便。

先是湖南大飢，民食野草。行逢尙在潭州，開倉賑貸，活民甚衆，因此民皆愛戴，獨自奉不豐，終身儉約。有人說他儉不中禮，行逢嘆道：「我見馬氏父子，窮奢極欲，不恤百姓，今子孫且向人乞食，我難道好效尤嗎？」語驚前轍，不失爲智。

行逢少年喜事，嘗犯法戍靜江軍，面上黥有字迹。及得掌旌節，左右統勸他用藥滅字。行逢慨然道：「我聞漢有黥布，不失爲英雄，況我因犯法知戒，始有今日，何必滅去？」左右聞言，方纔佩服。惟秉性勇敢，不輕恕人，遇有驕惰將士，立懲無貸。一日聞有將吏十餘人，密謀作亂，卽暗伏壯士，佯召將吏入宴，酒至半酣，呼壯士出廳，竟將十數人一併拖出，聲罪處斬。部下因相戒勿犯，民有過失，無論大小，多加死刑。

妻嚴氏得封國夫人，見行逢用刑太峻，未免自危，嘗從旁規諫道：「人情有善有惡，怎好不分皂白，一概濫殺呢！」行逢怒道：「這是外事，婦人不得預聞！」

嚴氏知不可諫，過了數日，乃僞語行逢道：「家田佃戶，多半狡黠，他聞公貴，不親瑣務，往往惰農自安，倚勢侵民，妾願自往省視。」行逢允諾。嚴氏卽歸還故里，修葺故居，一住不返。居常布衣菜飯，絕無驕貴氣象。行逢屢遣僕禮往迓，嚴氏却辭以志在清閑，不願城居。惟每歲春秋兩屆，自著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論止不從，且傳語道：「稅係官物，若主帥自免家稅，如何率下？」行逢也不能辯駁。

一日閉着，帶領侍妾等人，馳回故里，見嚴氏在田畝間，督視農人，催耕促種，不禁下馬慰勞道：「我已貴顯，不比前時，夫人何爲自苦？」嚴氏答道：「君不憶爲戶長時麼？民租失時，常苦鞭挞，今雖已貴，如何把隴畝間事，竟不記憶呢？」行逢笑道：「夫人可謂富貴不移了！」遂指令侍妾，強擁嚴氏上輿，擡入朗州。嚴氏住了一二日，仍向行逢辭行。行逢不欲令歸，再三詰問，嚴氏道：「妾實告君，君用法太嚴，將來必失人心，妾非不願留，恐一旦禍起，倉猝難逃，所以預先歸里，情願辭榮就賤，局居田野，免致礙人耳目，或得容易逃生哩！」一再懇請，用意良苦。行逢默然，俟嚴氏歸去後，刑威爲之少減。

嚴氏秦人，父名廣遠，曾仕馬氏爲評事，因將女嫁與行逢。行逢得此內助，終得自免，嚴氏亦獲考終。史家探入列女傳，備述嚴氏言行，這真不愧爲巾幗丈夫呢！極力褒揚，風示女界。

且說周主還入大梁，聞壽州久攻不下，更兼吳越湖南，無力相助，又要啓蹕親征。宰相范質等仍加諫阻，因此尚在躊躇。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頗有武略，上書白事，歷言用兵得失事宜。唐主因命他規復江北，統兵渡江。更派別將李平，作爲援應。朱元往攻舒州，周刺史郭令圖棄城奔還。唐主即授元爲舒州團練使，李平亦收復蘄州，也得任蘄州刺史。從前唐人苛糶茶鹽，重征粟帛，名目叫作薄徵，又在淮南營田，勞役人民，所以民多怨讟。周師入境，沿途百姓，很表歡迎，往往牽羊擔酒，迎犒周軍。周軍不加撫卹，反行俘掠，於是民皆失望。周主前攻北漢，亦蹈此弊，可見用兵之難。自立堡砦，依險爲固，疑紙作甲，操未爲兵，時人號爲白甲軍，這白甲軍同心禦侮，守望相助，却是有些利害。每與周軍相值，奮力角鬪，不避艱險，周軍屢爲所敗，相戒不敢近前。朱元因勢利導，驅策民兵，得連復光州諸州，兵鋒直至揚潁。周淮南節度使向訓，擬併力攻撲壽州，反將揚潁二州將士，調至壽州城下，揚潁空虛，遂被唐兵奪去。

劉仁贍守壽州城，見周兵日增，屢乞唐廷濟師。唐主只令齊王景達，赴援。景達驚着前敗，但駐軍濠州境內，未

敢前進。還有監軍使陳覺，膽子比景達要大。凡軍書往來，統由覺一人主持，景達但署名紙尾，便算了事，所以擁兵五萬，並無鬪志。部衆亦樂得逍遙，過一日算一日，惟唐將林仁肇等，有心赴急，特率水陸各軍，進援壽州。備周將張永德屯兵下蔡，截住唐援。仁肇想得一法，用戰船載着乾柴，因風縱火來燒下蔡浮梁，永德出兵抵禦，爲火所燬，險些兒不能支撐。幸喜風回火轉，烟焰反撲入唐艦，仁肇只好遁還。永德乃製鐵鏈千餘尺，橫絕淮流，外繫巨木，遏絕敵船，大約距浮梁十餘步外，東西纜住，免得唐軍再來攻撲。仁肇等心終未死，一次失敗，二次復來。永德特懸重賞，募得水中善泅的壯士，潛游至敵船下面，繫以鐵鎖，然後派兵四圍，繞擊敵船。敵船不能行動，被永德奪了十餘艘，艦內唐兵，無處逃生，只好撲通撲通的跳下水去，投奔河伯處當差。仁肇單舸走免。

永德大捷，自解所佩金帶，賜給泗水的總頭目。惟見李重進持久無功，暗加疑忌。當上表奏捷時，附入密書，略謂重進屯兵城下，恐有貳心。周主以重進至戚，當不至此，特示意重進，令他自白。重進單騎詣永德營，永德不能不見，設席相待。重進從容宴飲，笑語。永德道：「我與公同受重任，各擁重兵，彼此當爲主效力，不敢生貳，我非不知曠日持久，有過無功，無如仁驍善守，壽春又堅，一時實攻他不入，公應爲我曲諒，爲什麼反加疑忌呢！天日在上，重進誓不負君，亦不負友！」後來爲周死節，已在言中。永德見他詞意誠懇，不由的心平氣和，當面謝過，彼此盡懽而散。軍帥梁和必有大功。一日重進在帳內閱視文書，忽由巡卒捉到間牒一名，送至帳下，那人不慌不忙，說有密事相報，請屏左右。重進道：「我帳前俱係親信，儘管說來！」那人方從懷中取出蠟丸，呈與重進。重進剖開一瞧，內有唐主手書云：

語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今聞足下受周主之命，圍攻壽州，頓兵經年，此危道也。吾守將劉仁，驍勇有匹，夫不可奪之志，城中府庫足應二年之用，櫻城自固，捍守有餘。吾弟景達等近在濠州，秣馬厲兵，養精蓄銳，將與足下相見。足下自思，能戰勝否？況周主已起猜疑，別派張永德監守下蔡，以分足下之勢。永德密

添其旨，聞已騰謗於朝，言足下逗留不進，陰生貳心。以雄猜之主，得媒孽之言，似漆投膠，如酒下麪，恐壽州未毀一壞而足，下之身家，已先自毀矣。若使一朝削去兵柄，死生難卜，亦何若擁兵欲甲，退圖自保之爲愈乎？不然，擇地而處，惠然南來，孤當虛左以待，與其富貴，鐵券丹書，可以昭信，惟足下察之。

重進覽畢，大怒道：「狂豎無知，敢來下反問書麼？」一口喝破，即令左右拏住來人，特差急足馳奏蠟書。

周主亦閱書生憤，傳入唐使孫晟，厲色問道：「汝屢向朕言，謂汝主決計求成，並無他意，爲何行反間計，招誘我朝軍將？我君臣同心一德，豈聽汝主誑言？但汝主刁猾，得汝亦明明欺朕，該當何罪？」說着，即將原書擲下，令晟自閱。晟取閱畢，神色自若，且正襟答道：「上國以我主爲欺，亦思上國果真心相待否？我主一再求和，如果慨然俯允，理應班師示誠，乃圍我壽州，經年不撤，這是何理？臣奉使北來，原奉我主諭意，訂約修好，迄今已任數月，未奉德音，怪不得我主變計，易和爲戰了。」言之有理。周主越怒道：「朕前日還都，原爲休兵起見，偏汝唐兵不戢，奪我揚、潞各州，這豈是真心求和麼？」晟又道：「揚、潞各州，原是敵國土地，不得爲奪。」周主拍案道：「汝真不怕死嗎？敢來與朕鬪嘴！」晟奮然道：「外臣來此，生死早置度外，要殺就殺，雖死無怨！」

周主起身入內，令都承旨曹翰，送晟詣右軍巡院，且密囑數語，并付敕書。翰應命而出，呼晟下殿，偕至右軍巡院中，飭院吏備了酒肴，與晟對飲。談了許多時候，無非盤問唐廷底細，諱莫如深，一句兒不肯出口。翰不禁焦躁，起座與語道：「有敕賜相公死！」晟怡然道：「我得死所了！」便索取轉笏，整肅衣冠，向南再拜道：「臣孫晟以死報國了！」言已就刑，從吏百餘人，一併遭戮。惟赦免鍾謨，貶爲耀州司馬。

旣而周主自悔道：「有臣如晟，不愧爲忠，朕前時待遇加厚，每屆朝會，必令與俱，且常賜飲醇醴，那知他始終戀舊，不願受恩，如此忠節，朕未免誤殺了。」恐仍是籠絡人心，乃復召謨爲衛尉少卿。謨首鼠兩端，怎能及得孫晟。晟死信傳至南唐，唐主流涕甚哀，贈官太傅，追封魯國公，予諡文忠，擢晟子爲祠部郎中，厚卹家屬，這且不必細表。日

經表揚得妙。

且說周主既殺死孫晟，更決意征服南唐。自思水軍不足，特命就城西汴水中，造戰艦數百艘，即令唐降將日夕督練，預備出發。但連年征討，需用浩繁，國庫未免支絀，遂致籌餉為艱。聞得華山隱士陳搏，具有道骨，能知飛昇黃白各術，乃遣吏馳召，徵搏詣闕。搏因主命難違，沒奈何隨吏入都。由周主宣令入見，溫顏咨詢道：「先生通飛昇黃白諸術，可否指教一二？」搏答道：「陛下貴為天子，當究心治道，何用這種異術呢？」是箇人吐屬。周主道：「先生期朕致治用意，可嘉。朕願與先生共治天下，還請先生留待朕躬。」搏又道：「臣山野鄙人，未識治道，且上有堯舜，下有巢由，盛世未嘗無畸士，今臣得寄迹華山，長享承平，未始非出自聖恩呢！」周主尚欲挽留，命為左拾遺，搏再三固辭，乃許令還山。臨行時，口占一詩道：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閣嵯峨怎及陞？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

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搏既還山，周主又令州縣長吏，隨時存問，且特賜詔書道：

朕以卿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甘隱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塗，暫來城闕，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德，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返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

搏奉詔後，又嘗作詩一章道：

華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十年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

何必使為臣？

這兩首詩，俱傳誦一時，時人稱他爲答詔詩。小子也有一詩讀陳搏道：

不貪榮利不求名，甘隱林泉老一生。世俗浮塵都洗淨，西山留得好風情。

陳搏事至後再表，下同又要敍南北戰爭了，看官幸勿性急，試看下同表明。

里諺曰：家有賢妻，不遭橫禍。如周行逢妻嚴氏，可謂賢矣。行逢持己以儉，待民以恩，未始非湖南傑士，獨用法太峻，不留餘地，肘腋之間，危機存焉。嚴氏能居安思危，歸里課耕，以命婦而操賧役，處豪華而憶微時，既足規夫，復足風世，一舉而兩善備，故本回特揭載不遺，所以示婦道也。唐司空孫晟，奉使求成，始終不屈，置死於度外，卒未肯輸情敵國，委曲求全，觀其臨死怡然，南向再拜，從容就義，有足多者。本回亦特從詳敘，所以示臣道也。至如陳搏之入關辭官，還山高隱，亦足矯末俗而愧鄙夫，連類並書，有以夫有以夫。

## 第五十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婦盡忠

却說周兵圍攻壽州，經年不下，轉眼間已是顯德四年，城中漸漸食盡，有些支持不住。劉仁贍連日求救，齊王景達尚在濠州，聞報壽州危急萬分，乃遣應援使許文縝、都軍使邊鎬及團練使朱元等，統兵數萬，沂淮而上，來援壽州。各軍共據紫金山，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相通，又南築甬道，縣亘數十里，直達州城。當下通道輸糧，得濟城中兵食。

李重進亟召集諸將，當面囑咐道：「劉仁贍死守孤城，已一年有餘，我軍累攻不克，無非因他城堅糧足，守將得人，近聞城內糧食將罄，正好乘勢急攻，偏來了許文縝、邊鎬等軍，築道運糧，若非用計破敵，此城是無日可下了。今夜擬潛往劫寨，分作兩路，一出山前，一從山後，前後夾攻，不患不勝。諸君可爲國努力！」衆將齊聲應令，時當孟

春，天氣尚寒，重進令牙將劉俊爲前軍，自爲後軍，乘着夜半霜霜的時候，嚴裝潛進，直達紫金山。

唐將朱元也慮重進夜襲，商諸許文綽、邊鎬，請加意戒備。邊鎬自恃兵衆，毫不在意。元嘆息回營，惟令部下嚴行巡察，防備不虞。週應朱元武略。三更已過，元尚未敢安睡，但和衣就寢。目方交睫，忽有巡卒入報道：「周兵來了！」

元一躍起牀，命軍士堅守營寨，不得妄動。一面差人報知邊鎬、許文綽、邊鎬已經睡熟，接得朱元軍報，方從睡夢中驚醒，號召兵士出寨迎敵。周將劉俊已經殺到，一邊是勁氣直達，游刃有餘；一邊是睡眼朦朧，臨陣先劫。秉天昏夜黑，模糊難辨，前隊的唐兵已被周軍亂斫亂割，殺死多名。邊鎬、許文綽兩人手忙脚亂，只好傾寨出敵，不防寨後火炬齊鳴，又有一軍殺入。當先大將正是李重進，嚇得邊鎬心膽俱裂，急忙棄去正營，逃入旁寨。朱元保住營帳，無人入犯，惟覺得一片喊聲，震動耳鼓，料知邊鎬失手，乃令壕寨使朱仁裕守營，自率部將時厚卿等出營往援。巧值李重進躍馬壓兵，蹂躪諸寨，元大吼一聲，率衆抵敵，與周軍鏖戰多時，殺了一個平手。邊鎬、許文綽見朱元來援，始稍稍出頭，前來指揮。重進恐防有失，與劉俊等徐徐退回。朱元也不追趕，惟與邊鎬檢查營盤，剛剛破了二寨，正是邊鎬、許文綽二人的正營。士卒傷數千人，糧車失去數十車。邊鎬懊悔不及，只朱元寨中不折一矢，不喪一兵。元向邊鎬冷笑，數聲，回營安睡去了。

劉仁贍聞邊鎬敗績，倍加憤悒，即致書齊王景達，請令邊鎬守城，自督各軍決戰。偏景達覆書不從，仁贍憤悶成疾，漸漸的不能起牀。少子崇諫，恐父病垂危，城必不守，不如潛出降周，還可保全家族，乃乘夜出城，擬泛舟渡往淮北，偏被小校攔住，執送城中。仁贍問明去意，崇諫直供不諱。仁贍大怒道：「生爲唐臣，死爲唐鬼，汝怎得違棄君父，私出降敵呢！左右快與我斬訖報來！」左右不好違令，只好將崇諫擲出，監軍使周廷構止住開刀，獨馳入救解。仁贍令掩住中門，不令廷構入內，且使人傳語道：「逆子犯法，理應腰斬，如有爲逆子說情，罪當連坐。」廷構聞言且哭且呼，號叫了好一歇，並沒有人開門。慌忙另遣小吏向仁贍夫人處求救。仁贍夫人薛氏，感然與語道：「崇諫





道：「我原說周軍勢盛，不便力爭，只可堅壁以待，兩公不聽忠告，乃有此敗。」邊許尚不肯認錯，還埋怨朱元不救。朱元道：「我若來接應，兩公恐各棄統要失去了。」說罷，憤憤回營。

許文綏因此恨元，密報陳覺，請覺表求易帥。覺已因朱元特功不遜，上書彈劾，此時又補上彈章，誣元如何驕蹇，如何觀望。唐主璟信覺疑元，另派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元，守忠至濠州，覺遂傳齊王景達命令，召元詣濠州議事。元料有他變，喟然歎道：「將帥不才，妒功忌能，恐淮南要被他斷送了。我遲早總是一死，不如就此畢命罷！」說着，拔劍出鞘，意欲自刎，忽有一人突入，把劍奪住，抗聲說道：「大丈夫何往不富貴，怎可爲妻子死！」元按劍審視，乃是門下客宋瑒，便道：「汝叫我降敵麼？」瑒答道：「徒死無益，何若擇主而事！」元歎息道：「如此君臣，原不足與共事，但反顏事敵，亦覺自慚罷罷，我也顧不得名節了。」朱元爲南唐儲君，唐不能用，原是大誤。惟元甘降敵，終虧臣節。乃把劍擲去，密遣人輸款周軍。

周主當然收納，乘勢督攻紫金山，許文綏邊錫兩人，尚恃着兵衆，下山抵敵，被趙匡胤用誘敵計，引至壽州城南，三路殺出，把唐兵衝作數段，嚇得邊許連聲叫苦，飛馬奔還。後面的周軍，緊緊追來，他兩人只望朱元出救，不防朱元寨內，已豎起降旗，自知立足不住，沒奈何棄山逃走，朱元開營迎敵，只裨將時厚卿不肯從命，爲元所殺。

周軍既破紫金山大寨，又由周主督衆追趕，沿淮東趨，周主自北岸進行，令趙匡胤等自南岸追擊。水軍統領主環，領着戰船，自中流而下，沿途殺獲萬餘人。那邊許、許文綏，正向淮東竄去，適遇楊守忠帶兵來援，且言濠州全軍，都已從水路前來。邊許又放大了膽，與守忠合作一處，來敵周軍，冤冤見淚，又與趙匡胤相遇。

楊守忠不知好歹，便來突陣，周軍陣內，由驍將張瓊突出，抵住守忠，兩人戰了十多合，守忠戰張瓊不下，漸漸的刀法散亂，許文綏撥馬來助，周將中又殺出張懷忠，四馬八蹄，攢住廝殺。忽聽得撲揚一聲，楊守忠被撥落馬，由周軍活捉過去。文綏見守忠受擒，不免慌忙，一個失手，也被張懷忠擒住，唐軍中三個將官，擒去一雙，當然大亂。邊

鑄撥馬就走，由趙匡胤驅軍追，用箭射倒鑄坐馬，鑄墮落地上，也由周軍向前，細縛過來，餘衆逃無可逃，多半跪地乞降。

這時候的齊王景達及監軍使陳覺，正坐着鑿櫃大艦，揚帆使順，來戰周軍。周水軍統領王環，適與相值，便在中流大戰起來，兩下裏正在酣鬪，但聞岸上鼓聲大震，兩旁統是周軍站住，發出連珠箭，迭射唐兵。唐艦中多中箭，倒斃，景達手足失措，顧陳覺道：「莫非紫金山已經陷沒麼？」陳覺道：「紫金山如已陷沒，奈何楊守忠一軍，亦杳無蹤跡哩？」兩人彷彿做夢。景達道：「岸上統是周軍，看來凶多吉少，我軍將如何抵擋呢？」陳覺道：「不如趕緊回軍，再或不退，要全軍覆沒了。」景達忙傳令退回。戰艦一動，頓時散亂。王環乘勢殺上，把唐艦奪了無數，所得糧械，更不勝計。唐兵或溺死，或請降，差不多有二三萬名。景達陳覺統逃還濠州去了。

周主追至鎮淮軍，方纔停住，天色已暮，就在鎮淮軍留宿。越日又發近縣丁夫數千人，至鎮淮軍築城，夾淮爲壘，左右相應。且將下蔡浮梁移徙至此，扼住濠州來路，省得他再援壽州。會淮水盛漲，唐濠州都監郭廷謂率水軍泝淮，來燒浮梁，偏被周右龍武統軍趙匡贊探悉，伏兵邀擊，把他殺敗。廷謂慌忙逃回，陳覺聞廷謂又敗，連濠州都不敢留住，竟從息景達同返金陵。只靜江指揮使陳德誠一軍，未曾對敵，還是完全無恙，他見景達等都已奔歸，也恐孤軍難保，渡江退還。

唐主聞諸軍敗退，擬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書極諫，唐主說他阻撓衆志，流戍撫州。嗣又將守禦方略，問及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匡業不好直言，但誦羅隱詩道：「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亦從旁進言，謂臣意與匡業相同。唐主怒道：「汝等坐視國危，不知爲朕畫策，反欲吟詩調侃，朕豈由汝等嘲弄麼？」兩人叩首謝罪，唐主怒終未釋，竟貶匡業爲撫州副使，流存忠至饒州。一面部署兵馬，即欲親行。偏經陳覺奔還，運動宋齊邱等，代爲解免。且言周軍精銳異常，說得唐主一腔銳氣，化作虛無，竟把督軍自出的問題，攔過一邊，不

再提起。於是濠壽一帶，孤危益甚。

周主命向訓爲淮南道行營都監，統兵戍鎮淮軍，自率親軍回下蔡，貽書壽州，令劉仁贍自擇禍福。過子三日，未見復音，乃親至壽州城下，再行督攻。劉仁贍聞援兵大敗，扼吭歎息，遂致病上加病，臥不能起。至周主貽書，他亦未曾寓目，但昏昏沈沈的睡在牀中，滿口嚙語，不省人事。周廷構見周主復來，攻城益急，料知城不可保，乃與營田副使孫羽及左騎都指揮使張全約，商議投降。當下草就降表，擅書仁贍姓名，派人賚入周營，面謁周主。周主覽表甚喜，即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傳諭宣慰。劉仁贍全未預聞，統由周廷構孫羽等款待來使，且迫令仁贍子崇讓，偕張保續同往周營，泥首謝罪。周主乃就壽州城北，大陳兵甲，行受降禮。廷構令仁贍左右昇仁贍出城，仁贍氣息僅屬，口不能言，只好由他播弄。好漢只怕病來死。周主溫言勸慰，但見仁贍瞠了幾眼，也未知他曾否聽見，乃復令昇回城中，服藥養病。一面赦州民死罪，凡會受南唐文書，聚迹山林，抗拒王師的壯丁，悉令復業，不問前過，平日挾讎互毆，致有殺傷，亦不得再訟。舊時政令，如與民不便，概令地方官奏聞。加授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且下制道：

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南伐，得爾爲多，其受職勿辭！

看官試想這爲國効死的劉仁贍，連愛子尚且不顧，豈肯驟然變志，背唐降周？只因抱病甚劇，奄奄一息，任他昇出昇入，始終不肯渝節，過了一宿，便即歸天。說也奇怪，仁贍身死，天亦憐忠，晨光似晦，雨沙如霧，州民相率巷哭，偏裨以下，感德自剄，共計數十人，就是仁贍妻薛夫人，撫棺大慟，暈過幾次，好不容易纔得救活，他却水米不沾，泣盡繼血，悲餓了四五天，一道貞魂，也到黃泉碧落，往尋葉碭去了。夫忠婦節，誰羅江南。

周主遣人弔祭，追封彭城郡王，授仁贍長子崇讓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周主因他城堅難下，徙往下蔡，改稱清淮軍爲忠正軍，慨然太息道：「我所以旌仁贍的忠節呢！」唐主聞仁贍死節，亦慟哭盡哀。

追贈太師中書令，予諡忠肅，且焚敕告靈，中有三語云：

魂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

是夜唐主夢見仁贍拜謁，下彷彿似生前受命情狀。及唐主醒來，越加驚歎，進封仁贍爲衛王，妻薛氏爲衛國夫人，立祠致祭。後來宋朝亦列入祀典，賜祠額曰忠顯。累世廟食不絕，人心未泯，公道猶存，忠臣義婦，俎豆千秋，一死也算值得了。小子有詩讚道：

孤臣拚死與城亡，忠節堪爭日月光。試看淮南隆食報，千秋廟貌尚留芳。

周主復命朱元爲蔡州防禦使，周廷構爲衛尉卿，孫羽爲太僕卿，開倉發粟，賑給壽州飢民。另派右羽林統軍 楊信，爲忠正軍節度使，管轄壽州，自率親軍還都，留李重進等進攻濠州。欲知濠州能否攻入，且待下回分解。

南唐健將，首爲劉仁贍，次爲朱元。朱元智能拒敵，而爲陳覺、許文績等所忌，迫令降周，元雖不免負主，然非激之使叛，亦何至挺而走險耶？許文績、邊鎬、庸奴、耳景、達駱、陳覺、鄒夫，詎足與周主相敵，獨劉仁贍誓守孤城，忠而且勇。妻薛氏亦知守大節，甘斬親兒，國而忘家，公而忘私，誠爲古今所罕有。南唐有此忠臣，并有此義婦，乃忍使五鬼爲蔽，變忠畢命，豈不足令人太息乎！闡揚名節，實在後人，大書特書，正以維綱常而弇末俗爾。

## 第五十八回 楚北鏖兵闔城殉節 淮南納土奉表投誠

却說唐將郭廷謂守住濠州，因聞周主北還，潛率水軍至渦口，折斷浮梁，又襲破定遠軍營，周武寧節度使 武行德猝不及防，竟將全營棄去，子身逃免。廷謂報捷金陵，唐主擢廷謂爲濠州團練使，兼充淮上水陸應援使。獨周主接得敗警，按律定罪，降武行德爲左衛將軍，又追究李繼勳失寨罪名，見五十五回。降爲右衛將軍。

周主本生父柴守禮，以太子少保光祿卿致仕，常與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游宴洛陽。韓倫係令坤父，也是一箇大封翁，守禮更不必說，兩人恃勢恣橫。洛人無敢忤意，競以阿父相呼。

一日，與市民小有口角，守禮竟壓動家丁，格死數人。韓倫也在旁助惡，毆罵不休。市民不甘枉死，激動公憤，即向地方官起訴。地方官覽這訴狀，嚇得瞠目伸舌，不敢批答，只好挽人調處。曲爲和解，那柴韓二老，怎肯認過。市民亦不願罷休，索性叩關訟冤。當時周廷對待守禮，雖未明言爲天子父，但元舅懿親，聲勢亦大。當時接得冤訴，無人敢評論曲直，只有上達宸聰。周主顧念本生，把守禮略過一邊，惟查究韓倫劣迹，嗣聞韓倫干預郡政，武斷鄉曲，公私交怨，罪惡多端，乃命刑官定讞，法當棄市。韓令坤伏闕哀求，情願削職贖罪，乃奪韓倫本身官爵，流配沙門島。令坤任官如故，守禮不復論罪。守禮爲周主生父，似難坐罪，惟在法全恩亦屬非是，此亦一習腹殺人之案，讓在周主未知迎養致有此弊。

內供奉官孫延希，督修永福殿，役夫或就瓦中噉飯，用柿爲箸，不意爲周主所見，責延希虐待役夫，叱出處死，并黜退御廚使董延勳，副使張皓等。左庫藏使符令光，歷職內廷，素來清慎。至是周主又欲南征，敕令光督製軍士袍襦，限期辦集。令光不能如限，又有救處斬。宰相等入廷救解，周主拂衣入內，不願從諫，令光竟戮死都市。爲這一案，都人代爲呼冤。周主亦嘗追悔，但素性暴躁，一或忤旨，便欲加刑。虧得皇后符氏，從中解勸，還算保全不少。

顯德四年十一月，又欲出征濠泗，符后以天氣嚴寒，力爲諫阻。周主執意不從，畧得符后抑鬱成疾，飲食少進。周主不遑內顧，命王朴爲樞密使，仍令留守東京，自率趙匡胤等出都，倍道至鎮淮軍。五鼓渡淮，直抵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一巨灘，唐人在灘上立柵，環水自固。周主使內殿直康保裔，乘著橐駝，率軍先濟。趙匡胤爲後應，保裔尚未畢渡，匡胤已躍馬入水，截流而進。騎兵追隨恐後，霎時間盡登灘上，攻入敵柵。柵內守兵，措手不及，紛紛潰散，遂得拔柵通道，徑至濠州城下。

李重進早攻濠州南關，連日不下，忽聞御駕復來，督師大衆奮勇百倍，或緣梯，或攀堞，不到半日，已攻入南關。

城東復有水寨，與城中作爲犄角。王審琦奉周主命，領兵搗入，也將水寨據住。城北尚屯敵船數百艘，船外植木，防遏周軍。周主命水師拔木進攻，縱火焚敵，敵船不能撲滅，被燬去七十餘艘，餘船遁去。

濠州諸防種種失敗，只剩得斗大孤城，如何保守？郭廷謂想出一法，遣人至周營上表，但說臣家屬留居江南，今若遽降，必至夷族，願先着人至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周主微笑道：「他無非是緩兵計，想往金陵乞援，朕亦不妨允他，等他援兵到來，一鼓殲滅，管教他死心塌地，舉城出降了！」料事如神。遂留兵濠州城下，自移軍往攻泗州。行至澳水東，遇着敵船，大約又有數百艘。當下水陸夾擊，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即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趙胤胤爲前鋒，直蕪泗州，焚南關，破水寨，拔月城。泗州守將范再遇驚慌的，了不得，即開城乞降。胤胤入城，禁止擄掠，秋毫無犯。州民大悅，爭獻芻粟犒軍。周主自至城下，再遇迎謁馬前，受命爲宿州團練使，拜謝而去。胤胤出奏周主，報稱全城安堵，周主乃不復入城，分三道進兵。胤胤率步騎自淮南進，自督親軍從淮北進，諸將率水軍由中流進。淮濱因戰爭日久，人不敢行，兩岸葭葦如織，且多泥淖溝壑。周軍乘勝長驅，踴躍爭趨，幾忘勞苦。沿途與唐兵相值，且戰且進，金鼓聲達數十里。行至楚州西北，地名清口，有唐營駐紮，保障楚州。由唐應援使陳承昭扼守。趙胤胤泝淮而上，夤夜襲擊，搗入唐營，陳承昭不及預備，慌忙逃生。胤胤入帳，不見承昭，料他從帳後遁去，急急追趕，馬到擒來，所有清口唐船，除焚盡外，尙得三百餘艘，將士除殺溺外，收降七千人。淮上唐艦，掃得精光。周水軍出沒縱橫，毫無阻礙。

濠州守將郭廷謂，曾遣使至金陵乞援，及使人返報，謂當促陳承昭援泗，所以閉城待着。不料承昭被擒，全軍覆沒，廷謂無法可施，只得依着周主命令，送呈降表。當令錄事參軍李延鄒起草。延鄒勃然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這是人臣大義，奈何覩顏降敵！」廷謂道：「我非不能效死，但滿城生靈，無辜遭戮，我實未忍。況泗州已降，清口覆軍區區一城，如何保全，不如通變達權，屈節保民，願君勿拘拘小節！」此語亦聊自解嘲。延鄒擲筆道：「大丈夫終

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謂是借金石。廷謂大怒拔劍相逼道：「汝敢不從我命麼？」延卻道：「頭可斷降表不可草。」言未畢，已被廷謂把劍一揮，頭落地。濠州尚有戍兵萬人，糧數萬斛，廷謂舉城降周，全城兵糧俱爲周有。周主因泗州已降，不必後顧，當然大喜，敕授廷謂爲亳州防禦使，另派將吏駐守，自往楚州攻城，廷謂馳謁行轅，周主語廷謂道：「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也可算是報國了。濠州小城，怎能持久，就使李環自守，亦豈足恃？卿可謂知幾。現命卿往略天長，卿可願否？」廷謂便稱願往。周主卽令自率所部，往攻天長。再遣鐵騎右廂都指揮使武守琦，率數百騎趨揚州。甫至高郵，揚州守將已變去官，府民慮驅人民渡江南行，及守琦入揚州城，已是空空洞洞，成了一片瓦礫場，此外只剩十餘人，不是老病，就是殘疾，死多活少，未便遠行，因此還是留着守琦，付諸一嘆，據實奏聞。

周主仍命韓令坤往撫揚州，招輯流亡，權知軍府事宜，又派兵將拔泰州，陷海州。惟楚州防禦使張彥卿，與鄧監、鄭昭業，硬鐵心腸，彷彿壽州的劉仁贍。周主親御旗鼓，連日攻撲，城外廬舍掃盡無遺，更發州民鑿通老鵝河，引戰艦入江，水陸夾擊楚州。城砲聲震地，鼓角喧天，彥卿絕不爲動，惟與鄧昭業同心堵禦，視死如歸。彥卿子光祚，隨父登城，望見周軍勢盛，城中危在旦暮，乃泣諫彥卿道：「敵強我弱，萬難支持，城外又無一人來援，看來徒死無益，不如出降。」彥卿不答一詞，旁顧諸將道：「那裏有敵軍來攻，汝等可望見否？」諸將側身他顧，光祚亦掉頭瞧着，不防彥卿拔出腰劍，竟向光祚頂後劈去，轟然一聲，首隨刀落，諸將聞有劍聲，慌忙轉視，但見一顆血淋淋的頭顱，已在城上擺着，禁不住大家咋舌。彥卿却泣語諸將道：「這是彥卿愛子，勸彥卿降敵，彥卿受李氏厚恩，義不苟免。這城就是我死所哩！諸君畏死欲降，儘可從便，但不得勸我，若勸我出降，請視我子首級。」仁鵬愛子彥卿亦愛子，可謂無獨有偶。諸將皆感泣思奮，莫敢言降。

苦守至四十日，猛聽城外一聲怪響，好似天崩地塌一般。城上守卒，騰入天空，城牆坍塌至數十丈，那時堦、不勝堦，周軍從城缺殺入，一擁進來。原來周主督攻月餘，焦躁異常，乃命軍士鑿城爲窟，內納火藥，引以爲綫，綫燃藥



發把城轟坍，城遂被陷。彥卿尚結陣城內，誓死巷鬪，戰到日暮，殺得鎗折刀缺，尚未肯休。既而退至州廨，矢刃俱盡，彥卿舉繩牀搏鬪，猶格斃周軍數十人，自身亦受了重傷，便大呼道：「臣力竭了！」遂自刎而死。

鄭昭業爲周將所殺，餘衆千數百人，個個戰死，無一生降。周軍亦傷亡不少。周主大怒，下令屠城，自州署以及民舍，俱付一炬，吏民死了萬餘人。周主身死國亡，未始非由此所致。趙匡胤搜誅彥卿家屬，男女多死，惟留一彥卿少子光祐，謂是忠臣遺裔，不當盡滅。俟屠城已畢，方入奏周主，請留彥卿一脈，爲臣教忠。周主怒氣已平，乃准如所請。復令修築城垣，募民實城，仍須百姓何必盡屠。

嗣接郭廷謂奏報，唐天長軍使易贊，已舉城歸順，周主仍令贊爲刺史。自發楚州，轉趨揚州。韓令坤迎入城內，城之居民滿目蕭條。周主見城內空虛，特命在故城東南隅，另築小城，俾便駐守。未幾又接黃州刺史司超捷報，謂與控鶴指揮使王審琦，敗舒州軍，擒唐刺史施仁望，於是淮右粗平。

周主出巡泰州，復至迎鑾鎮，進攻江南，臨江遙望，見有敵艦數十艘，停泊江心，即命趙匡胤帶着戰船，前往攻擊。敵艦不敢迎戰，望風退去。匡胤直抵南岸，燬唐營柵，乃收軍駛回。越日周主又遣都虞侯慕容延釗，右神武統軍宋延渥，水陸並進，沿江直下。延釗至東泚州，大破唐兵，江南大震。

先是江南小兒，偏唱檀來人不知爲何因，頗以爲怪。至周師入境，先鋒騎兵，皆唱蕃歌，首句卽爲「檀來也」三字，纔識童謠有驗，益加恟懼。

是時已爲周顯德五年三月，卽唐主璟中興元年。唐主嗣位，年號保大，是年已爲保大十六年，改稱中興元年。唐主聞周軍臨江，恐卽南渡，又恥降號稱藩，意欲傳位皇弟景遂，令他出面求和。景遂本爲皇太弟，至是上表辭位，略言不能扶危，自願出就外藩。齊王景達，因出師敗還，辭元帥職。唐主乃改封景遂爲晉王，兼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景遂爲浙西道元帥，兼潤州大都督。立皇子燕王弘冀爲太子，參治朝政，派樞密使陳覺，奉表至迎鑾鎮，謁見周主，貢獻方物，且

請傳位太子，聽命中朝。

周主諭覺道：「汝主果誠心歸順，何必傳位？且江北郡縣，尚有廬舒、蕪黃、四州及鄂州、漢陽、汝川二縣，未曾歸我，如欲乞和，即須獻納，方可開議。」覺叩伏案前，不敢違命。但言當遣還隨員，再取表章。周主道：「朕欲取江南，亦非難事，不特我軍鼓勇爭先，戰勝攻取，就是荆南、吳越，也助順討逆，來請師期。」說至此，即檢出二表，取示陳覺。覺一一接閱，一表是荆南、高保融，奏稱本道舟師已至鄂州；一表是吳越、王錢弘俶，奏稱已發戰棹四百艘，水軍一萬七千人，停泊江岸，候命進止。兩表閱罷，覺愈加驚惶，且見迎鑾鎮一帶，戰船如林，兵戈如蟻，大有氣吞江南的形狀，不由的形神散煉，磕了無數響頭，再四乞哀。鬼頭鬼臉，不愧爲五鬼之一。周主方道：「汝速遣人取表，割獻江北，朕得休便休，也不定要汝江南了。」覺拜謝而退，立遣隨員還金陵，盛說周主聲威，宜速割江北，還可保全江南。

唐主不得已，乃再遣閤門承旨劉承遇，至迎鑾鎮，願將廬舒、蕪黃、四州及鄂州、漢陽、汝川二縣，盡行奉獻。惟乞海陵、鹽監，仍屬江南，周主不許。經承遇苦苦哀求，請歲結贖，軍鹽三十萬石，方邀允准。此外如奉周、正朔、歲輸土貢等款，亦由陳覺、劉承遇等承認。周主乃許令罷兵，且頒詔江南道：

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無恙，使人至此，奏請分割廬舒、蕪黃等州，畫江爲界，朕已盡悉。頃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歡，適自近年，遂構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敦久要，須盡縷陳。今者承遇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辭，備認始終之意，既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頓靜於烟塵，師旅便還於京闕，永言欣慰，深切誠懷。其常潤一帶，及沿江兵棹，今已指揮抽退，兼兩浙、荆南、湖南、水陸兵士，各令罷兵，以踐和約。言歸于好，共享承平，朕有厚望焉！

陳覺、劉承遇，既得求成，乃向周主處辭行。周主又語覺道：「傳位一事，儘可不必，朕有手書，煩汝轉達汝主，便了。隨即取書給覺，覺與承遇復拜謝而去。還至金陵，將周主原書呈與唐主，書中寫着：

別賂來章，備形禱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尙之懷。仍以數歲已還，交兵不息，備論追悔之事，無非剋責之辭。雖古人有引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此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甚富，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卽今南北才通，疆場甫定，是玉帛交馳之始，乃干戈載戢之初，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濟之心。重念天災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賢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勉修政務，勿倦經綸，保高義於初終，垂遠圖於家國。流芳貽慶，不亦美乎！特此諭意，君其鑒之。

周主旣遣還陳覺等人，乃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徽犒軍帛二萬匹，高保融帛一萬匹，命就廬州置保信軍，簡授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爲節度使，自從迎鑾，鎮還揚州。唐主又遣同平章事馮延巳，給事中田霖爲江南進奉使，獻入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附以表文略云：

臣聞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旣歸，推赤心而服衆。皇帝量包終古，德合上元，以其執迷未復，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施，彌堅傾附之念。然以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玉趾，久駐王師，以是憂慚，不遑啓處。今旣六師返旆，萬乘還京，合申解甲之儀，粗表充庭之實。望風陳款，不盡依依。

延巳等旣至揚州，呈入表文，接連又遣汝郡公徐達客省使尙全，恭上買宴錢二百萬緡，又有一篇四六表文，有云：

伏以柏梁高會，展極居尊，朝臣咸侍於冕旒，天樂盛張於金石，莫不競輸寶瑞，齊獻壽杯。而臣僻處偏隅，迴承賤顧，願心存於魏闕，奈日遠於長安，無由覲咫尺之顏，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戚屬躬拜殿廷，納忠則厚，致禮則微，誠慚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

周主連得二表，特在行宮賜宴。馮延巳田霖徐達尙全，一併列座。遼代唐主李璟捧上壽觴，并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物。周主亦各有贈賜。宴畢辭去，車駕乃啓程還京。詔進侍衛諸軍及諸道將士官階，優給行

營將士，追卹臨陣傷亡各家屬，子孫並量材錄用。新得淮南十四州六十縣，所欠賦稅，並准蠲免。卽授唐將馮延魯爲太府卿，充江南國信使，并以衛尉少卿前唐使鍾謨爲副，令齎國書及本年歷書，還赴江南，並賜唐主御衣玉帶，及錦綺羅縠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散馬百匹，羊三百匹，犒軍帛千萬匹。

唐主李璟得書，乃去帝號，自稱國主，用周顯德年號，一切儀制，皆從降損，并因周信祖廟諱爲璟，卽郭威高祖見前文。特將本名除去，偏旁，易名爲景，再遣馮延魯、鍾謨至周都，奉表謝恩。周主命在京師置進奏院，館待來使，更畀任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中，仍遣歸江南。小子有詩咏道：

連年爭戰苦兵戈，割地稱臣始許和。  
我爲淮南留一語，國衰只爲佞臣多！

此外尚有俘獲唐將，亦陸續放還，俟至下回開篇再行詳敘。

周師入淮，勢如破竹，各城多望風乞降，其能爲國捐軀者，除孫晟、劉仁贍外，尚有李延魯之不韋降表，及張彥胤等之千人皆死。雖曰無補，忠足尙焉。彥胤殺子，見諸趙鼎臣竹隱、翰士集子可殺，君不可負，大義滅親，臣節凜然。說者或譏其愚忠，夫時當五季，綱紀淪亡，得張彥胤等之秉節不撓，實足羽翼名教。卽曰近愚，愚亦不可及矣。否則如陳覺、馮延巳等，匍匐乞哀，割地不知惜，屈節不知羞，偷生畏死，甘爲奴隸，國家亦烏用此庸臣爲耶？唐主璟之任用非人，以致登國降號，是乃所謂愚夫也已。

## 第五十九回 懲姦黨唐主施刑 正樂懸周臣明律

却說唐使馮延魯、鍾謨，自周遣還，又釋歸南，唐降卒，共五千七百五十人。嗣又將許文綬、邊鎮、周廷構等，也併放歸。先是馮延巳、陳覺等，自詔多才，睥睨一切，嘗侈談天下事，以爲經略中原，可運掌上。延巳尤善長聚詠，著有樂章百餘闕，統是鋪張揚厲，粉飾隆平。唐主璟本好詩詞，與延巳互相倡和，工力悉敵。璟因引爲同調，翰林學士輩

麥錫屢次進諫，極言延己等浮夸無術，不應輕信，怎奈延己正得君心，任你舌敝唇焦，也是無益。淮南戰起，唐兵屢敗，麥錫又密諫道：「延己等奸言似忠，若陛下再不覺悟，恐國家從此滅亡了！」唐主璟仍然不從。至李德明被殺，雖由宋齊邱陳覺等從旁慫恿，見五十五回。延己也串同一氣，斥德明爲賣國賊，應該伏誅。及許文綽等戰敗紫金山，同作俘虜，陳覺與齊王景遂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璟召入延己等，會商軍事，甚至泣下。延己尚謂無恐，樞密副使李徽古與延己同黨，且大言道：「陛下當治兵禦敵，奈何作兒女子態，徒對臣等涕泣，莫非是酒醉不成，還是由乳母未至呢！」對君敢如此放肆，可知唐主之不堪爲君。唐主不禁色變，徽古却舉止自若。

會司天監奏天文有變，人主應避位禳災，唐主乃復召諭羣臣道：「國難未紓，我欲釋去萬機，栖心冲寂，究竟何人可以託國？」李徽古先答道：「宋公齊邱，係再造國手，陛下如厭棄國機，何不舉國授與宋公？」陳覺亦從旁插嘴道：「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任宋公，先行後聞，臣等可隨時入侍，與陛下同談釋老了。」唐主聞言，目顧延己，延己亦似表同情。乃命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將委國與宋齊邱。喬俟羣臣退後，獨持入草詔，造膝密陳道：「宗社重大，怎可假人！今陛下若署此詔，從此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己有，就使陛下甘心澹泊，脫屣萬乘，獨不念烈祖創業，如何艱難，難道可一朝委棄嗎？古有齊淖齒、趙李兌，皆戰國時人，近有讓皇，且爲陛下所親見，撫今思昔，能不寒心！臣恐大權一去，求爲田舍翁，且不可得了。」唐主愕然道：「非卿言，幾落賊人彀中！」於此益見李璟之愚，乃將草詔撕毀，引喬入見皇后鍾氏及太子弘冀，且指語道：「這是我國忠臣！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付大事，我雖死無遺恨了。」嗣是乃疑忌宋齊邱陳覺等人。

魏詣周議和，還至金陵，矯傳周主詔命，謂江南連歲拒周，皆由嚴續主謀，須立殺無赦。續爲故相，嚴可求子，尚唐烈祖李昇女，性頗持正，不入宋黨。唐主命爲門下侍郎，兼同平章事。覺與續有嫌，因借此構陷。唐主已有三分明白，不忍殺續，但罷爲少傅，且令覺退出樞密，但令爲兵部侍郎，并將左相馮延己，亦罷除相位，降爲太子少傅，黜極

密副使李徵古，令爲晉王景遂副使。

及鍾讓南歸，入見唐主，乘隙進言道：「宋齊邱累受國恩，見危不能致命，反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等，陰爲羽翼，罪實難容，請陛下申罪正法。」唐主忽憶及覺言，便問讓道：「覺曾傳周主命，追誅嚴續，卿在周廷，果聞有此語否？」讓答道：「臣未聞此言，恐是由覺捏造。就是前時李德明與臣同往議和，他亦無非衡量強弱，因請割地求成，齊邱與覺說他賣國，遂致誅死，試問今日覺往通款，比前時德明所請，得失何如？德明受誅，覺怎得無罪？」雖未免袒護德明，却是言之有理。唐主沈吟多時，乃語讓道：「究竟周主欲誅嚴續否？」讓又道：「臣謂周主必無此言，如若不信，臣可至周廷問明。」唐主點首，因令讓再賚表入周，略言久拒王師，皆由臣昏愚所致，嚴續無與，請加恩寬宥。周主覽表，不禁驚詫道：「朕何曾欲誅嚴續？就使續欲拒朕，彼時桀犬吠堯，各爲其主，朕亦何必過事苛求？」讓乃述及嚴續剛正，及陳覺等矯詐情狀，周主又道：「據汝說來，嚴續爲汝國忠臣，朕爲天下主，難道教人殺忠臣麼？」讓叩謝而歸，報明唐主。

唐主因欲誅宋齊邱等，又遣鍾讓詣周稟白。周主道：「誅佞錄忠，係汝國內政，但教汝主自有權衡，朕不爲造制呢。」讓卽兼程還報，唐主乃命樞密使殷崇義，草詔懲姦，歷數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惡，放齊邱還九華山，譴覺爲國子博士，安置饒州，奪徵古官，流戍洪州。覺與徵古惘惘出都，途中復接唐主敕書，賜令自盡。南唐五鬼，陳覺爲首，還有魏岑查文徽，已病死，此外只剩二馮。唐主不復問罪，尋且遷任延己爲太子太傅，延魯爲戶部尚書，寵用如故。

唐主嘗曲宴內殿，從容語延己道：「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己答道：「怎能如陛下所詠。」小樓吹徹玉笙寒，更爲高妙呢。一時江南喪敗不支，苟延歲月，君臣不能臥薪嘗膽，乃各述曲宴舊詩，作爲評語，無怪他一蹶不振，終致滅亡。評斷有識，惟宋齊邱至九華山，唐主命地方有司，鎮住齊邱居宅，不准自由，但穴牆給與飲食，齊邱

嘆道：「我從前爲李氏謀畫，幽住讓皇帝族於秦州，天道不爽，理應及此，我也不想再活了！」遂自經死。唐主諡爲  
蘭繆，追贈李德明爲光祿卿，賜諡曰忠。亦未見得。

因復遣使報周，并貢冬季方物。周主特派兵部侍郎陶穀報聘，穀素有才名，周主聞江南人士多擅文才，故命  
穀充使職。穀既至金陵，見了唐主，吐屬風流，溫文爾雅，唐主亦頗起敬，特命韓熙載陪賓，殷勤款待。熙載素稱江南  
才子，家中藏書甚多，穀向他借觀，且囑館伴抄錄，一時不能脫身。唐宮中有歌妓秦蕤蘭，知書識字，色藝兼優，唐主  
命他至客館中充作女役。不幾好意，穀見他容顏秀麗，體態娉婷，已不禁暗暗喝采，惟身爲使臣，不便細詢姓氏，總還  
道是驛吏女兒，未敢唐突。那知娟娟此秀，故意撩人，有時眼角留情，有時眉梢傳語，有時輕顰巧笑，賣弄風騷，惹得  
陶穀支持不定，未免與他問答數語，偏他應對如流，無論甚麼詩歌，多半記憶，益令陶穀傾心鍾愛，書眼垂憐，漸漸  
的親近香膚，引爲膩友，美人解意，才子多情，那有不移篤近岸，圖成美事。一宵好夢，備極歡娛。

越宿起牀，那美人兒出外自去，鎮日裏沒有見面。穀已是啓疑，適由韓熙載奉唐主命，邀令晚宴，穀不好固辭，  
隨着同行，既入唐廷，自有內侍趨出，導引入內殿中，唐主已經待着，降階相迎。寒暄已罷，即請入席，且召歌妓侑觴，  
穀很是矜持，唐主微諷道：「公南來有日，久居館中，獨不嫌岑寂麼？」穀答稱借閱韓書，幸免岑寂。唐主道：「江南  
春色，聞已爲公採得一枝，何必相欺！」穀極力答辯，唐主付諸一笑，仍舉觥勸飲，穀飲了一二杯，忽聽得歌聲幽咽，  
從屏後出來。歌云：

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

穀聽此二語，已覺驚心，復又有歌詞續下道：

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這詞名爲「春光好」，穀博通詞曲，當然知曉，且料有別因，忙從屏間一瞧，果然走出一個歌娘，似曾相識，微

皺眉山，仔細諦視，就是昨夜相偎相抱的秦蕤蘭，禁不住面上生慚，汗涔涔下。中薄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便即起座謝宴，託言醉不能飲，經唐主嘲諷數語，也只好似癡似聾，轉身退去。次日便即辭行，自回大梁去了。唐主如此弄人，成何大體。唐主自鳴得意，且不必說。

淮南漢主晟，聞唐爲周敗，不免加憂，他自篡位以後，猜忌骨肉，把弘昌以下十三弟，殺得一個不留。諸姪因盡加戮戮，惟選得幾個美色的姪女，取入宮中，迫爲婢妾。禽獸不如。且派兵入海，掠得商賈金帛，增築離宮數千間，殿側皆置宮人，令他候曉，名爲候窗監。每值宴會，晟獨坐殿廷間，侍宴百官，各結綵亭，列坐殿旁兩廡，宴酣後，令有司檻獸而進，兩旁翼以刀戟，晟下殿射獸，獸未死，即用戈戟戮斃，算作樂事。又嘗夜飲大醉，用瓜置伶人，尚玉樓項間，拔劍劈瓜，並斬尚首。翌日酒醒，再召玉樓侍宴，左右謂昨已受誅，方纔嘆息。後宮專寵，有兩個李妃，一號李麗妃，一號李蟾妃。宮人盧瓊，仙黃瓊，芝色美性狡，特授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宦官中最寵林延遇，諸王夷滅，俱由延遇主謀。延遇臨死，薦同黨龔澄樞自代，澄樞刁滑，與延遇相類。朝政不修，權出嬖倖，至聞周征服淮南，意欲入貢周廷，因爲湖南所隔，不便通道，乃治戰艦，修武備，爲自固計。未幾，又自歎道：「我身得免禍患，已是幸事，還要管甚麼子孫呢？」自知顯明，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卜，謂爲自己應該當災，乃縱情酒色，爲長夜飲，漸漸的精枯色悴，加劇而亡。年三十九歲。

長子繼興嗣立，改名爲鋹，尊故主晟爲中宗，時鋹年十六，委政中官龔澄樞，陳延壽權勢最重，又進盧瓊仙爲才人，內政皆取決瓊仙。臺省官僅備員數，不得與聞國政。鋹性好奢，築萬政殿，一柱費用，須白金三千錠，又建天華宮，築黃龍洞，日費千萬，毫不吝惜。宦官李託，有二養女，均有姿色，長女入爲貴妃，次女亦得爲才人，一時並寵。還有宮婢波斯女，黑脂而慧，光豔動人，性善淫媚，賜名媚豬。尚書右丞鍾允章，欲整肅綱紀，懲治奸滑，適爲宦官所忌，認稱允章謀反，迫鋹加刑，竟致族誅。遂擢李託爲內太師，兼六軍觀軍容使，國事皆稟託。後行，鋹日與大小李妃及波斯



新媚豬，恣爲淫樂，自稱蕭開大夫，不復臨朝視事。中官多至七千餘，或加至三公三師職銜，女官亦不下千人，也有師傅令儀的名目。陳延壽又引入女巫樊胡子，戴遠遊冠，衣紫霞裙，踞坐帳中，自稱有玉皇附見，能預知禍福，呼鍾爲太子皇。鍾極端迷信，往往向胡子就教。盧瓊仙及魏澄樞等，爭相依附，胡子乃僞言瓊仙澄樞延壽，統是上天差來，輔佐太子皇，不宜輕加罪譴。鍾信用益堅，視國事如兒戲，但因僻處嶺南，周天子無暇問罪，所以昏憤糊塗的劉銀，尙得荒縱數年，等到趙宋開國，然後滅亡。這且待宋史演義中，再行詳述，本書已將終篇，不必絮談了。界畫分明。

且說周主還都後，皇后符氏薨逝，年止二十有六，諡曰宣懿。后妹亦頗有容色，出入宮中，周主欲冊爲繼后，因南征得手，又思北討，所以未遑行禮。未幾卽爲顯德六年，高麗女真，均遣人入貢方物。周主御崇德殿，召見番使，命有司備設樂懸，藉示漢儀。四面鐘磬陳列，有幾處止屬虛設，未聞擊響。待番使退朝，周主召問樂工，何故不擊鐘磬，樂工謂向例如此，不敢妄擊。周主再加細詰，樂工多不能答，乃命端明殿學士竇儀討論古今雅樂，攷訂闕失。竇儀謂通曉樂音，臣不如朴，因令朴訂定樂律。朴援據古今，具疏臚陳，略云：

臣聞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是謂之樂。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成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十七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黃鐘之宮，止存一調，蓋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臨視樂懸，知其亡失，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

朴上疏後，援照古法，用秬黍定尺，一黍爲分，十黍爲寸，積成九寸，徑三分，爲黃鐘律管。推演得十二律，因作律

準。共分十有三絃，長九尺，依次設柱，繫絃成聲。第一絃爲黃鐘律，第二絃爲大呂律，第三絃爲太簇律，第四絃爲夾鐘律，第五絃爲姑洗律，第六絃爲仲呂律，第七絃爲蕤賓律，第八絃爲林鐘律，第九絃爲夷則律，第十絃爲南呂律，第十一絃爲無射律，第十二絃爲應鐘律，第十三絃爲黃鐘清聲。聲律既調，用七律爲一均，錯成五音。宮聲爲主，徵聲商聲羽聲角聲，互爲聯屬。五音相續，迭聲不亂，合成八十四調。然後配以笙簧，間以鐘磬，凡四面樂懸，無不協響，合成節奏。無論何種歌曲，但好譜入樂聲，均能應腔合拍，不疾不徐。朴又上言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正得失，有詔令百官再行參酌。百官多半是門外漢，曉得甚麼音律奧旨，彼此同聲附和，統覆稱王朴高才，非臣等所及。乃命樂工演試，果然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得周主心花怒開，極稱盛事。

周主又究心<sup>禮</sup>舉，務求得人，裁併寺院，嚴禁左道。平居輒留意農事，刻木爲農夫蠶婦，列置殿廷。且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并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人，令司民事，課耕勸稼。又從汴口疏河通淮，以達舟楫。再導汴水入蔡水，以便漕運公私交利，上下翕然。周世宗爲五代賢主，故歷敘美政。周主遣王朴巡視汴口，督建斗門。工旣告竣，還過故相李穀第，忽然疾作，暈仆座上。慌忙用人舁歸，醫治無效，竟爾謝世。年五十四歲。周主親往弔喪，用玉鉞叩地痛哭，再四不能自止。左右從旁慰勸，周主仰天歎道：「天不欲我中原麼？何爲奪我王朴，有這般迅速哩！」弔畢回宮，數日不歡。朴精究術數，談言多中，周主志在統一，常恐運祚短促，不能如願。一日從容問朴，謂朕躬踐阼，能得幾年？朴答道：「陛下有心致治，嘗以蒼生爲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本固陋，一知半解，推演數理，可得三十年。三十年後，非臣所能知呢。」周主喜道：「誠如卿言，朕當爲主三十年。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朕志足了。後來征遼回師，便即宴駕，計在位止及五年另六箇月，似與朴言不符，或謂五六乃三十成數，朴不便直言，故用隱謎相答，究竟朴能否預知，小子也不能定斷，只好援據遺聞，隨筆錄敘。因繼咏一詩道：

懷才挾術佐明王，天不假年劇可傷。豈是慶陵周世宗陵，將晏駕，先歸地下待吾皇。

王朴既歿，周主失一股肱，但北伐雄心，仍然不改。因即下詔親征，欲知周主北伐情形，下回再當詳敘。

唐爲周敗，國威不振，至於割地請和，始正宋黨之罪，論者已嫌其太過。竊謂亡羊補牢，猶爲未晚，越王勾踐，其前師也。唐主瑋誠自懲前敗，黜佞任良，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後，與北宋角，逐中原，尙未知鹿死誰手。顧猶信用二馮，吟風嘲月，迨周使遠來，則密囑歌妓以狎侮之，鄙人不足，結怨有餘，多見其不知量也。劉晟父子，更出壞下，故其亡也，比江南爲尤速。至若周世宗之英武過人，王朴之智謀絕俗，天獨未假以年，不獲共謀統一命耶？數耶？是固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矣。然世宗美政，王朴長材，不容過略，故類敘之以風示後世云。

## 第六十回 得遼關因病返蹕 殉周將禪位終篇

却說周主南征時，北漢主劉鈞，乘虛襲周，發兵圍隰州。隰州刺史孫議，得病暴亡，後任未至，驟聞河東兵至，不免驚惶，幸虧都監李謙，權攝州事，濬城隍，嚴兵備，措置有方，不致失手。時方盛夏，河東兵冒暑圍城，謙引二小吏登城，從容督禦，身服絺綌，手揮羽扇，毫無慌張形狀。河東將士，却也料他不透，未敢猛攻，謙又潛約建雄軍節度使楊廷璋，各募敢死士百人，夜劫河東兵寨，河東兵猝不及防，倉皇散走，謙自率守軍開城追擊，逐北數十里，斬首數百級，隰州解圍。

當下奏報行在周主，即令謙溥爲隰州刺史，且命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與楊廷璋聯兵北討，共伐狡謀。李筠遂進攻石會關，連破河東六寨，廷璋仍命李謙溥往侵漢境，奪得一座孝義縣城。北漢主劉鈞，不禁生憂，小挫即處想甚廖乘虛覷人，慌忙飛使至遼，乞請濟師。遼主述律，不願出兵，支吾對付，急得劉鈞憂急萬分。再三通使求援，遼主乃授

南京留守蕭思溫爲兵部都總管，助漢侵周。周主已征服南唐，返至大梁，接得遼漢合寇的消息，決意親征。他想北漢梁全仗遼人爲助，若要釜底抽薪，不如首先攻遼，遼人一敗，北漢勢孤，自然容易討平。

計議已定，乃命宣徽南苑使吳延祚權東京留守，宣徽北院使管居潤爲副，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部署。其餘各將，各領馬步諸軍，及大小戰船，馳赴滄州。周主亦自至乾寧軍，規畫地勢，指示軍機。遂下令進攻寧州。寧州刺史南修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可達瀛莫諸州。周主亦自至乾寧軍，規畫地勢，指示軍機。遂下令進攻寧州。寧州刺史王洪，自知不能守禦，開城乞降。乃派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水陸並舉，向北長驅。車駕自御龍舟隨後繼進。

朔方州縣，自石晉割隸遼邦，好幾年不見兵革，驟聞周師入境，統嚇得魂膽飛揚。所有官吏人民，望風四竄，周軍順風順水，直薄益津關。關中守將終廷輝，登闕南望，但見河中敵艦一字兒排着，旌旗招展，矛戟森嚴，不由的心虛膽怯，連打了好幾個寒噤。正在沒法擺佈，可巧有一人到來，連呼開關，廷輝聽將下去，乃是寧州刺史王洪。便問他來意，洪但說有密事相商，須入關面談。廷輝見他一人一騎，不足生畏，乃開關納入，兩下晤談。洪先自述降周的原因，并勸廷輝也卽出降，可保關內百姓。廷輝尚在狐疑，洪又道：「此地本是中國版圖，你我又不是中國人民，從前爲時勢所迫，沒奈何歸屬北廷，今得周師到此，我輩好重還祖國，豈非甚善！何必再事遲疑？」廷輝聽了這番言語，自然心動，便允出降。

周主令王洪返守寧州，留廷輝守益津關，各派兵將助守，遣趙匡胤爲先鋒，沂流西進，漸漸的水路促狹，不便行舟，乃舍舟登陸，入搗瓦橋關。匡胤到了關下，守將姚內斌見來兵不多，卽率數千騎士，出城截擊。經匡胤大殺一陣，內斌麾下傷亡了數百名，方纔退回。越日，周主亦倍道趨至，都指揮使李重進以下，亦相繼到來。還有韓通一軍，收降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沿途毫無阻礙，也到瓦橋關下會師。眼見得周軍雲集，懾服雄關。

匡胤督軍攻城，先在城下招降姚內斌，大略謂王師前來，各城披靡，單靠這偌大關隘，萬難把守，若見機投順，不失富貴，否則玉石俱焚，幸勿後悔。內斌洗吟多時，方答言明日報命。匡胤也不強迫，便按兵不攻，靜守一宵，次日擬再往攻關，已有探騎報入，敵將姚內斌開城來降。匡胤乃待他到來，導見周主。內斌拜到座前，周主好言撫慰，面授爲汝州刺史，內斌叩首謝恩，隨起引周軍入關。

周主置酒大會，徧宴羣臣，席間議進取幽州，諸將奏對道：「陛下出師，只四十二日，兵不過勞，餉不過費，便得關南各州，這都由陛下威靈，所以得此奇功，惟幽州爲遼南要隘，必有重兵把守，將來曠日持久，反恐不美，還請陛下三思！」周主默然不答，散宴後，便召指揮使李重進入帳道：「我軍前來，勢如破竹，關南各州縣，不勞而下，這正是滅遼掃北的機會，奈何中道還師，且朕欲統一中原，平定南北，時不可失，決意再進，汝可率兵萬人，翌日出發，朕即統兵接應，不搗遼都，定不同軍。」重進料難勸阻，只好應聲退出，又傳諭散騎指揮使孫行友，率騎兵五千名，往攻易州，行友亦奉旨去訖。

重進於次日啓行，行至固安，城門洞開，守吏已經遁去，一任周兵擁入。重進令軍士略憩，另派哨騎探視行徑，返報固安縣北，有一安陽水，旣無橋梁，又無舟楫，想是由遼兵懼我前往，所以拆橋藏舟，阻我去路。重進聞報，頗費躊躇，忽聞周主駕到，乃即出城迎謁，稟明前途阻礙。周主銳圖進取，當即與重進往閿河流，果然水勢汪洋，深不見底，巡視一回，便諭重進道：「此水不能徒涉，只好速築浮梁，方便進兵。」重進當然應命。周主乃令軍士採木作橋，限期告竣，自率親軍還駐瓦橋關。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周主忽然得病，連日未痊，那孫行友却已攻下易州，擒住刺史李在欽，獻入行營。周主抱病升輿，問他願降願死，在欽偏抗聲不屈，觸動周主怒意，即命推出斬首。此人却有別腸，莫非命中該死。自覺支持不住，退入寢所，又越兩日，仍然未瘳，當由趙匡胤入帳勸歸。周主不得已照允，乃改稱瓦橋關爲雄州，留陳思讓

居守，益津關爲霸州，留韓令坤居守，然後下令回鑾。

返至瀘涓，却逗留不行。幸輔以下，只令在寢門外問疾，不許入見，大衆都惶惑得很。瀘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檢點張永德，與周主爲郎舅親，獨得入寢所問視，婉言進諫道：「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藩鎮，多是幸災樂禍，但望京師有變，可從中取利。今瀘涓相去甚邇，車駕若不速歸，益致人心搖動，願陛下俯察輿情，即日還都爲是。」周主勃然道：「誰使汝爲此言？」永德道：「羣臣統有此意。」周主目注永德道：「我亦知汝爲人所教，難道都未喻我意麼？」未幾又搖首道：「我看汝福薄命窮，怎能當此！」永德聞言，竟莫明其妙，只管俯首沉思。實是一片疑團。猛聽周主厲聲道：「汝且退去，朕便回京！」

永德慌忙趨出，部署各軍，專待周主出來，周主也卽出帳，乘輦還都。看官！你道周主何故疑忌永德？原來周主因病南還，途次稍覺痊可，偶從囊中取閱文書，忽得直木一方，約長三尺，上有字迹一行，乃是點檢作天子五字。不由的驚異起來，他亦不便詢問左右，仍然收貯囊中，默思石敬瑭爲明宗嫡，後來篡唐爲晉，今永德亦尙長公主，難道我周家天下，也要被他篡奪麼？左思右想，無從索解，及見永德勸他回京，心中忍耐不住，遂露了一些口風，永德那裏知曉，當然摸不着頭腦，只好攔過一邊。

及周主入京，病體略鬆，便冊宣懿皇后胞妹符氏爲繼后，封長子宗讓爲燕國公，命范質王溥兩相，參知樞密院事，授魏仁輔爲樞密使，兼同平章事，吳延祚亦授樞密使，都虞侯韓通得兼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加檢校太傅，兼忠武軍節度使。此外文武諸官，亦遷轉有差。獨念韓通趙匡胤，實爲下文伏案。獨免都點檢張永德官，但令爲檢校太尉，留奉朝請。朝臣統是驚疑，不知葫蘆裏賣甚麼藥，惟嘖嘖私議罷了。

先是周主徵時，嘗夢神人界一大傘，色如鬱金，上加道經一卷，周主審視道經，似解非解，及醒後追思，尙記憶數語，嗣是福至心靈，舉措無不合宜，遂得身登九五，據有大寶，及征遼歸國，常患不豫，有時勉強視朝，數刻卽退，御

醫逐日診治，終乏效驗。一日臥牀休養，恍惚間復見神人，來索大傘及道經。周主當即交還，又欲向神探問後事，神人不答，拂袖竟去。周主追與神衣，突聞一聲朗語，竟致驚醒，開眼一瞧，手中牽着的衣袂，乃是榻前的侍臣。就是夢中聽見的聲音，亦無非侍臣驚問，不覺自己也好笑起來，轉思夢中情景，甚覺不祥，便起語侍臣道：「朕夢不祥，想是天命已去了。」侍臣答道：「陛下春秋鼎盛，福壽正長，夢兆不足爲憑，請陛下安心。」周主道：「汝等那裏能知朕不妨與汝等說明。」隨將前後夢象，略述一遍。侍臣仍然勸解，偏是得夢以後，病竟增劇。

顯德六年六月，忽至彌留，急召范質等入受顧命，囑立梁王宗訓爲太子，并命起用故人王著，委以相位。質等應諾，及退出宮門，互相竊議道：「翰林學士王著，日在醉鄉，怎堪爲相，願彼此勿洩此言。」衆皆點頭會意。是夕周主竟病崩萬歲殿中，享年三十九歲，可憐這年華韶穆的新皇后，正位僅及匝旬，忽然遭此大故，叫他如何不哀，如河不哭，實屬可憐。後來還要可憐，還有梁王宗訓，年僅七歲，曉得甚麼國事，眼見是寡婦孤兒，未易度日。

宰相范質等親受遺命，奉着七齡帝制，卽位柩前。服紀月日，一依舊制。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竇儼，追上先帝尊諡，爲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是年冬奉葬慶陵。總計五代十二君，要算周世宗最號英明，文武參用，賞罰不濇，并且知民疾苦，興利除害，所以在位五年有餘，武功卓著，文教誕敷，升遐以後，遠近哀慕，惟納李崇訓妻爲皇后，夫婦一倫，不無遺議，縱本生父柴守禮殺人，父子一倫，亦留缺憾，就是因怒殺人，往往刑不當罪，未免有傷躁急，但瑕不掩瑜，得足抵失，可惜享年不永，實志以終，遂使這寡婦孤兒，受制人手，一朝變起，宗社沈淪，這或是天數使然，非人力所可挽回呢！特加論勵，爲周世宗生色。

閑話休表，且說周幼主宗訓嗣位，一切政事，均由宰相范質等主持，尊符氏爲皇太后，恭上册寶。朝右大臣，也有一番升遷，說不勝說。惟宋州節度使兼檢校太尉韓通，調任鄆州節度使，仍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改許州節度使趙匡胤爲宋州節度使，仍充殿前都點檢，兼檢校太傅，封晉國長公主張氏，即張永德妻。爲大長公主，令駙馬都

尉兼檢校太尉張永德爲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所有范質、王溥、魏仁浦、吳廷祚四人，均加公爵。僅發數人葬遷，均寓數誌。

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遼騎五百人於霸州。周廷以國遇大喪，未暇用兵，但飭邊戍各將，慎守封疆，毋輕出師。遼主述律，本來是沈湎酒色，無志南侵，當關南各州失守時，他嘗語左右道：「燕南本中國地，今仍還中國，有甚慙可惜呢？」可見後來遼兵入寇，實是故意詭傳。北漢主劉鈞，屢戰皆敗，亦不敢輕來生事。不過三國連界，彼此戍卒未免齟齬，或至略有爭鬪情事，自周廷遙諭靜守，邊境較安。都爲後文返照。

好容易過了幾年，周廷仍未改元，沿稱顯德七年。正月朔日，幼主宗訓，未曾御殿，但由文武百寮，進表稱賀。驀然間，接得鎮定急報，說是遼兵聯合北漢，大舉入寇，請速發大兵防邊。宰相范質等，亟入白符太后，符太后是年輕女流，安知軍事，一聽范質等處置。范質等派定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會師北征，令副都點檢慕容延釗爲前鋒，李兵先發。此外如高懷德、張令鐸、張光翰、趙彥徽等，陸續會齊，即禱纛與師，遂隊出都。匡胤亦陛辭而行。

忽都下起了一種謠傳，謂將冊點檢爲天子，市民多半避匿。究竟這種傳言，是由何人首倡，當時亦無從推究。廷臣中也有幾個聞知，總道是口說荒唐，不足憑信。那符太后及幼主宗訓，全然不聞此事，那知正月三日出兵，正月四日晚間，即由陳橋驛遞到警信，急得滿廷百官，都錯愕不知所爲。原來趙匡胤到了陳橋，竟由都指揮高懷德都押衙李處耘，掌書記趙普等，與匡胤弟匡義、密商，推立點檢爲天子。數人忙了一宵，已把將士運動妥當，便於正月四日黎明，齊至匡胤寢所，喧呼萬歲。匡胤聞聲驚覺，起身徐起，當由匡義入室報聞。匡胤尚未肯承認，出諭將士，但見衆校已露刃環列，由高懷德捧入黃袍，披在匡胤身上。衆將校一律下拜，三呼萬歲。匡胤還要推辭，纔有這番做作。偏衆人不由分說，竟將他扶掖上馬，迫令還汗。匡胤攬轡傳諭道：「汝等能從我命，方可還都；否則我不能爲汝主！」衆皆聽令。匡胤乃與約法三條：一是不得驚犯太后母子，二是不得欺凌公卿大夫，三是不得侵掠朝市府庫。



經大衆齊聲答應，然後肅隊入都。

殿前都指揮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已接匡義密報，具知大略。他兩人與匡胤兄弟，素來莫逆，有心推戴匡胤，便暗中傳令禁軍，放匡胤全軍入城，禁軍樂得攀龍附鳳，不生異言。匡胤等竟安安穩穩，趨入大梁。甫抵都城，先遣屬吏楚昭輔，入慰匡胤家屬。時匡胤父弘殷已歿，獨老母杜氏在堂，聞報驚喜道：「我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出此！」  
一語作爲鐵證。

及匡胤入城，已是正月五日上午。百官早朝，正議論陳橋消息，忽見客省使潘美，馳入朝堂，報稱點檢由各軍推戴，奉爲天子，現已入都，專待大臣問話。范質等倉皇失措，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慌忙退朝，擬集衆抵禦。途次遇着匡胤部校王彥昇，朗聲呼道：「韓侍衛快去接駕，新天子到了！」通大怒道：「天子自在禁中，何物叛徒敢思篡竊，汝等貪圖富貴，去順助逆，更屬可恨！速即回頭，免致夷族！」彥昇不待說畢，已是怒不可遏，便即拔刀相向。通手無寸鐵，怎能與敵，沒奈何回身急奔。彥昇緊緊追捕，通跑入家門，未及闔戶，已被彥昇闖入。彥昇手下又有數十名騎兵，一擁進去，通只有赤身空拳，無從趨避，竟被彥昇手起刀落，砍翻地上。一道忠魂，奔入鬼門關，往見那周世宗，訴冤鳴枉去了。可對周世宗於地下。彥昇已殺死韓通，索性闖將進去，把韓通一家老小，殺得一個不留。然後出報匡胤。

匡胤入城後，命將士一律歸營，自己退居公署。不到半日，由軍校羅彥瓌等，將范質王溥等人，擁入署門。匡胤流涕與語道：「我受世宗厚恩，被六軍脅迫至此，慚負天地，奈何奈何！」范質等面面相覷，倉猝不敢答言。彥瓌厲聲道：「我輩無主，今日願奉點檢爲天子，如有人不肯從命，請試我劍！」說至此，即拔劍出鞘，露刃相向，嚇得王溥面色如土，降階下拜。范質不得已亦拜。有愧韓通。匡胤忙下階扶住，導令入座，與商卽位事宜。掌書記趙普在旁，便提出法苑禪經四字，作爲證據。范質等亦只好唯唯相從。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受禪禮。一面宣召百官，待至日曉，

始見百官齊集。倉猝中未得禪詔，偏翰林學士陶穀，已經預備從袖中取出一紙，充作禪位詔書。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隨即登崇元殿，被服冕冕，即皇帝位，受文武百官朝賀。

草草畢禮，即命范質等入內，脅遷周主宗訓及太后符氏，移居西宮。寡婦孤兒，如何抗拒，當由符太后大哭一場，挈了幼主宗訓，向西宮去訖。匡胤下詔，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命周宗正郭祀，祀周陵廟，仍飭令歲時祭享。周亡，總計周得三主，共九年有餘，總算作了十年，未幾，又徙周鄭王至虜州，越十二年而歿，年止一十九歲，追諡爲周恭帝。周太后符氏，也隨沒虜州。

趙匡胤既爲天子，改國號宋，改元建隆，遣使徧告郡國藩鎮。所有內外官吏，均加官進爵有差。追贈周韓通爲中書令，飭有司依禮歛葬，并擬加王彥昇罪，狀經百官代爲乞恩，方得免。擅殺一家，尙堪原宥，說也奇怪，那遼漢合寇情事，竟不提。起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受禪，欣然說道：「天下從此太平了！」後來果如搏言。

惟宋主嗣位初年，中原尚有五國，除趙宋外，就是北漢、南唐、南漢、後蜀、朔方，尚有一遼，其餘爲南方三鎮，一是吳越，一是荆南，一是湖南。嗣經宋朝遣兵派將，依次削平。惟遼主述律，後爲庖人所殺。述律一作兀律，復改名孫，遼尊爲國宗。嗣子賢繼立，不似乃父嗜酒漁色，反漸漸的強盛起來。一再相傳，屢爲宋患，這事都詳敘宋史。演義中本編但敘五代史事，把十三主五十三年的大要，演述告終。看官欲要續閱，請再看宋史演義，便了。小子尚有俚句二絕，作爲本書的收場詩云：

六十年來話劫灰，江山搖動令人哀；  
一言括盡全書事，軍閥原來是禍胎。

頻年篡弒竟相尋，禮教淪亡世變深；  
五代一編留史鑒，好教後世辨人禽。

周主征遼，不兩月而三關卽下，義令再接再厲，卽不能入搗遼都，而燕雲十六州，或得重還中國，亦未可知。况遼主述律，沈酒酒色，已視燕南爲不足惜，乘勢攻取，猶爲易事。奈何天不許周，竟令英武過人之周主，榮得病未痊，不得已而歸國。豈十六州

之民族，固當長淪左衽耶。周主年未四十，卽致病，徂符后入宮正位，僅及十日。梁王宗訓嗣祚，不過七齡，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遼漢合兵入寇，明明是匡胤部下，詭造出來，陳橋之變，黃袍加身，早已預備妥當，豈有匡胤未曾與聞，而倉猝生變者乎？卽如點檢作天子之議，亦未始不由人謀，明眼人豈被瞞過。當時爲周殉節者，止一韓通。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可爲五代史上作一殿軍，而宋太祖之得國不正，卽於此可見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改版後)初版

五代史通俗演義 全書二册

定價大洋二元 寄外埠加郵費

著作權

著作人 蔡東藩

發行人 徐寶魯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會文堂新記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口平 湖北漢口 廣東長沙 河南首馬路 湖北通陽街 會文堂新記書局

